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九一・史部・詔令奏議類

少師矢襄毅公督蜀疏草一二卷 〔明〕朱燮元撰 …… 一

按遼疏稿六卷 〔明〕熊廷弼撰 …… 四〇七

2658/01

原序

大司馬制臺朱公既定錦城之變仗鉞行問犂庭拓土有成勞矣藩屬宰乃請軍中前後奏記書檄棄而梓之公曰社稷之福也上之武也將士之効命也臣何力之有哉且公之功寧可縷指哉補皇帝數十年來德化洽乎寰海威靈震於忽荒曾是蟻蠢小夲有衡命而全者天奪蘭魄世濟其兇忘豬播之殷鑒借戍遼爲羣端獸駭渝城烏圖會省於時爲今上紀元公以左轄入覲甫登車變聞直指薛公推公權軍務而督撫軍符乃在賊

中且秉平久軍政悉廢壞器具資儲墝堞斥候一無可恃賊以必死之勢衝我腹心視成都不啻口中蝨公形孤而氣益內機警而外鎮靜堅壁清野晝夜捍禦者百日竟以完城走賊圖既天子晉公大司馬賜劒推轂公乃移師壓境明度嘗咨宜忠義以作士氣明賞罰以激人心千年瘡痍爲縣部牢豕釜魚漏刃暫刻破怒螳挺臂之心壯壬壘金纏之氣於都盛哉益天眷盛明故蠢生名頑以紓西顧之憂揣摩挑禍則李公彰其武藺鼎定則朱公揚其威守謨維略照耀後先均足以勒

鼎彝而誓山河矣相提而論則功無軒輕而勢有難易蓋搤之罪止於逆我顏行戕我偏裨猶萬一與撫而我亦得以撫緩之而徐爲計茲者賊知不赦而決於一逞我且負固而汲守陴而臨如猛獸突起搏噬壯士亦爲失措此其難在應卒搤之後非不倩苗攻苗要皆輯之邊徼介以我軍權形情而驅策之未始與共患難入堂奧也茲且聚殲裘於孤懸之一城董卜菟寺水西諸番俱難以言語通詎可以漢法馴好令之則驅孤以擊兎也嚴督之將拒虎而進狠也此其難在駕馭搤雖橫尚

不敢踰綦江一步吾間左皆兵露積皆餉也茲且高躍狂醢破殘全蜀之半氣息未屬而欲起痼疾以荷戈劍瘡肉以飽士能乎此其難在內先耗征搤時海內晏然無事合七省全力以制夜郎死命老謀宿將雨驟雲屯武騎材官星流電掃用稍不足取諸鄰郡如寄茲且外往於遼內騷於魯黔中又告變甚急形分肘露而蜀且頓影捉腹以待之不幾枯魚乎此其難在外相掣肘者集事之大患也而竟以底績蓋公善用窘而貴持重成善在我不爭日蹙敵雖跳梁躑躅終不出吾彀中假令

公從容而衡捄不又事半功倍也哉抑更有難於此者
夫逆濠之變新建以便道殄巨憝誠爲千古奇伐然以
專制則撫臣也以便宜則有兼勑也人臣急難何處不
勉公初以藩宣攝督撫多多焉白版空拳以當駭機遁
而陳萬里懼以意外疑迫而令三軍懼以局外玩嗟乎
當此時凡公所爲極難矣自非仁足以懷明足以燭度
足以容忠足以感指授方略動中機宜足以詘羣謀而
得死力敷陳利害根極情狀會文切理洞若指掌足以
符廟筭而當宸衷胡以得自展布之爲愉快耶方公初

任事時宰待罪臬司日屬窠韃以與公周旋一切號令
徵發之夸午皆所目擊及公晉秩討賊宰又忝公前官
總財賦以佐公酌取一切權宜調濟之艱難又皆所親
承故知公之所以成功者甚悉夫新建之學術不可見
而見之韜略新建之韜略不可見而見之奏記書檄公
亦宜然蓋公非以書爲兵而以兵爲書以書爲兵跡豈
履以兵爲書影即燈奏記書檄誠不足以盡公而舍是
亦何以見公哉猶記賊渡枻木江徼報日數十至人人
莫自必其命公徐曰賊來耶吾政患其不來宰請其故
公曰賊若據重慶之險以一軍塞瞿塘而犄角叙瀘剿
之誠爲費手今孤軍深入此成擒耳及圍城久莫不幾
幸解嚴公曰野掠已盡賊將走矣吾正恨其走宰又請
其故公曰賊頓塞城下勢如觸藩倘得二三兵使者以
偏師扼其歸路而乘懈墜之賊可立盡夫來而殲諸原
與往而窮諸穴孰逸凡此者僥息譚笑玩賊股掌外若
示無恐以鎮人心而實切中兵機即留侯借箸衛公抵
掌何以過是則公神宇之吐吞妙運之操縱詎可測識
乎哉是書也梓者非特張九重之櫜伐標元老之勳庸
采芑之章謀國者劫焉小東之嗟牧人者念焉黃裳之
古生杞之歌保魯土保首領者惕焉於以洪敷聲教而
享泰寧之福於無窮詎不休哉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左布政使清漳林宰謹序

大司馬恒嶽朱公既定錦官之變復仗鉞臨戎次第掃
平蘭土略極古不臣之地闢爲郡邑越明年以成功告
於天子諸藩臬屬吏侍公久始終與公同患難與帷籌
悉知公苦心狀請軍中前後奏記書檄彙而壽諸梓公
徐曰賊來耶吾政患其不來宰請其故

曰上之武也社稷之靈也師武臣之用命也臣實無功
烏用是災梨覆誑者爲堅乎公之功詎奏記書檄之所
能悉哉疽之作也蘊降於藝理徐而蒸於脉發於音見
於面審虛實察裏而輕重治之雖思在腹心中醫可
以[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手雖[illegible]
肢體舍公越人且望而走矣蜀之變繼三韓而起說者
謂患在四肢然非中醫之能療也蘭茵發難於渝城爲
今上改元之十一月公方以輔瑞戒行報至公策曰賊
據我門戶必窺我堂奧旦晚且薄成都如燮去城誰與
捍禦疏草

守遂解裝從便宜署撫院事聲衆竪陴屬某等晝四門
守禦時承平久銷兵官劒長鉤勁弩干楯矢石諸捍衛
具一無所有塊鑿蘇韐之士大袖長紳都雅不任革捷
藩帑僅八千金城中人有謂其必不可守者賊連破四
十一州縣殺飛翰而來所過如拉朽其視成都几上肉耳
公戒勿與賊一意堅壁老之夙夜膺氣巡城修戰守具
飛檄名諸郡縣土司兵爲援間出偏師擾賊無不克捷
公又策曰我師雖成然彼衆我寡僅可禦賊未能走賊
也密遣間諜搆賊腹心爲應遂大戰於城南賊營中火

起痛哭踉蹌以遁乘勝盡恢四十一州縣天子嘉公功
晉開府賜尚方劒得專征伐公乃秉鉞臨戎剪禁龍於
渝驅逆寅父子於瀘密搆賊之股肱腹心若而人以爲
用逾歲舉蕃土蕩平之大都得間諜力蓋變起倉卒之
間兵不暇給糧不及儲檄言旁出人意表以收成功
於都盛哉明與無得志中國之苗城有發輒剪李司馬
之於播王文成之於粤今其奏記書檄具在而先後勢
殊二公席全盛之餘呼兵兵應呼餉餉應知謀之士廉
勇之將投袂而從者照映史册而今一切烏有夸者其

苦心先後一揆而禍發在先籌兵科餉在後肘掣神枯
收功於萬不可幾之日則易人所難公之神識不可以
常情測矣蓋公蒞蜀久德澤翔洽人心者深奔駭散亂
之衆一呼輒集是爲善用潰間左蓋藏什九爲賊所掠
流離塡壑之際猶竭力供億饑軍餒卒嚙草根樹皮殆
盡弗譁且怒是爲善用貧公威信素孚發號施令壁下諸司之兵應檄即至驅之如孝子順孫雖賊之庸
胸烟婦悲狐兎犄角齧者得單詞片語輒解息不敢動

是爲善用奇公至誠惻怛可格豚魚間諜所入輒深信不疑如雖乾象張令韓袍等先皆爲賊出死力抗我顏行者檄諭之輒倪首歸降縛賊妻擒僞將相以獻即妻子爲賊所戮受禍甚慘亦漠然不顧是爲善用間夫用間用奇用正審虛實察表裏之方也至用潰用貧則犯兵家所忌而卒以收功舉庸醫瞪目束手之症瘳之如反掌斯奇之奇已由斯以譚當奏記草檄時出于機應于卒止憑一片血腸上告天子中諭僚屬下通侏儒異類一以誠感以神運公且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謂言語

文字足以盡公也哉朝廷今不惜元圭秩崇加公以文成之賞公之功方將勒鼎彝照竹帛垂千萬禩不朽是集也將采芑之章謀國者最焉小東之嘆牧人者念焉黃裳之占生杞之歌保爵土首領者惕焉匪沾沾爲公苦心也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僉事三原來復謹序

少師朱襄毅公督蜀疏草目錄
卷之一
報接勅印蒞任疏
報成都圍解疏
請發帑金疏
就近議補監軍贊畫疏
報逆賊情形機宜疏
再接專勅討賊疏
優卹慘傷重臣疏
請禁白蓮妖教疏
糾參捏回府正疏
失陷州縣功罪疏　附兵部覆疏
糾參不職官司疏
一乞請告疏
司道全城敘功疏
加銜賢令理飭疏
報建武長珙失陷疏
塘報水鎮烏撒助逆疏

卷之二
選議將領疏
議擢材勇疏
糾參鄉紳搆苗疏
選用患病乞休疏
塘報克佛圖關疏
塘報復江安縣疏
塘報復慶高筠珙四縣疏
塘報殺敗援渝賊兵疏
報克重慶疏
查參不肖有司疏
塘報擒降僞節度周鼐等疏
卷之三
報擒獲巨惡疏
會勘催兵科道疏
優恤殉難諸臣疏
議處衰庸疏
塘報遵義兵克金刀坑
優卹江門失陣文武疏
二次請告疏
就近陞補州正疏
三次請告疏
改任州官疏
改用縣令疏
議留陞遷邊閫疏
報遵義建武失陣疏
請將發帑救急疏
就近陞補重慶正佐疏
報總督移鎮辰沅疏
縣令給由疏
塘報各路賊情疏
降將立功
卷之四
復渝獻俘疏
加銜調補殘憊縣令疏
議處不肖有司疏

塘報賊出没截殺情形
塘報馬之良出犯地方
揭報就近陞補司道
咨設旗鼓中軍疏
谷葉達枝補寧越守備
京察自陳疏
加陞府佐疏
請催兌解楚帑疏
糾參縣令疏
請教歸死逸囚疏
塘報五路情形
加銜侍郎謝恩疏
州縣給由疏畧
塘報各路功次疏

加銜總督謝恩疏
奏繳巡撫關防疏
塘報各路捷音疏
縣令給由疏畧
加陞府佐疏
糾參攘功道臣疏
黎州土官襲替疏

塘報各路功次疏
飛報取永大捷疏
補卹死事諸臣疏
克圖擒撫功次疏
催餉辭銜免扇疏
議處險躁監司疏
監儒助餉援例疏

保留給由府佐疏
州縣正官給由疏畧
報克古藺擒斬西目疏
續報獲賊衣飾等物
殘邊加陞逞凶彈壓疏
就近改補改陞府佐疏
請勅專官督理黃册疏
塘報各路功次疏
優卹併補道臣疏
就近陞調府縣疏
塘報功次情形疏
地方水旱災異疏
補上陞用勞臣疏
塘報戰敗攻永賊兵
議處貪殘庸劣有司疏
揭報大壩功次
飛報擒獲首兇疏
縣令給由疏
地震疏

亟議陞擢材官疏
褒旌蜀藩捐助疏
議調才望道臣疏
保留給由府佐疏
塘報擒斬招降功次疏
亟議加派兵餉實濟疏
請勅專官督理錢法疏
嚴究邊軍鼓噪叅弁疏

四次請告疏
請調補遊擊井中軍吝
五次請告疏
府官加銜致仕疏
縣令給由疏
覆生員楊柱等招疏
塘報各路功次疏
優卹併補道臣疏
就近陞調府縣疏
塘報功次情形疏
地方水旱災異疏
補上陞用勞臣疏
卷之八
塘報戰敗攻永賊兵
議處貪殘庸劣有司疏
揭報大壩功次
飛報擒獲首兇疏
縣令給由疏

報蘭地善後機宜疏
塘報功次疏
府官病休疏
議處貪弁就便調補疏
辭衙疏
塘報功次疏
塘報功次疏
點師失利疏
查參貪穢有司疏
申明誤報擒兇疏
勘明失陷縣令疏
卷之九
掃蘭獻俘疏
州正給由疏
議留錢粮疏
加銜右都謝恩疏
擒治妖教疏
武弁從賊疏
塘報遵永功次
縣令病休疏
議留陞任將領疏
司道援例請封疏
縣令給由疏
六次請告疏
糾劾貪縱縣令疏
卷之十
議留朝覲官員疏
開銷帑金楚餉疏
縣令給由疏
議補鎮道中軍疏
議裁守渝副總守備疏
吞補都司僉書李必茂
就近陞補監司疏
優卹總餉道臣疏
恭報建南始末情形疏
府佐給由疏

道臣病休疏
叅懲青衿凌篾縣官疏
縣令給由疏
糾劾大計方面疏
糾劾大計有司疏
縣令給由疏
議補邊道中軍疏
塘報永邊二路出哨
卷之十一
督蜀疏草　卷之十一　一
辭免尚書重銜疏
議調建昌道臣疏
就近改補府佐疏
開銷三年用過錢糧疏
敘錄從征文武功次疏
塘報進兵施兵失利
卷之十二
直明郎撫恢報導義情形疏
保留給由府佐疏畧
簡兵屯守疏
史方伯病休疏
保留給由府佐疏畧
糾叅貪暴懦弁疏
保留給由府佐疏畧
縣令給由疏畧
留起運錢糧疏
捐俸助工疏
就近陞調急缺道臣疏
督蜀疏草　卷之十一　二
議改賢能官員疏
酌議陞調縣令咨
薦舉湖陝方面疏
薦舉四川方面疏
舉刺湖陝有司疏
舉劾四川有司疏
薦舉佐領疏
薦舉王官疏
薦舉敘職疏

薦舉人材疏
舉劾武職疏

少師朱襄敎公督蜀疏草卷之一

報接勅印蒞任疏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朱燮元謹奏爲欽奉勅印并報到任事臣原任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啓二年正月三十日准吏部咨爲欽奉聖旨事該本部會題該郎陽撫臣楊述中題爲川省異常兵變事等因奉聖旨土司樊龍等倡亂狂逞戕官據城罪在不赦其中或有激變等情兵部馬上差人著該省巡按會同鄰省撫鎮等官相機處置亟宜剿定毋致蔓延巡撫員缺便推有才望知兵的作速前去鎮道等官查明速補該部知道欽此該本部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公推疏名題請奉聖旨朱燮元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地方提督軍務該省兵變一應調度剿定聽以便宜行事寫勅與他欽此備咨到臣臣望闕焚香叩頭謝恩訖二月初六日又准本部移送新頒勅書一道關防一顆到臣臣接領欽遵隨據按察司呈送前撫臣徐可求發收原領符

驗旗牌到臣接管行事其舊關防一顆俟事寧查追獲
日另疏奏繳外爲照臣燮元樸檄小材駑駘下品身嬰
多病原無匡濟之資識不通方豈堪軍旅之寄況重臣
受禍責在保釐郡邑被兵計未撲滅職守既已多曠罪
誅自應首加殛戮之任責以剿定之機寵命逾涯雖捐糜以何補忝承非
分徒顛蹶之是虞顧臣七尺皆心一腔有血敢不激勵
文武殲兇頑以靖封疆申飭紀綱勤拊摩以安黎庶莫
三川磐石之固釋九重宵旰之憂此臣所以報皇上而

酬恩遇之職分也臣無任感戴激切屏營之至除逆酋
敗遁成都圍解情形另疏題報地方剿定應行事宜陸
續料理上陳外所有到任管理行事日期合行奏報天
啓二年二月初九日具奏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題爲官兵屢戰大捷逆賊勢潰奔逃成都圍解恭慰聖
懷事照得永寧宣撫奢崇明與子奢寅本一么麼小醜
負國厚恩突謀不軌自渝州殺占之後父子統兵攻陷
庶州縣徘徊三十餘處乘勢長驅直逼省會姦民被誘
衆逾十萬自天啓元年十月十八日圍城四門偏竪寨
棚僞立御營其稱孤僭號披猖之狀與百般攻具更進
迭換皆耳目所未經見者幸按臣薛御史駐省指授方
畧晝夜隄備一時寮采同心兵將效命大小百有餘戰

斬殺五千餘賊至天啓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援兵將至
密約夾攻臣與布政使周著按察司按察使
林宰分守川西道副使戴燝提學副使胡承詔恤刑員
外郎劉可訓見任雲南大理府知府薛承教監軍同知
余新民侯世延楊楠通判段師文梁文燦推官羅寬知
縣王珙等督令帶管總兵松潘叅將管副總兵事沈崇
極原任副總兵顧鳳翔都司陳繼光僉書張承恩遊擊
魯美中原任遊擊黃承爵原任都司范繼道加銜叅將
薛來衍指揮周斯盛曹守爵馬應健常恭李必茂秦明

遠王國臣余弘緒邊一廉張維藩吳蓋臣汪起鰲張應
甲劉繼勳馬河圖李朝柱劉宗良何湛然千戶魏民望
沈志張學詩廖台垣李喬鎮撫黑茂百戶劉純祖孔全
斌張希俊楊有功曹羽蔣奇才張尊美徐宗堯劉起恒
嚴登瀛報效材官陳于朝劉養鯤周元儒顧遠張明遠
何正光李國林孫世信呂從周田宗武武聲華何繼光
何一鯨盧世卿夏光裕都桂芳祝之奇董國師茂州土
官坤汝常何紹舜董應魁高子實土通判李泮天全土
舍高佐春楊之鼎等分布四門各率勁兵齊出直薄賊
營更番鏖戰從晨至暮斬殺甚衆是日安綿兵備監軍
副使馮勞謙督同忠州判官今陞河南新鄭知縣胡平
表石泉安縣知縣商良弼沈愉守備吳國輔指揮馬繩
祖王世寵李大用楊元王應乾共兵四千石砫宣撫女
將軍秦良玉加銜叅將遊守等官秦明屏秦拱明秦可
秦翼明秦允成應襲生員馬祥齡等土兵一萬四千湖
廣監軍按察使楊述程督僉書鄧懋官率援遼回川兵
一千七百射洪知縣王新民督總鎮標營吳民望兵二
千會戰於新都斬級數多賊披靡遁回我兵克復縣城
先二十四日順慶府推官郭象儀督同黎將遊守等官
譚大孝崔一玉黃正中崔光臨譚正道崔光祐譚正通
崔一鳴譚正常譚正修生員譚登譚鐸等率兵四千自
漢州轉由郫縣兩次大戰斬獲多功崇明負傷而遁本
日亦移營二十里賊勢窮蹙衆心憤怨有賊信任僞先
鋒羅乾象先於一月前奉臣曉諭投誠納款是日約同
伴胡汝高胡汝寧并被擄生員鄒蔚然范祖文胡肇虞
於二鼓來報欲殺賊自效至五鼓賊營果火起喊作崇
明父子驚覺狼狽而奔臣與同官恐賊懷詐隨發官兵

四千分頭搀殺於奢寅營內得獲龍鳳腦包一箇繡龍
鎧甲一副雕龍玉帶一條金瓜一把刀鎗弓弩三千餘
件并獲南溪資縣印信各一顆灌縣印一角資縣陰陽
學印一顆宣撫僞關防一顆何若海僞丞相印一顆僞
勢書鐵券三道及牛馬衣被器物米豆不計其數至本
月三十日各該援兵併集城下分巡上南道監軍副使
趙日亨率同東川通判馬學魁督兵亦殺至省臣先行
資簡內隆一帶州縣義勇斷橋毀路挖塹沉舟絕賊歸
計及移叙瀘兵備副使徐久德防賊衝突相機討逆隨

分布官兵三路追捕目今賊勢雖已窮蹙但黨羽寔繁
渝濾未復尚煩我皇上西顧之憂然得保此危城以固
根本仰仗天威或可漸次掃除其失陷州縣與夫印信
倉庫獄囚及殺擄情形查實另報文武各官功罪并斬
獲功次事宜各官通候事寧分別具題總勒外天啓二
年二月初九日具題奉聖旨據奏官兵屢戰大捷逆賊
奔逃各官防禦剿殺懋著忠勤甚慰朕懷還著用心追
捕務底蕩平候從優論功行賞該部知道

請發帑金疏

題爲天討方張公私俱匱懇乞聖明垂念危疆亟賜發
帑以濟然眉事臣惟率土貢賦臣子職分自非萬分急
廹何敢呼天妄額乃蜀中不幸遭此異變有不得不哀
鳴於皇上之前者先是天啓元年五月內奉旨調川兵
三萬援遼部文註定每兵一名給銀一十七兩通筭該
銀五十一萬而監軍總鎮督餉等官與吏承廩糧戰馬
船隻俱不在內是時臣待罪藩政日接部檄急如星火
查庫貯僅四十八年未解加派銀四萬兩餘將京料缺
官貢扇價銀各邊軍糧盡行那借共解到重慶聽支者
二十二萬兩沿江經過州縣如叙馬瀘重夔等處共兌
支過大糧邊餉銀七萬兩餘俟內帑找補猶慮不足復
兌解巴縣大糧銀三萬兩重慶庫貯清出屯銀三萬兩
該府徑行大足酆都等縣取解五萬兩有奇貯府聽支
於時西土苟安東閫孔棘祗期速發以濟阽危且謂時
傍冬初會計期近那新補舊猶可撑持乃不意異常之
禍頓生肘腋之間共在重慶貯庫者支發未半盡爲盜
賓川之西東財賦州縣悉被殘破雖保有川北下東上

南三處而援兵經過坐派行坐二糧募夫搬運民不堪
命逃竄亦空臣在圍城之中與賊相持一百日先後集
衆五六萬每懼經費不支與布政使臣周著亳釐必較
已措過銀十萬餘兩數又不足共立券書多方括借藩
府郡王縉紳士民通共助銀六萬兩其力已竭今不惟
各漢土兵嗷嗷需餉裹足不前即松建各邊經歲無糧
近日諸苗乘釁生事在保縣屢以生番圍城告在建昌
則以蘭目蠢動告遵義兩次被占建武爲賊門戶正當
戮力之秋執肯栺腹從事臣閱邸報蒙皇上軫念成都
督蜀疏草　卷之一　八
重地特遣督臣張我續總理四省之兵兩次發帑金三
十六萬兩仰荷聖恩不勝感泣但查先年征播寇在巢
穴全蜀無恙號令徧行尚動九省官兵費金錢二百七
十萬兩今賊不軌禍在通省其難十倍於播雖戰敗奔
逃而渝城未復元惡在逋萬一賄通鄰司結連黨黠豕
突鴟張更難收復今若乘破竹之勢爲犂庭之舉必得
數十萬餉先安各邊之心然後一意剿討四路會攻懸
賞以鼓將士納降以散黨羽諒此么麼不難撲滅但兵
多費廣不能剋日內苦資用之不敷外懼各邊之生釁

臣愚不肖若不蚤疏控額爲罪滋大懇求皇上愍念西
南重地塗炭已極且蜀安而鄰省皆保蜀存而常賦自
充安危得失所繫匪細伏乞俯允再發帑金五十萬差
官陸續解發川中容臣與督臣會同三省大兵剋期剪
除擒獻首惡用張天討奠安地方蘭賊既平則諸邊又
易撫戢西南半壁可復覩太平景象矣天啓二年二月
十八日具題奉聖旨蜀餉已經發給著該部查明議處
來說該戶部覆議於湖廣兌遼餉銀十萬解交川撫再
兌五萬解交贊畫其帑金十五萬留貯部庫以抵湖廣
督蜀疏草　卷之一　九
應解之餉備關門緩急之需免騷驛遠解之苦奉聖旨
是這餉銀依議分解鄖陽銀原爲援蜀之用還著通融
接濟仍行與各督撫官稽查實落不得冒破

就近議補監軍贊畫疏

題爲軍務方殷需材最急酌議就近推補監軍并用贊畫官員以便責成事爲照逆賊奢崇明父子非小寇也衆逾十萬圍城百日初到之時毒弩花槍人莫敢近滿城股栗城堞震天臣與布政使周鑄按察使林宰副使趙日亨安綿上東道副使馮勞謙徐如珂四人適胡承詔戴燦幷府縣將領等官效死弗去自是職分乃恤部員外郎劉可訓一聞警變卽自邛州單騎入城相與共事初則往來策應繼而專駐南門協力指麾屢戰大捷雖本官不欲居功而登陴一百晝夜賊之情形將

之强弱與一切臨敵策應防禦之法不啻輕車熟路矣松潘監收通判段師文首先赴援親履行陣順慶府推官郭象儀招率土漢屢展勝猶忠州判官今陞河南新鄭縣知縣胡平表備歷艱辛提兵赴援射洪縣知縣王新民自募銳師挺身討賊此皆疾風勁草堪爲皇上效西南一臂之用者今總督臣張我續行將入境四省大兵漸次鱗集川西既平臣當獎率六師東下叙瀘而一時司道寥寥乏人在省止左右布政使周著林宰與守西道副使戴燦三人在外止守巡上南道黎政陳龍光

副使趙日亨安綿上東道副使馮勞謙徐如珂四人適當殘破之餘咸處紛糾之任士民瞻依勢難離局而軍機重務又非臣一手一足所能料理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薛敷政查得先年征播多係就近擇人官宜於事應以劉可訓陞四川按察司僉事管監軍道事段師文郭象儀胡平表王新民各加應得職銜與臣同詣軍前監督理餉贊畫軍機俟功成之日另叙優擢庶官有專責事易責成其於危疆深有裨益今賊氛尚煽追剿宜急除令各官一面先行料理外伏望皇上俯念

西南重地軍旅繁殷需人甚急勑下吏部覆議上請行臣轉行各官遵照俾當倥傯之秋各效馳驅之任臣愚幸甚天啓二年二月十八日具題奉聖旨吏部作速覆行該本部覆議刑部員外劉可訓陞四川僉事監軍通判段師文陞成都府同知順慶府推官郭象儀陞本府同知新鄭縣知縣胡平表陞保寧府推官射洪縣知縣王新民陞潼川州知州俱奉聖旨是又該禮部覆奉聖旨與做四川監軍道關防

報逆賊情形機宜疏
題爲恭報逆賊前後情形併陳進剿機宜仰祈廟筭以
保危疆事臣於本年二月二十日接兵部公文內開成
都被圍水泄不通撫按官無一字見報併詢知我皇上
日夕焦勞臣不勝戰慄緣臣奉旨在元年十月二十二
日至今年二月初六日始奉到勑印初八日望闕焚香
叩頭謝恩畢到任管事卽將成都解圍拜疏上聞今賊
潰奔入穴百務稍有次第是臣再覩天日勉效犬馬之
時也所有逆賊一切情形幷地方各官死守力戰之狀

與近日機宜所當亟請者敢縷陳之切照永寧土地不
過當一大縣兵不滿三萬人逆酋奢崇明以旁支扳起
蒙恩獨厚故部檄徵調巢其報效前撫臣徐可求誼激
遼事輿疾赴渝屢次催發百計支吾初則止報三千繼
而願增一萬及詎得安家銀四萬兩卽分頭行賄鄰司
招亾納叛及點發之日樊龍兵數突增數千可求見其
狂誖温言慰勞許以權宜處給而龍方用手一揮萬衆
叢集槍刀並加登時慘隕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
知府章文炳同知洪應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

高選參將萬全指揮王登爵同時遇害巡捕佐領官員
併士民被殺尚難查紀是日援遼總兵黃守魁阿奉樊
龍借兵五百併盔甲器械代與點名詎料城內舉事城
外亦起避被毒打自縊妻妾輜重悉爲賊有部下永寧
哨千總鄒世賢仍歸於賊獨吳民望張虎等倉卒空拳
奪船奔脫至雲陽縣尚有七百餘人知縣朱毅臣捐金
養之仍得赴省九月二十一日臣據承差方正清走報
前情當查閫司軍器不滿數十件鎮遠營兵不滿五百
名一面調兵修備一面行文撫諭及撫之不得乃謀救

重慶不意奢寅自統勁兵四路並進至十月初一日聲
息漸近通探輿論咸謂內江有河可斷龍泉有險可塞
而一時無將無兵行據成都府署印重慶府同知余新
民薦報效官雷安庶冉世烘周邦大袁中繡等四人可
用又茂州衛指揮瞿英領兵二百到省臣發周邦大領
募兵一千協守內江發瞿英同雷安庶等三員共領調
百至城外二十里沙河鋪防禦以通塘報十五日松潘
衛指揮余弘緒等龍安土通判李泮各領兵五百茂州

上官坤汝常等共領兵四百鎮西指揮百戶楊有功曹
羽共領兵四百俱到省臣又令加銜都司周斯盛指揮
秦明遠常恭加銜都司劉訓共募兵二千各分四門結
營以待賊不意賊初九日至內江縣知縣何起蛟先已
敗事初十日周邦大與賊遇於資縣唐明渡戰賊拒陣
十六日賊到龍泉山至十七日鏖戰自辰至酉瞿英同
雷安庶袁中繡衆寡不敵俱殁於陣獨冉世烘墜崖得
脫張愷聞風即棄兵遠遁臣見賊鋒甚銳隨於夜二鼓

作三次差人催促留守建南頭目黃光輝通苗共叛臣
行巡上川南道副使趙日亨遣指揮魏民望將光輝用
計斬之撥獲相通眞筆在省劉訓與何若海尅期謀爲
內應妖教甘聰鄧胡萬明等密與妖首劉文遜相通在
城內私自招兵千餘永寧僧覺照應天等五名假扮石
砫差人希圖行刺本城方大德羅尚錦余應龍等四十
七人預先投降給有免帖按臣薛敷政差調兵標兵楊
進可等二名臣差金卜勝等十一人皆與賊通仍攜回
文上城或欲燒祿米預備豐寧等倉或欲燒三司府縣

各衙門乘間引賊率皆敗露簡州生員王廷弼僞扮乞
丐在城下投生士通判李泮弔解臣處臣就其衣縫搜
出倡亂揭帖數十紙俱陸續彙示正法臣與司道皆目
不交睫日夜嚴防而鄉紳周宇等舉人齊芸芳等生員
胡[illegible]張翰等皆能慷力齊心在城諸[illegible]
得專意與相對壘賊寅初來不過四五萬崇明與黨馮
宜先後繼至則已十有餘萬大約瀘合江安仁懷桐梓
永川榮隆富內資簡等州縣殘民與無籍之徒悉被驅
使且啖以財色繩以嚴刑不得不爲效命每日專用竹

笆皮洞以當矢石齊放毒弩以射梁軍忽燒城門忽挖
城脚鉤梯多於比櫛殺人不啻草營繼而雲樓陽橋土
山旱船礮竿火槍等攻具互換疊施城中多有望見驚
死如生員楊試街民陳應郭明順等者按臣薛敷政晝
夜四巡勞瘁獨甚臣與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副使
戴燦胡承詔恤部員外劉可訓併府縣將領等授兵登
陴與賊相持半月後都無人色度賊已騎至十一月初
二日臣遴勁卒突開北門斬其渠魁王道達奢崇義二
人先鋒廖鎮權亦中彈死賊膽稍寒嗣後西南東三門

相繼疊出屢獲奇捷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巡上南道趙
日亨遣指揮魏民望劉繼勳等率董卜高楊兵二千併
眉州嘉雅兵一千松潘監收通判段師文領兵一千三
百入省城內軍聲益震四門通共百有餘戰擒斬并銃
矢砲石打死共五千三十五人溺水者不計其數願賞
者當卽給明臣料賊黨必有仗義者屢次出示遣人行
問賊目羅乾象胡汝寧被擄生員鄒蔚然范祖
文胡肇虞奉諭來降臣令立功自效自後日具賊情密
報至正月二十八日四門大戰從朝至暮殺傷甚衆披

靡不支而援兵兩捷於郫縣再勝於新都賊知勢潰夜
見營外火起喊發狼狽而遁至天明各門猶有來攻城
者亦有打槍未返者一時聞信四散狂奔軍資器械强
半委棄男婦招降不復計數是日臣與司道雖分四門
俱應接不暇凡官兵拏獲併鄉村綁來俱驗其額無網
痕幷查身有刀箭銃石之傷卽梟示阿虎等三百八十
名其餘無據姑寬一面縱之逃生三十日援兵俱到臣
一面行布政司犒賞各官兵一面分布官兵三路追剿
併飛檄各州縣速率鄉勇併力截殺去後續據成都府

報解鄉勇李文斗等拏獲賊黨奮可義等十一名斬功
一百六十九顆簡州前後擒解奮五乃等九十餘名打
死二百一十餘人奪獲馬匹器械一百二十件僞劄僞
示勑令文帖六十件資陽縣報解鄉勇任大孝等擒斬
樊龍姪樊啓等五十名打死三百餘人又鄉勇張承楊
等斬賊一千二百二十一顆擒解何國禎等七十七名
奪獲被擄婦女五十四口馬十一匹槍刀六十七件金
堂新繁溫江等縣西江河等處鄉勇羅忠等擒解奮良
等幷打死五百餘人江安縣陸續斬獲新繁縣僞知縣
李之偉南溪縣僞知縣何枝江安等處僞都司李梧李
梅等又擒瀘州改爲瀘陽府僞知府李自新係原任永
寧宣撫司經歷每處劄給僞官不下百人招降頭目阿
典等五百餘人斬級二十二顆又報率兵於倒馬坎斬
獲僞總兵陳祈摻獲僞錫印木印各一顆馬絮刀槍大
弩僞劄告示俱解道驗合州安岳樂至安居銅梁南川
定遠岳池蓬溪射洪中江等州縣各陸續申報擒斬逃
賊甚多尚未解到又據叙瀘道報稱奮崇明睡一小床
偷渡瀘州河由茜草壩小路逃回巢穴訖又據巡下南

道參政王世仁揭帖內開崇明於初五日歸巢者寅雖未見的確然各處已無蹤跡人云潛入理亦有之等因比查各處陷沒州縣率俱恢復祇重慶尚占臣差人督促剋上東道副使徐如珂率同知越其杰併平茶邑梅石砫陳同知等兵分道攻打又發石砫秦良玉兵一萬三千直走重慶協力恢復去後至本月二十六日忽據參政王世仁副使徐久德報稱雲南沐兵在畢節激動水西攻陷畢節又發兵圍黔來助蘭酋兩日連接數報與符國禎等合取建武等因到臣看得逆酋父子以小

醜而遘大變亘古未有臣守土無狀偶爾遭遇乃相持百日不能力殄其肉致令遁歸巢穴臣寔媿之今賊衆十餘萬殺傷逃散者已去十之七八被陷州縣衛所四十處率已恢復若乘其喪敗用張撻伐必先復重慶以孤特角之勢給邊糧以防肘腋之變若水西鎮雄烏蒙等司頗有狐兎之憐喜作犬羊之鬬據所傳報殊爲可駭亟宜宣諭俾令效順一面分布重兵於瀘州合江建武仁懷四路並進賊諒不能插翅而逝矣至於招散脅從尤爲急務查賊黨羽多被勢迫永人卽吾人也順而貸之何必苛求伏望明旨頒諭但其部下能擒逆賊崇明父子者卽准世襲宣撫仍加厚爵兩得者兩分其地則內外四里百姓皆感聖恩之浩蕩而且恨賊之貽累必爭先效力以保身家而取富貴何患苗氛之不靖也至於樊龍圍困已久似亦不難破滅但各兵方聚蓉垣未到萬口嗷嗷無計可措今郊原千里皆成瓦礫仳儔載道號哭震天若卽欲議征議派是驅之從賊也臣慮內慮外苦乏良圖非仗廟謨曷由克濟除諭鎮雄烏蒙烏撒東川等府各保爵土毋聽姦惑及將解到各賊審

明正法馬匹器械給賞官兵死事并陣殁諸臣失事州縣與退怯官員及先後一切功次俱行司道覆查確議到日另行具奏伏乞勅下該部覆議上請亟催前發帑銀星馳解蜀以濟然眉并行黔撫嚴諭安氏勿聽逆酋搖惑附和擅兵仍勒限沐兵作速前來剿賊不許借口退避致悞軍機庶逆賊合從可消而官兵進取有賴矣天啓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具題奉聖旨逆酋敗逃州縣盡復朱燮元并文武將吏及鄉紳土司人等忠勞懋著俱照前旨候事平優叙還先宣諭朕意以示獎勸仍著

同心奮力相機剿撫務除兇逆以安地方餘已有旨了
該部知道該兵部覆奉聖旨逆賊敗遁爾部便馬上行
與督撫官用心剿除仍宣諭各土司毋被誑惑自負國
恩如部下有能擒賊父子的卽准加爵世襲黔蜀一體
利害相關總督併各巡撫官還悉心協力相機剿撫仍
諭奢社輝約束目把毋得助逆雲南鎮守官也著作速
救援前分給帑金十萬兩著該部上緊解到川省巡撫
處應用

再接專勑討賊疏

題爲欽奉勑諭事天啓二年三月初三日該兵部差官
趙得先齎捧勑諭一道到臣卽於是日恭設龍亭焚香
望闕叩頭開讀欽奉皇帝勑諭巡撫四川等處地方提
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燮元土酋奢崇明父子
狂悖蓄謀叛目樊龍等乘機倡亂戕殺文武多官攻掠
州縣直逼會城勢甚猖獗目前拯急事宜如督派見在
兵丁固守城池檄催各路道將集兵進援嚴行所在有
司飭備城守及征剿乘機亂民收復攻剋州縣一切捍

禦剿除聽爾便宜行事石砫土司秦良玉徵調屢煩忠
勇素爲一聞逆變倡義先驅宜重加奬賞有功優叙所
需兵餉亟與協濟毋致匱乏其該省併湖廣雲貴撫
招討長官各司世受國恩人懷忠義會同各該巡撫官
奬率赴調協助王師分布犄角或控扼要害或直搗巢
穴查照功次破格陞賞其餘脅從觀望開示逆順諭以
禍福令各從征自效在籍文武鄉官有能收召土漢義
兵討叛復城者假以事權一面奏請錄用該省武備久
弛人心易搖變起倉皇剿定宜速新設總督重臣及贊

畫總兵各官星馳任事酌受廵撫重寄一方專責兵餉
事宜具載勑書務須殫心調度宣布德威殲逆靖民平
定封域用副委任至意欽哉故諭欽此臣惟奢酋無端
造亂猖獗異常致廑我皇上睠言西顧假臣以便宜之
權諭臣以剿處之策臣雖至愚亟收不勉矢駑鈍以
圖報稱於萬一自酋發難渝城攻圍成都臣督司道等
官堅守血戰用間潰遁與恢復被陷州縣前後一切情
形及目前進剿機宜兵餉置乏之狀業已備載前疏兩
次上聞無容再瀆惟是殘破之後千里無烟五六萬衆

嗷嗷待哺萬祈皇上允臣前疏速賜帑金以濟困乏俾
臣得內撫殘黎外剪強寇庶進退不致掣肘而妖氛自
可掃滌臣愚幸甚除欽遵勑諭事理移檄總兵楊愈懋
并行各文武將吏一體遵照仍會湖廣雲貴撫臣開諭
鄰省土司協心僇力共圖戡定外天啓二年三月初四
日具題奉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優卹慘傷重臣疏

題爲重臣任事忠勤遘禍慘烈仰祈聖明厚加優卹以
慰貞魂事臣惟人臣肅將王命效力疆圍生死利害誼
無可避事固有出於意外變每不可以先圖故岑彭建
勲忽中公孫之刺嘗韓出鎮不虞邪循之逆獨變並出
往往而是若夫誼激視師忠披報國白刃交加甘以身
殉若前撫臣徐可求洎道府縣諸臣孫好古等甚可痛
也該天啓元年五月內皇上以東事孔棘差科道臣明
時舉李達調川土兵三萬定安家行糧每名十七兩其

該銀五十餘萬限以六月出境可求方來莅任行至順
慶府一捧嚴檄即兼程赴省每語臣曰東園所畏無若
川兵川兵最強無若蘭苗奢崇明受國厚恩豈其忘報
若令自將而往精銳悉隨足當一面五十餘萬金錢庶
不以飫菜傭而皇上東顧之憂必少紓萬一矣用是輿
疾而赴渝臨發之日震雷盪舟妖鳥示怪俱恬不介意
惟日夜孜孜與蘭兵之速發初遣指揮吳柏再遣同知
畢志會又續遣叅將萬全三次諭之未嘗不委曲也給
扁給劄併花紅犒賚未嘗不厚也安家行糧未嘗缺額

也馬料船隻未嘗不預備也詎意逆賊蓄有異志閃爍百端先遣樊龍張彤乃其授意之心腹再發王道達周鼎用爲監督之爪牙及教場點驗之日賊之姦謀夙定我之意料不及片語未終萬刀叢集可求見事勢決裂惟厲聲大罵挺身受刃以一死報皇上耳同時遇害如分守川東道按察使孫好古分守下川南道副使駱日升馳驅軍旅各殫綜理之勞兵巡下川東道副使李繼周新莅地方與效劻勳之策重慶府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巴縣知縣段高選各措餉刷船拮据悉無餘力督蜀疏直

叙州府同知熊嗣先順慶府同知洪應科委監軍督餉調度綽有奇謀遵義參將萬全旗鼓指揮王登爵盡瘁奔馳恪恭戎事乃俱並遭刼數同受兇鋒脫落冠裳互相枕藉常山之骨不完蓑弘之血盡碧嗟乎冤哉土酋未有之變突起於逆賊而從古非常之禍忽遘於諸臣遠近聞之皆號哭罷市而況臣誼切同舟驚聞奇禍天不可問愛莫能助是所扼腕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臣今獎率大兵追剿逆賊仰仗天威誓雪大恨而諸臣之沉寃未白邮典尚稽心實痛之謹查大明會典款

開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邮典取自上裁又一款開查有軍旅身殲勛勞懋著者邮典白宜加厚又查先年各省兵變亦有牧傷撫臣併司道府等官者但或以糧餉短額或以措處乖方禍所由起皆屬有因而今者奢賊敢於造叛突然恣殺以張威燄遂分兵以犯順是黃巢董卓復生於世而諸臣不幸首當其禍一腔忠義天日爲昭較諸造釁而遇變者相去何啻霄壤且自遭難至今已踰半載或屍骸暴露未卜還葬之期或眷屬牧傷全無收殮之主夜臺有知亦爲哀籲

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從優賜邮施行庶大義昭明而羣情爭勵矣天啓二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奉聖旨該部知道該吏部覆奉聖旨徐可求准贈右都御史蔭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又該禮部覆奉聖旨徐可求任事殞身准與祭一壇給三品全葬

請禁白蓮妖教疏

題為白蓮妖賊助賊蜂起恭報擒斬功次併乞賜通行禁戢以弭禍亂事竊惟白蓮無為等教譸傰邪術煽惑庸愚累奉明禁緝拏萬分嚴切詎意蜀地姦民喜於為亂們是術者寔繁有徒先是天啓元年三月內據綿州申稱突有白蓮邪術結黨四五百人張掛榜文聲言攻城隨據各門兵快并團操馬指揮拏獲妖人洪彩姜應策等四十五名到州審得洪彩係潼川州人供稱羅江縣生員劉應選自稱彌勒佛出世先平潼川次平綿州

安縣等語當將各犯分別監倉并拏劉應選未獲隨拾得黃布蟒龍罩甲十二件神像大旗二十九面妖書二本白絲榜文銅印木符刀槍等項業經按臣薛敷政疏聞通行各屬擒拏首惡解散脅從問績據達州申稱州民唐學等遇遊師李戔等到於各家倡說彌勒古佛生於成都名曰法王老祖觀音下世投胎名曰太孃有廣安州人鄧異聰自稱南斗異宮下世其妻甘氏稱為三孃與我密言分投招立燈黨六萬七千座每燈為一枝頭約招數十人俱皆法王弟子凡投會中者俱於鄧處上納錢糧待功成之日照銀加職唐學等十人各立燈堂一座誘集男婦數十燒香拜燈夜聚曉散口誦妖偈妖言難以盡述隨拏唐學到州一一供認前情納職謀叛是真當於各家掠出妖書無數并獲白袍黃旗戰裙法衣木雕兵手一隻上刻千兵萬將急赴本壇客民李雲騰告投妖書一本內載潼川綿州温江大邑名山崇慶眉州新津資陽灌縣成都涪州保寧南部順慶等處各有燈頭方大王國用等姓名又據嘉定州申稱州民杜奇諫劉智等與犍為縣民張大清何明忠等及各處

人民俱禮佛拜燈約集三四千人造為佛歌云官兒最為高鐵樹開花怎生桃水火三災都來到黃傘青傘一齊料那時纔顯我老佛教煽惑愚民傳授妖書三卷書夜走省不停又據邛州申報州民尹思忠等與大邑縣民鄭廷美等俱稱彌勒佛在省共為燈黨惑衆又據龍安府呈報拏獲平武縣民吳加成等各投劉應選習學妖術掠獲旗幟刀槍等情俱經批行分別究處外獨劉應選杳無蹤跡不意應選徑逃入永寧改名李應樞與奢寅父子合謀其叛仍遣腹心四出潛布以為內應如

甘聰鄧即甘巽聰改名甘進忠與胡萬明等各乘逆賊
內犯先在省城內私自招兵一千餘人密訂時日欲裏
應外合臣廉得其狀當拏二犯掠出黑書兵冊并房屋
內暗伏黨羽供明正法又據洪雅縣申報天啓元年十
二月初一日妖犯梁選宋宗吉侯元王可弟周學遠徐
自大梁嘉慶宋宗富王可邦周宦周伸續高等糾賊欲
攻本縣當日督兵拏獲到官審據各犯供稱與榮經縣
拏獲徐弟專習白蓮邪教禮佛拜燈聚衆練習鬼兵助
逆謀反徐弟學於仁壽縣宋宗吉學於遂寧縣其燈用

錫造似白鶴形燈光從口出又用錫盆盛水於燈下聚
百十人爲一堂循序進拜各於水盆中一照或見旒
袞袍或見紗帽綵服便知將來分位於是惑動衆人各
立燈堂集衆每人每季出銀三錢三分令燈頭收送入
省有大佛祖收貯且云末劫之年彌勒掌世改號天明
改年中元各犯仍出入土司誘惑奢酋自謂人心歸附
遂起逆謀同酋攻圍成都仍剋期攻縣本縣督兵晝夜
防守拏獲妖賊趙魁李先鮮可仰掠得反書一部內載
幻妄不經逆謀反亂之語難以枚述又於妖犯劉可家
拏獲仁壽縣人梅子然亦於身上掠書一紙與前相同
及審各犯某係總兵指揮某係州縣正佐燈頭侯元夫
婦拜燈多年於本犯家掠獲老祖太孃冲天冠鬼臉鳳
冠鬼臉各一箇皆已練成烏侯夜戴此冠於無人處練
鬼剪成紙人紙馬呼之即行又拏獲李得第等三人俱
拜燈號草上飛夥造兵器當時打死周伸供稱已僞授
崇慶州吏目其父周加友爲雅州拏獲土川南四州并
井研仁壽等縣燈黨皆伊包管有被誘小僧廣法對質
可據梁選供稱同吳紹湯王可弟宋宗吉等送銀上省

隨酋攻圍省城吳紹湯被官兵殺死梁選被傷一槍幸
而逃歸今將各犯遵照憲行當即正法梟示又據南川
縣申稱有梓潼縣齋頭白僊臺來縣合謀秦運等於秦
加謨家修立順天閣一所用純黃赤壁綵畫龍鳳飛紋
拜燈集衆持練陰兵及見奢酋倡亂就糾遵義舊民殺
劫地方白僊臺遂竪旗立榜四野招降稱爲順天王唐
朝誦爲朱大王李聯芳爲明疆王鄭應剛爲虎利王鮮
啓爲定疆王分爲東南西北四路秦運吳朝喜爲左右
護駕王各置臺立寨拜將舉事隨發兵燒劫李高才秦

加敬等百餘家擄掠男婦千餘口當差里老諭撫各賊
殺死執牌快手駱維先等六人直來攻縣幷舉陰兵燒
劫官營隨令典史朱國佐統千總劉仕鰲等官兵四圍
衝殺生擒白儒臺李聯芳等三十餘人斬獲賊兵二百
餘級殺死官兵楊旺等七十餘人得獲妖書一本五色
紙人馬一箱練豆兵一箱草劒槍一箱木凳馬一百匹
又據榮縣申稱募集僧兵鄉勇協力捕獲妖賊燈頭劉
孟奇周兆雲等三十餘人幷擒斬逆賊二十九名顆奪
回男婦百十餘口殺死逆賊五十餘人各賊遁去定遠

縣申稱白蓮煽亂拏獲拜燈妖賊周之成等三人撥獲
妖書識文十五部又據遂寧安岳大足仁壽等縣各報
白蓮妖賊梅大梅五等糾衆劫掠地方被安岳官兵生
擒許茂德斬首二十五級首惡梅大等暗自逃散不知
去向各等因到臣看得逆賊奢崇明父子久蓄異志招
集亡賴共披猖之勢已令人震駭而不意妖人怪術一
時蟻附如劉應選者本一青衿而先發大難之端復佐
燎原之焰悖逆不道世所罕見本年正月初七日賊在
西城造成旱船懸旗致祭有一人披髮仗劒身披五綵
龍紋在於高頂指揮被官兵用厭物銲銃登時打死詢
據者以爲李天師即應選也然無的證不敢遽以爲真
要惟此輩先賊而造叛佐賊而益張剪紙書符魑魅公
行於白晝殺人放火慘毒不減於黃巾禍延通省惡已
滔天幸賴皇上威靈强半芟刈各官能多方擒捕亦不
爲無罪也除將白儒臺等批行正法梟示梅大等嚴行
捕滅有功及死事官兵查叙給賞外第恐左道流行實
繫且秘如昔年妖賊蔡伯貫等舉事一隅各省響應可
爲鑒已況今邊圍未寧姦宄易作則桑土之謀當爲蚤

計理合具題伏乞勑下該部通行各省直地方查將前
項妖術嚴緝殄除庶隱禍潛消地方幸甚天啓二年三
月初四日具題奉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行彼處撫
按將洪彩等依律擬罪劉應選督捕嚴緝務在必獲仍
通行一體禁緝奉聖旨是

糾參擅回府正疏
題爲全蜀缺官太甚郡守決去非宜據實糾參以明法
守事臣爲臣子服官誼當盡瘁故利器別於錯節勁草
彰於疾風若當倥傯多事之秋悉爲身家自便之計託
言高尚實不忠之大者況郡守統率各屬師帥一方宏
鉅在肩詎宜輕擲今全蜀九府如新任成都府知府劉
弘宇駐夔門而中返調任重慶府知府岳具仰滯里中
而未來其餘竝缺獨一順慶府知府楊所蘊任事本官
初到卽聞賊變雖兵火未薄於郊原而滿城驚竄諸務

廢弛重以援兵經臨供應繁苦本官拮据料理備極勞
瘁臣心重之不意省圖既解之後連具二詳亟求休致
臣嚴批慰留去後忽於三月初五日具文呈稱病篤實
難供職將原管印信錢糧封貯在庫已於二月二十八
日出城回籍去矣據其稟揭稱不去於圖城之日而去
於賊退之後若有萬不得已者但詢之該府僚屬俱云
原無深病不過以兵革驚心錢穀掣肘盭圖悪流之退
徐爲善地之圖耳臣若因循姑息勉與題請將人人效
尤悉以本官爲口實矣況蜀中近日何等時也逆賊所

殘既千里盡赤而援兵經過亦萬竈無煙深溝窮谷止
聽啼號之聲通邑大都絶少往來之跡所賴撫摭而安
輯爲元元甦旦夕之命者非良二千石更復誰望而本
官敢於擅去卽不顧蒼生其奈皇上任使何參照得順
慶府知府楊所蘊居官雖無劣狀任意大拂衆心因難
乞身殊乖委質之義托痾徑去豈無規避之私相應照
例參處以飭官常伏乞勅下吏部從公查議如果臣言
不謬合將本官從重議處或重加降調以爲將來之戒
其於吏治不無少裨萬一矣天啓二年三月初四日具

督蜀疏草　卷之一　三五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將楊所蘊革職爲民奉
聖旨是

糾參不職閫司疏

題爲議處不職閫司以彰國法事臣惟都司統馭衛所管理城堞居常無事猶宜得人況於戎馬紛馳戰守張皇之日而有兇暴貪瀆如掌印都司陳繼光其人者公論不容于帝難有臣不振毛舉摘其淫暴無狀昭著耳目者數事敬爲皇上陳之竊照都司設有軍器火藥局內則支應城守外則分發各邊從來常例也去歲聞變本官從醉夢中上城頓足大嚷揮拳亂毆同知侯世延并魯美中力勸之皆不可得立差龔承忠湯宗舜等八人縋城舉火頃刻而盡通城訝其懷異豈無因乎最可

劉九功開局自造幸而接濟若如本官所爲則一百晝夜死守血戰將以何物應意乎東城一路分定本官防守賊集城下不啻蝟毛臣與司道等官衣未嘗解帶而本官獨夜則歸署安寢日則登樓痛飲酒後發惡人不敢近隊長杜貴因天陰焙藥延燒茅蓬一片亦是細故乃并各兵俱痛責四十致令盡離信地赴臣處哭訴諸如此者不止一次藉非副使胡承諾多方撫諭儻賊乘虛而上僨事豈細乎被圍日久爨薪極貴本官見可取利即命陳吏目將經歷司并兩廊房盡行拆毀鋸薪出

賣致令東城各兵效尤拆屋伐樹者比比而是臣入見其署蕭然一空貪利無忌乃至是乎正月二十九日五鼓時分奢寅與父崇明狠狽遁去崇明營於教場演武廳上四圍環設七大寨并米糧器械一物不携臣傳令遊擊魯美中不許縱火一則援兵將來可爲安頓之處一則房營不燬可省數千之費且其糧械亦足資也乃本官從醉夢中上城頓足大嚷揮拳亂毆同知侯世延并魯美中力勸之皆不可得立差龔承忠湯宗舜等八人縋城舉火頃刻而盡通城訝其懷異豈無因乎最可怪者原任都司張神武爲事羈盤其妻生三女一子長女先嫁同鄉宋大僑居於司後本官到任不數日即後穿一門朝夕私通又發應付遣其子入永寧願獻幼女至十月初二日街鄰來首云神武家內近日多市綺繒晝夜縫女衣不斷其僕張元形跡甚怪等因臣行推官羅寬掾其身有血衣一件搽碎紅紗圓領數件使用有銀帶包皮的係眞正姦細前在渝州行兇者按法斬之本官且發銀二兩令門子艾紹殯殮及賊臨城竟將神武妻女悉搬入衙內又恐宋大有言甘令已妾陪奉此

不惟滿城騰有歌謠即輿阜厮養無不極口唾罵者也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薛敷政參看得四川都司掌印僉書陳繼光賊性兇殘臨事乖舛遇敵全然喪膽逢人輒欲揮拳拆公署以爲薪利雖多而法典難逭占舊僚之妻女色可繼而公憤難容其他怪事尚難枚舉總之無官箴無人理不可一日容於地方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嚴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上請將陳繼光革任回籍遺下員缺速行推補嚴限前來到任管事庶官邪知儆而軍興有賴矣天啓二年三月初四

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失陷州縣功罪疏

題爲郡邑收復功罪宜明謹列死難諸臣併各堅守失事之槩以辯忠邪以昭勸懲事自逆酋奢崇明父子倡亂發難渝城戕殺文武多官攻陷各處州縣衛所四十處已該臣於解圍幷再報前後情形疏中悉陳其狀奈兵燹之後文移遲滯若待討道逐一查確然後具題篇恐時日稽遲功過湮冒無以勵衆志而勸將來臣謹先述其陷城之槩及分別功罪爲皇上陳之逆賊奢崇明父子遣樊龍等於重慶倡亂後即發兵四路進逼省會

如瀘州江安納谿合江南溪興文長寧遵義桐梓仁懷綏陽綦江等府州縣幷威遠瀘州二衛或爲逆賊門戶或與蘭土相鄰悉被攻陷及酋長驅入省又陷永川榮昌隆昌內江富順資縣資陽簡州一路至圍省後又攻陷江津大足安居璧山安岳樂至占據建武及將附省之新都漢州金堂郫縣崇寧新繁温江雙流威遠榮縣一槩攻陷燒殺劫擄慘不忍聞蓋緣川中無備酋所稔知姦徒細作到處密布加以士民盡徙城郭一空凡各有司只合一死以塞責而人情恇怯往往奔避狂瀾勁

柱寔不多得如典文縣知縣署長寧縣事張振德倉卒遇賊義不受辱遂挈妻盛服舉火共焚主簿徐大禮一家服毒四口同盡南溪縣知縣王碩輔率衆固守賊甚忌之益添兵急攻力不能支城陷自盡印為所奪後在賊營摻獲桐梓縣知縣洪維聆被賊入城奪印仗節不屈當時逼死灌縣知縣左重監督威茂援兵至地名丁家巷被賊衝散戰殁於陣以上諸臣或節凜封疆從容以就難或誼激纓髮血戰以捐軀當歲寒板蕩之時顯殺身成仁之義所當查例丞為褒卹者在省司道府縣等官與賊相持一百晝夜死守血戰致賊宵遁根本既完大勢遂定前疏已陳其槩在外者如合州知州翁登彥眞安州知州楊汝昇銅梁縣知縣吳宏業南川縣知縣韓應龍皆能嬰城固守屢挫黠賊而翁登彥且恢復安居楊汝昇且恢復桐梓吳宏業且恢復大足韓應龍且恢復綦江加銜遊擊龔萬祿自招義兵恢復建武并興長二縣藩籬堅固叙府遂保彭縣知縣冉釜中江知縣鍾文炤遂寧知縣曹元龍什邡知縣謝奇舉賊衆雖未大至而屢襲遊騎防範周密以上諸臣皆當候事定

一併分別優叙者至於失陷州縣雖同一失也而其中殆有數等有身與妻子並縛白刃交加寧死不屈賊衆之而去二日後始有邑人解其縛者資縣知縣張盛治是也有憑城固守屢抗强敵至力屈而僅以身免近已恢復者江津知縣屈禮嘉是也有勢不能敵勿雖潰走旋自恢復且建有功蹟者則安岳知縣翟學程綏陽知縣任寵江安知縣陳達道富順縣署印教諭盧安世榮縣知縣蔣守洵威遠知縣董養中雙流知縣劉鼎新是也有能擒細賊不能當大賊帶印逃出後借力以恢復者温江知縣蕭魚榮昌知縣張縉大足知縣高繼元內江知縣何起蛟漢州知州萬砥安居知縣周文敏壁山知縣尚登雲樂至知縣劉克紹綦江知縣鄒昌魯新繁知縣王國治郫縣知縣林必成是也有聞憂已久登舟候代印未交而城已陷者則新都知縣王之杰是也有委署資陽縣印以公務入省未及至縣而城陷者副理問王國傑是也有一籌未展望風而先奔者則遵義通判袁任瀘州知州馮曾檜納谿知縣李景融合江知縣周夢可仁懷縣原缺正官隆昌知縣黃榜金堂知縣王

納科簡州知州曹愍時是也至於不守不逃嘖有煩言則永川知縣蔣承皐是也甘心從賊見有確據則資縣訓導劉養鋭黎應遠典史張從善是也以上失事各官自張盛治而下俱屬違法但有情當憫卹者有收效桑榆功浮於罪者有功雖不多而情尚可恕者有公事家難勢無可奈何者惟通判袁任等十一員憑城不能拒敵臨難輒自偷生甚且蒙面昧心大駭觀聽皇上設三尺法正以擊斷官邪臣祗奉明章曷敢曲庇但據失守各官亦自有說古稱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必有人而後

可守也今逆賊擁衆勢同席捲而城中空無一人誰與共禦且地有衝僻賊有先後僻者後者聞警設防猶可勉力撐持衝者先者駭機卒發殊不易爲料理如瀘合仁懷納谿隆昌皆賊豕突之衝而旁省諸縣又賊蠭攅之地知州馮曾檜等子然一身內則肘腋生變外則豺虎奄至無不妻子爲戮鵠形鶉衣重繭而走僅保印信今俱願誓死殺賊以圖自贖情甚悲切總之變既出於非常網宜開夫一面自古有捐軀以明節者亦有隱忍以立功者臣在圍中日使人縋城責以大義冀其後效

又連發水牌數百面俾各掘塹沉舟斷橋把隘以防賊走近據資簡等處州縣所報斬殺招降不下四五萬而各鄉齊力殺賊致孔道填塞而不可行尚不在內是亦使過之微效也今千里丘墟萬戶流散姦徒不恤於嘯聚援兵復恣其咆哮若州縣再無正官更難收拾臣姑責令戴罪撫戢以安人心又不敢代爲隱蔽以撓國典謹臚列其狀如此至若夔州府知府朱名世鄰水縣知縣張光初一聞警變託覲徑去龍安府推官李元標聞警稱病不奉批允而去崇寧知縣任復元被論未得交

代懸印梁上與典史雷霧同日逃去是其畏賊之膽更怯而擅離之罪實同至於叙州府通判陶明通見經督臣行按察司安綿道兩處以失事擊問但據該道文移內開取回守府在督臣諒有的據且本官居官不檢久欲議處除鄰水知縣張光初臣先已提回究問併永川知縣蔣承皐資縣訓導劉養鋭黎應遠典史張從善俱行按察司提問外理合一併具題伏乞勑下部院再加查議覆請將張振德等照例褒卹戰守有功官員通侯事完一併分別優叙其餘除袁任已經奉旨逮問外陶

明通與張光初等并失事各官俱行巡按御史逐一查勘甄別功罪輕重議擬具奏庶法紀肅而激勸明矣天啓二年三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附兵部覆疏

該兵部於前後疏内覆議除川東道按察使孫好古重慶知府章文炳與文知縣張振德已經題卸太常寺少卿倪斯蕙已催赴任四川總兵官已經會推餉銀聽戶部解發遵義通判袁任已奉旨逮問俱不議外爲照重慶之難一時文武重臣及道府而下履虎

尾之險矢志疆場犯豕突之鋒委身原野變至慘矣逆双所指天地爲昏輿櫬而歸山川共咽此忠臣義士所以望渝城而頒涕也說者謂奢寅父子何以生心樊龍兄弟何以狂逞變起不測逃將安之則嘗試論之徐可求等於奢樊非有怨也奢樊於可求等亦非有憾也非怨非憾而遽殺之此其故何也徼兵有人諸臣不與局内用兵有人諸臣亦非禍先彼豈不能高擁才驥養優寇署以示貴倨而輒爲是僕僕者毋亦謂遼事決裂舉朝痛憤誼難袖手情切分憂其

題覆外應改麾一子以示優異自後繼有永寧之役有遵義之失各該文武將吏效死前行保城抗賊者往往不乏内除撫按之奏報僉同功罪之低昂明白如翁登彥楊汝昇吳弘業韓應龍冉崇鍾文焰曹元龍謝奇皋應咨吏部從優陞敘如駱日升李繼周王三宅段高選熊嗣先洪應科萬全王登爵王碩輔洪維翰左重徐大禮趙愷瞿英都聯芳韓應泰張羽邊一禮李世勳楊愈懋郭象儀宋國柱趙光啓吳民墊王成功馬繩祖李宗顏張子偉焦之桐王朝皋黃金

楊柱尹似康楊振先徐永武黃啓鳴龔萬祿龔崇學
鄧懋官譚大孝則臣部斟酌成例及依律處分奏請
定奪此外有袁中繡雷安庶楊應評之戰死猶武
官也劉希文以教諭而夫婦同死聶繩昌以舉人周
清儒以生員皆守城力戰死吳長齡以監生率義兵
復瀘州後父子俱戰死胡一夔以縣丞鄉官被擄不
屈死此皆功烈最著但以未經按臣奏報所應行勘
明白從厚優卹者又有陣亡將士例須按臣體勘贈
卹如袁朝華劉尚義汪奇雷永祖李榮潘尚德彭勝

毛倫王宗舜徐懋林高國朝朱和郭良臣賈應祿包
忠李大貴曾定國者有身雖死而別有遺言應行勘
另議如黃守魁馮鳳雛者有暫雖失守收效桑榆應
勘其情事輕重收復遲速奏明處置如周禮嘉翟學
程任寵陳達道盧安世蔣守洵董養中劉鼎新蕭魚
張縉高繼元萬砥周文敏尚登雲劉克紹鄒昌魯王
國治林必成者有臨及不屈賊去城全有身已出城
變生意外應行勘是否免議如張盛治王之杰王國
傑者有一籌莫展望風先奔如何起蛟馮曾檜李景

融周夢可黃榜王納科曹懋時任復元雷霖陶明通
俱應如袁任一體提問者有賊已臨城託故徑去應
勘明視斥如宋名世張光初李元標者有開門延賊
甚之從賊應并拏家屬審問從坐如蔣承皐劉養銳
黎應遠張從善者總之恩典可以濫徼則九泉之烈
士無色國憲可以倖免即褒忠之盛典亦虛故臣部
查核不厭詳明庶遠邇人心知勸知懼至於科臣彭
汝楠所稱女將秦良玉母子忠君義重復城功高委
應破格優叙但進兵之時本部業已題加府銜父母

幼子亦封贈授職矣今重慶之功應聽勘疏到日別
加優異道臣梁之棟所稱鄉官董盡倫救援重慶身
死逆賊殊為可憫應行改蔭既經各具題前來相應
酌議題請合候命下將徐可求改蔭一子本衛指揮
僉事世襲駱日升李繼周贈光祿寺卿蔭一子本衛
實授百戶世襲郭象儀贈光祿寺少卿蔭一子本衛
正千戶世襲熊嗣先洪應科宋國柱王三宅良高選
俱贈尚寶司卿蔭一子本衛試百戶世襲王頎輔左
重洪維翰俱贈尚寶司卿蔭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徐大禮贈重慶府同知麐一子本衛實授百戶世襲
黃啓鳴贈重慶府通判趙愷贈重慶府同知麐一子
本衛試百戶世襲董盡倫改麐一子本衛指揮僉事
世襲楊愈懋贈左都督襲陞三級仍麐一子本衛正
千戶世襲楊與祭葬萬全本職上贈一級襲陞二級
趙光啓贈一級襲陞三級吳民望贈本職襲陞三級
龔萬祿贈都督僉事麐一子實授百戶世襲王成功
徐永武贈本職襲陞三級焦之桐王朝舉黃金楊柱
贈本職襲陞二級馬繩祖李宗顏張子偉贈守備襲

陞二級王登爵胡英葬應泰李世勳尹似康贈遊擊
將軍襲陞二級張羽都聯芳贈都司僉書襲陞二級
邊一禮襲崇學贈守備襲陞二級楊振先贈都司僉
書襲陞二級翁登彥楊汝昇吳宏業韓應龍冉璽鍾
文炤曹元龍謝奇舉聽吏部從優陞敘袁中繡雷安
庶楊應評劉希文聶繩昌周清備吳長齡胡一夔勘
明從厚優卹袁朝華劉尚義汪奇雷永祖李榮潘尚
德彭勝毛倫王宗舜徐懋林高國朝朱和郭良臣賈
應祿包忠李大貴曾定國勘明贈卹黃守魁馮鳳雛

行勘另議周禮嘉翟學程任寵陳達道盧安世蔣守
洵董養中劉鼎新蕭魚張縉高繼元萬砥周文敏尚
登雲劉克紹鄒昌魯王國治林必成勘明定奪張盛
治王之杰王國傑勘明定奪何起蛟馮曾楷李景融
周夢白黃榜王納秀曹懋時任復元雷霖陸以通巡

按御史提問宋名世張光初李元標勘明褫斥蔣承
皐劉養銳黎應遠張從善并孥家屬究問鄧懋官降
二級立功自贖譚大孝巡按御史審明正法施行等
因題奉聖旨這贈麐及勘明提問等項俱依擬朝廷
卹典以待忠義之臣厚自從厚但死節死事當有分
別若一槩濫予何以示勸以後吏兵二部還酌量行
欽此又准兵部咨趙光啓被擄逃回停免卹典聽巡
按御史勘明具奏

一次請告疏

奏爲親老身病不能供職乞賜休致以安愚分事臣由
萬曆二十年進士初授大理寺評事歷陞寺副寺正蘇
州知府廣東提學副使海防參政告病回籍復起陝西
按察使轉四川布政洊陞今官臣一介迂愚久塵仕籍
曾無尺寸以報皇上茲當倥傯之日復叨節鉞之寄即
肝腦塗地曷敢不勉奈臣不幸有狗馬病每發痰火輒
悴不支又念臣父行年八十有一歲道路梗絶音問久
至委頓前與賊相持一百晝夜未免過勞頭鬚盡白憔

疎近有人自家鄉來者云臣父聞重慶之變驚悉失措
及聞成都被圍益日夜悲楚屢屢昏絶臣一聞之不覺
痛哭倒地不省人事既而穫甦則遍身不能動履醫生
李榮先診視謂濕痰下注頗似風痺見今左足不能動
履幾成殘廢矣臣思戎務在躬賊未滅而身先病日夜
憂憤益以增劇顧疆場之事關係頗鉅若不以實情控
辭恐不任厥職負罪更甚爲此披瀝愚衷冒昧上請伏
乞皇上憐臣眞病允臣休致儻自今得少親藥餌以苟
延視息皆皇上再生之賜也疾痛呼天曷勝仰望懇祈

勑下吏部速爲議覆上請施行臣愚幸甚天啓二年三
月十六日具奏奉聖旨朱燮元濟變奏功該省倚賴方
切著用心任事不准請告該部知道

題爲會城關係匪輕司道全城叙功疏

擢以勵人心事自重慶難作成都被圍皆臣等奉職無狀致貽皇上西顧之憂今仗天威賊已敗遁該臣具報

捷概與懇聖懷其間論功行賞有關激勸之大者一時倉卒未暇陳請蓋緣元惡在逋渝城未復尚爲未了之局而臣身在事中又不敢輕述以涉干澤之嫌今臣不

幸狗馬嬰病恐一旦塡溝壑是使同事諸臣百日勞瘁終委於草莽也是以直披肝膽爲皇上陳之竊照重慶

之變雖若卒起而奢崇明父子蓄異已久何若海等又日夜贊之謂海內俱畏川兵而川兵無若蘭强先乘無備據成都占蜀府以爲根本而後分兵犯順爲謀甚大其率賊衆直驅成都豕突蜂擁驟如風雨自謂三日不克許唾其面一切狂悖之僞示僭越之情形眞令人髮豎皆裂而妖人亾命羣然附之方以爲得計時城中兵乏餉匱束手無策臣同巡按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周著右布政使林宰副使胡承詔戴燦恤刑員外郎劉可訓同知侯世延余新民通判梁文燦推官羅寬知縣王

琪等誓衆登陴俱分必死以報陛下仍相約曰吾輩同舟一處漏則滿船皆壞又如舟在惡灘一篙緩則衆力俱廢欲殄外寇先平內難姦細不盡誅而城不可守十數萬衆之中必有被迫非其本心者不用間以離之而城不可守若驟與賊苗輕我不開門血戰而城亦

不可守盟議既定按臣主巡察臣主調度周著等分屯四門各爲戰守東北二營則奢寅父子所分處也西南二門則惡目朱國用夏啓昌樊虎徐可和羅華屈國忠羅用奢崇漢樊虎李維鼎等所環據也驍勇驕捷之徒荷氈挺槍其聚若林毒弩飛銃無刻不至晝則喊聲震地夜則號火徹天自十八日圍城以後忽而上橋安笆忽而扛梯倚梁忽而燒門忽而挖牆或四門齊舉或一處間發或大衆當門而空所驟至或日偶寂然而夜則突起或爲援兵以誑我或令姦民僞降以愚我至於雲樓陽橋土山旱船等項其制疊換

其法彌堅設祭懸旗誇耀異常而悉被破壞無一得逞四門出戰大小百有餘陣共斬殺五千三十五人皆四臣親執桴鼓登高監紀每傷一人擊鼓一下而馮城拒

敵所傷與夫挨擠溺水者俱不在數內兩月以後賊自知深入決意死戰每死一人則縛三人以輳數而我兵艱食日久勢將不支按臣主議集各臣諸將而誓之曰事急矣戰亦死守亦死今援兵將集賊方疲於奔命若不大創一番賊必不走援亦不得至一時人心忿激於正月二十八日四門齊出與之併命賊屢犯而屢却自晨至暮三衝其營殺傷無算遂有受間納款羅乾象等於二更來約欲殺賊自效至五更而火起喊發賊父子乃抱頭鼠竄矣諸如城中細作層見疊出不惟妖人刺

客數百爲羣即左右近習亦多先通賊以求全者若一刻疎虞必遭毒手諸臣處此心血俱枯頭鬚爲白考之我朝前事臨難城守者間不乏人然未有與賊相對百日間關百戰者亦未有民窮餉盡如蜀之今日且戰且守卒保無虞者總藉皇上如天之福與夫閣部大臣帷幄之謨兵垣職方調度之力而在事諸臣遂得黽勉以從事況成都全蜀根柢爲秦楚滇黔之藩蔽成都存而蜀存蜀存而海內不致騷動所關係匪淺鮮者今督臣新莅氣象一新各路會兵亟圖掃穴正文武將吏奮力

報效之時而諸臣不加優異無以示勸臣安得默默而處於此看得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薛敷政世承忠孝摯偉鼎鉉申與命於烏臺凜如曉霜明玉斧肅師貞於錦里皎焉秋月湛冰壺蓋自聞變而後以及解圍之期首尾四閱月居中調度出奇制勝晝夜四巡勞瘁特甚所當優擢卿寺即加節鉞以慰全蜀生靈尸祝之願左布政使周著才兼文武望重華彝籌兵食之機宜良工獨苦決戰守之規畫勝筭多奇右布政使林宰忠誠揭日正氣凌空命將出師令特嚴於細柳安內攘外警已息

於潢池提學副使今陞河南參政胡承詔岳峙淵渟文經武緯招攜討叛六軍貼爾無譁訓卒厲兵三尺卓然莫撓分守川西道副使戴燦令德珪璋宏才鎖鑰餉戎行而嚴紀律雷動星流操石畫以佐幄帷風馳雨洗恤刑員外郎劉可訓素抱赤忠熟嫻黃石參樽俎之謀議指揮頴見智囊料壁陣之機權擘畫風生武庫除劉可訓已經臣議留會題外此四臣者與臣同患難躬行伍死守血戰爲皇上保此疆土而淪陷州縣衛所四十處皆已恢復厥功不細所宜照遼陽近例亟議超擢以勵

人心而底成蹟者也成都府同知侯世延朗識洞如懸鑑長才捷若轉圜借箸心勞奔馳力苦署成都府事重慶府同知余新民盤錯雄才神武朗識志在除兇雪恥操嚴茹蘗飲氷成都府通判梁文庶器識高明才猷倜儻修都縣賢聲久著緝捕勤勞勘居多行取推官羅僎淬勵精敏隋珠卞璧雄才鎮鄒干將鞏鍔功高清華望偉華陽知縣王珙英標立玉素節凝氷處阽危而籌畫多方當鑿劇而拮据備至以上各官誼切分猷功當併叙伏乞勑下該部覆議施行其餘城守有功及諸將士汗血戰守

者容臣逐一查明功次分別賞格備細另奏臣不勝感激待命之至天啓二年三月十六日具題奉聖旨該部知道該吏部覆將林宰陞左布政使胡承詔加陞河南按察使戴燝加陞右參政奉聖旨是

加銜賢令理餉疏

題爲懇乞聖明擢賢令以襄軍餉事據四川按察司兵巡上川東道副使徐如珂呈稱昔年征播之役三省府官無不加以監紀督餉職銜故衆思集而成功易也今自逆酋倡亂以來徵兵徵餉之擾雖急於星火而督餉之官則稀如晨星豈所以分猷念而操勝筭哉本道自去冬入境重夔兩屬寥寥無人朝夕計議者惟墊江縣知縣劉國藩已耳而一切兵餉無不取給焉夫以一知縣之力欲行於二十州縣已自掣肘難行況舉上

下川東之餉而盡責其料理若非加以事權其能指臂使而呼吸應乎及查本官歷俸已及三年勵操堅如一日勞心撫字澤已遍於淪肌遇變劻勷才尤辦於迎刃蓋品望原稱卓越而資俸尤屬相應合無加陞重慶府同知職銜專督重夔餉務仍管墊江縣事俟賊平之後另行優叙等因詳報到臣除批行外爲照逆賊倡亂雄據渝城長壽處賊下流地最喫緊墊江距渝僅二日程東餉務本官往來催督諸事調停石砫等司土兵屯剳

長壽糧餉悉取供於此軍聲稍振賊遂不敢東瞰夔門
本官之功多矣茲樊龍等尚據重慶奪寅復恣狂逞臣
已檄行總兵楊愈懋及東南監軍道將分兵先復渝城
以弭內患次掃賊巢擒賊父子今大兵雲集急在需餉
儻理餉得人俾士飽馬騰何難滅賊重夔餉務向屬劉
國藩董理緣以職銜相等恐致催償違時據呈本官資
俸俱深委應加銜督餉臣謹會同總督川湖雲貴等處
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看

得墊江縣知縣劉國藩才猷博大品格清貞撫字春滿
萬家理餉懽騰一路既經該道議呈前來相應題請伏
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知縣劉
國藩加陞重慶府同知職銜專理上下川東二屬糧務
仍管墊江縣事俟事寧優叙庶理餉得人而軍需攸賴
矣天啓二年三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報建武長珙失陷疏

題爲塘報賊情事四月初八日據總兵楊愈懋塘報本
月初三日據建武提兵候任遊擊龔萬祿掌建武所印
加銜僉書李世勳報稱前月十六日據防守小隘子西
關界牌等處守備指揮等官趙景雲李有貴周國禎等
各報稱奢酋黙兵數萬劄麻塘坎準於次日令叛目阿
弟等領一枝攻西關取長寧縣胡宗祿麻老虎等領一
枝由大壩界牌四路夾攻建武等情飛報到職該二職
計議令李世勳保固城池都司袁朝華陳應吉聶世衡

等官兵往援小隘子守備宋榮煥等官兵往援西關又
差官張天祿往援珙縣都司陳上策守備李一山王維
垣等星馳往救長寧萬祿親督坐營守備宋榮炳劉尚
義等官兵五路併進與賊對敵我兵銃傷叛目馬軍三
人賊勢遂潰大兵追入苗寨斬獲苗級二十顆生擒苗
男婦十四口得獲牛馬三十餘隻又將各寨苗房燒燬
殆盡比日因防截小隘子官兵奮勇拒敵追賊深入遂
被圍困致宋榮煥營內殺死提調沈應魁幷領兵官共
玖員守備喬啓明鄉去指揮聶世衡次日在途逃回傷

死甲兵百餘等因到鎮看得奢酋擁衆數萬攻打建武
本鎮原已調遣分布戒諭申嚴令據所報功級雖稱不
多然一時奮勇追賊入巢則叙南各縣可使無恐等因
十一日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參政王世仁報稱前月十
九二十等日節據建武報警於二十日差弁備開啓先奢
應龍郭之禎陳應吉前往應援續於二十六日據長寧
縣報警隨又撥千總尹溥王應祥兵共五百名守備周
良才兵五百名及移會范副總撥吳仲兵三千名吳伯
兵一千名張明遠兵一千七十名鄭欽明兵一千五百

名本道又差指揮丁槃帶兵二千名前往督陣而四月
初一初二等日據報長寧珙縣因見賊勢重大百姓盡
行逃避我兵接戰雖有斬獲而賊已入空城矣除一面
訪各地方官之退避及各領兵官之逗遛者另行呈報
等因十五日又據總兵楊愈懋參政王世仁副使赫奕
各報稱初九日據遊擊龔萬祿投見稟稱奢崇明父子
暗借烏撒生苗督同官保統領交戰城中無食恐賊圍
困只得領兵四路堵截初四日一齊前進賊已被圍不
意乘虛衝入城內以致失陷本官猶奮勇殺入城中見

賊勢重大自刃一妻二孫復殺出城指揮李世勳並妻
女赴火而死軍兵並未失散請支銀米竭力勦賊以圖
恢復等語理合塘報等因各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川湖
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看得建武諸酋
塞容邇簡巢爲賊門戶逆酋自敗歸之後無日不圖吞
併故擁衆數萬極力攻打而又截劫長寧高珙以絶建
武聲援始被龔萬祿等分兵應敵賊鋒少挫奈何烏鎮
暗助官保逞兇遂致應接不暇長寧建武相繼報陷珙

縣原無城垣亦爲賊據龔萬祿雖云出城堵截難免失
陷之辜但念本官素稱驍勇頗有戰功姑令戴罪殺賊
若能恢復故物仍從優叙指揮李世勳同妻女就焚忠
貞可憫俟查確之日厚加卹錄其餘有罪員役并死事
官兵另行查究優卹除再檄總兵楊愈懋及監軍將領
等官速發官兵相機恢復保固叙府及行上南建昌二
道嚴加防堵外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轉行龔萬祿遵照戴罪殺賊仍行巡按御史
總俟事寧之日甄別功罪一併勘覈具奏施行爲此具

本謹題請旨天啓二年四月十七日上奉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將龔萬祿戴罪殺賊立功楊愈懋附簿紀過奉聖旨是

塘報水鎮烏撒助逆

爲塘報賊情事四月二十日據總兵楊愈懋報稱本月十四日據塘報湯甫等禀稱奢兵一萬有餘要攻南溪江安等處本鎮隨令副將鄧懋官周艮材幷調新到毛兵一千前去協力進剿本日辰時又據建武塘報劉志誠等禀稱路遇建武逃民殷雄聞得奢崇明將弟婦配與官保又往各土司借兵一枝出南廣一枝取馬湖幷攻叙府復上省城如得勝做場好漢如不勝要走建昌逃入小西天藏身本日巳時又據塘報杜啓禀稱探得

奢寅差土目張立兒何希堯統領烏撒苗兵數萬欲往高珙等縣地方搶掠米糧等情到鎮即遣發標兵坐營吳民望同馬湖官兵前去堵截本日未時又據加銜指揮李鳳崙拏獲慶符縣被擄逃回民四保審據供稱奢賊與烏撒鎮雄各土司借兵數萬要搶省城衆人說大兵已到天氣炎熱奢蠻不聽意要犯搶又於十二三日據各路塘報防禦官兵拏獲奸細羅啓忠王進富謝時春審報奢酋情形與塘兵哨探脗合除梟示外乞催杜總鎮速來協力進攻以安地方等情同日又據職差官

朱國才稟帖報稱鎮雄女官祿氏遵照本院傳諭督同
理目勉事胡登灝幷隨府長官王允中等率各苗目歃
血盟誓各取不致犯邊甘結在卷但未禁之先該府有
邊苗住聯水蘭烏撒幷古係種類爲親者乘水西烏撒
大變酋賊勾引出境刼掠人財祿氏得分差人緝擊幷
追刼掠人牛解交原主卑職同鎮雄差漢把龔士元前
往水西傳諭俟探討眞話回報及查奢酋將弟婦招誘
安官保去年九月差人來接泄漏鎮雄起兵圍守不得
過去今年二月又叫人來暗誘官保已到酋處酋將畢
節可疏

水潦軍與他管理等情先是職差貢生王信等奬諭烏
蒙烏撒鎮雄東川等府土官幷差官朱國才傳諭水西
土婦奢社輝毋于各保爵土勿聽奸附逆仍協心僇力
共圖滅賊去後隨據王信稟帖報稱鎮雄烏蒙東川等
府各安靜無異惟水西被奢酋誘惑於二月初二日攻
陷畢節衛圍困貴州烏撒府土官安効良亦興兵攻圍
烏撒衛幸有沐兵在內亦不能破又稱將畢節兵備道
幷駐鎮楊通判及遵義府張同知俱羈在水西等情到
職看得鎮雄接叙南據報助兵情亦有之但在該府

十官則歷訴其感激效順在邊民則又稱鎮雄借兵大
抵苗性犬羊陽順陰逆實未可知至於水西攻衛圍省
及羈繫道府等事與烏撒興兵攻衛遠在黔中難信爲
確俱俟再查另報除行總兵楊愈懋及各監軍將領等
官率兵防禦進攻幷催總兵杜文煥前去分理外合
理合塘報天啓二年四月十七日塘報兵部

少師朱襄毅公督罰疏草卷之二

選議將領疏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朱燮先謹題爲選議急缺將領以資殫壓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據叙瀘道報稱逆賊逃回之日黨衆尚有六萬渡瀘僅止一萬餘俱潰散崇明獨卧一小牀偷走茜草壩回巢等因爲照逆賊既歸巢穴勢必糾合鄰司犯我若不先剪重慶斷其犄角而宿重兵於瀘合仁納以待併剿則門戶得以出入無忌且將復聯渝州至於省城重地向來無備今賊雖退尤慎防閑合行查議爲此仰司官吏即便會同按察司官吏即便會同按都二司各道逐一查議重慶作何恢復即今上東道所督漢土官兵之外應否再添官兵策應瀘州合江江安納谿綦江仁懷一帶係賊門戶某處應置兵若干省城重地應留兵若干石砫土官告稱願復重慶回司應否留攻逆賊逐一議妥具由報院施行等因奉此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張御史紙牌照得時當叛變正需將材今照諸邊及永寧

布政司詳報會疏以示鼓舞繳蒙此移照按察司該本司署司事右布政使林宰看得奢賊遁逃會合乘機追剿但大兵未集犂庭有待各處要害急宜命將把守查得叙瀘一帶瀘州爲賊咽喉上而長寧高珙建武接壤鎮雄十餘處皆羊腸鳥道在在係賊出没處所急當防禦原設叙馬瀘黎將當循例增置以防正西一面又合江當賊之北上而仁懷下至落洪赤水衛綦江皆賊必由之路水陸兼通若無重兵防堵則賊牽制瀘陽而暗從北出瀘陽何以能守播亂時原設有合江黎將仍宜

忌補以成叙瀘犄角之勢第十軍九帥事多推諉各路
信地俱當專聽約束方可齊一以責成功今查得原任
鳳陽列銜留守今協守南城范繼道裘帶儒風韜鈐將
略浩氣目無勁敵沉機胸有甲兵名色把總今協守北
城茜來後矯矯鷹揚框框虎視長技夙擅穿楊壯圖常
懷裹革此兩員者在城守能保障乎一方在出征可決
勝於千里合無以繼道題管叙馬瀘參將事自仁懷以
上至鎮雄聽其分布以來衔題管合江守備事自仁懷
以下至綦江聽其防禦其兩路兵馬各聽提調則官得

其人人得其官可戰可守其以固疆圉而殲醜賊大有
裨矣其員缺俟事平日另議裁革等因回覆到司該本
司左布政使周著看得會城簡練管兵以為防而石砫
願往重慶以恢復無容復議外惟是瀘州乃奢酋出入
門戶叙馬通乎烏蒙合建達於古藺而鎮雄夾雜其中
箐險山高苗多漢少合則狐兎遽難以苗而攻苗來若
蟻蜂必須闌入而闌出則選能將督勁兵以遏瀘州賊
突之路委為急著查得南城原任浦口備禦新加衔副
總原議管永寧參將事范繼道揮霍不羣已試長才大

畧沉雄應變尤兼足智多謀且擐甲八面生風飛騎千
夫辟易合無將本官具題授以叙馬瀘參將凡叙馬建
武一帶之兵聽其約束庶賊不能以精銳再出江安納
谿蹂我內地至於合江亦徑由夾子口直抵奢酋巢穴
上達嘉敘下拊重涪亦委須一將一隊為瀘特角犄得
加衔遊擊薛來衔勇力兼人提刀真可向敵忠憤出衆
扳幢不憚危巢屢見匹馬當前果然一身是膽伏乞畀
賜具題授以合江遊擊其江津綦江一帶俱聽應援統
俟賊平議撤改補地方庶滿地有旌旗犬羊不敢窺我

之堂奥而到處多將士掃蕩何難洗彼之穴庭考諸征
播蜀之東南守城護餉各增兵將而今日事勢委當亟
為設立者也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川湖雲貴
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
論議照抗敵摧鋒固需將領而分疆畫守宜設偏裨昔
年播亂僅留綦江一邑自處賊巢之中尚調各省大兵
增置將官若干人方奏蕩平之績乃今蘭賊蹂躪州縣
四十餘處東衝西突全蜀震驚蓋以將領寥寥事無專

責故也查得永寧一帶與水西烏鎮等處比鄰原設叅將久已報闕當茲逆賊狂逞鄰苗蠢動之時則設偏裨以資彈壓誠不容緩應自仁懷以至鎮雄叙瀘建武一帶設叅將一員至於合江征播時設有叅將此地既爲蘭賊出入門戶又當重涪上游思患預防尤宜備禦亦應設守備一員各畫地分理及照原任浦口備禦留守今加銜副總范繼道勝筭富於胸中謀略運諸掌上名高閫外功著蓉城援遼把總今加銜遊擊薛來衍滿腔司馬之兵徧體子龍之膽捐貲餉士壯志請纓在繼道

以酋亂入省在來衍以隨父還陝經過成都二官遂同在圍城中日夕登陴分門戰守各一百晝夜勞苦備極今見在督兵剿賊各擬事平優叙合無即以范繼道管叙馬瀘等處叅將薛來衍以合江等處守備管叅將事此二臣者皆可防邊討蘭用寄干城伏乞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請將范繼道實授叅將薛來衍寔授守備各照信地彈壓分理仍各統兵剿賊俟事寧另議改補儻效有奇績破格優叙地方幸甚天啓二年五月十九日具題奉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將范繼道量陞署都指揮僉事以遊擊將軍職銜管叙馬瀘地方事薛來衍量陞署都指揮僉事以都司僉書職銜管合江地方事奉聖旨是

議擢材勇以示激勸事自去歲奢賊發難臣督率
官兵且守且戰迄今已九閱月近日逆賊復借苗兵數
萬乘間衝突九司六縣相繼奔潰臣與疾馳赴叙府會
同總兵楊俊副使李仙品赫奕發兵剋期夾攻行至下
南道黎政王世仁分兵於瀘納南溪等處截賊出路連
日接戰尅捷斬獲頗多除塘報外其各將係欽依世職
俱當候事寧照例優叙獨有降人羈客與夫白衣報效
者雖皆酌量功次各與一劄而日久不爲上聞輒以爲

并死效力而徒虛文相寵也況元惡未除進剿伊邇正
鼓舞用命之日即未必能一一徧擢謹就在事久而效
力多者如降將羅乾象胡汝寧胡汝高生員鄒蔚然范
祖文胡肇虞先納款設計誤賊致令宵遁厥功不細
材官何正光劉養鯤張明遠武聲華陳于朝李忠袁可成郭思正夏光
裕孫世信周元儒何繼光朱可榮每陣衝鋒備嘗艱險
通吏劉養鯤指資結客贍智過人生員陳于朝熟知苗
情風夜匪懈內羅乾象應授參將胡汝寧胡汝高鄒蔚
然范祖文胡肇虞應各授遊擊何正光劉養鯤張明遠

糾參鄉紳搆逆有跡詭難隱昧謹據實直陳以祈聖斷事
題爲鄉紳搆逆有跡詭難隱昧謹據實直陳以祈聖斷
事臣惟世道清寧國恩浩蕩以重臣而發大難理所必
無即語諸三尺童子亦不肯信而不意蹤跡詭異有如
太僕寺少卿劉時俊所爲者臣言而不實祇得躁妄之
罪若知而不言則爲扶同爲欺蔽抱罪滋大敢備爲皇
上陳之去年九月十七日蜀有渝城之難時俊於一月
前寓居省會聞變之日在城鄉紳語按臣薛敷政曰此
事非時俊不可收拾宜加重銜捐金聽其出入速行二

司具一公移即日具題仍各造宅敦請渠乃肯任是時
臣待罪首藩獨倡議曰奢崇明果不知情可以撫定豈
有不畏朝廷之威靈不奉撫按之諭帖而獨斤斤聽一
鄉先生乎若其主謀即百劉官烏能止之且吾輩食祿
有年簪裾自在即不能殺賊取勝亦可罵賊而死何苦
傍人作活同官周著力主臣議而又有以爲當屈志全
城者臣不得已貽手書問之內云渝州變後音問未通
以情勢參之奢崇明定不知情止差求一司馬長卿而
不得耳翁臺念切維桑且爲宣撫夙所憚服儻肯發咫

尺之書明白曉諭其蔑不濟所謂一紙賢於十萬也懷
寶逃邦智者不爲萬一有事其能晏然乎次日時俊自
來謁臣謂此事不敢不任但當聽我所爲臣問云何時
俊曰此行但摯樊龍張彤仍往援遵重慶一節且弗說
起臣應之曰若此則不惟據蜀且欲圖燕乎遂色變而
別至十月初一日臣往謁按臣見干旌載道問之則時
俊行矣至十一日諜者云時俊至隆昌而復回矣按察
使林宰語臣曰適訪劉官云賊勢浩大城必不守俄而
有報臣者云南門諸生謂時俊暗藏奸細率衆掖之時

俊踉蹌而出未免受辱肩輿亦被擊碎又有自重慶逃
回吏書各役告臣云樊龍是日坐占衙門軍民投降請
票者萬餘人俞副揩下有劉鄉官僕持金幣書儀叩頭
稱賀次日樊龍回禮四十兩差一苗人送之出門問劉
官爲誰則云不知至十五日溫江縣典史鄭烓解奸細
三人到臣內有一人涸稱縣差闖城門而入臣審之乃
時俊家人從腰間挾出貽按臣手書一封真草相半內
云事勢已急宜操小艇星夜往敘府潛避可有數月之
安又代草一告示葉臣當發推官羅寬寬轉送按臣今

可取而覆閱也夫奢酋四路入犯叙當其三是時南溪之圍正急而時俊獨勸按臣行者蓋奢賊之意原欲徑取成都有成都何患無叙祇恨南溪知縣王碩輔死守故力攻耳而時俊不知何處籌咨遠得其機竅也今蒙皇上授以名卿委以贊畫爲國爲家仁何如烈而日正月荆夔募兵費已不貲督臣派信地於叙瀘至今四閱月杳無音耗差人訪之尚徘徊於重慶百里之外被髮纓冠恐不若是五月十六日川東道僉事戴君恩有揭到臣云秘事不便明言然事關宗社不敢隱匿謹將

原狀封呈臣拆視之乃樊龍一呈詞也內稱宣撫司援遵官目樊龍等爲姦官造端發難貽累事本司世代忠長毫無別念去年內被鄉官劉時俊差伊舅持密書到司啓內云北都圍困賀世賢李　作變事情動土官就此接兵展步步時撫主即遣漢把馬養吾餽金刀護滕等物徑到榮昌同監與師衆等遂蹈此局若有虛言天誅地滅爲此上稟臣反覆思之時俊自負人傑豈其病狂至此或狡賊謬以相陷亦未可知但以前之作用既如彼近日之聞見又如此臣身任疆場關係匪細有

閩必告職分宜然謹會同總督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合疏上請伏祈聖明勅下部院從公查勘庶真僞明而忠邪別矣

天啓二年五月十九日具題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院知道

道臣患病乞休疏
題爲道臣患病危篤乞賜放歸調理以遂生還事據四
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按察司副使兼參議管分守
川北道事周道直呈稱職向以勞瘁成病業蒙賜假調
理已荷深恩既因病勢沉重具詳請休恭候憲示但念
日來病入膏肓諸藥罔效一息奄奄與死爲鄰極知其
萬無生理且以病謝事印已久封多事之秋文移寢閣
必至耽誤罪死易贖懇乞急賜允放速令代署儻得一
息少延永圖銜報等因由詳奉批該道履任方新而控

詞迫切得無真有不得已之情耶仰布政司查議應否
慰留速報奉此又奉總督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
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張我續批據該道呈同前事奉批蜀難孔棘正藉
匡襄該道籌畫積勞不妨暫攝自愈胡爲乎復有此請
也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敦慰勉留視事此繳奉此隨
移按察司會留去後又奉本部院批據該道呈爲印信
事照得本道原以勞傷心血痰火壅發病勢沉重旦夕
莫保屢瀆前詳仰蒙憲諭諄切感激之私等於覆載無

奈自傷命厄醫藥罔效日漸危篤與死爲鄰奄奄待斃
獨謂印久塵封恐誤公事所宜代攝但查往例應咨送
本司議詳委署第值兵務旁午之秋驛站疲苦之日若
拘往例不無往返勞費夫馬且守巡地方原係一體二
道印務常相兼攝合將印卷吏書於四月十四日徑送
巡北道閱察政暫攝職不得已興疾就道雖因時勢從
權然未敢專擅請乞本部院批行本司移會該道查照
管理等因由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四
川監察御史張論批該道呈同前事蒙批該道曾兩以

恙請本院兩批慰留矣據詳業已交代起程布政司查
報蒙此該本司看得守北道副使周道直博大端凝器
度精明果毅才猷治郡卓有循聲籌兵倍多勞勩當茲
西蜀孔棘之日正惟北道共勤之時一旦遽疾懇辭荷
蒙批行慰挽乃本官再三陳請委係真情原非假托且
今業已謝事印卷吏書已交巡北道閱察交代攝又經
興疾起程似應俯從所請爲便伏乞本院具題准令本
官回籍調理俟病痊起用等因呈詳到臣卷查先據該
道呈詳前事已批該司查報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

督臣張我續按臣張論看得分守川北道副使周道直
規模博大蘊藉弘深治郡久著芳猷轉任更饒懋績當
逆酋圍省之日木官以帶攝巡下東道印務調兵措餉
拮据備至且路當孔道督發應援官兵晝夜靡寧正擬
事寧優叙而不意情勞成病迫求歸養屢經慰留竟不
可挽及輿疾境上猶捐俸一百兩助餉是其急公之念
雖去不忘而委頓真情亦應曲體既經該司查議前來
相應會題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議覆請准令周道直
回籍調理俟病痊起用遺下員缺照督臣疏議推補庶

賢才不致終棄而勞臣溥被勸酬矣天啓二年五月十
九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旨是

塘報克佛圖關

爲塘報克復險關逼攻渝城事據總理四川監軍道按
察司副使丘志充貴州監軍按察使楊述程報稱四川
總兵官杜文煥同職等領毛兵營官軍於四月二十二
日卯攻佛圖關二十三日又扣一陣幾入共鼓二十四
日黎明杜文煥率領親丁及毛兵營加銜參將楊克順
等兵直衝賊營石砫宣撫司領兵官秦明屏率本部兵
遶出賊後督兵五千出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勇徑前
撲殺一處賊衆大敗追入佛圖關下殺死三千餘人屍

積深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職與楊按
察使日在軍前親自督陣目覩血戰光景真摧枯拉朽
從渝城有變以來未有創賊之甚如今日者也此時佛
圖關上下一賊俱無二十五日卯督兵攻城有功員役
查明另報等因又據重慶府忠州判官陞河南新鄭縣
知縣胡平表呈報畢職於二郎關分布河南北兩路漢
土官兵連營已畢二十二日發部下衝鋒將士旗手領
兵徑取佛圖關二十三日督領石砫宣撫司女將秦良
玉領兵官秦明屏率各將官秦翼明秦可秦允成秦拱

明譚弘化馬邦興譚良佐等併力攻取斬獲賊功無數
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一鼓奪關賊兵大敗
追殺至城下俘斬甚多俟查明另報一二日內即可擒
斬逆賊恢復渝城矣各緣由飛報到職該職會同總督
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看得渝城原
係天險而樊龍等各賊連營於佛圖關上控據要路故
官兵久未能克且寅賊出沒瀘合崇明直犯敘南兩處
牽搜我師狡謀百出今四月二十四日總兵杜文煥等

督率官兵奮勇殺賊攻奪險關釜底遊魂旦夕可殄若
移得勝之師轉擊瀘敘勢將成於破竹功可奏於犂庭
矣除檄催道將上緊攻取期收萬全所獲功次查明另
報外理合塘報天啓二年五月十九日塘報兵部

塘報復江安縣

爲塘報賊情事四月二十九日據總兵楊愈懋塘報本
月十五六日據塘報官陳世佩等報稱探得奢寅統領
苗兵數萬再調納谿方山茜草等處劄營叛賊說要一
枝由水路進攻南溪一枝由合江應援樊龍張彤兒等
情到鎮於十九日點發標下官兵內丁五千餘名責委
署坐營吳民望中軍盧世卿都司李承芳遊擊顧達四
營千總守備等官雷鳴春張明達等及火器中軍馬繩
祖內丁千總楊柱等督發去後於本月二十五日辰時

據盧世卿報稱二十一日到南溪據塘報謝大言等報
稱探至江安縣地方聞得城內奢酋約有三四千人每
日五鼓造飯天明食畢擺列旗號吹打上鏡子山劄營
以張賊勢午後復回城內住宿河邊有船五六十隻內
裝米穀過晚留兵看守有十餘人打黃傘不時往來行
走等情稟報到職卽與吳民望等密議傳令各兵於二
十三日一更後吳民望等攻打西門張虎等攻打北門
四面攻圍賊從東門衝出湯廷耀王成功馬繩祖等奮
勇截殺馬茂張虎催兵殺到河邊都司李承芳千總劉

澄堵住要路各賊慌懼投入江內不計其數斬獲首級八百餘顆擊獲婦女八口奪獲賊船五十餘隻槍刀弩箭綿甲腦包絮被共二千餘件賊馬五匹等情到鎮又准監軍張鄉官手本移稱本月二十一日協同加銜副將羅乾象遊擊胡汝高何正光何繼光曹守爵都司周元儒守備席溥范鉞安如山等自叙府監督官兵五千員名同楊總鎮原發標兵內丁至二十三日五鼓直抵江安縣被賊將四門閉內用矢石交攻有羅副將胡遊擊統兵至東門城角奮勇登城持槍攻殺賊勢披靡大敗一掃盡殺斬獲首級七十九顆生擒六十名箭槍殺死六功奪獲贏一頭牛一隻槍刀標弩十件馬絮三領哪吒黃傘腦包各一件又江安知縣陳達道報稱守備陳一策千總陳勤吳應舟等斬功七顆生擒二十四名賊馬一匹銀粧鞍一副令旗二枝又南溪縣加銜遊擊張朝宸斬級二顆袖銃打死二功生擒四名合行塘報等情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參政王世仁呈稱四月二十一日奉督撫按三院行催督率官兵前往相機剿賊

於次日到南溪縣地方相離已被賊據江安縣三十餘里議同監軍張鄉官密調統兵官劉養鯤何正光羅乾象李承芳周元儒何繼光曹守爵吳民望雷鳴春王成功湯廷耀張虎盧世卿顧遠安如山周世昌丁槃滕伯倫王壯秋張明宸范鉞李福楊應海等官兵於二十二日夜三鼓密令各兵一齊前進是時江安各賊知風乘陴矢石交下我兵奮勇先登舉火爲號各兵遂從各門湧入城中居民喊聲震地助我軍威賊衆四面受敵一時潰敗除城外打沉船中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實共擒

斬僞參將梅受僞知縣白元杜等共七百六十六名顆所得婦人除該縣有人識認者卽與領去實解到十二口行令各親屬識認其無人認者變賣充餉所獲馬廳刀劍器械等項給賞各兵隨檄鄉兵加銜守備袁昌羅尚文率原募各兵防守賊兵各自回營再圖前進至次日據江安縣報稱賊發馬兵百人前來偵探見得橫屍遍地我兵方欲接鬬而彼放聲大哭飛馬遁去此一役也退復張之賊勢快積忿之人心自此乘機奮力或遂搗穴犂庭等因又據加銜副總兵薛來衍報稱督兵至

隆昌玉蟾寺遇賊對敵我兵奮勇死戰用銃砲打死賊得功六百餘顆賊始敗退我兵剳營隆昌以待進剿等情各報到職先是瀘州鄉官黎議張鍵被酋焚刼義激同仇職與總督廉知本宦朐富甲兵令其監督剿賊去後今據前因該職看得江安縣設居險隘爲賊出入要路乃我之所必守賊之所必爭者當酋攻陷之後知縣陳達道已經恢復不意賊糾隣苗仍復占據幸鎮道諸將悉心區畫俾將士用命一鼓破賊大憨授首軍聲已振知縣陳達道先已陷城見在查勘職於有司功罪

疏中責其立功自效奈何今又失守雖旋即收復烏得無罪除候勘明另題外理合塘報天啓二年五月十九日塘報兵部

塘報復慶高筠珙四縣爲塘報賊情事據總兵楊愈懋塘報本鎮統領官兵內丁於五月十三日申時行至馬蹄舖之前相去來佛渡十四五里聽得火砲亂響隨用減磨砲接應催兵前進賊已四散據署坐營加衔參將吳民望等稟稱奢賊約有七八萬衆馬兵不下數千將都司李承芳焦之桐周良才龔從勝圍住民望與湯廷耀等鼓舞官兵奮勇力戰李承芳併力夾攻火砲打傷不計其數賊見官兵驍勇收兵剳營山上標兵內丁一齊攻打將穿紅蟒衣蓋

皮甲騎騾騾馬者被楊愈志一箭射倒賊人落地旁有騎青馬一賊下馬將穿紅者扶上青馬官兵將後項復中一箭馳馬逃走衆兵向前將下青馬者殺死獲金鑲銀鞘長刀一把衣甲俱全衆賊潰亂官兵乘勝追殺斬獲賊首三十餘顆奪獲賊馬二十餘匹綿甲腦包器械一百餘件至十四日二更時分爺賊數人在於雞爪山叫罵楊兵兒子陝兵奋子我家萬歲爺不曾害着你們如何將我家三千歲殺了好好將頭幷金刀盔甲送來爭情除令各營官兵相機擒剿恢復各縣城池其斬獲

首級幷陣前重傷軍兵馬匹俟查明另報又據楊愈懋塘報十六日據領兵加銜都司焦之桐稟稱挑選精銳官兵幷原統家丁於十四日夜走慶符約有五更時分衆賊在於城外東嶽廟連劄一十三營我兵衆寡不敵先期火砲飢打衆賊潰逃谷兵阿前趕殺斬獲首級十百一十顆慶符城內賊人望風盡逃等情到鎮又據加銜副將范繼道下督兵守備冷正榮報稱統領衝鋒軍兵於十五日黎明渡河走入慶符縣內不見一賊隨據吳民望李承芳等報稱聞得奢崇明懼怕大兵徑棄慶

符率衆由長寧逃走卽撥官兵防守慶符再復各縣幷將斬獲首級查明另報外合先塘報又據楊愈懋報稱遊擊龔萬祿於十六日早攻取高縣奢賊盡行逃走龔遊擊在縣招安軍民具報間又據吳民望李承芳等稟稱連日在慶符招回鄉民男婦二千五百餘名口又據長寧縣逃回百姓稟稱奢崇明墜馬跌傷左脚將馬頭二人殺了與衆頭目言說錯起念頭不如早早收拾回去恐後頭追來不便各賊一半由長寧一半由筠連逃散七八千人矣等情到鎮卽行各官乘此破竹之勢奮

勇追赶本鎮統兵隨後以壯軍威直抵建武不敢坐失機會又接該鎮手書內云筠連珙縣俱已收復各等情又據叙瀘道副使李仙品報據加銜守備陳進忠稟稱蒙發恢復慶高等處進兵至來佛渡十二日辰時崇明

被傷兵弟探知兵回路約有萬餘從後趕殺斬獲首級七百餘顆奢貴統兵五千餘衆沿江殺來將馬湖建武二營圍繞加銜遊擊湯廷耀卽令龐廷爵等領兵救援追殺爵同哨官李龍斬壯級一顆胡富智啓等各斬壯級一顆賊退二十里督令把總楊正龍隔河用銃打死奢賊四人不能斬首等情又據統兵都司僉書李承芳報稱本月十二日賊來攻營出兵對敵箭射銃打血賊敗當有守備楊愈忠將奢崇明馬脇下一箭拋馬攻走照背心一箭被衆苗救去仍赶上前追殺斬壯級一顆紅旗千總蔣真割小功一個其銃箭打傷者不計其數賊退十里劄營等情各到職謹會同總督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看得逆酋乘間借兵攻陷建武長珙直出筠高興慶等縣官民望風奔潰酋卽擁衆連營於叙南

咫尺之間勢甚猖獗本職與疾至府會同鎮道發兵迎
敵連戰尅掃賊遂狼奔我兵乘勝追殺已復數城建武
亦不難恢復惟是知縣等官傅顗孫等不能嬰城固守
輒自潰奔業已拏發該道究處隨據道府議詳謂邊邑
久已破殘各官衆寡不敵姑令立功自贖俟事平另議
除行總兵督率將領嚴加偵探進取外理合塘報兵部
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塘

塘報殺敗援渝賊兵
爲塘報賊情事五月十三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徐
如珂塘報本月十一日據加銜守備鄔廷高接獲張彤
送出黃總兵家眷八名內婦人一口係黃總兵次妻又
該總妻弟二名口家人四名老醫生一名俱發越同知
審明發回原籍去訖十四日據石砫司統兵加銜叅將
陳思虞稟稱有都司周鎮原係援遼總兵周世祿之子
向被樊龍稽留城內至本日躍馬來降同行三人皆言
城中饑苦不過亦行越同知查明仍發陳思虞作爲鄉

導等因十六日又據兵巡下川東協理監軍道僉事戴
君恩呈報四月二十八日督陣千總楊文試於重慶千
斯門與賊對敵生擒僞守備梁友懷解赴總兵丘監軍
親驗又報稱五月初二日捉獲僞守備周順李仲賢馬
道等又報重慶攻圍多時叛賊抵殺甚勇本道用計密
差千總戴鎔戴昌祚等於五月初五日辰時拚命力戰
生擒弒官首惡黑蓬頭訖張彤聞之情願徑投本道等
情十七日又據總理四川監軍道副使丘志充塘報本
月十一日賊援兵二萬馬兵七八千去城五里高山下

營城中賊從通遠門傾營出兵向佛圖關衝突與援賊
呼叫相應射洪王知縣率領遵義兵秦副將率領本營
兵在佛圖關與賊大戰賊衆一時奔潰殺死一百餘名
賊奔入城閉門不出援賊一枝自眞武山一枝自南眞
坦大呼齊進西陽三司越同知兵未及交鋒有屯遊擊
統領西兵楊遊擊統領毛兵丁千總王千總統領家丁
盧大黎楚兵張憲副湖南兵徐憲副戴僉憲部下兵分
路截殺賊衆大敗各營殺賊七八百名帶傷者不計其
數賊退二十里下寨是日城中賊城外賊一時俱敗不

能相合除有功員役查明另報同日又據丘志充塘報
十一日有賊近千人在朝天門外挑戰本道家丁同戴
監軍家丁直前赶殺賊敗入城戴管戴鎔等擒獲僞守
備趙信劉誠王安於左臂獲印三顆職營紅旗守備丘
志純斬獲僞守備魏一中家丁丘福斬獲僞守備周彝
各於左臂獲印一顆先有重慶衛百戶湛斯裕陷在城
中本日亦隨出城供出各賊職銜姓名是實今將原印
二顆除解本部院外理合塘報等因到職謹會同總督
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看得渝城險
關已破樊賊計日可擒乃酋復擁衆應援我兵奮力齊
擊內外各賊俱敗雖隔江不能會合但未免分我兵力
除行鎮道將領倍加戒嚴一面拒堵援賊以防偷渡一
面攻城計取立限克捷外理合塘報天啓二年五月二
十一日塘報兵部

報克重慶疏

題爲仰仗天威堅城克復賊首就擒飛報捷音以紓聖
明西顧事天啓二年四月十二日據兵巡下川東協理
監軍道按察司僉事戴君恩呈稱樊龍堅據渝城所恃
者搶掠之穀米所待者奢寅之援兵今本城三面皆江
其出入要地止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城白通遠
門至南關連劄一十七營宿以精兵爲謀實深職於三
月二十八日會同兵巡上川東道副使徐如珂躬親督
陣率石砫宣撫司女將軍秦良玉及領兵官秦明屏等

官兵直逼二郎關忠州判官陞河南新鄭縣知縣胡平
良亦領兵到關秦良玉督兵與賊大戰官兵奮勇斬賊
千有餘級總理監軍副使丘志充統領參遊守備等官
兵俱到焚賊聞風退守佛圖關同日又據胡平表呈稱
三月二十八日戰首張彤與海千總百千總率賊兵二
萬二路迎敵秦良玉同秦明屏率兵追至龍洞槽二郎
關秦良玉下土兵斬獲壯苗功三百顆生擒一百一十
名獲馬六十匹秦明屏親斬與部兵斬獲壯苗功共二
百二十九顆生擒真賊七十二名獲馬五十匹甲職部

下官兵斬獲壯苗功一百三十五顆生擒十二名獲馬
騾共六匹各獲械甲無數張彤等奔守佛圖關又據秦
良玉秦明屏各呈報前功相同緣由到臣俱經批行總
理監軍道查驗去後五月初八日據總理監軍道副使
丘志充貴州監軍道按察使楊述程報稱四川總兵官
杜文煥同職等領毛兵營官兵於二十二日申時進攻
佛圖關賊率步兵一萬馬兵五百前來拒敵被砲打死
數多職率中軍官文定督陣加銜守備兵宗禹等直追至關斬獲真苗三顆至二十三日又攻打

陣幾入其壘而賊心膽已裂二十四日黎明杜文煥
統親丁及毛兵營加銜參將楊克順等兵直衝賊營秦
明屏率本部兵繞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戰杜文煥指
揮衆兵奮勇撲殺賊衆大敗追入佛圖關殺死三千餘
人屍積深溝兩崖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職與
楊按察使日在軍前親自督陣日覩血戰光景兵撞枯
拉朽從渝城有變以來未有創賊之甚如今日者也有
勞員役查明另報同日又據胡平表呈稱甲職於二郎
分布漢土官兵連營已畢即率秦良玉等攻關斬獲

甚多又據秦明屏呈報四月二十三日職自二郎關親
統石砫本營大兵直抵佛圖關前布列成陣賊自關上
衝下三次被兵殺退至二十四日秦翼明等官兵扣關
賊衆殺出官兵分頭接戰率生力軍從旁夾擊賊衆大
敗當陣斬功數百顆勝追入關賊墜崖谷死者數千
餘又據僉事戴君恩呈報職傳令各營於二十四日齊
攻佛圖關至期各官兵一齊奮勇於巳時奪關將賊營
寨焚賊兵盡奔入城又據總兵官杜文煥報稱統領漢
土官兵於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與賊交戰斬獲賊

首七十七顆內有一顆據生擒部賊梁孝驗認實係奢
酋僞授重慶府知府徐凱首級隨解總理監軍道驗明
又據邑梅長官司統兵加銜參將楊光斗呈稱二十四
日奉令會兵職督家丁李阿元等誘賊大戰衝殺入關
燒燬營寨擒斬苗賊六十二名顆又據故司領兵加銜
守備楊光恒呈報同日督兵攻關親斬賊級二顆部斬
十一顆又據湖廣大田千戶所功授指揮楊通權呈稱
率部兵與邑梅合營攻打佛圖等關親斬賊級一顆部
兵擒斬四十名顆職弟千戶應襲楊通堯親斬賊級二

顆生擒一名俱經解驗給票又據僉事戴君恩呈稱先
是本道審選親信入城詐誘賊黨於四月二十六日獲
僞指揮梁友懷五月初二日誘獲僞守備周順李仲賢
馬道初五日獲僞總兵黑蓬頭幷蓬頭親弟僞指揮成
功及各酋兒等各留投本道發高縣監候又據本官
呈報千總戴昌祚等率兵擒獲賊首僞參政王光宗據
逃出生員沈崇機供稱光宗係樊張心腹主謀僞造曆
日僭稱帝號督餉領兵兒惡不在黜目之下合行呈報
又據本官呈稱指揮任調元襲之霍等領兵併力殺賊
收走追赶至大石窩斬獲大將一名佩帶銀刀身穿繡
甲掩心欲內搜獲僞璽敕書一道內有職銜姓名係總
兵丁崇理幷獲黑蓬頭報功奏啓一道應合呈報等因
又據副使丘志充塘報五月十一日有賊千人在朝天
門外挑戰本道同協理監軍各道發兵赶殺戴錄等擒
獲僞守備趙信劉誠王安於左臂獲印二顆加銜守備
丘志純斬獲僞守備魏　忠家丁丘福斬獲僞守備周
焚各於左臂獲印一顆先有重慶衛百戶湛斯裕陷在
城中本日亦隨出城供出各賊職銜姓名是實合行呈

報等因又據本官塘報五月十一日奢賊援兵二萬馬兵七八千去城五里高山下營城中焚賊亦從通達門傾營出兵向佛圖關衝突與援賊呼叫相應射洪知縣王新民率遵義兵秦明屏領本營土兵在佛圖關與賊大戰殺死一百餘賊敗潰入城奢酋援賊一枝自眞武山一枝由南眞坪大呼齊進平邑石耶酉陽等司土兵并同知越其杰兵遊擊屈通領西兵楊克順領毛兵并協理監軍參政盧瑛田副使張孝徐如珂僉事戴君恩各部兵分路截殺賊衆大敗各營殺賊俟查明另報又

據本官塘報援兵連劄七營欲從黃葛渡捨船入城十四日被鎮道官兵四面攻殺收走官兵直攻老寨一時七營俱潰斬首二千餘顆遺棄器械無數又僞勅數通僞印數顆各營查明另解殘賊尚在四十里團聚仍發兵赶殺等情又據湖廣分巡武昌道督兵副使張孝塘報五月十四日進攻賊營各監軍各道議將官兵分為三路於十四日進攻賊中軍加銜守備王拱樞報賊援兵在賊以馬兵在前步軍在後分頭來攻內有賊首張紅旗大書欽差提衡文武鎮東招討司節度使周即僞都司鐵矢坎屯劄營樞誘賊上山伏銃打死三十餘賊追上大營樞將周鼎射中一箭人馬落崖止獲黃傘二把又指揮顧紹勳親斬賊黨生員僞守備牟特首級

一顆千總龐宗孟崔一植加銜指揮鄭國瑞千戶張國象武士秦貴等共擒斬苗功五十一顆追四十里而還又據丘志充楊述程盧瑛田張孝徐如珂戴君恩塘報奢賊援兵二萬馬兵七千十四日被官兵殺敗斬首落水不計其數尚有殘賊數千聞聚白節驛本夜發兵赶殺又斬首千餘級餘皆四散竄伏前有江隔不能得渡俱被江津縣鄉兵捕殺無遺又據總兵官杜文煥塘報五月初八日聞奢寅遣僞都司周鼎等統賊兵來援重慶隨與監軍各道發兵拒剿賊去城南隔江五里高山下營向城中擊鼓吶喊樊賊領兵出通達臨江南紀三門向佛圖關衝突與官兵大戰殺賊百人敗奔入城援賊因我兵拒堵不能渡江至十二日官兵分路截殺賊衆大敗斬首七八百級帶傷無數當與總理兵副使并監軍各道議將官兵分為三路於十四日進攻賊營各賊以馬兵在前步軍在後分頭來攻內有賊首張紅旗大書欽差提衡文武鎮東招討司節度使周即僞都司周鼎也一張大紅紗傘即奢軍羅世選執旗指揮三營俱進官兵隨路追傘者七八人羅世選也其餘張黃蔔二把又指揮顧紹勳親斬賊黨生員僞守備牟特首級

擊賊不能進遂歸本柵拒守有管火器加銜守備黃意
士等連放滅鼻大砲數十打開本柵三路官兵併力衝
入焚燒賊營房各賊四出奔走官軍追殺三十餘里周
羅重傷墜馬被賊拉去跌崖投河死者不可勝計家兵
生擒偽將一級佩刀銀鋺偽劄各營共斬偽都羅世
選等及真苗二千餘級奪回被擄男婦子女六百餘名
口紅黃藍傘六把旗幟三十餘面長鎗大銃弓弩衣甲
等項二千餘件偽印七顆偽劄諭帖空劄三十餘紙收
兵回營等情又據監軍參政盧瑛田呈稱千總牟海龍

等在南城鋪堵截奢酋救兵交鋒共斬獲賊級四十三
顆當解丘副使驗明又據本官呈報百總黃良碧等共
斬真苗首級三顆部兵賈得勝等擒獲生苗陳友等六
名解道審明轉報梟斬訖又牟海龍親斬苗級二顆獲
偽參將羅高劄付一張百總徐國臣等共斬苗級十二
顆又據標下領義兵營守備加銜遊擊秦衍祚報稱與
加銜守備程君恩率兵於十四日與援賊交鋒追至烏
壩沱大戰程君恩生擒偽都司蕭成奪獲本賊犀帶一
束偽諭一紙已交監軍道楊按察使收貯又據監軍僉

州府同知越其杰呈稱逆賊出援重慶職發遵義加銜
守備袁鏊郭尚榮等領兵往禦於本月十四日遇賊交
鋒官兵奮勇殺賊敗追五十里十五日袁鏊伏兵突發
賊自懸崖潰墜崖赴水死者千餘斬獲苗功六十一顆又
指揮樊士華當陣擒獲偽守備李齊民偽遊擊周鼎帶去
一萬三千來救重慶在陣被獲等因各緣由到臣會同
塘報訖六月初七日據四川總理監軍道副使丘志充
協理監軍道副使徐如珂僉事戴君恩貴州威清兵備
奉古總督標下協理監軍道按察使楊述程湖廣協理

監軍道參政盧瑛田副使張孝塘報遵奉本院并總督
部院憲檄將贊畫并道府各官招募兵士悉歸四川總
兵杜文煥湖廣總兵薛來衛統領分布攻打九門仰承
秘授方畧用間招誘先有賊授偽參政王光宗偽總兵
傳文進黑蓬頭成受等先後誘致投降又有守備孔大
成原與張彤先年在劉總兵部下同事相識於二十四
日行令入城招誘期以保全鄉紳士民各賊猶然鶩驁
不出職等遂督官兵晝夜併力攻打賊勢不支於二十
七日張彤石永高送子張國用及偽署巴縣知縣徐應

舉出降樊龍父子衝圍而走官兵截殺當時擒獲張彤石永高見樊賊被擒復奔城內堅壁抗敵職等又復鼓舞三軍奮勇攻戰於二十八日三更一齊登城喊殺震天城門大闢將張彤并賊黨砍殺殆盡石永高并僞授督餉道胡文榮就擒看得逆賊據城僭號屢抗王師官兵攻圍久未得下皆緣我兵渙散賊黨衆多如張彤石永高樊友成張國用萬寶等則抖搜矯健臨陣輒敢當先傳文進徐應舉王光宗胡文榮等則亡命奸民設謀更爲兇狡今賊黨既已後先擒獲而我兵又復號令森嚴夫是以天險之堅城爲賊占據者將幾一載而殫指間即收復之此寔仰藉朝廷之神威眞爲宗社之大慶也等因又據總兵杜文煥薛來亂各報相同緣由到臣臣查得郧陽撫臣陝西撫臣先奉有協剿之旨而楚省撫臣近領有討賊之勅且陝撫遣原任固原東路遊擊祁繼祖率兵丁防守銅羅峽西安後衛指揮周宇善領標兵堵截瀘納之間楚撫遣副使張孝提湖南殺手親屬戍行郧撫移鎮荆州與原題總理監軍道參政劉澤深朝夕商確機宜詰兵振旅則諸臣悉同舟共濟之人

兵渡河血戰崇明負傷敗遁失陷一時恢復一面催促總兵杜文煥并監軍各道剋期攻渝自秦明屏率兵首據二郎關而杜文煥與監軍丘志克楊述程徐如珂戴君恩河南將官楊克順各領延兵毛兵直抵佛圖垻據險要湖廣監軍盧瑛田張孝總兵薛來亂統領參政劉澤深之兵亦一時鱗集僇力攻取而又殺敗賊援賊始無固志奈何各奸民有暗賣火藥米鹽與賊內外交通屢屢擒斬閔不畏死甚至贊畫兵船亦販賣交通而監軍莫之能禁尤其異者幸督臣移鎮合陽指示方畧一

切交通嚴爲杜絶按臣張論飛檄嚴催又捐銀千兩懸賞鼓舞遂令軍聲大震首惡就擒餘黨悉斬恢復巖城有如破竹雖則鎮道協力同心寔皆仰仗皇上神武遠昭廟堂訏謨石畫之所致也臣將拜疏據兵巡下川南道參政王世仁呈據合江縣知縣周夢可報稱首惡周鼎被加銜指揮詹君泰等擒獲解道轉解到臣審實監候以備獻俘除渝城節次功級俟查明報部有功員役另行具疏題敘外合先馳報以慰聖懷爲此具本謹具題知天啓二年六月初九日具題奉聖旨兵部知道

查黎不省有司疏

題爲查黎不省有司以肅吏治事臣惟元元之命寄於司牧得人則如在襁褓不得則如就水火況蜀當兵燹之後一望丘墟四野之烽燧未消中澤之哀鳴正苦所墮各有司休養撫輯立何如加意而乃復有吹齏惟膏殘民以逞者三尺詎何其忍隱蔽據司道開報黎以臣之聞見得其不省者三人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據實爲皇上陳之訪得汶川縣知縣林大佑才本猥瑣性復乖張徒知攫利充囊不顧以官爲市一前任羅知縣將未奉道案糧銀預借軍兵本官寃其擅動止接印信不收庫册勒受銀五百兩始放行者通縣人鄙笑之可證也一本縣所屬地方出産大木本官遇商人投縣報名每名索銀六兩一票共六十餘兩商人淡濱常思貴等可證也一本官每遇商人編筏下河摘差腹快師言等前來清油沱盤阻每商抽取杉板三副每副賣銀一兩七八錢計一千餘副共賣一千八百餘兩入已各商共清油沱居民皆可證也一本官未遇清明預行發票於猶溪古溪黃家村等處行取茅茶一千斤毫

不給價以致各鄉婦女剜心啼號差快高從啓等可證
也一本官差人於上下白水寺村産椒處所逐門取椒
二斤不下萬斤毫不給價快手董策可證也一本官得
受寒水太平二驛馬戶二十餘名銀一百餘兩入已稱
驛苦寒捏文申請加增濫費官錢馬二高尚學等可證
也一本官聽信群小狐鼠公行每陞堂聽心腹何小吏
在堂棄僉一應投詞俱小吏叫名分付從中撥置賄賂
公私闔縣切齒可證也此一臣者邑小而願則奢才劣
而行多蚋蠅頭必取蠻腹難塡所當照貧例革職爲民

者也又訪得鄆縣知縣林必成素多疵行好獵虛聲聞
警止解奔逸馭下全無檢束一本官編派錢糧出額數
千金積書譠加啓進衙把持本官用銀五十兩給加啓
買和閻縣皆知王三思等可證也一徵收錢糧每縱親
子出外臨櫃抽去數封或三五兩或十餘兩忍氣賠償
各收頭可證也一鄉民王天爵姦通黑繼成幼女甫嫁
即青女翁告發本官得受天爵銀一百兩即與曲處結
案黑繼成可證也一本官遣子還鄉伊子入省嫖娼將
行囊費盡本官差人行提樂戶勒令倍數賠償通省笑

罵可證也一本官信任黃主簿外結霸學生員姚贊化
覃惟斗出入過付小民不堪魚肉又信任被訪積棍孫
濟李漢二人入衙關說通縣無不欲寢皮食肉有三知
縣四强盜之謠縣民周昌宏等可證也一將生員沈猶
龍因錢糧相激責治收監致闔學擁集縣門面數不法
穢狀欲赴省告理本官無奈輸銀三百兩送學求和邑
民張鳳棲可證也一去年十一月初賊未到縣本官聞
省城圍急即挈家棄城逃至大安寺地方委棄倉庫初
五日賊到焚劫一空闔縣共恨可證也一十月終松兵

過縣索餉本官全不給處諭令往各鄉自取以致各兵
任意搶擄四鄉男女罹害獨苦士民嚴子儀等可證也
一倉穀盡被賊焚事寧僞報無恙嚴刑濫罰大戶張拱
辰馮東江葉林陳詢羅變等數十人稻穀或五六十石
或一二百石每石折銀六錢入已張拱辰夾兩夾棍誣
以竊倉穀罰穀一百石另追罪銀十兩本人痛寃其他
如夫婦不和亦藉名還倉罰穀不等俱可證也一衙宇
城門俱燬虛報無恙街民曹六國被讎妄誣降賊本官
遂將六國房屋拆毀修縣六國苦訴止免卧房一層仍

罰栢樹百根抵換本人可證也一指修灌縣欄干堰起
鄉夫六百名每名各派使水戶銀三錢五分入官奢賊
到省堰竟未修銀皆入已一切分造綿甲腦包俱派里
甲毫不給價各里併使水花戶可證也一縣民趙洋被
擄投隙事寧歸里邑人殺之本官倡令盡誅闔族數十
家田地家資沒官見今衙役橫據趙產收割菜麥其田
共值千金餘不知作何處分孫濟等可證也此一臣者
因才爲累每事招尤縱子宿娼義方之訓何在取民無
厭繭絲之怨難堪所當照不謹例冠帶閑住者也又訪

督蜀疏直

得江津縣知縣周禮嘉初任頗著才名聞警亦能防禦
厥後解終遂滋多口一本官到任時遇天旱每米一石
值銀一兩止給價四錢每日票取各行貨物十不支一
萬應世證一徵收四十七年錢糧三萬五千兩縱收頭
私用大等科收每兩外加二錢拆剩銀五千餘兩入庫
本官旋即收入萬瑜等證一酷刑打死良民楊時友劉
四兒夏邦曉等二十餘命刑房卷証一僧官因朝賀來
遲罰穀二百石折銀六十兩起益證一本官親兄回籍
沿江刷船每隻貼銀四兩共貼銀一百餘兩入已陳應

辰證此一臣者初則嬰城固守後以力屈而陷情若可
原但大節既已瞻閑物議忽爾騰播似難覩顏居於民
上所當降調以示罰使者也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訪
如果臣言不謬將林大佑革職爲民林必成冠帶閑住
用禮部隆調遺下員缺即行銓補勒限前來任事庶貪

墨知儆而黎獨有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二年
六月十五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將林大
佑貪爲民林必成不謹閑住周禮嘉不及降三級調用
奉聖旨是

塘報搖降僞飾度周鼎等

爲塘報賊情事據兵巡下川南道參政王世仁塘報據納谿知縣李景融報稱奢賊僞將秦國俸久約歸降今見奢寅發兵前來十分告急本道發兵接應秦國俸同名下兵三十人馬七匹渡江而來合行塘報又據李景融并劉養鯤等各稟稱秦國俸累蒙本院諭降因接家眷未至尚爾猶豫今見事泄渡江投降俸有三子被寅誅其二子止帶一子渡江同住營中商議進兵等情又據王世仁塘報瀘州既取之後茜草一帶營房甚多長路胡道行鄭世臣一路趙龍關寵一路趙志上宋純武

可數里我兵不知其中虛實亦自疑懼本道計令官兵偷渡放火將賊連珠二老營一齊燒燬賊衆奔潰自相踐踏死者不計火焰半日不絕違近歡聲動地等情又據王世仁塘報本道於六月十二日至瀘州到任隨據納谿縣稟稱奉道轉奉軍門嚴令擇本月初十日寅時進剿惟時卑職同叅軍劉養鯤督本縣加銜守備趙龍關寵等領兵暗渡到縣望見賊營烟火不絕疑有防備不意賊覺當夜懼逆遂令衆兵尾之追殺頗多俟驗明另報等因隨據劉養鯤何正光何繼光胡縵胡肇虞塘

報職等以四百騎屯於江北趙壩與納谿一帶二萬餘賊對壘人心疑畏納谿賊營僞授兵部郎中永寧生員閔侍孔與職等書云我本王臣陷於賊內聞君高義願効愚忠職等復書多方獎誘又暗約賊營僞都司雷應龍爲內應仍計設疑兵并令夜刼賊寨使賊不寧賊與閔雷計議欲走茜草合營閔雷言走外不如走回永寧又明言十一日官兵五路夾攻賊即於初十日半夜兩路遁走職等先夜分布把關伏隘一路胡縵胡肇虞一路胡道行鄭世臣一路趙龍關寵一路趙志上宋純武

各督兵截殺去後於天明時職等各帶精兵直搗賊營閔雷二將帶兵五百同妻子屯於三江壩中候職兵回時投見渡河同劄趙壩共計搗巢之策爲照逆苗用閔侍孔爲軍師以雷應龍爲都閫今使義來歸使賊潰敗雖使本院指授方畧亦宜重賞以鼓人心職等在趙壩前後招降苗地兵民數約五千是日各路擒斬僞都司黃勝杜仲芳等三人并三大頭目及賊首通共一百八十四名顆追賊投水死者不計其數俘獲婦女四十五口奪獲賊馬七匹牛七隻盔甲三付皮甲一領綿甲腦

包五件長刀十四把鑽刀三十把劒刀一把弩二張銃
四門鎗三十八杆黃傘一把絮被三床合行塘報等因
又據江安知縣陳達道申奉本院憲牌仰縣督率部衆
追剿逆賊招降黨羽仍暗抄底蓬先滅弟酋等因該里
職各兵直搗底蓬斬賊級二顆并斥計搶獲僞鎮邊都
司周之才僞指揮李方抹賽李朝陽解赴本院正法其
弟酋夜奔永鎮司濫壩而從叛之民尚爲彼羽翼於是
晝夜遣細作密至首營傳諭各民禍福致從弟酋爲戎
首者如生員李占先等及叛民姚應期等二千餘人戶

督蜀疏草

連夜扶携到縣弟酋見衆星散隨即拽歸不知何止底
蓬一帶幸仗清寧等情又據合江縣知縣周夢可申稱
五月二十三日據加銜守備杜楊舉加銜指揮羅化龍
詹君泰詹應祿及本縣主簿王纘泰典史黃漢清各報
稱南賊首惡節度使周鼎羅尚榮等統賊三千有奇由
江津釀過本縣官坎堡燕子崖赶散居民占房劄宿職
等督兵四路截殺共計生擒賊首潘啓翔等八十餘名
斬僞參將阿成千總劉盛等一百五十餘級俘獲婦女
三口馬騾十五匹軍器刀弩等項又詹應祿於大四口

督蜀疏草　卷之二　五

連夜扶携到縣弟酋見衆星散隨即拽歸不知何止底
蓬一帶幸仗清寧等情又據合江縣知縣周夢可申稱
五月二十三日據加銜守備杜楊舉加銜指揮羅化龍
詹君泰詹應祿及本縣主簿王纘泰典史黃漢清各報
稱南賊首惡節度使周鼎羅尚榮等統賊三千有奇由
江津釀過本縣官坎堡燕子崖赶散居民占房劄宿職
等督兵四路截殺共計生擒賊首潘啓翔等八十餘名
斬僞參將阿成千總劉盛等一百五十餘級俘獲婦女
三口馬騾十五匹軍器刀弩等項又詹應祿於大四口

督蜀疏草　卷之二　六

不得應援因發兵强半攻復仁懷隨據加銜守備劉傑
報稱本月初六日恢復仁懷城池僞授都御史袁昇龍
跳城奔逃斬獲三級生擒僞總兵郭鼎鉉并僞千總王
榮張友惟乞發兵應援并護解生死功級等情到職竊
照郭鼎鉉係仁懷生員爲首謀主諸酋首俱願投降獨
鼎鉉堅執不肯今既就擒殊可痛快初八日夜分朱一
龍朱朝爵袁皐袁鼎等生擒獲袁昇龍在營仁懷大勢
已定又據在江知縣周夢可報稱初六日復城納降知
縣李景融報稱初十日復成敷日之內四城相繼克復

嗣是進兵搗巢勢如破竹等因又據合江納谿二縣稟報相同又據監軍推官郭象儀報稱奉令前往瀘陽賊在江岸揚兵數千於初九日未明時銃砲喧天喊聲震地見賊首一人整衆千餘坐船五十餘隻渡江來攻岸上陳兵亦不下數十里職會同張鄉官分發將官譚正通李繙徐永武冉世烘譚大孝各督兵迎敵用銃箭打沉賊船一隻賊俱溺死又傷死落水數十人賊不能近岸俱順流下回營拏獲奸細二名審供五日前賊有二萬餘人今已調回永寧止留得一萬防守候官兵到

方盡發來是夜遣人舉火燒賊水營會賊營火藥燒起延燒山營一時烈焰冲天賊衆不知所爲東西亂走天明見歸降百姓浮水滿江皆是而賊已宵遁矣各營收回男婦不下數百等情又據本官塘報茜草二十餘營俱以火攻燒走隨即遣發叅將譚大孝指揮徐永武幷冉世烘譚正修正通等各領兵前去追殺譚大孝等赶至十五里地名象鼻子又二十里桔子坎桃子壩先後斬級五十七顆活拏男子一百零八名婦女三十九口營內搜獲納谿巡檢司印信一顆僞勅劄付等項一封

追賊奔丟皮甲腦包共三十件馬絮一百三十九領刀槍一百六十八件將軍百子鳥銃共三十門鉛彈火藥數十斤合行塘報等因到職該職會同總督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看得逆賊之久肆瀘納地方也彼知官兵尚稽渝城未易齊集故敢東衝西突援我邊圉及來福渡一戰崇明身負重傷餘黨披靡竄去周鼎援渝兵敗又復被擒渝城既下樊龍張彤等盡被擒斬於是茜草等處之賊莫不聞風膽落官兵所向

賊即潰奔若秦國俸久聽招降特內顧妻子是以遲遲今國俸已傾心來降爲我効力閔侍孔乃永寧士子始則甘心助逆今既與雷應龍悔禍歸降姑待以不死用示招徠仍令殺賊有功一體敘錄至於郭鼎鉉與先獲之周鼎皆以青衿爲首謀主委以心腹重任授以節度總兵造孽彌天擢髮難罄觀周鼎與何若海告天誓文尤令人髮指袁昇龍自謂負嵎之虎人莫敢攖今一併就擒殆天厭其惡而使之入網首之心腹羽翼從此漸除我兵掃穴犁庭勢亦無難矣除取解郭鼎鉉袁昇龍

同周鼎監候獻俘所報功次批行該道覆查有功員役
事平另敘外合先塘報天啓二年六月十八日塘報兵
部

報擒獲巨惡疏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臣朱燮元謹題爲恭報擒獲有名巨惡併收降黨羽
以示招徠事六月二十五日據敘馬瀘兵備道副使李
仙品塘報據永寧衛舉人胡縉加銜都司僉書胡綬督
陣加銜守備王梁塘報本月二十日亥時朱武張令差
何法至營報稱已於本月二十日辰時引兵至中等關
口擒獲僞丞相何若海併僞相印一顆又擒假何若海
係遊擊王二當委叅謀生員鄧宗孔指揮羅鳴徐陞階
等至宋武營中　認實回報仍令徃彼引宋武張令解何
若海等至營審實即委守備胡緯指揮周應舉并鄧宗
孔移會劉養鯤　同差官起解伏乞研審正律以洩神人
之憤目今賊酋將相體解苗漢心灰幸即頒餉犒士催
發進剿有功員役速賜旌賞且隨降兵卒一萬既隸尺
籍便遵法紀乞賜給糧鼓舞用爲前驅等情到道合行
塘報等因據此又據將官劉養鯤塘報六月二十一日

午時據舉人胡纘報稱奢賊僞大將軍宋武井苗將張令張三重等三十餘人奉職等秘計擒僞相國軍師何若海適來合營就於食時張令從坐上先擒若海若海兵舉起宋武即呼本部兵衝殺若海兵死者千餘人餘解中途職等即差何正光等前去護解若海罵詈不屈屢向宋武求放不應及至渡河又差何繼光井燕瑞鳳督渡到職若海自敘貧寒久客京師以詩字篆刻糊口歸苗受奢氏解衣推食之恩國士之報豈忍忘之惟一死而已言訖淚下井言丞相印係水西烏蒙烏撒東川

四裔府共鑄授之約於七月初二日同舉惟鎮雄不與職等領兵七百餘名用計招降計散賊黨苗地來投者已四萬餘衆投而未至者尚多酉膽俱喪成擒可計日而待等因案查先據分巡下川南道叅政王世仁報稱奢賊僞將秦國傸陳大臣帶兵三十人馬七匹渡江來降又據劉養鯤等報稱奢賊僞授兵部郎中閔侍孔僞都司雷應龍帶兵五百名各仗義來降使賊潰敗幷招降苗地兵民五千有餘各路擒斬僞都司黃勝等一百八十四名顆追賊投水死者不計其數俘獲婦女四十

五口奪獲馬牛盔甲器械甚多又據江安縣知縣陳達道報稱奉令暗抄底蓬斬賊級二顆幷計擒僞都司周之才僞指揮李方抹賽李朝陽解赴本院正法招降二千餘人賊首弟酉違遁底蓬一帶地方清寧又據合江縣知縣周夢可報稱加銜指揮詹君泰等擒獲首惡僞節度招討周鼎幷擒賊首潘啓翔等八十餘名斬僞叅將阿成等一百五十餘級又詹應祿殺賊數十陣前殺傷難解七十四人與生擒各賊俱奉令梟示幷奪獲被擄婦女馬贏器械等項又據瀘州知州馮會檜報稱分

兵恢復仁懷縣擒獲僞都御史袁昇龍僞總兵郭鼎鉉斬賊級三顆瀘州納谿合江仁懷四城相繼克復等因又據推官郭象儀報稱督兵至瀘州將茜草等處賊二千餘營俱以火攻燒走隨遣兵追殺二十里斬級五十七顆活拿男子一百零八名婦女三十九口營內掠獲納谿巡檢司印信一顆僞勅劄付等項幷獲盔甲器械等因隨據叅政王世仁將周鼎轉解到臣面審是實解發按察司監候一面行道取解郭鼎鉉袁昇龍以備獻俘已經備由塘報閣部院科訖今據叅政王世仁呈稱

袁昇龍已解下川東道止將郭鼎鉉并擒獲僞都督廖盛解臣審實監候又據胡纘劉養鯤等擒解何若海到臣面審若海供係遵義府舊民先年潛入北京以賣篆刻爲生後見東事孔亟屢赴各衙門係陳不用遂乘催調之差前往蘭州投入崇明父子條上三策誅圖大事逆賊從其下策遂據重慶圖省城只是士兵無紀律致有今日既不能忠天朝又不能忠大梁成得甚人只有一死而已夫何恨哉等語又稱寅父子的於七月初二日祭旗開刀領兵復出寅與水西烏撒等府共鑄銀印

督蜀疏草

授若海提調五軍都督統領御營兵馬大元帥攝行相事經國大將軍何及驗解到銀僞印一顆上刻瑞應元年春王正月吉旦篆文丞相之印又宋武自獻原領僞勑一道錫鑄僞印一顆篆文大將軍印隨據宋武張令張三重何法投見乞哀悔罪情願竭力報効擒酋獻功臣見其情詞懇切且擒獻若海厥功匪細應照賞格先動帑銀二千兩給宋武等領充軍需并給花紅獎賞仍各劄授名色副總叅將遊守等官令各統領原兵殺賊立功以示鼓舞招徠外該臣會同總督川湖雲貴等處

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看得何若海以逋誅惡裔突搆逆謀自稱星宿忿涉世之多違願比黃巢忿殺人以自快始乘催兵入蘭即以密計唆動逆賊憸毒交遍於西川遂使敗歸巢復以假言挑動各司兵火株連於三省狂悖無天無日殺人盈野盈城檮杌窮奇世所罕見茲仰仗皇上威武一旦就擒酋膽既寒公憤咸快即其誓告逆語萬磔猶有餘辜若周鼎郭鼎鉉皆以內地青衿爲酋軍師委以腹心重寄僞授招討總兵惡極罪盈成擒殆天厭兇殘使之入網至於宋武張令張三重何法泰國倖陳大臣閔侍孔雷應龍范寵畢應台等或爲酋總兵驍將或號彼偏裨智囊俱能悔悟俛首乞降宜開一面姑與維新仍量給名色將領劄付用鼓招徠令其奮力殺賊用計擒酋若能建立奇功從優敘錄再照逆酋所恃者若海與周袁郭廖等輩今俱就擒手足已剪授首之期涼亦不遠矣除將僞印僞勑并何若海周鼎郭鼎鉉廖盛移解督臣聽候獻俘有功員役通候事

平優敘及催促各路將領等官剋期進剿外爲此具本
謹題請旨天啓二年七月初四日具題奉

會勘催兵科道疏

題爲兩臣奉命催兵奢酋乘隙起釁敬陳兵變顛末仰
祈聖明垂鑒事准兵部咨該兵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
明時舉等奏前事奉聖旨明時舉等奉命募兵反致擾
亂有無激變情由着該部院參看來說欽此該本部會
同都察院議照四川之變憸毒異常諸臣章奏有謂奢
酋父子素懷異志者有謂糧餉不繼一時激成者又道
路紛紛稱啓釁有因者此皆得之耳聞未經目擊且一
時同事諸臣俱膏賊及安能起死者於九京而問之共

中有無激變情由事在彼中難以遥度合行四川撫按
嚴加查勘徑自具奏定奪等因題奉聖旨蜀變多因調
募起釁明時舉等着該省撫按官嚴行查勘具奏不得
容隱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張論查得科臣明時舉道臣李達誼激遼事身請催兵
入蜀之日意氣甚鋭一片熱腸人所共諒前撫臣徐可
求蒞任未幾促之東下黽勉共事分所宜然不意逆酋
久蓄異謀突發大難觀其慘殺之日即有僞號告示張
掛四城而永寧遵義俱於數日內前後交發則知二臣

實未嘗激也惟是勇於任事而乏長慮却顧之謀意於
踐言而少讓咨參酌之雅變出異常衆皆歸咎臣等採
據輿論其失有三從來用土兵必用官兵監制二臣獨
持議不用漢兵一人不知渾河之戰秦邦屏雖妹嫁石
砫實忠州人久在省城練兵又有戰將加周敬吉郭超
龍等督之故皆肯效死非盡土兵之力也乃衆口力爭
而固執不已故白建昌建武應募而出者則卻之使返
逆賊崇明止發四千又必欲迫之盈萬開門揖盜禍所
從來其失一也蜀中自來徵調例無安家二臣忽倡一

兵二十兩之議益因敗衂之後人情恇怯非啗以厚利
不肯勇往其意甚善然亦當度蜀之力量能辦與否及
部檄減定十七兩計兵三萬需餉五十四萬雖有發帑
之旨譬之畫餅人不肯信乃欲以一月內盡皆應手以
致撥那捐借處處懸罄逆酋覘知空虛其謀益決公家
未受其益而桑梓先罹其害其失二也逆賊所與謀議
多係內地之人二臣曾遣材官赴永寧催促其不軌光
景諒已萌芽即渝城一隅大羊叢集肆彼野心豈知國
法自宜蚤爲體察以防意外乃明不炳於幾先身獨脫

於虎口何以謝死者於地下其失三也至於僞扮撫臣
之肘鎖揚言土字之刺面皆搆賊奸人造成套局以混
聽聞與二臣實不相涉大抵慷慨任事之人多少雍容
集思之度不幸而身與變會遂滋多口顧其身爲皇上
耳目之臣目擊東方貴決之勢苟利社稷惟力是視意

院知道

優恤殉難諸臣疏
題爲備述文武殉難諸臣仰祈優恤以慰忠魂事逆苗之敢於造難皆因倉卒無備才勇之士有技莫施故一時披靡相率奔逃而其間抗節仗義視死若飴者亦復不少如與文知縣張振德之一家盛服赴火自焚南溪知縣王碩輔之城陷自盡被賊支解桐梓知縣洪維翰之宜不受辱甘心隕首灌縣知縣左重之提兵血戰身膏原野已經前疏題明尚有死事文武幷鄉紳舉監等項及今事定各道府始陸續報到謹將各殉難之狀據

實爲皇上陳之當逆賊發難渝城長驅入省臣發成都前衛指揮瞿英同鎮西所百戶袁中繡材官雷安庶領兵於龍泉山外禦賊各官以衆寡不敵血戰一日俱殁於陣成都後衛指揮韓應泰督兵援省遇賊於草堂寺對敵而死小河所鎮撫都聯芳於省城西門出戰中標身死茂州衛百戶張羽百總邊一禮各領兵援省至郫縣與賊戰死郫縣訓導趙愷於本縣西門外禦賊而死材官楊應評於瀘州小市廂與賊戰死成都生員周清儒率兵守城被飛石擊死建武所掌印敘南衛指揮李

世勳以城陷挈妻赴火而死與文縣署印教諭劉希文履任半年被賊陷城大罵不屈夫妻殞命子媳皆爲賊擄僅遺七歲幼孫劉江奇爲家僕背負走脫合州鄉官原任涼州屯兵同知董盡倫倡舉義兵保全州城仍督兵至重慶中途爲伏賊刺死富順縣舉人聶繩昌名集鄉勇禦賊戰死瀘州監生吳長齡自率督兵恢復瀘州後中賊伏父子俱戰死與文鄉官原任湖廣龍陽縣丞胡一夔破賊鄉擄不屈而死以上諸臣如張振德王碩輔洪維翰左重或從容就義或慷慨捐軀睢陽常山未

可專美而武弁李世勳亦能挈家守節不憚捐軀疾風板蕩乃見忠良至於鄉官董盡倫以悠悠浮林舉之人一聞賊警毅然而出倡集義勇全城死難凜凜正氣雖死猶生教諭劉希文以寒氈而罹此大難僅遺笄獨幼孫聶繩昌以初舉孝廉與吳長齡各挺身禦侮雅有烈士之風未遂吞賊之志均應厚加褒贈用示勸酬伏乞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將張振德王碩輔洪維翰左重董盡倫李世勳劉希文各從優褒卹仍建祠崇祀瞿英韓應泰趙愷都聯芳袁中繡張羽雷安庶楊應評邊一禮各

照例甄別郵錄聶繩昌吳長齡周清儒各贈以應得職銜一夔准入鄉賢崇祀行臣遵照施行臣無任仰祈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二年七月初四日具題奉聖旨該部知道該兵部准禮部咨覆奉聖旨張振德准贈光祿寺卿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僕顧美等優卹俱依議該部知道又該兵部於南科歐陽調律等疏覆奉聖旨董盡倫保城殉難義烈有功准贈光祿寺少卿蔭一子外衛正千戶世襲仍立祠歲祀又該禮部覆行四川巡撫衙門轉行所屬建立祠宇春秋致祭奉聖旨是

題爲議處衰庸府佐以肅邊防事爲照叙南接壤蕭苗而建武一所扼萬山之險當六縣之衝不惟叙府係以安危寶川南倚爲屏蔽自逆酋狂逞攻鬬半年恢復之後殘壞不堪即得精明强幹之材加意調攝未易就理乃衰庸如安邊同知辜志會伎倆已窮議論叢集欲令靦顏就列而勢有必不可者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據實爲皇上陳之本官性本昏庸年復衰邁居常猶可尸位應變大致乖方錢糧任庫吏之作奸漫無稽核刑名由主文之提掇一味糊塗建武缺餉萬餘盡被侵那何以塞守將襲萬祿之口南溪取銀二百茫無下落祇以飽奸胥陳志義之囊其署府也既滿城括借以資城守矣乃各縣解到安邊餉銀四千兩何以復散守城之兵致令邊兵嚼菜爲命一日三告視如秦越竟致潰陷誰之咎乎其交代也速赴信地猶日晚矣乃計戍城之側寸步不前叙瀘李副使嚴檄督之纔一渡江即刻旋迈畏賊如虎抑何怯乎尤可異者本官因前歲議處安効良之事與逆賊父子盤桓日久故前撫

臣令親入禾寧催督赴援乃逆賊崇明既出復返曾不覺其造逆之謀迨至渝城與樊龍等聯舟河下又不發無恙脫歸之日自稱身在扈下既死復甦及據所聞身無寸傷雖有長喙何解群疑黎照叙州府安遵同知辜志會碌碌無奇昏昏若夢苗方同處既失覺於幾先大難偷生更負慙於地下責以綢繆則一籌莫展律以官守且五印俱棄即無俛首乞哀之事亦愧昔人同日之誼幸逃一死宜用三褫所當照不謹例革職閒住者也

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辜志會革職閒住遺下員缺即以原陞同知王國治頂補庶不肖知懲而疆圉有賴矣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二年七月初四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旨是

塘報遵義兵克金刀坑

為塘報賊情事七月初二日據分守川東帶管遵義道布政司參政吳國仕呈據遵義府署印本府推官馮鳳雛呈准都司陳一龍手本報稱五月二十一日同真安州土判官駱麟并加銜千戶劉朝官等陸路發兵攻剿蘭賊扶國禎趙國璽等彼賊屯劄金刀坑絡繹一十三營於二十二日大戰分布各兵直抵賊營本官奮勇衝鋒當陣斬獲賊級三百餘顆逆賊大敗追殺重傷墜岩投河者數千得獲器械馬甲絮被糧食無算又獲黃傘

三把僭號榜文告示牒劄十張又據駱麟報稱同日督兵合攻親斬逆賊猶朝艮首級一顆各兵奮殺逆賊數百賊方大潰各營一齊發喊大殺燒燬賊營一十三所共斬苗級十一顆得獲大旗一面大馬一匹花槍三枝衣甲馬絮九件彩畫金鼓旗黃傘等項百十餘件又據加銜千戶劉朝宣守備屈朝宣百戶徐教二等各統兵於本日與賊對敵殺死賊兵數千將賊營盡燬各等情到職除犒賞外看得遵義以蕞爾僻壤而楊酋舊種覩釁伺動旋撲旋生自去秋迄今一茶毒於扶賊之竊據

再蹂躪於水西之恐喝以故安鑾猶朝柄趙國璽等屯劄金刀坑距府城三十里而近或輕師以誘我或伏兵以疑我直欲吞此一塊土爲渝城作援引壯聲勢耳今幸師出有功賊首扶國禎着箭趙國璽中槍從來拒堵獲倒戈有者此之盛者等回到遵又據真多州申報相同該本道看得逆賊扶國禎等屯兵金刀坑虎視遵義無非欲踞此土壯蘭聲援耳今渝酋蕩掃我武維揚而遵管官兵鼓銳衝鋒斬級三百餘顆追擊墜岩溺水而死者不計其數賊黨魚驚鳥散可謂奇捷等因詳報到

督撫疏草　卷之三　二十一

職案照先據報稱扶賊屯兵近府已經行令各將領嚴加防剿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總督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看得蘭賊糾合西苗住兵金刀坑毘睨遵義久矣乃官兵奮勇驅剿斬級三百有餘墜溺死者無算且首惡扶國禎等各帶傷逃竄營壘盡焚真足以振軍聲而褰賊膽除有功員役候事平優敘及批行道將嚴加防禦并催仁懷等路官兵剋期會合進剿外合先塘報天啓二年七月　日

優郵江門失陣文武疏

題爲逆賊糾衆狂逞將官血戰捐軀乞賜遴選大帥以圖戡定併懇優郵陣亡文武官員以慰忠魂以昭激勸事七月十六日據敘馬瀘兵備道副使李仙品呈稱本月十二日午時據總鎮標下隨征加銜都司李天時等回到遵又據真多州申報相同該本道看得逆賊扶國禎等屯兵金刀坑虎視遵義師於六月十五日敘府起行十九日到納谿安置官兵畢本日即抵瀘州點發合江仁懷官兵後二十九日復至納谿通行諸路將領約於本月初四日發兵限初十

日巳時抵永寧會兵搗巢楊總鎮於初四日自納谿起行至初八日到江門安劄營壘初九日晚哨見奢賊數萬四山埋伏初十日黎明時分奢賊五路出兵各營即出奇兵令坐營都司趙光啓督陣與賊對敵自卯至午交戰數百合殺賊百餘力竭兵疲彼衆我寡官兵火器弓矢盡絕其標營將領吳民望王成功張子偉馬繩祖李宗顏楊柱黃金王朝舉等隨楊總鎮奮勇衝殺賊勢衆多難以抵當營內各官力勸楊總鎮上馬回營再整兵馬比總鎮堅執不肯既爲大將必當以死血戰今若

遁去貽笑於酋嗅李承芳羅明胡榮葉瑞鳳李枝榮親
丁楊之桂先行護印出營楊總鎮復提大兵率領坐營
趙光啓加銜僉書焦之桐及從征將士與賊對敵惡戰
身死等情又據郭忠郭勤係順慶府同知郭象儀家丁
訴稱蟻主自去年十月奉文調兵恢復漢郢解省會圍
困攻取瀘州至今年七月初二日奉文初四日出師初
八日抵江門蟻主率杆兵劉營畢至初九日申時賊至
與蟻主對山劉營二十餘處蟻主差塘報稟楊總鎮發
銃手五十名應援當蒙分付明早來營議兵至次日寅
督剳疏直

時賊出五路攻打杆營自寅至辰殺賊百餘不退賊見
各營官兵力竭難支重圍蟻主挺身交戰手刃數賊身
亡隨征桐梓縣典史黃起鳴親識書吏家丁并保寧千
戶所指揮徐永武俱亦陣亡等情又據利州衛正千戶
應襲楊振先家丁劉二訴稱家主楊振先督兵與焦之
桐於江門與賊對敵當時陣亡又據敘南衛指揮同知
尹似康家丁尹產學訴稱家主尹似康領兵恢復江安
等縣今又隨總鎮進征不意江門被賊圍困家主舍死
力戰身帶重傷當死於陣又據富順縣鄉官宋柱國家

丁宋璉訴稱家主宋鄉官隨楊總鎮參謀擒剿逆賊同
於江門陣亡乞賜轉達優卹等情又准僉書加銜副將
鄧懋官移稱江門之役楊總鎮傳令初九日五鼓發兵
劉營永安驛初十日兵抵永寧城下本日未時奮賊即
到官兵各營對劉楊總鎮令職堵截本職連夜安塘埋
伏初十日五鼓將兵分布已定黎明賊兵一枝攻杆兵
三枝攻本職楊總鎮差旗牌任國海督李縉兵應援本
職又差加銜守備楊成功督陣比時銃兵阿天打死賊
兵二人賊兵四至攻圍職即撤千總譚有時接應賊死

拒不退職後軍與賊亦殊死戰未幾標營前排柵已被
賊毀職只得將本部兵士令領兵官督住在後星夜赶
到納谿請令十一日天明楊總鎮尚未見下落等因該
本道看得奢賊造反全蜀流毒今省圍雖解渝城雖下
敘南雖復而逆酋父子尚在巢穴元兇一日不得國法
一日未正公憤一日未了楊總鎮奉命
討賊郭同知蒙委監軍業已會期訂盟安得逗遛觀望
剋期進師未為激也不意狡賊有備我兵未齊纔至江
門便遇狂鋒若肯偷生何難脫身哉乃楊總鎮從容就

義甘死鋒鏑之下同知郭象儀殺身成仁委棄刀鋸之
中真是英雄正氣不愧鬚眉男子宜加優卹以慰忠魂
從總鎮戰死者如坐營都司趙光啓加銜叅將吳民望
遊擊王成功中軍馬繩祖李宗顏旗鼓張子偉加銜都
司焦之棟加銜守備王尊舉責金楊本敘百銜指揮同
知尹似康利州衛千戶應襲楊振先叅謀宋柱國從同
知戰死者加銜遊擊徐永武典史黃起鳴剖赤心以報
國蹈白刃而爲主錚錚漢烈烈忠臣亦當併卹者也
鄧副將全師而歸似應免議譚大孝兵敗而逃法當處
斬姑疏五

分等因通詳到臣隨據該道稟稱倉卒聞變未有確信
及總鎮同知家丁至始問明白總鎮欲踐初十日聚齊
之信未發塘報輒自深入且劄營隔絕奢賊突至初攻
白杆營堉刻而潰譚大孝遂先逃走再攻標營推倒柵
欄一齊擁入官兵俱潰爬山涉水各自逃命總兵自知
不敵遂嗔都司李承芳親丁李之榮等曰我只想拏住
逆酋爲國盡忠不想落在圈奏時勢至此有死而已你
們急將印信護出各官兵跪勸上馬總鎮叱之曰人只
死一遭耳那裏死兩遭又督兵復與賊戰竟至陣亡郭

以益防剿并行該道副使李仙品暫署總兵印務料理
殘兵督同鄧懋官等防禦仍檄各路將領劄住隘口相
機進取外該臣會同總督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
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張我續看得逆賊奢崇明父子久稽天討者向以
重慶之賊婁城未下遂致顧彼失此今渝濾建武既以
廓清賊之黨羽日漸星散賊自度勢廹乃賄結鄰司調
出生苗陽言走險實則暗伏屬據探報逆寅父子欲拼
死殺出如勝則長驅入省如不勝則甘心投江斷不效

楊應龍自死於巢臣等僉議既聚十萬之衆已成騎虎之勢我兵不入賊必突出曠日持久餉益不敷不得不四路逼進以伐彼先出之謀總兵楊愈懋屢勝輕敵慨然以滅賊爲任六月十二日自敘府發兵至七月初四日督發各將分路竝進自統加銜叅將譚大孝等兵二萬直抵江門原委順慶府同知郭象儀隨營監紀又延原任鞏昌府同知宋柱國充爲叅謀臣每每貽書酋當攫啄之時宜防埋伏之奸及擒何若海到臣面審若海吐稱奢寅父子糾合水西烏撒等府於七月初二日祭旗開刀領兵復出臣又檄行戒嚴各路將領去後乃總兵楊愈懋據險安營身處絶地逆賊探的情形擁衆截橋四路攻圍彼既以逸待勞拚死衝殺而我兵又據狹隘之地彼此不能相顧始雖斬殺相當後則漸不能支遂致挫衄有損國威顧總兵楊愈懋同知郭象儀身任疆圍獨當危險揮三尺以殉難誓九死而全忠白骨雖委諸荒原赤膽常懸於破日況楊愈懋之恢復長寧江安郭象儀之血戰解圍其功勞尤昭昭在人耳目不容泯滅者委應從優贈廕以慰忠魂從征而死者如鄉官

同知宋柱國坐營官趙光啓併領兵官吳民望王成功馬繩祖李宗顏張子偉焦之桐王朝舉黃金楊柱尹似康楊振先徐永武黃起鳴一十五員皆致身軍旅隕首疆場均無忝於裹革宜懋膺夫殊恩加銜叅將譚大孝曾有復郢漢解省圍之功乃兵敗先逃不顧主帥與鄧懋官等俱候另議外其餘陣亡兵士客臣等查明徑自給恤家屬至於大將乃三軍司命一日不可乏人雖總兵杜文煥將到瀘州勁敵在前恐非一將所能支撐者伏乞勑下兵部速爲遴選有威望智謀大將一員勒限

前來剿賊仍將楊愈懋郭象儀覆議上請從優賜廕各建祠祀宋柱國趙光啓等一十五員各照例甄別叙錄行臣等轉行遵照施行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二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聖旨兵部知道

二次陳告疏

奏爲沿兵無狀乞恩放逐以安愚分事臣本疎庸不諳軍務適承賊變濫叨重寄百日祓圖三月迎敵皆仰賴皇上寵靈併各將士之力驅除逆賊遁歸巢穴臣雖下愚豈不知無恤苦瘼休養士卒待其全力一舉而滅之但賊結連各苗騷動數省近者黔兵屢勝安酋之相結益深苗黨懼禍羣邪之協謀叵測且內地亡賴好亂者衆報警之文一日數至當三空四盡之時欲撤兵而兵不可撤欲坐食而食益不支故其議進兵而總兵楊愈

懋剋定期日銳志前驅本圖手縛元兇豈意身嘗原野此皆臣行能淺薄籌策乖違智不足以料敵才不足以臨戎折將損威何所逃罪臣自正月以來痰火劇發委頓不支具疏控陳接奉明旨朱燮元濟變奏功該省倚賴方切着用心任事不准請告該部知道欽此臣感激天恩誓圖捐糜而自審力量不堪病勢日進一身爲細全蜀爲大正擬再疏陳乞而適當進剿未敢遽請不意遂有此失臣之誤國有顯狀矣執以明章首當正法謹

席藁以待儻蒙皇上憐念微勞特寬刑罰恩賜放逐臣之幸也非臣所敢妄邀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伏候勑旨天啓二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聖旨朱燮元守城討賊有功今總兵官失事著益用心料理防剿不得引咎求去該部知道

就近陞補州正疏

題爲就近陞補衝要州官以濟時艱事據四川布政司
分守川東道參政吳國仕呈奉臣憲牌照得涪州設居
要地乃酉石二土司出入咽喉宜重慶屏蔽近據該道
稟稱新陞知州馮玄鑑抱病不克赴任則蜀東重鎮州
官何可久缺仰道即於見任有司中查擇才守竝著資
俸相應者定擬一員詳報以憑會題施行奉此案照先
據大寧縣典史王民順申稱本縣知縣田弘甸接得邸
報陞補涪州知州今本官因患痰疾調治不愈於本年

督弱疏旨

五月二十八日病故緣由到道該本道參政吳國仕會
同兵巡上川東道副使徐如珂兵巡下川東道僉事戴
君恩查得雲陽縣知縣朱毅臣曾經正薦近已報滿堪
膺涪州之寄仰懇會疏題補等因呈詳到臣除批行外
爲照涪州水陸交衝爲諸土司出入門戶素稱繁重自
逆賊叛亂士民驚散環堵蕭條兼以漢土官兵往來繹
騷地方疲困已極一切戎馬錢糧及刑名驛站諸務絲
棼蝟集全賴正官撫綏料理乃先補知州馮玄鑑抱病
不能赴任近又報大寧知縣田弘甸陞補該州不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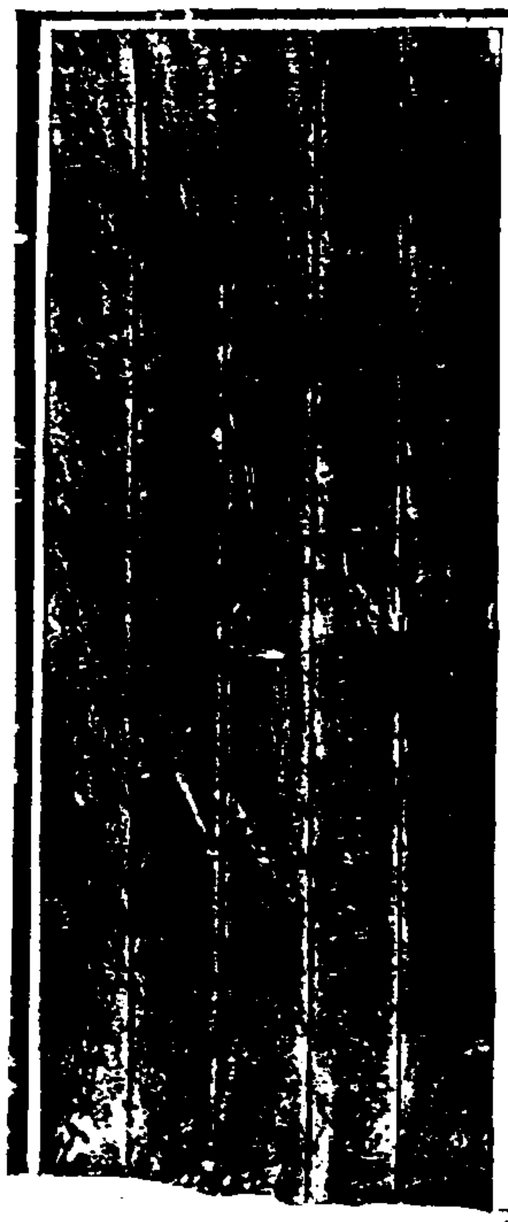
要地得人而戎務民瘼胥有攸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天啓二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
部覆奉聖旨是

三次請告疏

奏爲賊謀日狡臣病滋深乞恩放逐以安愚分事臣聞鞠躬盡瘁不避艱險固臣子之職分而審已量力以求無悞封疆尤義之所當裁也臣疎庸淺陋不諳軍旅又不[illegible]狗馬之病遘兵時會自春以來痰火屢發動輒虛絶然療以醫藥猶可扶掖視事今則四肢不仁飲食罔進忽於八月初七日痰中倒地踰時方醒見今手足不能動履已成殘廢延醫李榮先等診視俱謂非謝事調養必無生理而臣所處非其地矣今賊如困獸恣意衝突且勾連水西各苗狂逞日甚兵將既遭損折糧餉又苦不敷自非精明强幹身先士卒者料理其間必難完局而臣雖有區區之意其奈病體日沉舉止艱須何封疆大事非可兒戲臣即旦暮溘死九牛亡一毛何所損益但以病軀悞事致醜類復爾跳梁即百身何以自贖情窮勢迫輒敢呼天伏祈皇上垂念危疆急在得人臣病委非假託勅下部院將臣放免亟選才望速代俾臣得一見衰親獲正首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不勝迫切仰懇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天啓二年八月十一日具題奉聖旨先煩元勳勞茂著方晉新銜何遽請告還著用心治兵圖賊務期底定毋得再陳該部知道

改任州官疏
題爲劇郡殘破已極州官抱病難支乞賜就近改任賢
能料理以起彫敝事切照瀘州設居水陸要衝爲滇黔
襟喉蕭酋門戶錢穀刑名甲於川省姦究如林紛囂百
出官其地者未易治理去歲知州馮曾檻履任方新刻
意振刷詎意逆酋造亂首先豕突本官勢不能支兼有
肘腋之變遂倉卒先奔僅保印信臣查有司功罪時本
官情願誓死殺賊以圖自贖因念變生叵測一面參題
聽勘一面令其立功蓋欲彰使過之仁而與其奮力圖

報也及賊復狂逞屯營於該州茜草等處本官雖無禦
敵之謀頗得招徠之法正望其救死扶傷從頭整頓而
忽以病稱矣當進兵之際一切兵馬糧糗軍火器具悉
由此轉輸入營雖各承委有人而夫馬應酬安置料理
亦豈得以膜外視之此時此地即精敏幹濟之才尚恐
力有不逮而可以卧病之官泄泄從事乎此一臣者文
章節槩居然大雅而戡亂應變實非所長應令卸事聽
勘別選賢能料理庶可望其維新臣謹會同總督川湖
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巡按四川監察御
史張論查得射洪縣知縣加陞潼川州知州仍管縣事
王新民壯年偉度銳志勞修請纓雅比終軍作檄無慙
司馬應將本官就近改補瀘州知州責令應酬軍旅撫
輯殘黎比常倍加調停殫心愛養務使庶政聿新時艱
克濟事寧之日從優叙錄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議覆
請將馮曾檻行令卸事聽勘俟事平另議定奪王新民
改補瀘州即令到任管事遺下射洪知縣員缺亦乞速
爲銓補庶人地相宜而軍興有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天啓二年八月十一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
部覆奉聖旨是

改用縣令疏

題爲軍事需人正急乞賜改用能官以資籌畫事據分巡川北道右參政兼僉事閔夢得呈稱本道蒙委監紀軍務會剿逆酋仰仗威靈叨授方略盪平可指日待矣竊思搗巢之役大約以離間賊黨招納降民不妄殺一人而專主擒拏逆酋父子方爲上策誠得洞知彼中地利人情更利害切身者與之私籌熟計設間用奇實事半而功倍也查有原任陝西岐山縣令調江西石城縣知縣趙民戴者由貴州永寧衛學出身田園墳墓俱在

於彼親戚宗族逃出者僅僅數人餘皆被困城中本官思欲滅逆酋以解彼倒懸蓋寢食不忘者也本道向任關西本官曾爲屬吏素知其才諳練達識略深沉可濟緩急之用茲因家屬避難保寧來迎赴任謁見本道與談永寧地形險要及逆酋生平伎倆瞭然如燭照數計若以之充軍前參謀必能隨機應變好謀成功者也但係外省官員不便擅留儻就改蜀中縣令更易行事查得潼川州安岳縣見缺正官或將本官題補一面先令赴軍前聽用候事完之日到任則不惟帷幄有資而且

爲地方得一良有司實兩利之道也再照本官上世原籍巴縣頗有引嫌之意但今雲貴緒紳强半繫籍他省然僅屬空名耳與真正原籍不同即如先年揚州府知府吳秀原籍蘇州府吳江縣人以南直人而爲南直官並不廻避自有故例可援似不必於拘泥也相應呈請合無將本官題補安岳縣缺一面行令先赴軍前聽用等因呈詳到臣除批該道行令本官先赴軍前料理外該臣會同總督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

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看得原任陝西岐山縣令調江西石城縣知縣趙民戴雅有才名更多謀略不惟關中令聞已爲該道稱許且本官產自永寧而彼中地里險要逆賊情態尤熟見而稔知者茲留之以爲參謀仍就近改補安岳縣令誠一舉而兩得之矣至本官先世墳墓既在永寧則入籍不爲不久即是黔之編氓又何拘巴縣之籍既經呈詳前來相應會題伏乞勅下吏部覆議上請將趙民戴改補安岳縣知縣聽於軍前參贊機務候事平之日到任管事遺下江西石城知縣員

缺另行銓補行臣等轉行本官遵照施行地方幸甚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二年八月十一日具題奉聖旨趙民戴准留用該省兵事方急各官有就近更置留任的聽撫按官便宜行一面具奏事平照舊該部知道

題爲議留陞遷邊閫以資保障事據整飭建昌兵巡糧儲道按察使諸允修呈據行都司操捕僉書陳廷對呈稱本職於天啓元年十月初四日推陞遊擊將軍管廣東瓊崖參將事業已具詳請官交代呈蒙分巡上川南帶管建昌道趙副使轉詳督撫按三院俱蒙批令本職照舊在任料理候新官至日交代緣本職投筆從戎日夜鞍馬勞苦過度頭目昏眩痰火上攻莫能追逐恐悞地方又經請代呈蒙本道諸按察使批候新舊交代在任調理但本職舊冬報轉業已三時即今履任已屬後期萬一違限職將誰控合無請乞轉呈三院俯念留任效勞移咨廣東兩院知會庶道稽遲等情據此又據撫苗通判張爾恕呈據越巂衛印巡經歷儒學四所指揮千百戶陳其忠高起新何貞德方岳等呈稱建昌五衛地方中通一線四面皆苗猓環繞近被奢酋叛亂安馬二土司素聯親好聲勢相聞猖狂復起自小相嶺至建昌儻非陳操捕運籌帷幄於中折衝禦侮於外一帶經行幾已絕跡四方鄉村幾無煙火今相苗畏服不敢猖

獗者惟有陳操司坐鎮今一離任不惟近苗窺伺而
武無人或奢酋奔出而誰當一面官軍兵民大失所天
呈乞轉達遵照今陞官職加銜改鎮五衛庶官民永受
仁恩地方可保泰山等情又據本衛鄉官舉監通學生
員朱倫許一善王允龍等呈稱奢酋倡亂五衛四參
莫不心懷異念時時報警幸陳操捕文武全才德威並
用仁恩浹洽乎士卒英風雄鎮乎犬羊駕馭多方躬親
對敵經商賴以通行鄉民恃以無恐方幸保障得人豈
意奢遷立至驀奢酋由馬湖而出將何以當一面乎呈

乞轉達照新陞衛品坐鎮五衛庶主將得人長城有托
等情各呈到廳看得五衛地方一線通漢四面環苗頻
年蔴苗歸順不過鼠竊狗偷近日蔴逆大叛四夸乘風
劫搶安馬二司聲息相聞亦各狂逞復起自瀘南至相
嶺以及建昌等處警無寧日幸陳操司武緯文經多方
運籌百爲保障凡遇賊出單騎堵截奮勇交鋒進戰退
守保固無虞今報喬遷該衛各官鄉紳舉監生員軍民
舉保留任合無俯允備達將陳操司以陞轉職銜改留
覆請將陳廷對准以新陞遊擊照舊管理該司操捕事
本官照舊任事外理合會題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
議呈前來似應俯從衆願准其留任以竟厥施除批令
務使其再著勞績另加優擢其廣東瓊崖員缺與劉范

和俱另推補施行庶捍衛得人而羣情胥悅矣天啓二
年八月十一日具題奉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

報遵義建武失陣疏

題爲塘報賊情事八月十一日據遵義府署印推官馮
鳳雛呈稱七月二十一日午時准都司陳一龍手本移
稱本月二十日申時據加銜守備羅天祐都正極等報
稱十八日西賊阿烏迷等統兵數萬衝突腰營指揮蕭
雪五等勢難應敵烏江路加銜都司陳文憲於本日督
領祐等兵迎敵是夜劄營沙岡對壘十九日黎明賊兵
圍營從寅至午砲矢俱盡逆賊先以馬兵三路攻擊至
未時發兵四面重圍寡不敵衆衝散將陳都司扮小兵

葉胡子報稱被賊擄去等情馳報到職查得本月十四
日陸續據各營塘報水西逆賊阿烏迷莫德阿能劉恩
江之龍游朝炳鄭一顯等統賊兵數萬入犯內地抵水
中澤林劄營於河梁莊離府城四十餘里又崖門路塘
兵報蘭賊奢寅羅向宸羅文垣金保等統賊數萬找搭
浮橋於大灣營落紅口桃紅灘渡江三路進取遵桐又
據黃灘合口等關報稱涓潭逆賊王倫糾合苗仲聲言
會合水蘭叛賊取遵義桐梓長驅出川大舉該本職就
經會同籌畫分布六路官兵堵截去後十九日寅時行

令加銜杜遊擊下千總趙甫等領兵一枝往烏江應援外二十一日巳時准桐梓縣署印金主簿移稱十九日據羅安艮鄧朝用報稱酋賊扶國禎何龍袁應朝張登榮石永正永安等統兵進大台謝軒穆昭曹廷禎統兵進大壩四兵齊起扶賊巳將小水寨老公墳熊家洞等地方失陷又安鑾差守備劉華山馳迎水西號稱征南大將軍頭目莫德進烏江阿烏迷進白蠟坎共五十四營前進遵義立限送宣慰楊維新坐府復播卽便長驅等情到府該本府看得水蘭兩賊此番之舉與前迥異

去歲九月占據府城止賊扶國禎與舊民楊維新爲主頭自相督陣蓋逆賊窺我兵半染疫糧匱且無憲司彈壓主將調度故散圍黔之兵渡江而來巳得遵義徐及他耳雖我兵四路分截俱空國僅沿門兵耳有何可恃今沙溪營千總李春先連報賊兵巳逼中莊離府僅止五里勢甚危迫乞發援兵急救等情到臣批新疆再失賊勢益披猖矣及今速援猶易爲力仰道星馳赴救併催各將努力建功毋得稽緩悞事去後隨據分守川東帶管遵義道右參政吳國仕呈爲萬分緊急軍情事七月二十七日據千總劉朝賓稟稱賊兵暗地一擁四路而入各隘官兵盡退府城於二十三日五鼓先破馬坎屈朝宣一營次追石豬漕水賊勢大各兵死散任知縣屈守備駱士官於二十三日三鼓各單騎到綏陽縣馮推官陳都司鄧袁二經歷不知下落等情本月二十八日又據眞安州稟稱二十六日申刻據守城營聽事官兵易朝國報稱二十二日叛賊圍城二十三日破城二十四日土坪張守備差人打聽報稱馮推官統兵殺出在長灘劄營有票來沿途赶兵救急乞發援兵接殺事在危急勢難延緩等情二十九日又據綦江縣稟稱二十七日據署桐梓縣事主簿金文科稟稱遵義復陷據旗牌成元慶報馮推官及綏陽任知縣同領兵在府敵殺數日不知作何下落陳都司隻身到縣切照遵義至綦五日之程綦江募兵因渝平撤去止存丁兵千餘乞發兵堵截以免水蘭長驅等情八月初一日又據眞安州稟稱馮推官墜城信眞府印不知著落前發丁守備解到接濟銀兩雖貯府庫俱被搶奪等情同日又據桐

梓把隘加銜守備婁攀鳳等稟稱馮推官未見出城止
任知縣奔出綏陽縣皆被攻劫小民不勝流離初二日
又據桐梓縣加銜遊擊趙文進報稱遵義攻陷幸馮推
官任知縣奔出今桐梓動搖金主簿亦難支持已移新
站職聞此即嚴督各兵把守楠木洞官木崖奈兵無糧
似難鈐束各等情到道除行眞安桐梓綦江南川各督
鄉勇把隘守城并行遊擊趙文進等屯兵緊關貓兒岡
等處堵截外該叅政吳國仕看得水蘭合謀分兵四路
攻陷遵義府城兼劫綏陽地方勢甚猖獗據報馮推官

或存或亡參差互異其潰而奔綏桐境者惟綏陽任知
縣都司陳一龍守備屈朝宜土州判駱麟等官耳然道
路阻絕聲息不通各官兵陣亡損傷名數及逆賊據城
殺擄情形杳無確報業分差的當員役前往偵探逐一
查明的實另報外惟是我師敗衂之餘無一足恃而眞
劄耳記山四旁皆苗地連日阻雨天陰霧障不謂賊勢
縱橫於本月十八日黎明時分四路攻圍先衝孛一山
營次衝龍萬祿營賊兵既多主客不敵衆兵奔潰龍萬
祿聞衝出營不知去向一路攻平寨欲抵界牌中軍盧
世卿加銜都司周良材等兵合營與賊對敵卑職慮建
鋒哉本道代庖無能礪鈍罔效近奉部院督剿之委移

武失守抽兵防禦乞發兵應援等情到臣隨牌行本官
備查龔萬祿果否與賊交戰失利即今官兵在於何地
劄營一面查明馳報一面分布要隘據險屯營堅壁防
守俟大兵齊集進剿其陣亡損傷官兵據實開報去後
至八月十三日據同知辜志會回稱龔萬祿督率建武
一路官兵始於界牌劄營防守十四日移劄耳記山相
機進剿時值天雨霧障四旁皆苗地十八日黎明奮賊
乘雨衝突腰營次衝龔萬祿營官兵與賊拒敵傷死苗
兵千餘不意苗衆分兵七路夾攻以致失利龔萬祿手

殺賊兵四人身被重傷墮坑而死第五男龔崇學亦亡
第四男龔崇勝自為一營與賊堵截親殺賊兵三人力
殫走脫時卑職駐中鎮見各兵潰敗賊勢縱橫恐城池
失守抽兵回所既至而軍民逃竄城虛無人卑職督加
銜遊擊千戶周瓊加銜都司周艮材加銜守備黃文明
招集逃兵一千四百員名見在守城又李應貴等官兵
共計三千一百二十七員名各分布城外要路劄營防
守其陣亡未確前不敢即報今督陣指揮王昌明自賊
營逃回查實陣亡領兵各官龔萬祿下加銜都司袁朝

華加銜守備劉尚義汪奇雷永祖李容潘尚德彭勝毛
倫王宗舜徐茂林并總鎮紅旗手高國朝朱和與建武
所隨征千戶郭良臣賈應祿并征兵包忠等俱陣亡又
加銜守備李大貴加銜指揮曾定國等被賊擄去生死
未期等情到臣謹會同總督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
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張我續看得遵義新疆去黔咫尺與水蘭為隣
自驅逐蘭賊扶國禎等恢復之後賴都司陳一龍整頓
料理集兵數萬且周圍布營見謂可守乃本官以援黔

出府而以加銜參將周之德代理其事先是屢告乏餉
業已兩次發銀二萬兩解濟近報歲旱無收兵多疫癘
臣等方慮逆賊乘隙窺伺屢檄戒嚴詎意黔師失利突
被水西賊目莫德阿烏迷等擁衆五十四營與蘭賊合
謀併攻遵義立舊民楊維新以為復播之舉而染癘之
卒衆寡不支既陷府城復刼綏陽今桐梓真安等處亦
有纍卵之危推官馮鳳雛仗節義死難但我兵敗衂之
後賊勢益張萬一乘勝長驅蜀事有不忍言者矣守東
道參政吳國仕代攝遵義道務近又委令督餉駐劄南

川地頗隔遠應援無及與周之德等俱候另議至於建
武加銜遊擊龔萬祿進營耳記山者蓋欲赴楊愈懋之
約也奈何本官不察降苗之詐僞收入營中致墮狡計
各賊遂乘霧衝營降苗內應雖彼此殺傷相當然兵多
奔潰龔萬祿父子與袁朝華等俱各陣亡此皆臣燮元
治兵無術致有挫損謹席藁以待除行該道幷檄副總
兵龍萬化叅將祁繼祖督兵前赴綦江等處相機堵截
名集兵勇另圖驅逐及令叅將張邦紘前赴建武會同
遊擊范繼道等協力固守建武長寧等處要隘以防攻

敘併俟大兵齊集進剿死事官員馮鳳雛等候查明確
另疏議卹外臣等所慮者不在兵而在餉近議進搗蘭
巢需兵二十萬日費餉銀六七千金目今匱乏屢屢脫
巾加以遵義之變益費支持日夜焦思計無所出仰祈
皇上軫念蜀勢阽危兵餉匱竭慨發帑金五十萬星馳
解蜀接濟以救然眉更乞勑下該部速選大將勒限前
來督兵剿賊仍行滇楚二省急救黔困以牽賊勢庶黔
苗不致鼎足爲窟而蜀黔氣脉可得流通地方幸甚臣
愚幸甚天啓二年八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川貴救援

事急這所奏兵將糧餉幷卹錄等事已有旨了朱燮元
著用心調度務收成功該部知道

請將發帑救急疏

題爲羣苗交煽蜀禍難支敬陳迫切情形仰祈聖明俞
將發帑速救阽危事竊惟蕞賊之敢於狂逞其蓄謀原
非一日而諸苗與之同類惟賄是貪初猶謂奢社糜母
子志順無二近且聞道府設諭官兵無回心之望北餉
各苗悉以水西爲領袖連鷄之勢既定封豕之毒彌張
故蜀與黔有一處戰勝則相結益深有一處不利則狂
逞彌甚或乘雨霧之朝或伏深林之內伺我之疎突然
而出今江門建武屢屢挫損而遵義府城又且再陷臣

受皇上重寄以全蜀之大不能滅此小醜又不幸而危
病纏身即立就誅殛猶有餘罪顧惟用兵所恃者將耳
皇上眷念西土遣楊愈懋杜文煥薛來衂三大將入蜀
乃愈懋愎而中伏來衂怯而違令文煥又以患病放舟
東下有將如此反貽賊笑耳計兵數西起建武東至遵
義在冊者共十五萬每月卽需十五萬餉司帑之匱乏
地方之殘破臣前疏已明天啓二年額糧業奉旨停免
所恃者帑金耳督臣張我續開數到臣前後蒙皇上允
發九十五萬或扣兌各省或延捱未解其到蜀者止二
十六萬六千四百二十兩此卽兩月不足支況延捱一
載乎臣力非刺虎計難點金惟以忠義二字鼓舞各將
士計圖異日酬賞而久之人情自懈法令難施七尺之
軀何敢自愛獨恐爲封疆誤耳且蜀之財賦什九供邊
今松潘威茂建南建武遵義等處兩年缺餉一百餘萬
既欲寬之民間又不能得之內帑非惟外患難防抑且
肘腋生變自非萬分危迫安敢妄額惟望皇上垂念西
南半壁係天下安危速檄楚粵撫臣各提重兵蚤救黔
禍一面依臣前請慨發帑金五十萬差官徑解蜀省務

到軍前實用仍勑兵部立選才望大將一員主蜀兵柄
黔平則蕃賊必擒蕃滅而黔禍亦殄此脣齒相依之勢
而轉亂爲安之急著也至於微臣才劣病危屢次陳乞
萬非得已伏望蚤賜處分臣死無恨臣不勝迫切仰籲
之至天啓二年八月十五日具題奉聖旨這奏內已發
帑餉有扣兌併延捱未到的著作速催解餘已有旨了
該部知道

就近陞補重慶正佐疏
題爲渝城新復郡守需材乞賜就近陞補以濟時艱事
竊照重慶爲川東劇郡錢穀政刑冠於全蜀自非高才
卓識未易料理且自殘破之後城市爲墟野草荒燐蕭
蕭滿目鴻鴈之哀鳴未輯豺狼之出没無常所賴郡守
嗛咻休養奚啻拯溺救焚該府知府岳具仰因病乞休
督臣具題加銜致仕以馬湖府知府鄭朝棟調補員缺
極稱得人但叙馬一帶警報日至已委督府屬蠻苗沐
川四司土兵就近防守建武撝巢擒賊各兵相依爲命
勢不能舍此就彼似應照舊爲便該臣會同總督川湖
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巡按四川監察御
史張論查得重慶府同知余新民英猷天植苦節性成
險阻艱難備歷疾徐甘苦能調衆望攸歸羣黎愛戴且
資俸久已及瓜程材應當優轉合將本官陞補本府知
府以慰民望其同知員缺即以墊江縣知縣加銜本府
同知劉國藩改補俾二官厲精整理加意撫摩使垂絶
之民復有起色極敝之郡再覩太平則一轉移間地方
太有裨益矣理合會題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覆請
將余新民陞補本府知府劉國藩改補本府同知遺下
墊江知縣員缺另行銓補勒限前來任事仍行臣等轉
行二官遵照施行軍民幸甚殘疆幸甚天啓二年八月
十五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旨是

報總督移鎮辰沅疏
題爲督臣移鎮蜀勢不支仰祈聖明命將給餉蚤爲振
救併乞憐臣危病速賜襯斥以無誤封疆事臣惟蕃賊
之變於兹一載賴督臣張我績爲政攻戰驅逐粗有頭
緒而不意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命改鎮辰沅大
施一移人心洶洶竊惟近日事勢水西諸土苗交起助
虐賊有鬭虎之勢我當强弩之末視之太易爲之益難
欲清蜀寇必須會集各省速救黔禍蓋諸苗惟聽命於
水西水西帖而四省俱無虞也蜀之救黔必須由遵義
督蜀疏草　卷之三　三二
蓋遵義距平越不過三站實水之左肘蔺之後戶既斷
其交通之路又阻其衝出之念一舉而兩利也乃遵義
道臣經年虛位新補僉事趙邦清該督臣題改川北尚
在候旨未任雖經督臣檄鄉官副使王景暫停巡視往
監軍務乃自四月與臣相別八月尚在南川鞭雖長其
及馬腹乎水西阿烏迷等數萬衆業已退去乘人心未
附流離思返之日命將激衆鼓行而前新疆之勢可以
復振且咫尺平越聲息相通水既懼逼蔺且顧巢策之
最急者也顧此非可託空言必須有將有糧有精銳敢
督蜀疏草　卷之三　三三
戰之卒而又總理分理各專一局庶可以委任而責成
功今三大將一遇害二患病去矣新委副將龍萬化瘵
瘵不起矣監司三奉差五告病矣獨黎政吳國仕入南
川副使李仙品劉納谿監軍僉事劉可訓入長寧建武
且此千餘里內賊衝出大道有九而曲徑小路不下百
餘處安能一一設防況三邊荷戈之士缺餉二載數至
百有餘萬而見集江干戰卒十有餘萬正當喫緊之會
絕無分銀可支報警告饑紛如雨集臣欲徑趨遵義則
叙瀘一帶賊船已成皆謂臣避衝而就僻臣欲專駐叙
督蜀疏草　卷之三　三四
南則東南下流日夜報急又謂臣圖近而舍遠臣自四
月至今每見推官馮鳳雛求救之文哀哀切切未嘗不
汍然流涕而有心無力竟不能庇臣罪深矣今臣即拚
死而鬭不能殺數賊割肉以啖不足飽數人無奈靡腫
支離病魔日益飲食既減咯血不休旦暮之死人可復
令詰兵戎圖戰鬭乎伏望皇上勑下吏戶兵三部將臣
議罪疏斥速簡才望前來任事併選廉勇大將立與限
期責成討賊至臣前請帑金五十萬伏乞允發徑解軍
前務裨實用楚中兌解餉銀仍令蚤解內有分蜀二十

萬兩近奉綸音黔蜀通融但蜀中勒兵候餉專望此金爲命併乞勑諭全解入蜀接濟地方幸甚臣病語無倫萬非假飾天啓二年九月十三日具題奉聖旨蜀寇未平朱燮元正宜盡心防剿以竟前勞豈得屢辭餘著該部作速議奏

縣令給由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新津縣申准本縣知縣向君化關稱見年三十一歲湖廣荆州府松滋縣人由舉人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內除授本省衡州府安仁縣儒學署教諭四十六年九月內陞今職四十七年六月初一日到任扣該天啓二年五月初一日連閏歷俸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照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行准按察司守巡各道咨牒回稱查得本官委於前項年月日期到任歷俸考滿任內徵收錢糧清勾軍伍積貯稻穀五事實政俱已足額修舉委官盤量無異應准給由各開具冊職詞語起送到臣卷查先准都察院咨爲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事准吏部咨內開今後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赴京聽撫按官從公考覈賢否具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册差人齎繳其稱職經薦應得誥勑命者照例請給其平常不稱職者部院會同酌處又准吏部咨爲酌時宜陳愚見等事內開遇有方面有司官考滿從公考覈據實直書分別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填註考語具題給由以

憲本部議處又准都察院咨爲治平要務急在保民等
事內開省直撫按遇郡縣各官考滿總將三六九年修
舉過五事實政薄實造冊定稱職平常不稱職之差等
另報部院各等因題奉欽依備咨通行在卷今據前因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考薄得新津縣知
縣向君化心鏡光明案琴清亮應變兵民共適恤疲問
井騰驤本官職業俱修考居稱職除批令帶俸管事任
內行過事蹟徑自造冊差人齎緻五事冊揭行令咨送
部院外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吏部將知縣向君化再加

考薄酌議題覆施行天啓二年九月十三日具題奉聖
旨吏部知道

塘報各路賊情

爲塘報賊情事九月初五日據加銜副總兵鄧懋官塘
報拿獲細作吳四供稱奢酋約四苗府齊反差奸細往
省探聽等情又據敘瀘道副使李仙品塘報奢寅調各
寨苗賊到紅崖點驗分付各造長梭大弩令到即行又
取碗盤於龍場壩與水西諸目會酒刻期攻出又分布
僞總兵先鋒楊傑等十餘人率兵四下劄營聽令烏撒
安効良領兵三千左耳帶鐲劄於城內日與酋父子飲
酒揚言只在九月內分布僞總兵胡宗祿樊虎阿弟出

建武長寧每兵隨帶船板一塊至橫江釘舟過河攻敘
府符國禎九兒統兵出遵義傅紀羅舒成朱國恩統兵
出中箐海底九枝奢寅聆訓徐應倫出爐烟三漕有小
船數十隻下河又差頭目山人張遇高等由烏蒙芒部
去建昌借兵接應攻敘府又差人去水西芒部傳云朝
廷起兵幾苗府一同要征惑他同叛又據敘瀘道李副使
按去差人約反誑示諸苗初八日又據
稟報納谿點兵安祥只苦一二月無餉告討之文一日
三至又據筠連縣稟報鎮雄女官離府治而劉古芒部

又來角壘巖脩寨逼近吾土所云西烏廹脅內應又據
副總兵金汝佐報稱援黔東行乞行委官防禦又據合
仁路塘報官楊元報云本路主將周基命奉取援黔舟
行三軍泣送本營無主偏裨辭去兵士多逃糧餉久匱
又據川貴參將張邦紘稟報連日警報時傳浮言日至
六鄉之焚刼可駭對山之號火可疑各營探聽奢賊日
逐點兵分投出犯兩日之間奔潰者禁之不止令之不
行賊偵建武無兵無餉長驅而入不獨建武不支事尚
未可知也初九日又據合江越同知報稱賊已造船長

江之險與我共有又見杜總兵東下有司官俱去大半
過江又據綦江知縣鄒昌魯稟報綦江與蔺賊兩隣副
總兵龍萬化右瘸見告武昌道張副使為制臺下楚回
渝祁參將亦奉撤去其孔參將黃守備皆接踵東下兵
士不免以無將渙散解體且無餉脫巾而呼在旦夕間
又據武昌副使張孚稟云茲詩部院不日東下未能躬
辭乞蚤委監軍道速至綦江初十日又據敘瀘道稟云
趙壩各營兩月無餉兵士哭訴劉養鯤以米七包均之
人得數粒銀無分毫眞然酋之惡十一日又據越同知

報初四日忽見吳從教蔡貴家火起各山劄兵千餘各
將兵少皆失色賊將舒廷彩羅舒成統兵劄廵檢壩將
劉坤父子殺死房屋盡燒隔江對劄四路居民奔逃又
據帶管遵義道參政吳國仕稟稱逆賊羅向宸僞牌招
降助叛且云水西同知魯仲賢督兵三十營議攻桐梓
取綦南重慶知我內地撤兵單弱缺餉欲逞長驅之勢
又據長寧參將范繼道親手書塘報內云本月初六日
據塘報張龍於賊中偵得外面劉鄉官將火藥裝放布
細鹽包內於各路送進叫內打船率衆攻敘官兵回救

即順流直下南京出其不意進京占據劉爺合會鎮江
沙上好漢數萬為應賊父子即傳一個頭人要船一隻
有湖廣木匠姓劉者三人回言要下去的須麻柳木板
打造別木沉重不可當被殺死等情此言未知眞僞有
聞不敢不報又一帖報據長寧路塘報本月初七日有
趙登林偵報賊胡宗祿於本月初十日點兵十三日出
長寧焦罵色劄營麻糖坎阿弟出江安逆寅父子備船
三十號出納谿水西助兵十七萬鎮雄助兵三萬共攻
敘府各等情到職除飛檄各路相機堵剿憑險據隘固

守四下策應禁絕鹽布及權行布政司暫議徵銀米接
濟一面差人催解帑金十萬楚帑四十五萬及再疏請
將請餉請戶外天啓二年九月十三日塘報兵部

降將立功

爲降將立功已著被害情慘據實咨請授銜紀錄以示
鼓舞事先是職念四方遊手奸徒咸入永寧撥置且蜀
中勁兵皆在永寧非用間鼓舞不可招徠自羅乾象范
祖文胡肇虞鄉蔚然胡汝寧等擬以黎遊入疏
後即令守備劉養鯤率衆前抵賊界相機用間曉以禍
福授以名色爵祿招撫於是貴州舉人胡纘携家來見
備述賊情職即令與劉養鯤等隨宜設間又發諭帖與
黎遊守備劉付使之潛入賊部曉諭而賊之僞大將軍

宋武僞先鋒虎將張令遂遵諭縛賊相何若海併文武
二印來歸又有僞總兵黎遊郎中鄢价秦國傛朱朝爵
等十餘人見乾象輩受爵效忠相率奉諭各帶勁卒來
歸於時永寧人心無不思漢原任松潘道李黎政三次
密禀到職會同胡肇虞父伯叔胡稱寧稱藩稱臣三家
各捐千金募力士何枝等三十七人爲首候大兵壓境
即內應殺賊總兵楊愈懋駐兵納谿探知情狀聽細人
羅鳴之言輕騎直入欲乘機擒酋以報朝廷乃酋糾水
西烏撒惡苗埋伏竊發頓爾挫衄而前謀被人首發賊

遂居黎政李忠臣之門再屠胡種寧三家斬殺無遺妻女配諸苗目併殺力士何枝一時籍沒殆盡掘拋羅乾象胡纘歷世祖塚盡抄其家范祖文父母妻女驅配裔首没其家産二弟以身免逃出胡汝高等亦復如是情景之毒殊不可聞各官亦惟捐此生報國除兇有不與賊俱生之念況忠義之士尚多招徠之方宜廣又有材官冉世烘畢應台范寵劉誥指揮葉達枝百戶夏才志嚴討賊儘可策勵相應以宋武張令授以副將鄢价秦國俸朱朝爵朱一龍胡綬雷應龍王繼先王心一授以各加遊擊將軍冉世烘畢應台范寵劉誥葉達枝授以守備閔侍孔陳大臣授以指揮俱題示虛銜鼓舞不獨勸其擒僞相之功信欽賞之格實馭材將之術亦當如此其舉人胡纘賊未發難已抱杞憂兩省條陳可據及賊圍省結盟士庶圖掃巢穴不虞酋敗奔回身親三木幾死圄圄購金逃出與劉養鯤等拮据招徠擒賊一切盟知咸來歸漢永寧外四里悉爲歸順功苦俱著當與羅乾象胡肇虞范祖文胡汝高胡汝寧鄉蔚然等俱紀錄登薄事定從重酬慰者也但非顯疏風示無以激勵人心

合咨本部煩爲述疏具題煩劄行職轉行各官遵照仍揭示賊巢以示偪儘亦一時鼓效之機也天啓二年九月十三日咨兵部該本部題將宋武張令各加參將鄢价秦國俸朱朝爵朱一龍胡綬雷應龍王繼先王心一授以各加遊擊將軍冉世烘畢應台范寵劉誥葉達枝授以守備閔侍孔陳大臣量加把總各職

少師朱襄毅公督蜀疏草卷之四

復渝獻俘疏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朱燮元謹題爲仰仗皇威掃清內地逆賊殄滅殆盡俘并解進得獲器物伏候聖斷處分以彰天討事據四川按察司協理監軍今帶管總理監軍道僉事戴君恩呈奉臣紙牌照得逆賊樊龍張彤等戕殺大吏竊據巖城已九閱月於茲矣今官兵奮勇齊攻堅城克復擒斬無遺所有得獲樊龍張彤黑蓬頭等首級并生擒石永高樊友邦樊友臣樊友國張國用胡文榮王光宗等既經監軍紀功各道驗審已明并何若海周鼎郭鼎鉉羅朝明通應解獻闕下請旨正法但賊級賊犯頗多途遠不便盡解似宜分別重輕酌量起解牌仰該道就近會同協理監軍兵巡上川東道并見在重慶湖廣監軍紀功分巡荆南道分守武昌道貴州威清兵備道將樊龍等首級并石永高樊友邦何若海周鼎等一千逆賊黨逐一再加審驗明確分別某某情罪重大應解赴闕某

某情罪稍次應監候會審就近處決取具歸一供詞以憑會題等因緣總理監軍道副使丘志充病勢不支乞休批允沿途候旨該本道蒙委帶署隨會同四川協理監軍兵巡上川東道副使徐如珂湖廣協理監軍分巡上荆南道參政盧維禎田協理監軍武昌兵備道副使張孝貴州協理監軍威清兵備道按察使楊述程審驗得樊龍等身屍首級并逆賊石永高樊友邦何若海周鼎等通共三十名俱於天啓二年五月初四十四二十七二十八等日被官兵先後擒獲解到驗審無異衆看得樊龍張彤等人本么麼性最兇狡煽奢酋而謀爲反逆事豈偶然假援遼而明動干戈志不在小戕殺撫道大吏傷哉流血成渠攻破州縣各城慘矣積屍盈野竊據我城池自恃地利抗拒我師旅罔識天常遂使三巴半壁乾坤所在震動四省全勝物力是處驛騷幸天威之遠播致巖祁之立平元惡束手以就擒易於拉朽逆黨繫纓而盡戮捷若承蜩事豈人爲孽由自作悉宜解赴國門用以張皇我武惟是斬獲僞官梁友懷丁崇禮趙信劉誠王安魏一中周彝牟特羅世選陳友等及生擒

衆賊周順李仲賢友得壽兒等事同叛逆情有重輕且
道途遥遠難以盡解相應酌量起解斬獲者如樊龍張
形黑蓬頭首級俱應起解生擒者如樊友邦樊友臣樊
友國樊龍之親子也張國用張形之親子也何若海石
永高周鼎胡文榮王光宗梅占魁徐應舉賊之元謀心
腹也傳文進陳堯峯黃高李齊民熊長庚陳君寵丁汝
登周晃羅金祥伍就湯馬道董三策周汝林任嘉言傅
楫郭鼎鉉王堂王元臣羅朝明賊之同謀親信也以上
三十名俱應一併起解獻俘以正國法若斬獲梁友懷

丁崇禮趙信劉誠等首級及生擒周順李仲賢友得壽
兒等或迫於不得已始從逆而終投降或拘而不能出
外雖然而心實否相應免其起解就近驗查發落等因
併將各犯情節開款呈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川湖雲
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兼制陝西漢中地方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撫治鄖陽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楊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薛 察看得逆賊樊
龍張彤等蠢爾醜類生而窮兇以小有才作大不法乘
援遼之役而謀動干戈詭稟餉之情以肆行誅戮自矜
天險足恃獰猙若虎負嵎遂謂國法可逃奮怒如螳當
轍置腹心布牙爪據關而守宵旦竭其經營練士卒納
叛亡分地以攻遠近遭其荼毒虔劉無老無少四郊流
血成渠劫掠在官在民各縣積貯若掃盛氣豈忘乎躍
馬雄心不憚於稱孤臣等拮据一身躊躇四顧憤同泣
劒催兵之羽檄手不停披念切枕戈勵衆之苦詞日無
寧晷乃龍等情知危懇復於四月朔日泣請救於蘭州
而逆酋聞報張皇隨於五月初旬即發援於重慶賊方

喜犄角之有賴揭彩以俟我獨笑狂悖之無庸磨礪以
待伏遇我皇上天威赫濯神武宣昭文武同事同心將
士竭謀竭力兵連秦楚餉滿川原遂乃秣馬誓師共矢
沉船之志因而晝攻夜擊人懷背水之奇一戰而危關
立奪乘甲曳兵之黨擒斬不下萬餘再戰而援賊盡驅
扶傷帶死之苗追剿殆無噍類乃賊猶以欲走愚我妄
爲後舉之圖而我即以許走愚賊容定暗擒之計終徘
徊而難去卒次第以成擒電擊霆馳十路烟霾盡洗根
除蔓剪四方羽翼全摧豈獨滷納遊魂業已望風而解

去行令狂酋殘喘亦將指日以歸降是真足彰皇上不
世之奇勛而更可卜天朝無疆之景運矣所有斬獲逆
犯樊龍張彤黑蓬頭首級三顆法應解獻於國門生擒
何若海石永高樊友邦樊友臣樊友國張國用周鼎胡
文榮王光宗梅占魁徐應雷傅文進陳堯峯黃高李齊
民熊長庚陳君寵丁汝登周冕羅金祥伍就湯馬道董
三策周汝林任嘉言傅楫郭鼎鉉王堂王元臣羅朝明
通共三十名俱係同謀爲逆人犯通應伏誅於闕下但
事同叛逆情有重輕既經各道會同審驗明白委應分

別起解除梁友懷丁崇禮趙信等首級行令剉碟羅貴
李維垣沈朝益羅勝梅受王國重李自新成芳等據各
司道結報或在監染疫或在途抱病物故悉行驗明斬
首梟碟及周順李仲賢等就近發落外其樊龍張彤黑
蓬頭首級三顆如法醃收并逆賊何若海石永高樊友
邦等三十名如法肘鎖議委兵巡下川東監軍道會事
戴君恩管押赴闕及將得獲器物印信并僞印僞勅劄
付共計六十九件併交該道隨本進繳伏乞勅下兵部
議製其器械印信并僞印僞勅劄付等件付內庫交收

計開

一元兇逆賊三名

樊龍首級一顆查樊龍年五十歲係永寧司
人先是奢崇明未得承襲時勢處孤微龍
左右與俱極力承奉其於奢寅尤多撫恤
及崇明爲宣撫龍以故舊特見親任而寅
之事龍比於仲父矣龍生而悍多機謀沉
鷙不可測其起兵於重慶也寅主之龍發
之張彤成漢其成之初奢寅逆謀久蓄獨
無釁而動會徵兵援遼取道重慶稱兵一
萬索餉如數而四川徐撫院於演武場按

名清查龍與張彤數上稟事直逼公座麾之不下張彤舉旗數揮黑蓬頭躍馬舞槍三市擲標刺殺徐撫院而孫黎政駱副使李副使章知府熊同知洪同知王推官段知縣等無一得免者矣一時左右文武多官承舍吏胥人役立斃刀下者屍相枕藉合城士民屠戮最慘蓋二百餘年來所未經見者也龍既發難隨張奢寅僞詔宣諭士民投降免死建國大梁改元瑞應自稱大梁總督軍門兼理糧餉經國大都督樊飛龍鼓吹呵導比於開府令人稱已爲千歲龍法令酷烈務在必遵一郡男女咸令椎結辮髮左衽跣足如苗狀有敢爲中華巾服者立殺之分布部將把守九門外不得入內不得出有敢放一人出城者立殺之縉紳士民止許閉戶靜坐道路以目有敢啓口者殺無赦百姓但遇令出入湯蹈火唯所發縱有敢遲留參差者殺無赦十

一月內有生員王養心者陽投效用陰欲擒之事機成而偶露龍碎其屍踩踐之是日所殺百餘人又部下僞中書周君命把守東水門與官兵約但入我爲內應事覺立縛而磔之是日復殺百餘人龍每出入必面貌相類者八九人輿服導從俱無分別夜卧數處人莫測其所在焉初各鎮道會寫諭帖約之射入城中龍亦荅書語多不遜後官兵攻圍益急三監軍遣親信入城備陳利害以勸誘之龍泫然泣下五月二十七日三監軍扁舟渡江約其面會而擒之方訊問間各土司之兵爭入槍爭殺而龍之首級落地矣

張彤首級一顆查張彤年四十二歲永寧司人先年曾從故總兵劉綏爲把總屢有功後以其跅弛無良斥去遂投奢酋部下用事彤體貌魁梧生而驍勇多智謀諳曉兵法常遊京師宣大遼陽等處私語所知曰

中國雖大顧兵脆弱易與耳舉大事無難也重慶之變雖奢寅蓄念已久彤與樊龍實爲謀主初徐撫院點兵於演武場樊龍以增餉上稟徐撫院令之下跪下歸營彤執一令旗一徐撫院亦令下彤云未奉我兵主令不敢下少頃舉旗數揮四營砲響大噪而上長槍大弩雲簇雨注而院道府縣備極慘毒矣彤即僞稱大梁總理軍務兼督糧餉節度使職銜出入八轎輿服器擅逆寅父子甚信愛之寅每上馬漢負大刀挾標槍前驅出兵即爲先鋒樊龍張彤具皆僭用龍鳳性嗜殺左右僕妾小不如意輒支解以殉取一妓鄰長兒置帳下一日偶與羅門子相視彤覺將妓與門子竝磔於市每親點居民登陴巡守稍或趦趄即斬而剖其腹慘虐殘暴類如此嘗出掠四郊殺人如草歸而子女載道錢帛如山與樊龍競多宴爲笑樂樊龍出掠亦復如是監軍道遣人諭令來降保其不死彤佯許之然故堅持不下也久之兵多斃於矢石鎮道共扁舟面諭彤欲引兵歸巢不肯降遂散至五月二十七日兵將攻圍甚力彤與樊龍俱先後登道臣之舟比彤入城收拾府庫而樊龍餘黨復反彤亦被殺首級爲官兵所獲

黑蓬頭首級一顆查本犯的名成漢年三十歲永川縣松溉民有膽略力挽千鈞多藝能長槍大刀雙劒勁弩馬步弓矢無所不擅逆寅父子甚信愛之寅每上馬漢負大刀挾標槍前驅出兵即爲先鋒樊龍張彤領兵來渝寅遣漢與俱知非此人不能下此毒手也至期張彤舉旗數揮漢從營中躍馬直上負利刀挾標槍環遶三市怒目裂眦大喝一聲擲標槍竟刺徐撫院胷間殞地漢下馬舉刀斫殺已又殺駱副使已又殺洪同知頃刻之內曾又殺李副使已又殺洪同知頃刻之內曾無停手賊敗後獲有漢報功奏揭一件是爲的據每領兵出掠漢必躍馬爲衆兵先

有參差其行者漢卽挽馬首立斬以是人皆股慄所至郡邑無不披靡後爲官兵所獲監軍道問其有何異能漢對曰我惟馬上長槍一枝短刀一把縱轡向前一氣可殺五十人不殺五十人不快也其兇暴慘酷誠如所言此一犯也寸斬碎磔猶不足以盡辜惜其不食而死僅以首解耳

一逆酋僞相一名

何若海年四十五歲遵義縣學廩膳生員先年潛入北京以賣篆刻爲生曾蒙吏部咨送兵部授守備職銜用之不聽雄心落魄後見東事孔亟屢赴各衙門條陳未蒙見採適奢酋差楊衆等報兵援遼不許若海受銀七十兩爲具本稱秦氏女流尚能報效豈鬚眉丈夫反不如之因許援遼又爲奢酋差役借用盤費千餘金遂乘催調之差前往永寧投奢寅父子條上三策謀圖大事逆賊從其下策令樊龍等反據重慶

國大將軍之職有馬有金刀鐵券約世世子孫彼此無負今各土司之暗助苗兵殆不虛焉此逆賊的係奢酋心腹卽寸斬萬磔始足以伸國法而洩神人之憤耳

一賊子四名

樊友邦年三十歲永寧司人樊龍長子生而驍雄有智略性殘忍嘗笑中國寥寥天下英雄惟我輩數人龍之作逆也友邦授僞副總兵職銜獨領賊兵萬餘鎮日操練或

遍巡城內誅殺士民之不肯就降者或四
出郊外殺劫士民之饒有貲財者謂之游
衍戲局民間少女少婦無不納之帳中有
周邦寧之女周氏能琴善聲歌竟强擄之
其父與夫莫敢伸言然不獨周氏一人已
也一門窮兇父子相濟天厭其惡天羅地
網安所逃死乎

樊友臣年二十二歲永寧司人樊龍次子也
有勇力爲龍所最愛龍據重慶奢酋授友

臣僞守備於十月十三日同石永高領苗
兵二千五百餘名自永寧來援龍得之聲
勢益張友臣數引兵出掠張彤之攻劫壁
山也友臣爲先鋒乘健馬負大刀行人莫
敢睨視有青衿婦楊氏者生有姿色友臣
擄爲侍妾五月二十八日克復渝城被官
兵擒獲

樊友國年二十一歲永寧司人爲樊龍妾生
第三子也龍之據重慶也奢酋遣樊友臣

石永高領兵以至而友臣爲前茅國爲後
勁張彤攻劫壁山友國與俱有青衿女吳
氏者友國擄爲侍妾所掠錢帛最多五月
二十八日官兵入城友國出走土司追之
三佛國[illegible]擒[illegible]

張國用年十九歲永寧司人張彤長子熟嫻
弓馬彤之出入國用帶刀相隨常整戎裝
乘駿馬上下城垣無異舞劒控弦以示威武軍
中目爲小將軍雖不聞其荼毒狀然係元

惡逆子不在常律幸爲官兵所獲法應梟
示以殉

一逆酋心腹謀士領兵賊黨共二十五名

石永高年三十九歲永寧司人爲奢寅頭目
居中用事倚爲心腹天啓元年九月十七
日因酋先遣樊龍張彤統兵重慶假以講
糧爲名戕害官民劫擄倉庫占據府城酋
母安氏差永高帶兵前來重慶撤兵樊龍
張彤不聽永高即從二賊商量欲圖大舉

提兵萬餘屯劄佛岡關拒我王師一面分兵燒劫沿鄉人戶擄掠婦女財物五月內官兵破關攻城擒獲梟斬猶不盡辜

胡文榮年四十歲永寧宣撫司生員即樊龍親家龍之領兵至重慶也運籌帷幄文榮之謀居多至期歃血誓師文榮實執牛耳初授巴縣僞知縣不數日以徐應舉知巴縣事而文榮陞重慶僞知府管糧儲道事茶毒四民劫掠各縣號令一稟於文榮焉

周鼎年三十四歲永寧衛廩膳生員頗有機智邊境中翹楚也因科舉不得志遂蓄異謀天啓元年調蘭苗兵援遼鼎即棄儒同往至重慶府樊龍發難鼎與謀焉授僞重慶府知府天啓二年正月奉樊龍差解銀三千兩赴省城接濟奢寅行至合江遇寅父子敗回又聞樊龍困於重慶加授僞招討節度使領兵七千救重慶不利回至合

五月二十八日官兵入城擒獲

江地名大田溝五月二十一日官兵擒獲梟磔何辭

王光宗年五十歲永寧衛人曾業儒不就去而爲吏爲人有智謀料事多奇中早從張彤游結兄弟盟彤既與樊龍共爲逆遂薦之於龍龍與語大異之曰此我輩人授以僞黎政使爲監軍紀功督餉道彤每有發動必咨名宗與議宗嘗勸龍曰將軍必欲成大事請勿妄殺一人勿妄取民間一草

一木開誠布公居仁由義召四方異人而尊禮之萬一事不成猶可自免龍不能從宗遂依阿曲狥以悅其意因而勸龍僭稱王號謹守巖城賊中兵將多敬而憚之監軍道遣人入城用計擒縛後有言其爲賊腹心全係主謀者有言其力禁妄殺全活萬命者但僞職崇降爲謀不小在賊則爲功之首在漢則爲罪之魁矣凌磔不枉

梅占魁後更名占國年四十歲永寧司人即討節度使領兵七千救重慶不利回至合

梅寵姪也永寧人呼爲崖上大爺魁爲樊龍干總頤指如意最親信十月初一初五等日隨其叔梅寵攻打大足縣殺死主簿張志譽典史宋應皐縣官家丁馬企龍等十餘人及高知縣率兵追殺魁逸走由永川進府城龍使把守南紀門官兵既入城魁始就縛此一犯者殺二縣佐屠戮百姓事最慘梟磔猶有餘辜

徐應舉年三十五歲瀘州民爲人智巧多機謀在諸賊中爲錚錚曾爲吏久之厭刀筆吏無所短長去而投逆寅大見親幸及從樊龍張彤首事重慶遂僭授巴縣僞知縣威力虔劉殺人如草一縣人皆懼伏莫敢睨視賊嘉其功陞本府僞同知復改陞僞監軍道應舉瀘州民非永寧人比也而又曾爲吏知法而蔑法乃至於此即凌磔其何說之辭

傅文進年五十歲重慶府巴縣民素精醫院

謀在諸賊中爲錚錚曾爲吏久之厭刀筆吏無所短長去而投逆寅大見親幸及從樊龍張彤首事重慶遂僭授巴縣僞知縣威力虔劉殺人如草一縣人皆懼伏莫敢睨視賊嘉其功陞本府僞同知復改陞僞監軍道應舉瀘州民非永寧人比也而又曾爲吏知法而蔑法乃至於此即凌磔其何說之辭

傅文進年五十歲重慶府巴縣民素精醫院

司道府多用其藥餌今被賊害徐撫院及孫駱二監司章知府各官皆以取用藥餌故優待之孰知其人外貌恭謹中實狼戾徐撫院之遇害也其家人徐二者挾印走匿其家乃密遣人鄉縛徐二併其印獻於樊龍龍大喜授以守備職銜使領兵事黃蓋金圍呵騶載道儼然於車上儛矣十月內張彤約樊龍出走傳文進曰不可此地有長江二道勝於百萬雄兵願千歲就此建都無他往二賊復止後見天兵四集不無怨望而以其獻印功大欲殺之輒中止城中鄉紳饒有家貲者賊無不掠掠文進之指使居多焉城未下之先三日文進出城欲逃被官兵擒獲

陳堯峰年三十五歲永寧衛軍堯峰生而蝮鷙與張彤交好久出入營與俱彤既反授堯峰重慶府僞通判帶管糧餉諸務縉紳饒有貲者無不恣其擄掠性最淫掠良人

妻女最多有妓曰素娥者姿態傑出堯峰聞而掠之備極淫穢城既下之次日始擒而解之

黃高年三十歲太平長官司應襲與樊龍往來久結兄弟盟龍既反授高僞遊擊使領苗兵把守佛圖關四月二十四日官兵既拔關高走入城龍復使守臨江門晝夜爲盡力不少懈取城中婦女爲侍妾望之如雲有周應俸女周氏頗俊慧竟掠之爲妻

官兵入城高出走朝天門爭爲土兵所獲

李齊民年四十歲重慶府巴縣人爲人兇悍既投樊龍見用日益親信授僞守備職銜領有旗令沿戶派兵專守千斯門每遇官兵近前攻戰即東西竭蹙喝衆登陴發矢下石不遺餘力衆斬始有餘辜

熊長庚年五十歲江西瑞州人以援遼同何若海等入川調兵爲奢寅預謀於上年八月內先到重慶府黃葛渡觀音堂窺探地

製守備指揮千把總等官皆君寵所管押嘗與形分路出兵形或出朝天門則君寵出南紀門形或出南紀門則君寵出朝天門出各門如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取爲門子妾色婦女皆取爲婢妾城破之日寵逃至長壽縣追而擒之

丁汝登年五十歲永寧衛生員初工舉子業既不得志輒鬱鬱感慨因周鼎爲介紹而見之於奢寅寅亦優禮遇之後鼎與樊龍

自重慶發難寅遂授以僞守備職銜撥遣
周鼎管中軍事發謀決策知無不言言無
不用蓋姦人之雄而逆賊之魁也
周晃年二十三歲永寧衛人即周鼎胞弟也
晃與鼎俱以小有才爲樊龍親愛凡事入
重慶之變晃與梅寵俱從永寧領兵入城
龍得之若增一手足云其攻打榮昌銅梁
安岳大足永川諸縣晃無不與俱所擄掠
錢穀子女最多重慶既復晃遁去山谷中
至六月初七日始就縛
雒金祥年六十歲永寧司外四里民幼曾業
儒不就去而習武技藝頗優逆寅素識其
人令隨樊龍至重慶龍既反金祥即授重
慶府僞推官理刑名事偕理詞訟且稽覈
諸目之勇怯勤怠而殿最之一縣士民望
而森凜有毳衣如瑞之風矣
伍就湯即徐國泰年五十歲成都府新都縣
人曾廩於庠後爲蜀府典簿罷官家居與

張彤交好從之重慶彤反授湯爲中書一
切僞檄誥勅半出其手湯之與彤畫策也
屏左右最秘密人莫有知之者監軍道聞
而遣人以帖諭之答一稟啓視之乃擬楚
歌一篇也曰但使官兵城外歌此城兵
自散監軍道批其後云汝有此手筆上之
不能殺賊立功次之不能開門獻城又次
之不能暗行內應而僅以一楚歌希圖免
死誰其原之次日辰時徑赴該道投降此
一犯也雖後此之投降可原而前此之秘
謀可恨觀其更改姓名蹤跡詭秘其爲姦
人之雄可知
馬道年四十五歲陝西涇陽縣民先是從故
黃總兵標下爲把總重慶之亂道不能脫
身因委身張彤而事之加授僞守備職銜
使領兵千餘把守朝天門一路嘗乘間引
兵郊外大肆劫掠婦女錢穀雞豚狗彘無
不括而持去者縉紳大戶編戶革門無不

到而搜求者事急投各道鎮各道鎮方欲
留以招降而百姓見之爭批其頰歷數其
劫掠狀卒擒縛之

董三鎮年四十五歲南直隸上元縣民先是
客寓重慶以發賣青布爲業後見樊龍猖
獗暫投效用與以保身人之遂竭知盡慮
甘心爲之股肱徑授巴縣僞縣丞料理縣
事一縣士民惟其魚肉官兵入城首擒始
之與以保身者豈非竟以殺身乎

周汝林年七十歲永寧衛人即周鼎之父曾
爲生員以年老告給衣巾鼎既爲奢寅尊
禮汝林號稱太公優禮而不臣後從其子
至重慶爲參謀汝林老若可從末減然不
能以義制其子反身教之貳焉老而不死
是爲賊其汝林之謂乎

任嘉言年三十歲重慶府巴縣人善演禽奇
門推測前任道府曾有字扁旌賞之樊賊
據城之後本犯以術數見因而信用之每

出征必召而問其吉凶本犯悉與確查某
日宜某日不宜官兵擒獲之日合郡士民
無不爭批其頰此一犯也雖僅以術數見
用然代賊籌策加通賊從賊一等矣

傅楫年四十五歲江西南昌府人重慶書賈
也略識文義樊龍反逆先走投見之意止
於與免性命久之任用授僞把總職銜遂
領排門民兵把守千斯門每遇官兵攻戰
既不能開門倒戈又不能出降歸順乃爲
之布置而綜理焉夫楫既略識文義矣何
悖逆不悟乃爾耶

王堂年二十四歲南溪縣人永寧寄籍即王
國重之子也先同父各領樊龍募兵銀兩
從龍援遼及龍於重慶既反而堂父子則
授僞旗牌官俱黨助樊龍殺人放火無所
不至五月二十八日官兵入城尚執迷不
悟旋爲官兵所縛也一門濟惡父子爲姦
惟是王國重解途溺斃未正典刑堂擬梟

斬允當厥辜

郭鼎鉉年四十歲仁懷縣人曾爲生員因奢寅造逆僞授鼎鉉僞總兵職銜領兵一千同占據仁懷助逆爲虐朋惡作姦肆無忌彼合江賊敗仁懷逆賊一齊潰走遂被擒獲得非天厭其惡而不使賊徒漏網耶

王元臣年三十一歲浙江人向以包買皇木久寄居重慶上年樊龍造反元臣遂投龍爲羽翼查點排門兵爲之守牆又隨從樊龍口報富室慘害多家劫掠無厭助賊有據梟斬何疑

廖盛即羅朝明年三十五歲永寧司人因奢寅造逆殘破州縣寅初授廖盛爲合江縣僞典史後陞僞副總兵因投降於羅乾象請漢劉守備銜被朱國恩連劉拘送奢寅將廖盛殺死本犯的名羅朝明係廖盛家人爲官兵擒獲天啓二年九月十五日具題奉聖旨兵部知道

加銜調補殘憊縣令疏

題爲酌議調補殘憊要地縣令以資戎馬以奠地方事據布政司呈奉臣紙牌查得仁懷正官久缺民心無主時爲狡賊蹂躪合江係進兵討賊正路縣官行取離任無專官應酬料理仰司即於合屬推選才幹官內議就近調補料理兵糧撫輯殘民保固疆土等因奉此該本司署印副使戴燦查看得合江係水陸之衝仁懷爲川貴要路目今戎馬交馳兵食拮据急賴縣官經理查得雙流縣知縣劉鼎新粹履輝山拱壁英猷出匣太阿才裕折衝力肩鴻鉅奢酋到地方本官率兵拒敵保全城社威名大著歷俸已逾二年應加陞同知寄銜叙州府管合江縣事石泉縣知縣商艮弼拊民清勤政最援省勞苦功高文武全才經綸偉器成都之圖本官督兵入援躬冒矢石擒斬甚多歷俸近二年應加陞遵義府同知管仁懷縣事不惟要地有得人之效而各官駕輕就熟計無便於此者請乞會題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議照合江仁懷二縣皆與永寧接壤逆賊發難首被虔劉室廬盡皆殘燬流移罕有復業

自非才情超朗膽勇俱備者決不能當此危險即今兵集掃穴寔爲必由之路拮据糧運應酬軍機尤貴得人查得雙流縣知縣劉鼎新石泉縣知縣商良弼各抱瑋才兼長武事自經茜變鼎新督領鄉兵屢與賊鬬良弼親提義旅來援省圍皆見之行事非虛揣者以之調補不獨整敝起殘兼可督兵理餉但二官歷俸頗深夙著功苦各加陞同知職銜不逾格例既經該司酌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吏部再加酌議將劉鼎新加陞叙州府同知管合江縣事商良弼加陞遵義府同知管仁

懷縣事覆請行臣等轉行各官遵照任事遺下雙流石泉員缺即以新銓合江仁懷知縣改補嚴限赴任不但駕輕就熟且朝移夕到於地方軍旅兩有裨益矣天啓二年十月十一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將劉鼎新加叙州府同知管合江商良弼加遵義府同知管仁懷楊世俊改雙流周薹臣調石泉各知縣奉聖旨是

題爲議處不肖官員以肅吏治事臣頃以逆賊披猖督兵江上凡各有司目擊小民流離軍旅騷動之狀宜何如惻隱何如調劑譬諸拯溺救焚汲汲皇皇猶虞不逮而乃有不務嗛咻祗圖剝奪者可一日容之民上乎除事涉細微姑從册報部院處分外兼得其穢聲最著者有三人焉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爲皇上陳之如夾江縣知縣董繼舒性本粗豪事多孟浪理民縱剝擊之害持躬乏禮義之閑用銀娶部民胡應泰之妻爲妾乘扮春日涸入後衙官箴謂何寵門子李機入衙併母周氏喚進姦宿廉耻何在收糧自有天平法馬每兩重至二錢又以拆封不足罰充折價收戶田寅等之苦堪憐丁口原有底册籍數既增仍復取紙每載至瀘州變價入橐紙民姜倫等之口難掩私訪奉旨禁革乃敢指訪濫罰致戴廸等膏血無遺醫生止供藥餌輒聽匿名拏考若艾選等誅求最慘鎖册書趙合稱飛說是矣而嘶楠木百餘仍罰銀十兩是則何名用訪嘉汪諫爲主文已謬矣而任包當納吏下鄉攫噬人孰能堪衆

達衙虎也嘛財妄告姦情何遂將陳應詔李思邈斃之
枷下陳應積書也挾私妄報大戶何遂坐犯人王思商
家刑訊科罰最可恨者京債逼迫貸僧因準因羅不遂
而生事拷斃致令永述典屢告不休其他生事濫罰擊
斃有據此一臣者初政似覺可觀得薦遂爾改節邪淫
貪暴無不備具應照貪例革職爲民榮昌縣知縣今丁
憂張縉濟變無術潛身有方居官線索由人臨民怨謗
多口焚酋發難本官先將家口送入陳九傳家已昧效
死之誼及百姓擁衆打死賊黨張元等捏作已功申報

將誰欺乎衙役陳嘉猷等七人號七知縣與之對坐飲
酒禮以上賓官箴爲之掃地投賊陳九儀等多人俱受
僞職令各納銀百兩槩從寬政孔方眞可通神從賊張
貴先等既經梟首變其妻孥復擇其有姿者六口進衙
何免於宣淫之議秦兵經過每糧二十石取馬一匹及
其不用而每匹追價四兩五錢入已曾不顧椎吸之慘
甚至有稱熊賊坐縣本官密托生員王應正與酋交通
給以印票應正乘機抄劫地方鄉兵拏獲送至寺中投
見担解展轉一月賣放以滅口證迄今未獲者且本官

籍住永寧雖曰聞訃竟不知何所歸著此一臣者智識
昏暗舉動貪婪衙役待爲上賓已無羞惡之念民譁俱
云翻轉足似作用之乖臣前疏查參未結姑應照不謹
例閑住丹稜縣知縣葉日新父子爲政上下皆官法律
不束於居常公私俱匱於囊箇到任取庫銀五百兩填
還京債鎖拏收頭王中秉等無端夾打逼令代賠是以
公庭開騙局也發男之榜換金雅州歐死樂戶致州收
監本官將銀一百五十兩前去買和是以錢神抵人命
也庫吏吳仕文等營幹帶辦每名索銀十五兩孫可先
等過送可憑抽兵銀自應起解聽子收衙以衣服筭抵
吳仕文等經手可證生員熊繼周赴考溺死何罪之有
而聽寵吏胡一達之唆責其扛屍進城索伊父熊可中
二十兩之賄遂爾暗銷故民李二妻劉氏不從伊子之
姦宜責其子而聽腹阜曾大仁之計連發數票拘拏非
後夫張尚知二十金之賄安得住提防守何事而民兵
每名縱子索銀五錢方給工食公堂何地而庫吏袁子
達縱子兇毆幾死大駭觀聽此一臣者才識昏庸事權
旁落內外全無防範表裏肆其姦兇即褫綬投荒僅可

謝其往過但念心地本實歷任甚淺應照不及例重加
降處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訪覆議上請如臣等所言
不謬將董繼舒革職爲民張縉冠帶閑住葉日新重加
降調內除榮昌張縉已經推補有人其夾江丹稜二縣
遺下員缺卽行銓補勒限前來任事庶墨吏知懲而殘
民獲甦矣天啓二年十月十一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
道該本部覆奉聖旨是

塘報蘭賊出没截殺情形
爲塘報苗情事九月二十二日據防守長寧路加銜副
總范繼道塘報據前營張之麟報稱賊將拖船四營房
盡燒辰時卽至黃沙坎頭刻立成七營又據蘿卜坎左
營冷正榮報賊於二十日與西關交戰不意馬湖營兵
染病奔潰繼道手戮二人以殉賊勢漫出各兵退守隨
傳令各營擇險據守苗兵焚燒洞底銃擊賊首一名打
死二名賊不敢渡聲言去建武回來定要找廂攻洗一
擁而退又據本官塘報容以小帖藏于髮中潛進賊地
令凌霄城伏兵鄭國禎等掩賊之後賊若小隊不可輕
動大隊一至聽號殺出隨據塘報張龍回報賊知高琪
官兵埋伏建武有備盛傳官兵用調虎離山之計要從
後面搗巢且聞江門兵已大進連夜撤移及賊攻葛守
備營半日計點官兵殺死賊兵數多又有安家弟子五
百亦被殺死稱羙不已葛盛德陣亡折去官兵百餘監
軍道劉僉事塘報相同又據納谿路黎軍劉養鯤塘報
遵令於本月二十日暮親率張令何正光秦國俸等奇
兵連夜直搗宋江橋時賊不及甲馬不及鞍被官兵一

衝扳營逃走張令奉國傑連殺四人係總兵楊選親勇
柳二千總何啓孟百總阿定張二拏獲僞坐營都司王
應伏一時兵士奮勇殺賊百餘奪戰馬六匹槍十四枝
俘獲僞總兵楊選妻女七口酋妻馬氏擁衆逃入水流
摧洞巢非訖火燒燬江門矢江賊營二處土其捉其酋
妻馬氏不意逃走隨即收兵請乞量犒鼓舞又據本官
塘報官兵深入永城前後盜出船二十餘隻接出原任
松潘道李參政子一人吏一人又於蠻洞子拏獲苗賊
五名婦女一口見解道審落洞崖拏獲奸細尹顯能等

二名槍弩關刀六件又據本官報稱酋知宋江敗衂崇
明率衆自長寧來援奢寅率衆自夾子口來援勢甚猖
獗本路既已救韓走魏則長寧仁懷二路又當速入以
分賊勢又據加銜副總鄧懋官塘報賊已盡劉二羅口
去納三十里又據江安縣申報賊已漫出直窺縣城又
據劉養鯤塘報賊欲報復前恨率兵大出劉村雷村昜
村燒殺各三層岩上岩下將趙志上家口船隻圍殺去
訖小苗自仁懷回劉兵十三營老酋自長寧回劉營其
多合兵要衝納谿江安又言懸賞銀一千兩要捉劉養

鯤遍地燒刼勢甚猖狂叙瀘道塘報相同又據仁合路
加銜副將羅乾象塘報逆賊奢寅率衆窺仁懷試我虛
實越同知與乾象薛來衍張鍾秀等各率勁卒共六千
分頭堵截又令王繼先把小關洪綱守監壩王繼先伏
兵千松盤衝殺斬級一十八顆導獲男婦三口解驗洪
綱兵士內變一時義兵賊兵混殺無數賊遂潰敗退回
洪綱見與王繼先等合營又聞江門兵進酋勢甚迫兵
聲頗振續據越同知塘報相同本月初十日又據鎮雄
貢生王信稟報奉令撫安鎮雄轉諭烏撒安效良不許
助逆有挽回求全之機貴州官兵戰勝社輝悔怨諸目
又聞小酋賊於夾子口損兵甚多又據分守川東道吳
黎政報稱據守備楊通霑報九月十五日忽賊衆前來
清水逐趕人民卑職督同守備楊國纘等率兵追至彼
中交鋒斬級四顆賊退周水剳十四營至二更時分官
兵四路舉火鳴銃大呼殺入綏陽兵到接應賊俱奔潰
由金刀坑散漫而去我兵折轉入遵義城撈賊盡逃惟
是楊栢一營與西酋逼近兵無糧以資守本道隨令署
府綏陽任知縣同將領官兵防禦城池地方各等情到

職看得逆賊自分必死乘間衝突雖官兵沿路剳定而窮寇狂逞其鋒甚銳兼之霖雨不止軍中大疫師老財匱支持寔難除防禦策應隨處料理外但大將與京舒未至楚中兵餉四十五萬未解入川酋之衝突未已建之苗患復騰爲可慮也天啓二年十月十一日塘報兵部

塘報馬之良出犯地方

爲塘報地方苗情事本年十月初九日據分守上川南道參政陳龍光文報據雅州申准雅黎遊擊李毓華報稱土官馬之良藉口以東元服色輒敢調集猓苗聲言攻圍城堡此等不軌之謀是假此羣賊爲之內應也叛形已彰爲害匪小等情又據榮經縣申同前事據大渡河所關稱改土苗民東元三哈殺賊獻功蒙加服色三哈咬土婦馬之良聲說東元係他家生如何受服色爲名起兵燒劫具由申報訖今照馬之良復行

起兵前來挾要東元鴛拗不聽處分聲言動起番猓即欲叛反又據馬之良稟稱東元父子謀占卑司地方截管爵土奪掌權職將上下地方付他管理又將良撫司置管何地皆閻存義王良臣等暗地替闔撥置引誘故惡如此吞害仇不共天如同謀幹事相助銀兩設計漏放東元父子出相嶺死不甘休今卑職略點家丁前去著落上七枝耆宿三哈腳孟鉄鉄等隨領小後生前來北關外五里波各路口分布把截相嶺擒剿二惡乞將二犯縊死發出如前惡一日不出定要與店家閻存義

王良臣等名下跟要分令人馬到各宅上坐催一日不出供應一日速將二惡押出即撤兵回萬事休矣等情又據呈稱懇將二惡擒拏發出庶免地方擾攘上下得安四十八寨生番觀望不致欺玩若護留隱匿必復動干戈萬無休息又據上上二營提調百戶馬象乾胡觀宸報馬之良動兵奉本府差三家通把前抵土官不容面見又據苗人腳撒口稱土官差者苗阿息腊元四狗腳撒等執令督率各苗前至大田壩住劄初四日土官親抵大田挾要東元父子若不具報干係地方等情又

督蜀疏草

據楊四營百總毛國元稟報查得土官於二十二日令人手執鷄毛前往黑麻溪擺凹小水調取兵馬二十五日令那衣執火柴頭上綁鷄毛令野馬他寅夜進大小三冲各寨調番其各山并白崖水尾紫竹地已調發上來白聘簡朱慎藍友枝吳應舉俱到途中土官叫人阻住不容進見又接本官心腹書識黃袍藍之與私信事已行他二人亦拚性命無及觀此信酋實有乘東元之由叛亂但調諸寨西番各鄉難當抄劫之害及查撥弄者乃奢崇明有八個人在彼隨住有一頭目甚是可惡全憑此人行事又據塘報楊文元報稱查得土官惡差苗人冷酒別前來各處百姓家催夫馬准於十月初四日上來有苗人陸續上來不知住於何地又黃藍私信傳言事已露出實難勸阻准發兵於大田衙門劄下只要東元父子出來等情該吳知州查得馬之良藉口東元輒敢調集苗猓聲言攻圍城堡不軌之謀假此而與奢賊內應又該遊擊李毓華查得先年瞿馬二土官爭襲構殺院司議定上七枝即東元三哈等改土歸所當差立馬之良管理地方堂弟馬呷什隨同協管東元係

之良家生改土後不屬之良管轄近相嶺苗猓出沒東元等殺賊來獻保安道路為議給大帽衣撒千總劄付百總王良臣生事挑撥傳先聲擅送黃傘東元恃悍通要約束諸苗已將東元父子并王良臣備先聲等羈候一面撫諭之良靜聽處分各等情到道轉報到職卷查先據建昌上南二道報稱奢酋每以奸細扮作僧商入建挑撥岳母馬之良引番出犯彼此起兵又入松潘挑誘火落赤犯邊與江門長建各路偵探逆賊又發頭目山人高萬古等帶兵三千由烏鎮透臘乃入建約馬之

良起兵犯省犯叙各情已經四下申飭嚴拿把截隄備
及諭之良大義滅親毋令交通凡有奸細許拿解出事
完另行題叙優擢外今據前因除行令道將弊飭防
將東元等犯解赴按察司查審正法差人化諭馬之良
撤回畜猓靜聽處分嚴查挑夫員役及將朝廷威福與
逆酋造揑假旨詐言搖惑土司附和情弊丁寧曉諭及
促陳黎政移駐雅州與建昌道李遊擊互相鎮服隨宜
安撫飭兵防禦外但川中無將無餉楚帑不至人心張
皇蕭賊未平邊釁復起襟掣肘露事可寒心千係地方

督蜀疏查

苗情合行塘報天啓二年十月十一日塘報兵部

揭報就近陞補司道

爲揭報缺員就近陞補以濟時艱事省直藩臬二司統
理錢穀主持法紀屏翰彈壓最不可缺之官也守巡兵
道領事一方尤難乏人況大敵未縛羽檄紛馳當民窮
帑盡之時爲措餉籌兵之計必在官無缺員事有專局
綱舉目張庶克有濟今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俟周著自
經論劾回籍日久雖見查勘斷難望其再來右布政使
林宰在外總餉自難卸擔守西道副使戴燦身兼數印
東奔西馳按察司按察使王佐才已經題留懸缺未補

蜀固不辰豈可遐棄近者本部酌定邊才俱於本省自
有司至監司院皆得就近陞補今就近移補無如林右
布政使陞左建昌道按察使諸允脩陞補右布政使守
上南道黎政陳龍光陞補按察使分巡下川南道黎政
王世仁陞補守上南按察使叙瀘道副使李仙品陞補
分巡下川南道黎政分巡上川南道副使趙日亨陞補
建昌道黎政守西道副使戴燦陞補分巡上川南道黎
政一轉移間局面既專事難推諉藉以應酬兵馬催趲
錢穀實爲目前便計以上各官資俸相應才品俱懋伏

望本部俯念遐方多難就近推用遺下守西叙濾二缺
即於本省隣省附近量材推補刻期到任神濟時艱造
就地方不淺矣天啓二年十月十一日揭報吏部

咨設旗鼓中軍

爲遵旨改設欽依旗鼓中軍等官以疏武科事准兵部
咨先該兵科都給事中蔡思充題該本部覆奉欽依通
行查議但武科一途原與文闈竝重近因人多缺少遂
使用舍殊途升沉互異以致人情落胆謂法未衡平
臣部查得督撫鎮道戶部旗鼓中軍等官或任傳宣或
司軍旅其大者足當一面之任小者亦綰半通之綸固
猶愈於策空名而無實用者也向來不由部推使雜流
納級等項皆得占據其間夫旁門不塞正途安通變而

通之誠當改設欽依自後應將前項各官除見在管事
世職武科資薦相應者聽臣部推陞外其餘雜流納級
槩不許用凡遇員缺悉聽臣部將武科推補或聽督撫
咨補俱照欽依守備體統行事及小把總職銜舉劾黜
陟亦照常舉行則竊據者難爲營窟之圖需次者可免
河清之嘆此誠疏通武舉之一策所當申飭舉行者也
再照前項欽依或於地方有宜有不宜其宜改者臣部
開載未盡聽督撫開缺報部其不宜改者俟本官陞轉
後即聽裁革以省冗費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備咨到

職查得蜀中僻居西南三面隣苗居常無事中軍已不
可缺況值蘭酋造逆兵巡等官無不籌兵理餉奔走軍
中尤在需人以武舉授欽依守備料理旗鼓中軍人可
疏通事可責效就而黜陟斷在宜行但川中向以世職
料理兼因援遼討蘭填給部劄加銜充理不為乏人即
職衙門旗鼓李必茂係成都右衛世襲指揮僉事前撫
加銜守備自圍城拮据料理業已年餘相應酌定世職
加銜照舊料理但請本部俯照註開一併題奉欽依各
須劄付以便塡造賢否得示黜陟至於懸缺即請推補
具題施行

計開

四川巡撫衙門旗鼓成都右衛指揮僉事加銜
守備今請照例授欽依守備管旗鼓事李必茂
兵巡川西道中軍寧川衛百戶三科武舉部科
咨送松潘坐營征建題加本衛指揮僉書督兵
援遼加銜守備王國臣

勒限赴任統乞行職衙門遵照自後年終塡註賢否事
實報部查考理合開註回覆為此合咨本部煩賜查明

松潘兵備道中軍松潘衛左所百戶奉例加納
本衛指揮僉事透圖援省加銜守備張應甲
建昌兵糧中軍鎮西千戶所應襲百戶征建咨
部加銜本所指揮僉事援省加銜守備魏民望
安綿兵備道中軍保寧所富村驛百戶加銜指
揮僉事王昌明
分巡川北道中軍陝西秦州衛中所百戶部劄
加銜守備夏才
以上六員請乞本部具題以守備職銜須劄
料理註定衙門旗鼓中軍事務內王昌明夏
才身親戰陣兩入賊穴立功已多亦宜破格
以守備行事
威茂兵備道中軍
叙瀘兵備道中軍
遵義兵備道中軍
兵巡上川東道中軍
兵巡下川東道中軍
分巡上川南道中軍

分巡下川南道中軍
以上請本部推補監軍道中軍請本部一同
增補
天啓二年十月十一日咨兵部該本部題將李必茂照
例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以守備職銜管四川巡撫旗鼓
事王國臣照例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以守備職銜管四
川兵巡川西道中軍事張應甲照例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以守備職銜管四川松潘道中軍事魏民望照例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以守備職銜管四川建昌兵糧道中

軍事王昌明照例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以守備職銜管
四川安綿道中軍事夏才量陞署指揮僉事照例以都
指揮體統行事以守備職銜管四川分巡川北道守軍
事各給劄定限赴任奉聖旨是

咨葉達枝補寧越守備
爲咨補緊要守備官員以衛地方以服邊苗事寧蕃越
慟屆在雅黎大渡之間苗猓環列畔睨跳梁業已屢見
此猶其流毒道路志在財帛而已獨土婦馬之良女嫁
逆賊奢崇明爲妾初則遣人交通在之良忠貞不渝道

將亦爲駕馭然而部衆已眩思逞矣近者官兵四面
圍蘭酋復以山人頭目高萬古阿三等率三千人持書
禮走芒部透馬鎮賦乃以達之良起兵雖曾檄烏鎮阻
截而令建中道將撫慰其道路之廣犬羊之性能保其
不交通不陰陽應對觀望生事者乎寧越守備實其地
方專官今守備馬繩祖以鄉官員外胡繼升家被焚掠
奉旨行究見在提問了結之期不可指計而馬氏家奴
東元又以服色細故爭競日日點兵秣馬不知意欲何
爲此一官者時不可缺查得軍中立功涿鹿衛指揮僉
事葉達枝料敵如在目中折衝不難馳驟勞苦年深酬
勸宜蚤以之陞補寧越捍衛邊土撫馭土苗才地相宜
理合咨請本部俯念衝邊多事將本官題補前項守備
員缺立限赴任庶要地不致缺人苗患得以縻塞地方

俾益不淺天啓二年十月十一日吞兵部該本部題將
奉聖旨是

奏爲自陳不職乞賜褫斥以安愚分事臣見年五十五歲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由進士歷官評事寺正知府海陞監司至四川左布政使天啓元年十一月內陞授今職今天啓三年正月當考察之期例得自陳伏念臣癸元學識淺陋材力疎庸報國徒有血誠歷任曾無善狀矧茲多難益用不支赤白之羽紛馳經年未能蕩剪公私之藏交匱到處皆起哀鳴責逋寔坡蹇而馳驅徒見屢蹶巢朽枯以撐柱寔慮速傾時已至而漸衰寵雖深而

知足疆場爲大豈堪尸位以虛糜高厚難欺輒敢披裒而上告以臣罪戾伏法自甘得荷矜全褫職爲幸伏望皇上軫念蜀方多事督撫需材照例准臣致仕勅下部院另揀才望前來接理施行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奏奉聖旨朱燮元督理軍務著益展猷爲以副委任不准辭吏部知道

加陞府佐疏

題爲酌議府官加陞以重事權以收全效事蘭賊造逆十倍於楊茜即今勢雖窮蹙其志彌狂東西焚劫曾無寧晷各有司中慷慨任事者固不乏人而中有勤勞最著若不量爲陞擢無以示勸曩者賊初據重慶而犯成都推官胡平表重繭狂奔調出石砫之兵一戰於張關再戰於江北無不奉旗斬將及奉臣密檄援省取渝復縣奪關動有勝筭無不收其全捷同知越其杰當人心渙散之際毅然爭先獨收勁卒以取渝城斬馘功多衝

鋒最苦方周鼎以二萬人來援本官先以調發瀘州乃迴兵奮擊遂建首功同知段師文當成都被圍水泄不通之日親提四千之衆殺入重圍逆賊莫敢攖其鋒軍士因而生色及戰守南城自負挨牌執刀身先殺賊今在沙河獨鯁狂鋒此三官者一片眞心滿腔偉略臨陣不辭矢石運籌具識險夷至一切鼓舞招徠俱中窾竅目今分布討賊尤樹奇績及查先年征播推官高折枝身先戎馬當桑木關一路議加僉事以重事權而酬其效如三臣者不但驅以領兵先掃蘭州巢穴卽異日將責令勒得勝之師徑道突出夾攻水西若不重之職銜何以隆事權而責成效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令詞以請伏乞皇上軫念西南賊氛未靖急需文事武備之臣以濟厥事勅下該部照高折枝例將同知越其杰段師文推官胡平表俱加按察司僉事職銜令其各率勁兵段師文胡平表由瀘衛直搗永寧越其杰由馬克橋直搗紅崖大囤兩地止相隔十里卽令會合大兵齊掃古蘭早奏膚功奠安西土蕩平之日仍聽臣檄令各揀勒精兵二萬三路直出滑潭掩水西之後而會

偏沅之師衝殺其前再約黔省出奇從中共擊使其腹背受敵不難撲滅矣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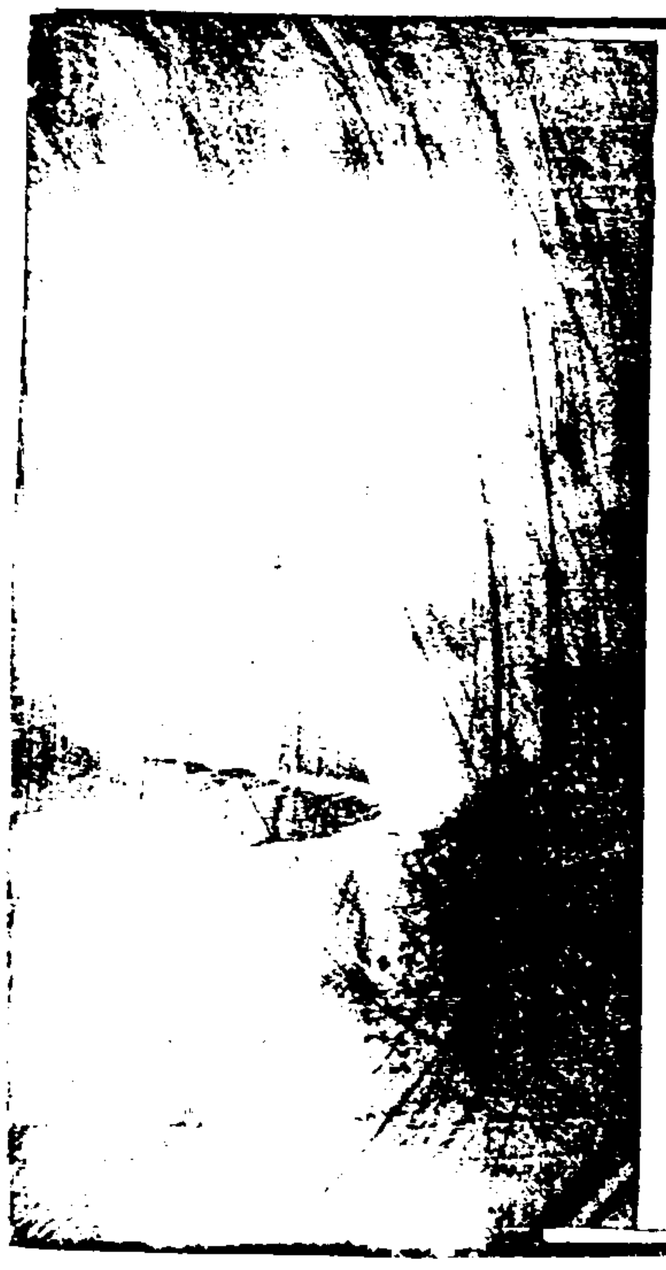
請催兌解楚帑疏

題爲賊勢披猖不已兌帑解發無期懇乞聖斷以解倒懸事蜀自蘭酋造難四盡三空庫藏先竭於調援新糧已寬其一載而一切防邊養軍之費毫不可少天不雨粟石難點金臣與督臣按臣以及三川縉紳諸臣無不叩閽來帑以濟然眉掌蒙皇上眷顧西土前後允發帑金與戶部咨兌者共九十五萬兩於時臣與三川士民額手歡呼謂有糧則有兵滅賊易易矣除前後解到者督臣開單報部已明外尚有兌解湖廣遼餉共計四十五

萬兩督臣援黔東下移咨開送到臣內云業已數催未解聽臣徑移文差人催用又一咨云奉旨內將解蜀二十萬兩通融黔蜀支用臣以蘭寇不與播酋同播酋守穴以抗王師或可遷延年月蘭賊時時出柙肆其狂螫路險隘多隨處當防不爲暫勞永逸之圖必虧九仞一簣之力隨拜疏再請發帑及全留通融二十萬之帑與蜀支用遂鱗次差人催取楚帑一面調集漢土官兵約至十有五萬屈指計算楚帑四十五萬可供此十五萬兵三月糧餉俟大將一到剋期討賊近接湖廣布政司

公文內云戶部節次兌撥俱稱新餉而新餉即在半蜀之中非另有別項錢糧也又云奉旨蜀黔通融益不知適從除嚴催各屬星夜完解到司轉解期湊足半蜀及兌撥通融之數又手劄內云節次兌撥此兌撥之銀即在中分之內非另有錢糧也前署官偶因黔急而蜀緩故解黔稍贏而解蜀稍縮然總會已逾加派正額等語夫兌帑四十五萬明明的數絲毫未解督臣卷案可查通融一說止於二十萬兩內言耳今既云即在中分之內又云解蜀稍縮殊不可解楚蜀雖異均皆王土免解

而兌原非額外今屢催而不至此堵截久饑之衆與檄調將至之兵將令其散回任賊出沒乎抑令其忍饑枵腹而戰乎楚之徵解不齊必非坐視而蜀之需用甚急難捱時刻目下庚癸頻呼號令難下萬一脫巾而散賊必乘之於時責臣以不能駕馭臣亦何逃於三尺即欲卸責於楚誰能信之況賊自江門遵義得志之後倏而闖出長寧建武倏而突犯納谿仁懷欲罷不得欲進寔難輔車脣齒尋常猶且望濟皇上業布弘恩而蜀竟未霑寔惠臣情亟勢窮安得不仰天而呼也伏乞皇上軫



念西南半壁關係匪細賊正猖狂未已勒兵待剿勢如倒懸或嚴勑楚中將兌帑四十五萬星馳盡解蜀中或徑發帑入蜀接濟楚銀仍舊解部餉足兵強庶克有濟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着該部作速議奏

糾叅縣令疏

題爲縣官縱子招兵投餉憲司據實糾叅以肅官常事據遵義道僉事趙邦清揭稱本道家居已聞綏陽知縣任寵縱子招兵圖餉本年七月二十三日賊犯遵義任知縣既署遵義縣印同男如衛守備任國瑋率兵衝得脫推官馮鳳雛孤身死節至十月初六日本道蒞任入綦江本官具詳報道批行查究適以水土不服在綦調理至十七日坐堂任知縣次男任國珣在堂站立袖出一揭乃害眞安楊知州遵義楊主簿文也本道斥之

任國珣復於二十七日公然赴堂遞一公文兵冊討餉內開贊畫任國珣其餘叅謀中軍旗鼓揩揮千百總兵士共三千三十員名本道閱之不覺驚訝面加詰戒國珣父作知縣子不得預兵事姑置不究至二十八日本道坐堂時當順盧知縣綦江鄒知縣叅將侯良柱俱在堂次任國珣投伊父印信公文一角內有印信紅手本開送禮銀二十兩夫本道乃綏陽知縣任寵之親臨上司也明白敢以金餽是本道不足取信於所屬一知縣本道卽當罷黜除原銀二十兩卽時行票封發綦江縣

貯庫外切照本道家居二十一年以吏部郎中起爲僉事世味備嘗何敢與人忤矧任寵陝西咸寧縣人本道樂與之忤但任寵與推官同城不顧上司招兵請餉虛詐不實頗聞剋落縱子招兵侵餉可知家法不嚴子既預兵親戚家人狐假尤甚揭害同僚妄訟已功公然以多金餽送親臨上司罪可勝誅本道一生名節遂被汙衊若不重加參處任寵本道定告致仕回籍等情到臣臣讀之不勝髮指夫新疆三陌幾無子遺措餉徵兵苦

楚萬狀乃知縣任寵以綏陽兼遵義何等責任賊至既偷生以獨免賊去則縱子以冒餉甚至用印信公文餽賄憲司不法殊甚除行拿任國珣等併究招兵剋餉揭害知州主簿等項事情外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參照綏陽縣知縣任寵投賄憲司事上全無忌憚縱子射利視躬殊乏防閑雖其經歲督兵不無支撐之苦而臨難苟免寔爲公論所羞應照不謹例革職閑住者也僉事趙邦清初謁臣於敘府見其意氣慷慨毅然以殺賊爲任及到信地獨持丰采申飭一新相應紀錄優擢以爲持正之勸再照綏陽當逆賊王倫扶國擢等出没之區水陸交衝之路縣官不可一日缺人先是布政司議以桐梓殘破缺官料理將提舉李璵加陞同知職銜管該縣事今綏陽正進兵道路戎馬交馳需人尤急提舉李璵守潔才長雅有吞苗之志理嵯署篆已見其效就應加遵義府同知職銜管綏陽縣事料理軍

提舉員缺另行銓補行臣轉行遵照庶法紀肅而憲體清險佼懲而實才效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將任寵冠帶閑住趙邦清擢用李璵加銜同知管該縣事奉聖旨是

請赦歸死逸囚疏

題爲逸囚歸死革心可憫乞勑部議解網以廣皇仁事

臣惟貪生怖死物之常情有隙可圖何謀不逞況豺狼橫行之日正狡兎倖脫之時屢據各有司報獄囚破械斬關而出者不可勝數乃有誼不從賊甘心歸死如簡州溫江郫縣等邑獄犯黃金王沈憲等或周旋官側執杖荷戈相向而哭毫無叛意者或挺身效力不畏鋒鏑躬走賊營偵探消息者或妖黨惑亂約爲內應而堅拒不從首官撲滅者或取賊旗令與賊營樹皮爲驗以俟

官司查質者臣在圍城得聞是信猶意其偶偷目前之生旋爲苟免之計而不意圍解賊退此輩自請枷鐐慷慨就獄所據申報鑿鑿不謬夫覆盆難照逝水不回畫地爲牢誰不縮步故有一聞賊警即出妻獻子俛首乞憐與夫引賊殺掠草菅生命皆不過貪此一生遂肖大戮而詎意必死之夫獨能奉法出柙之後不忘故園者各因所爲亦異矣夫衛官首賊是其功也束身就死是其忠也功不可掩忠不可棄開且見者知大辟尚懷報國棘林不乏義士於以鼓人心之忠憤而揚盛世之休

聞定奪俾天下後世咸知皇上慧照圓扉仁流解澤堯天舜日光被無涯矣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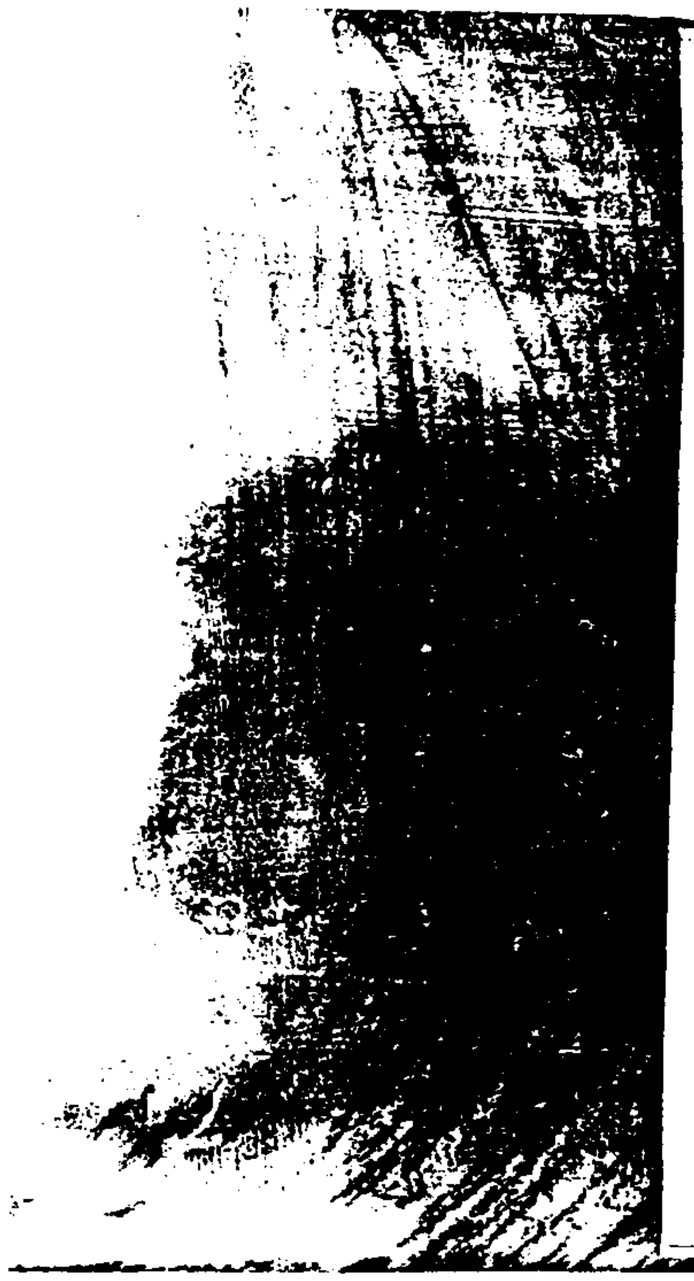
奉聖旨這獄囚情可矜恕著從寬議處該部知道該刑部覆奉聖旨逸囚黃金玉等助力軍前事平歸獄情可嘉憫都准免死從寬發落

塘報五路情形
爲塘報軍情事本年十一月初三日據長寧路監軍僉事劉可訓報守備王延賓率兵於盤湧寺擒獲奸細一名陳受供係苗目張抹賽差來打聽十四日守備姚化民率兵於上羅計生擒叛賊三名斬功五顆兵士帶傷六人報稱逆賊自長寧西關建武猖獗後知監軍道率兵堅營高縣四下埋伏甚多賊衆自落亥撤營由黑園長官司小路奔去建武城牆多行掘挖本道即發兵士馳赴建武相機追剿本月二十四日又據黎將張邦紘報千總涂可章本兵於孝兒嘴擒獲奸細二名又據黎將林兆鼎報千總夏永道率兵擒獲奸細一名阿仲又據分理監紀同知段師文報加銜副總范繼道率兵擒獲奸細二名阿三等守備鄭國禎下兵郭明選等擒獲奸細李成和以上俱係逆酋遍布探聽細作陸續擒獲又據劉僉事塘報各隘把截官兵陸續擒斬苗賊十五名顆生擒奸細七名賊欲分道直攻叙府知我兵埋伏遍布一切奸細又俱擒斬於是與本道相持四十八日連夜率衆逃回鎮雄設酒款酋意欲擒獻酋不赴席本道因遵持重之令務要一舉萬全兵士未集不敢輕動等情十一月初一日據納谿路監軍僉事劉可訓報守備王延賓率兵於盤湧寺擒獲奸細一名陳受供係苗目張抹賽差來打聽十四日守備姚化民率兵於上羅計生擒叛賊三名斬功五顆兵士帶傷六人報稱逆賊自長寧西關建武猖獗後知監軍道率兵堅營高縣四下埋伏甚多賊衆自落亥撤營由黑園長官司小路奔去建武城牆多行掘挖本道即發兵士馳赴建武相機追剿本月二十四日又據黎將張邦紘報千總涂可章本兵於孝兒嘴擒獲奸細二名又據黎將林兆鼎報千總夏永道率兵擒獲奸細一名阿仲又據分理監紀同知段師文報加銜副總范繼道率兵擒獲奸細二名阿三等守備鄭國禎下兵郭明選等擒獲奸細李成和以上俱係逆酋遍布探聽細作陸續擒獲又據劉僉事塘報各隘把截官兵陸續擒斬苗賊十五名顆生擒奸細七名賊欲分道直攻叙府知我兵埋伏遍布一切奸細又俱擒斬於是與本道相持四十八日連夜率衆逃回鎮雄設酒款酋意欲擒獻酋不赴席本

對陣生擒賊兵冬兒王小應二名追殺十里跌死甚多王思恩弩射三人得獲長槍十三枝馬絮五牀長刀二把弩箭一副守備朱朝聰率兵於和尚石把截生擒賊兵六人招降旗一面內一人當時身死餘解監軍道訖守備鄭世臣等率兵於鄧家壩生擒僞小旗馬繼先僞都司馬騰中馬伶奪回被擄男婦張坤等六十人指揮胡汝新率兵於火石背截殺生擒僞黎將袁加受軍器火藥不計擒賊黨二名守備仇三桂率兵於太山廟生擒二名驍將王繼等率兵於羊高山對敵殺賊十一人

又於牛石灘對敵殺賊馬兵一名奪獲棕衫一領大弩
一張又於花崖口追賊生擒一名又於太山崖追殺賊
兵四人生擒一人又據加銜副總鄧懋官報十一月十
二日逆賊四路來攻我兵奮勇殺賊馬兵一名又據巡
北叙瀘二道報十四日天未明賊衆五路圍營鏖戰至
巳時分斬殺甚多因兵士接戰半日饑餓潰散張令等
自趙壩率兵來援左衝右突兵少不能禦賊官兵奔退
渡江陣亡與溺死多人逆賊焚燒營壘并納谿士民房
屋而退所損士馬與斬獲功次查實另報又據加銜黎

將胡璽虞報率兵援納殺賊七顆胡汝高報率兵援納
蒙二道懸賞渡河殺退逆賊二枝得馬絮五牀盔甲三
副長槍十三枝弩五張斬功十五顆陣亡官兵七名張
令參將陳報率兵懸賞過江斬級十三顆獲馬十二匹
與賊對罵當將朝廷威福陣上傳諭黨賊自散酋亦撤
退陣亡兵十三名加銜遊擊陳祥報率同陳大臣胡國
仁等過江破賊圍在垓心只得拚死衝殺馬兵十二名
步兵不計得馬十二匹當蒙二道親見獎賞銀五十兩
又據趙北叙瀘二道報率泰與明等兵照舊防禦納谿
侯兵集將至銀數米足始可五路進討用圖撲滅天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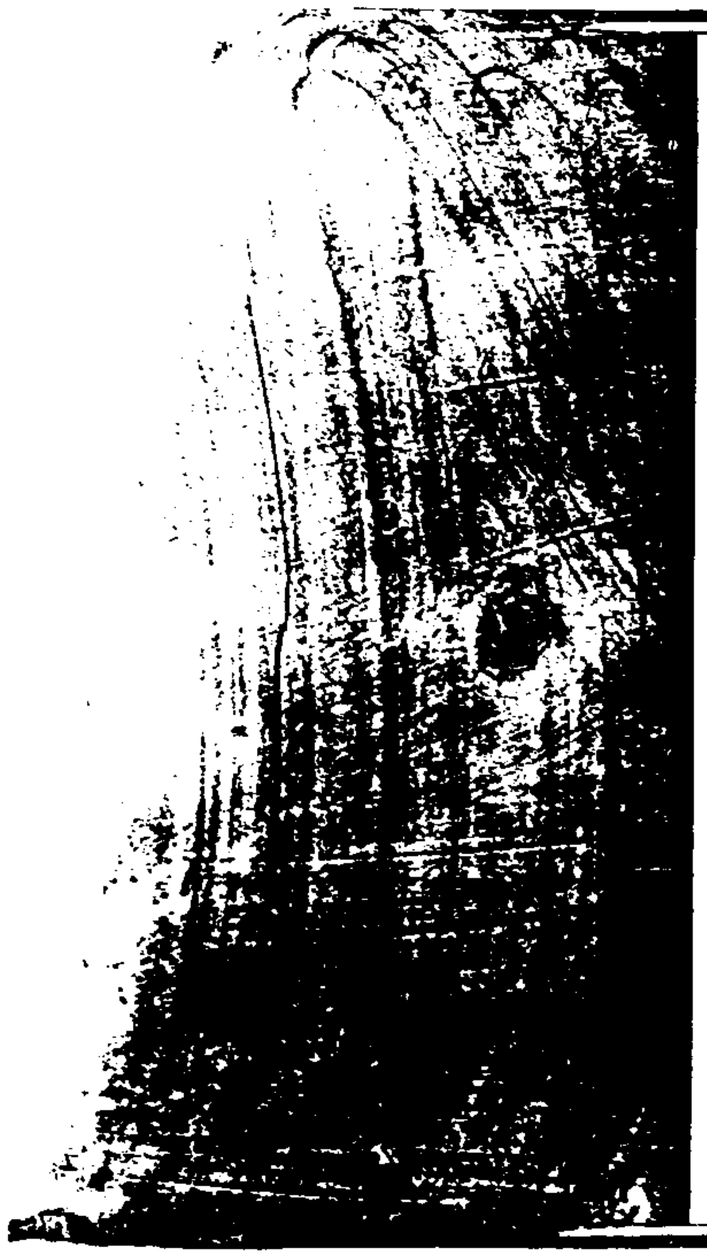


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塘報兵部

加銜侍郎謝恩疏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朱燮元謹奏爲恭謝天恩事天啓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蜀撫勞深績著懇乞特賜加銜以鼓將吏以竟成功事該本部題四川巡撫朱燮元守城有功加銜緣由奉聖旨是朱燮元守城禦賊懋著勤勞著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巡撫仍候捷叙其餘各官通著優行叙錄欽此備咨到臣即於本月十七日焚香望闕叩頭謝恩任事訖

竊念臣賦質迂愚抱材庸下居常猶苦躑躅應變更乏勛勤皇上俯念疆圍特寄節鉞汲深綆短既人地之相違食少事煩更愁病之叢集一籌莫展三祽尤寬而茲者復荷聖慈再頒温諭晉以貳樞顯秩錄及登陴微勞恩寵彌增深慶遭逢之異責成轉厚益虞報塞之難況二賊未俘三方多事醜類恃其黨援出没靡常將士久乏資糧情窳難振雖犬馬不忘於圖報而樗櫟終恐其不材裹革徒懸飲氷增凜惟是仰藉威寵勉效馳驅畢智竭愚誓掃既稔之惡逆扶傷救死用綏未集之哀鴻



亦有肺肝敢同木石臣無任感恩激切屏營之至天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奉聖旨該部知道

州縣給由疏略

題爲遵例考覈州縣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潼川州申准本州知州陳時宜關稱湖廣黃州府蘄州人由舉人云云崇慶州申准本州知州曾宇琦關稱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由舉人云云東鄉縣申准本縣知縣舒顯佩關稱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由舉人云云遂寧縣申准本縣知縣曹元龍關稱湖廣常德府武陵縣人由舉人云云呈乞照例會題并開具各稟職考語起送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

考覈得潼川州知州陳時宜端貞肅範節愛流惠綢繆績茂金湯撫字諳同召杜崇慶州知州曾宇琦直亮不欺勤勞匪懈四境黍苗膏潤一庭風月凄清東鄉縣知縣舒顯佩才情斐亹幹局周詳撫字寓于催科砥礪無慙尽夜遂寧縣知縣曹元龍霞騫遠志玉映清心砥節不媿影衾臨難獨堅保障各官職業俱修考居稱職除批令帶俸管事任內行過事蹟徑自造册差人齎緻五事册揭行令咨送部院外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吏部將知州陳時宜曾宇琦知縣舒顯佩曹元龍再加考覈酌

議題覆施行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
史部知道

塘報各路功次疏

題爲塘報功次事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據分守川東兼理監軍督餉道參政吳國仕塘報報稱本月初七日戌時據綏陽縣申報准參將周之德手本據督令守備陳悌都正極沈朝臣飛報官兵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督軍至白沙水兵分三路兩枝埋伏接應忽見煙霧騰空賊兵捲地而來駱都司王尚明庶朝榮等排陣接殺良久兩枝奇兵衝出斬首數十級駱都司生擒活功四口花槍二枝鞍馬五副徐仕華親斬馬兵一級奪花槍

一枝賊馬當陣殺死駱都司前營於新土溝洞中掠獲男婦大小七名口又據都司朱天祚稟報生擒奸細一名雲有貴游學增哨下千總柴繼文等百總胡月忠等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賊從西坪尖坡出没遇賊截殺斬首級五顆總解赴周參將驗明等情同日又據該縣申報據督令守備陳悌都正極沈朝臣稟報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報捷後隨即進兵止有二路可通栢楊即分布駱都司駱升高朱都司丁戴二遊擊由右路王尚明庶朝榮等由左路行至地名郭家壩突逢逆賊馬步兵千

餘三職督悌百總姜世龍哨官劉啓勝等王尚明庹朝榮等數騎先衝入賊陣各營兵援接獲功斬級逆賊徐退職等懸賞鼓舞直追時賊正圍栢楊兩相交敵賊喪膽潰遁楊通霑領兵追殺王尚明等亦隨追援獲功一時難叙咨都司王庹徐三人探得賊劉長等林等青十二月初八日辰時又據該縣報稱本月初三日准周黎將飛報我兵全勝生擒斬首不計千級扶國禎爭一分被獲黃傘令旗刀器盡拋而走直追入烏江去矣所運餉米盡行運轉收入縣內聽支訖所獲功級俟查明另督窮疏直

報等情同日又據該縣報稱據遊擊戴來鳳都司朱天祚駱麟報稱各職領兵追賊於郭家壩連殺數陣賊見勢大扶國禎楊維新安鑾王倫分三路奔逆各職擒斬功次另報仍發兵追赶俟獲元兇再報等情轉報到道該本道參政吳國仕看得逆賊狂逞日糾烏合之衆攻圍栢楊圖賴我官兵奮勇赴援伏奇衝敵諸賊奔潰四散斬獲賊級活功頗多足寒逆膽則監紀知縣任寵與參將周之德指縱之畧有足嘉矣除一面移行參將周之德知縣任寵嚴督將領等官加謹隄防相機進剿所

獲功次俟查明另報等因到臣十二月二十三日又據監軍紀功分巡川北道右參政閔夢得叙馬遽兵備道副使李仙品報稱本月二十一日午時據將官劉養鯤黑茂何繼光報稱二十一日卯時據兵士喻自忠李二飛報參將鄢仲張監軍紀功二道等計帶領子姪部兵三百并劉養鯤部下龔惠等勇士七百胡肇虞部兵二百自十六日渡河十九日三更時分抵葛石埡見賊劄兩關重門五道各兵奮勇殺入亂砍賊兵六百餘功內有真苗大苗功一十七人又生擒把

關僞都司一名鄢玠喝止衆兵不許割功乘勝殺入二十里內至寶月寺又分一枝齊打大崖口衆賊潰散鄢玠統兵殺入寺中時正五鼓亂殺苗賊千有餘人將寺并各營寨盡行燒燬所獲槍刀器械牛馬婦女極多俟鄢玠回日另報又招降苗八數百待渡河查數併報等情據此同時又據鄧懋官坐營都司鄭之藩部下千總李現報稱千總劉萬友殺奪僞都司一名接降民一百名生擒活功二名死功二十餘顆據此又據參軍守備劉養鯤塘報相同天啓三年正月初一日又據遵義監

軍紀功僉事趙邦清塘報探得奢寅欲遣崔罵色統石
良等出犯桐梓密行副總秦衍祚參將侯良柱率兵前
去於天啓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在石寶寨與賊頭石良
等大戰自寅至辰我兵火砲齊發賊不能支隨據各官
生解斬獲賊級并擒獲賊婦馬匹刀弩長槍及僞勅書
牌劄諭帖等件到道審得明氏係土長官明正芳之女
供稱今斬獲僞參將石良係伊夫之父僞都司石永安
係伊親夫僞都司石永鎮係石良姪餘俱苗猓石永鎮
妻羅氏供報相同親驗三惡首級真是元兇及苗級十

二顆生擒男婦三十名口看得此一捷也雖功不至於
多然斬獲石良石永安石永鎮三惡原虎據一方與奢
賊成犄角之勢乃重陷遵義桐梓之渠魁也今幸仰仗
天威剿此元兇奏俟二將丞應紀錄獲功員役均應查
賞以示激勸等因正月初四日又據閔參政李副使塘
報本月初二日午時據守備劉養鯤胡汝高張學周副
參等官張令胡肇虞等報稱奉二道密令於天啓二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渡江各領兵由赤崖薄刀倒馬等處
分別正路間道於三十日夜冒雨齊出天未明張令與

學周等衝鋒先至宋江賊劄三營張令先圍一營放火
燒起賊出對敵令等殺死馬兵四名賊兵亂走我兵一
擁殺死苗賊五百餘名營壘盡行燒燬生擒僞總兵喻
聯芳樊虎幾爲令所擒止得馬一匹復堵殺馬兵二名
我兵折傷五名賊方奔走汝高又差王友貴等招降男
婦二十餘人陣前所得活功金刀馬匹俟類齊呈解等
情同日酉時又准副總鄧懋官督陣官居敬塘報十二
月二十九日奉李總兵發兵襲剿江門宋江隨統千總
許應啓等兵七百名於正月初一日巳辰時同劉參軍張

令等當陣殺死僞守備二名奢賊無數本職親斬三顆
繩守富等於江門放出奢賊小船二十隻又據劉養鯤
等報稱督張英等統兵於赤崖攻打落洞苗寨房屋百
十餘所盡行燒燬田有龍鄢一傅等攻打崖口張村順
崖一帶殺苗目周都司王守備苗賊二百餘名爲照我
兵一時連破逆賊營寨六所俘斬甚多擒賊驍帥大挫
賊鋒酋膽已落其所獲功次俟兵將回日查確另報又
准總兵李維新塘報相同正月初七日又據閔參政李
副使塘報本月初五日辰時據參軍劉養鯤贊畫黑茂

督陣何繼光報稱初四日辰時據將官鄢一傅田有龍等回營報稱於初一日四鼓時分一路出蠻洞子共殺苗兵一百一十九功又殺僞都司李應先一功僞守備李從文一功又生擒李應先家兵李七一功又獲婦女二口又將官楊有貴賊俸奇等兵出下落洞共殺七功又同將官鄢一傅等於五鼓時分出大崖口小崖口漏潒子共殺二百五十九功生擒一功以上三枝總共殺功三百八十九功又獲奢崇明所用大關刀一把槍刀五十二件除得功兵士姓名另冊報叙等情回日又准

李總兵塘報相同十二月二十六日據監軍上川東道副使徐如珂下川南道參政王世仁報稱據仁懷督兵指揮楊元塘報本月十八日酉時職與副總兵羅乾象全哨官兵抵大魚灣劄營分布遊擊袁勳等各守隘路奢寅在土城劄營阿金出竹瓦劄營領兵官袁銓拏獲細作八名袁昌袁儀李可才招降苗人羅一相等一百名口又招被酋脅迫之民簡維仲等數十家赴營投降納妻爲質願入伍剿賊正月初四日據加銜副總兵薛

十八家共計七十五名口脫出逆網攜帶妻孥傾心渡河同劄營壘等情十二月二十八日又據監軍道僉事劉可訓塘報准參將林兆鼎報捉獲奢寅心腹家人臘兒又名閻天滿思謙報稱拏獲奢酋奸細張榮李二供稱奢寅差他出來探官兵多少要出截殺等語同日又據林兆鼎報稱十二月二十七日據塘兵康狗子捉獲幼女一口名嗔么女供稱奢崇明見得官兵四集使長寧降民傅啓望同么女前來探聽限二十八日午時回話以便衝出傅啓望走脫正月初三日又據加銜遊擊

再世烘報稱十二月二十八日奉監軍道林參將令前去明灘擒剿弟抹賽酋已覺逃止將營壘燒燬綁獲逆賊另解探得逆酋已劄青山聚賊將出各等情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看得各路官兵屢戰屢捷斬殺頗多且擒斬首惡十人足以奪賊之氣而賊勢尚欲左衝右突蓋欺我糧餉不就不能深入耳除一切功次行令各道覆驗活功監候獻俘有功紀叙及申明五路嚴加備禦相機進討外理合具題奉

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少師朱襄敎公督蜀疏草卷之五

加銜總督謝恩疏

欽差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鄖襄四府陝西漢中一府軍務策應緩急督理糧餉兼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朱燮元謹奏爲欽奉勅諭恭謝天恩事天啓三年二月一十七日提塘官葉達枝承差尹希舜齎捧勅書一道總督關防一顆至臣於郊外跪迎入署叩頭開讀勅書內云皇帝勅諭兵

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燮元朕以奢安二酋聲勢相倚據險爲難必分道進攻方可取勝茲特命爾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鄖襄四府并陝西漢中一府軍務策應緩急督理糧餉兼巡撫四川等處地方討平蘭賊一應戰守機宜悉聽便宜區畫各該撫鎮布按都三司副參遊守等官并所轄境內土司衛所土漢官兵俱聽節制調度如武官有臨陣逗遛退縮僨事者總

以上指實參究五品以下徑自拏問其境內土司有忠順效力聽爾便宜破格獎勵如或負固恃強讐殺搆亂及與逆賊通謀不法即相機征剿毋令滋蔓事關黜省與雲貴總督同心協力彼此應援不得自分界域致悞事機合用錢糧已經戶部設處如有不敷聽於所轄地方量行支用具奏銷算爾向者乘障保城宣力盡瘁今承茲重任當益竭新猷用成前績以副朕簡用至意欽哉故諭欽此臣自念材質極下報塞無能五內驚皇一頭謝恩任事原領巡撫勅書一道遵照新勅仍兼撫事俟任滿方繳巡撫關防一顆另疏奏繳外伏念統轄專征天地之恩彌大綿材薄植犬馬之力無多矧茲水蘭交搆之秋正值公私竝匱之日嘯山號澤虎豹正肆其咆哮掃穴犁庭甲兵實苦於單弱既欲綏猶以搗蘭必先安夏以及苗緩則耗費日深急則撙持未定如臣碌碌實懼不勝顧仰仗皇上之威靈用激將士之戮力賊惡既稔彼蒼正有定之時軍勢不張小醜無不滅之理七尺具在片語不欺惟是糧糗獲充庶覺師期之可定

而鄰封協濟仰煩天語之丁寧此又臣所日夜延頸以
期其齊者也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具奏奉聖旨知
道了該部知道

奏繳巡撫關防疏

奏爲恭繳印信事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提塘官葉
達枝承差尹希舜齎捧欽頒總督關防一顆臣於郊外
跪迎入署安正中拜畢啓封上鑄總督四川兼制荆岳
郧襄漢中軍務等理糧餉關防篆文四角俱全臣即叩
頭祇領任事討賊外所有天啓二年二月初六日欽奉
頒發天字七十九號巡撫關防一顆例應奏繳天啓三
年二月二十九日具奏奉聖旨該部知道

塘報各路捷音疏

題爲塘報捷音事天啓三年正月十五日據鎮守四川總兵官李維新監軍道四川按察司僉事劉可訓塘報本月十一日據加銜副總范繼道報稱本日辰時叅將羅尚文都司鄔廷高守備劉邦元至底蓬與賊接戰追赶過河擒獲苗賊二十名馬四匹槍刀二十一件弩六張馬絮方絮二十二牀氈衫六領僞關防一顆帶傷哨官一名兵二十餘名同日又據成都府監紀同知段師文塘報相同正月十六日又據李總兵劉僉事塘報本

月十三日據監軍推官胡平表報稱奉鎮道密諭於初八初九兩日燒打明灘口草延崖聯絡七營賊首阿弟敗逓當陣生擒苗賊李新林等一十一名斬獲賊級一十六顆馬二匹標槍十枝三眼銃二門腰刀十二把燒燬賊舍二十餘處俘獲男女審係降民徑行釋放本月十七日據叅將林兆鼎塘報十四日據千總羅權劉正宗百總王祥報稱本日奉令攻打下洞寨當陣斬獲首級一顆馬二匹牛二隻得獲被擄男女二口又據守備洞當陣斬獲一級各兵追斬首級六顆得獲馬二匹牛五隻刀二把高招槍二枝火藥十五斤大銃一門弩四張綿絮五件正月二十五日又據李總兵劉僉事塘報本月十九日據監紀馬湖府知府鄭朝棟塘報據建武領兵加銜遊擊周良材報本月十一日塘兵宋胤採得奢賊麻老虎在杭鄉屯營積米良材同督陣官賈仁蔡廣同馬湖統兵把總陳章等督兵分作三枝客進十二日黎明與賊鏖戰伏兵齊喊三面受敵賊遂大敗周良材親斬苗級一顆加銜守備黃文明何秀一各斬一顆

把總趙應吉曾定國各斬一顆哨官健兵羅成保受各斬一顆宋胤生擒一名華兒朱成等生擒一名吳文山阿石褒獲馬一匹把總蔡朝宗哨官李桂芳等奪獲馬六匹長刀標槍十九枝弩一張馬湖管把總陳章等生擒男婦四名口馬二匹麻老虎被殺一槍餘賊被傷不計本鎮道看得周良材陳章黃文明等乃能從間設伏乘其無備三面撲擊而擒斬纍纍真奇捷也等因正月二十七日又據李總兵劉僉事塘報據守備何正光報稱本月二十四日申時奉發督領將官鄒林等至龍透

舖應援馬湖府鄭知府報劄長寧路口甲職見得奢賊
兩路直衝杆子營事急甲職自督各將先衝逆酋後營
酋見我兵奮勇直上賊兵大敗追殺十里千總王起榮
等斬僞都司楊栗功一顆又殺僞宋守備銃打箭傷三
餘賊三總百總祖維獲百千銃二杆小銃二杆撘五

張花槍劄刀十一件同日又據李總兵劉僉事塘報據
馬湖府知府鄭朝棟報稱本月二十四日探得酋賊分
兵三路議定杆子兵堵竹洞水上漕馬湖兵堵下漕叅
將林兆鼎石砫土僉事冉紹文堵長寧二十五日早起
杆兵戰勝後稍却本府令叅將王懋官同守備何正光
即撤營帶兵六千由間道赴援賊即潰走追至賊營糧
餉營帳燒棄殆盡所獲器械無算指揮王起榮斬獲苗
級一顆龔崇貴等斬獲苗級二顆守備冉世烘千總王

徑過龍透舖堵截監軍鄭知府林叅將龍冉等漢土官
兵各奮勇接殺賊始大敗奔逃天晚收兵丟棄之功多
所斬獲雖少然狂鋒已挫除將俘斬功級查明另報外
又將陸續撦山捕獲姦細指揮林登寅至明灘口拏獲
楊友貴程悌張用胡從義守備潘濟美部下塘兵拏獲
雷一明指揮李承宗部下塘兵蔣興撦山拏獲童兒加
銜都司楊有功兵伏奇拏獲趙義守備潘濟美塘兵拏
獲奢賊僞百總張太陳啓法守備胡舜等拏獲陳宗啓
共十名解報前來二月二十九日據監軍道僉事劉可

訓塘報爲飛報大捷事二十八日巳時據保寧府監軍
推官胡平表報稱二十七日辰時逆賊奢崇明奢寅領
賊兵數萬共六枝一由卑職武林寨中潛衝後營一由
右嶺下衝右營一由三江過渡登
左後嶺劄梁一枝欲過渡從左營後包裹一由龍透鋪
牽制馬湖林冉等兵使不得救應奢寅披青氈騎白鼻
烏馬親下左嶺督兵過河衝犯左營四路一齊大戰交
鋒自辰至申五箇時候銃打箭傷賊死無數不肯退步
卑職只得躬環介冑與寅對敵呼天拚命挺槍出營率

領將士易三桂李國選唐受劉大宗余權中余美等過
河衝鋒將士旗兵望見卑職皆墮淚死戰奢寅大敗追
殺上嶺殺死馬步賊并奪馬甚多後營中軍潘映奎領
守備袁戎將士旗兵等過河交戰大勝追殺數里右營
守備陳坤領精兵過河交戰大勝後漕將士譚弘道胡
雲鳳曾遐中等領兵追過三江截殺大勝奢逆賊反叛
以來第一場大戰也皆仰賴威名不損一兵一將萬全
大勝也殺死馬賊無數不知逆寅性命在否然賊兵膽
落魂銷我師忠勇愈奮除生擒僞監軍李楫等并官兵

俘斬功級奪獲器械馬匹俟查明解報合先塘報同日
又據監軍推官胡平表塘報相同本日又據監紀馬湖
府知府鄭朝棟報稱逆賊於二十七日六路來犯龍透
武林卑職與胡推官林參將等營各各分布力戰賊自
石笋進兵馬建兩營兵自寅時對敵至未時仗本部院
威靈斬獲首級二十一顆生擒十六名被銃箭傷死者
不計其數得獲賊馬六十匹衣甲刀槍四十餘件卑職
又單率兵將追殺十里至黃葛鋪衆賊奔逃而去甫晚
勒兵回營乃賊抄長寧小路出其不意已圍龍安之營

職復與馬建兵攻逐追退勢屬全勝合行飛報三月初
一日又據總兵李維新塘報相同又據監軍道報守備
袁可成當陣獲四川總兵官關防一顆二月三十日又
據監軍道塘報本月二十八日加銜遊擊舒遐報稱督
同把總范與旺領兵追赶逆賊僞都司湯文臣至仙鰲
洞敵殺卑職親斬一顆楊三槐陳春林趙雄共斬馬兵
一顆家丁舒童斬級一顆乘勝又追至水車壩又戰楊
三槐陳春林等又斬一顆舒遐親斬一顆趙雄嚴登范
興旺王守陽共斬一顆俘獲大小婦女七名口花槍二

塘報本日午時蒙分布將官周宸范鉞璩國玉等二十
員名領兵八千分作三路至小關子葫蘆溪悶頭箐殺
賊斬獲苗級三百顆獲馬一百餘匹刀槍器械不計其
數獲功查明另報二月十五日又據李總兵王右參政
徐副使塘報本月初十日據副總薛來衍參將鄒蔚然
報稱初八日天明差旗鼓郭思正督兵令洪綱招降阿
富陳大全等攻羅書成後圌殺傷賊百餘斬苗級三顆
獲馬二匹長槍三枝絮三牀投降一十八家其男婦百
餘口二月二十二日據兵巡下南道王右參政塘報據

監紀同知劉鼎新報稱本月十六日據小關把隘守備
王元第郭定魯報稱十二日逆賊阿九引兵來攻箐壩
督兵百戶黃榮吉提調徐茂爵截殺一陣部兵李成第
李宏業等斬功三顆加銜指揮王懿下兵王國奇等斬
功二顆指揮易元亨陳聘學各部下兵斬功三顆生擒
逆賊一名石應收監理合塘報二月二十二日又據李
總兵王右參政徐副使塘報為戰復土城獲功大捷事
本月十九日准加銜副總羅乾象手本報稱十五日子
時分兵袁鏊王國禎等領兵抄路埋伏土城之左遊擊

袁勳孫逢聖等領兵埋伏土城之右乾象親督大兵直
至觀音崖叛賊羅向宸扶國禎阿金等三路迎敵守備
譚正修等官二十五員分路奮勇大戰銃砲齊發打死
三十餘賊兩處伏兵齊出斬苗級二百餘顆督陣指揮
楊元親斬壯苗一顆追至儒溪河邊落水死者千餘僞
總兵九朝旺淹死賊將乾象第三子僅三歲殺死周宸
等兵用銃打死五六十人奪獲大小船三十七隻器械
槍刀不計已戰復土城除查驗造冊另報外合先飛報
同日又據督陣官楊元周宸各報相同二月二十六日

據兵巡下川南道王右參政兵巡上川東道徐副使塘
報本月十四日據加銜都司僉書王元第郭定魯十二
日哨得僞參將阿九統兵劄營土城河岸地名箐壩約
同王繼先出奇斬賊首阿九部衆共二十四顆生擒二
名二月二十二日據二道塘報逆寅於本月十七日天
明率羿子徑衝石子山馬邦瑞土兵奔逃薛來衍被圍
殺出損兵一百三十名邦瑞被擄等因以上仁合一路
之功也二月初二日據監紀督餉遵義道四川按察司
僉事趙邦清塘報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准副總秦行祚

手本報稱奉本道密令發守備龔自明羅廷孝等統兵
前鋒偵探堵截正月初七日據龔自明報稱蕭賊扶國
禎領兵數千拒占遵義府城又於府後創立大營西賊
游朝炳楊維新鄭應顯等領兵數千於龍山寺屯劄五
營又於總府後山劄三營爲特角之勢本府會同參將
侯良柱大犒三軍即於本日發加銜都司劉登第同龔
自明等兵一千前鋒趙一傑文在茲王文學兵三千名
慣熟火器弓弩手數百各令捲甲劉登第等兵暗伏後
川陳心得兵四百伏白田壩本府親領河南家兵百餘

馬步弓弩三千直攻扶國禎大營各受計訖本月十一
日丑時分本府親督攻城萬銃齊發火磚飛煌直貫國
禎大營國禎踰牆潰走陳心得兒號火領兵截至獅子
橋劉登第領兵後川殺出游朝炳楊維新鄭應顯等見
國禎敗走各偷路潰圍而逃侯參將杼發守備陳獻廷
等領馬步銃手夾擊當陣斬獲僞參將鄭應明僞都司
游朝帝抹賽阿烏受等死級四十顆生擒男婦十名口
戰馬四匹苗槍刷刀弓弩共十五件追至中莊收兵招
撫流移塘報到道本月二十二日又准參將侯良柱報

稱發守備陳獻廷等領馬步銃手三千員名多帶火器
傳令捲甲黃夜進發初十日夜先發精兵七百名暗伏
教場兩頭接應我兵從龍山寺後路直上連發火器賊
衆驚潰首尾夾攻斬獲扶戚抹賽阿虎僞都司劉蛟等
並苗級四十五顆生擒僞指揮陳信等二十一人戰馬
五匹大弩二十一架長槍二十八枝絮二十牀賊營盡
行燒燬追殺至中莊見賊遠遠喊聲應援不敢遠追仍
於府城內外多張營伍仍於龍山寺後劄營固守一面
招安百姓看得府城今雖恢復但內地空虛糧餉不繼

恐孤軍難以久守合行飛報正月十八日又准副總奏
衍祚手本據標下守備董國忠報稱本月初七日發祁
文通弟祁文仕百總蔣應貴領兵三十行至花秋坪偵
探安鑾抹賽吳鑾在彼招兵欲隨奢寅途中偶遇祁文
仕生擒吳鑾斬高招李塘軒死功一顆又獲賊婦三口
長刀一把等情據此爲照本道奉檄恢遵揚前多方招
撫遂將大頭目羅安良趙國璽雷應乾陳加興陳朝殿
王守玉趙祥任朝龍何銘等相繼來歸前後約四千五
百餘衆屢移秦侯二將乘機恢復遵義真新春奇功本

道業已訂期以本月二十七日移沈副總由點腳壩進落紅口秦副總侯叅將進安羅二村其取古蘭其拏獲叛賊吳鑾體貌甚是强梁恐其逸走當即梟斬訖正月二十一日又拏獲奢寅僞遊擊袁衣錦係元帥袁衣繡胞弟天啓元年十一月內犯搶綦江縣即衣繡弟兄擄人妻女被害趙文棟等認寔隨將衣錦梟示除前項功級查驗明白另報外合先塘報二月初五日又據監紀遵義道趙僉事塘報正月二十六日午時准副總秦衍祚報稱本月二十三日酉時本府方收兵入遵義城忽

報中莊一帶賊兵復至急令千總袁加勤羅起高等領兵前去截殺至宅門頭接戰當陣斬獲首級二十二顆賊始奔逃二月二十五日據監軍遵義道趙僉事塘報本月初七日據都司周朝陞報稱奉令領兵至大小二岡偵探賊首李貴於初五日率兵數百拒敵卑職即同張文斗千總何鎮等督兵大戰斬獲首級三十五顆賊首陳茂先又據侯叅將招降前來理合塘報同日又據遵義道趙僉事塘報為撫剿成功首獲元兇事二月十八日再時准叅將侯良柱報稱卑職屢奉本道密札切

切以招撫奢寅以大頭目安鑾楊守江即令寶官兒為攻手一百名先於亭子山頭埋伏十四日寅時發守備陳金倫等引步兵誘敵且戰且走火器大發賊知有計不敢深追我兵乘勝掩殺斬獲僞遊擊者抹長官江五抹賽牟大旺等賊首十二級除另冊開報即差旗牌楊應芳前去暗誘安鑾心腹大管事劉崇德親管羅加旺張大旺等前來投見卑職密諭厚賞以結其心發回勸化安鑾彼見奢富潰敗向順之念愈堅隨即暗約卑職助兵挾取妻子渠料卑職未必發兵亦藉以窺我虛實卑職深察此意一面令羅安良進陶安灘以牽賊勢一

面點選精兵舍人侯國藩侯忠等七百員名多帶火器
渡河溷同安鑾步兵於十五日夜徑抵楊黃三寨銃砲
震天賊不知我兵多少扶國禎帶兵先走餘衆倒戈叫
降安鑾當將妾石氏子安在嵩盡數撤回并黃楊三寨
及重慶二土僞都司盧江等計五千餘口自泗河里
職先令多兵劄河接渡賞安鑾子安在嵩紅段一端三
兩銀牌一面冠帶一副即與黃傘簪插二兩銀花鼓樂
迎獎其餘目把逐一厚賞其安鑾之子及僞官盧江盧
淮趙興朝劉崇德羅加旺唐忠韓富黃永堅趙廷富韓

興鄧明才蔡成榮姜榮余四嚴桂山王才令其前來投
見本道據安鑾稱奢富扶國禎止兵三千願作鄉導引
官兵攻取立功等語卑職謂彼初投不宜擅令立功權
令隨營以收全捷奢富等酋可計日而得也俟事就之
日即令安鑾并前獲陳茂先同來投見伏乞轉報等因
到道該本道看得自受事以來日夜欲剪除奢酋竊羽
之局未定諸土司搖拽有推奢氏爲盟主之說者故二
酋猙獰之狀雖劒愈張官兵單弱之處間有不利且京
帑楚帑望眼將穿而漢土各兵告餉日急遵義殘疆無

盧安世副總沈崇極塘報已取落紅口招過羅華羅用
七十二洞苗民見在約會泰羅二將之兵進討古蘭等
情以上遵義一路之功也各等因到臣看得官兵四面
環集計擒斬之功千餘爲數頗多而逆賊四出衝突披
猖之勢猶熾獨長寧兩次大勝與取土城落紅招降安
羅卜昏諸洞足以剪羽翼而寒賊膽但近日黔中撫剿

米接濟即有羈縻之策恨無雨粟之供此一事又臣所深爲隱憂也獲功兵將重加奬賞鼓舞失事官兵行令戴罪討賊外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兵部立案賊平一體查叙施行天啓三年三月初二日具題奉聖旨兵部知道

縣令給由疏略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南川縣申准本縣知縣韓應龍關稱湖廣襄陽府光化縣人由舉人云云蓬溪縣申准本縣知縣倪叅化關稱湖廣五開衛籍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由舉人云云梁山縣申准本縣知縣周惟軫關稱廣西南寧府宣化縣人由舉人云云威遠縣申准本縣知縣董養中關稱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由舉人云云昭化縣申准本縣知縣鄭之良關稱湖廣黃州府黃岡縣人由舉人云

云該臣查得威遠縣知縣董養中曾經被賊駁回查議隨據布政司回稱行據嘉定州申稱查得奢酋圍省犯縣本官防禦擒斬頗多及縣被殘旋即恢復功册見敘先奉總督張侍郎憲牌查州縣各官如倉庫無羨德劉有功免其失守准令給由已經遵照外該縣印信倉庫獄囚一一俱存立有功勞例應給由又該本司查得威遠彈丸之地孥守日久斬獲多功衆寡不敵本官幾陷捽弦追剿恢復倉庫無羨金湯依然捐俸助餉功足掩過所當免議又梁山縣知縣周惟軫奉委綏相監紀以

致月日稽遲原係公務別無規避俱應准其給由准吏
部咨云云等因俱題奉欽依移咨通行在卷今據前因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考覈得南川縣知
縣韓應龍操持峻潔才具疏通宇民痛癢關心撫亂妖
氛絕跡蓬溪縣知縣倪參化丰裕軒昂精神堂朗聲劃
力祛宿馬撫綏能集哀鴻梁山縣知縣周惟軫忠厚宅
心端詳莅事展措庭無積案撫摩野有餘膏威遠縣知
縣董養中豈弟宜民端嚴集事保障不辭鋒鏑撫字常
寓催科昭化縣知縣鄭之良才情宣朗行履端凝催科

惟軫鄭之良各任內行過事蹟徑自造冊差人齎緻五
事冊揭行令咨送部院外內韓應龍地近苗巢當賊發
難白蓮邪黨稱王建閣附和橫行本官同典史集兵剿
殺數日廓清兼復綦江厥功最著雖加運同仍當照品
以部屬行取倪參化緝拏姦細應酬土兵獨撐山城保
障最苦募兵一千五百復委督毛兵取渝功蹟在卷兄
共潔已愛民頌聲洋溢應破格加陞以示勸酬周惟軫

因委真安監軍督餉見歷艱險以致給由月日稽遲原
無他故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吏部將知縣韓應龍倪參
化周惟軫董養中鄭之良再加考覈酌議題覆旨行天
啓三年三月初二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加銜被羈張同知并補員缺疏
題爲府官借道被羈仗義不屈仰祈照例陞擢併議推
補員缺以固疆圍事臣屬遵義府同知張起鶚自到任
以來清白禔躬精詳蒞事採木完報獨蚤署府廢墜俱
修蓋卓然方正之品經濟之才也先是督兵赴援旣殫
萬里之勞回任借才遂有嘉定之委是時蜀中妖教繁
興而該州特甚本官一受事卽設法招安擒厥渠魁散
其黨羽合郡翕然神君與慈母竝頌迨棘闈事畢忽報
該府知府杜天培物故本官不得不回遵義以管府事

矣奈州印甫交大難頓發水陸二途登時梗絶在全軀
護妻子之徒畏禍遷延藉口無路何處不可自全而本
官獨慷慨激烈奮不顧身謂夜郎一角之天實全川半
壁之障不固播無以制蔺不請黔援無以遏狂鋒遂假
道鎮雄匍匐而入畢節欲效哭秦救楚之忠爲去韓走
魏之計此何等擔當也不謂水西諸目把狐兎協謀豺
狼肆毒陽爲好言堅留不放又怪其勁氣剛顏不肯依
阿供應則日薄一日居處則日違一日漸至鳥獸與處
口腹不充濱於死者數矣臣初訪問全無下落屢詢鎮

雄始以實報所差叙人黃騰高僞爲苗仆至西溪地方
親見本官衣衫藍縷意氣如常惟曰見危授命更何言
哉求其書而不獲管問之言而不開口蓋既有委命之
達禔亦存防姦之深意也臣誼在同舟無計相援每望
蚤出具疏揄揚乃今事機未偶阻絶日長不敢不據實
上聞夫聖恩浩蕩匹夫未有向隅獨此一臣懷忠被羈
經年未返耿耿一念可與日月爭光其幸而歸則疾風
之勁草也卽有意外亦全節之勞臣也伏望皇上垂憐
勑下吏部卽依資俸特陞四川按察司副使之銜以俟

非就近移改亦難望其依期受事同知冉崇素有得民之譽兼著禦賊之勞就近改易最爲得人伏乞併勑吏部覆請上請將張起鶚加陞副使職銜冉崇即補前缺遣下雲南臨安府同知員缺另行銓補俾仗節之臣知有感佩而殘疆事務不致廢弛所裨益匪淺矣天啓三年三月初二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旨是

請補副總中軍疏

題爲請補中軍官員以資征剿事臣本書生未諳軍旅頃蒙皇上授以總督四川兼制秦楚鄰邑專討蔺賊靖安蜀土責任綦重敢不黽勉拮据惟力是視顧逆賊搆結鄰蔺招用苗猓五路斷險百計作奸官兵非不屢捷而銀米每苦不敷負嵎之勢彌兒燎原之焰尚煽查得各邊總督與先臣李化龍奉旨討賊標下置兵三千設有副總中軍一員主傳宣號令遊擊二員操練兵士分投策應今方臨敵征討資糧匱乏亦不敢濫用名器留兵幕下惟是臣身在行間一切傳宣號令催督將士惟中軍官是賴而新推中軍遊擊吳世重日久未到大敵在前用人爲急查得原任中軍官今陞松潘叅將管副總兵事魯美中沉雄慷慨廉靖安貞解圍已樹偉功應務確饒成算雖到新任尚未離局業經督臣薦敘原係優陞之列合無仰以本官陞副總兵管標下中軍事務庶軍務間不必借才理合題請伏乞勑下兵部再加酌議將魯美中加陞副總兵管中軍事遺下松潘員缺另行推補吳世重俟到蜀查缺咨川覆議上請行臣衙門

遵照庶事有責成天啓三年三月初二日具題奉聖旨
兵部知道該本部覆議以參將管副總中軍事奉聖旨
是

題爲道臣勅書被焚乞賜查給以明事權事據遵義兵
巡監軍督餉道四川按察司僉事趙邦清呈稱本道於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去桐梓監軍就近恢復
遵義擒剿逆酋進抵水崖山頂劄營俱係就地草蓋營
房千間節次拏獲姦細供稱奢寅惟憾趙監軍忽於天
啓三年正月初七日夜四鼓被姦細從本道自住營房
外面放火本道家人梁進才知覺大叫驚起方出營房
四面皆火僅以身免風猛火焰障天軍器衣服戰馬登
時燬盡其火藥鉛彈幸收土庫未曾焚燒原領勅書與
本道一應卷案頃刻灰燼止存印信竝無損壞但火起
深夜情出不測所有勅書例應具題頒給等因呈詳到
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查得遵義道僉
事趙邦清奉委監軍結營草莽姦細放火變生意外然
勅書大事人臣所當慎重而昏夜火發一時卒難點檢
情在可原相應具題伏乞勅下該部查照該道職掌擬
擬勅書一道頒發臣衙門轉給本官收領討賊天啓三
年三月初二日具題奉聖旨該部知道

揭報改留余同知守重慶
爲議改勤苦清官以撫地方以慰衆望事據兵巡上川
東道副使徐如珂呈奉本部院批據重慶府巴縣兩學
生員錢嗣起李有實牟鍾英胡來賓劉世澤鄢恒毅吳
顯烈程先登錢夢周蹇超之錢夢益汪慶霖羅太宇劉
達翔劉世禧胡聖臣黃世清等呈前事窃惟渝城天塹
夙號雄都苗賊犬猺突成奇變刀頭濺頸血不問義士
仁人城上現熒神盡爲墟丘瓦礫散離赤子望祖父母
之卵翼皇皇殘喘子遺賴良有司之撫摩岌岌本府余

同知衷可履氷質鬼守嚴四知目以迎刃遊虛金從百
鍊昔曾佐郡二年德政銘心今幸宇渝一路福星載道
提兵賊壘佛圖之中勇擊天督陣南坪字水之衝鋒震
地及視郡邑之篆偏生月骨之春藏庫盡空心計獨煩
好手郵傳都廢區畫每費良工望之如雲一時廬舍俱
就澄之若水六曹狐社潛消脩隍鑿池理屯葺堡風清
弊絶僵起危安鑑別妍媸用壯青衿之氣公行賞罰隱
褫奸黨之魂華袞共斧鉞齊彰善政與仁心並出何期
凋憊得此神明前問檄令督兵扳轅孔亟茲見剡遲擢
典藉冠簪殷仰惟太宗師在上埋輪著績才能必貯於
藥籠攬轡澄清湯火諒需於良牧倘二十封一日少此
同知良蔥奸生嗟倒懸而誰解若二千石斯時借以太
守民安地習忻化瑟而謳吟即其數載之勤勞克堪憲
司之超擢顧從階晉俱借渝留庶久破之城永叨慈庇
即大宗師之慈庇新垒之衆得終帡幪即大宗師之帡
幪起等身沐其恩不能不口楊其美等情奉批仰兵巡
上川東道查報奉此又奉本部院批據重慶府巴縣兩
學廩增附生員楊琯王文輝安爲畢貢襄之王文星胡
來輔等呈爲爲國爲民保留清正以濟時艱事渝城自
嵎虎有負敢作赤眉之奸遂池魚俱殃竟成白骨之慘
迫奏我師之績始復漢官之儀然百二之雉已虛誰傳
九門之寒漏故壽常之燕無主空起萬井之亂煙幽巷
肢骸半夜偶語寒市死磔白日橫堆已成殘廢之區容
有拊循之策荷本府余同知一絲不染半辟爲撑二十
提封運若臂指之便億萬生齒置於祗席之安逃遁遍
相招徠方無別井離鄉之苦煨燼曲加寧輯得遂除堦
理砌之歡推心置腹中知雨露之有日以手加頷上幸

枯槁之復榮且饋運不支而措置多方推空釜難炊毀
然於朝三暮四之外兼士作繼至而調停有法即悍僕
莫御帖然於東來西往之間苗民之偵探盡收影絶奏
宮之狗梅使之經過無苦聲隨月店之雞重關之控正
雄兩河之巡不絶練戶口以坐作之法强於鋤耨付胥
役以啓閉之司壯於鼓角四方鼓舞一城熙寧五袴堪
歌尚謂廉來之慕北門爲守惟期寇借之長向或令監
軍便覺手足無措今惟使守土真成父母相依伏蒙大
宗師威振中外德被著黎鑒赤子之愚情允黃堂之專

請勿謂代劃有在應生改弦更轍之虞亦以終局可稽
但視淪肌入髓之化則二天之賜全從桓府爲求而再
世之逢自是杏壇有色等情奉批仰巡上東道查報奉
此又奉本部院批據巴縣八十里民胡煒倪達等呈爲
保留清苦才能以救倒懸以靖地方事渝城自遭賊變
以來死亡枕藉流離在道重以師旅饑饉相繼頻仍派
餉徵兵屢見蠹出且鄉村被焚兵士兵之害耕牛穀種
俱空郡城當咸陽一火之慘六家小屋皆燼驛遍倒站
糧册去籍冤鬼夜號逃民星散且奢酋未殲奸細時出

驛夫馬清查近郭拋荒賑恤死亡撫綏流孚未易更僕
其他衙舍冷若縋僧操守澹如秋水擔當可赴湯火正
直真泣鬼神道路自有口碑祖臺自有神鑑一聞監軍
檄至舉國皇皇如失怙恃伏蒙憲臺題請閬府百姓喜
若更生恨難赴闕力爲催請第百姓至微君門至遠非
仰藉祖臺再爲催請豈能肉白骨之民起瘡痍之色哉
合詞上請伏惟俯體輿情或題留府職或加銜憲司庶
借本官一口之寇即始萬姓一日之安生靈幸甚地方
幸甚等情奉批仰巡上東道併查報奉此又奉本部院

批據巴縣耆民楊孟餘張覲魁等訴為乞推廉能以安
地方事重慶古稱易治比遭賊變定安最難幸賴本府
余同知招集遺民疏通商旅剔除奸細懲治亂黨脩理
官舍分布民居補葺城垣派守險隘備械守攻召兵行
住錢糧不給則勸民樂輸夫馬逃亡則多方設濟撫傷
殘如診脈祛毒害猶切膚績靡欺乎上司事盡彰夫民
視乞賜表揚俯從民望等情又據朝天驛馬戶汪啓渭
王朝用等訴為懇恩特奏清廉守郡事渝當衝要二十
年來兵荒運餉疲困備極余同知分署數載清白之操
非獨政直

仁慈之政八十里恪遵化理二十封咸與維新人人有
父母之呼在在抱青天之頌懇乞特為保奏撫守渝城
庶赤子有托元氣復完萬代公侯即天三祝等情俱奉
批仰兵巡上川東道併查報奉此該本道副使徐如珂
看得二守余新民之大有造於渝也渝人士不啻家尸
而戶祝之矣而本道總而名之曰真天地為昭金石可
貫是為真心格高舜鼎價重瑚璉是為真品瞬息千里
揮斥八極是為真才強禦不畏威武不屈是為真力量
宇宙在手造化生心是為真經濟以故署邑則邑治署

人則或援近日事例加以監司職銜俾之監軍督餉而
猶恐六年之循吏百瘁之勞臣不宜止酬以僉事銜也
使真正循良久於其位而後已若謂朝議已定新守有
等因呈詳到職卷查先該職題知縣趙民載改安岳縣
一疏奉聖旨趙民載准留用該省兵事方急各官有就
近更置留任的聽撫按官便宜行一面具奏事平照舊
該部知道欽此隨行五路監軍各道再加揀擇酌議另
行題請外看得設官原以安民而在大亂之後招徠綏
輯尤非容易同知余新民清白剛方素稱鐵漢何嘗買
名沽譽而士民愛戴若赤子之依慈母喧呼載道不能

沮遏者蓋緣平時之廉正素得人心難後之調劑悉中
款綮近日調兵進剿悉取道渝城本官獨力主持不令
侵擾尤民情之所依歸公論之所推戴也況其在圍百
日備殫守禦之勞二郎先登遂成破竹之勢尤功績之
彰彰在人者近題陞本府亦是循資緣以馬湖府知府
鄭朝棟奉旨改補重慶雲南大理府知府鄭縈改補馬
湖遂未允從但渝民日日赴憩情不獲已馬湖知府鄭
朝棟見督士兵長寧討賊四土司相依如命決不肯捨
而朝棟亦願竭力搗剿堅不赴任一爲治兵一爲治民

當此倉皇紛擾之地關係匪細不敢辭瑣賄而慢地方
合揭本部煩將余新民仍陞補重慶府知府撫民催餉
鄭朝棟仍管馬湖治兵討賊俱候叙功加陞監司鄭縈
即改四川龍安知府既已慰士民之望且以結討賊之
局地方幸甚天啓三年三月初二日揭報吏部院科

塘報緝獲眞正首惡王道達等
爲緝獲眞正逆黨事天啓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據兵巡
上川東道四川按察司副使徐如珂呈報據標下加銜
守備王元第拏獲僞叅將王道達解道批行重慶府署
印清軍余同知審得王道達係九姓長官司生員領兵
援遼敎場行兇守本府出奇門充僞叅將職銜其姪王
化每與千總沈應龍等約爲內應道達殺訖城復之日
道達隱姓名溷入散兵投降王元第營中安插眞安州
逆酋詭計非眞降可比向成都攻北門據薛來衍兵斬

首者係王道大此犯方眞是道達應依律正法解報到
道本道看得僞官王道達其爲害於渝城非一日矣本
道用間用購百計以致之而不可得不意溷於降兵中
幾乎逸去莫可踪跡也幸王元第覺而縛之此正樊龍
張彤親信用事之人罪不在諸叛黨下者似應與縛獲
張彤之子張鳴鳳牢固監候一併獻俘等因本年二月
二十三日又據重慶府署印清軍同知余新民申報本
年九月二十一日據巴縣耆民羅孝東首稱五月二十
五日渝城恢復本縣逆民毛宗榮向住道義今回重慶

帶出苗子楊鳴鳳等背負行李寅夜至縣民劉攀榮家
窩藏隱匿四箇月今查楊鳴鳳係賊首張彤親子改名
易姓衆口紛紛首乞正法隨拏鳴鳳李大毛宗攀到府
審據楊鳴鳳供稱係賊首張彤第二子隨彤在城原聘
生員袁師古女爲婚議聘儀三千兩絹段三廂城復之
日銀絹官兵盡搶此其的據李大係內江縣人原住遵
義亦被毛宗榮帶出窩藏各情是實等因各招詳呈報
到職除輕罪人犯批行發落外看得王道達張鳴鳳原
係有名首惡逸而復獲知天網不容大憝逋漏省城斬
首号竿

者既係道大則道達與鳴鳳併當監候待擒獲奪祭明
父子一同獻俘以俟蒙衔天啓三年三月初一日塘報
兵部科

乞恩改給封典疏

奏爲比例陳情乞恩改給誥命事臣一介草茅濫叨隆
遇自起家大理寺評事迄陞蘇州府知府兩次考滿臣
父母及臣妻竝叨恩典迨陞廣東提學參政洊歷四川
布政司左布政使兩遇覃恩榮及三代臣之遭際甚厚
而涯分已踰矣茲者復蒙皇上晉臣貳樞畀以節鉞視
前秩更加而臣源本之思更有不容已者查得大明會
典一款萬曆元年題准京堂官先任方面二品已領誥
命後歷京官三品考滿者許以京銜改給臣於天啓二
年十月初十日奉旨加陞兵部右侍郎又查本年十月
二十八日該吏部題爲奉旨申明覃恩定制事奉聖旨
是這覃恩期限既經申明著自本年十月終旬停止凡
內外各官引用恩詔及年遠請乞的槩不准行在外本
章通政司不得封進欽此臣奉命之日原在覃恩未靳
之先實與例符竊惟樂莫大於榮親恩莫高於累錫臣
父璘年踰八旬相去萬里久違菽水之養獲邀錫予之
恩眞草野之奇榮爲天倫之樂事臣祖以京雖不生受
亦得遠追九原有知更當踴躍臣即捐糜何足爲報天

地之大未嘗靳於用恩大馬所希亦既邀有成格謹遵
情悃干冒宸嚴伏望聖慈俯允勅下吏部將臣祖臣父
查照新衔改給應得誥命仰戴高厚曷有窮期臣不勝
激切懇禱之至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具奏奉聖旨准
改給吏部知道

縣令給由疏略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華陽縣申准本縣知縣王洪關稱湖廣黃州府蘄
州人由進士云云呈乞照例會題并開具稱職考語起
送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考覈得華
陽縣知縣王珙英齡老識粹履宏才絃歌化洽言游保
障功高尹鐸本官職業俱脩考居稱職除批令帶俸管
事任內行過事蹟徑自造册差人齎繳五事册揭行令
咨送部院外近准吏部咨該山東撫按題該本部覆議

順天等府十一州縣及永平所屬各州縣准等邊俸凡
歷俸二年准作三年山東登萊二府州縣正官并四川
貴州雲南廣西及偏沅一帶附近貴州者俱等邊俸仍
行撫按查明報部等因隨行布按兩司查明另報外今
查知縣王洪遭賊之難身兼兩縣事務器具無不取辦
戰守備效辛勤及查緝姦細調劑軍民皆井井有條人
人歡洽載道口碑有不可掩者近接邸報見部覆鉅野
縣知縣趙延慶及大名府推官陳世埈亦以捍城有功
比照題准新例行取入京仰見皇上重封疆而勸賢吏

德意良厚今王珙歷俸三年應比照邊俸三年准作四年之例亟應行取考選優擢庶清華可慶得人而勞臣益有激勸矣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吏部將知縣王珙再加考覈酌議題覆施行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議行水奉聖旨是

糾叅攘功道臣疏

題爲道臣昧心攘功塗面攫利據實糾叅以伸公道事臣惟程勞課伐國有明章掠美竊貲世所共憤乃有無勞而攘首功設局以網厚利如原任四川按察司兵巡下川東道僉事今陞叅政戴君恩其人者廉隅盡喪物論沸騰臣與按臣固皇上所命以飭紀綱明是非者也詎難緘默謹畧一剖折焉夫曩者重慶之復仰賴皇上威靈腥穢畢洗天地重開督臣張我績實主調度按臣張論實主監理文武諸將吏罷勉共事詎曰無功顧論其大較自副使丘志充督毛兵西兵直攻佛圖各官兵各率精銳以迎周鼎赴援之寇二萬人無有還者實功也副使徐如珂徒步起義自前歲十一月即糾集金富廉等分門堵截屢屢血戰雖佛圖奪而復失賊竟不敢掠於三十里之外實功也此外勞人瘁士尚難更僕寸長片善自宜畢收即君恩褒嘉因人成事督臣亦槩爲查敘獨是洋洋然自誇招降一節臣實不解夫招降者必賊勢猖熾我力單微乘隙用間誘令解散即臣亦何

常不爲此計若夫聚師十萬合圍半年敗鼓之皮煮嚼俱盡接濟一斷斗米千金此時須招乎不須招乎賊如焚龍張彤可降乎不可降乎爲君恩者儻能約會諸將吏發誓盟天各抽精銳一鼓而登仍令之曰殺苗爲功殃民必罪即未一一無恙而所全者尚多奈何惜公衆營私圖向白日作暗事家人有何親故屢遣入城縋堞悉係餓莩豈云奇貨既携兩賊登舟何又縱之復入以十萬人苦攻惡戰眈眈睨睨者而欲獨納之懷袖遂致衆怒陡發逆體支分萬炬齊紅滿城立燼試問君恩是

招降也生致二賊獻之闕下平倉庫無恙乎連雲密構留得一椽乎哭女啼兒救得數命乎薛來侃已被斫一刀身獨倖而得脫輒避險局攘美差臣已大薄其爲人矣今蒙皇上不待勘議立晉三階小臣隆遇實所稀有乃陛辭數月優游不前忽於三月初九日具稟到臣云湖廣容美宣撫司土官田楚產勃勃技癢求臣發檄調之赴援仍自任荆澧之間括餉以給夫君恩豈不知蜀方用兵又豈不知土兵難用秦良玉素負忠義愚尺忠州調之必半年始至況於遠在洞庭湘水之南風馬牛不相及者哉葢其營營一念既得顯名益思厚實從前土漢所饋僕瑣所攫猶以爲江海一泓未滿所欲臣若不量而與之檄令而後子姪姻親俱可將帥安家衣甲隨意花銷倚土官以爲市括四郡以爲囊借題高坐如向者援成都各將故事蜀幸而勝則曰來意甚善費不可追蜀不幸而不勝則曰不該蹤進原當待我其疏所云三十幅共一轂當其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非常之人爲非常之業葢正指此又云先

爲所欲爲寬以文墨使得竟所欲竟一腔心事業已盡獻矣嗟嗟蜀之兵饑民困朝不謀夕監司自林宰以下或轉運艱難心血竝嘔或迎敵指麾家難問顧累月經年不敢告勞而獨君恩不說一實語不作一實事名利必欲兼攘是非任其顛倒計得氣張遂哆口而欺皇上藐撫按一則曰臣等二則曰臣等後薪反上捷徑偏饒安能令勞臣不解體而戰士不灰心哉若其治邑賊穢口吻猶喧告逆遊移鬚眉盡剪躍冶敗羣自以爲至巧臣實嘆其愚也伏祈皇上勑下吏部亟議褫斥或降用

別省以維一線公道其於危疆不直小補矣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具題奉聖旨該部知道

黎州土官襲替疏

題爲地方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批據嘉定州儒學訓道呈據雅州申奉本道信牌奉臣批據雅州申奉本道信牌奉臣批據雅州儒學教諭周師望係大渡導今陞雲南永昌府保山縣儒學教諭周師望係大渡河所人呈稱里職邊鄙草莽謬切今職家本武侯兒襲祖役十世受國宏恩九代服官守禦先因本所土官瞿馬爭搆改土削爵卷案可查未敢妄取眷具近以南酋叛亂土官安氏爲彼姻親屢次助逆殺機露於藏匿奢兵與打造槍箭逆形見於燒燬官店與追殺土民於天啓二

年九月二十五日調集山後西番與七枝苗兵意在攻城直犯榮雅幸有李遊擊多方捍禦不致猖獗卑職禍切同室救急纓冠思得馬氏之中向化效順者惟一呷什即今所舉土舍馬應龍胞弟自萬曆二十九年隨安氏出穴管理地方安氏徒具虛位應乾實有功地方昔以苗俗上蒸其嫂今以忠順大義滅親乃因諫阻逆謀安氏不從其言遂至割恩絕不相見退居松坪地方去本所六日山行俱皆攀藤附葛卑職間行同千總詹長直抵松坪穴中多方化諭先蒙守道陳發

政賞有字匾高義可嘉與花紅等件應乾懷此恩德即
聚通族舍人六十餘人與本處苗人千餘同伊胞兄義
勿歃血盟誓舉順逐逆衆口一詞願得應乾爲主比應
乾一至富林營衆苗俱皆左袒而西番即各散去甲職
嚴詞諭令隨從安氏苗民不許仍前助惡當將安氏逐
至媽箐山聽候命令隨將應乾帶至本所於十月十五
日通所土庶耆民人等漢苗共二千餘人歃血共保應
乾管理地方次日應乾即行木刻插竪各寨去後隨據
馬族舍人各寨耆宿投具保結立案申聞闔所通議前

晉蜀疏直

有降授土千戶印信見貯雅州庫中原案俟馬氏真正
土官方授令應乾係衆苗推立漢苗傾心非比乘機要
挾而衆苗觀望亦在印信若印信一給則衆苗知有其
主馬氏亦甘心效力矣但安氏謀爲不軌罪在不赦若
貸以不死乞照瞿氏故事逐出榮經縣黑麻溪幽住似
爲長便若不逐安氏則馬安之讐不深蘭酋不無望援
久之又恐再生他虞卑職雖夏蟲腐鼠每念含沙塡海
翰黎之俊唐之亮黎之傑許忠國唐之愈萬文曹堂守
曹堂璧曹鎬郝聯貞曹銓朱九鼎張玉唐之儀劉啟陞
李思泌等連名呈稱本所土官原設安撫司副使先年

瞿氏繼夫馬祥管印晚年聽奸鼓惑謀欲以瞿易馬致
土舍馬應龍稱兵爭襲圍城倡亂奉旨勘斷追去安撫
司印信將瞿氏逐出榮經縣削應龍以土千戶職銜管
理下七枝地方尋請改授土千戶印信一顆未給應龍
身故其子馬新壽亦故安氏繼夫承立比議若將印給
安氏恐蹈瞿氏往轍向貯雅庫俟馬氏子侄承襲方行
給掌安氏管理多年功過相準近因奢崇明娶伊次女
情聯骨肉助叛情真去年賊逼省城氏亦欲圖本所賴
苗人多半歸服嫡派土舍馬呷什即今更名馬應乾多

方駕馭陰謀乃阻今復假以給改土民東元千總之故
於地名深溪陰養奸賊數人糾聚番猓數百聲言於本
年十月初四日破城長驅爲奢外援且布張告示安申
文移背叛之言滿紙有據蒙李遊擊諳賊情形點集在
城軍兵清理十甲牌於九月二十五日赴教場捐金犒
勞分布防守差官點齊繼莊并各鄉屯鄉勇千餘於漢
源街劄營備御嚴飭各營兵目申文建昌道請援調取
雅所官軍赴用威聲大振苗方落膽當此之時苟非本

哥腳撒通把朱慎蘭友枝白聘簡土民張友成郭應舉
等僉議俱同義勿又稱應乾是我胞弟馬深是我生子
人巴路陸撒腳歪阿交者宿賈出馬國然阿迫陸保長
深雖派當繼襲奈何癱瘓待死深子年方八歲難以任
事今日四境歸心通族推戴惟一癱應乾耳後應乾年老
深子成人自當替襲無煩再議馬義勿并各舍人目把
自認木刻甘結在卷訖竊念安氏爲謀不軌姑息終爲
邊患殄除必煩致討不若立一馬姓則苗衆歸主窘子
獨婦更復何爲土司立官惟防爭論今既議出本宗衆
口一詞可無他慮夫以漢官武職年至六十即當告替
府遣等多算預爲之待本所上下協心叢爾沉黎不知

剏安氏年近七十昏亂老嫗豈宜久養爲禍呈乞備達
院道俯察下情允從輿論查照舊案循馬氏承立給印
之議授應乾以土官之職則馬氏存殁快心矣忠報國
黎邊享太平之福奢賊絶肩臂之望矣據此又據闔所
旗軍詹長劉妙成頂汪斯王馬兒小張何惠宋貴三羅
艾輕等五百名訴爲懇電逆謀俯勵忠順以明賞罰以
靖地方事竊照黎州安撫司自始設立土官鈐束諸寨
番苗後因瞿馬爭變土舍馬應龍誘苗圍城削職降印
改爲土千戶職銜印信一顆應龍與子馬新壽相繼身

故未經襲任將印信解雅貯庫立應龍妻安氏以妻繼
夫權更名馬之良管理地方今經數載因叛逆奢酋娶
安氏之女爲妾豈氏不思國朝王法只爲姻親私念於
去年安生暗逆不意洩漏自懼誅戮逃遁深溪避罪今
又聽奸撥弄擅兵圍城挾占改土地方雖事未成情已
顯露幸有原隨本官協理親派土舍馬應乾素有忠
勤理地方各寨番苗畏服今闔所士庶鄉耆見地方擾

馬氏爵土願立應乾爲官管理地方但查雖有先保應
襲馬深已成癱瘓不能承襲深生有子幼弱欲待成人
竊慮地方多事難以久停應俟成人替襲訴懇俯將應
乾備達允給印信鈐制番猓庶地方有所責成軍民鄉
村不遭塗炭據此又據耆民商旅富莊鄉勇徐榮陳國
亂祝上策張南川等三百名訴爲懇恩備達允靖地方
以明賞罰事竊照黎州安撫司自始設立土官鈐束諸
寨番苗後因瞿馬爭變削職降印改爲土千戶職銜印
信一顆比因土舍馬應龍父子俱亡議將龍妻安氏爲

官更名馬之良管理地方看係女官故將印信解雅州
貯庫俟馬氏子孫承襲之日方給掌管經今數載不料
奢酋叛逆豈氏不思王法因與奢酋姻親私念於去冬妄言
暗逆今又聽奸撥舞擅兵圍城挾占改土地方事雖未
成情已顯露逃避深溪幸有親派土舍馬應乾素有忠
順勤幹地方各寨番苗畏服今奉喚出應乾同派土舍
各枝耆宿目把馬義勿馬撒哥野馬他朱慎蘭友枝郭
應舉等恐絶馬氏爵土意願應乾爲官管理地方雖有
蔭襲馬深已成癱瘓不能承襲深子幼稚訴乞俯將應

乾備達允印鈐制番猓庶地方有所責成鄉村軍民不
遭塗炭等情又據土舍馬義勿具結投稱遵奉結得土
官安氏管理數年年老不便鈐束番猓有義勿所生嫡
男阿的更名馬深先承襲文案在卷今男得染癱瘓之
災難以承襲具結本所伏乞轉申院司請給印信情願
保舉胞弟馬呷什更名馬應乾出寨付掌管理地方仍
接姪孫撫養讀書竝無爭競中間不致虛冒又據各枝
土舍巴路陸撒腳歪阿交苗宿等通把白聘簡等衆結
稱土官馬之良年老不便料理具結本所轉申院司請
給印信付與應乾以便鈐束番猓據此又據下七枝苗
宿阿迫陸保阿咱谷七五咀咱阿弟野馬他等結稱因
主安氏管理數載年老不便料理衆苗人等情願保舉
土舍馬應乾出寨管理地方結狀投所轉請給印付應
乾束苗中間不致虛冒等情各投到所該本所掌印指
揮潘嗣美看係舉保管理地方重務苗情事理卑所未
敢專擅擬合申稟裁奪等因具申到職該卑職詳閱所
申事關爵土干係匪輕遠難轉詳隨批據申馬應乾是
否親枝馬深有無殘廢將來深子長成如何接替務要

一一申說明白以杜後日爭擾仰掌印官會集通所於
公署并取馬氏宗圖倫序確由速報以便轉詳隨據復
申該本所遵奉差千總詹長前去著落土司通把舍餘
耆苗人等查勘隨據土舍馬義勿等回稱因土官馬之
良年老姻親眷屬明叛逆聽從畏罪避聚深溪地方無
人管理三家通把各寨番苗切慮無主鈐束誠恐有壞
地方罪責匪細緣義勿之子阿的更名馬深繼襲報文
在卷但馬深於四十六年內得染癱瘓眼目殘廢難以
動履我弟馬應乾實係馬深一派親枝忠順向上頗知

王法義勿之子既不能承襲情願將官職付與胞弟馬
應乾借襲承管地方深子桂哥年方八歲付應乾撫養
成人教習讀書候應乾終身交與桂哥承襲今義勿會
同本族舍人耆宿巴路等公議明白已後再無爭競之
故弟今地方多事通所官監生員耆老鄉民人等以馬
應乾平素忠順舉保喚出請給印信管理保固地方稍
賴清寧已取各土舍耆苗通把書識土民人等甘結投
所在卷今奉行查理合回報伏乞俯從備達庶地方得
以安靖等情據此該本所掌印指揮潘嗣美會集通所

士夫者庶軍民重覆公議今馬義勿亟稱馬應乾實係
親支胞弟保舉借襲管理地方接撫深子桂哥成人還
職承襲果無異言矣比據馬應乾投遞俟深子成人還
襲結狀二紙在卷及弔馬族宗圖倫序查驗委係馬義
勿一派親支今奉批查擬合回報等因由詳到職該卑
職看得土舍襲授先以親支爲據然後於衆族公舉將
來統攝各苗庶無後患向年馬應龍父子物故已蒙會
勘僉定馬義勿之子馬深襲替彼深幼小恐不能約束
即將安氏繼之故更名馬之良俟深長成之日方給印

信卷案昭然豈知本婦管理日久愈加恣肆其年雖衰
邁不堪而叛形屢有的據弟應乾每見舉動即爲力阻
是亦苗人中之畏法者以致馬妣親族及通郡士民慮
恐害及身家所以合詞保舉應乾而義勿又赴該所呈
稱親男馬深癱瘂難痊深子年方八歲應乾乃同胞親
弟則乾今日之借職若權以代深深子異日長成仍以
繼乾且義勿應乾各書有借還甘結業已明悉土舍之
舉用乃渠族樂從土庶一口儻蒙俯准輿情則奸黨自
爾潛消腹心之患可杜矣由詳蒙批守上南道查報蒙

此牌行邛雅二州會查馬應乾是否馬氏親支馬深果
否癱瘂桂哥果否幼小馬義勿借襲與應乾果否出於
意願借還甘結果否可據使二比後來不生嫌隙作事
謀始況關借襲事情該州務須從長酌議確報施行奉
此該本州併案備行邛州前來同本州親詣榮經縣移
會遊府取獲馬義勿馬呷什等併大所保結一干人證
到官該邛州知州吳燮雅州知州吳伯錡會同雅黎遊
擊李毓華會看得大所之保舉呷什也逖稽土官襲替
一稟於宗圖嫡長世傳所從來矣嫡長子孫有故則及

嫡次子孫嫡次子孫有故始及庶房子孫以馬氏圖按
之馬應龍故絕已定馬義勿之子馬深有成案矣深中
道殘痼而親子桂哥幼未成丁呷什即義勿之親弟馬
深之親叔非疎遠旁支也明甚義勿自供子方旦夕就
木孫又胎髮未燥官印久懸不無有覬覦者願暫與呷
什彼此誓有口血而呷什亦願立桂哥爲子俟終身之
後即與原職付桂哥可無煩更端是彼此自爲計乃情
理之必然者況老婦耄避於密箐狡夥於蓄毒於相嶺屬
苗觀望於肘腋此地此時可一日而無管攝乎與其官

缺而起爭印塵而不予孰若從該所士民之請順苗裔調停之權夫以馬氏之官還馬氏之子既以昭彼之倫序顯以酬有勞之人陰以消反側之禍且足廣我之恩威合無請授呷什千戶職員管束苗人頒印之日仍取大所首舉二十七民親結不致曖昧情自後彼疆此界一遵萬曆二十四年明旨則世篤忠貞而邊圉荷寧謐矣等因會詳到道該本道看得襲職一事蓋難言之矣襲職固難借襲尤難借襲於世襲固難而借襲於土苗尤難之又難始事之初激於一時意氣借者願借還者認還始未嘗不慨然也迨借於人者事權既屬則中情頗熟遂有久假不歸之意而借人者把柄不操則炎涼動念隨悔從前輕諾之非二比既生嫌疑奸徒遂多唆擺始起口舌之爭詩致干戈之鬬此西南土苗之大梟也馬應乾借襲一事馬深既已病廢應候伊子桂哥出幼承襲此自正理今據詳宗枝之接派桂哥親祖馬義勿之願借與馬應乾之認還其詳具載該遊與邛雅兩州會勘之詞本道再四覆酌應乾胞弟原非違支一可借頗知忠順應加風勵二可借苗心歸附聽其鈐束

三可借寢土婦不軌之謀消諸苗觀望之志四可借其中喫緊一節又在應乾無子即願立桂哥爲子自今日而言以應乾而借桂哥之官職自後日而論即以桂哥而繼應乾之宗祧祖孫父子無嫌無怨此其上也即日後應乾生子而桂哥之接襲如故借者襲者兩不相妨雖後事杳不可知而據稱目前已各有借還甘結該所士民合詞爲應乾請命即云念切身家此急則治標之計揆之時勢大率如此既經兩州會同該遊申詳前來欲候建昌道議覆會詳誠恐地方戒嚴之日土苗生事

以刁措借口合無請授呷什土千戶職員給領雅州貯庫印信令其管束苗人但借襲事關重大請乞批行按察司覆查詳奪等因由詳奉批馬應乾以親弟借襲且立幼侄爲嗣用以束苗守邊勝衰殘叵測之婦達奚仰按察司速議詳報奉此又奉本部院批據分巡上川南道呈爲艱忠順消逆謀以副苗望以靖地方事奉本部院批據雅黎李遊擊呈據大渡河守禦千戶所申稱本所鄉官士監生員周愷等幷軍民鄉耆人等齊赴土主廟與馬義勿及舍人巴路陸撒等通把朱慎等僉議前

情相同義勿稱應乾係伊胞弟馬深是伊生子奈何癱瘓待死難承深子年方八歲不能任事今衆苗歸心通族推戴惟一應乾後應乾年終深子桂哥成人自當還襲馬義勿并各舍人目把自認木刻甘結在卷等因由詳奉批仰按察司併議速報奉此該本司署印吳副使看得土司繼襲之法有二首依倫序次順人心倫序正則挨次繼立此其常也若時值其變漢法已窮彼中擁戴有人勢難膠柱而我且因之以爲利所謂以不治治之也馬祥故絶土婦暫管司事序當立馬義勿之子馬

深而深不幸癱瘓矣馬深病廢序當立深子桂哥而桂哥幼稚不能壓服苗人矣安氏避入深山苗目漠無統領小相嶺一帶地方道路爲梗安得不早爲之計據詳馬應乾爲義勿親弟義勿情願借襲應乾無子復以桂哥爲子異日願還在今日則該所無主而有主在異日則義勿無官而有官又況應乾輸誠於我苗人歸心應乾惟恐一日不得爲主是彼之自爲計甚悉而我之爲彼計亦更無他策該道所稱四可借蓋亦深察彼我之情形熟籌時勢之緩急因其勢而利導之耳至於後來

年征建昌崇明所留目把黃光輝密謀起事臣在圍城適黎州百戶魏民望赴援即令其部卒葉高僞爲之良差人徑投賊營賊初索信云被官兵搶奪賊賞銀一錠止傳口語葉高出而復還曰攜銀則身且不保安能通信賊笑曰我欲殺汝謂汝詐也今信矣遂發僞劄一道併書一通徑發之良黃光輝始識其相通情狀遂密行分巡上川南道副使趙日亨先用計斬黃光輝而之良遂遁歸及江門失事之良復得志糾集各苗借言激變蠢蠢欲動中間通信而默制之馬應乾之力實居多焉

應乾係應龍同胞次弟尚有兄馬義勿之子馬深於序
應襲久患癱症不能起而應乾又無子以馬深子桂哥
爲子則於名極順而於情極協馬氏一族欲杜妖婦之
貽累地方居民又恐兵燹之流毒公舉應乾之襲衆口
一詞且以正名分而杜釁隙更有裨益馬既經三覆會
議明白相應具題伏乞勑下兵部覆議上請合無准令
馬應乾承襲兄馬應龍土千戶之職行臣衙門轉行司
道給印管理地方應乾終身之後方令桂哥替襲庶建
南道路得以寧謐而於疆圍事體藉以廓清矣天啓三
督蜀疏草　卷之六　三
年三月初十日具題奉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
旨馬應乾准就彼借襲本內錯寫名字著改正行

塘報各路功次疏

欽差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鄖襄四府陝西漢中一
府軍務兼應綏巡督理糧餉兼撫四川等處地方兵
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朱燮元謹題爲塘
報功次酋情事天啓三年三月初八日據長寧納谿二
路四川總兵官李維新監軍紀功叅政閔夢得副使李
仙品僉事劉可訓知府鄭朝棟同知段師文推官胡平
督蜀疏草　卷之六　四
表等塘報本月初三日據加銜遊擊舒遐報稱差塘兵
范興旺一路往楠木垭水架坡哨探截殺初四日至窩
尾遇賊往興文界摻劫被興旺同李勝栢等截殺生擒
一名王宗貴係眞苗賊婦女四口槍標長刀十一把舒
遐親統兵陳旺等一路往拖船垭於初三日晚至尖岡
山見白鹿廟有號火密於初四日四鼓統兵圍殺遐親
斬一顆千總羅貴等殺傷賊黨一十七名各奔命逃走
獲刀槍十四件絮被五床氈衫四領氈帽六頂著傷兵
一名又拍卜昏等處降民向桂枝男婦七十餘名口等

情同日又據鎮道塘報本月初六日午時據舒遐報稱
降民葉興等欲搬出投降因賊首吳加富坐路攔阻乞
發兵接援職於初五日夜統兵至尖山子卜紅槽撞遇
賊兵劫殺降民卑職截殺一陣親斬一顆趙貴吳成共
斬苗級一顆范興旺李勝栢各斬一顆閻登瀛胡國華
等共斬一顆舒童斬苗級一顆大弩箭筒標槍短刀二
十八件絮被五床等情本月十九日據鎮道報稱據叅
將范繼道塘報探得賊兵三百餘在萬里箐一帶整米
本月十三日隨令叅將羅尚文發千總賈元倫魯法高

等率兵二百至彼出奇截殺賊敗走生擒六名同日又
據范繼道塘報偵得酋父子俱退回永寧止留千餘屯
劉麻糖坎本月十四日發千總雷順王加滕胡俸鳴等
百總武應鎬等率兵百人乘夜焚襲賊寨殺賊無數斬
功四顆次日我兵又於三塘伏草賊發馬步百餘前來
躡探王加勝等躍馬追赶殺死阿弟姪僞都司陳第羣
賊搶去活功五名合行塘報三月二十七日據鎮道解
報據叅將范繼道報稱本月二十二日據偵探官胡舜
拳獲姦細李翔受崇明僞叅將假報賊首胡宗祿投降

賞銀十兩去後回賊營與宗祿對坐飲酒崇明賞以金
手鐲鞍馬田種三石加以僞總兵職銜復出詐誘官兵
適有先被綁今走出李門子在內見飲酒賞金加銜等
事對證明白解道審吐是實轉解到臣覆審是的卽梟
示訖三月二十七日據鎮道塘報本月二十五日寅時
先發副總秦翼明先鋒張令中軍盧世卿帶領標兵前
至拖船埠其餘將領徐徐進發賊復在麻糖坎劉大小
十二營本日秦翼明等殺入賊寨大戰生擒二名獲槍
七杆馬二十匹數千賊苗望風奔逃又據盧世卿部下

標兵擒獲活功五名口等因四月初二日據鎮道塘報
據加銜副總秦翼明呈報麻糖坎功級計開一哨楊進
忠招降婦女二口男子三名小口二名龔應照招男婦
四名口小口一名冉世選擒賊一名張自先王弘化部
兵等十名各俘獲大小男婦十五名口賀得興斬功一
顆加銜叅將秦拱明部下官兵得獲男婦七名口馬二
十匹花標旗一面皮盔一頂雲肩一領槍五十枝劄刀
二十五把綿甲三十七件擒獲苗賊四名加銜副總張
令本日先衝酋兵將營盡燒當時偵得瀘州衛百戶戴

鳴鳳有兵三千餘在洞被賊圍住七日早職即於二十六日三鼓領兵平明到洞酋兵一見盡逃救出鳴鳳等三千名口同督兵追至青山崖與酋交戰至午令斬苗首土指揮一顆納千總斬苗級一顆丁應科等擒獲僞副將楊氏等三口中軍盧世卿部下千總雷鳴春督五標營兵當陣生擒惡賊活功六名婦女四口斬級二顆二十六日發兵前往瀘州衛遇賊突出斬獲首級四顆擒獲男婦一十一名口理合塘報同日又據道鎮

塘報三月二十六日申時據將官龔崇貴報稱二十五日奉令同守備龔崇勝任世翰余一鵬等馬步兵二百同泰國俸等衝鋒至麻糖坎生擒僞千總一名柳信明斬獲功級二顆招降羅文魁等男婦四十名口二十六日各官兵又追至青山崖招降民余成德等男婦四十五名口同日又准黎將林兆鼎手本據加銜守備韓自明等三員招出瀘州衛白雲洞招撫降民蔡應龍等十一名先鋒周啓王正友斬獲首級二顆刀弩二件同日據加銜副總何正光報稱據羅先春差塘兵李二等於

初四日據鎮道塘報三月二十八日該李總兵查得用壩地方乃賊藏匿之藪又江門觀音寺係老酋劉營之地俱爲喫緊若不乘時掃清恐賊包截我後即日先遣張令盧世卿等內丁李棲鳳副將林兆鼎何正光兵五千打得用壩一帶又遣副將秦翼明統兵進剿觀音寺一帶遇賊大戰張令林兆鼎一路總計生擒三十名斬功十二顆俘獲男婦幼孩共四十二名口器械二十二件百子銃一門贏馬牛五隻僞勅四紙又據張令龔崇貴王受命招降得用等處苗民一千零四名口又據秦

翼明報往觀音寺大戰生擒十七名斬級九顆盔二頂
槍二枝鳥銃一門樊虎七大營賊舊逃去營寨盡燒各
回營道鎮自備花紅銀牌犒賞以作士氣功級紀驗外
合先塘報同日又據道鎮塘報三月二十九日辰時據
加銜參將蔡拱明呈報招到永寧衛人周可孝周林等
六名口四月初一日辰時據加銜副總蔡翼明塘報三
月二十九日奉道鎮令督兵再打觀音寺卑職分兵三
路一枝正攻賊營一枝由青山崖一枝由瀘州衛三面
約攻生擒活功十七名斬獲功級九顆又於龍山寨擒

獲許天相等男婦三十名口馬四匹解報到道審明安
插功級紀驗同日據鎮道塘報三月二十九日申時准
參將林兆鼎手本報稱將官胡緯兵陳啓等於地名赤
崖生擒一名李受將官程之蔣林魁兵荀時芳等於青
山崖斬苗一顆生擒二名將官閻登瀛鄧彩兵朱虎於
灘壩斬賊級一顆同日又據舒遐報稱二十六日領兵
前往落卜列偵探與賊對陣曹庚當陣斬獲偽守備杜
明舟首級一顆偽勑一道黃傘一把范與旺趙貴陳旺
追上崖洞殺死賊兵五名墜崖未割首級得刀弩長槍

十五件老幼婦女三口水牛三隻又據鄒林報稱二十
七日發兵往瀘州衛哨探擒獲活功二名任友榮朱法
合行塘報四月初五日據道鎮塘報本月初一日據加
銜副將張令督內丁李棲鳳并盧世卿挑選標營官兵
王思堯等及百戶戴鳴鳳前去探剿初三日回報生獲
功二名斬級二顆俘獲一口馬二匹督陣官居敬與李
棲鳳等招出九姓龍山八寨頭人偽參將王文等斬其
總管二名牽所部一千餘人投降王文黃應龍等十四
人斬賊來降賞花紅安插又報林兆鼎招降一百六名

口斬功二級俘男婦十名口槍刀六件楊應岳部下生
擒六名斬一級俘獲一口胡明臣拏獲細作二名楊光
增生擒二名張洪烈部下生擒二名龔崇貴報初二日
同龔崇勝奇勝招降宣撫司民雷富等一百五十四名
口鄭知府部將文運開王懋官等斬八顆俘獲男婦二
十七名口槍弩二十件牛馬二十九匹隻俘獲五十六
名口初三日領副將秦翼明等挑選所部攻青山崖功
次查明另報本月初六日據鎮道塘報本月初二日據
遵義營統兵加銜參將楊應岳報稱初一日發兵攻打

崖洞對陣生擒苗賊五名隊長李國明斬功一顆把總
任尚榮哨官劉興生擒一名兵王可貴胡勝生擒一名
同日又據都司胡明臣呈報守備彭文舉生擒一名千
總楊其俸生擒一名僧一名千總羅聖甫擒獲四名又
據參將楊光增呈報守備黃明把總李尚德等領兵剿
瀘州衛前二十里偵探擒活功二名鄢文旺王受又據
遊擊張洪烈呈報前於三月二十九日發守備高天機
把總張昌運率兵拏獲活功二名又據加銜都司馬斗
榮同南岸劉詣合打排桐洞斬功二顆除驗給功票合

行塘報四月初七日據道鎮塘報本月初三日酉時據
加銜副總秦翼明報稱奉令攻取青山崖即於初三日
五鼓發本部千總譚之臣等統兵一千弟拱明千總陳
紹統兵八百石砫營姑女將部下坐營秦永成等兵二
千餘同抵賊巢賊勢兇剪卑職即犒賞鼓舞四面夾攻
縱火焚燒自辰至午極力攻打賊猶死拒衆兵奮勇直
上賊奔逃走斬擒甚多獲盔甲槍刀馬匹不計其數又
據秦拱明秦永成可各報相同四月初九日據鎮道
塘報本月初二日酉時據監紀鄭知府報稱發土官文

運開領苗兵阿撒等往掃洞苗阿撒爲首烏角爲次奮
勇斬賊級二顆擒獲婦女六名口馬二匹牛四隻槍弩
二十件又據加銜參將王懋官等於初二日攻打落薄
林等處守備安文元把總阿杜共斬僞百總首級一顆
苗兵什粗溫繼智王賢吳興勝共斬賊級三顆阿繼
張通生擒一名男婦四口牛四隻王昌亂親斬一顆湯
應詔等獲苗婦二口王舉賢韓加奇等得馬四匹牛八
隻王岷勝等生擒男婦九名同日據鎮道塘報本月初
五日辰時據加銜副總秦翼明參將秦拱明等呈解青

山崖得獲功次到道據該道鎮逐一研審但係酋胡宗
祿阿弟等各部下逆黨法難輕宥者因人多不便轉解
會審明白遵於令牌下徑行梟斬牛馬器械老幼發獲
功各營收領投降者安插其經歷章守謂及子章志遴
及胡宗祿阿么妾係干謀反重犯另文解審仍動支賞
需銀二百兩分犒各獲功官兵以示鼓舞計開副將秦
翼明下中軍加銜都司郭起柱營兵生擒僞將胡宗祿
妾艾氏活功八十名斬級九顆男婦五十名口馬二十
匹牛三十隻器械無算一加銜參將秦永成秦可馬斗

焚本營官兵生擒僞左丞相章經歷父子二人妻女二口僞元帥胡宗祿妾嚴氏阿么妾王氏賊兵一百七十四名斬級十六顆俘獲婦女一百三十名口馬四十八匹牛一百八十隻青黃傘二把器械無計又奏永成招降男婦八十名口一加銜參將奏拱明部下斬功二十九顆生擒八十四名獲男婦五十三名口馬九匹牛十隻器械無算納谿路三月十一日據鎮道塘報本月初九日辰時據江安縣報稱令加銜遊擊盧大武率兵一千至爐煙堵殺忽遇賊兵哨馬三十步兵一百連殺二陣生擒一名斬苗級一顆得馬一匹同日又據瀘州知州王新民報稱發兵至白崖埡探得賊兵二百餘下山遇敵千總鄧以孝白啓等率百總高順等奮勇殺死賊兵十二名止割級二顆生擒四名審明梟斬訖同日據鎮道塘報據加銜都司仇可陟部下百總張天威劉敬於象嶺斬功二顆又據加銜遊擊李上進部下百總孫正芳於江門伏塘生擒姦細一名又鄧樅官哨官繩守富等於蠻洞子生擒一名二十四日據李上進下兵張虎於倒馬坎生擒一名三月初四日據加銜副將劉養

鯤守備張學周下兵於蠻洞子生擒賊兵范起祿瀘州申解守備李亮千總夏繼先等於葛石埡斬級一顆賊子旺兒又夏繼先於大崖口斬功一顆本月初七日據加銜僉書范祖文報稱先發丁世先親兄丁世忠從間道回永寧招降於三月初七日有世先舊人陳用陳榮趙民用秘約焚虎營中僞守備王先陸三萬騎馬二匹兵二十四名奔出投降收營報効審係苗賊俱已梟示旺兒發瀘州收養三月十四日據道鎮塘報據加銜副將劉養鯤報稱部兵徐啓至爐煙槽拏獲苗兵三名手執總兵令旗一杆長刀一把初九日酉時據守備王化羅忠臣加銜都司胡汝高指揮閔法各部下兵共擒賊兵三名兵省元斬賊級一顆本月十八日又據道鎮塘報二道與參謀知縣趙民戴加銜副將劉養鯤守備張學周計議賊勢窮蹙衆心已離宜及時招降以孤其黨養鯤即遣人行間十五日午時有僞總兵阿交焚虎兵藍二李有先刁惟興王之民等七十六名自賊營出川龍山來職營投降朱朝聘提兵援接前來各賞銀二兩又花槍十七枝白杆槍二十三枝大弩二把降兵安置

南岸酌給糧餉以風後至二十三日據鎮道塘報據副
將劉養鯤報稱本月十五日奉令衝打鶏單山象鼻子
併中箐內關擒斬功次守備孫胤燕瑞鳳馬如鹿何守
義各斬功一顆銃手張義銃打二功楊國太毛明各打
一功守備張學周生擒僞守備明見一大功何湛然兵
何太何才共斬二級兵曾祿斬一級黑茂家兵黑斗斬
二功朱朝聘部兵朱伏斬二功何繼光家丁何文煥李

邦國等斬功三顆鄢玠率子姪鄢一傳等親斬四功鄢
一伏斬二功千戶鄢一舉斬二功百總周承宣斬二功
張伸一功石殿邦斬二級哨官劉之宸一功獲婦女一
口關燒賊營燒死三十餘人原係乘夜劫賊俱未割級
鄢玠部兵所獲花槍白杆槍十七枝綿甲二件牛二隻
長刀一把銀一錠重八兩賞兵苟鄢玠父子又於雞單
山橫山八甲拒出男婦三百餘口奪馬三匹三月二十
四日據鎮道塘報據加銜副將劉養鯤等報稱將官朱
朝聘守備劉之寧於本月十六日墻入賊巢值賊首楊
邊大老虎陳文督兵往進寶寺打米追斬三十餘人賊
使馬兵來救止割二級生擒僞守備一名柳元儒僉書

胡肇虞兵斬殺三十七功生擒僞都司何守宗弟名五
么同日又據加銜副將劉養鯤塘報本月十七日據衆
將鄢玠拏獲賊功周成先等三名三月二十五日據道
鎮塘報據瀘州申解據千總鄢以孝等於白崖灣拏獲
活功四名十三日又據劉養鯤報遊擊朱朝聘兵於大
花石生擒二名十四日本官兵張學通等於太山廟生
擒二名斬功三顆十五日朱朝聘同贊畫黑茂部兵黑
勝等葛石垭寶月寺擒獲男婦二名口斬功二十六顆
十六日又據瀘州解據領兵生員李儒儼楊杰守備羅

現聰等於葛石垭擒獲活功羅友等九名十七日又據
劉養鯤守備張學周部下百總張學通於韓家洞斬級
二顆十八日據守備燕瑞鳳督兵燕東等於葛石垭斬
功六顆任應高陳先二十二名各斬功一顆共二十二
顆燕可大等又於漏潺子斬功六顆燕天得一顆二十
日據守備鄭世臣龔惠等三十人於白崖垮捉獲活功
三名二十二日據遊擊黑茂於觀音堂斬功一顆各陸
續報道合行轉報四月初六日據鎮道塘報本年三月
二十四日據加銜副將劉養鯤報據部下百總安朝於

擒草溪擒獲賊兵一名遊擊胡國仁部兵李貴於大洲
驛得苗賊二名箭一箙大小刀長槍共十四件遊擊黑
茂部下王有貴等於白崖圪擒苗賊二名二十七日劉
副將部下指揮宋璉等暗入永寧偵探散招降小票回
至金鋼背殺賊一名兵楊啓於花崖拏獲賊兵一名挨
牌一面四月初一日朱朝聘部下指揮趙加陞守備何
金化等招出僞都司蔣貴等六十四名初二日據遊擊
鄢玠差千總夏繼堯等於木易崖斬僞都司僞守備二
顆苗賊三十一顆得獲男婦六名口花槍白杆槍大弩

三十五件馬四匹又何繼光朱朝聘部下招出永寧降
民六名本月初四日劉副將牌差兵任啓招降僞總兵
阿弟樊虎部下韓允慶并男婦一百五十名口陸續解
道俱各驗明安插隨給功票候叙本月初八日據鎮道
塘報初六日據劉養鯤將官黑茂等發兵探得小酋在
乾溪舖借水西兵劄十七營又據部將喻登芳等奉令
同田有龍等督本部諸將兵於初五日夜丑時潛入大
崖口直搗八甲賊衆措手不及各兵奮勇衝殺二百餘
功生擒僞都司張才苗兵十一名苗婦四口幼孩不討

馬牛五匹隻又獲苗將樊繼昂妻幷弟樊繼盛同妻鄭
氏又燒寨二十餘處所獲器械甚多四月初十日據鎮
道塘報本月初八日申時據加銜副將劉養鯤將官鄧
懋官黑茂守備張學周等塘報本日卯時據遊擊周應
宿自賊巢出報喻登芳招出苗兵一千周應宿招出一
千丁世先羅奇縉共招出一千范寵招出四百餘人共
三千四百已出江門又得船四隻牛馬九匹隻又報水
西頭目三百先據永寧城勒酋金銀苗劉涼傘鋪共賊
四十大營又將金壺銀器重賞頭人各三百兩意圖死
戰初七日我兵攻破中弔三溪橫山八甲營寨盡燒火
光明一晝夜將宋江黑石包屈丑等寨俱燒訖所殺功
級不知其數此一陣也軍威丕振賊皆斂退斬殺功級
查明另報同日午時又據胡汝新於大風垭拏獲苗兵
一名唐明陽初八日午時據守備楊承宣報稱於大崖
口青岡坪擒獲苗兵二名永祥長久係僞總兵盧么家
兵合行塘報本月十一日據道鎮塘報本月初九日申
時據加銜副將劉養鯤將官黑茂朱朝聘等報稱據將
喻忠等奉令於初七日丑時又攻破螃蟹溪等處將

偽都司先萬壽余雙和等一帶叛賊營寨盡行燒殺死
屍遍地約六七百餘功止割一級解驗為據投降千人
又據將官何繼光張學周等奉令於本日五鼓同田有
龍等直衝橫山焚燒追三十餘里賊首陳寶高叫不要
燒待我來降所殺功級二百餘其馬口崖一帶周圍三
百餘里賊巢皆酋供贍之地俱為我所破即欲徑衝永
寧因各兵糧米俱盡難以深入理合塘報遵義路本年
三月初五日據監紀僉事趙邦清塘報二月二十四日
酉時准加銜副將秦衍祚手本報稱本月十四日本府

督兵由二郎壩至灰堆山與副將沈崇極合哨搗蘭哨
有賊兵本府分守備趙一傑王文學等領兵去大洪寺
左右埋伏三路與蘭苗大戰斬獲多功另報三月十九
日據遵義趙僉事塘報領兵加銜遊擊陳鳳報稱於
本月二十五日與各部千總軟血訖兵馬向木鹽寨進
發至小關口正遇奢富領兵前來接陣鳳令衝鋒穆自
乾幷羅安良部下千總羅友孝等兵分三路圍擊鏖戰
數時鳳令四山舉砲親率各部頭人一齊躍馬鳳槍殺
死偽長官阿楊斬首一級羅友現穆自乾羅彬王安等

共斬五級百總趙時富生擒偽總管楊榮又趙時美等
共擒抹賽冷二賊兵敗走鳳驅兵至洗馬塘袁力與斬
首級一顆李上蒙斬功一顆更得天時為助河水忽泛
賊兵渡河不及溺死者無算得獲苗刀一把皮甲一籠
將軍銃二門喇叭一管噴筒一箇各處賊營盡行燒燬
楊守江見鳳勢大悉備雞狗與羅友現等歃血盟誓待
其子到家即渡江投見當將投順民唐正國家小三十
餘家送至桃紅灘安劄今將功級刀甲令叅謀生員李
承實解驗三月二十三日據遵義監軍道趙僉事監軍

僉事盧安世塘報二月二十日復取落紅後至三月初
五日夜至二更雷雨大作賊乘機厚賞精悍苗羿三十
名渡河劫營被加銜副總秦衍祚標下中軍劉登第塘
兵齊起斬獲壯功三顆長刀二把槍弩二件皮甲二籠
生擒羿子一名供認前斬首級俱係抹賽其餘溺水身
死初九日原任副總沈崇極遣張奏凱任鑑至岔角灘
對敵箭傷披青氈騎黑馬頭目一名舒弘烈至落紅口
對敵銃傷苗賊一名誘獲利箭三百餘枝初十日又據
秦衍祚標下把守土城加銜都司袁應宸報稱應宸初

八日領兵至鬼妖寨奮勇大戰斬獲僞守備崖婁幷賊
子崖新等一十一顆馬二匹又部兵蔡老虎等往銅鼓
堀偵探撞遇賊兵接殺斬獲賊級二顆以上功級該卑
職親驗給票該三月二十四日據監紀僉事盧安世塘
報本月十二日准副總沈崇極手本據標下遊擊張奏
凱羅仕傑報稱於十一日一更同降民羅華發兵渡河
攻打羅向宸全家寨至十二日辰時大戰連攻二營張
奏凱部兵斬級三顆張抹賽首級一顆千總蔡茂首級
一顆奪馬三匹羅仕傑部兵生擒馬兵一名寅狗斬級

二顆馬三匹羅華斬功六顆其餘墜崖死者三百餘賊
兩寨營房盡燒十四日又據副總秦行祚標下千總蔡
國學報稱於石家渡斬功一顆追殺溺水死者五人同
日又據趙僉事加銜參將趙國璽報稱於本月十五日
差千總高琴至蘭州官莊坪撞遇奢兵截殺甲兵陳俸
志楊芳各斬賊一顆刀槍二件十九日差千總祝朝富
帶兵往賊穴至大村與賊兵相撞敵殺甲兵吳二徐天
錫斬苗級二顆同日又據遵義趙僉事塘報本月十七
日據督陣官羅萬勝稟稱僞都司雷小善於十四日暗
攜家口八十餘房男婦一千餘渡河投降佚黎將點過
犒賞牛酒銀十兩等因報道本道多方傳喻今雷小善
攜家千餘來降蘭人歸附自此始賊之羽翼漸剪理合
塘報四月初二日據遵義道趙僉事塘報三月二十三
日准加銜副總秦行祚手本本月十五日據守備趙一
傑報稱分布指揮袁加勤等督兵四百往蘭地青岡寨
剿賊追至崖三溝大戰斬苗級十一顆落崖死者不計
生擒賊婦三口槍刀弩十一件本府親監中軍劉登第
又於落紅口斬級七顆得銅鼓四面槍刀五件弩箭二

副皮甲一籠船二十隻生擒二名放火燒燬賊房千餘
間等因報道合行轉報同日又據遵義道趙僉事塘報
三月二十四日准副總沈崇極手本移稱本月十六日
本職會同監軍盧僉事督率漢土官兵下河行遊擊舒
弘烈等找搭浮橋四座半日即完即日大喊山搖岳震
登崖接殺弘烈部下銳手汪大業打死馬兵一名舒弘
謙部下千總鄭雄王來陞斬首一顆燒燬余家寨談厥
寨九溪寨幷明九二家房屋數百家追進三十餘里十
七日又據舒弘謙報稱部兵吳宗林斬首一顆又據守

備張倫山督兵將衙寨百餘間燒燬擒獲苗賊一名本官百總蘇一龍帶領王高等奮攻落紅山頂火光沖天銃打苗賊不能割級又李萬富生擒苗名苟德又據防守土城加銜叅將趙文進奉道令發加銜守備趙舜王同督陣官劉與榮至黑坪圌與賊對敵趙廷華等共斬賊級九顆生擒男婦四名又據降將羅華指揮賈承宗等捉獲被擄民全文化審係荆州府客人發舒先鋒營收訖十八日舒弘烈解俘獲男婦十三名口趙文進報稱奉令至唐朝壩斬賊級二顆槍一枝絮一牀盧監軍

驗訖等因四月初二日據遵義趙僉事塘報三月二十二日午時據本道差旗牌鍾俸醫官董尚策稟稱蒙差役同董尚策往大羅壩招撫鄭應顯游朝炳十七日行至地名海龍壩遇駱麟土兵急報水西有馬兵步兵二名來水口寺哨探見官兵擁劄即退回落朝十八日行至落朝見水西馬兵八十步兵難以數計即潛身高阜窺其出没何路但遵義大道止有桐梓塘兵哨探並無別兵抵敵又聞阿烏逃劄三大營於赤璧莊欲由小路衝羅村倭良柱營由桐梓截餉二十日至桐梓報商同

知即發守城指揮楊才領兵三百星夜往婁山關榨關但水西因襲自明招邊民過河將路口把守至緊役等不知苗話難於前進回首撞遇降民胡崇富崇信即與他盟誓私偷路與鄭游二人通話探水西賊勢看二人歸向何如候崇富回日另行再報等情到道據此本月二十三日午時准加銜副總倭良柱報稱單職自統兵劉敏箕壩以來發兵躐塘設伏拒險晝夜隄防毫無懈怠於三月十九日戌時據都司張金玉鍾仕祿塘兵王宗成等報到奢寅於水西借兵西賊允發莫德官江之龍游朝炳鄭應顯楊維新等統西兵二十七營劉緝麻山關王廟濫泥寺俱係白布帳後面陸續添來賊兵不息等情二十日午時又據領兵加銜叅將趙國璽報到奢寅暗在苟村黔賊劉十大營只在等西賊到齊約期夾攻我兵幸得南川叅將陳一龍統兵萬餘已到貢生傅元和官兵亦已調到同劉單職劉爲連珠營首尾相應有羅安良劉桃紅灘趙國璽劉羅村單職一面調撤同劉各官散劉零星臨難應援恐墮賊計幸趙國璽細心整兵俱聽單職調遣羅安良近日亦聽約束可再發

兵二三千赴援此時之賊非比泛常激切具報同時又據同知商良弼報稱卑職奉令桐梓招撫開墾並團集義兵士農工商方幸樂業猶恐賊兵出沒每日分投各路安塘把隘直抵遵義探聽消息近據各營官兵屢報水蘭合兵欲衝綏桐以阻糧道今見劄營於緝麻里又據駱麟飛報許多哨馬已至牛碗圌時隱時見不知欲往何路以致城內居民驚疑復行逃散卑職出牌嚴禁不許擅動搖惑人心隨據各民回稱守城之兵既發往各路把隘義兵臨時各攜家口誰人相顧豈可居城待

斃止願權移元田壩近山挖蕨救命卑職查得元田壩民多復業耕田亦欲搬移卑職當喫主簿楊熠等守備李爲棟李有富等公議將欲執一苦守恐臨難無策將欲觀變相機民甚驚惶只得暫從民便各官亦同往彼地劄營一則約束鄉民且耕且守一則團聚市民便於復業且近大路防守有人庶糧道可通城內房屋不致折毀等因又據加銜遊擊陳鳳塘報本月初六日加銜侯副總牌令分布羅安良陳鳳發兵渡河合哨鳳就於是日統率羅安良部下千總百總併鳳下義兵渡江徑抵地名木圖寨只聞銃砲連響鳳即發兵前去偵探係是守備張金玉陳永興冉世卿等率兵攻打楊守江寨財物牛馬盡行劫去守江等家眷人口盡行搬入地名大寨侯守江子回日方來投見鳳比收兵回營轉至地名圌王寨復遇賊兵接陣鳳當點羅安良部下千總羅加勝郭廷舟等把總王啓孝等奮勇生擒僞總管一名阿靴釋令入寨招降本月十一日楊守江爲子不來將親信總管楊國興楊國法等家口三十餘房來降又據商同知報稱據哨探把總田臣棠前至海龍壩見賊馬

五六十在河邊牧放一帶俱有煙火駱麟又哨至西界鎮南關金刀坑得一舊民賈似恩審稱賊屯兵五營在苦茶圌四營在玉木洞掌營者是阿烏迷阿倫親弟者烈已發人約奔酋又去借各苗府兵齊同截綏桐宮兵問報駱麟即至崖門關屯劄等因到職報道又據本道親丁趙陞並加銜遊擊李棟舍人羅萬勝稟報二十日侯副總差金玉前去哨探見綏麻山起至孫蓋壩二十里賊兵相續不絕勢甚猖狂又三元寨蕭賊劄四大營原有不見者又據參將陳一諤塘報相同又蕭州奢

寅扶國禎在高籬芭劉二十營趙國璽差人去探聽招
高象乾象乾云奢寅去水西借兵來衝官兵先衝沈泰
二營若開即來攻抵水崖官營又據趙國璽雷震乾本
月十五日差千總高琴領兵去蘭州官莊坪哨探撞逢
奢寅差來探我官兵賊兩相截殺我兵楊芳陳鳳志各
斬功一顆花槍一枝刀一把絮一牀今番水西兵多乞
賞文令各營俱聽侯良柱分布據此本月二十四日午
時又據侯良柱報本月十九日戌時節據都司守備
張金玉鍾仕朝報稱探得西賊劉兵八大營離營三十

里乞整兵拒敵且幸陳一龍領兵先後亦到軍聲頗振
令賊深入野無所掠卑職自有破敵之計至於雞晒圌
功次另文解報同日又據侯良柱塘報卑職於本月十
八九連日發夜不收偵探回報西賊劉二十七營至濫
泥寺關王廟二處後來之賊不絕二十一日二更時分
發守備何金鰲帶馬兵十騎星夜暗探天將明至三合
山與賊攔頭一撞賊兵四十騎與何金鰲交戰幸我後
發陶謨二探接應方得奔回大營卑職親統馬步銃手
家丁井陳參將共帶兵萬餘追至三合山趙國璽羅安

良即時調到大戰數合卑職查得小路數條恐賊包圌
即與陳參將趙國璽等計議必先得地利方纔取勝即
傳令俱至青蛇嶺劉營一面對敵不息逆賊
口叫水蘭二家人馬二十萬將十萬取綏桐十萬來交
戰等語乞發兵把婁山大小二關小水田等處這番賊
勢非比往常急切燃眉等因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奢
寅勢窮無可為計又借水西兵合力夾攻除行侯陳二
將及趙國璽等萬分隄防懸賞鼓舞調兵堵殺外理合
塘報四月初三日又據趙僉事塘報為再報西賊勢尤
豬窩我兵連日大戰賊兵勢重殺傷官兵數百拒敵不
住副總侯良柱收兵退劉崇岡嶺把截桐梓士民盡數
驚散全是水西兵馬蜂擁而來勢不可當等情二十六
日未時又據加銜遊擊李棟田應斗報稱二十一日辰
時分前賊奢寅扶國禎奢宏奢宸計合水西莫德官阿
烏迷楊維新游朝炳鄭應顯等二土苗會合馬兵二萬
有餘步兵五萬餘還有山箐中埋伏者難以目見奢寅

扶國禎等自三元寨渡河到孫蓋壩與西賊合哨水西莫德官阿烏迷等自鎮南關渡河由金刀坑綳麻山關王廟孫蓋壩亦與蘭賊合哨直到陳侯二將營下侯陳二將即與棟與田應斗趙國璽羅安良幷各將領官登山岡哨望出兵堵截趙國璽安鑾等領兵由趙統壩侯副將陳燦將分兵由鴨屎箐追殺賊兵又於平壩圍堵截彼二土酋兵見官兵四路安排旋即退回諸將官以衆寡難敵權將各營移劄青蛇巷拒守姑侯西賊食盡銳挫方可攻擊二十二日蚤移營方定二十三日辰時

賊兵將官兵周圍數匝如蟻聚食我兵奮勇斬獲賊級百十餘顆猶賞復戰至未時分官兵死傷衆多賊兵更番輪戰申時分拒守不住只得退出夜即小箐口拒守幸於南川調到陳一龍兵至不然則全兵沒矣幸保大半其酋兵叫罵要將趙道赶出重慶分取綦江涪州省城乞多添將兵救援各等情到道據此爲照蘭賊奢寅扶國禎等西賊楊維新阿烏迷等合兵數萬皆有勇悍之徒其鋒不可當今二將之兵只可守豈敢言戰即綦江亦在累卵之間百姓多半出城入箐逃生桐梓街民房屋復行燒燬賊勢甚熾人心俱散急須另行招兵非六七萬不可目前至緊至急合行飛報二十七日亥時又據副總侯良柱塘報二十三日賊兵添至五十餘營馬步約八萬衆將卑職與陳燦將重圍垓心自辰至申奮勇殺出斬功九十餘賊馬四十餘匹器械不計各賊忿恨急攻我兵久戰難支功級委棄收集各營住劄小箐之前守險安營再圖進剿請乞轉報增兵增餉保守萬全又據加銜參將李長榮報稱西賊於二十五日劄營崇岡嶺近桐梓十五里比見馬兵數十衝入城下聲

言要出綦江取糧又截住米不使運往落紅等情本道大膽已令秦行祚兵回黃荊坪護餉以保重慶四月初九日據貴安綏陽路監紀巡守川東道右參政吳國仕塘報相同仁合一路三月十四日據監紀巡下南道右參政王世仁巡上東道副使徐如珂塘報二月一十八日據加銜副總羅乾象稟稱據小關子遊擊王繼先都司曾化魯報稱十三日發兵堵截等壩斬獲一十四顆生擒一名各等因陸續塘報到臣查得四路共斬功九百二十顆生擒四百六十九名口俘獲招降共七千九

百一十二名口尚有陸續招出者數萬各項軍器七百四十一件牛馬四百八十一匹隻黃傘船隻僞劄銀兩器皿不計兵聲已震無奈西賊復爾結連兼有報烏鎮陰助諸苗聯絡勢復猖狂除行長納兩路攻打永寧紅崖以牽賊勢調發官兵堵截策應相機戰守獲功行道驗紀生擒分別梟磔以俟獻俘俘獲招降給票安挿牛馬器械犒賞有功官兵失事文武行令戴罪陣亡兵士查明卹給外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兵部案候事平之日一體叙錄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四月十八日上奉聖旨兵部知道

飛報取永大捷疏

題爲飛報大捷事天啓三年四月十五日據長納二路監軍道參政閔夢得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塘報准四川鎮守總兵官李維新報稱奉令自三月二十四日出師進剿攻破麻糖坎觀音寺青山崖天蓬洞等處分布大小文武官兵攻打永寧卽於四月十三日隨據守備陳善冶劉兆斗等報稱將官秦翼明秦拱明秦永成秦可等五鼓發兵與賊戰於土地坎殺賊大敗據稱本日奢寅親統大衆五鼓迎敵我兵分爲八路接陣自巳

至午殺敗茜寅斬功計約千級以外溺水死者無算追至老君營涼傘舖將賊大小四十營盡燒火光徹天所損頭目僞將頗多寅賊身中二槍僅以身免仍奪坐馬二匹銷金龍傘一把斬獲僞總兵鄭章秦拱明親斬僞總兵吳繼盛首級鞍馬銀刀軍器生擒無算去永寧止十里僞總兵樊虎在陣被殺生死存亡未卜同日又據道鎮塘報將官劉養鯤鄧懋官等發兵攻打橫山八甲中弔三溪等處節次斬功九十餘顆招降苗民共一百四名口生擒五名俘獲婦女四口招出僞總兵劉亨十

總苗目戴福壽陳友等六人又楊承宣范祖文胡國仁等於青岡坪拏獲苗賊姦細三名僞都司樊其才等五名殺賊四百人獲馬二匹槍刀二十四件又續招出男婦二萬名口馬一匹得獲大小刀五十把槍二十枝十六日又據總鎮塘報職等在瀘衛親見官兵畏怯難以驅策只得於十三日五鼓先發秦翼明等二萬攻打土地坎一帶逆賊敗退去後當夜密令張令秦國俸李維翰李棲鳳兵潛至永寧城下十四日李總兵同參將張邦紘楊應岳參謀陳旦贊畫官林禎內丁納尚勇總旗

趙瓚督陣居敬李在官陳善策胡榮并標營千總等官百餘騎兵四五千人一面令中軍盧世卿督兵隨後接應本職兵殺至城下逆賊四門堵截見勢不敵逆酋將城中房屋四亂燒起亂秋軍民張令秦國俸李維翰李棲鳳殺入小西門就於馬上生擒僞頭目周邦大楊丞相衝開大西門出降二萬餘人跳城赴水者無計城中煙焰薰天本職難以輕入止令張令等在西門外剳營本職暫於紅崖對面高山劄住有職帖書如有能擒奮

決不食言用箭三十矢直射入賊路至於城中驚散婦女幼子本職逐一親審有夫者查還其夫有父母者查還其父母使其骨肉完聚將逃出人民另劄一山頭并不許在本營淆亂今永寧既取則土地坎老君營永安驛江門一帶自清餉道自通三軍有恃其自衛以西洞寨盡為我役矣即今二酋見在一處而水潦等賊兵橫劄兩山十數營本職必乘機決戰生擒二賊以報國恩目今情形甚急除晝夜加謹執戈以俟決戰合先塘報又據推官胡平表加銜副總劉養鯤塘報相同等因到

臣看得逆酋奢崇明父子自知罪逆滔天不死不已購結鄰苗經年衝突自二月二十七日長寧大敗黨羽漸潰方借水西諸苗以衛遵義而大將遂合長納兩路之兵併力俱進從麻糖坎大戰轉入青山涼傘歡喜中弔橫山等處擒斬無算而二逆猶假鄰方應援之衆為背城借一之舉四路埋伏以待我兵仰恃皇上威靈諸將戮力大戰一日勢如山壓賊計窮勢蹙乃始放火而遁文武各官俱於十五日住劄永寧城下惟是禍本未除狡謀叵測況紅崖天臺木腳木姜古牛酸草等七圖俱

酋父子出降者不但免其罪即照頒定賞格陞授官職

稱天險除行督催五路上緊擒拏外一切功次行道查
實紀叙理合具實飛報以慰聖懷伏乞勑下兵部案候
俟事完之日一體行查叙錄陞賞施行爲此具本謹題
請旨天啓三年四月十八日上奉　聖旨賊巢攻克已有
旨著督兵擒剿毋令元兇逋逸未然元惡有功并文
武將吏人等事平一體敘錄該部知道

題爲續查死事諸臣乞賜分別褒卹以慰忠魂事先是
奢賊發難恣肆屠戮與夫臨陣戰殁者自撫臣徐可求
而下共四十三員俱經兵部覆奉明旨厚賜贈襲咨到
之日一時人心感激倍爲踴躍今陸續申報尚有遺漏
未經題明不敢不具請以慰幽魂行據按察司查得原
任雲南洱海道副使報陞松潘道參政李忠臣原籍陝
西涇陽縣隨祖商賈住籍永寧中貴州乙酉鄉試天啓
元年九月內便道抵家適值酋變不容赴任屢奉本部

院牌檄密約永赤王同知何指揮等軟血擒酋不意謀
泄賊擁兵入宅本官急叱四川迎接書吏徐汝勵引幼
子從旁門走出遂仗劒自刎該本司會同布政司看得
李忠臣散金結士約爲內應事未成而機泄棄藐孤以
若遺養士之效不孤致身之義已盡允宜贈卹以慰忠
魂徐汝勵受主遺命脫孤虎口應免京考等因又據分
守川東帶管遵義道右參政吳國仕呈報覆查得遵義
府推官馮鳳雛不避艱險親入虎穴復城據守勞苦萬
狀天啓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二酉夾攻本官挺身罵賊

不屈墜城及賊脅降自求一死被殺二槍門時身斃骸骨無存威遠衛候缺經歷袁一脩本府司獄蘇璞俱義不從賊同墜城被傷身故看得三官皆勤勞王事以身殉難均應分別具題旌卹以慰幽貞等因又據按察司呈奉兩院批覆查瀘州鄉官高光死節緣由該本司會同布政司查得原任應天府通判高光於天啓元年九月因酋變本官削髮作偈曰君父誼尊削髮自盟臣子守定留髮爲證與子生員高在崑募兵復城殺賊百人酋將本官追至大葉壩不屈同家丁十二人登時殺死

在崑走脫看得高允值孤城被賊之時勵摩頂殉身之義方竭力以衛鋒鏑勢窮於穿繞身膏白草血濺青鋒一時之大節已昭千載之忠魂不昧應從俎豆以勵頹風等因又據監紀巡北道閔黍政敘瀘道李副使呈覆查得永寧衛舉人胡縝賊未發難首抱杞憂條陳二次及酋犯省縝乃集兵截斷爐煙小路被酋將縝囚獄苦拷家口財產盡劫後賴伊弟胡緯行賄保出奔赴轅門化誨宋武等擒何若海招降二萬餘人結酋腹心多人急圖擒賊拮据四月不意本年十一月十七日營中延

燒火藥遂被焚死如縝赤心報國之臣應宜重加旌卹等因又據監軍二道呈奉本部院批覆查出陣亡各官由詳查得原任富順縣立功縣丞葛盛德同千總王成龍於天啓二年九月二十日西關與賊大戰並家丁六人力戰重傷陣亡又查出成都後衛千戶鄭應欽實授百戶汪起蛟加銜守備劉自靖俱於天啓二年七月初十日江門殺賊陣亡加銜遊擊李縉於本年十一月十四日石子山對戰手刃數人因力乏被槍身死加銜守備孫世信毛民望加銜指揮李承宗於天啓三年二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奉本部院批覆查出遇難陣亡各官由詳該副使徐如珂回稱查出重慶衛知事王正經巴縣典史吳應元土沱驛驛丞蕭美於天啓元年九月因撥赴撫院聽事又本院旗牌成都中衛百戶范之偉同時遇難而死大足縣主簿張志舉典史朱應皐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賊首梅寵率賊萬餘攻縣二官集兵陣於西壇鏖四晝夜至初五日叛賊葉省祭添兵數千夾攻張主簿竝家丁張成等被槍殺死朱典史見主簿被

害奮勇衝敵亦被殺死看得王正經吳應元蕭美范之偉遇難暴棺家室流離張志譽宋應皐以縣佐小官捐身殺賊其志誠壯其死可悲各官均屬殺於王事卽典似宜分別從優等因緣由呈報到臣該臣看得參政李忠臣報國有心突圍無路投臣三揭除兇之意氣頗堅遘禍一朝滿門之屠戮甚慘偶倖脫其幼子實齎憾於重泉推官馮鳳雛獨障荒城蹇遭大疫衆寡之勢既異犄角之力全孤以身殉城不踵貪生之跡遺骸莫檢可徵遇害之眞鄉官通判高光以枕丘棲壑之身爲稱干

比戈之舉主僕十二人同嬰白刃忠魂千百載應祀饗宮舉人胡縝先期具揭頗同曲突之忠謀臨難遭刑不畏犬羊之虐焰卒以奇計脫穽旋復倡義招降溘死堪嗟孤忠難掩若原任縣丞葛盛德主簿張志譽典史宋應皐揮戈血戰壯志猶生經歷袁一脩司獄蘇璞知事王正經典史吳應元驛丞蕭美遇難投城精魂未泯成都中衛百戶范之偉重慶遇難成都後衛千戶鄭應欽百戶汪起蛟加衙守備劉自靖江門戰死加衙遊擊李紹石子山戰死加衙守備孫世信毛民望加銜指揮李

克圌擒撫功次疏

題爲恭報攻克險圌招撫苗巢功次事天啓三年四月十四日我兵奮勇攻復永寧已經差官張學周承差朱人隆飛報外臣隨檄行總兵官李維新監軍道府等官閔夢得李仙品劉可訓段師文鄭朝棟胡平表等分布兵士一面進剿追擊二酋一面招撫以安苗黨去後續據道鎮報稱本月十五六二日打上紅崖大圌賊目卽具牛酒率黨數千人納降又於二十日差官張華等分頭招撫水潦四十壁又於十八日攻取天臺圌賊目卽具牛酒率黨數千人納降又於二十日差官張華等分頭招撫水潦四十

八寨一帶隨卽安挿計連日共斬獲壯功一千二十八顆生擒僞元帥僞都督總兵監軍副參遊等項僞官張尚義夏雲奇汪澤遠等二十五名斬獲大頭目一十一顆俘獲男婦一百五十名口生擒活功三百三十三名逆寅銷金龍傘一把瓜斧二隊皆龍鳳彩文槍刀衣甲六十三件永寧宣撫司永寧赤水衛建武各千戶所百戶印信一十九顆僞印六顆牛馬六十隻匹二酋奔入古蘭龍場一帶意欲結連西賊等情十九日又據建武遊擊滿思謙擒獲賊目大老虎羅文有等三名納路將

陳所蘊錢萬選田有金等共四十二名得與文縣并儒學及永寧千戶所印信五顆僞關防一顆逆寅與母加僞嶽號手卷一軸僞勅書一張交通各苗府書啓四封僞曆日一本又據遵義道僉事趙邦清報本月十六日奢寅僞總兵高象乾隨帶家眷五百餘家來降又據仁合路監軍黎政王世仁副使徐如珂報據加銜副將羅乾象薛來衍報稱本月十九等日攻克白崖楠木等圌賊目舒廷彩羅書成挈家來降僞總兵酉兒及苗民萬餘亦來投降二十九日又據總兵李維新報稱探得奢

崇明父子計窮力竭寫具投狀一紙降了水西助兵四
十營將欲過河老酋在獅子山將家口已送水西去訖
奢寅在滑石點羿子兵欲來接陣各等因塘報到臣該
臣看得紅崖天臺白崖楠木等囤爲酋三窟一朝平定
酋之僞相僞將多被生俘印信一時俱獲永寧土地人
民已强半還朝廷矣獨二酋奔入古藺復有投入水西
結連再出之說我官兵雖漸逼進而糧不接濟爲可慮
耳除申飭文武將吏多方隄備五路漸入相機進剿掃
穴擒酋一切功次行令道將查審紀驗安插候解外理

合具題伏乞勑下兵部一體案候紀叙施行爲此具本
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五月初二日上奉聖旨兵部知道

催餉辭衙免扇疏

題爲蜀局未能遽結置餉萬分難緩仰祈聖明削去煩
轄虛銜亟求接濟實惠事蜀用兵兩年窘困萬狀蒙皇
上慨發內帑續准戶部九卿會議扣留楚蜀南京料銀
接濟前後二起共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一百八十五兩
聖恩固已浩蕩即諸臣心力已竭臣豈有胷無心敢爾
瑣聒但探囊必求應手畫餅難以充饑自解圍之後臣
一面設處行糧發各兵東赴重慶一面親督大將與逆
賊父子接戰於叙南等處迄今一年有餘五路堵截每

月數戰此十六萬人誰可一日不食乎總計臣所收過
部帑帑守身解帑五萬主事王儀解帑六萬楚解三萬
共計一十四萬此外則催逼藩司不拘何項俱以應急
總計可三十萬而藩庫已蕭蕭若掃各邊軍糧且欠至
一百一十餘萬矣查據督臣張我續離蜀之日貽揭到
臣已用過帑銀四十五萬而蜀中徑用過錢糧大約四
十萬不在數內又鄖陽撫臣楊述中於兌發楚帑內支
去五萬一千七百二十七兩有零又如督臣張我續所
取楚中兌帑解夔三萬內支一萬八百兩與泰明屏兵

士援黔用餘一萬九千二百兩同後取五萬俱已起解至湖廣常德府收貯援黔支用與蜀何與亦箏解蜀之數此臣不任受也舍此而外尚有九十二萬六千四百五十八兩內如四川加派遵餉油漆茶蠟生絹藥材銅鉛協濟等項共銀三十二萬零皆前歲調兵預那資賊或逆賊殘破奉旨蠲免或以援兵經過所司徑那作供應即前督臣并各處用過蜀中四十萬以此相抵尚不足數此一項又屬虛數惟是楚中前兌帑內尚該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三兩後發帑該二十三萬五千二

百四十一兩合之五十萬三千五百一十四兩又南京料銀十萬此皆皇上所明與以救蜀者張口待哺日急一日而無奈其不能得也況當追賊入巢之時尤非安坐待餉之日臣如灼如焚無可爲計籲照皇上特授總督之銜兼轄楚之荆岳鄖襄陝之漢中者不過謂總攝刻郡便於催督耳但鞭之長不及馬腹遣人往迈動輒半載祇博一紙空文何濟於事除另造收支册備具數目聽部科酌議外伏乞皇上將臣帶轄之銜速行削去責成彼中撫按依數催發接濟庶幾政不多門事無推

諉俾臣得少餘於庚癸之口而各將士亦獲藉以趲尺寸之效則地方之萬幸也至於議留四川銅錫生絹藥材油蠟遵餉協濟湖貴陝等銀三十二萬兩零除天啓元年二年分者前款已支乞准免造起解事平委官查盤造册開銷其天啓三年分者即作蜀中扣留三十二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兩容臣徵收以充軍餉又南京料銀十萬兩併賜嚴催俾帑不虛發餉得實用又臣因兵餉急缺檄行布政司多方撙括接濟隨據左布政使林宰回稱司帑如洗僅存低假銅錫之類各邊嗷嗷言之甚難若蒙具題照天啓二年分蠲免一年省此萬金設法催那充餉接濟亦救急良策等情臣思任土作貢臣子大義非敢屢徼恩澤而該司痛心之言實非得已併乞勑下該部一體酌議覆請行臣遵照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五月初二日上奉聖旨該省兵餉厪乏其發過銀兩著戶部設法上緊催解蠟茶已有旨了四年分扇柄准免以後照例解進朱燮元奉命總督

該管地方有不遵行的當嚴行參處豈得推辭該部知道

議處險躁監司疏

題爲議處險躁監司以肅軍政事臣惟軍旅大事疆土之安危三軍之生命係焉既當其任即此身不得復顧而況借賊邀名藐令違期有如僉事越其杰者乎臣知荆州能收拾援遼放散之兵又隨各道共殲周鼎應援之寇意必有一段異材可任緩急適去年五月內該督臣張我續檄令提遼義之兵前往瀘合臣因而用之及見其識論浮夸全無實際心竊駭異訪之各監司俱曰馬有蹄嚙士有跅弛

本官之意實因盧僉憲熱衷意在加一道銜當此危急之秋何惜虛名不鼓實用若異日不效操縱固在也臣此時念切地方即移會按臣張論備言其意並爲疏聞及蒙皇上俯允授以僉事職銜正其努力自建之日矣豈意其別有肺腸不羞巾幗祇工攫名之計漫無共濟之思合江一路聚兵四萬有餘較長寧獨多原謂長寧告急則此一路徑襲其後且爲遼義聲援非欲其高坐也乃賊犯長寧八九遍危於纍卵任人叫呼曾不一應又將一路之兵無故而分開三股自揀精銳爲一股逍

遥河上領糧則獨先報警則不顧致各將忿恨皆求別
用臣屢檄激之祇爲虚詞以相報則意其嫌此路險峻
調之至納谿而不應又意各將不用命囑令明言而又
不應今三月二十二日總兵李維新密告師期定於本
日誓師二十四日出兵獨此一路杳然無耗臣行文切
責始報於四月初六日發哨及差守備朱可榮視之尚
晏處先市與各將角口也訪之衆口則云本官部將唐
天貴實與酋深交常有往來故此一路執定不進賊亦
不來又據遵義道僉事趙邦清揭帖稱其攫利賣賊頗

有條款臣總疑風聞未便遽發至四月初八日據上東
道副使徐如珂抄送到下南道叅政王世仁告示一道
皆切責監紀不肯進兵之詞至末段有云如復病狂喪
心秦越相視而以土地僥倖也是彼且不顧公事而我
豈顧私情便將從前擁兵冒餉受賄行私及殺降賣賊
等事一盤托出以聽上人處分等語方知本官上下厭
薄遠近怨咨從前粉飾牢籠之局敗壞決裂不復能施
其面目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叅照得
僉事越其忝意念不端機鋒横出朝三暮四時興平地

監儒助餉援例疏

題爲監儒仗義助餉援例乞授職銜以張勸典事據四
川布政司呈奉臣批據原任兵部侍郎高文薦家孫高
之釜呈稱蘭賊圍城百有餘日軍需浩繁公督告匱天
啓二年正月內蒙委官親到釜家面諭借銀給散援兵
釜即掇括銀二千四百一十一兩金器皿五百五十六
兩二錢玉帶六條大玉一塊大小玉石一十八塊大玉
石鍾四箇小楚石鍾二箇古鏡五面古銅盆一面盡交
司庫給有印信批照事寧補還釜思效忠一念何敢決

意望償願將前銀內除一千兩玉帶二條充餉更將銀
一千四百一十一兩金器皿三百兩折銀一千五百兩
照戶部頒發援援遼新例俊秀子弟上納文華殿中書二
千九百兩之例賜題授職其餘見存司庫金器玉物念
係朝廷恩賚所賜祖宗辛苦懇乞給還等情奉批仰布
政司查報奉此行據華陽縣回稱該知縣王珙查看得
高之釜乃鄉紳高文薦家孫也奉文借餉仗義可嘉今
據願將銀一千兩玉帶二束充作兵餉又將金銀折算
共二千九百兩照依援遼事例納入中書委與例合其

餘金器玉物亦應給還俯將高之釜照例准納中書等
因申司據此案照先承准戶部照會頒刻援遼東征事
例內一款文華殿中書徑題試職准差例今准俊秀子
弟納銀二千九百兩等因遵照在卷又據華陽縣聽選
監生李釜呈稱蜀自奢酋叛順陷川郡心懷報効力保衛元
寨靡不用備惟是米珠薪桂人情洶洶釜於天啓元年
十一月內即捐銀五十兩米豆十石麵餅三百斤徑赴
軍門進助二年正月內又蒙委龍安府楊同知成都府
梁通判親到釜家面諭借餉釜即盡將家貲首飾器物

欽奉聖諭事刊發事例書冊內開一監生加文華殿中書二千兩一童生入監納銀三百九十兩又援遼新頒事例願加文華殿試中書二千五百兩各等因通行遵照外今據前情該本司左布政使林宰看得奢酋圍省集兵之餉不得已勒借民間高之釜捐祖宦之遺貲佐軍興之急用年甫幼沖志切於公以貸銀一千金玉帶二束以濟軍需其餘折算二千九百兩援例納入中書武職餘物給還又監生李鏊捐借餉銀四千兩本生願將內除一千兩助餉餘銀二千五百兩加授試中書又

三百九十兩與子李嘉佩援例入監各與例合俱應俯從請乞本部院類題仍批行取結咨部等因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徐如珂呈奉本部院批據本道呈據督餉重慶府同知劉國藩申蒙本道批據本廳申領兵加銜都司僉書王佩昌呈報自願遵例納銀八百兩穀五百石助餉查得戶部刊發書冊內開一通行省直義助東征銀兩生監儒吏軍民人等助銀五百兩以上乘一千石以上者許領敕書一道撫按衙門轉行有司備羊酒導送旌表其門仍許建坊入誌以傳永久懇乞備達

具題等因今查王佩昌捐銀八百兩穀五百石與例正合申詳到道該本道看得加銜都司僉書王佩昌所輸銀穀數與例合此其志誠足嘉而其誼亦足以風矣合候詳允行令合州動支銀二十兩給付本官照例建坊示異仍候具題各等因又據該道呈稱王佩昌攻復重慶親斬苗功應照例另敘由詳到臣該臣看得監生李鏊童生高之釜李嘉佩初乃倒囊濟公次則捐金充餉此外剩存自應照數措還乃自願援例授中書監生見有部發欽依新例似當准從加銜僉書王佩昌身既效

力戎行復捐銀穀共足千兩俱見急公之誼大於士馬有禆既經司道查議前來理合一併具題伏乞勅下該部查明事例將李鏊高之釜授以文華殿試中書職銜聽差李嘉佩准授監生照例行取王佩昌查例授以遥授職銜聽臣轉行有司備羊酒建坊入誌以禮獎勸親斬功次仍候覈敘具題照例陞授酌議覆請行臣遵照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五月初二日上奉聖旨該部知道該戶部覆奉聖旨是

保留給由府佐疏

題爲保留給由府佐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敘州府申准本府推官宋萬畧牒稱見年四十四
歲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由舉人萬曆二十六年五月
內以副榜除授本省部氏府光澤縣教諭丁父憂
服闋補河南開封府洧川縣教諭陞湖廣漢陽府推官
三十八年二月內陞浙江湖州府同知四十一年考察
以推官調補廣東肇慶府推官四十三年四月初二日
到任任內委署本府井德慶州印務督徵錢糧積貯稻

穀俱已完及分數扣該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考滿已
經預牒本府呈詳批允查結間隨於本年二月二十一
日丁母憂服闋赴部天啓元年六月內復除今職天啓
二年四月十一日到任隨署府事未徵錢糧無積貯稻
穀扣該本月二十一日連前任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
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照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
行准按察司并守巡等道各呈牒查得本官委於前項
年月日期到任前後二任歷俸考滿今方甫任署府數
日並未追徵積穀查無違礙應准給由第今奢賊造逆

地方多事需人甚殷本官職司理刑委查糧餉監紀功
次難以離任查與有事地方聽其保留事例相符呈乞
照例會題并開具稱職考語呈詳到臣卷查先准吏部
咨爲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事內開在外官員除方
面正印官照常考察外其地方保留聽撫按官從公將廢
員有緊急事情官員考滿俱照舊奏留又准都察院咨爲
治平要務急在保民等事內開省直撫按遇部縣各官
考滿總將三六九年修舉過五事蹟實造册定稱職平
常不稱職之差等另報部院又准吏部咨內開以後考
滿官員不論前後歷俸年月多寡俱得通理本部仍兼
查兩處賢否以行考覈各等因俱題奉欽依移咨通行
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考
覈得敘州府推官宋萬畧厚同嶽峙潔比冰懸折獄窺
誣洞照題材涇渭無淆稱職及照府佐給由例應赴部
但今蔺酋猖獗地方需人料理一應軍餉錢糧當及時

清查難便離任該司乞要保留相應照例題請除批行
本官照舊帶俸管事外伏乞勅下吏部查果與例相合
准令本官免其赴部止將前後任內造冊齎繳本部再
加考覈題請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五月
初二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督撫疏五

州縣正官給由疏畧

題爲遵例考覈州縣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
奉臣批據巴州申准本州知州賀納賢關稱見年三十
九歲直隸鎮江府丹陽縣人由舉人云云廣元縣申准
本縣知縣陳鴻恩關稱見年三十五歲湖廣黃州府黃
岡縣人由舉人云云呈乞照例會題幷開具各經薦稱
職詞語起送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
考覈得巴州知州賀納賢實心任事善政宜民光明偏
照逃亡慈愛力甦凋瘵廣元縣知縣陳鴻恩文江璀璨
琴案淒清經綸萬斛明珠撫字三春好雨一官職業俱
修考居稱職除批行帶俸管事任內行過事蹟徑自造
冊差人齎繳五事冊揭行令咨送部院外理合具題伏
乞勅下吏部將知州賀納賢知縣陳鴻恩再加考覈酌
議題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五月初二
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報克古蘭擒斬西目疏

題爲再報攻克古蘭擒斬水蘭頭目事先是官兵取永
克圍招撫苗巢已經二次奏聞於時臣與按臣慮師老
糧乏兵心不一臣假便宜封刀五口與按臣各差專官
及督責將領五面齊入馬上移會貴州督撫雲南撫臣
四下發兵牽制務獲元兇廓清巢穴間續據監軍紀功
道府閔夢得李仙品王世仁等并總兵官李維新塘報
稱逆酋備送美女金銀結購水西借兵復出水西頭目
魯仲賢等領兵自臼沙所一帶入獅子山行一晝一夜

督蜀疏草　卷之六　三十一

來援蘭酋隨分布偏裨將領分道進取叅將秦翼明楊
應岳於天啓三年五月初九日午時攻取余家山與酋
對敵追至箭竹坪將酋公館營房盡燒生擒逆賊阿稱
二名口加銜副將張令同殺入余家山賊營屯劄保寧
府知府張翼軫十四十五兩日攻打耿家洞一帶斬獲
坐鎮永赤僞叅將者惡首級一顆招降頭目王貴等十
八名併招撫安插赤水後山白龍仙人等處二十三洞
一帶地方苗民加銜叅將舒遐領兵至落北溝與賊衝
敵斬獲僞遊擊陳自榮首級一顆苗級一顆永安驛印
信一顆千總楊俸信父子得獲永寧百戶印二顆叅將
范繼道於落洞斬苗級八顆羅尚文於山羊洞斬苗級
一顆生擒僞都司樂世榮苗兵尹成俘獲一口刀槍三
件叅將林兆鼎於落海溝斬苗級二顆十二日秦翼明
[illegible]
股殺入逆賊一見即奔入深箐追斬五十顆生擒五名
牛馬三十匹楊應岳步斬苗級一顆刀弩三件秦拱明
於竹子溪斬功一顆又於落郎口與賊對敵西賊劄五
十營奢賊劄三十營被我兵殺敗十餘營追殺十餘里
斬功一顆加銜都司周朝佐追至皺箕壩搶獲馬二匹
又獲筠連縣被擄生員舒應先自古蘭走出供稱賊父
子糾西賊六十營去落紅與羅乾象接陣勝則復出永
寧等情又據鎮道塘報羅乾象進兵於十三日大獲全
勝斬獲多功生擒無筭本職先於十六日發兵十八日
親督進剿等因二十日據鎮道塘報據監紀知府鄭朝
棟報稱十五日酋目白卜統一千餘賊欲出劫營王懋
官等伏兵斬賊級一十八顆俘獲婦女二口槍弩五十
餘件加銜守備任道重於李家崖追斬苗級一顆生擒

安賊二名阿九小五又據推官胡平夷報稱十八日午
時中軍潛映奎等徑進獅子山新寨將酋衙舍放火燒
盡降苗旱二等三百名家口千餘情願悔擒二賊等情
五月十三日據鎮道塘報納路守備劉養鯤將官鄧懋
官奉令分布由手爬崖一路徑攻古蘭招降逆酋腰玉
僞總兵鄧國湖僞參將袁應璧等男婦七十六名口復
選勇將鄒世賢等領健卒暗入古蘭州將古蘭囤城公
館衙舍街房盡行燒燬惟九鳳樓木大不燃是夜又轉
燒石頭者斯螺螄等五寨苗營賊兵見火焰盛大俱逃

入深箐鄧懋官統兵追賊至滴水崖生擒酋賊楊二姜
才七名又差守備劉詰等招降上里海底囤箐一帶宣
布朝廷恩威招撫茨竹花秋廣木等處僞參將羅高王
心一等男婦五萬二千餘名口又據道鎮塘報瀘州知
州王新民報稱督率所部官兵多方誘諭酋之羽翼心
腹日漸剪離於是沈戴馬口等處苗民共計七千餘名
投降願為前鋒等情五月十九日據仁合路監紀參政
王世仁副使徐如珂塘報據監紀同知劉鼎新報稱四
月二十八日僉書薛來衍守備張明遠報羅書成舒廷
彩等統兵至麻窩招降彼中逆民對敵當陣斬獲一十
六顆又殺賊目丘明忠復招降民計五千六十二名口
督陣指揮楊元譚正宸等同副將羅乾象統兵戰於銅
鼓坪囤樂用等寨與賊首羅向宸僞相張向極等分三
路大戰賊不能支緣崖而走衆兵追殺張向極張聯極
投崖跌死我兵一擁上囤入寨斬功百有餘顆生擒賊
黨二百名口牛馬器械無算各寨房屋盡行燒燬俘獲
婦女即日解驗招降大寨寶死柿子等處山溝降人羅
宗啓等二千餘名二酋借水西之兵十三營來敵我師

文武大小將吏羅乾象等分布譚正修羅萬象譚大孝
譚正常等由官庄分為先鋒左右翼於本月十三日直
取古蘭迎敵自辰戰至午後斬獲苗功五百餘顆內一
顆係水西僞大都督元帥魯仲賢更名魯廉頭重二十
斤又一顆係水西僞總兵羅奇又二顆係蘭州僞總兵
陳二僞參將李先芳生擒解驗水西苗賊阿呼把等七
名及仲賢等首級戰馬器械不計其數乘勝殺入攻克
古蘭州又燒牌坊一座賊四散逃入深箐審據生擒酋
黨供稱奢寅因永寧大敗酋父子將桌一張去其一腳

擡往水西借兵魯仲賢等先統十三營於五月初一日起身十二日到此大戰又供尚有三十營未到此去必來報警等情五月十七日據真綏遵義二路監紀黎政吳國仕黎議趙邦清塘報據加銜副將陳一龍探得奢貞父子果於四月二十七日發人拋絲紬數十擔蘇馬二百隻銀子十二包男女二百名口送水西九股借兵又據加銜遊擊楊通雷移報西賊游朝柄等將金雞坪等處復業降民擄去數十本官統兵追至李稍塘斬級三顆生擒一名目下見分大兵各殺入古蘭等情各塘報到臣該臣看得入永破囤之後復取古蘭賊巢兼敗水西助惡之兵斬其二頭目從此一面招撫一面廓清蕃事已有次第惟是霪雨一月穴險箐深二酋之蹤跡難覓糧米之轉運甚艱況蘭未告終安復狂逞兵屢戰而疲路轉入而險如臣碌碌抱病從事尚未知機會若何除犒賞各將吏與一切機宜臣同按臣料理務獲兩逆獻之當宁魯仲賢等首級與獲水西賊兵已經解到臣衙門查仲賢係攻圍貴州首惡見委多官辨驗真確及移貴州督撫火速進兵彼此牽制外伏乞勑下兵部查明紀叙以慰効力諸臣軍士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奉聖旨賊巢盡破蕩平有期員役總候查明議叙該部知道

續捷報獲賊衣飾等物
爲續報得獲賊仗事職繕再報攻克古蘭撟斬水蘭頭
目疏完發行間又據監軍三道叅政等官閔夢得李仙
品劉可訓報據監紀知府鄭朝棟報稱奉院道傳檄責
成招撫天臺等大圍賊目羅輔周貴羅於朝等率散目
二百五十人來歸得獲逆苗父子收藏圍內僞器金冠
金銀鞍鐙違制苗服等項共二百三十五件前來理合
轉解以俟獻俘等情到職卽於公堂同文武等官逐廂
點驗封發按察司收貯候拏獲逆賊奢崇明父子之日
一併解進外合行揭報以備查考施行

計開
金女冠一頂同寶石連段裏秤重十七兩八錢
大紅段織金衮龍綠裹邊單袍一件
綠花段衮龍織金補單袍一件
織金衮龍段面藍裏背心一件
紅段織金衮龍面藍裏背心一件
青花織金單袍一件

紅雲段織金單袍一件
天青段面火裏紅裝花裹邊袍二件
青段面火裏紅裹裝花裹邊袍一件
蘇官綠段面裝花裹邊單袍一件
紗綠面裝花裹邊單袍一件
紫段面繡花裝邊單袍一件
紫段面絲閃段裹邊單袍一件
大紅雲段面綠裹邊繡錦單袍一件
火裏焰花紬面插錦紅裹邊單袍一件
綠閃段黃花面織金補紅裹邊單袍一件
綠閃紅拱線繡繡補面紅裹邊單袍一件
油綠紡紬織金補紅邊單袍一件
裝花五色段繡繡補單袍一件
青綠雲段織金補單袍一件
綠花絹面裝花邊單袍一件
藍閃段面繡繡補單袍一件
天青段看花補面紅紫裏紅裹邊袍一件
綠閃段繡繡補單袍一件

紫地銀花段紅裹邊單袍一件
藍段繡繡補單袍一件
紅花段五色裹邊單袍一件
綠素段裝花天青補單袍一件
梅紅細花彭段挿錦藍邊袍一件
白綿紬細褶男道袍六件
綠花段繡繡補紅邊單袍一件
藍雲段繡繡補單袍一件
藍錦刻絲紬刻絲補單袍一件
天青刻絲補單袍一件
織金素段填金補紅邊單袍一件
藍段繡繡補單袍一件
織金綠袍繡繡面藍紗裏袍一件
藍花紡紬織金補單袍一件
紅素段刻絲補單袍一件
青素段織金補單袍一件
綠花紡紬繡繡八寶補單袍一件
綠雲段紅雲段裹補單袍一件

青素段刻絲補單袍一件
綠花段繡繡補單袍一件
藍八角絹面挿錦紅裏邊單袍一件
橫織金面綠絹裏女圓領一件
紅段繡繡紬女衫一件
紫倭段面小袖銀花裏男衣一件
紅紵絲織金面藍裹小袖女衣一件
織金紅面大袖女衣一件
藍花紬繡繡女衣一件
綠段面裝花藍絲裏背心一件
水紅拱線段面藍裏裝背心一件
五色裝花面藍裏背心一件
桃紅花段面藍裏背心一件
葡萄色段面綠閃段裏裹邊背心一件
內裹珠金牌卸一副金梅花十四箇
銀花紡絲紬面紅段裏背心一件
紅素紵絲福絹面藍福絹裏背心一件
繩五色裝花面紅紗裏背心一件

大紅段面線裏裝花梅條背心一件
銀花線紬藍裏背心一件
苗女霞帔一件紅面繡錦裏邊銀飾件七
十塊墜鈴五十三箇珍珠古老錢一面
填金紅絹一疋
裝花閃絹一疋
綠素紵絲一疋
紅填金絹一疋
綠閃紅段一疋
桃紅填金段一疋
裝花紅段一疋
填金紅段一疋
裝金綠蜀錦段一疋
織金坐褥面二幅
刻絲單絨裝閃面一件
苗細褶女裙一條
紅段舊女裙一條
白綿紬二長疋二小段

藍絹女裙一條
銀紅段女裙一條
紅閃色女裙一條
紅段毡邊女裙一條
珍珠攢盒二架
毡裙邊一綑
皁靴一雙
女鞋底一把
銀包金裹馬鞍一座內銀鞦珠五十六箇
銀包鞦根一件銀裹鐙一副馬纓槍纓
共一袋
又據道鎮解僞大都督樊虎大元帥錫印
一顆
又據監軍同知劉鼎新解扶國禎僞大元
帥錫印一顆

天啓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報閣部科

殘邊加陞道臣彈壓疏

題爲殘邊重地彈壓需人亟議陞用勞臣以便責成事

臣惟遵義新疆路逼水蘭內則舊民助逆外則安酋屢

犯郡城蕭蕭鞠爲茂草臣自昨歲倖解錦官之圍即有

戎州之役經年臨敵應接不暇及今解嚴始得放舟東

下永寧古蔺旣已蕩掃則惟遵義一路最爲喫緊矣近

准督臣楊述中會藁欲移總兵魯欽駐鎮遵義則不必

再設大將而扼要居衝儼然有虎豹之勢地利人事委

爲兩便及查道臣僉事趙邦清已陞川北參議又經議

委督册事務新任道臣侯國尚未到任該臣會同巡按

四川監察御史張論查得叙馬瀘道副使李仙品見在

軍前堪以委任除移檄外本官自辛酉年六月甫任即

督兵東援及撤兵回叙適值二賊入犯百方拮据收旣

散之人心堵方張之虐焰來佛之戰追奔數百里恢復

建武併南六縣嗣後或泊江滸或入箐崖身先士卒艱

苦備嘗乃其嚴毅而不殘苛明察而更縝密經權互用

操縱咸宜眞得師貞之窾綮者也目下取永揭蔺已建

奇功黎以常格自應即寄節鉞但二賊尚逋震鄰未戢

題請旨

就近改補改陞府佐疏
題爲邊境佐理乏人謹遵明旨就近陞補以奠還方事
臣前遵義自破殘之後歸鴻無恃保釐料理不可乏人
該臣會同按臣將彭縣知縣今陞雲南臨安府同知冉
鑒具題就近改遵義府補同知張起鵬員缺今接邸報
見前督臣張我續復命疏中冉鑒掛名彈章矣隨即牌
行四川布政司查合屬資俸及期相應官員作速議補
又查龍安府同知嚴實屢次告病出境地處邊徼員缺
難以久懸亦應併議以憑具題去後隨據該司左布政

使林宰回稱查看得潼川州知州陳時宜當戎馬生郊
征繕旁午罔西北一咽喉也本官鎮靜不擾集兵餉以
捍牧圄至援兵絡繹於途息烽鶯黎民至苦兵重於苦
賊士民安堵則該州之潔守茶蘗堪茹長才艱宏能任
可知已茲已从陞平凉府同知應加成都府同知仍管
州事今冉鑒既掛彈章即以本官改補遵義人地果得
其宜平武縣知縣李克讓見兵食之告置義形於色履
任數日盡捐橐中資斧三百餘兩仍傾家囊產再捐千
金以佐急需此其公爾忘私即賢者猶以爲難況白蓴

邑以來府與廳虛無人焉該縣獨力支持署府篆邊苗
裔帖然政事與行誼俱優吏材與忠膽並著者今本府
同知嚴實告病央意回籍應否准其陞補員缺伏乞具
題以茲激勸其於吏治軍務不無裨益矣等因通詳到
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查看得夜郎天
末居水菌接壤散而復合之民正當撫摩整頓漸復元
氣阻遏雨逆自非賦才超邁秉節孤高者不能任之潼
川州知州今陞平凉府同知陳時宜丰標昂秀才穎蓋
華清心室有懸魚敏手案無留牘聞報陞轉士民赴臣

苦慰借寇甚切先議加銜成都府同知仍管州事今新
任知州姚繼榮業將履任應以本官改補遵義同知以
備嘗艱苦之官當支衝起瘠之任甚屬妥便平武縣知
縣李克讓才識周詳趣操謹凜甫任數日倒囊助餉三
百復見賊勢披猖罄產再勁千金俱自原籍解四川藩
司以濟急公查龍安府未任同知嚴實因病乞休未經
履任行據該司回稱久於荆州養病未痊回籍訖合無
將本官陞補前缺以爲仗義爲國者勸其於還荒僻壞
未必無小補矣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吏部覆議上請將

請勅專官督理黃册疏

題爲請給督册專官勅書董理黃册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照得天啓二年又該天下大造黃册之期應於布政司左右參政參議內資俸尚淺者一員議詳令該司各道俱係奉深見在軍前料理況黃册重務勢難再緩牌仰該司官吏上緊定議一員以憑坐名具題請勅專理督册等因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林宰查得本司分守五道上下川南見在軍前料理守東業已報陞守西又以齎捧登途今册務已興稽覈不可無人及查遵義道僉事趙邦清已陞守北右參議即以本官管理督册事甚妥便伏乞具疏請給勅命庶得責成等因呈詳到臣卷查先准戶部咨爲申嚴黃册事例特懲因仍倣習以重版圖以甦民困事該本部議覆該南京戶科等衙門署管後湖事給事中等官歐陽調律等題稱天啓二年又當大造之期覆請命下本部移咨吏部查將浙江等布政司右布政左右參政參議內擇其年資尚淺才力素著者每省一員并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疏名上請咨部移文內府翰林院撰給勅命督理册

務通候事完方准遷轉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前來隨經通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查得十年大造國家重務委官專管原有成例及照分守川北道右參議趙邦清才名素著陞補方新正與例合雖資深功懋當有不次之擢而見今之材不得不資料理既經該司議詳前來理合具題伏乞勑下該部查照往例撰給勑書與應得事宜頒發前來責成本官通行取册覈查完日造册奏繳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丁奉聖旨該部知道

欽差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鄖襄四府陝西漢中一府軍務策應緩急督理糧餉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朱燮元謹題爲特報鄰省仗節之臣乞賜優卹以彰激勸事自逆酋奢崇明父子造叛不惟全蜀被殘即黔省切近衛所荼毒不可勝言有如貴州永赤厲同知王徵昌處苗肘腋力不能抗只得慷慨投繯全家屠戮不遺一胍貴州摩尼所千戶張大策自賊發難即舉義血戰衆寡不敵被賊綁至教場碎剮以死貴州畢節衛掌印指揮裴有章當賊初起首阻狂鋒堅城拒守已有勝形而沐兵乘夜撤回城遂不保時文武有挺身就戮者有操戈陣亡者未盡查出本官背城力戰身中八槍竟爲賊縛次第轉賣及到烏蒙偶與部下小兵相遇抱持涕泣主文羅旻報土舍祿祈母子捐銀贖取適臣差官來報即懸賞烏蒙使之送出於時死事教官指揮之子主長庚等三人同來見

臣不勝酸楚此外復有貴州赤水普市等所指揮百戶
等官許世綬周應秋等皆自賊窟集兵舉義或潛或出
百折不回臣集漢土之兵攻取永寧打破紅崖天臺白
崖銅鼓諸圌而水西復發兵三十營扼險助敵霖雨一
月等摩穴深塹壘不繼正在星懸復思北輩薛莱吞蕆
久不火食若不急救皆爲泉下人矣即檄監紀保寧知
府張翼軫遊擊范繼道多方招撫量分糧糗協力剿賊
以報血憾又查遵義栢楊圌把守楊通霑原係三科武
舉兩年死守賊屢犯而屢蹶儼然爲邊界長城何黜之

多材也道路隔阻往返耽延死者皆中蜀禍生者見爲
蜀用臣故不避越俎除移會黜中外特爲疏聞伏乞勑
下該部轉行貴州巡按御史再加覆查酌議分別優卹
以慰忠魂至於楊通霑屢立戰功應陞參遊裴有章與
許世綬等應加守備職銜聽臣策令討賊建功事完優
議再照自永寧摩尼赤水白撒普市層臺共得朝廷頒
降印信四十餘顆與撫烏蒙鎮雄烏撒等事及善後之
策俱關鄰省止因道阻臣一面徑行切責擒酋集議善
後明白之日方得移會兩省具題外理合一併預聞爲
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奉聖旨
該部知道

亟議陞擢材官疏

題爲材官屢戰建績亟議陞擢以示鼓舞事臣自去歲移駐戎州二逆連結諸苗無一月不數戰各將領不以信地爲詞則以疾病藉口諸凡奮不顧身摧堅陷陣者多係加銜材官時日已久轉入轉深功多不賞無以示勸除張邦紘林兆鼎范繼道薛來衍鄧懋官等官俱係實職劉養鯤羅乾象張令黑茂范祖文胡肇虞鄒蔚然胡汝高鄢玠袁可成等俱經授過職銜應候總叙外先是臣因賊鋒甚銳急下令有能先破一陣者除照例頒賞外即具疏請授松潘叅將見缺行據各監軍道所報瀘衛五大戰直入永寧則秦翼明秦拱明秦永成秦可等之功爲首勢難爽信青山崖麻糖坎二戰則加銜守備李維翰李棲鳳納尚勇等奮勇前驅竹洞龍透兩大戰則潘映奎陳坤袁戎李國選余權中易三桂會遐中王懋官周艮材等竭力死戰蔺州土城二大戰則譚正修譚正常譚正通覃懋勳駱麟袁鏊應授以遊擊職銜趙文進李維翰曹守爵陳坤袁戎周艮材舒還畢應台范寵劉詰應授以僉書職銜范越羅萬象范世賢蔣繼祖李棲鳳李國選余權中易三桂會遐中曹有才姚化民李棟劉有艮納尚勇洪綱鄒昌祚朱朝聘羅安艮羅華趙國璽雷震乾安鑾應授以守備職銜各給憑劄聽道將分布率兵討賊守備武聲華應以原官改補遵義道下中軍戍

去歲高琪之戰與賊相持四十八日逐賊宵遁則孔全

都後衛指揮楊元應陞守備補威茂道下中軍灌所百
戶加銜守備孔全斌應陞守備補監軍劉僉事下中軍
加銜守備何湛然應陞守備補監軍盧僉事下中軍其
餘各官候另查叙勘酬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兵部覆議
上請行臣衙門轉行各官領兵任事庶勞苦知勸後効
可期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上奉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議秦翼明量陞參將職
銜管四川松潘地方副總兵事其原推張景房另行改
用范世賢加都司職銜事平推補其秦拱明等酌量給
予劄奉聖旨是

襄旌蜀藩捐助疏

題爲蜀藩捐俸助守功高保障懇乞賜勅褒旌以勵忠
賢事先是逆賊奢崇明父子突謀不軌虐焰滔天自重
慶被占之後所向披靡築長圍而犯省會城中逃徙過
半百無一備勢已岌岌乃王獨秣以貲
助守精忠大義寔式靈於鬼神而且念臣等之困日日
授餐晴晴下問甚至鹽菜木植一切瑣細之務無不取
給隨請隨發四門俱遍總計所助銀幷器皿共二萬八
千三百二兩九錢金三千一百九十四兩二錢折銀一
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兩夫租稅剩物社稷大計利害之
石價銀一兩共該銀一千七百八兩九錢通共算銀四
萬九千九百八石九斗每
萬九千一百六十五兩二錢米一千七百八石九斗每

際原是曉然而深宮隔絕耳目易壅自非超然遠覽其
孰肯郁郁患貧之私圖而爲念公之至計故輿論翕然謂
王天下之賢王也若夫太平王至涤汶川王宣韜獨不
遷徙日在城頭奔馳防範
東各捐銀俱二百兩有奇此
亦抱慷慨之奇節懷篤棐
貞心者矣迄今仰賴天威
危而復安而賢王忠赤之
捐濟之誼通國有口無不

感須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議照得蜀王立德惟貞爲善不倦積柴塞戶凜大節於濱危募士捐金保危城以無恙功高藩翰例合旌揚查得播事軍興蜀王發祿金二千兩米五千石助餉題奉明旨建坊優禮而前百日之苦數萬之助掊括無餘勤勞更倍伏乞勑下禮部查例覆議特賜勑諭褒嘉仍破格旌異以勵天派至於太平王汶川王查照往例一併旌表以重親親之典仍容臣等備辦花幣羊酒恭送王門以彰盛典統候聖明裁定行臣等遵奉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紀錄定於逆苗披猖之日鼓舞於士卒逃怯之餘諸寨議調才望道臣料理軍務事重慶地幅幀千里殘破之後民困已極兵巡上川東道副使徐如珂一面料理綏輯瘡痍一面監紀仁懷兵務見住土城屢建奇功方慶得人今聞邸報已陞太僕寺少卿既已內召不便議留軍旅重務亟需異材即新推有人未能遽至查得分巡川北道右參政閔夢得久在行間衆心所附除行帶撫外爲照本官自天啓二年入月內行委納貉監供以身親降人固不心服又分遣死士出奇用間入永燒南厥功稱最即今招徠十萬擒斬數千眞經文緯武之雄材而鞠躬盡瘁之苦心也參之勘敘常列自應破格超陞但二逆在逃未能去兵而渝州殘郡更資整頓合無以本官加陞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仍兼臬銜管兵巡上川東事務即代徐如珂監督該路之師直入鄂家渡過河擒酋併措置糗糧協濟遵義一路庶撫民振旅於地方深有裨焉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合詞上請伏乞勑下吏部再加酌議將閔夢得加陞

左布政使兼按察司僉事管理兵巡上川東道事覆請
行臣轉行本官遵照任事施行倘前缺推補有人亦即
改補分巡川北事體甚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
年六月初六日上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

題爲保留給由府佐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東川軍民府通判馬學魁呈稱卑職見年三十八
歲陝西漢中府寧羌州人由選貢云云呈乞照例會題
并開具稱職考語注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
御史張論考覈得東川軍民府通判馬學魁精神堅定
才具疏通督援素効勤勞撫荒共歌安堵稱職及照府
佐給由例應赴部但今蕭酋遁匿本官正在納谿分理
餉務難便離任該司乞要保留相應照例題請除批行

本官照舊帶俸管事外伏乞勅下吏部查果與例相合
准令本官免其赴部止造冊齎繳本部再加考覈題請
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六月初六日上奉
聖旨吏部知道

塘報擒斬招降功次疏

題爲塘報擒斬招降功次事據監紀參政閔夢得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總兵李維新塘報奉令自天啓三年六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九等日發將官范繼道林兆鼎劉養鯤等率兵招撫一面攻打負固巢寨隨據回稱陸續招降猪勞木姜牯牛等固洞寨大頭目楊雄郭寵祝義明阿尹喻訓等三十六名苗夲男婦二萬八千八十五名口攻打黃泥鍋底斬功二十七顆生擒僞總兵二名苗羿十三名俘獲十二名牛馬四十九隻匹賊寨

及積糧二萬餘石盡行燒燬擊獲爺寅差苗顧友仁供稱二酋逃往龍場壩近水西地方木閣等劄三十營頭目扶圖蒲羅用只打麥奚單等西兵救援等情又據仁合一路監紀參政王世仁副使徐如珂僉事盧安世塘報據參將薛來衍羅乾象等報稱統兵陸續招降大寨軍師王國才及頭目王朝臣等二十八名苗民男婦三萬餘名口攻打三鍋莊等寨斬獲僞元帥奢者梯僞總兵奢阿東等首級五顆苗功四百一十三顆得獲牛馬一萬四千一十五名口攻打蝦蟇鬼妖等洞寨斬頭目僞千總二名苗級一百六十三顆生擒九十八名口俘獲十二名口牛馬六十三隻匹衣甲馬鞍槍刀弩絮一

百四十四件將奢酋祖墳及崇明母墳盡行掘究賊目羅用家丁三人自龍場壩走出供稱酋父子俱在龍場容仲壩日間相見夜間各不知所往又與水西家歃血功兵四營同把河口差人往各土司商議見在鉢板造船搭橋等情又據遵義一路監紀僉事趙邦清塘報據加銜參將侯良柱陳一龍等報稱奉令合營率兵陸續招降苗漢楊黃三元等寨頭目楊守江趙懷忠歐燦等九名苗民一千八十六名口攻打木園馬湖等營寨斬獲頭目一顆苗級五十七顆生擒僞總兵二名俘獲二名槍刀

器械二十六件趙僉事於初十日進遵義城內分布等情又據真綏一路監紀參政吳國仕塘報據原任綏陽縣監紀知縣任寵報奉本部院令催起擒酋同王尚明等至竹把招降鹽井九倉等固寨僞軍師王國才及頭目王朝臣等二十八名苗民男婦三萬餘名口攻打三鍋莊等寨斬獲僞元帥奢者梯僞總兵奢阿東等首級五顆苗功四百一十三顆得獲牛馬六隻匹槍刀絮弩一百五十八件溺河死者無算各等因塘報到臣先是各路官兵攻剋新寨木腳古蔺擒斬

水西首惡魯仲賢羅奇等已經塘報隨傳檄各路大小將領多方偵賊乘勝速入擒酋一面撫定巢穴黨羽務期底定相機戰守以副萬全去後今據前因除行各路監軍道將多方安插壯者籍入軍伍功次驗明給票生擒監候獻俘外該臣看得蘭穴與水西鎮烏爲鄰實有三窟自羅乾象大勝於古蘭二逆遂隨水西敗卒寅夜渡河走入龍塲客仲壩屢據偵者報稱出沒不常隨從惟扶國禎羅向宸等數輩細查地形正枕大方之後離永寧已二百餘里峭崖插天深洞無底葢洪荒未闢之

區非人跡所易到也禍本未殄竊發可慮臣非不欲旦暮擒縛以竣此局獨是道遠箐深實難輕率況水西居爲奇貨我兵若一渡河非惟救蘭實欲自救官兵以數月無糧疾疫大作庚癸莫應只得聽其散去據總兵李維新塘報已滅十之四五天又降大疫死者如麻洪水大發沿江居民之漂流者不可勝記看此光景進退維谷只得分布各將據險固守乃一面鼓舞白沙普市赤水畢節等處被害之民量助銀米合咱傳塘相機擒剿進速之期殊難預定臣患病委頓勢已阽危除另疏陳

乞理合塘報伏乞勑下兵部案候事寧一併敘錄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七月初八日上奉聖旨兵部知道

亟議加派兵餉實濟疏

題爲兵餉久匱勢難撐持亟議實濟以救艱危事據四
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行司會議加增兵餉該本司
左布政使林宰會同按察司按察使李守俊兵巡川西
道副使吳光義議照蜀民之疲敝極矣征戰者劬勞於
野嗷餅者抱嘆於室兵興三年止以預徵掊括爲權宜
補湊之計並未加派民間分毫夫亦大有不忍也今者
犁庭掃穴之法已聲黨羽又多降伏而逆寅父子尚匿
龍塲結連水西應援思爲捲土重來之計是遽可安枕

哉辰下十餘萬衆之雲集日費千金無餉無兵仍復有
賊矧邊餉那移已極戍士庚癸頻呼帑發已盡楚兌不
至本部院穆然深維弘此遠畧不得不議及加派九有
血氣同此心知一勞永逸誠非獲已除威茂汶保屏山
不徵遵義原係新疆止足供本府經費況又殘破見在
集兵不派長筠高拱輿文居酋肘腋屢經破殘委難議
加瀘納江合宜賓南溪爲賊出沒均當減免其餘經賊
破劫州縣量徵二分之一未經被賊州縣每石量加銀
六錢米三斗合候詳允通行所屬開徵完日造冊開銷

使士飽馬騰殲渠魁以奠地方生民得安業於旦暮矣
等因呈詳到臣除批行外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
史張論看得川民遭焚劫之後又有轉輸之苦流離未
迈瘡痍莫問沿江一帶率拋棄不耕又兼時疫盛行水
災漂沒悲慘之狀不忍置目罄令淮陽之倉可矯丹陽
之舟堪助臣即蹈國法亦所甘心忍復椎膏吸髓派之
額外乎顧財實有數兵難淂餽探囊既窮黠石不化當
九仞一簣之時不爲一勞永逸之計異日責臣漫無籌
筭臣罪又大矣今日惟有請發帑請兌解請加派三策

耳倘皇上俯念西南半壁血戰三年再施曠蕩用救阽
危或戶部仍依前檄行楚照數起解不爲虛言此則翳
桑之壺飧大旱之甘雨蜀之大幸臣之上願若其未可
必得則不得不再索之窮民以濟急用據議每糧一石
加派銀六錢米三斗又將衝邊殘破經賊出入焚劫州
縣議免議減分爲三等追徵分濟似亦衆輕易舉倘二
賊旦暮得縛則所派者即充爲正項照數扣抵免徵通
候事完另委監司一員查覈造冊報臣備移部科開銷
外理合具題伏乞勑下戶部再加查議覆請行臣遵照

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七月初八日上奉
聖旨發帑併催解協兌銀兩已有屢旨了該省額徵錢
糧酌量濟用派加不得輕議該部知道

請勅專官督理錢法疏

題為遵例請勅專官董理錢法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
奉臣紙牌照得蜀中民窮費巨生利之孔已竭近奉明
旨兩次議鑄銅錢行使誠為救時良藥自應請設精明
監司一員開局董理庶便責成牌仰該司官吏會同按
察司即查相應道官作速通詳坐局料理與銅作何收
買錢作何鼓鑄通省作何行使奉行勤惰作何勸懲工
本還官外贏餘之息作何設法解京以佐遼餉官司罪
贖收銀不收銅錢作何立法參拏造錢抵兌數目年終
造冊開報以便送部查閱舉劾總之法行則錢行上用
則下用俾錢利流通民知實惠本部院於此殿最諸吏
願諸司慎而行之速速等因奉此又蒙巡按御史張論
牌同前事蒙此俱經備行成都府查議去後隨據該府
知府許士奇看得鼓鑄一節此周官九府之成規而管
敬仲已試之明效也立法之不嚴錢所以自壅也民間
交易一兩以下者純用銅錢一兩以上者銀錢兼搭畧
倣保甲之法互相稽察不受錢者定罰無赦而後錢可
行矣夫官民之異用錢所自壅也必除京邊錢糧而外

各官俸薪師生廩餼衙役工食賑濟事例一切收錢而後錢可行也至於錢本暫借公帑錢式俱照京樣州縣赴府搭鑄舊有定議特在一申飭間耳若夫專設一道請勅以重事權酌量才品分委以司稽覈自有憲裁非本府所敢擅議也等因由詳據此該本司左布政使林宰看得周官理財創圜府之法漢室中興餘都內之金錢法之有利於人國大矣蜀今何時元惡未殊干戈旁午十室九空下貧無兼辰之業中軍闕宿飽之需錢法一行所謂化無用爲有用足國裕民計無踰此第保寧

重慶緡錙並用行如流水至若成都且土苴視之矣上下之間官民灌輸而錢可行矣買銅鑪鑄容本司漸次辦置外查行錢之法上必有監司一員主持下必有府佐數員以司分理必有其真心體國精明有計者方能稱其任本司守西道既以齎捧起行四道俱在軍前監督茲議添設一員其間本官俸廩公費吏書皁役之供給工食從何設處是謂得一錢之利而先糜萬緡之費必不便之數也查有巡西道副使吳光義英材製電驅鍠峻節干雲插漢霸利弊洞如觀火嚴貞肅穆如清風

且在會城之中更屬臂指之使今歷俸已及一年六箇月矣合無加銜參政仍管巡西道事使之專理鑄法所謂用一官即得一官之用增一官不見一官之費莫有使於此者其分理各員則於開鑪處所簡其府佐之廉明有材者令之分理一應鳩工辦置開造等項聽該道任事時酌議則功斜之谷皆將開爲金穴而凋瘵之民或可登於富庶矣等因呈詳到臣除批行外卷查先准工部咨爲蜀省錢政已行錢法當飭謹條疏上請仰祈

聖鑒特賜嚴旨勅行以貽三川永利事該四川前巡撫今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饒 題前事本部覆奉聖旨錢法流通國儲可裕依議行該省及各省直撫按官一體著實舉行欽此又准工部咨爲殘遼難救敢形固圉須求長策敬陳一得以佐廟謨事該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陸 題前事本部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督理京省錢法戶部王右侍郎咨爲宣九重之德意酌五事之芳模懇乞聖斷力行以新錢貨以濟軍儲事該督部題協佐錢法江西清吏司主事湯 案呈前事奉聖旨這鑄錢事宜著卽與議行本內藏銅七萬斤已經御

用等監討用該部知道欽此又准戶部咨爲通行制寶
漸減遵倫懇乞聖明亟敕天下撫臣責成道屬軫恤民
隱以開利源以固邦本事該本部督理京省錢法右侍
郎李題前事本部覆奉聖旨錢法裕國便民公私交
利直所奏各省直鼓鑄事宜著行各巡撫官一體遵行
京局所鑄大小制錢著遵前旨每季奏進五百萬文以
供須賞等用庶得上下流通之利餘俱如議覆行該部
知道欽此又准督理京省錢法戶部李右侍郎咨同前
事准此又准戶部咨爲蜀地殘破堪憐逆酋剪滅難緩

等事該湖廣道監察御史溫題前事本部覆奉聖
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准此俱經牌行布按二司查
議去後今據前因查得錢法一事該前撫臣饒條
議具疏上請奉有明旨著業行布政司設局鼓鑄而成都
之民頑梗不奉法旋值賊變益以廢閣今當萬分艱窘
之時別無繼悉生財之孔況道路少疏滇銅漸出而蜀
又自有銅穴足供採取則行錢一事實救蜀之急著也
惟是積習相沿弊孔鬱出自非專任責成猶然故事耳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看得兵巡川西道
副使吳光義八面曉暢之材一介森嚴之操自聞難叱
馭當省園初解之時招流輯暴措兵理餉補葺月城懲
治叛卒事事綽有成效以之理錢就近加銜事權兩便
但事在藩司合加以四川布政司參政職銜專理錢法
兼管巡西事務照便責成至於先借銀買銅鑪冶開
鑄分理府佐兼督務令全省上下流通毋容阻滯州縣
等官廉其用舍舉刺勤惰其工本贏餘解京等項未盡
事宜悉聽本官任事後次第照款修舉理合具題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將副使吳光義加陞四川布政司參政
督理錢法仍管巡西道事務照例撰給勅書與應得事
宜頒發前來責成本官通行所屬立法嚴行年終造冊
報臣以憑具奏倘績懋功成照例擢用施行庶人與法
相習而艱窘獲有少濟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
年七月初八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旨
是

嚴究邊軍鼓噪盜幷疏
題爲邊軍挾糧鼓噪旋卽正法嚴究盜幷以肅軍政事
天啓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准松潘
兵備道牒呈本月十七日申時據鄧路把守指揮劉待
聘報稱松兵發血牌一面上書奸賊張應甲戴尚登等
目領糧餉坑伊二載錢糧不蒙放散今會漳臘威茂各
鎮軍兵歃血盟誓至敘等情又准署副總事僉書孫宣
手本據鎮城軍丁李貴林等訴稱張應甲等侵餉情詞
准此該本道僉事翁登彥看得松餉告匱已三載矣荷

發萬金竟入盜幷之橐而反名羣嗥之鳴無端僞牌彼
謂死儆死法等耳第敢假官弄兵血淋於傳牌之上無
將之誅難宥久梏之腹當憐乞發數萬少爲濡沫不惟
保全危鎮而再造本道匪淺解等因到司該本司左布
政使林宰查得松鎮額糧先苦援遼係軍前支用近因
張應甲屢次赴司告領不得已支一萬兩給文解該道
放散乃應甲匿文不解啓鞘侵分今照噪聚之情非眞
有他意不過爲索餉計耳同日又據松潘道詳報相同
該臣檄行司道嚴諭解散毋致滋蔓又經差官行查是

何軍丁敢於操戈鼓噪務擒爲首之人正法毋容漏網
及行按察使將張應甲拏監外隨據布政司回報奉檄
馬上移文該邊隨准該道牒呈准松潘署印孫僉書手
本爲擒獲首惡正法梟示事刁軍陳閏等指以欠餉把
持造反本職先借助生員商民每名給銀四錢續因巡
捕指揮汪起鰲將軍兵牧放牛馬踐踏猓苗捉收監禁
卽於十七日各軍在於教場宰牛歃血欲先殺鎮城各
官欠劫商民圍困成都如一軍不從先殺全家本職急
尊營操儒學等官與商民捐俸再出一月餉銀給散間

本月二十一日三更陳閏等沿街劫擄大亂幸各營千
百總奉令拾命於二十二日擒獲倡亂首惡陳閏劉允
戊丁何禮睦華吳葵陽五名孫僉書會集該邊文武士
民請令告天梟示乾田興李仕鰲等二十四名各細打
一百監候有功員役當備花紅銀四十兩獎賞訖乞報
部院請賜正法准此又據松潘掌印指揮謝啓源吳繼
業等經歷陳道訓導劉必明監生徐隹祖等具呈張應
甲羅三等截餉生端陳閏等藉此鼓噪孫僉書只得借
令汪起鰲出銀五十兩充作牛酒猶然作亂幸六營四

所千總旗軍將首從俱擒少紓院道之憂等情報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松鎮兵丁素稱驕悍贅瘤本營几肉士民近以倘運愆期借名起釁本道撫慰再三各官代措已蠲蓋實念驍桀之禍色不忍加膏斧之嚴誅也詎意陳閩等始託犒張應甲之月支斜盻欸血繼興疑汪起鰲之道揭偽牌倡逆按其反狀一碟尚有餘辜若非鎮所各官奉院道之令奮勇協擒全鎮蓋岌岌矣陳閏五名當已梟示田興二十四名伏候憲法其餘脇從准其自新若夫各官旗甲決計擒拏俱應薦奬賞勞等因移

司該本司林左布政使看得松潘一鎮地苦寒而不毛各軍驕悍而難馭自酋難以來邊餉大半為援遼援兵戰兵移用元年二年積欠二十餘萬無可支發其在三年且未論也蠢蠢思動非一日張應甲以該道中軍守備領餉一萬沉匿公文擅自瓜分陳閩等忿憾不甘又汪起鰲道揭公然倡亂擒劫又經發餉三萬諭戢解散陳閩等該鎮泉示田興等棍責餘皆解散皆本部院違客震慴致之也張應甲擊當懲以法有功官旗宜加獎賞以靖邊圉等因覆報到臣該臣看得蜀中邊餉半

為援遼所借且兵連二年那用更多先是布政司開欠一百餘萬已經揭報部科訖松潘悍卒陳閩等積惡逞兇久欲蠢動而中軍守備張應甲復敢領銀私分以激衆怒遂爾歃血教場聚衆大噪擅傳偽牌血跡淋漓因而搶掠街市全無法矣幸各官懼禍鼓勇擒斬不動聲色即就底定在僉事翁登彥就近帶管威信素孚僉書孫宜前行接署新到地方倉卒定變皆可補過其他擒捕人員容臣分別奬賞以示勸勵陳閩等五名已經梟示田興等二十四名行令查審分別正法餘黨悉行宣諭免究以銷異萌外事干地方理合具實報聞伏乞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將張應甲行巡按御史查明依律究治遺下松潘道下中軍守備員缺另行推補庶法行而人知畏矣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七月初八日上奉聖旨該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是

地震疏

題爲邊方地震事天啓三年七月初二日據威茂帶管松潘道僉事翁登彥呈稱本年六月初七日據松潘南路平番守備許應元報稱鎮平堡於五月二十六日未時地震有聲由南而來正北而去擬合轉報據此七月初十日又據該道呈准松潘署副總事都司僉書孫宜手本報據小河所申報五月二十六日乙卯值收亢宿管事申時分忽地震如雷自西南方而來至東北方而去人民驚怖椽瓦大脫房屋動搖墻壁傾倒等因到道

准此該翁僉事查得邊方多事災異不常嚴行文武勉盡職業防禦審徠以備不虞外合行呈報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看得蜀中災沴偏野烽痍未起該邊苗賊出沒尤號重地乃鼓噪甫戢而地復告警變不虛生良由人事感召臣等拊膺大息消弭無術除待罪修省行該邊大小文武各官嚴加隄備巡行守禦以弭災異外事干地方理合具題爲此具本謹具題知天啓三年七月初八日上奉聖旨禮部知道

四次請告疏

奏爲危疾再發重任難勝乞賜休致以遂首丘事臣庸愚黯淺不堪軍旅因變承乏誼不獲辭乃不意狗馬之疾日以增加去歲痰火眩暈動輒顛躓難已經兩次陳乞未蒙皇上俞允復加寵命責臣討賊臣感激天恩誓圖死報遂復勉就醫藥扶掖受事豈期今年五月十九日停舟納谿河下穢氣薰灼頓患嘔泄不省人事只得暫移瀘州調治一月之內三次倒絶期屢發而近病屢入而深手足拘攣飲食俱廢延醫劉加相診視謂脈弱苦

不對症不敢下藥益用悲感僵臥不能展轉臣身如鴻毛何足爲言而皇上覃士重任豈可耽悞今二逆遁入水西出沒無定路險箐深實難下手顧蜀境不啻廓清即黔界亦已開通數百里此必須精力有餘相機調度方可了此而臣不幸病在膏肓有心無力即盡死有餘恨矣情眞勢迫萬非假託伏乞皇上憫念特賜休致別選材望速行交代或就於本省監司中推用免臣守候倘自此得少延視息歸正首丘高天厚地豈有窮恩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天

啓三年七月十五日上奉聖旨蜀難將平逆酋未獲朱燮元酬勞已著正賴調度剿除著用心任事不准請告該部知道

請調補遊擊幷中軍咨

爲請補衝邊將領以資保障事查得建南處蠻瘴之鄉會川鹽井等衛届在極邊近日滇路疏通尤苦多事所需賢能將領不可一日缺者原經補有遊擊周基命因在援黔久未履任若候黔事結局未審何日松潘道中軍傳宣鼓舞最宜得人今守備署都指揮僉事張應甲以私分餉銀事犯已經另疏具題拏問尤當揀擇填補以安衆心查得原任雅黎遊擊黃承爵臨事好謀見危不避當逆賊困城通省見任將領袤如充耳而本官以

軍政論罷之官獨率高揚董卜之兵挺身透圍不避兇鋒所建功績已在前總督今御史敘疏之中即今委署蠻茂賞奏輯亂綫有建立將材寔難不可中廢合無仍以遊擊頂補周基命員缺松潘衛指揮僉事吳盡臣久習邊事苗猓信服前歲隨段同知破圍援省英風百倍斬戮多功見經勘敘應坠守備補張應甲員缺又查鎮遠營根本之地自職連年東下中軍官隨行軍伍單弱欠失操練近據守巡川西二道詳稱應照部例凡有應改守備員缺查出咨補請以松潘衛指揮報陞雲南蠻

哈守備徐之龍改補亦屬固本之籌合無請乞本部即
賜具題黃承爵仍以遊擊填補周基命員缺吳蓋臣陞
守備補張應甲員缺徐之龍改鎮遠營練兵庶賢勞知
勸地方行伍得人其蠻哈衛守備員缺另行推補候俞
允之日各照地方填給憑劄咨職衙門以憑轉發各官
任事施行天啓三年七月十五日咨兵部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

五次請告疏

奏爲病勢危篤軍務廢弛仰懇天恩亟賜允放事臣才
劣不足當大任命蹇無以當隆遇病魔轉展日就沉痼
前七月十五日痰火陡發昏暈倒絕已成痿廢之軀莫
必旦夕之命業經披瀝苦情伏枕叩頭差承差朱之貴
上疏陳乞去後倘勢可强捱其敢再控乃不意八月初
二日未申之間忽然眼目昏黑痰氣上壅脈伏氣閉不
省人事至初四日辰時稍轉而神亂語澁全無知覺臣
即倖偷一息已爲廢人況朝露危殘時刻難待呼天則

九重之高思親且萬里之遠臣之方寸久枯一息奚斷
狗馬之軀過此更不知何在矣且賊方潛避功可倖成
臣不避難於兩年之前而獨求退於垂成之際自非至
愚定不爲此無奈情迫勢窮萬不獲已每惟聖明可爲
忠言不得不仰天而呼也爲此具本再控伏乞皇上矜
臣狂愚憐臣危篤特准致仕回籍別選才望前來任事
使殘廢病軀不悞封疆大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無
任激切祈懇悚息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天啓三年八月初六日上奉
聖旨總督重任朱燮

元已有旨諭留何又連疏請告著照舊任事不得再陳該部知道

督蜀疏五

府官加銜致仕疏

題爲府官思親情切憂病轉深乞加監司職銜俯准致仕事據夔州府申准本府知府胡大年關稱職於天啓三年三月初二日接家書職母因思職舊疾舉發舁一號哭輒厥爾仆地移時方甦職聞之心魂飛揚不自知其身在人世也蓋職母以逾七望八之年夙有冷塊之疾每發卽痛楚每痛卽昏暈職在家時延醫調治痊可方出補官今乃故病復作衰老人那堪此苦楚鬱抑耶總之爲思職之故是職爲一官以遺母憂增母疾蓋載間

何用此不孝之人乎職薄劣無狀日夕氷兢忽聞此音方寸已亂伏乞俯賜具題放歸早得見母一日庶省病母一日之憂而楚蜀要途不致因人廢事矣等因由詳到臣該臣批該府長材粹履倚任方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何得遽動歸與之念速寢之復於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又據該府申爲嫡母疾病關心重地菲material難任懇乞俯憐斥逐調理以延母子餘生事竊念人臣以致身爲義人子以事親爲經職守夔關敢不竭力而無奈嫡母之抱疾也職自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十八日赴京補

官不面慈頹者三年餘矣往固善飯今每食不滿一盂且每每怨及於職即眩暈仆地夫眩暈而甦省尚可加調攝之方藉藥餌之力倘不然也嗟何及矣職自聞信之後方寸憒亂寢食靡寧當此多事之秋可使憒亂者日昧隱忍肩此重任哉前已哀陳恭蒙勉留敢不矢效犬馬以圖報稱惟是母病豈人子所可貌言世固未有遭親而能忠君者陳乞早賜發還歸省則母子未盡之天年皆大造所延衍也感佩恩施闔室共之奕世共之矣等因由詳該臣批夔門重地本官整頓甫及一載別

親未久何故頻求歸養仰安心任事切勿再陳徼又於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據該府申爲孀老母病關心孤危極邊多警懇恩斥放以延殘喘事職謬以菲庸自汴調蜀感激洪恩勉圖任使如綯奸細催船隻押兵將置火器散月餉練鄉保捕逃兵修城垣督發土司覃寅化等并南岸各兵一萬二千餘員名設法催給行糧銀兩安撫驛遞嚴緝生釁搆端之輩罔敢不竭心力又何敢自顧身家惟是邊塞之夫認眞做事罪過多端靜俟顒戀忽於本年五月又接家信云永昌餉兵無糧於二月十五日夜糾衆吶喊樹旗放砲市肆搶掠無遺連日尚未服帖老母幾被嚇殞闔室各自逃生職聞之魂不附體心旌如搖舊有怔忡之疾陡然復發自謂調理或可供職然母思子子憂母方寸已亂豈能復供簿書之役效兵食之力哉夔關何地乃以庸病之人膺之瘴癘可虞憂危日甚職母子不足惜如地方何萬不得已胃昧再訴祈懇允放則母子自今以往之年皆恩賜矣等因申詳到臣據此查得大明會典內開外官在任患病務由撫按官題允查明方許回籍如不候擅回者革職爲民

等因遵照今據前因除批行外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看得夔州府知府胡大年雅負揮霍之才力肩煩劇之任時方倥傯正藉勛勩乃因母病日篤歸思轉深陳乞至於再三至情自當體恤又經按臣移會前來合無准令回籍終養或以近有核敘之功俯賜遵東萬有孚例量加監司職銜以示勸酬伏乞勅下吏部覆議上請將胡大年准其告病就便終養回籍候另日於多事地方照新銜扳用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縣令給由疏

題爲遵例考察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巡
批據彭水縣申准本縣知縣施恩典關稱見年三十三
歲雲南雲南府昆明縣籍廣西桂林府全州人由舉人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內除授今職本年十二月十七日
到任扣該天啓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連閏歷俸三年任
滿浦江縣申准本縣知縣高麟游關稱見年三十一歲
直隸廬州府合肥縣人由選貢萬曆四十年十月內除
授廣西桂林府靈川縣知縣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到任四十二年十月十二日丁父憂計歷俸一年零六
箇月二十一日服滿赴部補授浙江景寧縣知縣四十
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至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丁母憂連閏歷俸八箇月零二十六日服闋赴部復除
今職天啓二年四月十一日到任扣該本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連閏通前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例應
給由照詳俱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張御
史批同前事俱蒙批布政司查報蒙此行准按察司守
巡鹽法等道各各牒回稱查得二官委於前項年月日

期到任歷俸考滿任內徵收錢糧鹽課清勾軍伍積貯
稻穀五事實政俱已足額修舉委官盤量無異應准給
由各開具經薦稱職詞語起送到臣今據前因該臣會
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考覈得彭水縣知縣施恩
典才情周慎操履端嚴督餉迅若風行借署恩同慈載
蒲江縣知縣高麟游精明莅事豈弟宜民一庭皎月溶
溶百里谷風習習二官職業俱修考居稱職除批令帶
俸管事高麟游前後歷任與施恩典各任內行過事蹟
徑自造冊差人齎繳五事冊揭行令咨送部院外理合
具題伏乞勅下吏部將知縣施恩典高麟游再加考覈
酌議題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八月二
十一日上奉聖旨

覆生員楊杜等拾遺招疏

題爲孽臣倚牟逋賦聚黨逼圾掠財斃命異常大變懇乞聖明亟勅查究以明國法以維世風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問得犯人一名楊杜年一十八歲係蜀府左護衛人先年考入成都縣學生員狀招已故父楊崑存日襲授本衛鎮撫官曾在蜀府管工每月額給口糧銀二兩八錢本官領種王田十一分每年即於田租内除扣抵口糧并完納外尚有拖欠不等至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内楊崑物故將田遺與杜管業前田應有上納麥租議

將三月分口糧折白銀一兩二錢抵筭租數比不在官管莊門正史繼泰不允本年七月初十日史繼泰差在官軍伴唐仕登楊友爵行拘追比伊等各就不合欲行需索方許銷筭嗔杜不從遂扭本生先被承奉責發儀衛司監禁病故義兒楊福帶見史繼泰彼時杜與伊在官祖父楊鍾同至史繼泰處面質杜因年幼無知楊鍾以老儒主持各不合情不相下因而史繼泰令唐仕登等將楊福帶見在官廳頭蔺宗文亦因言語相激蔺宗文遂報知今故馮承奉將楊福責治十五板收儀衛司監候不意楊福於本月二十六日身死楊鍾等自合赴官理論又不合稱先逃今在官把總馬斯錫楊鏞狐假助威聳將楊福責禁率同杜與在官業師生員楊敬亦不合不以理論杜等遂同本族在官生員楊鐸楊鋐楊嵩即楊岑楊嶠楊試齊往承奉司索討棺木承奉避門不出各生行至夾道内各不合與楊嶠楊試詈罵承奉彼有不在官麻子内官將杜等互相拖毆攘鬧因夾道與宮門相近聲聞於内啓王速名曹母二長史并府縣三學教官方將楊敬等叫出原無搶掠并打傷官宦官女情由比楊鍾隨赴軍門喊叫杜又不合於二十七日

捏具違旨打死人命情詞告蒙督撫饒都御史批仰按察司嚴究招解比楊鐸又不合出名公呈同三學生員具闖惡殺人等詞同日呈蒙本院批仰按察司併招報府令先在官今未到不知情軍人張文達具違旨叛變事於二十八日告蒙本院批仰按察司併究報張文達又具通負國課劫掠王宮情詞於二十九日投蒙本院批仰按察司併查報蒙司抄詞牌行成都府提審間又蒙周按察使查看得楊杜等所告係干犯序乃提學道文遂報知今故馮承奉將楊福責治十五板收儀衛司

專職相應呈請合無改批該道提問招結由詳呈蒙本院饒都御史批該司秉憲全蜀刑名自其職掌學道巡歷較閱恐難聽理仰司查照另牌從公審究繳蒙司備牌行府審究間比楊鍾經過在官典儀王從教門首恐府差伴往各衙門投札又不合主謀將王從教家錫香爐瓶值銀一兩六錢打毀原無劫毀房屋及打傷在官宦官陶彧鶴史文福并劫駕馬情由其折毀楊鏞馬斯錫楊瓚等家淫汚劫財傳奇情節亦無憑證又蒙本院饒都御史紙牌仰按察司即便諭令三學生員并王府

宗室內官人等知悉除兩詞狀內互告有名者俱聽承問衙門行提秉公審究其餘無名者各循禮法不得自干法紀如再不遵者生員行提學道內官宗室本院啓王定將為首者提解重究蒙司行府嚴諭靜聽處分帖蒙華陽縣將犯人唐仕登楊友爵張文達太宇惠銀山張矮子田老道馬狗楊岡成姜二狗李元徐二宋應學楊杜楊鐸楊敬楊鋐楊試楊嶠楊岑等二十一名具由申解本府馮知府逐一研審得生員楊柱之父楊崑管丁王府每月得口糧二兩八錢向來租種王田三分抵推錢糧今年三月間物故時應還麥租議將三月分口糧折白銀一兩二錢抵筭租稅而管租門正史繼泰未之許也即差唐仕登同楊友爵拘其家屬楊福柱與祖楊鏞俱至面質抵租兩不相下隨見廳頭蔺宗文亦言語相觸回報之承奉將兩責十五板收鴨儀衛司蓋六月十日事至二十五日而身死柱等以福係家人遠住遂寧恐渠家告害遂衣巾控告承奉求得棺木收殮令彼家無後言也因承奉堅拒不見柱等即出夾巷彼時言語相詈事實有之雖各生亦不能自諱適有麻子內

相未知是何姓名即率衆打楊柱一生楊鐸等亟行往救柱雖脫身而鐸等七生竟留之於門內矣此時此勢翠小亂擁鐸等亦欲聲究遂至官門未時而入戌時猶未得出其間凌辱衣冠未得一一縷述而王命召二長史幷三學教官發出七生廼柱之祖楊鍾業已急憩於本院矣次蚤王府亦恕本院三學諸生不勝忿忿思洩衆恥王府又以逋負國課等事呈之院及學道宗室青衿互相攻擊轉發本府嚴提各犯而蜀府發唐仕登楊友爵張文達等七人對審查友爵仕登俱是正身張文

逵乃佃戶楊應舉代解此供自應舉且稱王命不敢不
來若太宇惠銀山張矮子田老道則醫生無涉者也夫
蜀王賢名動聞海宇茲慨發數犯明聽處分其虛公一
念誰不欽服唯是馬斯錫楊鏞等素行兇惡衆口嘵嘵
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一時尚未並發隨行縣提竟畏
罪遠遁杳無蹤跡設法拘究不下十餘家如馬狗係馬
斯錫家人楊國成係楊鏞妻兄姜二狗係姜鍾秀家人
李元係李芬家人徐二係徐應元家人皆應對理人犯
親屬宋應學以金戶牽告在詞併行拘繫此蓋面審楊

柱諸人再四研鞫一一無異參看得唐仕登楊友爵口
托催租心圖需索而拘繫斃弄實以其身爲禍始即後
段毆辱一事雖非二犯下手若根究源本謂非二犯作
孽以釀此擾擾者乎馬斯錫楊鏞等造謀生事雖今逃
避語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今各家屬具在即押各犯
拘獲正罪可也餘牽告如宋應學輩似應乞恩免究據
情論法大約不過耳耳弟緣緊關人犯未齊似難定擬
具由解審定奪今將長史司遍解人犯及拘獲未出各
犯家屬姓名登註明白擬合解詳除遵行免拘詞牌另

緻并無干楊贊蒲采石文仲何應講袁成周隨康應學
釋放將唐仕登等呈解本司并詳提學道又蒙周按察
使審看得楊柱一事其始之與門正史繼泰廳頭蘭宗
文相角也爲箅租故也其繼之以衣巾控告承奉也因
其責家人楊福逋租羈斃爲求棺殮故也爾時理解亦
易易耳乃柱等夾巷訕詈寔由承奉之堅拒不理而若
輩率衆洶毆遂令七生之受辱不堪一時塗地衣冠因
欲叩闕聲愬以致藩府有闖入宮門之說而三學諸生
有凌辱學校之詞此紛紜所由來矣大都此一事也在

藩王禮賢好士久洽青衿而諸生蹈矩循規素知愛鼎
祗因群小之恣橫遂致輿心之不平今藩府已發唐仕
登等七人聽訊雖其中有正犯有代解之殊然皆自王
命發出益以見其虛公之衷而篤念學校之重矣惟是
馬斯錫楊鏞等惡跡貫盈人情切齒今雖畏罪遠遁然
各有家屬就拘其能終漏於網乎若唐仕登楊友爵身
爲事始搆此厲階百喙難逭其咎太宇等之無涉宋應
學輩之被牽似應免究馬斯錫楊鏞等嚴提正法內官
蘭宗文史繼泰等啓王另治具由解蒙督撫饒都御史

批唐仕登等處分已明解審各服無詞仰司查照究招
詳報蒙司抄詳備牌行府遵行間比柱等嗔馬斯錫等
違逓逋貼公帖披猖未已國中傳聞有傳奇流布今審
無的據難以懸坐又蒙提學道胡副使批生員既果哄
府正法各犯自有本院在也仰候院司詳行繳張文達
又具逋負國課等詞告蒙巡按吳御史批提學道查報
蒙道行府轉行華陽王知縣審明將唐仕登楊友爵各
問擬不應杖罪具招申詳本府馮知府覆看得唐仕登

楊友爵借索租逋重凌學校一杖猶輕戎首馬斯錫楊
鏞等嚴緝另究其楊福屍棺楊柱速行安埋而一切租
稅等明完納以全上下相成之義可也史繼泰蘭宗文
另行啓王懲治將仕登等招詳司道隨蒙本司署印李
參政批唐仕登等以催租橫索致禁鬻一命其間豈無
毆逼復從中作祟輒叢毆七生衣冠頓爲掃地僅擬一
杖恐死者不瞑目生者有後言也戎首馬斯錫笠永正
三尺豈可逃之海濱竟不可執問乎仰府再一會同理

刑官持平覆勘確招報奪馬斯錫等務在必獲正罪可
也駁府覆審間蒙提學道胡副使覆查看得唐仕登楊
友爵需索蠅頭鼓弄狐假凌苦學校幾激衆憤杖有餘
辜馬斯錫楊鏞寔爲戎首難容漏網嚴緝另結張文達
雖係抱狀事不相干相應免究楊柱身列青衿道惟自
盡所有楊福屍棺速行安埋以後一切租稅依期畚納
亦春秋之應嘗責備者也史繼泰蘭宗文另行啓王懲
治將唐仕登等各問擬不應事重杖罪具招轉呈巡按
薛御史批唐仕登楊友爵假租酷索學校受凌杖未盡
辜依擬贖完發落庫收繳史繼泰蘭宗文啓王懲治馬
斯錫等另緝蒙道抄招轉行間本府將前招牒蒙理刑
羅推官覆審看得生員楊柱雖負蜀府麥課寔有父糧
可抵乃史繼泰不肯通融致窘斃家八楊福於獄則唐
仕登馬斯錫追呼聳稟之爲也雖羣毆衣冠在七生難
免輕身入禁之過然窘比一命在公憤安得無鼓噪要
以城狐宜祓投鼠亦似宜忌且唐仕登楊友爵求索尚
未得財催租終得藉口似覺原擬法止此耳至於馬斯
錫楊鏞違逓不出亟當嚴緝但恐緝久不獲反羈係寒
生誦讀合無將唐仕登楊友爵照原擬請贖允轉庶士
氣有少伸之幸青衿免拖累之嗟牒蒙本府馮知府覆

查無異將唐仕登等具招覆詳本司署印李黎政看得
青衿楊柱逋負王租也原藉故父楊崑歷過之月糧可
以兌抵不謂史繼泰堅執不允而差唐仕登等扭住義
兄楊福執之承奉扑責禁鬆乃梟惡馬斯錫楊鏞等聳
此厲階耳及楊柱被辱諸生受毆而凌轢衣冠之罪遂
浮於禁鬆一命矣今馬斯錫等雖遁宜速緝究以儆憑
陵唐仕登楊友爵賤隸而聽頤指歷審原未索財姑依
杖懲法無枉縱除史繼泰蘭宗文啓王另治將唐仕登
等仍各照原擬具招於天啓元年閏二月內通詳隨蒙
督蜀疏直

巡按薛御史批唐仕登等先於提學道呈詳批發矣該
司查照行繳蒙司行府遵照詰彼時撫院移鎮夔門前
詳未蒙批示票行各驛查明另報間蜀王聞各生數次
告擾遂將前情具疏內稱臣祖分藩西蜀二百餘年以
來樂善循禮凡係宗室皆斤斤自守不敢踰軼尺寸至
於成都士子草昧之初落落如晨星臣祖始建寶賢堂
收育本衛俊秀而臣父端王時以堪輿家言建橋建塔
於是人文始盛科第光至於秋試之士南宮之儁未
常不殷殷隆禮故謳歌謠頌歸美賢王其芳躅不磨而

宦遊於蜀者亦人人能言之也豈謂迫臣之身青衿轉
盛既無水木本源之思而朱邸遭殃竟成藩國陵彝之
勢若包羞忍恥不一披露於君父之前無論臣溘先朝
露目且不瞑何以見先臣地下而壞法亂紀地方且階
之爲厲矣生員楊柱楊鍾楊鐸等係臣左護衛百戶楊
崑之子霸占臣田七十餘分自四十二年起拖糧千石
課銀四百餘兩久催久抗六月間該臣行令承奉司拘
其家屬楊柱包藏禍心計撓積病家奴楊福搪抵量責
十板釋放去訖七月十四日福以病故臣在後官忽聞

喊聲大震人報楊生員等率領數百餘人闖入端禮內
城未幾又報入承運殿且進逼內宮乘機搶掠宮官宮
女盡被打傷臣一時惶懼計無所出正同眷屬驚奔嶺
長史名同合府官員并該學教官入宮勸諭方得解散
臣時以仆地絕而復蘇次日柱等又糾黨數千肩輿撫
臣批行按察司掐解凡隸名王府者一網打盡該司轉
行成都府提解柱等掐貼四門復於八月初一日煽聚
鼓噪將宮官陶氤鶴史文福等毆傷垂死劫去駕馬等
件隨至典儀王從教家抄劫毀房又將承奉下書役楊

鏞馬斯錫楊琇等家并行拆毀復肆淫汚席捲諸郡王
奔訴撫院孫公檄兒把截不容官府一持正論隨即捏造傳
奇并撫母王妃於內言之痛心扼腕蓋數百狂生既已
要挾鄉紳則鄉紳不得不從風協應合郡士宦既已聳
聞當道則當道不得不從衆波流斯文重而親藩輕百
足扶而孤宗僇矣獨不思生員雖非王府所轄然王臣
之子也父爲臣而子行逆此可委之不問乎楊福即云
身故然夙病之軀也況薄責非致死之刑調理有醫生
可證此當人命爲詞乎兒徒忿爭圍繞房屋者有例此

就平民而論也今且圍繞王宮反將臣府人役摭罪重
罰而聚黨行兇者可置之罔究乎勢豪大戶欠秋糧五
十石以上問罪監追完發附近二百石以上發邊衛充
軍此大明會典所載而神宗皇帝賜勑一道內云凡官
員軍民佃戶人等敢有欺凌侵越霸占久逋常賦等項
輕則行撫按官拏問重則參奏處治新編舊例皆炳若
星日也楊柱等負千餘而歷三載地方官既非職掌而
又欲臣付之不聞乎今日臣不足惜如太祖高皇帝之
裔親何如皇上何而遂欺蔑至是乎大抵邇來士風日

憤薄命若懸絲恐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爲此瀝血冒
褻伏乞皇上念臣孽非已作變實寒心特遣從騎扭解
來京嚴勑法司虛心問訊無謂衆口難調而遂忍紀綱
之倒置無謂孤宗素弱而遂憑臣庶之披猖但使曲直
昭彰而天潢無恙法度森嚴而地方以寧不獨臣一人
受賜其所關風尚而維持世道者非淺鮮矣若夫本府
莊田子粒上以備包芽之貢下以資懸釜之需自豪右
雄據以來視爲已物而楊柱作俑之後人將效尤久假
不歸長此安窮容臣查核清理自行名種庶磐石宗盟

長沐生成之恩而渠魁惡黨永消睥睨之奸矣等因奏
奉聖旨近來士風澆惡生員每每聚黨橫行大干法紀
楊柱等係王尉丁之子輒敢霸占王田逋負王課却又
假借人命鼓聚入官勢同倡亂甚至驚斃世子如本當
扭解來京依律正法姑念干連甚衆即著彼處撫按官
嚴提奏內有名人犯根究黨同主使并揑造傳奇之人
從重擬罪不得狥情偏護一應侵占田土悉行清查退
出聽本府自行召種撫按官仍親詣王宮安慰以清地
方還寫書與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分莫重乎君臣法莫嚴於鼓噪蜀王帝胄也乃
楊柱等何物么麼不思其父見爲王府之官輒敢倚恃
青衿逼凌親王不惟占田逋賦抑且聚衆猖狂藐國法
不啻并髮政於乘機劫掠視天潢猶同兒戲甚至驚斃
王妃所當盡法正罪以警澆風無令漏網吞舟用昭憲
典但未經地方官審明中間恐有詞浮於實者既經該
司案呈前來合咨貴院煩請轉行四川巡按御史查照
蜀王奏奉欽依內事理將奏內有名人犯嚴提到官審
實依律究擬徑自具奏以憑議覆等因移咨備劄前按

成都府署印重慶府余同知查得奏內以曹毋二長史
并三學教官爲證移准長史司回稱先日生員楊柱等
六七人始初入府不知何時後據典儀來名本司及三
學教官至宮門委會生員七人於時已近三鼓矣止見
宮門緊閉彼時將七生交付三學教官引去至於次日
傳出世妃著驚感疾乃宮壺內事非本司所知據實回
覆等情又據府學教官黃溥等回稱楊柱係成都縣學
生員於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二更時分奉蜀王令
夏典儀到學喚三學教官何亞皐等同二長史隨至府

中云三學生員闖入王府緣由又據生員楊柱等喊叫哀訴等情職等據實止有生員楊柱其七人各有衣冠在府彼時眼同二長史領出各散次日生員同王府許告兩院司道府已蒙詳審結斷在卷成都縣教諭何弘策華陽縣教諭吳成德等各回稱查得生員楊柱與王府所犯在先且職等到任在後其中緣由惟府學見住教官得知各回報前來蒙府審提柱等一千人犯卷證到府蒙余同知審得楊柱年方十八么麼竪儒耳假令有賢父兄陶之決不至冥行入網也細審楊鍾係伊祖

楊敬其師也當唐仕登拘楊福赴史繼泰時楊鍾同柱至彼此不相下冥所從來矣比再送蘭宗文又報馮承奉將福責十五板收監雖各官不念學校體面亦楊鍾不諳柱以進止之義也楊福以欠糧斃命律無應抵應理之文奈何率子弟七生往承奉司求棺承奉避而不出宜也輒詈罵內官於夾道中其被麻內官拖毆皆自取侮耳又何尤焉乃連次告援院道以人命毆儒為詞囂囂不休宜蜀國有此請也參看得楊鍾等始以兌糧起釁者內官也繼以楊福死求棺不遂詈罵者亦內官也堂堂親藩豈敢輕犯惟是夾道去宮不遠投鼠不審忌器責以擅入喧譁其罪何辭比見王於端禮門七生叩首謝罪旋呼教官發出上下分誼兩全可以已矣胡為既出而打毀王從教爐瓶雖屬小物而釀禍由此楊鍾為首猖狂應徒革楊柱欠糧生端楊鐸出名公呈均杖降青楊敬楊銓楊岑楊崎楊試各納米法如此盡矣其餘搶掠駕馬傳奇驚死等項事涉風聞未有的證未經拏獲難以苛求一切田土遵旨退還另佃其所欠見年租應追據楊柱等各執管租官收帖須抄單送府查及於寬政所全多矣唐仕登楊友爵各照原擬馬斯錫等免究具招連人解詳本司覆審間又蒙提學道胡副使看得楊柱論學校則朝廷作養之子弟也論臣屬則藩府世誼之遺隸也培植固所當加分誼亦宜自盡而負租不完已失終事之義僕死小隙敢冒齒馬之嫌雖與內侍為難實逼宮闈之近以致橫遭凌毆徒令通學之短氣觸犯王奏遂煩嚴旨之切責據該府詳審傳奇搶掠等情雖無確證而身為臣庶驚觸王尊一夫冒犯

禍及百口闔族人人追田孰是啓釁一姓家家巷哭誰爲株連此其觸尊犯上固三尺之所不容貰而敗羣之莠所傷寔多亦通學通族之所飲恨而切齒者也合無將楊柱黜革爲民盡奪其田仍與楊鍾楊鐸各照府擬分別徒杖黜降節年逋負勒限追納以示大創之警以正名分之尊以見惟正之供萬不容拖延至於楊敬楊鉦楊岑楊嵇楊試五生或以尊長黨謀或以卑幼隨行雖桀犯擅入之條亦不無參差之情除各行學戒飭外或量免一二納米以稍示賢王寬憐之意若楊姓一族

原果未經欠租及擅入觸犯者仍乞分別有無辜狀給還其田以見賢王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唐仕登楊友爵需索首禍或於原擬之外量示責治以昭示賢王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原無偏護斷卒而苛求青衿之意當此窘費興濟濟之時益頌賢王虛公平明之化此在當事者苦心大力委曲納牖非本道所敢盡議也移關前來又蒙本司林按察使會同周右布政使提學道胡副使審得楊柱列在青衿係府校楊崑之子世食藩祿則固王府之臣隸也原本自出凜然冠履之嚴及百口闔族人人追田孰是啓釁一姓家家巷哭誰爲株連此其觸尊犯上固三尺之所不容貰而敗羣之莠所傷寔多亦通學通族之所飲恨而切齒者也合無將楊柱黜革爲民盡奪其田仍與楊鍾楊鐸各照府擬分別徒杖黜降節年逋負勒限追納以示大創之警以正名分之尊以見惟正之供萬不容拖延至於楊敬楊鉦楊岑楊嵇楊試五生或以尊長黨謀或以卑幼隨行雖桀犯擅入之條亦不無參差之情除各行學戒飭外或量免一二納米以稍示賢王寬憐之意若楊姓一族

亦未有的證但此楊柱者宮門之喧聲甫歇國中之囂詩復騰身爲王臣釀茲禍始夫亦至犯上至無等矣欽奉明旨之森嚴即褫其衣冠没其田土仍編之城旦孽伊自作人乎何尤楊鍾其祖楊鐸其師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階之爲禍罪復何辭應如府議分別徒杖黜降以警澆風而正名分至楊敬楊鉦楊岑楊嵇楊試等均犯擅入之條既行學戒飭而輕重分之楊敬楊鉦楊岑以黨謀各杖楊嵇楊試以隨行姑免法非縱也若楊族田産雖係王田但其上首各有承買相沿已

久無論貲本難捐且或有祖父纍纍之塚在焉其耕之則民之世業也其輸之則王之府實也有田必有佃府中固不能自耕而食之有佃必有租惟其無敢逋負輸納完額足以供給府中貢賚而已賢王豈有利焉而必盡退其田乎除楊杜楊鍾楊鐸首禍之人田應退還別佃外其餘諸家遵旨聽王府長史司會同府縣官清查果係頑負應即退還如歲無逋租免其退佃仍諸家管種遍年照數完輸以後倘有奸頑即聞官嚴爲懲追用示賢王寬恤之仁以免小民啼號之苦此固朝廷雷霆

中兩露賢王禮士愛民夙有令聞諒亦不難加惠茲土以永譽長世者也至唐仕登楊友爵需索啟釁亦應杖警外量加責治示懲將柱等轉呈罪犯外結得每銀一兩值鈔八十貫招結是實七名楊鍾年六十五歲楊敬楊鐸各四十歲楊崟楊岑各三十五歲係生員唐仕登楊友爵俱有力侯題允至日各照例楊柱楊鍾楊鐸楊敬楊鋐楊岑唐仕登楊友爵各納米價完日楊柱楊鍾行學革退衣巾楊鐸行學降青楊敬楊鋐楊岑楊崟楊試仍發學戒飭肄業供明陶應鶴等各寧家照出陶應鶴等免紙楊柱楊鍾楊鐸楊敬楊鋐楊岑楊崟楊試官紙銀各二錢唐仕登楊友爵民紙銀各一錢又贖罪銀楊柱楊鍾各一十五兩楊鐸楊敬楊鋐楊岑唐仕登楊友爵各三兩俱追貯成都府官庫類解楊柱楊鍾楊鐸原領蜀府田地各照數盡行退還另招佃種見年租穀

應鶴史文福蘭宗文各四十歲係內官楊鏞馬斯錫楊璵各四十五歲李芬徐應元各四十歲係把總王從教四十歲係典儀侯大觀周英各三十八歲沈朝忠吳

照數行追其餘俟清查明白如有頑負者退還若歲無
逋租免其退佃仍照舊管種完輸又於楊鍾名下追銀
一兩六錢給王從教收領以償打毀爐瓶之價具招通
詳蒙督撫朱都御史批楊柱以細故發難犯分越規黜
革問徒已足平賢王之憤矣若楊族佃田承種已爲世
業苟無逋租何必追出罪厥渠魁勿令株蔓王亦大有
閒焉仰候會題行繳又蒙巡按薛御史批楊柱逋租始
禍楊鍾楊鐸等羣附黨謀倚青衿而犯王章罪其何逭
各依擬分別徒杖黜降發落候新院會題行繳俱經行

二年二月十六日訴赴督撫朱都御史批仰按察司查
司轉行成都府遵照間比先不在官生員楊峙不合垂
報蒙司抄詞備牌行府審報去後隨據長史司敬奉蜀
王令旨內云楊柱楊峙等違斷復占王田具詳呈蒙巡
按張御史批楊柱一事該司呈詳前院以交代行矣尚
未題復本院政不敢草草具奏今藩府又有此一番移
詳查原招亦有清查頑負應卽退還如無逋租免其退
佃之請此日不清更族何日將毋留爲奏辯竇乎按察

司會同布政司查照原題情節覆審招報蒙司行府具
招解司問王府查楊柱等自元年奉勑挿明田土起至
二年止逋租竟不完納著承奉司開造逋負錢糧書册
內造楊柱名下未完卯銀三十五兩三錢零一釐清油
一百七十七斤稻穀三石九斗小麥五石三斗二升五
合黃豆二石六斗五升菜子一石四斗七升楊鐸名下
未完卯差銀五十九兩三錢六分五釐清油九百六十
八斤稻穀八十八石三斗八升酒穀四十九石二斗六
升小麥三十三石二斗七升黃豆三石菜子二石零六

升楊敬名下未完卯銀二十七兩零四分五釐清油五
百九十八斤半稻穀一百二十八石四斗七升五合酒
穀十三石小麥十四石零五升菜子一石楊鋌名下未
完卯銀三十九兩零七分清油一千二百九十四斤稻
穀十二石八斗九升五合小麥二十九石六斗三升楊
鑰名下未完卯銀十六兩二錢七分清油二百七十五
斤稻穀十石一斗八升酒米十六石二斗五升小麥五
十三石一斗五升楊毅名下未完卯銀十六兩九錢四
分五釐清油三百五十六斤稻穀七石四斗九升黃豆

十二石二斗五
斗四升五合楊順名下未完卯銀七兩五錢一分清油
三百一十八斤稻穀十二石五斗三升小麥十石三斗
七升楊鉞名下未完卯銀十三兩四錢四分稻穀二百
二十一石八斗二升黃豆三石菜子二石七斗七升五
合小麥十石九斗一升楊嶠名下未完卯銀十八兩九
錢三分楊試名下未完銀一兩零八分菜子八斗自萬
曆四十六年起至泰昌元年止共欠前數遠年姑從寬
政及天啟元年本府奉勅到日捕明招種徵收捧睿札

同書册齎投巡按張御史蒙行憲牌接得藩王睿札開
送楊柱逋負錢糧書册一本到院展閱册內逋欠者有
名未完者有數則一鞫便有歸著矣併發本司抄册仰
府官吏查照牌內并書册事理速查楊柱等逋負錢糧
務要逐審明確具招解司會審轉呈楊順楊試等又具
霸産殺命情詞訴赴巡按張御史批按察司會同布政
司併查報楊敬劉氏等又具奪産殺命情詞訴赴巡按
張御史批事經題請按察司會同布政司從實勘報蒙
司抄詞仰府官吏查照抄牌詳詞內事理即將有名人
犯行提到官逐一研審明確解司會審轉呈隨准長史
司牒呈內稱蜀王令旨開稱楊柱楊峙復占王田緣由
恁司裏可將子此情詳悉具文達之督學道希惟上遵
聖意之隆下體子辱之甚令子心安方得無言等因牒
由到道蒙此行府拘審間蒙本司祇此蒙本院憲牌轉
行本府會同叙州府理刑廳將生員楊峙等佃種王田
逋負錢糧一起犯證通拘到官查照原行情節逐一會
審明確依律議擬具招限三日內解司覆審轉呈隨該
本府署印管糧胡通判會同叙州府理刑宋推官會審

得楊姓各生占種王田多寡不等應盡退還府另招佃
種楊峙原未入官祇因違斷復行占種王田楊柱等逋
負錢糧不行完納各情俱的參看得楊柱與楊鍾楊鐸
楊敬楊鋐楊岑楊嶠楊試等雖列青衿然皆左護衛之
子若孫也主僕之名分儼然又非尋常百姓之比領種
王田而負其租何怪管莊者之急於追徵乎差唐仕登
楊友爵拘柱之義兄楊福責十五板而羈候之法自應
耳寧有過當十五板豈便能死人福之死蓋死於病也
柱乃恃倚學校糾同楊鍾楊鐸等七人往索棺木奠承

奉之不出復喧詈於王宮王亟召二長史三學教官領出時各生之衣冠如故固無搶掠之情亦無被辱之狀假令次日詣官庭謝罪認輸逋租豈不可以釋忿而銷發詎楊鍾隨以人命嘅告而楊鐸又出名同三學諸生具呈凌辱仍肆其忿恣將典儀王從教爐瓶打毀且遍貼公帖致詘言流布有傳奇之說是明與王爲難也名分倒置幾犯無將王是用痛心疾首具疏叩閽今既奉有嚴旨三尺具在誰敢姑息假借除傳奇驚斃外柱爲禍首應黜革擬徒如律楊鍾楊鐸楊敬等七人已經屢

鞫分別革降杖戒無容再議楊崎查未入宮不在七人之內止在外扶同鼓噪意欲占種並擬杖戒惟是田王田也子奪當由於王隸臣佃丁何敢執爲已業而占踞不退據發下逋負數簿逐一研審楊柱楊鐸等各名下俱歷年積欠卯差銀各若干清油穀米豆各若干是的應勒限照數追比仍着令退田聽另招種其田中或有墳塚姑免填平以昭王法外之仁將楊崎具招解司該本司署印吳副使會同林左布政使分守川西道戴黎政覆審看得楊柱等世隸王尉種王田其受藩府豢養之恩亦既渥矣此日之衣冠楚楚家業隆隆本水源皆可深長思者既獲其利又逋其租即庶民有力之家亦所難忍攝其家人楊福薄責十五板監禁追租原非分外苛求柱等廼因楊福病死不勝一朝之忿初與承奉爲難喧聲直徹宮闈繼糾通學與詞謗帖遍貼城市誰爲禍始而披猖廼至此乎惟是傳奇原無指實驚薨世妃亦難懸坐楊柱等原疏有名七生擬城旦褫衣巾者二降青者一戒劒加杖者五田已捕還明旨煌煌誰其敢悖法如是止矣楊崎原非負租之人不在鼓噪之內王已置之度外本生復躪入事中總是雞肋難忘餙鼎念切情固可原罪亦自取此項田土乃欽賜親藩膳養之産錢糧不經有司予奪不由官府楊族之田自七生而外收之固王之分也予之實王之恩也有田必有佃有佃必有租後之投佃者未必皆孝子順孫今之悔禍者未必不感恩圖報但租完則情有可原或可仍歸於原佃租負則法在不宥即應盡歸之府中尉固王之家臣田與租乃王之家事總聽賢王之自裁而已楊柱等俱照原擬楊崎加杖以爲多事之戒將崎轉呈罪犯

一名楊峙年一十五歲議得楊峙所犯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有大誥減等杖七十係生員併候題允至日照例折納米價贖罪完日發學戒飭肄業等因招詳到臣該前撫臣徐可求按臣薛來衍欽遵明旨親詣王宮問慰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看得生員楊柱係藩王尉丁之子名分素嚴源本當念乃逋額租而不償假人命以生事始則喧呼直達於宮庭繼復糾衆遍貼夫謗詞甚至打毀典儀器物披猖太甚法不可縱楊柱楊鍾興革允符其

辜楊鐸父教不先與楊敬等占種釀釁均應杖懲奏內驚故世子妃及搶駕馬造傳奇等項節經多官歙明審無證據難以深求至於楊氏一族所佃之田除首禍諸生退出別佃外其餘亦多守法未嘗逋者況先人之塚墓壟壟在上法以懲頑而恩以逮下在賢王豈有成心焉人皆衛丁田皆王產既奉有明旨總聽王之自爲加惠耳理合具題伏乞勑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行巡按御史衙門遵照發落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奉聖旨該部知道

題爲塘報各路功次事據監紀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知府鄭朝棟總兵李維新塘報自天啓三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止陸續據將官劉養鯤報稱奉令抽差將官鄒世賢畢唐二等選敢死士數十名暗渡何家河七月十七日到龍塲壩時正三更將崇明父子巢穴上下兩街舊衙趁風放火盡行焚燬燒死男婦不知其數哭聲震地以致二酋棲止無定又據偵兵探得老酋劉姚家坪小酋劉石炭坡各統兵三營該鎮隨卽督

發叅將林兆鼎范繼道張邦紘劉養鯤鄧懋官劉宗良夏永通鄧玠等各領兵至楠木坪刀菱溝二等囤白水尾等處與賊大戰斬獲僞都司黃么兒及賊目王繼先宋堯等三十六顆苗級四百五十七顆生擒僞都司陳清等四名俘獲男婦三十四名口槍刀弩絮四十五件馬六匹招降思栗坪苦菜壩苗目蘇保王應虎侯應權羅承德等二十六名俱係陣前投降送家口赴永寧倩願立功降苗二十五房又據遵義路監紀僉事趙邦清同知商良弼塘報陸續准副將秦衍祚加銜叅將陳一

龍俟艮柱加銜守備李棟將官羅安艮等各率兵攻打
苓蘭橫山箐燕耳岡等處斬獲奢寅伯父奢阿東蠟九
父子三人大頭目四名苗級三百八十四顆生擒僞總
兵王朝臣巒苗七十九名口招降高寨大頭目王廷彭
家營頭目趙汝安及苗民四千餘名口陣前奪獲槍刀
弩銃五件牛馬六十一匹隻奢崇德巢內投送出貴州
乙卯科中第四名舉人湯師辛本道委差綏陽縣生員
郭三聘招出西目游朝炳鄭一顯游朝坤楊明輝等攜
家口四百餘名口於七月二十七日至桐梓投降本道

動支餉銀大加獎賞鼓舞令其立功蘭目趙國璧於八
月初五日過江投降祓扶國禎知覺同僞副將周之富
統兵赶至青岡坪趙國璧斬周之富加銜遊擊雷震乾
等部斬十四顆又據綏陽路監紀黎政吳國仕塘報據
監紀原任綏陽縣知縣任寵報准陳黎將移報分發加
銜都司傅元勳傅天鎮報稱攻打白蕩毛臺等處斬獲
黑苗眞正大頭目阿猾李狗兒苗級二十一顆又於杜
包等處招降僞守備李廷相蒙瓊苗衆五十餘房各等
因陸續塘報到臣先是掃穴之後因糧糗不繼洪水大

疫並作臣暫令各將分守隘渡撤行白撒普市畢節被
害之民及招賊親信頭目諭以免死協力擒酋嚴行各
將如遇賊警併力擒殺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逆賊
父子挺而走險藉庇水西復聚殘苗出沒今蘭目趙國
璧西目游朝炳等業已投降酋勢漸殂臣病委頓發令
懸賞督發總兵李維新移住古蘭催兵逼進只俟銀米
稍湊即便過河擒賊所據各路擒斬招降功次理合塘
報伏乞勅下兵部案候事寧一體敘錄施行爲此具本
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九月初二日上奉聖旨兵部知道

督蜀疏直

題爲道臣盡瘁殞軀乞賜優卹以慰忠魂併議就近陞
補以安地方事據遵義府知府胡悅安申稱監紀遵義
今陞分守川北道叅議趙邦清自遵義染病移出桐梓
調理不意於六月初五日病故等因報臣該
臣看得遵義道僉事今陞守北道叅議趙邦清貫日凌
霜之節轟雷掣電之材入蜀以來慨然以討賊爲任一
到綦江即斬僞總兵袁衣繡又督侯良柱陳一龍進兵
斬渠魁石良三父子因而人心震懾漸就招降初營松

坎縱營棡梓凡被脇舊民如安鑾羅安良趙國璽等攜
家而至共六萬餘人近又發兵搗蘭招徠西目新疆諸
務漸有條理厥功不爲細矣不意六月初九日親入郡
城觸染腥瘴一病沉痼臬出桐梓藥餌不到惟日飲冷
水數十碗延至八月初五日亥時竟以不起固本官之
不幸實蜀之不幸也查得大明會典欵開在外文武官
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卹典取自上裁又一欵開
查有軍旅身殲勛勞懋著者卹典自宜加厚等因若本
官家食已一十五年既投夜郎魑魅之區復當玄黃血

戰之苦擔簦席草曾無片晷之寧居戮叛招攜已建無
前之偉績冒炎觸瘴齎志以歿功本當錄死實堪憐遺
下守北道員缺查得監軍僉事劉可訓忠節千尋壁立
雄才萬壑泉流成都圍解與叙南恢復之功俱經督按
二臣題叙明白原在優卹之例欵後力申湜蔫之典
蘭勤勞幹濟眞不知有其身者建績寔多循資應轉台
無以本官就近加陞叅議填補守北道缺仍料理永寧
軍務事寧之日任事理合一併具題伏乞勑下吏兵二
部再加覆議上請將叅議趙邦清查例從優褒卹用示
幽貞僉事劉可訓加陞叅議職銜填補守北員缺軍務
事寧任事庶忠魂知感而勞臣益用奮勵矣爲此具本
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九月初二日上奉聖旨

就近陞調府縣疏
題爲危邊殘邑酌議就近陞調以便責成事遵義古夜郎地原多瘴癘三陷三復之後士民遠徙無人敢往業經吏部覆用同知冉銮改補臣已促之到任聞前督臣張我續疏參復回原籍新任通判張盛治尚未赴任推官一缺自馮鳳雛遇害後尚未選補今當戎馬交馳鴻鴈哀鳴之日全無府佐任事甚苦掣肘成都府茂州當松邊孔道生熟番苗時時跳梁地方雖云不毛而關係極爲重大已經推有知州李有譽向未赴任近報在原

籍江西物故隆昌縣係川東衝邑被賊殘破城垣未補瘡痍未復一應撫綏及夫馬錢糧等事全在令得其人知縣黃榜忽以督運病故以上員缺俱係要緊地方人所畏避相應酌議人地相宜拔材使過藉以振救一方關係匪細查得原任江安縣知縣陳達道雖被賊攻陷縣治頗沿江諸邑獨江安與賊比鄰切近百姓悉爲賊用滿城虛無一人勢不能守本官獨不遠避退居隔江蕭寺乘間截殺計擒斬千有餘級及查臣自成都閱解之時具恭報逆賊前後情形疏內開報本官陸續斬獲

新繁僞知縣李之偉僞都司李梧李梅生擒僞知府李自新招降頭目阿興等五百餘人斬僞總兵陳祈撈獲錫印木印二顆又拏獲姚應台等功寔浮於其罪至天啓二年四月內逆賊復來占據是時士民未集實止空城臣會按臣責成本官立功贖罪一面疏聞而達道奮志身先不避矢石遂復縣城斬僞知縣白元柱等多功又與弟酋相持四閱月今雖革任聽勘而新補者杳然無耗收集瘡痍百般拮据士民甚德之似當開其一面改陞遵義府推官填馮鳳雛員缺又查得筠連縣知縣

岑昌運當逆賊披猖之會處千難萬窘之地糾集鄉勇徵運錢糧撫集流散之民詹萃吉等三千八百餘家招出投苗百姓八百餘名給票復業見經督按二臣叙核本官歷俸幾及四年若論邊俸事例允宜陞轉應合就近陞茂州知州填補李有譽員缺又據分守下川南道呈據叙州府申據南溪知縣李聯魁原任雲南安寧州訓導侯憑不至具呈該省布政司討有執照前來到任四箇月徵輸緝理稍稍就緒忽聞部推新官王之朝踵至本官推陞在先題改在後間關萬里來路之筋力已

窮躭延兩年彼地之更改難料進退狼狽實爲可憫今照隆昌縣知縣黃榜近故請乞題補俾已試之吏不徙役役風塵即殘邑亦可甦生等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知縣李聯魁歷任已經數月士民方有歸依若再俟憑八滇稱甘違恐滇中未必不另議銓補相應就近改補隆昌員缺該臣原奉有就近更置留任之旨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合詞上請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議覆請將江安縣知縣陳達道陞遵義府推官填馮鳳雛員缺筠連縣知縣岑昌運陞茂州知州填李有譽員缺南溪縣知縣李聯魁改補隆昌縣知縣填黃榜員缺查黃榜臣已咨部報缺若銓補有人即請改補筠連其同知冉鉴候憑到仍催復任庶殘邊廢弛之地不致久缺而扳材使過可彰激勸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九月初二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題爲塘報功次事據監紀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知府鄭朝棟總兵李維新塘報自天啓三年九月初一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陸續據叅將范繼道林兆鼎張邦紘等官鄧樞管劉養鯤胡明玉張學周等報稱奉令督兵至沙木箐高家庄水落崖蕭家坳等處各大戰共斬功一百三十八顆生擒苗目一名苗羿七十七名招降阿大阿苗易脚等各送家口至永爲質立功男婦一千二百七十三名口殺手四百名陣前奪獲牛馬九十一隻匹槍刀弩器三十四件李總兵於九月十二日親統大兵至下河口鄢家渡劄營前鋒擒獲奸細冬狗等三名供報水西兵十營在銀盤山劄來援奢寅本鎮使降苗傳令過河秘諭酋之心腹羿目閻巴等二十名投降送子爲質約爲內應又稱寅賊在司紀養鬼崖生瘡養病十六日至築豆寨與符國禎對敵總鎮親安大砲隔河打死苗兵無數箭銃傷者不計二十七日侯良柱前鋒王正相與本鎮合營僉事盧安世統兵亦到鄢家渡忽報水西助兵三十營至大坡頂至龍塲救崇明父子

本鎮將辦備浮橋降苗等項俱交盧僉事調度守禦二
十九日李總兵移營馬鈴河口連珠劄營曉夜設塘以
防暗渡又報二酋見西兵到龍場欲乘勢暗渡水潦攻
打永寧分頭大戰等情到鎮飛報各將如賊過河必合
力搶捉合先塘報等因又據仁合路監紀叅政王世仁
僉事盧安世推官蔣化龍陸續報據叅將羅乾象秦衍
祚將官張奏凱冉達龍王正相等奉令領兵至苟村毛
坡老虎寨圓木溝漩坑洞十面村洗苗溝等洞寨擒獲
奸細李三陽等三名婦女二口斬僞都司神保苗功十
二顆招降男婦二千七百九十九名口苗民人戶四百
六十六房得獲牛角甲一籠細襖絮被二件刀三把槍
九枝弩箭三副馬十三匹盧僉事於二十七日直衝鄢
家渡李總兵自大河口以上三十五里直抵赤水連營
設備盧僉事自鄢家渡以下三十五里聯落安營防禦
等因又據監紀遵義路叅政閔夢得分理安羅路同知
商良弼貴築路推官李必達陸續報據叅將陳一龍遊
擊侯良柱命書駱麟將官楊通霑王尚明守備李棟朱
天祚屢朝榮等塘報即令督兵侯良柱一路至任包三

漲水九倉立崖小寨後山等洞寨大戰斬僞都督阿果
陳四僞叅將蘇八抹賽阿倫劉茂等苗功四百四十三
顆跌崖死者無數招降奢宏下頭目張乾父子四名苗
目阿湯等四十名苗民方相八千餘名口苗民男婦鄭
可發等陸百餘名口生擒符國禎弟符國臣蔡金貴等
蔡金美得獲槍刀器械一百二十八件馬二十二匹招
降水西目把趙永鎮等十七名男婦三千餘名口加銜
副將趙文進招降水西老木孔大頭目聶江清小水崖
腳寨頭目王曰景李友信等石洞山頭目魯萬朝係魯
督蜀疏草　卷之七　三

仲賢親叔同何金榮游朝信等攜家男婦一千餘名口
陳叅將督兵至黑水金刀坑遇水西僞經歷常罵色擁
兵大戰斬僞將一名賊級一百九顆生擒苗賊羅受一
名又督同將官都正極等會合黔師向方二監軍令龍
副總都司王達李之信各分兵至兩河口與西賊大戰
斬功一百一十八顆生擒一名器械一百八十八件九
月二十四日西賊馬兵九十七騎突至遵義府城外哨
探天曉不便窮追二十九日西兵萬餘衝至周水橋來
攻川黔之兵陳一龍楊通霑秦明屏等三面夾攻斬功

不計其數賊復大敗退走西界僞將周器墨阿烏迷等又劄三十餘營於朝陽寺等處聲言四出合先飛報又據監紀李副使劉僉事報據將官劉養鯤部下兵冉明貴報稱本月十一日未時分劉養鯤朱一龍王懋官傅吉王弘化等領兵奉總鎮令發住白石崖入巢擒賊前哨兵五百至彼忽遇賊馬兵突出截殺一陣獲馬二匹斬功一顆後賊包崖重圍官兵抵敵不住將官各據險奔潰同時又據傅吉王弘化王懋官俱至永城口報水蘭之賊於白石崖清水鋪等處劄十二營摩尼新添堡各劄多營等情又據道義路閔參政報據加銜守備蘇迎降將鄭益顯稟報十月二十九日西賊敗回彼水西有文來赶道及永寧路二總兵劄於策豆寨撤營前去救援又報綦江縣發馱贏糧夫至尖山子魚岔河被賊兵三路擁出殺傷糧夫兵士圍截馱騾四十六隻米二十餘挑站馬二匹各等因塘報到臣爲照水蘭狹合一面衝突道義一面助援蘭賊而二逆欲借勢再出臣檄令參將陳一龍及楊通寔等督兵合黔師以拒西賊檄總鎮行各路找搭浮橋拒河一帶招降賊黨以孤酋勢

相機擒拏以完事局去後據報前因該臣看得二逆之腹心漸潰蜀局已將告竣無柰西賊復以七十營同奢氏父子竟犯永蘭爲勢甚狡今且由險徑透入白石清水摩尼圍截我兵是蜀局未竣而黔局繼至蜀之劉閒敵西爲計亦苦矣除馬上移文黔省及檄行道鎮及各路將領嚴加分布相機戰守擒酋外所有斬獲招降功次苗情理合塘報伏乞勑下兵部案候事寧一體查敘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十月十六日上奉聖旨兵部知道

地方水旱災異疏

題爲地方災異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眉州申報天啓三年五月以來一向連陰自六月十七八九一連三晝夜大雨如注時刻不停至二十日夜半平地水湧丈餘城內城外蕩爲銀海洪濤激射漂流通州居民二百餘家又淹死男子馮有禮女人黃氏等七十四名口東門城外望江樓一座樓下橋梁盡被推倒漂散裝餉船二十餘隻人船不知下落傾倒城垣三百餘丈勢危將倒者不計其處通州田地豆粟未收禾苗新插者被水過處盡數漂流等因又據彭山縣申稱本年六月十八日戌時河水驟漲湧入縣城淹至縣堂東門水深丈餘四街舟行武陽街教場龍門橋各處住民水淹過簷基址房屋軍民財產民命牲畜盡行漂溺本縣登高一望苦不忍聞又據新津縣申稱六月十八日大雨如傾河水泛漲平地水湧丈餘冲破城墻五百餘丈四門城樓察院中司縣堂衙舍監舍文卷儒學殿廡墻壁俱行冲塌城內城外民房晏有梅周維翰等冲毀數百餘家淹死民婦閻應元王氏等百十餘口差馬三十餘匹災傷迥別平時等因又據郫縣申據通縣里排鄉民彭學古等連名訴稱郫民厄值奢酋燒劫極苦無聊方復種田雨水不調已過其時入夏以來霈雨連綿水漲淹沒秧苗蝗蟲蜂起損折太多城垣民居倒塌大半時疫相傳捉近水濱冲損田地四百餘丈又據金堂縣申據本縣崇德等鄉民吳國亨等訴稱居住地名九龍潭於六月二十八日寅時忽然天雨山塌地裂本戶一十七家陷入地下田地種成粟豆穀稻綿花盡被水冲掃去無存又據鶴鳴上元等鄉生員吏民吳桂芳李正秀

等各訴稱本年六月七月日期不等河伯爲災冲去田土千百餘丈禾苗盡掃國稅無靠該本縣隨同典史郭文卿分頭踏勘但見陸地成河茫然無際蕩裂漂散者盡成荒涼之地偃仆而蛀爛者盡寄生之禾紛紛哀訴不可殫述又據溫江新繁二縣各申稱六月十八日大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各將城垣樓臺橋梁等項捲掃冲塌粟豆禾苗各冲成漕淤壓大半各等因又據巴縣申據兩學生員錢嗣起劉光裕等呈稱入春多時雨或者造化之不平秋夏肆烈風意者天意之絕此類禱雨而

天不應豈其瘼此下民及雨而苗已枯不謂罹此凶禍八十里赤子不望生而但求速死之爲安等情又據本縣梓童等八十里民牟一周等訴稱入夏以來上天不雨溪澗斷流五禾枯稿耕牛熱死喫水難尋箇箇輕生聲聲願死七月初五日未時天降雷雨山水陡漲溝渠溢滿烈風摧樹竹木翻根禾稼偃仆泥沙顛連之狀趁今未亡之時懇恩備達上司免致窮民逃竄等情又據嘉定州申稱六月十八日偶值異常猛雨連綿幾晝夜兩江水壅合並橫行從女墻

逆流入城城墻中倒五十三丈竹溪大橋一座沒溺人口及房屋禾苗田地冲洗無算復於本月二十七日雷雨暴作水勢倍前冲倒城墻共四十五丈來薰門城樓及小板橋推倒會城門城樓擊壞禾苗人畜漂淨殆盡該知州李一鳳看得嘉定衝要之區而時多故立秋未及一月水災三見江邊結廬之家隨流漂沒水田陸地將成之稼半淤泥沙岸旁深谷人民率成魚鼈觸目傷心亟情難隱又據長壽縣申爲懇憐旱苦等事據本縣

二十七里小民方本通鄉約包興文生員鄧之震呈訴薾前歲酉變渝城漢土援兵四出沿鄉掠劫家戶一空稱歲旱傷食草聊生強耕數畝指望秋成天心下厭雨澤愆期自五月終旬以來六十餘天何堪薰蒸泉日全無一滴之施稻田龜野盡成龜坼高者根葉成灰低者舍苞皆枯早穀蟲傷遲無粒望禾手待斃面面慘悽恐成喧聚叵測可虞懇乞轉達少寬力役之征便是生全之澤又據武隆縣申爲天時亢旱事據本縣排年里甲黃甲士等訴稱本縣俱係山澗連年天旱無收苦不可言自六月十四日起亢陽如火田禾枯槁人心慌亂束手悲號該知縣劉近顏看得山邑士民徬徨之狀菜色極艱除申職妖早步行各廟祈禱外應合詳報又據綦江縣申據生員里排鄉民王可禮等訴稱自五月迄今六十餘日早霸吐穗盡焦遲禾方秀悉成枯碎伏乞親驗靖豁民無逃竄之虞等情該知縣鄒昌魯看得本縣自夏及今風狂日熾時疫交侵隨行禁屠齋沐行香祈禱並無感應除干地方災屯理合申報又據敘州府申稱六月十九日夜陡被猛水泛漲將城外江側民舍及大覺寺殿閣佛像盡行冲倒隨據宣化巡檢司申稱本

年五月以來天久霪雨二麥朽爛民皆恟懅六月十九日江水泛濫巨浪滔天月波菜壩太公濠大塔小塔等處房屋牛宇盡冲田禾淤沒老幼淹死數十餘人遍野悲號兵火之後又見水災昌乞申達不致逃竄等因到府合行轉報據此又據青神縣申據五門隊長黨甲吳廷蛟等報稱六月十九日天未明時江水泛漲一時湧洶異常四門城墻冲塌城外居民呼喊悲號房屋百十餘家盡行冲括男婦漂溺莫紀縣前水湧一丈四野田地粟豆穀稗等項盡是沙漫土壓卑職即時遍閒高阜

處禾苗冲沒低下處泥土掩壓一片水光人畜業產盡去無蹤哭聲遍野情實可憐城垣公署墻壁無處不圮緣係殊常災異合行申報各等因陸續申詳到司該本司在布政使林孚看得蜀中連歲兵荒征輸煩苦恃在時和歲稔大蘇濤瘼之餘無奈天不悔禍雨暘弗若自夏以來霪雨綿亘州彭山叙府嘉定等府州縣治在沿河城郭冲倒城樓橋梁公署推塌無存廬舍牛畜田土漂流幾盡甚至男婦老幼化爲魚鱉不可數計巴縣綦江武隆長壽旱魃爲虐蝗賊之災抑有甚焉郵

縣新繁溫江等處在在冲圮無麥無禾嗟牟菽之不飽靡家靡室嘆中露之堪憐矧大兵之後又重以天行之災哀哀孑遺其何堪此茆議賑則倉廩空虛既無可施發棠之會議蠲則兵食匱乏又孰敢倡蠲租之言古人謂救荒無奇策亦惟今日耳請乞具題少申生靈至苦等因通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看得蜀本荒瘠之區頻罹兵革之苦流離困頓全未收復所賴雨暘時若田穀豐收庶幾少救萬一而又不意屏翳旱魃一時降災如眉州新津彭山金堂青神嘉定

叙府一帶俱在大江之濱洪波陡泛無處遮藏順流衝溺不可勝紀甚至城垣署宇俱爲倒覆巴縣綦江武隆長壽等縣酷遭恒暘赤地千里禾苗當吐穗之時盡成灰粗溫江郫縣新繁等縣先被驕陽復遭大水西成無望時日尚賒蕞爾遺黎將何以延一線之脈賑則積儲盡空蠲則兵務未寧該司謂救荒無術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今據通詳前來容臣等痛加修省及批行合屬嚴令各有司停刑減訟以回天意仍行各州縣將自理贖穀稍爲賑恤外爲此具本謹具題知天啓三年十月



十六日上奉聖旨該部知道

補上陞用勞臣疏

題爲殘邊重地彈壓需人亟議陞用勞臣以便責成事

臣惟遵義新疆路逼水菁內則舊民助逆外則安酋屢

犯郡城蕭蕭鞠爲茂草臣自昨歲倖解錦官之圍即有

戎州之役經年臨敵應接不暇及今解嚴始得放舟東

下永寧古蔺既已蕩掃則惟遵義一路最爲吃緊矣近

准督臣楊述中會稿欲移總兵魯欽駐鎮遵義則不必

再設大將而扼要居衝儼然有虎豹之勢地利人事委

爲兩便及查道臣僉事趙邦清先陞守北參議又經不

祿新陞道臣侯國尚未到任該臣會同前按臣張論查

得叙馬瀘道副使李仙品見在軍前堪以委任除移檄

外本官自辛酉年六月甫任即督兵東援及撤兵回叙

適值二賊入犯百方拮据收既散之人心堵方張之虐

焰來復之戰追奔數百里恢復建武併南六縣嗣後或

泊江滸或入箐崖身先士卒艱苦備嘗乃其嚴毅而不

殘苛明察而更縝密經權互用操縱咸宜眞得師貞之

綵察者也取永揚蔺已建奇功叅以常格自應即寄節

鉞但二賊尚逋震鄰未戢賢者多勞勢非得已合無加

陞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責成管理該道事務馳入新
疆與總兵帥欽共相箝制且得與臣朝夕從事在本官
爲舊游易於整頓而將士憚其威嚴更加鼓舞入地委
爲相得危苦諒所難辭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吏部再加
酌議將李仙品加陞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管理遵義
道事頒給應得勑書覆請行臣轉行本官遵照任事遺
下叙濾道員缺即以近補遵義副使侯國攸補移駐建
武宣威撫輯烏蒙鎮雄問罪東川烏撒完此一面事局
庶於安攘兩有裨益等因具疏於天啓三年五月二十

七日差承差黃嘉宦齎捧具題本役行過黃河因霪雨
水泛將包墜陷水中打撈方獲致將前疏濕透本役畏
懼不敢投進止將吞揭投各衙門訖原疏持回該臣隨
將黃嘉宦笞治外合再補題下部議覆爲此具本謹題
請旨天啓三年十月十六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
部覆奉聖旨是

少師朱襄敎公督蜀疏草卷之八

塘報戰敗攻永賊兵疏

欽差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鄖襄四府陝西漢中一
府軍務策應綏急督理糧餉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朱燮元謹題爲水蘭
復糾攻永官兵屢戰大勝據實塘報功次事據監軍副
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知府鄭朝棟總兵李維新自天
啓三年十月十七日起至閏十月初十日陸續塘報稱

本鎮自九月十二日親統大兵直抵河口菜豆寨聯營
與盧僉事分定把截直逼龍塲一月有餘只待兵領十
日之餉即過河擒酋奈何各兵五日無米馬湖營兵鼓
噪於本職之前衆稱銀米俱無餓死數多將何以殺賊
諭之再四法不能禁各營每日餓死數人且運夫至營
十日不能得到千難萬窘人人云再過二日無米定是
餓死觸目委屬可憐除嚴行各將協同降苗楊順龍等
把守沿河本職暫撤古蘭就諸軍之食等情十九日又
據道鎮塘報據將官王懋官張邦紘等報稱探得水西

發頭目五人統兵七十餘營來與二酋云若官兵過河兩家都不好宜速分道暗渡包截烏鎮芒部陰助有兵找搭浮橋運糧於本月十三日分爲四路由尖山子三岔河高木頂官斗山包截大寨來攻永寧將把隘降將楊順龍父子幷何應元等殺死又一路差賊目胡宗祿朱國政麻老虎阿什等由大壩長溪攻瀘衛出江門搶截糧道各洞寨隆苗聞信各懷攜貳之心等情本職即發張令張學禮領兵一千四百馬湖兵一千五百袁昌兵一千隨范繼道統領救援瀘衛及護糧運截殺大壩

各賊發兵應援各路相機併力擒拏本職統領親丁鎮營回鎮永寧以固根本二十一日據將官王懋官王弘化等塘報西兵每路萬餘蟻聚曉夜來攻永城本職會同二道分布粗畢二十四日巳時據張令等報稱賊糾水潦洞寨及都長降苗俱復爲賊用勢甚猖獗今令等分作三路用計取勝令與張學禮爲先鋒吳一枝袁昌爲後應奮勇衝入賊營令親斬麻老虎首級張學禮擒殺阿什巳死生擒蔡保等十五名僞將被殺七名令復前射朱國政賊亂竄敗走投崖仆水死者塞川殺死數

多未割首級獲馬四匹槍二十枝奪回被擄婦女二口督陣官劉兆斗被賊連殺三槍猶然力戰回營身死等情本職卽會二道將降民爲質父母家口移出趙壩分門固守又於城內掺獲奸細任二元等審係二酋發作內應當卽梟示乾本日午時賊馬步苗兵漫山遍野蜂擁殺至永寧城下時各將俱分把紅崖等隘城中止有兵三萬本職同李副使劉僉事鄭知府卽刻登陴曉諭各營大加懸賞鼓衆出城殺賊本職披掛率督親丁李棲鳳等殺出東門三軍見此無不以一當百衆將林兆鼎張邦紘鄧樞官將官劉宗良胡明臣李仙德張冲霄劉必達劉天眷等領兵四門齊出銃砲弓弩傷賊甚多遵義營兵方虎一槍刺死僞先鋒大寨頭目歹兒各營斬功數多賊見勢難敵尋卽敗走我兵追殺三里恐有埋伏天晚撤兵奪獲衣甲馬匹無數賊上眞武山屯劄一退石灰窖一退滴水崖本夜三更據夜不收報稱賊復聚落窩職傳令南岸中峯遵義馬建各營遠衝鋒殺于三千黎明聽令二十六日早又據塘兵費楚政報稱二酋同西兵未撤陰發勁手苗羿萬餘一伏落窩一伏

落郎口候官兵出剿即來包截苗用誘敵之計等情鎮道
計議賊既伏以待我我當出奇以制之隨發參將林兆
鼎張邦紘等將官李仙景等一十八員親丁李維忠李
棲鳳等十一名督陣官陳善策等十員守備周良材雷
鳴春等二十四員各督所部當夜遣出兩苗伏賊之前
一枝分兩路於後追殺二十七日早發張令等兵四千
策應范縱道兵二千出清振司雞公寨旁出落窩之前
俱聽大路砲響一齊殺出至二十八日五鼓銃響發喊
前後截殺滾崖跌死數千生擒二十五名斬功數多另

報奪獲賊馬四十匹刀弩長槍二百五十餘件時值大
霧昏黑未盡割級寨房焚燬光灼冲天老苗由新寨走
脫小苗由蘭州迎遁降民周有富殺死樊虎頭人三名
得盔甲一副等情該鎮道看得是役也殲賊於大壩逐
賊於城下日奪酉兵之魄而碎二苗之魂其狂謀詭計
必料官兵追逐乃設伏誘我狡謀業已勘破輕騎前後
夾擊一鼓俘馘無遺而崇明父子不顧分道各竄所謂
狼奔獸逸者惜乎陰霧晦暝尚假其一息之喘耳此皆
天朝之威足以振揚我武矣弟銀米俱乏三軍枵腹屢

經鏖戰恐致脫巾不得不哀懇於本部院也又據范縱
道報稱部將羅尚文領兵乘夜衝殺賊兵驚逃跌死深
溝極多獲賊馬四匹鞍轡俱全割級一顆槍十枝等因
又據仁合路監紀僉事盧安世塘報親督將官張奏凱
王正相等奉令分守鄢家渡與賊對敵斬苗功三顆生
擒二名供稱西賊與酋於十月十三日已暗渡上赤水
矣見剳四大營於對河者弄坡頂卑職自抵鄢渡各兵
無米全憑各處高梁粟稗度日今且尋盡等情又據帶
管遵義監紀參政閔夢得塘報據綦路監紀同知商良

弼報據副將侯良柱發將官蕭有忠探報西賊發兵救
援奢酋由崖下出龍塲於十月初七日有忠等查的先
伏兵於崖寨小河以候次早兵果至砲響為號四下殺
出降將先汝受斬僞守備阿位李長榮斬僞千總抹者
侯國禎斬抹賽阿保各將親斬四十顆墜崖死者不計
得馬四匹槍刀三十餘件又據監紀兵紋路推官李必
達報稱十月十六日申時准參將陳一龍塘報分部將
王尚明傳元勳等往遵義中庄等處合勦師龍泰二副
將剿安逆賊六萬直衝清潭水泰將親督三軍二職率

兵向前殺死西賊極多斬功三百餘顆生擒阿烏迷第五子阿祿元奪獲戰馬器械無算各等因塘報到臣據此先是據報西賊添兵七十餘營同蔺酋拒守河口聲言欲渡攻永栈糧臣疏報後即會按臣嚴檄各道鎮將如賊果渡即便互相通報併力擒捉以完蜀局固守城寨務保萬全及令建武瀘衛大振兵威毋容滋蔓處處截殺去後於時按臣移住敘府檄將催兵亦與臣時時計議且目擊飭匱兵饑急捐銀一千兩移臣以備賞需今據前因除動支飭銀五百兩折充花紅獎賞有功文

武將吏訖該臣看得逆酋父子窮窘已甚寄命鄰苗既以脣齒乞憐復以盡剿相嚇於是水西遂發重兵於河口不惟顧奢兼以自衛若鎮烏等苗與夫受降之苗一聞水西助虐狐兎情深自相陰助窺我飭乏欲圖大逞幸藉皇上威靈諸將用命大壩一路三次大勝官兵在永寧者一戰殺其先鋒再追殲其伏賊惜大霧陰霾致使逆酋逃遁是戰也道鎮協力將校血戰業已奪四夸觀望之氣矣第永寧原非蜀地二賊又在鄰界欲守則師老財匱終為不結之局欲進則路遠箐深必難為無

米之炊且聞黔師已聚勢不容緩所需楚餉自領過七萬兩之外奉旨差官勤催尚未解至道鎮屢報無糧各兵饑斃不得已量議加派又奉有不可輕議之旨斯時量沙無措點石不變臣憂心如焚形消病劇於拜疏後做行藩司量於永寧州縣一面權宜酌徵以救目前之

急俟楚餉解到即止或俟事寧抵充正項稍俟餉足即發各道鎮親臨營伍渡河擒賊外所有前項功次理合塘報伏乞勑下兵部案俟事寧一體查叙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三年閏十月二十二日上奉聖旨兵部知道

議處貪殘庸劣有司疏

題爲議處貪殘庸劣有司以安地方事臣以督兵久駐江干凡民間疾苦廬舍蕭條之狀傷心而慘目無計可措所賴各有司扶傷救死培養生息汲汲然猶恐不逮而況有不務嗛咻專圖剝嗜與夫政權旁落狐鼠橫行者尚可容於民上乎臣廉其罪狀彰著者有四人焉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爲皇上陳之訪得綿州知州崔含輝賦性簡傲立志卑汚嚴刑慘於炮烙嗜利密於秋毫跡其行事大有可駭者一本官用棗木棒

富王應和等多命一派運叙府兵餉計夫一千二百五十名每名索銀二錢剩夫一百三十七名每名勒折銀三兩共得銀六七百餘兩一立吏陳友義爲監綵凡州內養蠶者俱要報稅但養二三十斤者報一二千斤索騙王大禮梁選魏雲四劉道達王大桂朱鳳胡葵等銀二三百兩打死蠶婦李氏一勒索各吏見面錢見叅六兩候缺四兩快手二兩皂隸一兩計得銀六七百兩打死吏杜仕龍快手甘俸林揭正芳彭加貴等多命一聽吏房吏王言譖掊擊新納吏農姚天策等不經州起文

丙一案稅銀六分酒一舖稅銀一錢每月得銀二三百兩收稅吏華陽啓趙綱證一徵收錢糧明加一暗加二欠一兩以上者責五十欠三五錢者責四十仍各罰罪打死排年收頭夏時榮鄭可乾邵臣阮榮張師項清阮坤棻有梅張汝舟尚謂起唐大羅瑞胡朱貴等多命一攢造過糧每買價一百兩明索紅錢四兩暗索二兩不用布政司號票止用私刻關防任從侵匿減一丁索銀十兩無銀者加添共計得銀二三千兩過送吏胡守恭亦乘機索銀二百餘兩審丁非刑打死劉志羅泗李正

一二五三

每名罰銀五兩米十石共二百三十二名計得銀千餘
兩嚴畏監收非刑追比打死吏葉鳳儀等命一撥吏吳
鼎黃忠赤等查算庫吏錢糧自三十六年起勒要節年
庫吏王之臣李天桂李含春嚴畏等每名罰銀五十兩
米三十石酷索李來林銀五百兩止完二百兩本吏脫
逃仍拘妻鄧氏變價一倭鉄吏呼喚不到差用不前各
責三十板罰銀二十兩前後共罰過吏楊耀周仕祿何
龍翔等銀六百餘兩一本州團練操兵三百名每名月
該工食銀九錢止給八錢每季扣銀九十兩皂快查點

督令流草
不到盡革不補用白役勾攝害人將空役工食侵扣入
已計一百五十餘兩符汝敬李忠等證一用取行戶羅
文貢等段疋恠其領價將尺頭盡行搪碎給賞孤老仍
復夾打枷號以致斃命各行為之罷市其往省下程小
飯等費俱發墨票取辦毫不給價暗登循環扣剋入已
趙綱余朝元等證一詞訟令權吏李炳劉炳章先向原
被告索賄無賄者搖頭為號重刑拷打打死王應陽鄭
士明等多命一行牌僧官月現查通州一百八十寺觀
僧道俱要上銀領牒每名索銀六兩計得銀六百餘兩

打死僧人如雲等命一訪知醫官孫明揚家富將吏目
捕務奪委仍委其惡叔孫榮宗為外巡令逐日掠尋街
市小事申報罰罪索得謝禮六十兩後荷待酒一丁祭
文廟及各壇豬羊盡令折乾止借用屠戶豬羊通學恥
笑一戶房吏鍾應朋稟領金貢士路費三十板罰銀
二十四兩本吏證一嗔教官不遞手本拏學役何富打
五十板登時死一免扮春飾差吏李炳逐件折乾三十
六行至戲子倡妓盡行科派因辦納遲緩將妓女梅寶
貝夾死暑天往省嫌轎夫汗氣將夫楊佐梁進登時四

十打死拋屍於德陽縣地方不許收埋一過馬泗渡嗔
船上不張彩將渡夫彭加樓尹廷立登時五十板打死
一庫子彭松因心紅不足登時責四十卽死一打造錫
硯不如意將鍚匠四名各責三十登時死二命工吏李
榮聯證一發銀七十兩要傾錠一百兩將銀匠鄭董先
打死一帶徵利松二衛屯糧加四徵收打死屯軍沈加
爵余守張安二周興四等多命一本官在衙與父嚷罵
將父搭拽仆地嗔蓋屋匠朱文清窺見將清夾二夾棍
打三十板收監欲置之死因天雨牆圮逃匿本匠見在

請一借欠京債甚多山西客人王旌等索償紛紛煩言
貴本官且揭明言於司道此一臣者官箴大壞民怨
滿盈多命令免道路以目若縱之滿載歸休何以懲前
儆後臣已會按臣檄行按察司羈候聽勘應照貪酷例
革職爲民仍乞勅下嚴行巡按御史究問追贓正罪者
也又訪得彭山縣知縣焦三移悉睢不檢骫髒自雄妄
殺殊見周章縱子全無法紀一本官天啓元年十一月
內自本州回縣南門民兵周得雲一統不譬悉責三十
次日身死艾言等證一因奢酋圍城將家眷移住差頭
不曾正正
毛應聘鄉紳寄居本官長子遂與聘妻何氏姦濃天啓
三年三月內又令門子王應舉復透何氏進衙潛歇被
何氏偷出銀二十七兩仍令門子票知典史出票追取
前銀典史周嘉賓證一乘酋叛亂有不知名姓客人經
過彭山撞遇差頭余永福假威盤詰求索未遂誣係奢
賊把連赴縣當堂掠出銀七十兩水綵三十斤月白攢
綵二件不容分訴綁出梟首丟屍河中銀綵等物收進
御內任尚禮譚金章證一上元節縱子沿街觀燈隨帶
腹卓余永福查報馬戶樊騰親弟樊蛟送銀十兩攢綵
二疋永福交送樊騰證一縣民周嘉貴因忿登時打死
余加寬赴縣告理差腹卓唐汝闊行拘嘉貴將銀八十
兩交與腹書安吉傳入後衙買賄本官長子不行檢驗
黃正位等證一考試童生五名內俱先令直堂吏黃正
位報知索銀二三十兩不等預先送訖方准前列劉餘
黃正位證此一臣者性乖刑峻即褫斥亦不爲過但贓
跡未甚才力可驅應照浮躁例重加降處者也又訪得
加銜成都府同知管中江縣事鍾文焰中無主宰事每
糊塗太阿以倒持而旁落群小因積玩而生奸一本官

專聽吏書盛訓楊應明文選吳繼撥置人稱一堂五知
縣聽吏盛訓等侵匿革去五里收頭每年錢糧八千餘
兩委四人收支私造大等加一徵收計得銀八百兩有
餘里長青思志證一將協濟建寧驛銀五十六兩扣剋
二年共銀一百一十二兩陷驛倒站余懷德證一支給
扛夫一百八十名每名年該工食銀七兩二錢每名扣
銀一兩二年共得三百餘兩吳繼孔證一運餉米夫二
百名每名索過堂銀五錢方給米起運共得銀一百兩
青思志證一本縣額設馬四十二匹每匹歲額工食三

十兩本官聽盛訓發置倾銷低銀支給多行扣剋以致
馬戶逃走倒站王遠證一本官少京債有心腹盛訓夏
宗舜隼稟重犯盛如栢積有家財借銀三百兩還債本
犯不與登時取出打死申報監故盛如松證一本官支
給里快一名每日八十名每名工食扣剋或一兩或五錢其
得一百餘兩吳繼孔胡現證一本官徵收鹽課八百兩
每兩加二耗收二年共得銀三百餘兩胡金甫證一本
官有總里李安包收錢糧打死余三苟告縣賄糾楊應
明送銀二百兩寢案黃朝亭證此一臣者才本綿薄政

督蜀疏苴
復脩嶽但各賊多被剋於群奸而本官亦無苛政所當
以不及例量行降調者也又訪得璧山縣知縣尚登雲
病體纏綿才華庸闇刁疲漫無整頓徭役盡肆縱橫一
本官所任之地原係窮僻即奢酋作難該縣尚未遭大
賂衝突祇緣官無勵氣以致民無固志因而失陷城池
賊見地陋民貧三日即退縣官袖手而已一兵事惟糧
餉率多悞事屢經道府督催漠然無以為應一該縣馬
戶困軍務旁午驛差倒站累里甲包當仍拴同差役考

索里甲希圖倍貼再充通縣民剝退二等赴上告訐
投府監候審馬戶厚賄差役本官聽其瞞累差兵圍屋
抄提仍信妄呈申稱劉退二拒捕傷兵不知退二久在
府監矣偏聽長奸幾陷良民之命此一臣者性原寬厚
又復多病以致群奸縱肆事雖廢弛囊無厚利所當量
改教職以俟改圖者也伏乞剋下吏部再加查議上請
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知州崔含輝照貪酷例革職為

民乃行巡按御史究問追贓正罪知縣焦三移鍾文炤
尚登雲分別議處遺下各員缺急為銓補嚴限前來任
事施行庶官邪知警而民生有攸賴矣為此具本謹題
請旨天啓三年閏十月二十二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揭報大壩功次

爲塘報事先是奢寅父子糾同水西復攻永寧我兵屢戰殺敗分道遁回龍塲職已檄令道鎮勒兵追擊又恐糧運愆滯另委巡西道叅政吳光義住劄納谿督理安綏道副使謝渭料理水潦外温御史又捐銀一千兩前來懸賞隨據監紀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知府鄭朝棟總兵李維新等塘報水蘭復結皆因水潦大壩卜昏白拘林等處苗賊誘引助惡今又欲糾普黑之苗爲害若不持清終爲糧運後患於是本鎮發叅將林兆鼎張

邦紘鄧懋官秦翼明秦拱明將官周良材孔全斌李仙德李棲鳳張令等掃清各洞固本鎮一面發兵臨河布陣擒賊天啓三年閏十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止續據林兆鼎等報稱各統兵攻打落卜黑林魚兜河高寨落石寨等處當陣斬獲僞叅將阿垠僞都司阿謹賊目益黨阿賽賊首阿五首級五顆苗級六百八十六顆牛擒僞守備冷齋阿東弟哥等男婦三十一名口墜崖死者不計槍刀無算又據羅安良等報於十九日連夜統兵渡江直抵奢寅與僞都司扶反兒營正三更奮勇殺入加銜指揮羅安髦斬曉目趙汝受追至木芦寨斬獲抹賽趙汝貢等首級一十八顆戴馬匹甲刀槍僞牌器械無數又據叅將陳一龍將官戴來鳳報稱奢寅委苗頭長經歷阿忠督苗至板山立寨撥發將官余興高等統兵衝殺降苗阿一釵生擒賊目阿牡陳

逼急又見黔兵與遵義各將官合哨窮促至箐崇明同扶國禎朱國政等扼險守渡奢寅父子逃水西求援等情本月十七日據監紀遵義路叅政閔夢得副使侯國分紀同知商良弼推官李必達知州朱毅臣等塘報據叅將陳一龍遊擊侯良校等報稱西賊莫得官統兵二十三營助奢寅攻永大敗逃回奢富同督苗羿僞都督篇老虎普初等欲來包截官兵見劉白頭圄等情當令副將趙文進降將楊柳及鄧朝用等分定四路暗伏本官統兵合擊良杜親斬僞叅將者罵首級一顆部斬僞都

斬僞黎將阿忠首級一顆長經歷着箭奔回營中我兵
周圍放火將長經歷阿角粗阿戶等苗羿數百人馬一
併擄盡又據該道報據陳一龍塘報二酋見永路攻急
弁逕水西見在合賊縱橫阿烏逃捨黃高招安邦彥捨
紅高招爺寅捨藍高招白二十一日起逐日攻打陳戴
二將奉蜀黔二院嚴檄上緊援剿今賊欲斷黔餉道加
衙遊擊楊通需奉本部院牌令見爲黔師前鋒本道已
催侯良柱趙文進趙國璽游鄭等兵合陳戴援剿請乞
發餉催兵等因又據商典二同知陳一龍戴來夙中軍

蘇廸各報二十八日川黔兵大勝斬功甚多內一大頭
目驗係阿烏逃長子首級陣獲大馬一匹金鏡刀一把
又據陳一龍報據楊通帶加銜參將李之信與那彥秀
寅大戰斬賊首百餘級奪獲鞍馬百匹奪寅大敗走回
龍塲又據仁合路監紀僉事盧安世塘報閏十月二十
六日差前鋒加銜參將張奏凱加銜都司聶之宇督兵
過落紅河偵探與僞總兵阿金帶賊兵數百于樂用撞
殺加銜遊擊吳擊龍等斬賊級十四顆弩刀槍十九件
彙齊四筒案三床又報寅賊援西敗回損失數多等情

又據盧僉事塘報加銜遊擊晏可成統兵攻打追至尖
山馬蝗等處斬功四十三顆招降漢苗男婦四百一十
二名口羅華發袁應朝招撫鹽井壩降民車應舉等男
婦一百一十三名口逆寅一面修整水頭囤點賞衝鋒
有王月憲等約羅用家丁男婦一百五十房又據巡下
南參政王世仁塘報舒廷彩招降民游三游五王宗龍
等犒賞於十一月初六日將奢寅坐鎮官劉文虎父劉
旺殺死斬首級三顆招順民一百房各等情塘報到職
據此查得兵分五路業已大震兩省夾擊首正奔疲此
實犁庭掃穴執俘奏凱之機矣除即刻定師期切責五
路將吏一齊進取龍塲擒酋完局外前項功次合行塘
報天啓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揭報兵部

飛報擒獲首從二酋兒疏

題爲飛報擒獲首從二酋兒以慰聖懷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總兵官李維新監軍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塘報奉令剋期五路進兵悉照指授道里日期方略行事去後本月二十五日申時據中軍坐營領兵將領等官飛報降將胡世孝廖應選等至營報稱遵奉兩院道將諭帖間計商同賊目焦崇智傅紀符國清廖受謨余六羅向宸羅用沈奇孝宋朝臣曹于海周邦臣史都者佐阿寅阿龍羅文元焦現龍謝顯貴謝君寵等於王繼宗

家歃血擒酋獻功贖罪被李遠達等透露崇明父子擁衆中傷衝圍而逃廖應選等生擒李遠達廖應聘斬僞監軍李惟鼎楊選等生擒僞都督蔡金貴王繼宗等共擒崇明妻安氏僞總兵夜日官兒仍在掺山追捕等情十二月初一日又據遵義道副使侯國飛報准加銜副將侯良牲報稱屢奉密策又發家丁暗與王繼宗等定約大購懸賞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提兵殺入龍場巢職自寅至申當陣生擒首兒奢崇明僞軍師蔡金貴并逆妻安氏斬僞相僞將首級千餘鞍馬槍刀無算其逆寅

中二槍扶馬而逃扶國禎亦中箭逃等官兵見在掺擊等情又據該道報准侯副將文稱前報倉皇今親審各目供報與王繼宗面質各僞將輸服無言仍有未獲頭目見在掺捕但奢崇明中藥箭命在須臾斬獲功級尚未盡審至於奢富奢宏走入崖下見在發兵擒剿計開審明逆犯大梁國僞太上皇帝奢崇明僞皇太婆安氏僞閣老蔡金貴僞總經略李廷僞都督王承恩僞開國軍師左丞相張向極僞相府何以清猓玀頭僞封司紀正總督張伸腳阻官僞兵部尚書兼總督事法荅官僞兵部侍郎葉木官僞總兵樂烘官同日又據仁合路監軍道僉事盧安世塘報相同先是二逆走險負嵎依鄰衝突臣同按臣已切責五路道將酌定道路剋期進取密發諭帖剳付多方間誘連會點中及時牽制如期夾擊務遵明旨速擒二逆廓清巢穴一面報部外今據前因該臣看得逆賊奢崇明父子自逋入龍場狡詐百出時而糾鄰四面衝突時而入穴莫可端倪將謂有險可憑有鄰可助欲老我師乘間狂逞茲者仰仗皇威將吏謀力大兵甫入半就擒誅逆寅雖未即獲諒亦難逃天

縣令給由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綦江縣申准本縣知縣鄒昌魯關稱見年三十七
歲湖廣荆州府公安縣人由舉人萬曆四十七年十二
月內除授今職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扣該天
啓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
任滿例應給由照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
按四川監察張御史批同前事蒙批布政司查報蒙此
行准按察司守巡鹽法等道各咨牒回稱查得本官委
於前項年月日期到任歷俸考滿任內徵收錢糧隨課
清勾軍伍積貯稻穀五事實政俱已足額修舉貯穀碾
充軍餉委官查盤無異應准給由開具經獎稱職詞語
起送到臣卷查先准吏部咨爲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
治事內開今後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赴京聽撫按官
從公考覈賢否具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册差人齎
繳其稱職經薦應得誥勅命者照例請給其平常不稱
職者部院會同酌處又准吏部咨爲酌時宜陳愚見等
事內開遇有方面有司官考滿從公考覈據實直書分

別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填註考語具題給由以憑本
部議處又准都察院咨為治平要務急在保民等事內
開省直撫按遇郡縣各官考滿總將三六九年修舉過
五事實政蹟實造冊定稱職平常不稱職之差等另報
部院各等因俱題奉欽依移咨通行在卷今據前因該
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温皐謨考蹟得綦江縣知
縣鄒昌脅材諝精明操持謹凜獨力以支危難嘔心而
佐轉輸本官職業俱修考居稱職除批行令帶俸管事
任內行過事蹟徑自造冊差人齎繳五事冊揭行令咨

送部院外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吏部將知縣鄒昌脅再
加考覈酌議題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啟三年
十二月初一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恭報蘭地善後機宜疏

題為恭報蘭地情形與善後機宜仰祈聖裁以期安攘
事先是臣切責五路將吏逼進龍塲擒酋掃穴又慮酋
黨懼死負固多方曉諭令其遵旨擒酋建功贖罪去後
隨據各路道將塘報官兵大至龍塲齊入得功有差降
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擒獲僞都督李達達蔡金貴
及奢崇明妻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匱財於是親
抵戎行申嚴賞罰道經大洲江門永安永寧與詢問古
蘭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衛一帶皆膏腴地也衛雖隸

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
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
二逆逃奔境外尚未獻俘而蘭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
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為利翻以養兵為累故譚
及改流輸多蠲額但二酋造逆湄天連年血戰僅而得
之即欲仍置宣撫將與之誰人乎況永寧一塊土西自
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闌出
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遥最難照應譬如人腹心肘腋
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當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

苗無不畏法故特就中設建衛所以通血脈徒用牙錯之義殊少彈壓之威浸尋至於二逆肆惡橫行已無天日在蜀以爲土司而寬其文網在黔以爲鄰苗而置之不較陰謀既久一朝驟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此亘古未有之變也尚可因循苟且不爲長久計哉以臣之愚察之衆論咸謂當以赤水河爲界自河以東龍場一帶悉以與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設立道府與遵義建武互相犄角則呼吸相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苗保護內地計無善於此者若黔省以爲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雖曰駢枝亦無不可臣不敢侈開疆之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察人情似不得不出於此惟聽廟堂之公議皇上之酌裁耳至於二酋業已無黨無家入險逆通或日慕捨縛或遲以歲月通未可知惟黔蜀唇齒利害相依履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參將林兆鼎提兵一萬殺衝羿子猓玀等關直入大方該撫臣即留合營臣又行令總鎮李維新摻等事畢再發重兵應援外獨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匱庫藏括而又括錢糧

塘報功次疏

題爲塘報功次事天啓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鎮道報據中軍坐營將領等官塘報降將胡世孝廖應選等遵奉部院諭帖商同賊目焦崇智傅紀符國清廖受謨余六羅向宸羅用沈奇孝宋朝臣曹于海周邦臣史都者佐阿寅阿龍羅文元焦現龍謝顯貴謝君寵等於王繼宗家歃血擒酋獻功贖罪被李達達等透露崇明父子擁衆中傷衝圍而逃廖應選等生擒李達達廖應聘斬僞監軍李惟鼎楊選等生擒僞都督蔡金貴王繼宗等共擒崇明妻安氏僞總兵夜目官兒仍在捉捕等情十二月初一日又據遵義道副使侯國飛報據遊擊侯良柱報稱屢奉密策暗與王繼宗等定約大購懸賞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提兵殺入龍場鏖戰自寅至申當陣生擒首兒奢崇明僞軍師蔡金貴幷酋妻安氏斬僞將僞相首級千餘鞍馬槍刀無算其逆寅中二槍扶馬而逃符國禎亦中箭逃竄等情又據該道報准侯良柱文稱前報倉皇今親審各目供報與王繼宗面質各僞將輸服無言未獲惡目見在捉捕但奢崇明中藥箭命在須臾斬獲功次尚未盡審至於奢富奢宏走入崖下見發兵擒捉計開審明逆犯大梁國僞太上皇帝奢崇明僞皇太婆安氏僞閣老蔡金貴僞總經略李廷僞都督王承恩僞開國軍師左丞相張向極僞相府何以清徠羅頭僞封司紀正總督張伸腳阻官僞兵部尚書兼總督事法荅官僞兵部侍郎葉木官僞總兵樂烘官同日又據仁合路監軍道僉事盧安世塘報相同已經具疏續據遵義道稟稱當時倥傯止獲蔡金貴李達達等透露崇明父勳余五幷酋妻安氏等二逆中傷潛逃一時錯認誤報原未拏獲崇明等情又據各路道將塘報賊見官兵大勢進逼賊黨奉諭立功贖罪生擒逆妻安氏大頭目李達達蔡金貴等併斬李惟鼎首級來獻二逆負創奔逃莫可蹤跡臣以元兒未得於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直抵永寧監督六師申嚴賞格分別勸懲分佈各將士速進追賊外隨據總兵李維新監紀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段師文胡平表知府鄭朝棟等官塘報大兵聚集龍場探得二逆逃入水西莫得官見居六卜又據報稱避匿水頭竹中竹瓦等圌等本鎮奉本部院號令先

發援黔兵一萬責令加銜副將林兆鼎總統於十二月
十五日自龍場起身前進水西一面追捕招撫莫得殺
入大方會合黔師兵至水界羿子關苗羿守把難進矢
石亂下是夜四鼓我兵銃砲齊發殺進關內斬功千餘
跌崖死者無算據報逆寅同奢社輝母子俱在水頭一
處逃聚兆鼎當蒙王軍門重賞花紅即留大方犄角剿
營其捕逃賊其各路奉令進剿者監紀僉事盧安世督
仁合兵至黎政王世仁發加銜副將羅乾象督兵至遵
義道監紀副使侯國發監紀同知商良弼推官李必達

知州朱毅臣及黎遊陳一龍侯良柱各統大兵至於路
招降萬餘集會鄧憋官秦翼明秦拱明等逼近崖上崖
下奢富奢崇德親執手本下坡叩見投降歃血情願追
擒二逆道鎮各賞銀牌花紅勒令立限追捕具不致縱
放二逆滿綱甘結又據張令屈國忠招出者務阿翁者
夕等三十三名到鎮投見犒賞取結本鎮同各道將發
兵攻掇比洗法啓等處又報二逆於十二月十三日到
崖下聽得苗目官兒要擒兩賊建功免死逆即單騎隨

苗子二人引路入大箐要由小道逃入烏撒鎮雄此時
陳侯二將兵抵崖上集會各將協心挨捕又據二道塘
報發中峯營將官姚化民舒遐曹有才等兵追至黑苗
寨與黑苗接殺部斬苗級三十顆生擒十四名又據桑
將范繼道報稱拘出苗羿數千隨即安排自鐮刀灣九
股樹鎮西以至白崖曾臺朱昌畢節百里各各貼然取
有不致逆賊逃匿甘結又探二逆的在莫得地方匿藏
又報樊虎同逆妾馬氏胡宗祿阿弟見在鎮雄邊界母
享是實又據李總兵報稱發鄧憋官張學周雷鳴春劉
養鯤張洪烈李仁貴陳善治張得勝李仙景親丁李棲
鵬李棲鶴等兵及仁合路張奏凱王正相并羅乾象統
袁銓等圍攻水頭囤至二十二日准貴州王軍門差人
約會本鎮住劄畢節扼七星關烏撒要路使兩省會合
直攻逆巢之處二省之難旦暮可平等因又據烏撒府
差生員楊文烈報稱擒獲首惡符國禎監禁鹽倉另解
各等因塘報到臣除照明旨頒懸賞格激勵將吏併諭
逆黨但能獲賊一體陞賞仍行鎮雄追捕馬氏胡宗祿
樊虎阿弟等又令烏撒知府安效良起解符國禎到日
帶小童不知去向降民王二吐稱二逆用銀二十兩雇

照格賞叙時按臣溫皐謨慮懸賞不敷特捐公費贖銀
二千兩前來軍中犒賞鼓舞一時將吏歡騰無不爭先
該臣看得蔺境雖已廓清二逆蹤跡難定然六百里巢
穴業已蕩平二三年巨寇頓爾解散二逆羽毛既剪母
妻不顧目險窮奔苟延旦夕料惡貫之已盈而天網之
難漏矣除躬同道鎮文武率衆掩擒嚴檄各土司把截
要路擒斬報功仍酌量黜省機宜發兵應援兵數可汰
者漸行檄汰外至於投降苗目量賞花紅加銜鼓舞建
功之日准其安插復業安氏與李逵達蔡金貴等另行

獻俘外所有前項功次情形合先塘報伏乞勅下兵部
一體優叙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正月初
九日上奉　聖旨蔺巢已平逆首未獲著嚴督掩捕黜師
失利前發援兵具見急鄰還遵新旨速行應援其鼓舞
苗目安插復業等事聽便宜行該部知道

府官病休疏

題為府官病勢日篤不能供職乞賜寬宥允放回籍調
理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保寧府通判許弘
綸呈奉本部院批該保寧府知府張翼軫呈稱本職於
天啓二年十二月內奉文取赴納谿等處征剿奢賊於
天啓三年六月內偶染痰病請假回府調理經今三月
愈見衰弱動履艱難服藥罔效乞賜寬宥早放回籍由
詳奉批前聞該府病於永病於途以為霍然久矣乃今
尚纏綿耶仰安心藥餌痊可即起視事不必輕言高尚

也奉此又蒙巡按溫御史批同前事蒙批該府從軍前
與疾而返本院業聞之矣勞後稍休自當痊可況攝事
固有人也仰且杜門靜攝勿得遽萌歸念仍候撫院批
行繳蒙此遵依備關本官遵照批示調理間又准本官
關稱本職自永寧染病回府即令醫生用藥調理今近
五月之上前疾愈作實難供職乞賜轉達俯准早得生
還恩靠再造等因備關准此相應呈請合無准令知府
張翼軫回籍養病俟疾痊起用等因由詳奉批該府著
續軍前正切倚藉而屢以病請何也得無貢有逼迫之

情即仰布政司查報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林宰看得該府爲郡素有聲稱軍前儘効勞勤祇緣積勞遘恙堅動浩然之念觀其屢次告休數月臥榻則病非假託是的業已拂衣應聽歸來合無准其致仕回籍以遂調攝等因呈詳到臣卷查先准吏部咨爲循職掌陳末議以仰裨聖治事該吏科給事中袁國臣題本部覆議以後請告官員在外仍令撫按官代奏等因題奉欽依移咨通行遵照外及查本官向委赴納路營中分理監紀招安朱昌狗鑽等洞一帶苗民殫心竭力勞苦備至祇緣

督蜀疏草

宿食瘴雨之鄉遂染顛躓狂怖之疾總兵官撤兵查點本官乃使旗幟而歸臣切責回營料理而病體愈篤徑歸保寧甘坐後堂呼僧呼道建醮禳災搬演戲劇惰然若罔更可異者以遺失所栽樅竹拏納級指揮馬轂痛加鞭朴當夜死於禁中其舉動之乖戾不意至此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議照保寧府知府張冀軫夙負才名已著保障之績忽爾病躁遂恣淫虐之刑蓋二豎侵尋滿腔顛鬱即本官亦不自知者亟宜令其休致以免士民之驚疑者也惟是馬轂之死尚未申

明而本官病急業已離任亦可暫免深求俟其病痊另加酌議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將知府張冀軫准令回籍調理病痊酌量功罪補用遺下員缺另行銓補嚴限任事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正月初九日奉聖旨吏部知道

議處貪弁就便調補疏
題爲議處貪肆武弁亟調材將以固要地事蜀自搆難
以來用兵三年全不得見任各偏裨之力每遇檄調則
申報地方警信百計支吾即奉檄至於軍前無不涕泣
連洏亟求褫斥者蓋所養非所用時弊若此乃若有聞
命不赴反恣漁獵如原任建南遊擊今陞遵義黎將石
國勳者大可異焉本官奉遵義之命已幾二年屢檄之
到任輒以地方多事候代爲詞及前督臣題補周基命
而基命不赴臣乃改題黃承爵頂補前缺而本官猶不

肯赴央免官民保留及今訪之則知本官倚官爲市貪
利如蝿但知剝取以潤囊不顧剋苗而釀亂衆怨既集
法網難寬查據訪單一本官每營虛填兵士姓名冒支
餉銀魯子富營內劉耀吳之奇王高黃三胡旺王忠陸
名小高橋營內文朝等朱墩堡營內張錦等鳳山營內
陳懷恩等鎮城羅高營內袁三傑等王應孝營內王用
等松平關營內張鳳等名每季糧到全扣入已各營百
總證一小高橋半站落腰觀音等營殺死千總劉啓隆
百總羅勝擄殺男婦百餘姜州堡殺死兵目吳老八鄢

小狗高五等張官冲普龍旡石僧塔麻龍伍處殺死綁
擄人口牲畜不計其數擁兵尸位竟不救援仍捏文搪
塞捕官蕭延勳等證一每年索取倉糧五百石致使倉
官張崇佶危一珍將兵屯虛申坐兌窮軍甚至打死陳
擔保吳皮匠等李世武證一經歷祝應朝徵收商稅强
要瓜分致本官十未報五復差旗手趙拱極阻攔客哨
每客索銀三五兩不等又將脚戶監禁每駝索銀二錢
馬承玉楊瑞七證一濫擬罪贖差役酷追如生員父張
念二張祥孫昇生員兄吳紹仁鄭宗彥等全不減納其
餘龔應鳳龔應洪游穩吳正道張元功鄔小二曹恩讓
趙惟孝等苛罰動至數十兩被害人證一陳柱先名陳
國柱投都司莊安世門下白晝抄劫監生何魯家財問
擬重辟詐死漏網走入會川改名陳柱賄充中軍心腹
用事受詞虐害軍民票取行戶怨聲載道倪端并軍民
行戶證一陳客換金回滇宿馬承玉店內被聶尚文報
知即差本役鎖拏監禁指作奢酋奸細酷索黃金三十
兩馬承玉證一聞報陞遵義黎將擇期即於會川到任
索取五所下程什物旗幟等項共折銀五十兩又於都

司到仕取建昌衛銀二十四兩危孟卓陳懽證一盜賣
廢木索商人蕭太衡孫智銀一百兩紅線色段十二疋
杉板五十副文聯芳劉忠余宗義證一立會里州別濟
爲里長索謝金手鐲二根重六兩銀八十兩馬四匹虎
皮二張陳柱收余承卷董尚元證一担故抄殺熟苗者
鉄得馬一十五匹牛三十頭羊四百隻盔甲二副陳杜
收許近賢文聯芳證一差千總雷起龍將鉄厰熟苗頭
目阿得强拏監禁索取買命銀五十兩牛五十頭羊三
十隻章其智羅高證一羅銀匠告黎溪州里長白承賢

殺死人命索取承賢黃牛一十五頭馬四匹銀三十兩
又令攀紅卜苴里長刁應權索黃金三兩馬二匹孟承
彎陳雲登證一普轍讐殺張官冲苗人阿都先送四銀
蹄馬一匹銀五十兩許令抄劫回寨又送土黃花嘴馬
一匹古鞍一副陳柱過證一調土舍賢俊守城差嚴應
洪索取見面錢不遂因令千總雷起龍陳柱等集兵教
場殺牛盟誓縱兵殿辱指揮蕭延勳生員劉我賢搶掠
牛貝許雲鳳軍人張理張守恩馬會等家財被害人證
一苗人沙牛身死差千總張其智查點家財抄没牛三

十頭馬二匹甲二副銀五十兩趙惟孝萬冬生般證一
準折窮民劉于岱男劉招孫杜榮女杜氏吳可覩媳婦
馬大女等不顧部下子女槩收爲奴嚴應洪楊凌雲黎
積德證一別糯與者錄厮殺不能制服先索別糯燕色
馬一匹銀五十兩黃牛五頭後索者錄銀五兩海騙馬
一匹任其互相殘害貽累地方趙勝過證該臣會同巡
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參照得原任建南遊擊今陞
遵義參將石國勳性本昏庸材多恣肆聞新命而不赴
明是託故避難任奸役以作威惟務營私潤橐據單所

臚列贓私種種大干國典若不行提到官究明何以懲
貪橫而快公憤再照遵義參將缺已三年率以加銜帶
攝名位卑微終難彈壓況近日水寇披猖羽書接至尤
須簡用得人查得原陞補廣西永寧參將林兆鼎留征
以來握兵二年搗蕩援黔皆能輕身先入功次載在勘
案容另叙外合無加陞副總兵職銜管理遵義參將事
務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行巡
按御史將石國勳行提到官嚴加究問具奏林兆鼎加
銜副總塡補前缺管理遵義參將事務須給應得勅書

劄付行臣轉行本官馳赴遵義料理任事施行爲此具
道

辭銜疏

奏爲叨恩逾分抱病滋深乞准辭免卽賜休致以安愚
分事臣樸檄散材罷駑下品謬承軍旅之寄素乏戡定
之猷仰賴皇上威靈併各文武將吏死守血戰廓清疆
土於今二年而元兇尚爾未獲臣之不材有明效矣方
碌碌與病行間救過不暇忽於天啓四年正月十三日
閱邸報該兵部題奉聖旨是川貴搗巢解圍各官勤勞
日久功當先叙朱燮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照
舊總督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驚惶無地竊惟憫勞而
加秩固皇上之盛心量力而就列尤臣下之常分以臣
迂愚謬叨今官業已不勝過分況狗馬多病蒲柳先零
痰火眩暈日增月劇年來屢屢陳乞萬非得已今自正
月初六日感冒風寒發熱不汗奄奄床褥不能動履延
醫劉加相等診視咸謂病根已深元氣虛損非謝事靜
養決無生理臣微賤一身原不足惜但疆場重任控馭
紛紜假卧廢閣成何事體不覺拊心自痛病勢益以沉
重爲此披瀝悃誠冒昧懇請伏乞准臣辭免右都御史
職銜卽准以原官休致別選才望大臣速行交代儻自

此倖延殘喘敢忘啣結臣無任激切祈懇戰慄待命之
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伏候勑旨天啓四年二月初七
日上奉聖旨叙功加恩已有成命宜卽祇受不必辭奢
酋尚逋黔復告急還用心料理兵事以副委任該部知
道

題爲塘報功次事據監紀副使李仙品謝渭僉事劉可
訓知府鄭朝棟總兵李維新塘報據參將林兆鼎報稱
職奉令督兵至大方於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貴州王軍門委職坐鎮海子等處二十二日大方與
吾大戰將職川兵撤至大方又於二十九日又令職洗
剿海子掃清畢節一路職於天啓四年正月初三日發
牌聯結四衛良家子弟四十餘洞避難軍民萬餘初五
日職同叅遊冉世烘張倫石孟功譚正脩譚正常黃朝

臣等攻海子八擔等洞寨大戰斬苗級二百餘顆又據
坐營劉宗良攻壩上洞斬功十顆據稱二逆逃避水頭
莫得法啓正頂等固箐臣卽分道大發兵將攻洗搗拏
續據鎮道報稱先發張令至大箐卽招降比茄官兒覺
其游移果於初三日私逃水西届圖忠張仲等領兵赶
至西地安撫斬訖比茄官兒幷部苗一十二顆又於正
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止本鎮會同監紀僉事盧安世
知州朱毅臣及各路大小監紀分督各將張邦紘鄧懋
官羅乾象劉養鯤侯良柱陳一龍袁銓李棲鳳等分頭

圍洗法啓水頭莫得以翁膀等圇約定前後一齊大進
銃砲仰攻水頭大圇險關三重秦翼明鄧懋官秦拱明
張令姚化民陳善策朱一龍等剋破夾戰部斬猓獰二
十餘顆追崖跌死無數生擒猓玀二名俘獲男婦三十
名口牛馬五十隻匹又攻莫得等中二賊遺下長槍三
百有餘降民口報二逆止四人四馬苗扮逃往鎮雄等
情盧僉事一路報奉本部院嚴令撡剿明白即抵水西
擒賊依奉至遮勒竹中連日大戰斬功一百零二顆生
擒苗羿十名俘獲男婦十二名口陣獲長刀弩箭長槍

共八十二件簑衣二領盔甲絮被其十一件牛馬二十
一匹隻猪羊五隻馬鞍一副遵義道報據監紀同知商
良弼報准侯良柱部斬猓羿首級八顆生擒逆寅親伯
僞都督元帥者卧即奢崇輝僞都督崇明親枝長經歷
僞總兵奢史都僞參將矮老虎賊奴陳元等四名跟隨
崇明妻安氏繡女么妹小么妹阿三妻等七口僞丞相
張向極妻王氏僞都督王承勳妻劉氏當陣督獲逆寅
父子自披黑虎古甲一籠黑虎野豬皮古甲一籠九籠
古甲二籠金絲紫撒逆酋自掛金長刀一口金鍍銀拖
泥長刀三口銀包左揷小刀一把逆賊自騎戰馬十三
匹二龍皮韉嵌銀馬鞍一副陣獲槍弩
七件又據監紀推官李必達報准陳一龍督部將王尚
明等連日依會令哨攻圇大戰部斬猓玀苗羿三百一
十五顆長刀標槍器械三十二件馬五匹戴來鳳督鍾
成器奉令招出水西僞侍郎羅擢魁宋之臣焦林等六
千餘戶驗明安揷河梁莊又據遵義道報將降將王繼
宗扶國清等八名家口降民二萬餘名口安揷近地二
月初三日據李總兵塘報奉臣紙牌仰職即查十日以
來官兵所司何事曾否掃清畢節羿子一帶約會黔中
夾攻火著擒酋明白以便減兵省食分布固守善後等
因本職過河後再於正月二十四日發張令鄧懋官劉
宗良秦翼明李仙德等各統兵前去客仲卧魚河料官
崖羿子等關一帶擒撡二酋仍諭各將如黔兵在大方
即去會合夾攻完局若已退去即爪探明白仍轉聽令
據張令等擒獲西賊苗目阿么到職審據降苗報稱黔
兵已退大方衆議黔兵既已退去糧米不便難以深入
撤兵回營聽令據此本職復回馬鈴諭令朱一龍周良

材李効忠等各率所部官兵把守河口又於二十八日分發張令同秦遵標楫等營官兵由谿厰出層臺至畢節與胡僉事林范二將會合俟有情形再報各等因塘報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大兵撦洗囤等已出水西界上該臣矣而二忽甚遠無蹤且大方之師既已撤退蜀兵亦不能再過畢節除將崇輝等及甲馬刀鞍發按察司聽候獻俘二賊臣已張示懸賞烏鎮水西軍苗嚴拏其斬獲之功俱候另叙外理合塘報伏乞勑下兵部案候一體叙錄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二月初七日上奉聖旨

題爲塘報功次事臣准黔撫移咨煩發李總兵至畢節分發張令同秦遵標楫等營官兵由谿厰出層臺至畢節與胡僉事林范二將會合俟有情形再報各等因塘報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大兵撦洗囤等已出水西界上酉與黔夾攻業已咨復去後天啓四年二月十九日據監紀前使謝渭僉事劉可訓總兵李維新塘報正月二十四日分令叅將張邦紘守馬鈴盧僉事同羅乾象守鄢渡本鎮親督各將過赤水駐師層臺會同僉事胡平表集議西目普窩阿體俱是水西大頭目各統苗萬餘若不剿除必爲我兵後患即發叅將范繼道林兆鼎秦翼明各督所部兵殺至畢節時普窩率苗正打南山洞將應襲劉相等數百人煙烽將死聞大兵銃砲解圍逃回二十六日分路攻打普窩大囤范繼道部下發中軍周繼先等攻南山小路楊時芳等進水田壩陳世本等進得勝堡胡僉事監本部兵從前路攻上林兆鼎督經歷張萬該雷安邦等出木犀關觀音橋包截五路奮勇圍打兩日范繼道部下斬功六十一顆牛馬十四隻匹將新舊衙門五十餘寨盡行燒燬明可道等斬普窩大頭目罵色夜扶阿里扶者等八名生擒大目卜目邛遮

二童者黑其意古俱解胡僉事斬訖二月初二日林范二將攻打阿體羅尚文生擒猓賊一名鞍馬一副斬功五十一顆追至烏撒界內抵朱昌洞大壩左所老塘黑張等洞彼住苗民何官劉華等軍屯俱來投見諭以朝廷恩威無不感服秦翼明督郭起杜等攻雞厥孫家舖海子共斬功二十八顆生擒一名林兆鼎自正月二十六日起至二月初四日止攻普窩阿體二洞及阿五寨架納海子哨等處共斬功一百四十一顆刀槍標弩挨牌三十四件生擒男婦六名口牛馬二隻匹胡僉事會

合諸將議黔中音信不至又經深入三日之程糧餉難運初五日議留偏將陳士鳳朱三鳳揀兵四百餘名坐鎮海子聯各洞寨把截水西要道胡僉事同秦翼明張令先行林范二將斷後從小路殺回苗猓於層臺小道及閻王扁阻截范繼道兵陣斬六十一顆馬九匹又至五里溪後槽斬功六十一顆馬十二匹生擒六名得獲弩槍十七件陣獲尋甸府通判關防一顆摩尼所百戶印一顆俱全軍徐徐撤回赤水本鑓責令衆將各照信地把截理合塘報各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大兵發過畢

節直抵烏撒海子攻破二囤斬功纍纍第我兵深入而黔信不通久頓乏糧只得全軍而返除功次行監紀道紀錄印信類報解獻外理合塘報伏乞勑下兵部案候一體查叙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奉聖旨

黔師失利疏

題爲震都可虞固圉無措伏乞聖明速集廷議酌處兵
食以救阽危事臣自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發黎將
林兆鼎領偏裨陳善策周良材冉世烘仇可陟譚正脩
等統兵一萬殺透斑子溪羅旺得等關逕抵大方投見
黔省撫臣王三善當蒙重賞命爲前部本月二十九日
奉發洗通畢節等處天啓四年正月初五日行至海子
攻打八擔寨塘報斬功百級臣入永寧分發大兵掃清
各囤箐間准黔撫移咨乞發李總兵速至畢節兩下夾

攻擒酋完局等因准此隨發總兵李維新會同胡平表
督兵二萬仍督同林兆鼎范繼道等直進畢節二次咨
覆各將屢報獲功有差臣目擊蘭地業已廓清援黔已
無餘力適叙瀘副使李仙品已承新命檄取安綿副使
謝渭恊同僉事劉可訓知府鄭朝棟等官分頭大張告
示安置降苗乘時務農仍將生儒耆民犒賞鼓勵人心
懽然俱來復業林兆鼎又護送副使張起鶚至於永城

撤烏蒙苗衆邀截失利黔危岌岌事在然眉遵義比鄰
亟應調取應援合咨貴部院煩檄遵義道速發精兵萬
餘名選能將督領星馳前來應援事切同舟毋分畛域
目擊倒懸以日爲歲同日又據遵義道塘報紛紛不一
俱稱失利情真等因到臣爲照黔撫屢戰大捷直入大
方水西已有垂滅之勢惟是狡酋僞爲聽撫以老我師
其實四面埋伏邀阻歸路官兵苦戰乏糧其氣自沮雖
經移會協攻乃黔師已於初三日徑從西溪撤退獰鬼
鑑起道路隔斷蜀兵在畢節聲息不通無可爲計今准

前咨除一面飛檄大將李維新等兵相機撤退即刻差
官馳赴遵義發監紀副使侯國督統遵桐見在官兵陳
一龍戴來鳳鄧朝用趙文進等及一切偏裨揀選一萬
應援外隨於二月十三日據總兵李維新胡僉事等塘
報官兵前進畢節頗有斬獲黔兵八離大方無憑會合
只得全師而歸等因該臣看得蘭土雖已廓清二逆尚
無蹤影本擬草結一局用購擒酋而不意黔省大兵頓
爾失利犬羊狂逞風鶴皆驚豈惟震鄰業且剝膚蜀中
無米爲炊已經二年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如臣庸愚更

查黎貪穢有司疏

題爲查黎貪穢有司以奠生民事切照蜀中二逆未縛戎馬在郊五材並用誰能去兵維是撫恤瘡痍煇煦疾苦使僅存皮骨之民無意外摧剝之痛則維是二三有司守法奉公安靜不擾庶幾可爲閭閻覓旦夕之命而不意尚有因公濟私嗜利無厭藐功令爲虛文漫不自愛查訪既的誼難隱默謹會恕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爲皇上陳之訪得夔州府通判李心得疎闇庸才斗筲小器任群奸爲心腹每事輒有叢神以掊尅作生涯覓利已無遺孔查據单開一本官聽吏書孫承卿等稟稱乘楚缺鹽興販營利効勞即給銀一百二十兩硃票封買私鹽四百包用紅船張旗假送公子撥夫運送湖廣彝陵等處發賣每百包賣銀四百兩共一千六百兩孫承卿并夫頭龐賽山船夫黃仰台證一署府事時有市民魏上林余澤等興販小鹽四百六十五包本官出票每包追取常例一兩各犯不服本官怒掣回原票盡將前銀入官令站夫民兵梢夫各具領狀照市價坐算工食徑於府庫驛傳銀內扣銀九百兩入已庫吏張孜

書手李啓蛟站夫彭友愛等證一客民吳厥生興販私
鹽越關事犯本官得銀一百兩并鹽一載徑將本犯釋
放其鹽給馬戶陳禮涂時太龐桂山等坐扣工食剋去
驛傳銀二百兩陳禮等證一經管鹽茶每鹽一引除正
稅外索商銀一錢每年約引二千有奇得銀二百餘兩
每茶一道除正稅外每道索銀五釐每年約過茶二萬
餘道得銀二百餘兩三載二項共得銀一千餘兩鹽茶
行陳登雲并號簿證一奉文委收銅鉛錫杉板四項稅
銀驗有嘉眉叙府票者加半徵收無者加倍徵收有稅

外仍罰百餘兩者又將一應貨船盡行阻留追上紅錢
或五兩或三兩縱令家僮周道同積猾譚可學呂講謝
永年等下河邏驗自九月內起至十二月止得過稅外
勒索銀一千三百兩有奇李喬等并私收號簿證一署
府印時有新進生員張安因業師劉登芳索求謝禮敵
手殴死劉登宏告府安父張雲達屬吏劉紀將赤金二
十八兩銀一百五十兩私送本官批法主和通學共憤
過銀吏并原告證一隨廳民兵原額六十名阜快十三
名本官聽吏譚可學言將在市富民招充合役優免諸

差每名受酒價四兩共得銀二百九十餘兩收銀吏譚
可學合役王仲時朱榮等證一署本府奉節縣印務通
同收銀吏張廷諭將應解本省抵兌驛傳銀六百兩剋
二百四十兩止將三百六十兩易換銅錢六百弔行票
發縣兌給馬戶方天眷陳鵠等實廷諭銀四兩楊茂年
陳繼業并馬戶方天眷等證一奉節縣庫吏楊茂年侵
欺半裁搶餉共五百八十餘兩乘知縣張之仁革職本
官委署縣印茂年將銀一百五十兩金髻一頂重二兩
四錢古畫四軸託吏譚可學賄屬本官不行接印挾制

張知縣代賠滿數方纔臨縣曾守約江樑證一薛遊擊
在夔駐劄用銀五十兩買腹吏譚可學庫吏楊茂年通
稟本官稱兵無糧求借銀一千兩本官徑將府庫民糧
六百兩縣庫裁省公費并茶馬罪銀四百兩私自借給
後遊擊回籍一一補明本官復聽可學等將銀侵剋入
已瞞詳司道開銷李起蛟梅應壽證一萬縣雲陽奉節
三縣每年應上本府太平倉米共計二千一百餘石本
官每石追扣餘米樣米耗米簟席米一斗每石折銀五
錢每年得銀一百零五兩除本年攷解軍餉外自萬曆

四十八年起至天啓二年止計銀三百二十餘兩倉書劉芳名解戶周之鳳等證一重慶商人戴查耳淮簿十七弔夾帶皇木二十餘根令工房吏胡拱北索上銀六十兩罪銀十兩八錢方將前木二根報官餘給主一委署達州印務陝西鹽商蘇敬販鹽至州發賣假以洗補鹽票監罰銀二百兩止完一百兩使六十兩放出一查經紀宅中元與鹽商通同作弊將伊子寃來賓酷夾監追銀一百五十兩止完八十兩中元無措投河方已一本官討京債客至州用圖書帖與州民李南廷熊以澤

謝南實劉時愛唐蛟等二十餘名每名借銀一百兩或送五十兩或二三十兩不等一王世英與王世奇因爭產業家財告赴本官世奇係監生送銀二百兩世英係生員送五十兩盡將祖產斷與世奇一生員黎芳聲被廩生呂諧鳴之害將諧鳴欺姦兒婦十惡等情揭赴本官將狀揭與直堂吏書張雷甫王愛倫私送與呂諧鳴得銀二百兩未行一操練民操二兵藉以汰革老弱每名索紅錢一兩五錢計百餘名一聽差頭文何龍黃奇稟清理城河馬道拆民房五百餘間每間罰銀三兩六錢塘堰計七十餘口一倚捕受詞本官多不坐堂全憑吏蘇時遇收進票拘不論曲直任意罰贖致民間

有啞鹿之稱三年約贖千兩蘇時遇并詞訟簿可審一署府將久貯庫銀四封共二百兩假充公費私盜入已庫書朱朝卿李啓蛟等可審一署府支放傳銀每百兩扣剋二十兩兌支各縣每百兩先上二十兩支兌共銀八千六十七兩共扣銀一千六百一十二兩兵房尹三聘熊起先幷各夫馬可審一署府打造軍器將庫貯銅一千三百斤幷倭鉛共造錢二十餘萬文費用又於各州縣取解物料或折價後於庫貯錢糧內又開銷一百四十九兩零盧月入已工房吏李良楚百戶王德修可

審一因兵變假以盤詰奸細將過往船隻稽留每船索
銀一兩方放兩年共得銀千餘兩巡江吏兵蘇時遇季
可貴等可審一水漲流下大木二根值銀五百兩鋸為
材板裝賣荆州黃寶可審一童生黃潞因家丁自縊屍
親具告生死不明得潞銀四十兩謝永年過送黃潞可
審一署達州徵收錢糧每兩加二折封時每百兩先兌
去羨銀二十兩方纔會封如少收頭賠補元年收頭李
會元等可審一署奉節開徵錢糧每兩加二徵收得耗
三百餘兩一署奉節奉文置造衣甲票取布戶李喬余

學詩等布疋淨花等該價銀一百二十兩止給銅錢七
十弔值時價四十二兩後開銷庫銀二百兩於內貿銀
一百五十八兩各行戶梁之德等證一署奉節支給夫
馬工食每銀一兩止發銅錢一千文每錢一千值銀六
錢共發銀一百五十兩就中得銀六十兩夫馬戶龐桂
山陳禮等證一署雲陽縣印開徵每兩加三民間鼓噪
無人上納後應吏譚自善稟過方纔加一徵收共收銀
四千兩得羨銀四百兩以致百姓有賣官之語二年收
頭劉正富等證一署雲陽聞新官李知縣將到將本縣

富家應納錢糧盡兌與各役工食分
三錢共兌銀七百餘兩得銀二百一十餘兩庫吏譚希
禹可審一署雲陽因本府駁問賊情鍾良等一起得良
銀一百五十兩魏太過證一署雲陽出示僉報天啓三
年分馬戶無分有力無力於額外多報二十名每名貼
釋放銀六兩共得銀一百二十兩馬戶李通等過證一
署雲陽親赴雲安場查追鹽課清箅盬竈一百二十口
每竈索紅銀三兩共得銀三百六十兩竈戶單應舉證
此一臣者屢經委署總張棨肆之聲倚辦軍需盡為乾

沒之計防閑疎縱議論沸騰應照貪例革職為民仍行
提問追贓正法者也又訪得大邑縣知縣翁九陞性本
粗豪事每虛誕徵收惟索火耗罔念脂膏宣淫頗著穢
聲全無檢押查據訪單一本官收糧不用櫃頭任憑衙
役王相子楊立敬嚴上欽文全等在庫秤收每兩明加
一錢三分各役仍有加索及查盤官將至方喚鄉民暫
頂收頭聽查仍將櫃內所收銀未及拆封者用布袋收
寄入庫止將數十封或換原封或改銀數輕重參差不
等其工於罔上類如此里排林雲華劉聘通等證一本

官審比排年花戶一名不到罰紙一刀折銀一兩七鄉共罰紙七百刀其間理詞訟不分曲直槩罰罪贖致民間遍貼歌謠云原告捨著被告哭你我都是三兩六莫道干證無相干箇箇都是一兩三齊心休去老翁告忍氣回家守田園楊承應魯可舉等證一本官日用布帛薪米魚肉一應物料俱用票濫取并不給價又加之差役需索方行收入指稱交際索取芽茶差腹阜徐應祥白忠等往霧中山中聖庵等處取過芽茶五百餘斤毫不給價差楊三才取虎皮十張索騙無厭猥戶將三才

打死止拘趙吉成等罰銀五十餘兩放免行戶高文玉田可愼庵僧常佑差阜陳子新等證一本官因奢酋兵變避居門子李承俸東莊與其妻及其父之妻妾姦淫賊退後令移居縣衙之後止隔一牆又將牆推倒引入衙內戀姦不絕惹得其母楊梅毒瘡又傳染承俸之妻互相纏綿本官瘡甚託言癩毒六房吏書人等斂金祈禳闔縣笑傳證一本官散給夫馬工食夫四十名每名扣銀六錢馬戶二十名每名扣銀二兩禁子舖渡看司等項工食全不給散有禁子上司訴狀本官拏回每人

打四十止給一兩八錢夫頭蔣貴芳馬戶柒奉全應神等證一本縣民兵及白役共三百餘名本官每名派取穀一石充作秋冬二季贖穀又稱接取家眷各役并夫馬派取四十兩幫貼葉奉馬德等證一本官報農民通縣共一百四十名每名索銀一兩免納自願上者止二三名報大造黃冊書手共四十二名每名索過堂紙一刀折銀一兩魯可舉王全等證一鄉民常燦納糧銀少羨銀六分罰穀二十四石闔縣股栗羨耗愈多黃冊書手劉朝勝等九人飛糧作弊告發止各罰銀三兩六錢

任其混亂通縣受害劉上書文全等證一土豪僞可應打死陳二問擬抵償送銀八十兩力為辯脫土豪張聯芳活埋胡恆送銀一百兩求解脫罪強盜窩主余守益送銀七十兩許為脫罪縣民劉愷劉烜為抱養劉吉法繼嗣爭訟送銀二十兩潞紬二疋俱門子李承俸差頭馬成龍劉成化管庫王洪祿過送證土豪張朝用謀死廖迎舟活生倒埋姦占伊妻陳氏倚子張文薦為本官腹書賄進銀二百兩竟行遮護今兩道駁行邛州檢審一本縣民尚四為爭水打死賈科月檢驗傷眞托李承

侄父李三聘送銀五十兩又送舅爺李文攢綵四疋紋
銀二十兩止斷給埋葬歷服了事縣民傅瑤爲討債毆
死趙心蔺已行檢驗賄托腹役王相子舉可舉蕭應舉
送銀一百兩聽買和免審此一官者外貌殊覺可觀初
政亦博虛譽惟是計營阿堵遂任羣小以縱橫事好爾
縫未免蹴跡之敗露衆口交謫亟非寃所當照不謹
例冠帶閑住者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上請如果
臣等所言不謬將通判李心得照貢例革職爲民仍行
巡按御史提究追贓正法知縣翁九陛照不謹例冠帶

閑住遺下員缺急爲銓補嚴限前來任事庶貪邪知警
而於遐陬荒徼不無補益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啟
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奉　聖旨

申明誤報擒兇疏

題爲候報擒兇謹再申明乞賜重褫以懲愚妄事天啓
三年十二月初一日據監紀遵義道副使侯國報爲仰
仗天威當陣擒獲元兇得收全捷事內開據遊擊加銜
副總侯世報稱本職率行間諜與爲總兵王繼宗等
先行定約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殺入龍場鏖戰自寅至
申當陣生擒元兇奢崇明僞軍師蔡金貴併逆婦賊屬
斬僞丞相僞都督賊首千餘鞍馬槍刀無算其逆寅中
二槍扶馬而逃等情到臣同日又據該道塘報據侯良

柱文云前報倉皇今親審各目供報與王繼宗面質各
僞將輸服無言計開審明逆犯大梁國僞太上皇帝奢
崇明僞皇太婆安氏併僞都督李遠達等臚列甚明臣
遂據以具疏於十二月初二日差承差余彭龍齎報訖
至初五日忽據總鎮李維新揭稱奢崇明已被創遁去
遵義所報未真等語又據該道報據侯良柱塘報彼時
當陣馬上接王繼宗報已挈獲崇明夫婦及諸惡目甲
職心喜神狂即刻飛報今查尚有可疑各等情到臣當
差役飛追前疏去後隨據各路解到各犯臣一一面審

如崇明妻安氏已死懸屍城外各降民無不識以爲真
及審所誤稱崇明者乃崇明堂兄奢崇輝面貌兇獰亦
略相似其實非也頃奉明旨下部臣跼地蹐天舉止莫
措雖良柱誤該道該道誤臣而臣不詳察遽涸天聽臣
之罪更大矣除侯良柱臣已行按察司查究一面責令
戴罪擒賊外副使侯國借手信傳法應併治至於臣臨
戎二載未展寸籌元兇既殛倖脫奏報又復失真業犯
明章何所逃罪伏乞勑下兵部覆議上請將副使侯國
遊擊侯良柱併議究處將臣速賜重褫以爲虛妄不實
者戒庶賞罰明而法紀肅矣臣無任恐懼隕越待命之
至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奉
聖旨

勘明失陷縣令疏

題爲勘明失陷縣令論功示懲以明國法事據兵巡下
川南道參政王世仁呈奉臣紙牌催勘珙縣知縣鍾兆
麟原任長寧縣署印主簿沈維翰失陷情罪作速勘明
以憑具覆奉此已經轉行叙州府查勘間隨據鍾知縣
呈稱珙縣與永寧最近自天啓元年九月奢賊發難錢
任二土官占據長寧王抹賽統苗衝珙卑職督千總李
一山率衆拒戰斬獲苗目華之林等三十八級報功在
卷困守六箇月及崇明父子成都敗回糾兵數萬併命

復逞二年四月初一日五路攻縣兵單糧乏難支家人
鍾以福鍾以祿殺賊陣亡卑職幸護印而出初四日職
督兵往衝建武歸身待罪五月二十日奉文統兵恢復
珙縣即管運糧米贖罪不敢辭勞當此奢賊猖獗之時
卑職萬死一生往來殺敵止存氣魄今蒙行提伏乞憫
念微勞備達寬宥等情該本府知府劉澤大看得珙縣
地逼賊巢危如累卵逆酋以元年發難縣城失陷於二
年四月初旬守閱六月戰經幾場賊燄乍張猶多斬級
賊鋒大舉家人陣亡其護印走出奉文應援恢復之勞

已多而運餉建武日涉崎嶇其轉輸之力獨苦本官雖
在顛沛之時百姓羣然依之簽仕一年遭此異變即今
蒙頭荆棘身傍虎狼該縣止本官一人勞苦可知也似
有可原等因呈詳院道外又據珙縣通鄉士民傅有高
甘綏林等連名訴爲保舉廉能以靖地方事竊照珙縣
當蕳鎮之衝脣齒相連元年九月內逆酋發難全賴鍾
知縣募兵堵截斬獲多功不意二年四月初一日賊攻
本縣縣官督兵力戰勢不能支縣城失守家人陣亡五
月內統兵恢復本官獨力防守沿鄉招集兵勇把截堵

殺捐資雇募船夫轉運餉米建武接濟軍需招撫流離
前後督兵接戰獲功七十餘顆但本縣以十室之邑當
兩逆之衝全藉安攘撫綏之吏今蒙提勘伏乞軫念縣
城爲墟防守正急俯賜備達緣情寬宥等情赴府天啓
三年四月內奉本部院批據鍾知縣呈爲懇乞俯恤邊
吏艱苦原情甦豁以冀後效事奉批珙縣設在賊衝初
犯三次本官皆能堅守最後奮崇明五路之衆勢豈能
抵律以失守誠不能辭而情固甚可原也仰府行令本

官暫回縣管事候具題行繳奉此又蒙前按院張御史
批該本道呈珙縣知縣鍾兆麟等失陷城池照詳蒙批
各官既在行間討賊陷城之罪姑待事平之日另詳議
奪可也繳等因批道案仰該府即便行令鍾知縣遵照
候事平之日另議蒙此俱經行令遵照訖續據該縣報
稱回縣親至洞寨招撫八鄉流離在城鄉衰有智等一
百七十家山路鄉曾俸雲等一百九十五家水路鄉彭
孝等六十家波浪鄉上羅計下羅計落幹鄉岸鄉張勤
等二百二十餘家各回耕業等因册報到府又該本府
看得知縣鍾兆麟自元年九月守至二年四月始之王

抹賽統賊脅降本官既能驅市人以斬巨魁繼而華之
林窺伺虛實本官又能覺察剪其逆萌自謂狂鋒已摧
彈丸可守尚以二千之衆救援洞底恢復長寧俘斬三
十八級及奢賊潰圍回巢大張報復率數萬之賊五路
來攻鍾知縣不度勢量力陳師犄頭坎以拒之柰衆寡
不敵百總胡萬益家人鍾以福鍾以祿臨陣被殺而珙
縣遂陷本官之不能嬰城死守也失於背城一戰非失
於望風奔竄也況不匝月而恢復故疆無論崎嶇督餉
之勞旋定安集之苦後功固可自贖即其守經七月衝

犯三次皆能極力堵殺前功亦足追論矣況士民戀戀不捨嗷嗷代本官稱寃功過原可相準一告豈可掩功查勘已真當爲昭釋等因到道據此該本道王右參政看得珙縣切近賊巢原無守備額奢兵於元年九月入犯而該縣於次年四月失守是時本道在敘目擊其倉皇窮蹙勢不能支無柰我兵微食盡力不能顧也知縣鍾兆麟前此已多堵禦之功後此又有恢復之績二奴之陣亡可憫百姓之雲集堪稱不惟宜以情原似亦當以功準者也等因呈詳到臣案照先准吏部咨爲直糾

失陷城池官員以彰國法事該本部覆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題前事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爲照有備無患卽在平時猶宜繕卒乘修器具於以寇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自奢苟發難距今七八月矣使其築城鑿池聚兵治器先聲足以奪人臨難敢於致死何至賊甫出巢民各奔命長寧旣復而再陷如署印主簿沈維翰其人哉又胡至相繼淪没如知縣鍾兆麟其人哉卽其斗大孤城難當薦食之封豕而星散一旅誰遺解兌之人心相習成風惟逃是計如江安之再陷知縣陳達道已尤而效之矣若不懲前曷以警後旣經按臣論劾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署長寧縣主簿今陞經歷沈維翰珙縣知縣鍾兆麟江安縣知縣陳達道行彼處撫按拏問分別究治定限次年正月終具奏回銷遣下員缺另行銓補本部仍移撫按衙門遵照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又准刑部咨爲逃臣所在見告天威不伸非法伏乞聖明大奮乾斷亟正逃刑以儆人心以安宗社事該廣西道監察御史王遠宜題四川值奢變長寧再陷經歷沈維翰逃矣珙縣知縣鍾兆麟逃矣

安酋之變貴州湄潭知縣儲至謀巽安知縣時化各逃情罪等因緣由奉聖旨這各官失守逃奔法難輕貸都著行與該省撫按官嚴提究問正罪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各移咨到臣隨經備行該道行提查勘去後續據該道詳請地方需人甚急應令各官戴罪立功事平另議由詳准前按臣會帖批行責令軍前立功外又據分守下川南道詳報原任宜賓縣主簿報陞神武衛署長寧縣印經歷沈維翰既復城池隨兵追賊得功有據沿鄉招撫把截堵殺買穀窮崖運米於蠻烟瘴雨極苦

備嘗攻破永寧本官肩理老君營收支糧餉多受暑毒
染成重疾於天啓三年八月二十日身故據此又查原
任江安縣知縣陳達道歷有恢復擒斬首惡多級仍於
軍前討賊有功臣已會同按臣查勘明白會疏議陞遵
義府推官員缺具題奉旨下部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議照得城守失陷國典維
嚴但棄之不守與戰敗而走情罪又覺不同琪縣知縣
鍾兆麟以天啓元年八月履任九月搆難當逆焰初張
鄰封被陷之日尚能斬馘立威固守半載原與望風奔

潰者相去霄壤至二年四月賊以數萬衆五路齊攻本
官不揣單弱率兵血戰將官既沒二僕被殲本官計盡
無復護印逃出臣隨將本官繫逮塘報訖當據道鎮各
官因琪縣無官恐軍民逃散力請戴罪暫管縣事本官
即同大將楊愈懋領兵於五月二十日恢復縣治仍招
撫流離督理糧運長建二路兵得宿飽本官之功果浮
於過應合準抵但議功而不論罪非法之平今准按臣
移會鍾知縣任淺遇變議將本官降俸一級仍留任事
弟查琪縣已推有知縣戴之一議留不便查比鄰慶符
縣雖補有知縣牟登元一向未任在籍值艱合無將本
官降俸就近調補慶符縣仍於軍前效用庶功過相準
懲勸不偏士民既快攀轅之思而地方亦收得人之用
矣相應具題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覆請將鍾兆麟
降俸一級填補慶符縣員缺候事寧之日敘功議復至
於江安知縣陳達道業經勘明功浮於罪擬陞遵義府
推官具題下部合候併覆原任主簿報陞神[illegible]歷
沈維翰已在軍前物故無容再議理合一併題請[illegible]
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上[illegible]

少師朱襄敎公督蜀疏草卷之
欽差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鄖襄四府陝西漢中一
府軍務策應緩急督理糧餉兼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
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朱燮元謹題爲廓
清蕃土生擒逆黨得獲印信夸器循例解獻以彰天討
事蕃酋作逆經今三載解圍復渝已經俘獻外詷後賊
倘藉鄰夸恣肆跳梁東衝西突日無寧晷仰藉皇上威

靈閣部等壽畫文武諸將吏鼓勉從事業已攻取永寧掃
清巢穴散各夸合縱之勢開洪兟未取之區蓋撻伐克
媲於中興而展闢有光於前烈矣自天啓二年九月至
天啓四年二月陸續據監軍紀功參政閔夢得吳國仕
王世仁副使李仙品徐如珂謝渭侯國僉事劉可訓段
師文胡平表盧安世知府鄭朝棟總兵李維新各塘報
據參將林兆鼎范繼道秦翼明羅乾象劉養鯤秦拱明
鄧懋官張邦紘侯良柱守備李必茂等大小血戰百有
餘場當陣生擒僞都督元帥崇明親枝堂兄奢崇輝奢

史都長經歷矮老虎崇明妻安氏僞經畧李達達蔡金
貴妖首張尚義等斬獲水西僞大都督曾仲賢等首級
及永寧宣撫司與各衛所印信幷違制夸衣甲器物僞
造印信關防前來俱發按察司監收覆驗審明開報到
臣該臣會同巡撫湖廣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薛貞巡撫陝西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居相
提督軍務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復一查看
得各犯或係親枝瓜牙或係四外亡命糾連搆煽共創
僭元改號之謀屠戮焚燒不顧血海骸丘之慘罪在不
赦法當俘獻若候擒獲二酋併解多至疲死何以正法
除汪澤遠王有貴駱文奇等一十七名俱係僞授總副
蔡遊等逆犯與酋之綉女么妹賊婦王氏等八口逆犯
張彤母女幼子途遥難以盡解檄行司道再加覆審就
近正法發落各據申報監故曾謨七等一百八名俱徑
行戮屍懸示外崇明嫡妻安氏堂兄奢崇輝俱於解到
三日前後相繼身故查安氏苦勸夫子保全多命既被
剏死合免起解至崇輝曾授僞都督逆寅呼爲皇伯圍
城殺人罪大惡極今雖速斃仍窓剉屍梟首傳示九邊

以爲不忠者律所有生擒崇明親枝僞都督僞經畧軍
師元帥僞總兵奢史都長經歷李遠達等二十五名如
法肘鎖差叙州府同知翟文簡守備武聲華指揮魯希
聖加銜守備百戶蔣繼祖押解闕下及將得獲印信刀
甲等器鞍轡僞印等物固封併交本官隨本進繳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其器械印信并僞印僞勅曆日劄付等
件付內庫交收奢史都長經歷李遠達等行法司會審
覆請正法汪澤遠等容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會
審就近發落徑自具奏其西目魯仲賢羅奇蘭賊夏景

雲章守謂等首級仍應剉碎用示反叛之戒爲此具本
開坐謹題請旨

計開

一逆首至親心腹首惡三名

奢史都係崇明親枝授僞總兵酋每出兵本
犯必前鋒拒敵殺人如麻業經生擒自應
正法

長經歷苗名阿枝係崇明新枝授僞都督酋
方敢遁尤爲代出死力撲殺官兵惡甚豺

狼律應碎磔

矮老虎宣撫司人與阿枝同惡相濟嗜殺不
休酋之貼身羽翼也

一投賊助逆授僞都督經略元帥四名

李遠達又名李達原名鄧漢傑係江津縣生
員被黜投充漢把先因撥置土司爭襲繫
獄一十三年後被倖脫即投奢酋代爲盡
力窺寅逆謀獻封刀反計加封僞經畧及
敗走龍場結連水西時出時沒皆本犯之
應正凌遲之法

蔡金貴係仁懷縣人播平授冠帶把總見酋
叛亂捐本縣原是苗地投獻與酋僞授
中軍都督之職屠戮生命不啻刈草及王
繼宗等舉事又復傳信二酋致令走脫罪
大惡極宜正典刑

王承勳係宣撫司人即王承恩旌首拜爲僞都

督與二酋貼身用事所過殘滅酋號虎癡
其兇可見
周邦大係湖廣興國州人假官擬辟具訴領
兵至資縣唐明渡首先降賊綁縛縣官攻
圍省城敗歸永寧授僞總兵晝夜晝策作
賊先鋒允稱大逆宜加上刑
一白蓮妖首僞軍師一名
張尚義即劉明選係羅江縣學生員以白蓮
妖術煽惑三巴僞號僭元糾合萬餘衆攻
圍綿州當爲官兵殺敗逃至永寧更名李
天樞投酋父子獻龍華國寶印一顆授僞
軍師誘攻省城登壇演法官兵攻永當陣
生擒三川素受其毒萬磔庶酬其辜
一賊心腹謀士領兵僞將一十七名
徐應龍係瀘州人授僞叅將當二賊圍省時
把守龍泉隘口代爲轉輸姦淫殺掠不可
枚舉敗後每陣當先官兵攻永追獲萬衆
切齒寸斬爲快

許添祿係永寧中所軍隨破重慶入攻省城
授僞副總兵其屠戮生靈慘不可言且與
奢寅時刻相隨惡黨爲最
何天錫係永寧人附賊謀反封爲氣脉僞職
樊龍張彤之變二逆差本犯入渝授以密
計遂因而舉事在永一切府事皆由掌握
殺人如戲二逆傾心任之此賊之心腹也
羅亮洪係永寧長官應襲生員首先投附奢
寅統兵攻破富順即繼孟若愚坐鎮焚劫

極慘

羅友才係永寧人同酋謀反授僞遊擊首先
攘臂攻破瀘州殺人無忌萬家宅舍一火
無餘自應論死以謝衆冤

吳新係永寧人與崇明管班一應塘報諭帖
及發奸細探聽等事皆出其手

劉文係合江縣人酋所募援遼千總同樊龍
反叛屢在重慶解金銀回永寧授僞叅將
每陣當先賊之心腹也

錢萬選係富順縣人久住永寧鹽客投賊授
僞叅將攻劫州縣無處不到

張興係宣撫司人崇明心腹管班總頭通城
切商法網難逃

羅奇舟係永寧內四里人專管奢賊鄒家山
唐帽領二處兵馬又隨攻打瀘納等處放
火劫財罪重莫宥

胡宗榮係宣撫司人賊之衝鋒民之獍獍天
網不漏碎磔何辭

田有金係赤木驛驛吏授僞總兵二逆收歸
誅求苛斂本犯又投奢富作旗鼓攻省劫
州縣擄掠婦女無算轉賣鎮雄流毒頗多
按法難宥

孔聞過即孔文谷係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
慣在永寧貿易附賊謀逆授僞兵科給事
中每作書啓通各苗借兵時進密計爲賊
心腹

羅文友即大老虎係長寧縣人本犯猖獗異
常搏噬無厭獨擅老虎之號允爲佐賊之
魁

漆應係永寧衛前所軍僞授叅將爲賊死士
一酋至親僞都督元帥首級一顆

奢崇輝酋名者卧係崇明親堂兄酋謀叛全
恃本犯之勇初圍省城再戰江門石子九
枝每陣當先血戰奢寅呼爲皇伯虎將授
僞都督元帥及酋敗遁而崇輝猶挺刃力
拒我師被戮者六人當陣生擒

一水西大頭目首級二顆

魯仲賢係水西人授僞都督大元帥聞奢寅父子兵敗即糾合莫得普窩等統兵數萬直衝官莊進蘭州於天啓三年五月十三日羅乾象督兵鏖戰三晝夜陣斬此水西第一大頭目

羅奇係水西僞總兵同仲賢統兵援蘭至中莊被羅乾象率偏將譚懋勳譚大孝等併力大戰陣斬其首本犯亦西目巨惡也

一黨賊授僞軍師監軍總兵等首級共六顆

夏景雲係永寧衛生員僞拜大將夏永忠之子僞授總監軍道初則住劄資縣殺掠甚於虎狼繼則每陣監督奸狡同於鬼蜮雖經監故法應戮屍

胡其杰係永寧衛生員本犯首倡助逆授僞監軍同攻南溪實益重用之名列周鼎之上

張國柱係永寧人授僞總兵職銜同樊龍在重慶殺黃總兵又同奢寅圍省在北門劄營賊之曉將屠戮甚慘

沈淋係永寧衛生員投賊授僞操江巡撫把守永寧晝夜攻陷告爲賊效力賊所最親信者

王道達係九姓長官司生員領兵援遼教場行兇慘殺多命城復之日本犯隱姓名溷入散兵投降加銜守備王元第營中安插真安州元第覺而縛之此與樊龍張彤罪惡不分伯仲者也

一得獲印信五十一顆

舊四川總兵官關防一顆

永寧宣撫司印信一顆

永寧衛左千戶所百戶印十顆

永寧衛右千戶所百戶印十一顆
永寧衛後千戶所百戶印十顆
永寧衛前千戶所百戶印六顆
永寧衛前千戶所管軍印一顆
永寧衛中千戶所管軍印一顆
永寧衛鎮撫印一顆
赤水衛白撒千戶所管軍印一顆
赤水衛管赤水站百戶印一顆
九姓長官司儒學條記一顆

阿永驛條記一顆
赤水衛前千戶所百戶印三顆
摩尼所百戶印一顆
尋甸府通判關防一顆驗係私用石刻
僞造印信關防共十顆
僞大元帥印二顆
僞操江巡城總兵關防一顆
僞兩浙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張關防一顆
僞欽差鎮守上川南正總兵關防一顆
僞總督前監軍道關防一顆
僞駐鎮合江監軍道關防一顆
僞順江府條記一顆
僞府營提調關防一顆
僞宣撫司奢關防一顆
僞造勅劄曆日
僞勅二張筒一箇
僞劄四張
僞曆日一本

得獲首器等物一百二十六件
龍桌一張
銀裘龍椅一把
銷金彩畫龍傘一把
金瓜三隊
三尖兩面刀二把
標纛頂一箇
奢寅馬上使龍槍一枝
逆寅父子自披黑虎古甲一籠上有銀錢四

箇銀攙子二箇
黑虎野豬皮古甲一籠
九龍古甲一籠
金絲縈欄金吞口銀拖泥長刀一把皮帶銀攙子
金鑲鍍欄舊沙魚皮長刀一把無拖泥
金鑲沙魚皮金吞口銀拖泥長刀一把皮帶攙子
金鑲鍍銀吞口拖泥嵌銀攙子長刀一把皮帶
銀鑲左插一把銅攙子皮帶
苗弩四張
苗槍四枝
銀柯梯雕花古鞍一副二龍銀錢金鞦屜猓羅木鐙上有嵌銀攙子鹿角後鞦嵌銀轡頭計六件
銀包金鑲馬鞍一座銀鞦珠五十六箇銀包鞦根一件銀鑲鐙一副連鞍共秤重十七斤四兩共計三件
馬纓槍纓共一袋
龍袍一疋
裝花鳳裙一疋
大紅段織金衮龍綠鑲邊單袍一件
綠花段衮龍綉緞補紅鑲邊單袍一件
織金衮龍段面藍裏背心一件
紅段織金衮龍面藍裏背心一件
金女冠一頂同寶石連段裹秤重十七兩八錢
大紅紬金補女衣一件
元色青紬一件
青花織金單袍一件
紅雲段織金單袍一件
大青段面火裏紅裏裝花鑲邊袍一件
青段面火裏紅裏裝花鑲邊袍二件
蘇官綠段面裝花鑲邊單袍一件
紗綠面裝花鑲邊單袍一件

紫段面絲閃段鑲邊單袍一件
紫段面繡花裝邊單袍一件
大紅雲段面絲鑲邊繡錦單袍一件
火裏焰花紬面插錦紅鑲邊單袍一件
綠閃段黃花面織金補紅鑲邊單袍一件
綠閃紅拱線繢繡補面紅鑲邊單袍一件
油絲紡紬織金補紅鑲邊單袍一件
裝花五色段繢繡補單袍一件
青綠雲段織金補單袍一件
綠花絹面裝花邊單袍一件
藍閃段面繢繡補單袍一件
天青段看花補面紅紫裏紅鑲邊袍一件
綠閃段繢繡補單袍一件
紫地銀花段紅鑲邊單袍一件
藍段繢繡補單袍一件
紅花段五色鑲補單袍一件
綠素段裝花天青補單袍一件
梅紅細花彭段插錦藍邊袍一件

白錦紬細褶男道袍六件
綠花段繢繡補紅邊單袍一件
藍雲段繢繡補單袍一件
藍錦刻絲紬刻絲補單袍一件
天青刻絲補單袍一件
織金素段填金補紅邊單袍一件
藍段繢繡補單袍一件
織金絲袍繢繡面藍紗裏袍一件
藍花紡紬織金補單袍一件
紅素段刻絲補單袍一件
青素段織金補單袍一件
綠花紡紬繢繡八寶補單袍一件
綠雲段紅雲段鑲補單袍一件
青素段刻絲補單袍一作
綠花段繢繡補單袍一件
藍八角絹面插錦紅鑲邊單袍一件
橫織金面絲絹裏女圓領一件
紅段繢繡袖女衫一件

紫倭段面小袖銀花裏男衣一件
紅紵絲織金面藍裏小袖女衣一件
織金紅面大袖女衣一件
藍花紬織繡女衣一件
綠段面裝花藍絲裏背心一件
水紅拱線段面藍裏背心一件
五色裝花面藍裏背心一件
桃紅花段面藍裏背心一件
蒲萄色段面綠閃段裏鑲邊背心一件內鑲
珠金牌釦一副金梅花十四箇總共十六
件
銀花紡絲紬面紅段裏背心一件
紅素紵絲福綢面藍福綢裏背心一件
純五色裝花面紅紗裏背心一件
大紅段面綠裏裝花梅條背心一件
銀花線紬藍裏背心一件
苗女霞帔一件紅面繡錦鑲邊銀飾件七十
塊墜鈴五十三箇珍珠古老錢一面重二
斤十三兩連衣秤總計一百二十五件
填金紅絹一疋
裝花閃絹一疋
綠素紵絲一疋
紅填金絹一疋
綠閃紅段一疋
桃紅填金段一疋
裝花紅段一疋
填金紅段一疋
裝金綠蜀錦段一疋
織金坐褥面二幅
刻絲單絨裝閃面一件
苗細褶女裙一條
紅段舊女裙一條
白綿紬二長疋二小疋
藍絹女裙一條
銀紅段女裙一條
紅閃色女裙一條

紅段毡邊女裙一條
珍珠攢盒二架連碟秤重五斤一兩
天啓四年四月十一日上奉聖旨

州正給由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貞安州申准本州知州楊汝昇關稱見年四十歲
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由舉人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內
除授江西贛州府贛縣知縣本年七月初九日到任四
十六年閏四月內推陞廣東瓊州府崖州知州丁憂未
任泰昌元年十月內復除今職天啓元年二月初一日
到任天啓二年八月內加陞兩淮鹽運使司同知職銜
仍管州事扣該天啓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連閏實歷俸

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照詳奉批仰布政司
查報奉此又蒙巡按四川監察溫御史批同前事蒙批
布政司查報蒙此行准按察司遵義鹽法等道各咨牒
回稱查得本官委於前項年月日期到任歷俸考滿任
內徵收錢糧鹽課積貯稻穀五事實政俱已足額修舉
貯穀交官盤量無異應准給由開具經薦稱職詞語起
送到臣卷查先准吏部咨爲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
事內開今後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赴京聽撫按官從
公考覈賢否具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册差人齎繳

其稱職經薦應得誥勅命者照例請給其平常不稱職者部院會同酌處又准吏部咨爲酌時宜陳愚見等事內開遇有方面有司官考滿從公考覈據實直書分別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填註考語具題給由以憑本部議處又准都察院咨爲治平要務急在保民等事內開省直撫按遇郡縣各官考滿總將三六九年修舉過五事實政覈實造冊定稱職平常不稱職之差等另報部院各等因俱題奉欽依移咨通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考覈得眞安州知州

加銜兩淮鹽運使司同知仍管州事楊汝昇練能集事明足燭奸轉輸備殫苦心保障久垂異績本官職業俱修考居稱職查本官雖加陞兩淮鹽運同知仍在眞安料理是加其級未易其政應准給由報政以俟考覈除批行令帶俸管事任內行過事蹟徑自造冊差人齎繳九事冊揭行令咨送部院外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吏部將楊汝昇再加考覈酌議題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四月十一日上奉聖旨

題爲善後勢必留兵援鄰不能拯腹懇祈聖明俯留年例請給其平常不稱職倒起解錢糧再賜發帑以救遐荒事蜀自援遼之役帑藏盡那復用兵三年公私一洗勉強括措幸而蘭土廓清然善後之兵勢不可缺而遵義永寧兩處地界水西匪獨毗者實以遏安故留兵總共五萬僅僅布置尚覺不敷臣檄副使謝渭參議劉可訓僉事盧安世胡平表與遵義下南叙瀘各道幷總兵李維新等酌量地方險夷皆之出沒或修城繕堡以固地方或列燧置烽以防

衝突自黔撫王三善被陷以來雖二賊未敢出犯而警報晴傳人情洶洶臣以病軀勉強申飭或不時出哨或懸金川間兵雖守猶戰也川中講難前後蒙皇上發帑一百六十六萬有奇爲數不少然臣奉命總督以來所得帑金與南京戶部料銀湖廣兌解餉銀合而計之總止三十三萬二千二十五兩而已見經委官盤查計日可以册報其餘皆那借川中起存正項以供五路之師閒月一給罔敢糜濫頃者黔局頓損國威頗傷非大加懲創無以扶體統而服夸方西賊地廣窟深非厚積兵

力無以彰撻伐而擒首惡況諸酋苗懷同類之悲懼及脰之勢陰施陽設尤費調停今善後之餉久缺援黔之旨新臨當民窮財盡之時決無神運鬼輸之法及查川中各邊自援遼搗蔺括借以來欠餉百有餘萬去年十二月松潘諸苗公然燒劫入堡殺人劫財梗道不散戍卒以無糧每每逃去建昌以通滇商苗猓窺伺環聚四十八洞寨屢屢出劫殺官屠卒聲言出犯目下道阻不通見在抽兵措餉遣官策應據道路之口多云萬曆四

十二年內撫臣吳用先同總兵劉綎等拮据兩年始得寧息各將士竟不酬叙以致莫肯效死將來光景尤不可測近見樞臣條議令蜀中固守永寧防禦道義且謂各省應解錢糧許借留協濟應用此誠救急良藥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合詞上請伏乞皇上洞燭蜀告軫念危疆兵既當留食尤難缺餉將天啓四年分加派地畝與應解油漆茶蠟銅錫生絹藥材及協濟陝西黔楚等項銀共三十二萬兩零免行起解專留蜀中權制遵義永寧見在防守五萬人之口仍祈慨發帑金數十萬兩以便增兵救黔剿賊至於建昌松潘容

加銜右都謝恩疏

欽差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鄖襄四府陝西漢中一府軍務兼應緩急督理糧餉兼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朱燮元謹奏爲恭謝天恩事天啓四年二月初一日准兵部咨爲蘭巢既搗等事該浙江道御史張訥題前事本部覆奉聖旨是川貴搗巢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叙朱燮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照舊總督欽此備咨到臣准此臣具爲叨恩逾分抱病滋深等事疏辭接邸報本年三月

十六日奉聖旨叙功加恩已有成命宜即祇受不必辭爺酋尚逋黔復告急還用心料理兵事以副委任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即於五月初三日恭設香案望闕五拜三叩頭謝恩任事乞切念臣賦材疎劣抱病纏綿戎事婆娑備嘗危險之苦簡書鄭重彌深淵氷之虞邇者蜀土既清蘭穴盡掃元兇走險幾同遊釜之魚鄰警忽聞復作負嵎之獸局轉變而轉大時愈久而愈難如臣庸愚詎能措置顧量已溢而寵則滛加辭雖懇而情未獲允秩陪總憲謬叨異數於崇堦職任專征濫荷重權

於外閫福既逾分顛蹶可虞位非其人竦皇特甚臣敢不勉矢愚鈍圖報涓埃雪恥除兇事必期於完局救焚拯溺誼更激於同仇謹力疾以拜恩容瀝情而再控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天啓四年五月十三日上奉聖旨

擒治妖教疏

題爲左道惑衆倡亂魁黨旋報就擒謹具疏上聞勑行嚴治以弭妖氛以杜亂萌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問得犯人一名許其山年五十四歲潼川州民狀招其山與本州在官民沈真元各不合不務生理專習邪術向未事露至萬曆四十六年間彼有綿州事犯拏獲監故遊道熊克真僞造見獲銅木印各一顆遊至龍安府地名白泥塲投落別巷擬遣吳加成家住宿誘習白蓮邪教比有另疏獻俘羅江縣生員劉應選即劉明選聞熊克真

督蜀疏

善行邪術即往吳加成家投拜爲徒從習前教回縣常以術言惑衆隨有綿州今各監故民王時王霞王偉楊梧歐仁舟施自新謝江智童如琴景時朝鄧吉同王霞未獲男王進忠與先在官後審釋僧明正等三十六名口安縣今各監故民周文忠僧政坤正玉洪彩即羅金堂與先在官今審釋何仕現等二十一名達州今監故民黎好梓潼今監故民魏順羅江今監故民李尚續同劉明選已獲病故妾范廷智與先在官今審釋何永高應招打造鐵釘釘於棒上收存在家至天啓元年閏二月內密傳方代等誘稱劉明選的係活佛出世俱要

齋戒各出香錢多寡不較的於本月十四日齊至綿州
復視活佛求免劫難等語傳衆通知劉明選又恐衆人
不服口稱彌勒古佛出世本月十五日寅時動雷百般
鼓衆比其山與沈眞元各又不合約聚同行法禹身穿
見蔑白綾雙夾衣一件與監故羅仕廣各騎見獲馬一
匹劉仕高騎見獲騾一隻引趙金順陳可等一十三人
隨帶見獲穿用紅藍花綾衣掛一十一件幷見獲劒一
把於劉仕高家起行今監故覃加齊騎見獲馬一匹執
見蔑刀一把黑漆棍一根與衆置造見獲白綿布旗號

一方各從本家起身齊往綿州聽劉明選鳴鑼掛榜劉
明選王時等探得本州李知州公出卽督王偉等於十
四日前往洪仕祿家取齊次日同行路由本州地名石
馬鎮越臺庵門首經過政坤等口稱明日若果動雷要
劫州城等語本庵不在官僧性湛竊聞其言又見政坤
等身披紙甲手執白旗忽聽聞李知州回州遂往中途
密報李知州隨諭團練指揮馬轂出城巡警是夜擒獲
政坤正玉通正三名解州問十五日黎明忽然動雷衆
心拱服卽時劉明選督同吳加成王進忠羅金堂姜應
策等張旗掛榜以羅金堂爲頭目身穿大紅圓領手執
大刀與方代等同至城邊見城門緊閉劉明選鼓衆於
城下吶喊至千李知州看係邪教遂督領守城兵快出
城追捕隨卽拏獲羅金堂姜應策幷審釋周加錫等四
十五名拏獲馬騸二十三匹白攢絲假印榜文三道白
紙假印告示二張銅印三顆日月補白甲一件綿甲一
十二件木雕小馬二匹木符二塊邪經教本共八册大
青旗一枝旗杆二根五方黃旗四杆小白手旗二十二
枝大屘刀十把槍一枝手銃一杆長斧一把同棍棒等

物到州比劉明選張庚美方代等奔逃去訖餘黨知罪
投水者約近百人隨蒙本州通詳申報其山沈眞元又
不合與方代劉仕高等同逃至地名南明鎮偶遇先在
官今省釋地黨梁應受李仕亮等見得各犯行走慌忙
盤獲劉仕高等一十三名幷騸隻兇器衣具等物首赴
潼川州審出前情隨卽具由通詳方代等仍行脫逃本
月十七日選差官兵緝獲王時王霞等幷劉明選見監
母范氏及今監故妻何氏先在官今審釋僧人明正民
張明齊等撿獲大紅圓領彩畫龍虎衣甲長旛門簾到

州卽具文申報隨蒙巡按薛御史牌行布政司會同按
察司幷巡西安綿守巡川北各道將政坤等三名審明
拐解加謹防禦地方蒙司轉行成都府提問間該本府
查得妖犯一事節據綿州安縣羅江德陽各申報前來
事由備細具由通詳蒙本院批按察司併催窩首犯招
解提綿州拏獲洪彩高應招郭貴幷今故鄧尚聰監候
聽審間又蒙督撫饒都御史憲牌看得姜應策等糾招
羅江縣生員劉明選偽榜不經公然攻城茲雖就擒固
天使投網脅從姑恕嚴飭解散仰道將已獲各犯窩審

招詳又蒙本院於綿州申報詳內批據報妖賊聚衆偽
榜惑民甚至執械狂言殊可駭異卽應發兵剿捕第恐
波及無辜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查照行牌嚴飭該
管官司擒拏首惡審實招解餘黨悉行解散不得株連
良善安縣報警有無的據另詳速報儻聲勢重大該司
一面飛報本院以便相機剿捕毋致滋蔓仍通行隄防
偽榜併發又奉本院於按察司呈報拏獲王時詳內批
那黨王時等偽造衣甲兇器榜文並獲逆情已著仰按
察司速審招解內有株連無辜者先行釋放蒙司備牌

行府提問間劉明選聞知緝拏卽奔投永寧逆酋奢崇
明父子部下偽爲軍師謀反潼川州差兵四路緝獲其
山法禹羅仕廣沈眞元方代幷前項馬匹衣刀又於未
獲王明懷家搜出抄寫妖書一本刋刻木符一件又於
未獲張應美家搜出刋刻妖書一本蒙州具由通詳蒙
巡按薛御史批據報拏獲劉仕高等及妖僧政坤等黨
與仰州審確招解其誤入者先行釋放又奉督撫饒都
御史批據報妖賊劉仕高等從邪聚衆驚擾地方殊可
駭異仰道查照另牌將見獲首惡速行審報但此妖黨
多係愚民誤入宜以解散爲主該道行州審明分別究
釋諭令悔過自新不得扳累仍行合屬一體防禦毋致
疎虞繳又蒙分守川北道紙牌行州蒙本州陳知州逐
名審據口詞分別收監釋放具由通詳蒙巡按薛御史
批據一二妖書該州審明解巡北道覆審解院其有從
之迹無從之心與從之從者卽次第開釋何以及盧氏
等數十餘口得非愚婦妄希福報者乎亟查確釋之總
期務守地方勿致牽累非辜可也又奉督撫饒都御史
批據報拏獲妖賊方代等百十餘人事干多命情眞者

固有而株連者未必無也仰道查照前行牌詳速移住
綿州將各犯速審明白分別重輕究釋招報仍行令各
屬加謹并示諭愚民省改安生繳又蒙帶管分守川北
道袁副使轉呈巡按薛御史批方代等該道審確首惡
招解其脅從者一面開釋蒙此隨蒙督撫饒都御史巡
按薛御史將其山等叅奉欽依轉行司道蒙道備行本
州審解間單加齊劉仕高朱朝玉各陸續在監病故綿
州將王時等解至羅江縣地名大井鋪丁眞祥在彼病
故解府審問熊克眞黎好各在監身故隨蒙本府馮知

府會同巡捕梁通判理刑羅推官審看得王時政坤俱
與首惡劉明選及王進忠鼓惑煽亂結黨樹兵謀劫綿
州庫藏爲地方一大變當被擒獲黃白旗尚在其手此
二犯者實爲戎首擬絞何辭楊梧號爲大老祖范廷智
助陣周文忠獲時有黃衣王偉以紅掛背榜均之亂民
隨劉明選奔走者應以爲從口外爲民李尚續被誘執
旗魏順拾旗刀於路張明清久持齋而受旗於張庚美
張應美王霞爲進忠親父而與聞邪謀徒懲允宜若郭
貴之木匠置器高應招之鐵匠打釘殊非戰具陶文脩

之觀會看佛陶廷友謀與同往徒自作孽法應深入而
情實可憫末減各杖總之俗尚佛法一談白蓮無不亹
亹聽津津喜而此一班愚民皆煽惑於劉明選與王進
忠遂至殺身而不可救也按事論法必殺明選進忠方
遏元謀而快衆念其餘洪彩輩且難與之同科則洪彩
而下者可知矣今洪彩已服天刑政坤等各有定罪而
明選進忠可終令漏網乎敢綰得獲以正典刑各犯掛
名者俱不窮究以免株連具招問覆查正犯劉明選未
到各犯招稱俱未的確事關題請難以草草仰華陽縣

廷友各杖允宜其范氏何氏係首犯眷屬尚須羈候以
便緝結具招連入解府覆審蒙馮知府覆審看得王時
等隨劉明遥主盟起事於吳加成家合謀於王進忠而
僞榜置自范廷仁家僞印造自熊克眞手遂從洪仕祿
家刼發足徵倡亂橫行聲言欲取附近州縣詎非叛逆情
形第綿州出城放砲曾不逾時即行成擒閱其器械衣
服尚不逮街市演戲狀此豈眞謀不軌者乎不過惑於
明遥動雷亂言聚衆成羣吶喊鼓噪而罪已犯不赦今
政坤已繼洪彩病故固無別議王時等俱照原擬解詳

吳加成聽龍安府審結劉明遥與王進忠洪仕祿併緝
正法又該本府署印重慶府余同知覆審相同將王時
問擬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左道亂正煽惑人民
爲首律絞王偉楊梧周文忠范廷智王霞張明清李尚
續俱依爲王時從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其徒杖發
口外爲民陶文脩陶廷友郭貴高應招各不應具招解
蒙按察司審批王時等倡爲邪教煽惑愚民至改張榜
僞印公然稱亂似此無法之民奚逭不赦之辟據審分
別首從姑開一面亦已得情本司面鞫各俱無辭第事

係奏請最宜詳愼仰府仍會同捕刑二官再一確審報
以便轉詳嚴提劉明遥等正罪毋使漏網繳蒙府緝拏
劉明遥間隨蒙分巡川北道牌行潼川州催審蒙陳知
州審得白蓮植黨頗多種禍不小未證菩提之果先張
殺伐之幡本州所獲劉仕高朱朝玉等已蒙天僚余遜
趙金順等已經審釋惟茲方代委係川北領袖他處供
亦有姓名在卷許其山又皆方代門下士其指麾聽之
法禹獲有衣馬然聲名不震蹤跡可疑大端此案必俟
諸犯會審面對質而後眞贋易明出入不枉未可草草

按罪也具由解蒙按察司批仰州審確招解毋致枉縱
繳又蒙陳知州看得方代諸人止是潼川州犯而其事
實與劉明遥同謀即爲首爲從亦不過就中分首從而
合之劉明遥又自有首從者非會審何以定罪臬司雖
發本州本州亦不敢偏聽擅決查按臺原送本道審奪
具由解蒙巡北道袁副使批仰州覆審分別首從具招
解奪速速蒙司查文內稱有劉仕高已經天僚余遜等
審釋且原疏揭獲妖賊共三十名茲該州僅解四名各
犯皆監斃皆審釋乎事干題覆必須一一聲說明白併

宪招解又蒙陳知州看得白蓮爲教連結甚衆若非發覺就捡潼川幾不免矣是時陸續拏妖犯共八十五名口局內什九局外者什一其誤入法門者什九夥入謀叛者什一本州廉得其情仰遵憲檄釋去王明神李加孝等二十人已病故者六人情眞送審四人一明白若夫妄拏平民誤入平民故縱奸民皆所不敢也由報訖洪彩在綿州監病故羅仕廣張明清李尚續王時高應招王霞王偉楊梧法禹周文忠陶文脩范廷智郭貴陶廷友各在華陽縣陸續監故訖劉明遜又攷名李天

樞計令奢酋宜衝成都攻圍不退見得防護堅密伊又計造旱船披髮仗劍攻打樓櫓隨蒙諭令官兵焰銃勇擊劉明遜以術得脫同奢酋逃入巢穴天啓二年正月解圍致蒙兩院具題訖又蒙分巡川北帶管守道閔叅政看得方代等四犯的係白蓮妖黨屢鞫情眞毫無冤濫第業經具題似宜與政坤洪彩等併爲一招難分兩案具由呈詳督撫朱都御史奉批仰按察司覆審併招報又蒙巡按張御史批按察司併究確招解報蒙司牌行華陽縣審解方代在潼川州監染病解至中途身故

蒙王知縣審得妖犯一案在逃者以劉明遜爲最而在獲者以方代爲最次則異服之法禹等已有贓據可憑背法所不赦者然皆就天誅矣今惟許其山沈眞元二犯共從事邪教燃燈齋戒此卽自供亦爾擬以師巫之律夫亦何辭但首犯俱死業足以正厥辜如二犯者贓證俱無猶不可同語相應速配以省殘命將其山等仍照原擬招解本司蒙司備牌行府查得各犯一發於綿州一發於潼川兩案應合一招妖首劉明遜在綿州供爲羅江生員部院奏疏李天師卽應遜方代又供爲劉

文遜四案互異神奸詭譎以圖藏匿已經改正及將審釋多名恐行刪削劉明遜復隨奢賊臨陣戰鬬官兵奮勇生擒押發按察司發府轉行成都縣審明遜不合隱下眞情假供伊係張尚義乃瀘州人蒙許知府覆審看得逆賊劉明遜久惡不軌敢造彌天之孽妖術惑衆煽亂幾徧巴山作奢賊軍師惡焰遂流井野眞神人所共憤而覆載所不容者也各犯初供既變幻其姓字拏獲明遜尚敢隱匿其眞名初審其口詞自供張尚義係瀘州人爲奢賊掠山擄去授以監軍道僞銜調住延馬塲

把守及奉憲批本府親審初猶不肯直認因喚府吏辨其聲音的係羅江人也又以母妻在獄至情動之遂涕泗交流因提其母范氏妻何氏相對而哽咽不能出聲直認爲劉明選矣此一賊者已犯大逆之條難同左道之律所當獻俘正法妻母緣坐也許其山沈眞元特爲明選所誘惑傳經演教附和爲非擬徒已足蔽辜矣王進忠等仍行緝結明選妻何氏於天啓三年十月初十日在華陽縣監病故結報訖將其山等招詳到司該本司李按察使看得許其山沈眞元之獄已具原詳無

容復贅惟劉明選始而邪教惑人號爲活佛操戈鼓衆殆欲攻城繼而事敗投奢稱爲軍師畫策領兵幾至危囻在前則爲戎首在後則爲罪魁叛逆通天即移名改姓何逃重僻家屬緣坐載在刑章但犯干獻俘罪難擅擬合候明旨定奪將其山等轉呈罪犯二名口沈眞元年四十七歲係潼川州民范氏年七十一歲各招同議得許其山沈眞元俱各依妄稱彌勒佛白蓮等教左道亂正之術燒香集衆夜聚曉散煽惑愚民爲從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俱有大誥及遇蒙恩例通減二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半俱民審各有力候招詳允照例折納米價贖罪完日寧家照出許其山沈眞元民紙銀各一錢又贖罪銀各一十五兩俱發潼川州追收貯庫類解綿州見獲榜文旗幟等項潼川州見獲馬匹刀器查照原招收貯變價充餉取庫收繳報未獲王進忠張庚美張應美洪仕祿王明懷分行綿州羅江潼川等州縣嚴緝其劉明選已蒙解獻正法范氏係明選母仍行問監候明旨施行餘無照等因招詳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兵部咨該四川巡撫饒景暉題稱妖徒竊發於綿潼邛錦之間聚衆張榜中有改元佛化及僞印僭硃劉明選始而邪教惑人號爲活佛操戈鼓衆隨宜拈縱旋報擒獲妖首政坤洪彩等百十餘人他皆逃散要行撫按衙門嚴加究審如律正罪幷餘各屬將保甲之法著實修舉各一節爲照川省僻在西南山林險阻之間奸盜依憑且易於藏匿剔弊端邪教一倡羣起愚氓迷於鼓惑地方深屬隱憂在昔有黃楠毛法等作亂旋亦撲滅今突出妖惡政坤洪彩等號招數百餘衆始而稱佛演法謬語空桑繼則糾黨聚徒恣爲妖孽

甚至張榜豎旗持兵挾刃悖逆之情形已著本
法安容儻任其縱橫滋蔓流毒可勝言哉猶幸計早成
擒地方安堵若不重加鞫審正法無以警戒示懲既經
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妖徒政坤洪彩等行
四川撫按衙門嚴加究審如律正罪仍行各該道屬有
司等官查照先該撫臣題議嚴保甲之法奉有欽依事
理一體申飭欽遵著實舉行有虛文塞責者撫按官不
時參奏處治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四
川巡撫朱都御史題為白蓮妖賊助賊蜂起恭報擒斬

功次併乞賜通行禁戢以弭禍亂事內將劉應逆投賊
誘叛攻城及合屬妖黨助賊為亂情形題奉聖旨兵部
知道欽此又該職方清吏司看得自昔左道流行未有
不釀成大亂今四川各州縣妖賊繁興假白蓮之教為
不軌之謀或助賊為亂或自立名號種種不法駭人聽
聞若非撲滅之蚤則黃巾紅巾等禍復見於今日矣今
元惡雖獲餘黨未除相應通行申飭以防將來未獲梅

大等仍行該撫嚴行捕滅案呈到部備咨前來准此又
准禮部咨為外患剪膚內變接踵國勢日棘人心愈玩
懇乞聖明亟圖易轍改絃更張亂反治事該禮科給事中
李精白奏禁白蓮聞香紅蓮等教羅祖五部六冊經書
繇由該本部覆奉聖旨這妖教著行與兩京巡城官曉
諭解散經板盡行焚燬各省撫按官還督令有司盡心
禁戢務絕亂萌不得容縱欽此又准刑部咨為妖黨猖
獗異常遐方困敝至極謹據實上聞懇祈聖明軫念以
脩防守以救然眉事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薛敷政題
前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看得邪術惑人初為託佛騙

財之局而揭竿糾衆遂成巨奸倡亂之階彼洪彩王時
等何物妖賊輒敢千百成羣公然肅聚耶清平世界豈
容魑魅宵行就擒者所當依律典刑在逸者急宜嚴緝
正法既經撫按具題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本部轉
行四川撫按衙門將洪彩等依律擬罪劉明遥督捕嚴
緝務在必獲及修城實伍次第舉行等因題奉聖旨是
欽此又准禮部咨為嚴禁左道以正人心以弭亂萌事
祠祭清吏司案呈照得白蓮紅封等教四川山東等處
已為亂首若不通行嚴禁貽害匪細合咨嚴加禁緝解
散庶杜亂萌等因各備咨前來准此俱經通行司道將

已獲者究招未獲者緝捕去後今據招報到臣該臣會
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看得邪教之禍幾遍海
內而蜀中各賊獨先發大難之端簡州邛州一帶則黃
楠等首倡綿州潼川一帶則劉明選方代洪彩等勢更
猖獗甚至僞榜僞印擅改僞號公然聚衆圍劫州城老
州衙官一時捕斬獨明選脫逃助賊倡亂今經擒解禍
本已除其餘黨羽物故者多若許其山雖係同黨實非
首惡姑以為從擬徒亦足示懲矣明選母范氏年踰七
十相應釋放至於原題所未及者如甘聰鄧胡萬明之

集衆千餘在城中謀為內應南川之白僊臺等達州之
唐學等遂寧之宋宗吉等仁壽之梅子然等井研之管
梁遜等榮縣之劉孟奇等定遠之周之成等安岳大足
之梅大等眉州之妖婦鍾氏燈黨白之行等合州之查
茂良等江津之劉顯才等嘉定之劉可厚等重慶之鄒
曰茂等遍布黨羽甚繁有徒所獲紙人紙甲併妖書僞
檄等項皆誣罔大逆法所必誅臣等遵奉功令嚴行保
甲皆隨起隨滅相繼戮誅人心亦已漸定虐焰自是可
息矣既經招詳前來理合具題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

議覆請轉行臣等遵照發落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天啓四年五月十三日上奉　聖旨

武弁從賊疏

題爲武弁獻印從賊據實參處以明國法事據兵巡下川南道呈據瀘州申蒙本道紙牌奉臣紙牌照得瀘州衛逼近酋穴掌印指揮盛應鳳當時曾否拒守何無二字申報事寧尚無踪跡除會按院外擬合行查牌仰該道官吏即查本官是否閒變棄城逃藏有無獻印降賊助逆爲害情狀印信見在何處逐查明確具由通詳以憑參題施行奉此又蒙巡按溫御史憲票行道即將盛應鳳投賊情由逐一究明參罰詳院如見在管事即便

革去另委蒙此俱經備行瀘州將盛應鳳情罪逐一究明詳道以便轉呈隨據該本州王知州散拘盛應鳳到官供稱見年三十三歲原籍南直隸徐州人始祖於洪武年間從征有功陞四川瀘州衛指揮僉事高曾祖父沿襲俱故應鳳襲授前職先年本衛設於瀘州城內後因九絲大壩夯叛蕩平之後將衛改設大壩與奢酋接壤萬曆二十五年應鳳襲授二十六年四月內到任管事後蒙考選軍政於天啓元年二月內奉文行委掌印至本年九月內奢酋謀叛突衝本衛應鳳見得暴兵卒至慮恐攻城隨將衛印拴繫右脇自合飛報上司爲是不合不思兵寡難支集兵三百名至地名歡喜坡與賊對敵致將應鳳傷及多槍當將印信遺失無存止銅牌七面符驗一道見存原無從賊情由隨被賊破城擄掠人民於時應鳳奔逃伏草後同龔遊擊等官兵於天啓二年七月內恢復衛城招撫軍民復業向未管事幷將集兵於歡喜坡對敵被傷失印緣由具狀投訴逐一查審明白取獲口詞在卷該本州知州王新民看得武弁世受國恩力捍禦靖封疆者上也不幸值封豕長蛇之

變智盡力竭之秋守既不得死又不能拯時度勢亦有無可奈何者在也盛應鳳孤城當虎穴之中螂臂支大車之壓強弱不敵勝敗攸分勢也亦天也至今驗其周身槍痕遍體據供失印歡喜情節甚慘既無投賊之情合依暴兵卒至欲來攻城反叛不即申報發兵策應者並與擅發罪同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係軍官照例免杖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還職仍於原衛所帶俸差操之律參照瀘州衛指揮盛應鳳叨膺世祿未練官箴遇賊而不能審勢有警而弗速備申雖出暴畏其罪實辟

將應鳳黎詳到道該本道王按察使覆查看得瀘州衛之改設於永寧近地也正以防奢酋之出沒故凡值酋欲出必先該衛申請今崇明之變應鳳以掌印指揮畧無防備一時棄城而逃姑無論矣據稱印縛於脇何以脇在而印失也又何以銅牌七面符驗一張之又存也人言俱獻與酋而酋則止留其印蓋不虛耳況始而脇從猶可言也後酋入省城矣何以不出後酋進古蘭矣又何以不來而云天啓二年恢復衛城夫衛城乃復於三年非二年也其心事有不可言者矣如應鳳者坐以怀罔疏玩

從叛亦復何辭弟時勢果有難處而子孫似屬無辜耳姑發嘹哨其子降襲庶後之爲世官者亦稍知有三尺也等因通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黎看得瀘州衛指揮僉事盛應鳳身膺城守罔顧官常賊發無一字申明賊至經獻印求免事定之後方出投見其爲從叛萬無疑者據訴被劄失印將誰欺乎既經該道審勘前來所當參題正罪除批候題請明示外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轉行巡按御史衙門將盛應鳳提問正罪具奏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天啓四年五月十三日上奉聖旨

塘報遵永功次

爲塘報遵永擒斬功次事自天啓四年二月初五日大兵到畢節獲功疏報後職檄鎮道令加銜叅將朱三鳳督兵五百鎮守羿子關及同木西海子何官等各囤洞降民熊樂榮等聯絡屯住截殺建功又檄監軍安綿道副使謝渭僉事劉可訓胡平表知府鄭朝棟總兵李維新將善後兵二萬五千分令各叅遊守等將一面修葺永城時出偏師或七千或五千循環出哨於畢節層臺羿子滑石之間逼近西界旁掖於龍塲客仲等洞之外

一使土苗知警一以探拏兩酋耀兵於西遵義道右布政使李仙品報陞偏沅巡撫要地逼近水西最爲要衝職飛檄僉事盧安世統所部兵一千馳赴綏桐會同同知冉崟商良弼推官李必達副將侯良柱陳一龍楊通霑等於二萬兵內揀選精銳爲前鋒各照分守大小婁山崖門青蛇栢楊朗山及烏江四十八渡信地宿兵戰守不時遠哨示威各取出兵功次月日結報又密行鎮烏各土司擒酋毋得容縱切責去後本年三月十一日起五月中止陸續據鎮道塘報據叅將范繼道報稱出兵哨至海子據坐鎮朱三鳳塘報本月十六日巳時有賊數十過關早職卽率加銜守備陳士鳳各洞頭人熊樂榮等卽出截殺斬級五顆生擒二名供係水西前哨次日馬步數千圍洞二職陣殺八名何官寨加銜守備王黑兒殺死西兵唐阿年等七名生擒總抹色者翅各官同官兵及四洞降苗赶至陸家田壩三鳳直前殺賊九顆揮劉起元等部斬十二顆官兵殺賊一百四十六顆生擒苗賊六名朱三鳳等又斬一十九顆部斬三十一顆生擒二苗塩十一駄馬十二匹槍刀弩袱六十二件餘迹深箐研審活功稱係安邦彥點兵支奢寅往毋亭接奢崇明不意撞遇天兵雄勇殺死寅賊心腹阿額親信六十餘人身披白袍者卽是奢寅一聞砲響先卽迯入山箐此時欲往鎮雄烏蒙平常往來水西客仲朝夕不定父子或時亦不同居等情解報鎮道十九日水賊者郎統兵報仇先攻劉華洞各洞同官兵追殺又斬十八顆屢戰皆仗官兵出哨之力等情又據叅將秦翼明塘報遵令督同郭起柱湯名楊世恩等及標營盧世卿等兵數千復衝海子畢節分爲四隊一衝長

冲溝一衝過泥河與賊大戰斬功十一顆生擒一名馬三匹牛二隻得獲赤水衛右千戶所百戶印二顆復轉哨至慶官崖斬功數十生擒西苗沙車文會斬級二顆加銜叅將盧世卿督兵至轉木灣斬壯功五顆俘獲苗婦一名口槍弩三件牛二隻降將焦崇智等斬功十一顆守備陳章招降猓玀三十餘家羅運龍李仁貴等斬功二十顆生擒六名口槍刀弩絮等器二十五件牛十一隻將官張學禮胡汝高哨至養馬寺對陣生擒僞都司阿培等情又據林兆鼎范繼道塘報出兵至羿子等

處督同朱三鳳與西賊大戰斬功十二顆陳士鳳等斬級九顆守備馬先殺死西目以郎部斬苗級二十二顆赶至土毋地界殺死土婦一口各等情塘報到職又據遵義路監紀盧僉事塘報奉令遠哨時出時没林等嶮戲去處張幟置砲揀選驍勇聽令截殺四月初三日據副將陳一龍差塘兵至鎮南關偵探飛報西目陳伏虎督兵萬餘要過清水橋去鄭家壩劫貴州李同知糧餉又清水坪鄉民甘時茂稟報相同本道即刻公同各將分遣將官王尚明金文科駱麟等伏兵剔山口出五鳳

莊加銜叅將胡斯化將官晏可成等伏獅子山出散水一枝伏鐵牌寺如遇賊敗奮力追殺又飛檄侯良柱發兵出婁山速伏龍山寺中莊聽候截殺初四日據貴州督餉同知李先登飛報賊抵緣塘河求援甚切本道會同陳一龍遣先鋒庶朝榮李之田趙玉舟袁桂芳吳扳龍等將各率兵由永山坎同知李璵發將官蕭應珠由打磨溪朱天祚出九杵俱至鄭家壩殺賊本道同李同知陳一龍添兵防守綏陽聽候接應仍動支官銀懸賞鼓舞至初五日黎明報稱賊將黠兵衝散放火燒糧我

兵適至銃砲震天降民姚月桂姚月槐先斬陳伏虎親家混名盧花子持首級馳報審驗眞是壯功賞銀十兩將官吳扳龍庶朝榮等各奮勇血戰斬功三十三顆箭傷銃打無筭擒獲生苗王明奪獲器械四十二件俘獲男婦六名口牛馬七隻匹先後懸賞花紅二十兩審王明供稱西賊在烏撒借兵欲攻綏桐永寧貴州分敵雲南大方每米一斗價銀六錢等情賊被官兵數次殺敗袁桂芳等赶至風香園生擒頭目陳金虎小苗胡兒斬功一十五顆五鳳山獅子山錢牌寺各奮勇截殺三路

其斬四十二功奪獲刀槍器械二十六件牛馬三隻匹部兵王一俊斬功一顆於身挾獲驗係貴州向叅議行與李同知牌一張總兵魯欽報黔中兩院公文二角此是西賊攻破黔營所得等情又據副將侯良柱塘報龍山寺伏兵叅將陳鳳見賊奔逃奮威赶殺斬功六顆生擒一名馬一匹弩槍三件中莊伏兵將官鄧朝用彭良貴截斬苗級二十一顆奪馬三匹槍弩七件各等因塘報到職該職看得兩逆最狡自分必死時居鎮雄毋享或竄罅子水西往來莫測設法購擒出哨制西截殺戰

守務在得蔑禾路屢報擒斬西夸四百十二顆器械九十餘件遵路擒斬一百二十一顆器械七十八件將印信二顆併黔省向監軍魯總兵公文報解前來除功次行監紀道紀叙器械牛馬賞有功官兵印信候繳外理合塘報為此合揭本部煩請案候事寧一體查叙施行天啓四年五月十三日右揭兵部

縣令病休疏

題為縣官抱病情真亟請休致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分守川西道呈據成都府申奉本道紙牌奉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批據該府申據崇寧縣知縣張拱極呈稱卑職年踰七十血氣既衰適來痰火大發遍身肌肉頭掉手足攣瘏不能動履危在旦夕實難供職懇乞垂念老病日侵必無起色俯賜轉達休致等因由詳奉批仰分守川西道查報蒙此俱又蒙巡按溫御史批同前事蒙批守西道查報奉此經備行成都府覆查去後今據回稱該知府許士奇看

得崇寧縣知縣張拱極風有風痰之症兼以道路險遠遂失勞頓方履任以受事隨支離而難起浸致手足痿痺即欲慰留而縣令豈卧治之官哉相應准其致仕員缺即賜題補等因詳道該督糧帶管本道右布政使詹爾達看得知縣張拱極夙疾盤根已苦熊羆赴任間關益成顛蹶值茲時事孰掌安能以痿痺之軀卧理哉乞休情殷應遂所請准令本官致仕回籍員缺請補等因通詳到臣卷查先准吏部咨為叅究府佐官員擅自回籍以儆將來以肅臣節事內開外官告致自知縣以上

例應題請等因移咨前來通行遵照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温皐誤看得崇寧縣知縣張拱極衰老龍鍾久病難痊告致情真實非假託既經道府查勘前來應合具題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將知縣張拱極准令致仕回籍員缺即為銓補嚴限前來任事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五月十三日上奉

聖旨

題為議留陞任賢能將領奠安地方以悃輿論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批據建昌道呈據監理官及衛所各官士紳軍民保留參將陳廷對加銜復任由詳該本道按察使張邦翼看得建南乃蜀中至緊邊塞而相嶺瀘沽等處尤商賈孔道亦苗猓出沒之藪年來陳參將奉本部院號令防守晃山自募健兒身先士卒往來瀘相之間遇賊便殺諸夸欽戢行旅無恐本道自成都以南遇有銅錫者即問相嶺聲息其歸防護之力於陳參將

者如出一口近本官因久陞粤西參將且離地方瀘相苗賊一哨兩劫滇秦楚蜀商人躑躅越趄死不敢出南溪一步此本道所親聞見者則本官之去留係地方之安危亦明矣萬一夸氛日熾道路漸梗建之為建尚忍言哉昔唐人謂大渡河之戍一不守則雅黎邛嘉皆擾是相嶺雖彈丸實建南之咽喉建南雖一隅實全蜀之門戶為安建計非留本官不可為留本官計非加副將職銜不可蓋本官題留參將迄今已逾二年所即副將亦應得之物況邊地勞苦猶宜破格優異乎至於本官

曾荔親兵二百名未給糧餉隨從殺賊請乞具題加銜
留任令本官安位行志似不可一日緩者今據該廳衛
所各官師生軍民商賈合詞保留相應呈請乞將陳廷
對俯從題加副總職銜移駐越巂鎮守瀘相一帶等因
由詳奉批仰按察司會同布政司覆議詳報奉此又蒙
巡按溫御史批該本道呈同前事蒙批按察司會同布
政司覆議通詳繳蒙此隨經備移布政司會議去後隨
准照會回稱該本司左布政使林宰看得建南極邊苗
患匪細而相嶺瀘沽等處尤番猓出沒不常鎮壓將官

不可一日缺人今陞任參將陳廷對標格瓊枝玉樹胸
中紫電青霜勇敵萬人材當一面醜夷出沒該參常以
單騎突至麾所部驅之衆皆披靡行旅無阻賓至如歸
隱然窮徼一長城也加銜鎮守人地兩宜等因移司准
此該本司按察使李守俊看得建南爲全蜀肘腋相嶺
成都五衛掌印指揮唐盡劉安國何龍李嗣裕宰邦璽
貢建南咽喉滇黔商旅之通衢本省往還之要路向來
番猓縱橫遂致道路梗澀陳參將奉文受事捐資召募
親冒矢石寨苗畏縮商民安堵鼓擊肩摩不稱畏道皆
本官之力也一聞他轉兩省界民如失所恃官爲地方

留賢民爲桑梓借寇似宜准從合無將陳廷對題留加
副總職銜移駐越巂鎮守相瀘一帶要隘等因由詳前
來又據按察司呈奉臣批據本司呈爲傳奉事奉臣批
據長史司呈奉蜀王令旨說與長史適酌朔之期據五
衛掌印指揮鎮撫千百戶經歷知事武舉官生三學生
員四門鄉耆軍餘人等連本同詞共稱周都閫清廉博
愛德政淪洽人心碩抱宏猷功業昭著西土予方念凋
殘之後幸際賢明保障不惟深覆庇乎軍民抑且大有
裨於藩府正欲藉表揚於兩臺豈意首掄推於部選茅

眷曷疏直
念莅任未幾俄然喬轉官民耿望激切交留頌聲盈庭
情出一轍恁該司即將所啓本呈備詳申達兩院司道
惟希體念地方多故垂允輿論諄懇題加爵秩鎮寧蜀
境官民攸賴藩封幸甚等因到司敬此敬遵案照先據
成都五衛掌印指揮唐盡劉安國何龍李嗣裕宰邦璽
等坐營守備徐之龍等操捕把總郭承勳等十四員二
十二所掌印指揮薛之植等十九員武舉張紹武張希
良耆老顧通等仝啓爲保留賢能以安全蜀以實戎政
事又據成都五衛看守西門城指揮千百戶陳光裕龔

孟龍邵宏等啟爲叩主恩從預留武弁以再撫育事又據五衛經歷知事齊以禮七員啓爲預留久任以裨仁政以重軍命事又據三學生員高廩易翼孔等幷五衛官生張紹成等五十名啓爲爲國留賢以培邦本事又據四門看守門軍幷五衛鄉耆劉繼昌等二千餘名訴爲懇天備達預留印主以益地方以快輿情事據等情遵奉前項令旨到司該本司左右長史曹大受母習吉看得當凋殘之後都閫寄戎之司嚴防守浚城渠治軍旅責良重也今觀五衛多官三學諸生及四門鄉耆等

保留周都閫呈詞累牘聯篇同舌共贊如所云胸藏萬甲氣雄千軍則韓范之威名也禮遇僚屬延攬賓朋則姬旦之吐握也革常規損紙贖行無票取則劉寵之清也公聽斷嚴賞罰庭無留訟則穆公之才敏也他如賑貧乏而給之糧米憫死亡而畀之棺衾雖發倉動麥之仁慈不是過矣課應襲而俾閑弓馬督軍士而令熟韜鈐即嘗膽臥薪之勤苦其能尚乎種種善政不可縷數誠哉千里之干城而一方之保障也乃莅任未盈一期部臺已經陪點恐一旦喬轉則他邦之雨露一新而我

蜀之甘棠徒咏此官紳士庶所以同心而控之蜀主也惟是蜀主正欲藉金湯以蔽藩屏又安得不轉而仰託於本院乎伏乞俯順官民之請仰體睿上之意恩賜預留久任昔韋皐節度西土郭進鎮守西山俱多歷年所今獨不可倣而行之乎等因由幷奉批仰按察司查議報奉此又蒙巡按溫御史批同前事蒙批周都閫一經陪推士民遠爾合詞保留惟恐失之且致藩邸廑念可稱民之司命國之干城矣按察司查議報蒙此該本司看得四川都指揮使司掌印都司周官知勇足備文武兼全恩威大洽衆心岷嶓恃爲保障官軍士民親藩蜀府一聞別轉益切瞻依合詞請留非本官之賢能而能得人若是似應留之久任以慰蒲封而快輿情者也但本官近雖有永寧之報恐尚未的合無俟其的報到日代爲題請施行由詳奉批該閫推陞未有的據俟眞報到日議留未晚也如議行繳奉此又蒙巡按溫御史批同前事蒙批周都閫陞轉未見邸報俟報日會議題留繳蒙此遵照外續蒙按院憲牌照得四川掌印都司周官望隆鎖鑰胸富甲兵詰戎壁壘改觀馭士恩威並濟

誠將林之赤幟武庫之白眉也前以陪推參將隨該蜀
藩士庶同聲預借具呈按察司詳請前來該本院批候
有的報至日會議題留今照本官業聞報轉合行議留
久任以安地方知會軍門外仰司呈堂行令該司照舊
任事料理屯政軍務練兵繕器保障會城該司仍查照
原詳會同布政司查議妥確通詳以憑會題蒙此備移
布政司查議隨准回稱該本司林左布政使看得都司
周官貌著應揚胸蟠豹畧任事有果毅之氣撫軍洽謬
縣之恩該司近報陞永寧參將查永寧之衙門爲墟懷

督留疏
材徒置之無用且軍前之效用已衆旅進亦等之投閑
省會重地似應以新銜管都司事其於詰戎兵而固金
湯實有裨益等因回覆到司准此又該本司李按察使
覆看得都司周官沉雄天賦機知風生分廿士卒傾心
傳令偏裨用命川西屏翰省會干城方今永寧諸將如
雲益之不足爲重會城寥寥虛弱去之不無可虞委應
議留以安重地既經移會前來相應呈請合候會題以
新銜仍管該司印務藩封幸甚地方幸甚等因通詳到
臣據此爲照建昌參將陳廷對韜略素裕保障有方自任事以來道路疏
通番猓畏避滇蜀行旅人人見德此真寒纔儉粟不可
一日離地方者查得越舊原係總鎮駐劄之地自黃守
魁過變之後兵戈倥傯一向虛位即今菌土掃清大將
未能遽移合無以本官加陞副總兵駐劄越舊仍兼操
捕事務自會川起至大渡河止相沾一帶俱聽料理節
制一切地方苗情一併責成本官至於增置俸薪柴馬

門皂等項應用俱聽該道另議庶本官益感激思奮而
所裨危邊亦不細矣至於原任都司今陞參將周官持
已冰霜令寒刁斗錦官承亂之後緝奸訓練濬濠葺城
治器實伍勞瘁委屬不虛又能約已奉法不但衛所官
軍感留情切即藩王亦爲地方請留查本官之轉永寧
原給供餼出自蕭之土司隨從等項俱係雜流應役今
廓清草定無從編派衙宇煨燼衙位若虛合無姑俟事
寧大將議更之後另爲請設參將本官以新陞職銜仍
管都司事務誠有如按臣目擊時艱之確論也既經該

司議詳前來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請
將參將陳廷對加陞副總兵職銜仍舊管理操捕事務
鎮守瀘相一帶其原陞廣西參將員缺聽另推補周官
以新陞參將職銜仍舊管理都司事務其原陞之缺俟
事平總兵更議之後另行推補庶於輿情地方大有裨
益矣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六月初八日上奉聖旨

司道援例請封疏

題爲皇恩未逮勞臣向隅懇乞援例代題以廣同仁以
隆孝治事據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本司右布政使詹爾達
偏沅巡撫李仙品左布政使閔夢得右布政使周官
按察使李守俊張邦翼參政王世仁吳光義婁允德副
使赫奕謝渭侯國張起鵬參議來復僉事翁登彥錢時
劉可訓盧安世段師文胡平表呈稱天啓三年恭遇皇
長子誕生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得恩詔內一款在
外方面官員五品以上歷俸二年者給與應得誥勅欽

此職等歷俸俱未及二年似與詔例未合天末遠臣何
敢妄有陳乞維是人臣處多難之地則思致身以報國
人子際非常之遇則思邀榮以顯親雖鞠躬原非倖賞
而移孝實以作忠職等自赴蜀難以來同居患難之中
共竭犬馬之報或効死以守孤城或纓冠以興義旅或
收復郡邑橫身鋒鏑之場或轉戰疆埸直搗虎狼之穴
或措糧置器嘔心血以供匝地之兵或嚙雪飡風窮鳥
道而攀登天之餉蓋三事俱空之國言戰言守俱爲巧
婦之炊九股側目之時居外居中盡屬貧孤之吻人人

鬚髮皆枯在在身家罔顧今幸金甌無缺又奉紫誥頒
來竊謂上可以報朝廷養士之恩下可以慰人子榮親
之念不虞俸不及期情爲例阻同患難者二十有二被
貶封者僅止兩人則是皇恩浩蕩之日草木皆霑而封
疆戮力之臣蓋帷獨靳雖鑒往轍者不欲濫與以傷恩
而鼓後效者不妨因勞以破例益居常則兩期不過一
瞬處變則一日可當三年此亦疾痛之所必呼而聖明
之所深隱者也查得貴州僉事李若楠等蒙彼處撫按
特題又蒙吏部議覆准給新銜誥勅兩省事同一體又
督撫疏查

如守西道參政戴燦以進表赴京自行陳請業已新銜
准給伏乞俯鑒微勞特賜題請俾職等各以今銜叨給
誥勅庶痛定思痛者可以忘勞而恩外霑恩者益思圖
報矣等因由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溫
御史批同前事蒙批天末勞臣徼恩成孝當亦聖明所
不靳也黔例果否可援布政司查報蒙此該本司左布
政使林宰查看得恩詔一款方而官員五品以上歷俸
二年者給與應得誥勅益浩蕩之中有品節焉李仙品
等歷俸尚淺誠與詔格未合但逆酋搆釁絓難振古未

聞而各官効力宣勞此生罔愛議守議戰議剿卧薪膽
於嗚張豕突之時督兵督餉督夫焦頭額于瘴癘炎蒸
之地捐七尺以奏三捷摧陷廓清之力不敢言功出萬
死而幸一生艱危險阻之鄉委云盡瘁雖現在之等俸
尚淺已不在歲計月計之常況前後之任事實多又非
止一朝一夕之故今者前星炳耀率土同歡身以及親
誰無烏鳥之愛情爲格沮未徼綸綍之褒宜其嘆切於
向隅而情急於叩閽也查貴州僉事李若楠等撫按具
題吏部覆給現有例在可援本省參政戴燦亦以新銜
得徼曠典各官同此危疆無分勞逸聖恩同此雨露豈
有偏枯儻蒙代爲陳請准給誥勅在聖明稍推廣於格
外之恩固爲因忠以教孝在各官得徼被於格外之寵
益思移孝以作忠矣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
川監察御史溫皐謨議照皇恩浩蕩一物不遺烏鳥私
衷更宜曲體有如布政使李仙品閔夢得等十九員歷
俸雖有參差任事均殫勞瘁或躬肩矢石拚身家於不
顧或督發轉運冒瘴癘而不辭是皆出萬死於一生較
之優遊守俸者委屬霄壤今當犁庭掃穴之時適遇錫

頒推恩之典例有可援情不能已丙李仙品雖已陞轉未出蜀疆勞苦居先均當破格頒給以廣教孝勸忠之典者也既經該司覆議又有貴州畢節道僉事李若楠等及同官戴煥已經請給事例可援理合會題伏乞勅下吏部覆議施行時將李仙品因夢得層爾達李守俊張邦翼王世仁吳光義婁九德赫奕謝渭侯國張起鶚來復翁登彥錢時劉可訓盧安世段師文胡平表各照今任職銜給與應得誥命庶曠蕩洪恩遐通通霑而諸臣得遂榮親至念將益堅報主永圖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六月初八日上奉聖旨

縣令給誥疏畧

題爲遵例考覈給誥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永川縣申准本縣知縣張堯揆關稱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誥舉人云云呈乞照例會題并開具各稱職考語起送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温皇謨考覈得永川縣知縣張堯揆才同斤運操凜霜嚴光明偏照逃亡擔荷力肩勞瘁本官職業俱修考居稱職除批令帶俸管事及將前後歷任行過事蹟徑自造册差人齎繳五事册掲行令咨送部院外查得永川縣印信

天啓元年九月内遭奢賊叛亂前官遺失見經請鑄未頒該縣通詳兩院批允一應造報部院文册俱借用巴縣印信印鈐以防奸僞理合一併具題伏乞勅下吏部將知縣張堯揆再加考覈酌議題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六月初八日上奉聖旨

六次請告疏

奏爲臣病沉篤萬難供職乞恩允放免代以無悞封疆事臣至愚極陋無足比數仰荷皇上知遇二三年間恩寵洊加即肝腦塗地不足以報萬一乃不幸力小任重福過災生二豎之祟漸入膏肓前五月初三日因控辭未允力疾起拜新命方日夜會集道府酌議兵食計圖購蜀寇而剪鄰氛汲汲孜孜不敢少寧乃六月初五日甫退後署忽然暈絶門下官李必成等集醫馬士烙劉嘉相等灌救藥俱不受至初六日天明始少甦而左手

左足俱不能動履蓋已成廢人矣夫臣子報主惟此一身今方疆場多故羣夸窺伺之秋猥以臥病不起之身濫司節鉞其何以肅號令而彰撻伐臣即不懷性命之憂柰何可貽疆場之累年來蜀境已清二逆潛遁臣豈不欲勉强旦夕以俾成功而無柰病勢沉篤何也爲此披瀝上請萬非得已伏望皇上立賜休致速選才望委任仍乞憐臣病篤特准免代俾臣得尚存一息生出夔門仰戴高厚豈有窮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天啓四年六月十八日上奉聖旨

糾劾貪縱縣令疏

題爲糾劾貪縱縣令以肅法紀事蜀值兵火民困已極所賴二三有司撫摩爨養何啻救焚拯溺有如太平縣知縣馬呈祥者僻處一方罔顧三尺任情肆志民怨難堪先是本官以三年考滿通詳給繇臣頗聞其穢且狥城公然殘劫該縣麻子園地方事尚未結臣遂駁回覆覈而本官鼠量已盈狼貪無忌乖張繆戾道路駭聞僉俟計處不無留一日增民一日之害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温皐謨將本官貪汚顯跡爲皇上陳之

一本官縱子馬忠縷與腹快鄧九棟李詔開賣緣爲奸每日川堂傳報聽審犯人貧富因以索賄賄多則勝少則詘無則拷打通邑怨之作爲歌謡太平知縣馬呈祥信任腹快鄧天王通同公子開打點黎民大小受磨殃一本縣所管三十六堡地産杉板虎皮香麝細茶花椒黄連貝母熊掌香豬等物本官每年春季票封官價差鄧九棟馬茂翰等下鄉採買科取如值價十兩者止發一兩上納後仍將官價繳還以上取買物件俱發大竹河轉出漢中府發回家鄉每年約載數十船值價數百

兩賠納虎皮民徐應龍萬仕儒賠納杉板民白上珠香
應龍賠納茶椒戶林起蛟陳希啓賠納香臍貝母民王
守禮官士達等證一本官喪妻後假以討奴婦爲名訪
得大竹河堡有客人陳大用久商不回其妻楊氏少而
有姿本官即令該堡人陳希皐作媒發財禮銀三兩硬
妾入署子馬忠纓要收在房使喚本官要收做妾父子
相爭攘出川堂闔縣閧傳半月後乃將楊氏退出希皐

賠上財禮銀二十兩陳希皐陳啓龍證一本縣阜快民
兵一百二十名鼓手十二名本官侵剋工食止給一半
每名起白役二名差縱沿鄉嚇害趙九霄曾繼元等證
一本縣夫馬戶係里甲輪當每年一十二號本官先索
贊見每號六兩虎皮一張禮物一分外上坐馬一匹凡
遇迎接上司水手銀兩仍派衆馬戶代出六甲馬戶杜
棟等證一本縣縣門舖白沙舖石塘舖鐵礦舖司兵每
舖二名自本官上任以來諭令呈報大戶應當工食分
文不給計四舖共八名每年侵扣工食五十七兩六錢
張友富等證一本官訪查各鄉殷實之家每家封發銀
二兩取好蘑子一隻送至縣堂仍令歇監快手餒養三

年約取過二百餘隻發回家鄉變價牛馬行白上珠證
一本官徵收錢糧加二取羨私派侵漁歲得銀四百餘
兩排年袁耀周德證一客人王甲打死龐奇本官公子
得銀五十兩杉板一副竟自輕放後止罰罪一十八兩
蒲遇時洪加明等證一排年侯之紀因會銀羨餘輕少
本官故說比併錢糧即時將之紀責三十板身死侯騰
證一龐文仲因差人告拒捕拏縣將弟兄二人各責三
十板罰罪各有力弟文廣罪銀無辦收監比併三次未
及半月身死龐文仲證一賣茶小販史承光冉乾元等

共七人捕兵張萬拏送到縣各罰罪銀五兩四錢茶斤
追入後衙追罪不完將七命獄死監簿禁子證一本縣
究民赴上告訴者拏回監禁打死史添祿因兵快酷害
削髮赴院告理本官差快拏回令賊犯攀搶即時打死
差人鄧九棟等證一本官新設防守坊長三十六名徑
自給賞冠帶每名索土儀香臍虎皮禮物二十四兩禮
厚者即令川堂待茶免差間有禮薄者多遣苦差掇求
百端吹毛求疵陳希皐證本官以日暮途窮惟利是視
格外誅求無微不到且家政不肅官守貪婪自應照貪

例革職爲民者也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覆議上請將知縣馬呈祥照貪例革職爲民遣下員缺速行銓補庶貪邪之官少儆而於吏治民生亦有裨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六月十八日上奉

聖旨

議留朝覲官員疏

欽差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鄖襄四府陝西漢中二府軍務策應綏急督理糧餉兼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朱燮元謹題爲戎馬未息料理需人議留入覲官員以安地方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照得朝覲大典羣牧四朝述職之意惟是蜀值大難以來事雖稍寧黔警狎至戎馬未遑

四郊多壘或借材於監紀督餉或專責於奠服保安更有轉餉四方奔走行伍如叙瀘渝遵一帶最當其衝者不得不議留一二以資其事及查部文有事情重大不可一日缺正官者聽臨期酌量奏留合行查議除會按院外仰司官吏即查九府六州各縣某某地方有何重大事件某某地方近夷軍旅某某見在監紀督餉應否議留正官以資料理逐一查確通詳以憑會題留任其人不得託故保留致妨大典等因奉此又蒙巡按溫御史憲牌前事蒙此俱經通行各府州縣查議去後隨准

兵巡下川東下川南遵義道各牒及合屬申覆到司該
本司右布政使詹爾達議照有司正官三年一覲大典
也地方無事自宜恪守成憲孰敢輕議乞留惟是蜀自
蘭酋犯順東西南三道郡邑多被殘破而派夫徵餉今
經二載間閭十室九空溝瘠剝肌及髓真有不忍見聞
者況加之旱魃爲祟癘疫頻行流移死殣又復強半所
藉以出之湯火沃之清冷少緩須臾之死再圖樂利之
生者非議留正官多方撫輯無足以爲之地矣且蕃土
雖清而援黔善後更資多官分理蓋毒流四境非止一

隅而多一官之留即獲一官之用合無請乞本部院軫
念蜀省多事資人分理黔省需援用官益切俯從道府
所議將成都府知府許士奇敘州府知府劉澤大重慶
府知府余新民馬湖府知府鄭朝棟龍安府知府伍元
正夔州府知府史贊舜遵義府知府胡悅安嘉定州知
州李一鳳叙州知州吳瓚瀘州知州王新民合州知州
呂應熊涪州知州朱毅臣長壽縣知縣徐爾一江安縣
知縣陳龍光大足縣知縣鄭元凱永川縣知縣張堯揆
榮昌縣知縣李雲衢閬中縣知縣周維光安岳縣知縣
趙民載遵義縣知縣丘可恒俱留在任料理一應本册
差吏齎部再照遵義府屬綏桐二縣典史未補遵義縣
典史胡一家憑尚未到仁懷縣典史石菊士民保留邊
地無官併乞免覲且四縣文案煨燼一應文册併乞免
造等因回覆到臣據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

奭議照得入覲大典理當恪遵遠方小臣得仰天顏而
祝聖壽尤所踴躍者顧事勢偶有不同成例自難拘執
就蜀論之蕃局未結黔事中變建南松潘處處告警此
何等時也各官往返多至經年代署匪人百務俱廢臣
奭一柔議留其關係
等將何所責成以措手足乎即不敢一
喫緊不容一日離於地方者如成都府知府許士奇重
慶府知府余新民當東西倥傯之衝值兵火傷殘之後
催餉理器百責交萃敘州府知府劉澤大逼鄰諸苗警
信時至馬湖府知府鄭朝棟尚在軍中未便離局夔州
府知府史贊舜爲楚蜀咽喉近經黔省招兵亟資彈壓
龍安府知府伍元正爲松潘要衝時下蠻苗跋扈正賴
安輯遵義府知府胡悅安尚在綦江督理糧餉瀘州知
州王新民涪州知州吳瓚涪州知州朱毅臣合州知州

呂應熊皆爲沿江孔道理餉押兵頃刻難移嘉定州知州李一鳳係建南要道時方集兵不可缺官大足縣知縣鄭元凱永川縣知縣張堯撰榮昌縣知縣李雲衢安岳縣知縣趙民戴長壽縣知縣徐爾一江安縣知縣陳龍光均係殘破之後亟資撫輯而調兵催餉俱有分委闔中縣知縣周維光秦蜀極衝地方多事遵義縣知縣丘可恒因府城殘燬尚借居綏陽以上七府五州八縣勢所不得不留者遵義典史胡一家仁懷縣典史石菊該司既以邊地乏人理合一併具題伏乞勑下吏部覆

議上請將知府許士奇余新民劉澤大鄭朝棟伍元正史贊舜胡悅安知州王新民吳瓚李一鳳呂應熊朱教臣知縣徐爾一陳龍光周維光鄭元凱張堯撰李雲衢趙民戴丘可恒典史胡一家石菊俱免應朝行臣轉行各官遵照庶事有責成而疆圍諸務不致廢弛矣其各官事蹟賢否容臣行令造冊差首領同吏徑齎部院以俟查處至於遵義綏陽桐梓仁懷四縣止造簡明文冊差吏齎部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六月十九日上奉聖旨

開銷帑金楚餉疏

題爲恭報前後收支兌發帑金楚餉數目以便開銷事蜀苦援遼帑藏盡那酋變以來公私一洗前後蒙皇上發帑戶部兌解及徑動楚餉留四川應解銀兩爲數頗多然始發者有前督臣與郎撫太僕支用繼發者又奉明旨量撥通融其留用一項各有司俱稱預支那借酋變之後奉旨蠲免徒有虛數未得實濟益戶部咨發則日四川發難以來前後發兌動支銀一百七十萬有奇而收支應用則郎撫領過帑金楚餉前後共三十萬一

千有奇太僕領過五萬前督臣疏開四十五萬外又給秦明屏及轉解辰常者八萬共算五十三萬其後明旨一日通融一日量撥與夫目下拖欠實計臣接任以來收過兩京帑金楚餉共三十三萬二千零時以援黔請餉臣於疏中畧一點明收過實數及後督餉御史入楚憐蜀困乏催督藩司二起又共解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三兩四錢七分一毫總而計之臣前後實收京帑楚餉共銀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三兩四錢七分有奇今南京戶部實欠五萬兩湖廣布政司實欠一十四萬八

千一百八兩三錢八分三釐九毫三絲三忽九微一塵
六纖該司曾報差官方蔭枝領解五萬兩入蜀但至今
未到除留川省錢糧三十二萬零見在委官盤查另疏
奏聞頃者臺省交章謂蜀帑當查而臣病苦行間亦不
得不先爲列數開報備查五路討蘭之兵十六萬六千
有奇自天啓二年九月至三年五月取永寧後始汰去
六萬六千留用十萬又自天啓四年二月搗巢援黔之
後汰去五萬祇留五萬若按日給直其費不貲每每鼓
以上賞激以雪憤有數月無糧不敢譁者一切收發道
督疏草　卷之十　六
府取有印信實收支則俱由道府取有印信文領在卷
督蜀疏草　卷之十　七
斷不敢朦朧草率泥沙濫用其細數文冊俟另同本省
用過錢糧分別造冊具奏外謹先列收支抵欠轉解總
撒數目以便開坐上聞伏乞勑下戶部銷算未完者俯賜催
發施行至於前督臣私借河南綵價銀兩臣因接管時
三軍告糧急如星火無銀應手只得行重慶府於前項
綵價內借支二萬兩散給遵義兵士今准河南撫臣咨
催但蜀中疲困已極前銀實難措還併乞勑部開銷轉
行河南四川知會緣係恭報前後收支兌發帑金楚餉

數目以便開銷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計開

一前後發兩京帑共一百零六萬兩

鄖陽撫臣楊述中二起領過十五萬兩

太僕劉時俊領過五萬兩

前督臣張我續疏開各起解到支用共四十

五萬兩

查前督臣疏云四十五萬內一發十一萬兩

收貯四川布政司聽臣支用銷算行據布

政司回稱前督臣支一萬兩解遵義道散

給官兵訖天啓二年三四兩月分又奉兩

院四起批允共動支二萬四千三百七十

九兩九分解上川東道給散取渝漢土官

兵幷加銜副將秦明屏推官胡平表石砫

土司領作前兩月糧餉取有印領在卷又

於本年三四五月又奉臣與按臣陸續批

允共動支九萬五千六百二十兩九錢一

分解川南道取叙瀘建武一帶官兵領作

前三箇月月糧取有印領在卷以上雖曰聽臣揭巢支用實在前督臣調遣攻取月日內已支用無存

又查前督臣疏云四十五萬內進士李春旺解蜀銀五萬兩到夔檄發夔州府分解納貯建武合江遵義四路俟揭巢完日聽四川撫臣銷算行據夔州府回稱前銀又奉前督臣於內取一萬兩轉解辰常止有四萬兩照文分解各路餉道補給官兵已前歷過月糧訖取有印信領狀在卷

又查疏開支剩帑銀一百八十五兩零九分見貯合州庫查此銀見存未動以上各款共算領用帑金六十五萬兩尚該四十一萬兩

臣接管以來天啓二年十月十四日收評事曾守身解五萬兩三年二月十五日主事王儀解六萬兩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南京戶部差官呂希望丁世臣解五萬兩共收十六萬兩行據布政司并督餉道查收動給官兵歷過月糧訖取有印收領狀在卷其餘准戶部咨稱三起兌留於楚派新餉內抵解四川銀共二十五萬兩此前後發兩京京帑共一百零六萬之數也其兌於楚者流入下款開報

一前後兌發徑動湖廣餉銀共五十三萬五千二百四十一兩連上款流下兌帑二十五萬兩共七十八萬五千一百四十一兩查

戶部議奉明旨於後發楚餉銀二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一兩內題奉聖旨批定量撥十萬兩與四川於內又開除一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一兩訖

湖廣前後實計該六十五萬兩解蜀

鄖撫三起支用過十五萬一千七百二十六兩三錢二分一釐九毫六絲六忽八塵四纖

前督臣支過一萬八百兩給秦兵援黔又支

一萬九千二百兩又支五萬兩解轉辰常
以上共用過八萬兩
湖廣布政司册報前督臣幷鄖撫太僕又共
支徑用過三千六百一十六兩七錢九分
四釐一毫此項臣不知其故應行該省查
確以上各款支用開除銀二十四萬五千
三百四十三兩一錢一分六釐六絲六忽
八塵四纖尚該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
六兩八錢八分三釐九毫三絲三忽九微
一塵六纖

臣接管以來天啓三年二月初三日收該省
布政司差官林應舉解三萬兩三年五月
初六日差官馮天寵王尚賢解六千兩三
年六月十二日差官顧言許國柱解八千
兩三年九月初二日差官王三聘解六千
兩三年九月初八日差官余國傑解二萬
兩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差官林應舉又解
五萬兩四年三月十四日差官陳嘉言解
五萬二千二十五兩二分九釐九毫臣具
疏後又該督餉按臣部臣催督差官謝繼
安於四年五月初六日解四萬四千五百
二十三兩四錢七分一毫四年七月初三
日差官唐宗珞解五萬兩九起共收銀二
十六萬六千五百四十八兩五錢行據叙
州府重慶府瀘州秤收明白取有印信庫
收陸續據各道府請詳支散各路官兵歷
過月糧訖取有印信支領在卷

一湖廣尚欠一十四萬八千一百八兩三錢八
分三釐九毫三絲三忽九微一塵六纖據
該司文報數內又差官方蔭枝領解五萬
兩但至今未到
一南京戶部欠銀五萬兩未解總計臣接管起
實支用過帑金楚餉共四十二萬六千五
百四十八兩五錢又借用前督臣私借河
南絲價銀二萬兩併請開銷通行遵照天
啓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奉聖旨

縣令給由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德陽縣申准本縣知縣李應元關稱見年三十六
歲直隸真定府趙州人由舉人泰昌元年十月二十五
日除授今職天啓元年四月初六日到任扣該天啓四
年三月初五日連閏歷俸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照詳奉
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溫御史批同前事蒙
批布政司查報蒙此行准按察司守巡鹽法等道各咨
牒回稱查得本官委於前項年月日期到任歷俸考滿
任內徵收錢糧鹽課清勾軍伍積貯稻穀五事實政俱
已足額修舉委官盤量無異應准給由開具經薦稱職
詞語起送到臣卷查先准吏部咨爲酌議考課之法以
勸吏治事內開今後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赴京聽撫
按官從公考覈賢否具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册差
人齎緻其稱職經薦應得誥勅命者照例請給其平常
不稱職者部院會同酌處又准吏部咨爲酌時宜陳愚
見等事內開遇有方面有司官考滿從公考覈據實直
書分別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填註考語具題給由以

題爲議補鎮道中軍旗鼓以重事權事據監軍道僉事劉可訓呈奉臣批據總兵李維新呈稱各鎮奉例設立中軍旗鼓已久獨本職員下未補查得加銜參將張洪烈加銜守備趙瓚才勇兼備功苦竝隆乞將二官俱授以守備署都指揮僉事張洪烈管職標下中軍事趙瓚管職標下旗鼓事以資援黔等因奉批仰監軍道查報奉此隨移該鎮回稱新設中軍旗鼓戎政便覽中如九邊廣東福建山東俱係題授實職況職衙門體統頗隆

責任更重兼值師旅繁興之際用人爲急請乞俯念二官從材官聽該鎮自爲選用今當戎馬倥傯之際據該鎮回稱近日新例九邊廣東福建等處俱已備員則該鎮中軍旗鼓固可援例仰以二官填補矣請乞俯念二官從戎兩年屢戰功苦題授前項員缺令其督兵援黔以酬共勞以資厥事等因到臣臣以蜀中鎮道皆在軍前新設中軍旗鼓勢不可缺乃於身親血戰從征有功各官內揀選陞職咨補如重慶衛指揮馮世修從征日久勞苦居多曾咨補兵巡上川東道中軍守備敘南衛指揮僉事希聖取永揚蘭屢著勞績曾咨補敘馬濾兵備道中軍守備加銜守備王胤昌攻渝復濾功績纍纍曾咨補兵巡下川南道中軍守備保寧所指揮蕭鳴鳳傳宣

該衙門又見在軍前需人料理之時既經議詳前來相應一併具題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請將張洪烈補總兵官標下中軍趙瓚補旗鼓馮世修補兵巡上川東道下中軍僉希聖補敘馬濾道下中軍王胤昌補兵巡下川南道下中軍蕭鳴鳳補安綿兵備道下中軍各加以守備署都指揮僉事職銜體統行事填給憑劄俱行臣轉行各該衙門遵照行令各官任事俾道鎮諸臣有所劻勵而血戰才勇之士愈奮力報効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奉聖旨

議裁守渝副總守備疏
題爲議裁冗官以省浮費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協守四川重慶副總兵魯應魁呈請廩給操賞等
項由詳該本司林左布政使查得本官每歲計算廩給
公費紙劄等項該銀一千四百四十餘兩當時前部院
在戎馬倥傯之中需人彈壓動支軍餉今本官到任要
援松潘副總事例支給今民窮財盡之日似難全允合
無量支四分之一隨俟議處等因由詳奉批渝城舊不
設將今無衙門無軍兵一切供應將從何處措辦則此

官似亦可裁仰會同按察司查議詳報奉此又蒙巡按
御史批據該司呈同前事蒙批腹裏與嚴邊倥傯與
承平自難相提而論亦該協所相諒者調劑裁省在該
司酌之蒙此俱經移會按察司并巡上東道查議去後
隨准牒稱該本司按察使李守俊看得渝城向來原不
設將一切衙門軍兵供應措辦艱難矧兵火之餘惟節
省爲惠是時永遵防禦周備此官委似可裁以省冗費
等因又准兵巡上川東道牒稱該本道左布政使閔夢
得看得渝城初復之日賊勢尤甚人情尚多驚窺蒙前

部院題設副總以防禦之第今逆酋逆寔蘭土廓清已
大非昔日景象況重慶當殘破之後小民膏髓已竭若
復添將添兵一切供億安從取給且向無額設衙門僦
居民房於體甚褻日逐需用捐費自備於力難支至於
防兵二千五百名計一歲應給月糧幾二萬兩斷非子
遺之民所能辦者此官委屬可裁如魯副總壯志橫雲
一鶚雄才吞海六鰲志切擒酋廉能驅鬼以彼長才而
置之散地深爲可惜本官亦屢具文請收他任伏乞具
題另行推用尤愛惜人才之至意也副總之外尚設有

守備一員專爲操練兵馬防守城池今奉部文兵巡衙
門銓註中軍守備則操練事務正其職掌似不必復添
蛇足以耗民財相應一體併裁各等因備牒到司該本
司右布政使詹爾達看得古渝腹裏近地從來未有兵
將之設頃緣恢復之後永遵未靖思患嚴防觀變修武
故用魯副將協守一時權宜計耳今蘭土既已廓清則
屯駐非關要害時移局撗暫設顧可久仍乎況一切供
應爲費不貲公私交困安從措辦且以本官干城之器
置之閒曠之地亦非所宜其員下練兵守備一體併裁

似應如議俯賜具題另銓亦節冗佐虛需材善任之道
也等因通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
議議照得重慶增設副總鎮守蓋當時郡城初復人心
未定且虞遵永二面賊黨出沒故責令彈壓耳頃者地
方稍寧冗兵漸撤本官居無衙門部解兵卒留兵二千
五百歲費二萬餘金此項錢糧實難措處與其虛拘而
自食大褻體統不若議裁俾本官得別地奮揚以展其
才略實兩便之策也其標下練兵事務已經咨議該道
添設中軍守備料理允應併裁既經議詳前來理合具

題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請將重慶府原議增設
協守副總兵及標下練兵守備員缺與夫增置兵士盡
行裁省魯應魁歷俸已久別為陞補地方行臣等遵照
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咨補都司僉書李必茂
為僉書懸缺日久特舉將材推補以便委用事四川都
司僉書陳壯猷奉補年餘至今未任屢詢本官見在黔
省効用未便離局於法於例均當另補今蜀方倥傯之
秋需材為急查得標下旗鼓守備李必茂才名炤赫意
氣驤驤論兵六出遜奇揮槊萬人必往自解圍破敵與
夫入敘恢瀘本官晝夜辛勤料理咸當迄今四年薦經
七次查據敘功條例本應優擢況當援黔赴敵之時尤
英雄用武之地合無暫照常格陞本省都司僉書頂補

陳壯猷員缺俾得借此名銜就便委用宣勞異域庶意
氣益奮而戎旅有賴矣其標下旗鼓員缺伏候另行推
補合咨本部煩請查照具題將李必茂陞補都司僉書
陳壯猷員缺給劄任事標下旗鼓員缺另候推補施行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咨兵部

就近陞補監司如巡上東道布政閔夢得守上南道參議錢題爲重地急缺道臣酌議就近陞補以資戎馬事天啓四年七月初二日據納谿縣申報四川布政司分守下川南道副使加陞一級赫奕向以代理總飭住居江濱陞於六月二十九日染疾身故印信吏卷理合封解等因已經另疏請卹本月二十五日又據四川按察司叙馬遽道副使侯國詳稱難患日深兼以妻亡子病勢甚危篤葛藟供職乞賜代題放歸等因據此臣批該道調理日久自當勿藥何又以病請也疆場務重彈壓需材

仰安心任事繳至本月二十四日據叙州府申稱叙瀘道侯副使實因病重將印信文卷於八月二十日徑交本府貯庫起行回籍訖等因查得本官既經離任必難挽留惟是川南地方界在烏撒烏蒙東川鎮雄永寧環列之衝而馬湖一府諸苗錯峙逼近建南彈壓撫綏惟道臣是藉近者二逆雖經窮竄而睥睨窺伺之志尚未能忘群奸乘間造言不曰來取永寧舊物則曰欲抄叙馬上流即今出哨將領擒獲細作供稱兩酋見糾水西烏撒苗兵欲行大逞而料理援黔諸務又一日難缺查

通省監司如巡上東道布政閔夢得守上南道參議錢時以齎捧行新推守東之姚祚端道義之廉簠威茂之張法孔巡上南之史樹德等俱未履任殊難借才惟巡下南道副使許士奇蒞任方新然與臣同駐瀘陽止可料理瀘合二路臣知近來令甲新頒不敢煩瑣然軍旅戒嚴非可同尋常寢閣者又不得不亟爲議請必得就便陞補庶幾朝奉命而夕任事輕車就熟便於責成謹查其資俸相應勞苦素著堪以陞任者如叙州府知府劉澤大千尋勁節萬斛雄才當二逆來犯之日正本官

蒞任之初脩城置器理餉治兵允稱叙南一大保障及今調停土司查覈奸宄節省餉銀三萬餘金皆有成績爲士民所愛戴而不忍釋者馬湖府知府鄭朝棟經濟大才清嚴眞品向以監理沐川平夲泥蠻四司土兵初戰於高縣再戰於長寧與夫取永揚蘭二年來無不身先士卒躬冒矢石蓋與原任道臣李仙品布政閔夢得僉事劉可訓矢心共濟厥事者至今尚在永寧收支軍餉而馬湖土兵惟本官能約束之以上二官查俸二年以上例得序轉況其勞績表表軍民倚重臣謹會同巡

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合詞上請伏乞勑下吏部再
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副使侯國雍令致仕回籍將
知府劉澤大加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兼參議職銜填補
分守下川南道鄭朝棟加陞按察司副使填補叙馬瀘
兵備道各員缺庶軍前諸務不至廢弛其於安民攘夲
有攸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九月十六日
上奉聖旨該部知道

優卹總餉道臣疏

題爲亟缺方面官員併議卹典以慰忠魂事據四川布
政使司呈奉臣批據兵巡下川南道呈奉臣紙牌據納
谿縣申報分守下川南道副使加陞一級赫奕於天啓
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病故緣由據此查得赫大參守絶
一塵事經萬苦不但十年來爲蜀之勞臣卽總餉一事
拮据轉運于水陸苗方尤屬盡瘁仰道卽查赫參政作
何優卹有無往例相符具由通詳定奪奉此該本道參
政王世仁看得已故見在行間督餉分守下南道加陞

參政赫奕稜稜峻骨翼翼小心受事於島夲叛亂之時
督餉於地方殘破之日以催科而兼撫字擢脇嘔肝由
儲峙而更轉輸梯山航海飲水茹蘗些些不染塵埃握
筭持籌粒粒可憐辛苦駐勞莫也詵茅而屋疊土而床
相依者藐焉一孫進永寧也蠻煙如幕瘴雨如綿從死
者歷茲數僕鞠躬盡瘁六師士飽馬騰竭力從征九伐
兇酬恥雪何天不佑臨敵而以風波幸脫於黃泉雪霜
卒銷夫白骨道路辛酸山川黯淡可謂眞忠眞廉至勞
至苦者也切照各官之功在軍興者有不次之擢死於

王事者有從優之典請乞照例具題以昭國典以勵臣
忠等因由詳奉批仰布政司覆查議報奉此又蒙巡按
溫御史批該道呈同前事蒙批布政司查議報蒙此該
本司右布政使詹爾達看得該道節堅茹淡諳切急公
綜理兵糈助勤時變跋涉不避艱險馳驅常衝瘴癘積
勞成瘁積瘁成痾殫力盡忠溘然朝露宦囊羞澀旅櫬
凄清琴鶴都成助慘風雲若為含哀查得征播時監軍
參政張棟病故行間前總督李化龍具題贈蔭廟祀今
赫參政以死勤事勳勞懋著郎典自宜優厚以慰忠魂

等因通詳到臣查得大明會典款開在外文武官員不
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郎典取自上裁又一款開查有
軍旅勳勞懋著者郎典自宜加厚等因遵照外今據前
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看得分守下
川南道副使加陞一級赫奕幹濟盟天矢日操持嚼雪
飡氷志切匡時材長經國在蜀十年清操素著自遭首
變即專督餉深入不毛之地久處瘴癘之場歷勞受傷
病竟不起行道之人皆為隕涕該道原係節制四夸水
陸衝要之地最為吃緊臣已另疏具題乞補外弟本官

勤等運積勞日久功當紀錄死實堪憐且與會典軍
旅身殲之例脗合理合具題伏乞勑下該部再加覆議
上請將道臣赫奕查例從優褒卹用表忠貞庶幽魂感
佩而勞臣益知激奮矣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
九月十六日上奉　聖旨該部知道

恭報建南始彙情形疏

題爲恭報建南情形併議剿撫機宜查參始彙官員以
安邊圉事天啓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據建昌道詳文據
行都司掌印都司吳國輔報據團練朱一龍報熱水苗
人白歪報說有僧兩人假以募化通同奢寅妻兄苗目
安世咱爲叛等情遂將世咱擒解到道轉解前來臣令
譯者面加細審與二逆聯姻是的通同之情不肯招承
暫發瀘州羈候又據該道詳稱二月初九日沈渣桐槽
熱水等處叛苗哨聚燒劫南山砦等處該參將陳廷對
率兵至乾海子斬級五顆奪回男婦牛豬給主訖至十
三日又報苗賊復出廷對止帶團操百總周文魁家丁
四名併僕二人前至鄧家灣各苗四路齊出廷對身受
兩箭折齒破舌周文魁被砍一刀被射一箭各家丁俱
中箭殺出重圍等因又據建昌鎮南千總張盡忠等塘
報五月初四五等日建昌道調刺兵鵰剿捕擒不意行
都司誤聽用苗攻苗兵在先官兵繼後入苗箐三日
之程深入拖卜苗巢人困馬乏忽被苗賊內外衝突陣
亾名色千總張其業黃可進廖應武任守同等官兵二

十餘名本道晝夜籌畫捐俸羅餉以致聲息不通各陸
續呈報到臣即馬上飛檄上南道會事錢時於就近衛
所調取守備葉達枝土官馬應乾等會遊擊陳謨率兵
一千五百名前夫協防又於永寧善後兵內撥撥將官
羅文才羅連龍鄔廷高兵五百名兼程前去同陳廷對
陳謨等酌議撫諭開通道路及行布政司發餉措辦軍
火器具一面行按察司查究失事員役隨於善後勢必
留兵疏內上聞臣又聞滇省按臣朱國禎詔使藩士遴
學臣楊師孔等與典試二主考時將入滇又檄總兵李
送疏道一面相機剿撫間主考二臣奉命中返至七月
二十五日朱按臣楊學臣同潘行人等俱自錦官起馬
陸續往滇省訖七月二十九日據建昌道報稱桐槽熱
水黑林等洞蠻苗見本道內多集兵廣屯糧草鄧僉書
羅文才等大兵繼至分懸本部院大字告示以示必剿
於是苗目安友衣徹衣脚嚕租等三百餘名懼剿伏地
請死剮狗殺牛鑽皮頂經木刻情願護守相嶺瀘沽越
獲兒山一帶地方獻出擄去人口牛馬財物及稱桐槽

熟水爲諸洞之冠今已就撫地方必保無虞等因又據
鄧懋宮陳謨羅文才等詳報相同該臣看得苗性犬羊
叛服靡定自萬曆四十二年前任撫臣吳用先督同總
兵劉綎鵬剿之後道路清寧雖經總兵黃守魁之剝削
奢安諸夸之叛亂而建南一帶獨爾無恙總由威令之
素行也今年四月內忽報諸夸關然而起臣甚驚訝一
面發兵應援一面差官撫諭據報六月初三日起至今
羣苗聽撫道路已通詔使按臣等俱相繼入滇矣及查
官兵被殺屯堡被劫關係邊防實非細故蠢爾犬羊何

所屬歷若非鵬剿數洞以示國威其勢決難經久即蜀
在今日亦非無兵之患獨是師行糧隨實根本至計自
雅州抵建昌爲程一十三日近該錢僉事給銀督運百
計調停所發四千人尚慮不支而欲多集兵將深入險
阻積日累月孰爲供應況鄰警方熾逋兇未獲永寧遵
義兩路聚兵遥餉公私之力已竭而又建南一路此殆
不得之數也臣再三思維檄行道將責令獻出首惡盡
還搶掠從權撫定一面查補虛伍脩飭營壘趁今穀熟
多積糧餉譬如治病先固其元氣仍將前後所發兵四

千分布要害申以威信使各苗猓再不出犯即與相安
可也若其乍撫乍叛狡獪莫測然後疏聞議剿亦似未
晚至各苗之變必有激而起臣據道路之口皆云拏安
世咱以致蠢動臣譯審世咱雖與奢氏至親原非要緊
頭目認守有年搆逆無跡既今聽撫宜予寬政隨差材
官匡榮耀將世咱押發該道聽其酌量釋放外及查建
南一帶額設防兵九千五百九十名而屯軍在外臣自
出圍未嘗檄調一卒而一遇有警輒稱無兵者固由權
餉之不敷亦因措置之未當該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

察御史溫皐謨參看得四川按察司建昌道按察使張
邦翼雅負經濟之才適遘紛紜之會本期杜釁反以啓
爭如安世咱係奢賊至親擒之以杜勾連未嘗非綢繆
之計而不意諸苗遂以借口諸苗平日最畏刺兵故調
之以協剿而不意刺兵反戈以致挫損計雖切於固圍
變忽起於肘腋拮据任事之勞實有可原而誤聽輕動
亦似有不能解者既奉明旨降級毋容再議至於建昌
行都司掌印都司吳國輔疏而喜事闇以僨功初既輕
舉以激苗繼又妄調以失律無事則縱橫自肆聞變則

縮朒不前損官劫屯誰階之厲邊徼重地可容再壞乎
叅將陳廷對平時雖有控禦之聲聞變忽蹈張皇之失
威重既損號令不行直待臣差官到而各苗始出效順
亦自不能逃罪但自來軍民相安行道感激一時偶誤
情尚可原理合一併具題伏乞勅下吏兵二部再加查
議上請如果臣言不謬除按察使張邦翼奉有明旨降
用外將都司吳國輔重加降處員缺另行銓補叅將陳
廷對姑責令策勵任事庶失事邊臣知儆而於重地大
有補益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九月十六日
奉聖旨該部知道

府佐給由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府佐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
奉臣批據保寧府申准本府通判許弘綸牒稱見年四
十八歲浙江金華府東陽人由貢生云云各等因俱題
奉欽依核咨通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
監察御史溫皐謨考覈得保寧府通判許弘綸品格恬
夲才猷練達禔躬衾影無媿署篆剸決有餘職業俱修
考居稱職除批行令將任內署管行過事蹟徑自造册
親齎五事册揭行令咨送部院外理合具題伏乞勅下
吏部將通判許弘綸再加考覈酌議題覆施行爲此具
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九月十六日上奉聖旨該部知
道

道臣病休疏

題爲道臣患病乞休事天啓四年八月十六日據四川按察司兵巡下川東道參議兼僉事曾紹芳呈稱先任戶部主事差管永平邊儲彼時外拒內防增兵增餉寢食俱廢遂致怔忡鬲逆之病天啓三年陞授今職兢兢修職察吏治兵自謂可稍紓上臺憂心之萬一豈期七月初四日忽接家報長子貢生曾獻策於三月內病故聞變悲號吐血數升憯絶在地鬲逆之疾復作數日以來勺水不入口一息不成窀火炎咳嗽血從口鼻中迸流於是性命之憂彌切功名之念頓灰伏乞俯憐病苦即賜代題放歸等因由詳據此臣批該道才名素著經緯方新西河之痛人所時有何得偶因傷感遽念蓴鱸近日戎馬未息征調殷繁此何等時而可言高尚乎仰寬懷調理即出視事繳批行去後又據該道詳稱理應恭候批示方敢離任而無奈職自聞變以來六十有四之年飲食不入口者三日醫生紀從泗勉投數劑結轖稍開然日止進糜粥一二盞吐血日甚一日頭不能昂舉目不能久視神極耗而將盡血極枯而垂斃之症

恐不免爲異鄉之魂矣伏乞本部院憐其病狀去志實堅稍寬斧鉞之誅即是生全之德除將印信交夔州府收貯該知府史贊舜晨夕議將印信於九月初八日送府收貯該知府史贊舜晨夕皆詢問多方懇留其如涕泗唏噓病委沉重業已移舟於十三日出境矣等因呈報到臣卷查先准吏部咨爲循職掌陳末議以仰裨聖治事該吏科給事中袁國臣題本部覆議以後請告官員在外仍令撫按官代奏等因題奉欽依移咨通行遵照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

按四川監察御史温皐謨看得四川按察司兵巡下川
東道叅議兼僉事曾紹芳恬夷高品經緯亮猷精神遍
注於民晷法紀大張於軍旅雖在事甫及五月而新政
綽有可觀正擬展借以膺大受不意其抱病沉痾思歸
迫切業已放舟勢難復挽除批令沿途調理候旨外理
合具題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議覆請將曾紹芳准令
致仕員缺另行推補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十
月初四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黔懲青衿凌筏縣官疏

題爲青衿糾黨凌筏縣官據實叅懲以剪囂橫事據四
川按察司兵巡下川東道呈據夔州府呈據雲陽縣生
員王文祥詞告知縣李一星貪賊酷法加徵錢糧侵欺
稅課打死義男王骋兒一十三命剋減工食私開賂格
枉賦萬餘陳情等證開欵粘告又據生員譚定薦等呈
爲貪酷俱全懇恩法除急救倒懸以甦民命事情詞於
天啓四年八月內具呈本府該知府史贊舜看得雲陽
李知縣朴實慈祥不謂其嘖有煩言也殊駭觀聽所訟

如真而本官尚可一日居於民上倘事出奇寃則當急
爲昭雪等因詳道又據該府呈據知縣李一星申稱單
職到任年餘只知奉法不虞鹽塲巨惡向世望等十餘
青衿包員竈課分文不納單職立法於衆竈戶選有身
家周益等十二名每月輪催致難欺騙解過課銀二千
八百兩惡生王政善政簡政美等恐歲爲額不遂騙課
買蠻生王文祥與久故譚定薦列名抱狀虛揑條件穢
衊難堪即汚前任朱知縣蒙鑒寃枉僅黜一老生向四
賢愼便本縣往府回縣惡生鼓竈戶百人及夫頭王俊

馬頭屈勝監犯冉正法等千餘持刀執斧先破庫門後
破穿堂口稱殺死縣官向表等手扯本縣不許進堂更
番罵辱寃窘難當奔走下河投水隨有二教官同船護
送到府妻子任辱行李奪搶伏乞垂憫轉達等情除令
奉節縣萬知縣前去鎮靜外地方大變惡焰沸騰合行
呈報又據該府呈據李知縣呈稱收頭唐問相戈以芳
周進賢向繼宗皆鹽塲惡黨傾銷低假以少易多用鈤
線抵換額解單職設法嚴禁致招殺身之媒虛捏夥告
乞鏡覆盆之寃等情又據該府呈據雲陽縣儒學教諭

華尚信訓導岳民望文可聘申奉本府信牌云本府春
日路過雲陽有生員合班捧册爲李知縣稱頌德政乞
賜轉申以旌循良本府以功令有額邮之不受忽於六
月據該學申據通學廩增附生員列名盛稱縣令功德
并岐麥傳比隆於西京振耀於絕代本府異之不意一
月之後大翻前局告訐之名又雲陽之諸生豈一令之
身前堯後跖半月之內彼聖此狂前頌者今訟者仰列
名具報奉此查得生員楊灑於天啓三年春家產異麥
鄉紳王道化等稱讚刻有實錄巷誦人歌黃岐鳳編德

政錄今典訟生員王政善亦刻名在傳可考不期王文
祥王政善條有此訟人情糊復令諸生不附鼓譟初心
不變者實多而赴訟者止文祥政善一二生也等因申
府查得雲士之頌李令德政方郤步而訐告接踵王文
祥王政善固膚愬於庭連名在呈者且頌且訐實寃頌
之雄非明正爰書無以伏辜等因詳道該本道參議曾
紹芳看得知縣李一星賦性直厚未諳委蛇其催徵鹽
課洗歷年積逋之弊破豪右包侵之謀徵解獨多於往
昔斯亦能吏也而盤據井竇惡生王政善等疾之如仇
讎計以爲不醜詆不足以敗其官不力驅不足以甚其
辱裝點揑開赴府告訐及本官徙府辯明回縣則政善
等詹詹一呼羣棍響應平日之爲決受讜者皆倚政善
等爲戎首相與擠縣官於公署而窘辱之政令迫切赴
淵幾蹙魚腹自本道任事未見雲陽小民一紙告衙門
者官品可知乃因急追鹽課致政善等點汚窘迫如此
本官未嘗以虐聞也豈任受此哉若不亟爲正法將使
雲陽一邑變爲化外而後之爲令畏足不敢入雲也伏
乞本部院批委保重夔二府推官將惡生開款及李知

縣申辯秉公審質如本官穢跡果真自應祔斥如係捏
誘則政善等以子弟訕逼父母幾死國有典刑安得輕
貸等因由詳該臣批縣官即有不法自有惠文法治之
乃雲陽惡生輒爾率衆告訐甚至逼迫幾殉河伯此亦
世變也如是先行錢李二推官會同將推官從公逐款

對質明白送府轉道詳報又據夔州府申蒙巡按溫御
史批據雲陽縣民陳情告為貪酷事詞稱婪暴知縣李
一星大張晌略濫准詞狀加耗侵課等情開單蒙批仰
夔州府將本犯固監查審速報如虛解宪蒙此又據雲

陽縣典史汪廷傑口稱本月初四日惡棍用石打入穿
堂公然擊柳三次無人敢當單職匿衙三日不敢出又
據雲安場鹽課司大使邢有典申稱鹽場豪惡康時興
王得明等恨本職追課挾仇乘縣官被害將大使打傷
冠帶公座盡毀蒙清單廳出牌移職家口棍徒吶喊稱
係假票不許搬移等情該知府史贊舜看得雲陽士民
真無天無日舉措任其狷狂倫理為其倒置尚可不為

謀叛變職皆不知惟是知縣一日在位尚雲陽一日之
父母也非有追賊之旨非有革任明文即積怨未伸當
以黜陟之權還憲臺而併還之天子尤當以曲直付公
論而併付之士師何敢戮辱惟恐其輕斥逐惟恐其晚
磨拳擄臂者惡口嗶面而詬者職荼虐以察亂形平
心以擬其罪案未有劣生持斧於公門豪民拋石於官
舍知縣逼而投江典史畏而閉戶而可置不問者未有
軟禁其妻孥薪水不通而致隣縣之解諭傳梆於堂上
而致吏書潛逃大使之胃頓飽其老拳而仍毀其冠服

同知之府牌擲為偽票愈肆其狂燄而可置不問者此
事職即擬嚴拏而王政善等動以庇護同鄉為口實伏
乞憲臺速委究審主謀脅從之故一勘而本末自明原
無假借士民凌逼惡習不成世界速祈正法以維風俗
等因呈詳前來臣批雲陽士民結黨以攻父母已屬不
法見奉提審尤應靜聽而乃持斧拋磚逼之幾斃魚腹
甚至驅逐典史書斷家小之薪水全無天日矣仰下
東道速照前詳委官鞫審明白招報批行去後該臣看
得縣官管理一方為民父母乃一旦化為仇讎非其駭

刑以恣虐必或剋取以掊尤法紀森然安可假貸獨是近來士習囂凌罔顧名分得利則刻頌稱揚失意輒捏詞撓辟毀譽隨意擊撙公行此大非盛世之風卽如知縣李一星居官不法自有白簡業已准詞提問雖能罔三尺以庇一官乃王政善等糾聚羣黨公然逼逐種種兇狀殊可驚駭致本官欲捐軀於河伯道府咸避嫌於同鄉上下之分全無冠裳之誼盡掃矣除將雲陽縣印信另委同知賀納賢接管檄催保寧府推官錢允鯨重慶府推官李必達夔州府推官蔣化龍公同照款會審

依律究擬事關結黨凌虐縣官地方異變應合參題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參看得雲陽縣知縣李一星不能勠牧致起怨尤雖未究開欵之實必自有取謗之因除究勘至日會疏處分外至於生員王政善王文祥向世望等擅造好惡之柄妄肆凌逼之威既已結黨侵權又復犯上作亂士習敗壞乃至於此若不依律重治何所底止理合具題伏乞勑下該部覆議奉請行巡按御史將王文祥等所告李一星事併夔州府所申王政善等肆橫情節逐一勘問查照情罪從公議處庶官邪士橫並知儆惕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十月初四日上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縣令給由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大昌縣申准本縣知縣易進關稱見年三十七歲
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由舉人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內
除授本省廣信府貴溪縣儒學教諭四十八年七月內
陞授今職天啓元年二月十七日到任扣該天啓四年
正月十六日連閏實歷俸三十六個月三年考滿又據
榮縣申准本縣知縣蔣守洵關稱見年三十三歲廣西
桂林府全州人由舉人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內除授直

隸廬州府廬江縣儒學教諭丁繼母憂起復補除安慶
府太湖縣教諭四十四年陞廣東雷州府遂溪縣知縣
本年十月初六日到任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丁父憂
服闋赴部天啓元年二月內補授今職本年八月二十
五日到任除前任歷俸因起復調用不報外扣該天啓
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連閏實歷俸三十六個月三年考
滿各應給由照詳俱奉批抑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
按溫御史批同前事俱蒙批布政司查報蒙此行准按
察司守巡鹽法等道各呈牒同稱查得二官委於前項

年月日期到任歷俸考滿任內徵收錢糧鹽課清勾軍
伍積貯稻穀五事實政俱已足額修舉委官盤量無異
應准給由各開具經薦稱職詞語起送到臣卷查先准
云云各等因俱題奉欽依移咨通行在卷今據前因該
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考覈得大昌縣知
縣易進宅心豈弟應務周詳三年訟理政平四境民安
士服榮縣知縣蔣守洵砥節無媿影衾奉公不辭勞瘁
賦額無逋循聲獨懋二官職業俱修考居稱職除批令
帶俸管事各將任內行過事蹟徑自造冊差人齎繳五

事冊揭行令咨送部院外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吏部將
知縣易進蔣守洵再加考覈酌議題覆施行爲此具本
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十月初四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斜劾大計方面疏

題爲糾劾不職方面官員以備考察事天啓五年正月
適屆計察之期方面官員例應糾劾以肅憲體蜀中自
罹兵火共劾勛勤前後各監司皆最勞苦而又當缺員
之多實苦掾索之難顧大典難廢未敢隱庇據采訪有
疵議者得四人焉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尚
默爲皇上陳之四川布政司分守川西道叅政加陞二
級戴燝文學素優才猷亦練即百日城守九死一生臣
與之患難同事有不忍苛求者但叅據衆論皆謂本官

神情耽於吟咏而防檢多疎意氣重在交游而情面未
割聽書吏張道學之譸張多被指騙信指揮張應甲之
聳誑遂致侵欺州縣缺官而濫委吏員經歷誰縱嗇禾
之碩鼠解糧一萬而少至二千七百豈盡奸弁之侵漁
奉差經歲尚無復任之音耽戀丘園殊少急公之誼所
應照不及例以新銜改調僻近者也按察司清軍驛傳
道僉事全良範雄心未沮暮氣無多年力既已衰遲舉
動更多愆悞擔負小鹽例不起科而堅行徒擬窮民之
皮骨俱銷黜單不到自有常條而送饋註免各軍之怨

誘何堪詞狀無不濫准每將強半暗發祇欲塞道途之
耳目問理自有專司輒自親提招擬何以肅表帥之觀
瞻至如出灌縣准狀而預借縣官之贖鍰祭都江放水
而私折致祭之牛羊瑣屑已甚誹笑難堪但其事每過
於執拗而權或竊於羣小盛氣雄心遠難抹殺亦應照
不及例量調簡僻者也敘馬濾兵備道副使侯國意念
真醇心地樸直偶處危苦之地亦甘馳逐之勞但耳既
失聰足復病跛氣奄奄而不振心汲汲以求歸任用舍
人戴伸而每事聽其指麾縱放家人出外而各官未免

私饋報功既已虛張聞警輒爾遠徙總由意念懈於當
官是以防範疎於馭下浮名真如束縛三徑已賦歸來
所當照老疾例予以致仕者也遵義府知府胡悅安操
履本自安貞神情未免綿弱僅能株守絶少幹才郡城
雖云殘燬而各屬無恙何以躊躇不前督餉既有專司
而乾銷過半難謂稽查有法聽心腹何一龍等需索糧
例留批不發淪戶無不吞聲任管家張二受姦占民婦
悉置不問基民遂多詈口羈旅苦於棲遲艱危何曾料
理但其意念眞醇操持未壞哉亂雖非所長居常自能

料理併當照不及例改調簡僻者也理合具題伏乞勅
下部院備加參酌分別議處庶監司知儆而表率慎肅
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糾劾大計有司疏

題爲糾參不職有司官員以肅計典事天啓五年正月
適當計吏之期節奉部院申飭功令森嚴臣卽愚陋不
敢不博采廣諮以佐末議維是身處行間境屬遼闊耳
目闇昧多未周知謹據司道造到冊揭備行參酌適巡
按御史溫皐謨巡方事竣臣與面訂明白隨會同新按
臣吳尚默得各有司應議者十有八人其以病告與已
經劣轉中尚有應指摘者亦有在任微瑕而議未歸一
者俱明註冊內以俟酌處除將事實底冊徑齎部院各

衙門謹臚列不肖諸狀爲皇上陳之井研縣知縣鄭天
懿一善無聞四維盡決行事旣多瑣屑剋利必盡錙銖
詞狀每紙夾銀七八錢模著卽准明是以官爲市牌票
僉發定差五六人下鄉逼捉豈得與民無擾告詞訴詞
一事兩問以擬贖草役收役百計翻覆以索錢多科濫
罰卽窮民之豬羊鷄鴨破衣敗絮皆准折於當堂假公
濟私凡一切馬戶里排督夫運餉盡剋入於私橐官箴
既已大壞吏議自當首加大寧縣今丁憂知縣李邦鑑
縱肆有聲攫噬最毒逐事需求多術剝民血髓咸枯錢

糧每兩加耗三錢三里之簿籍可證塲戶每家索金四兩各竈之白送堪嗟受賕盜田金月之金銀而立斃無干之李元取富商齊東池之厚賄而打死赴告之孫國明人命幾同草刈扁送寡婦五十家而得謝二百五十兩扁送里長六十家而得謝一百八十兩官常全爲利媒慫取未解之糧多行乾沒妄指軍前之役徑自私侵小民怨口喧騰去後焚聲大著宜賓縣知縣邵以嵩心地糊塗行履狂悖沉湎既濁其神婪求全不知足用書手涂一化爲主文每事憑其指引倚門子周思忠作心

腹諸賊悉與交關大戶劉仕坤拏監黑獄勒銀一百兩代送有據里長萬楊樂疑其暗揭酷責四十板痍死堪憐拆封每十兩扣羨一兩各收頭無不有口詞狀計進銀不計曲直即干證俱不放鬆親弟改作陳永伸任其在外強占民婦包攬詞訟防範業已全疎楠木取造大馬船不給行戶令娼供飯使僧作工秋毫無不具柝檢押之潰已甚閭閻之擾難堪以上三官處心全昧夫廉恥敗類不齒於官常民怨已盈公論咸憤所當照貪例革職爲民者也榮經縣知縣林之棟自負才鋒實沉慾

海奸惡常違人性操縱偏假神叢節令生辰盡索各商之傀原被詞訟一槩三兩之謠王仲誠子被人殺疑其揭謗而父子俱斃於杖下牌石豈免於號冤張宗文猾吏神奸聽其唆撥而酷杖多中於無辜良民遂爲之重足鹽茶不捕私販何以飭防軍糧逐季扣侵焉能弭謗行止既苦於乖張職守難容其忝竊原任建始縣知縣今陞河南裕州知州劉世寧才窮五技守媿四知在任碌碌無稱去後嘵嘵多議徵糧明加一暗加一三年之入不貲下鄉准騾馬准土紬四境之騷最苦指軍餉借各役之心馮麒翁媳通姦不行正罪而止將尚氏變價入橐是何法紀劉四私出內衙强取貨物而反責各行告討物價全昧防閑官箴既已大踰公道自當追議原任名山縣知縣今陞永安州知州劉爾完撫字無能侵漁有術託疾經年閉關倖陞百計營私取竹木造器皿役銀匠打首飾碌碌曾無虛日短典史之常俸剋阜快之工食嗷嗷致有煩言寵用書手楊升貴致令以撥置

起家苞苴之入可知重責里長王大智必欲加二當
例胥體之椎可憫豁墾既已滿盈褫斥自是難免原任
永川縣知縣今陞南京兵馬蔣承皐性本謙和才非振
勵在任猶可塗抹遇賊便爾張皇官存而印信獨亡終
難推諉於被劫開糧而原單見在未可藉口於挾雖獨
是患難逼迫事出異常而窖銀尚在足明初志名義殊
難苛責褫斥自是相宜以上四員治行無聞裂檢有據
或敗露於當官或指摘於陞任均應照不謹例革職閒
住者也大竹縣知縣程應詔賦性一味糊塗作事維人

督蜀疏草

播弄防維決裂狐鼠縱橫當堂審事全憑心腹傳惟士
在傍傳示幾同木偶無知臥病在衙專使庫吏胡現龍
拆封秤兌信是神叢有假大盜陳元光發審縱脫直至
降水拏獲而猶茫然不省總書黃雲鳳恣意侵剋陰與
佐領通同而反一力祕護六曹之敝壞已甚兩年之遺
負獨多此一官者所當照罷軟例與以致仕者也遵義
府通判張盛治遇難頗矢節槩遷官遂中病魔無志馳
驅有心儆放憑到半年而猶戀縣印難云弘濟艱難甫
入遵義而即稱病危豈其遽染瘴癘初則移居真安後

乃復出資縣百橛不回一去自決烟霞之癖已堅膏肓
之病難挽所當照有疾例與以致仕者也汶川縣知縣
廿受誥才能濟暴巧以營私初政儘有聲名核實全多
恣肆錢糧每十扣三又搭低假何怪軍士萊胡保等之
號呼瓦寺發銀四百止與百兩總累字識能應林等之
扣補受木商馬台之三百金而給牒開厲禁之山場豈
是網繆之策因打兒加之姦使女而迫挾該土官之百
兩全是激變之媒奉牌督餉而四出借銀仍迫各士民
保留急公何有查取花樾而生事借豐竟受高啓直餽

賂覓利無遺彈九之騷動難堪邊圉之挑釁可慮江津
縣知縣丁天躍好酒誤事任性用刑履任雖止七月怨
聲已盈萬口信積猾熊啓富等之曲譜杖夾悉從新製
任門子漆惟春等為心腹沉湎豈顧官箴衛差劉應啓
索討回文發怒立斃杖下曾犯何條詎客段二官赴堂
訴理喝阜勞打捐生全無惻隱阜快結為天罡朱萬聰
劍人龍等之被嘴有據審理如赴地獄夏民皞宋榮合
之多命合寃道府既經質明民社豈堪再寄蓬州知州
商之燮執拗自用調劑無方督餉雖效勤勞在任未免

指摘錢糧每兩加收一錢已經刑官之驗實禁獄濫收
四十餘人難免無辜之受累縱公子後堂以通線索牟
張明等之餽送有據責阜快領銀以買新絲傳典禮等
之賠累堪嗟署邑而受各吏禮銀全無檢押點差而取
火籤一兩最起煩言大閉既已不守公典自是難逃以
上三官或地簡任淺或督餉效勞皆無不可原之情而
忝睢自肆幾激地方之變撫字無方不理士民之口均
應照浮躁例重加降調者也成都府同知侯世延營營
嗜利逐逐行私心地全欠光明舉止實多狼狽用吏張

朝鳳爲主文私開後戶每事憑其過送縱僕五管家出
羊市姦占民婦掩耳若爲不聞簡州綁送從叛王廷達
等十七名忽爾盡放則人有五十兩之饋鎖官新報馬
戶一百家不肯應遞則官有三百兩之扣及署資陽倉
糧則每石紅錢一兩民髓俱竭問贖而追比不出三日
刑毒難堪姑以守城之勞聊擬薄褫之典南部縣知縣
吳諭質本優柔才更庸闇四境啼號不問六曹讋慄日
滋每事取決於典史任其縱盜害民漫無覺察徵收全
聽之庫吏大糧完未及半竟爾寢停當軍旅儉憊之日

釀冥頑弛廢之習檄屢下而不問官雖有以若無嚴邑
實所不堪寒氈庶幾可擁溫江縣知縣蔣元德才猷短
淺舉動濶疎寸衷漫無主持羣小任其撥置戶吏郭完
美不到則不坐堂積書王寵未至即不審事勒索錢糧
火耗半入羣奸之橐催督軍前餉米全無清楚之單劉
氏夫死何罪而用夾棍嚴刑則伊叔舒應嗣爭財業有
百金之餽寶氏鄉居守寡理宜曲成而遣門子作媒則
差頭巴文良貪色會受後堂之囑一印二官歌謠既已
騰播十羊九牧閭里豈任誅求花縣實難綰符芹水猶

堪振鐸巴縣知縣今丁憂戴文箕儀狀頗偉識度亦明
舊任雅著能聲改調便多掣肘收糧偏重於鄉戶難服
黎庶之心問理多徇乎情面未免紛囂之口既任爲楚
抬兵而又委匪人從事公務等若弁髦領過餉銀二萬
而忽稱行糧無措到處爲之騷動治撫已掛彈文巴國
亦無善政維其歷任尚淺操持未壞煩劇誠非所任簡
僻似可相安原任南溪縣今改雲南定邊縣知縣李聯
魁心知謹畏才乏精明荒殘頗欲調停展措每多紕繆
追求掾捕權盡落於奸胥致積惡能繼成之恣意橫行

督餉催夫事每至於遲違雖推官宋萬畧之嚴催不顧惟是地苦新殘官甫數月和緩或以有爲改調庶幾就理射洪縣知縣雷靈雨頗知振刷雅負剛方無奈吹索太苛遂致張弛失當甫下車而專用大板酷刑咸有曷喪之思比錢糧而竟日夾撥不放遂起閭君之號差阜下鄉追贖四境遂以騷然查井遍行科罰各戶因而逃竄蓋其志思有爲而事每任性稍裁苛刻之偏尚有循良之治以上六官治行咸乖而劣狀各異所當照不及例或調簡僻或改教職者也理合具題伏乞勑下部院

備加參酌分別議處庶官邪知儆而計典有裨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題爲議補邊道中軍員缺事據四川監軍帶管兵巡遵義道按察司僉事盧安世呈稱本道標下中軍奉兵部題奉欽依以守備武聲華實授奉差獻俘推陞參將又奉部文以茂州衛指揮曹守爵陞補查守爵向在永寧軍前染病於天啓四年六月內病故看得加銜守備蘇迪塞上干城營中憾羽論功酬勞委應實授伏乞本部院俯查節次批詳憫念伊父歿於戰陣本官屢建多功合無具題填補已故曹守爵員缺等因又據監軍道盧

僉事呈稱本道中軍守備奉欽依推按院下督陣加銜守備何湛然實補弟湛然向隨按院劾用未到信地查得中軍加銜參將吳攀龍措置精神器達臨戎敢勇爭先拠查功册本官擒斬招降爲數頗多此本道身親入巢勇往直前之將也攀龍以虛銜爲湛然代勞情屬不堪合乞題請頂補何湛然員缺庶使本官前勞稍酬援黔勇敢等因各呈詳到臣據此查得遵義道中軍守備武聲華已陞參將又經推補指揮曹守爵填補該道詳稱守爵物故論功以加銜守備蘇迪題補又監軍僉事

盧安世下例有中軍一員傳宣號令該臣於天啓三年五月內具疏將守備何湛然陞補祇因湛然先隨張溫二按臣委赴石泉署理守備軍事是以未赴該道任事今盧僉事兼攝兩道業於本年十一月十六日統兵三萬進遵義府城出兵鎮南關援黔勦賊則二道中軍各有傳宣軍令重任時不可缺該臣看得加銜守備蘇迪年貌壯偉弓馬熟嫻痛父裘革之冤屢建殺賊之績加銜叅將吳攀龍穿楊絕技拔幟宏猷懋樹擒斬之功大奮撻伐之力二官之勞委應酬錄既經該道議詳前來

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加銜守備蘇迪補遵義道下中軍守備填曹守曾員缺加銜叅將吳攀龍補盧監軍道下中軍守備員缺仍各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各給憑劄前來以便轉行二官任事建功其守備何湛然奉命二年未曾仟事合無祇與守備虛銜聽按臣委用庶勞逸適均而人情競勸矣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旨是

縣令給由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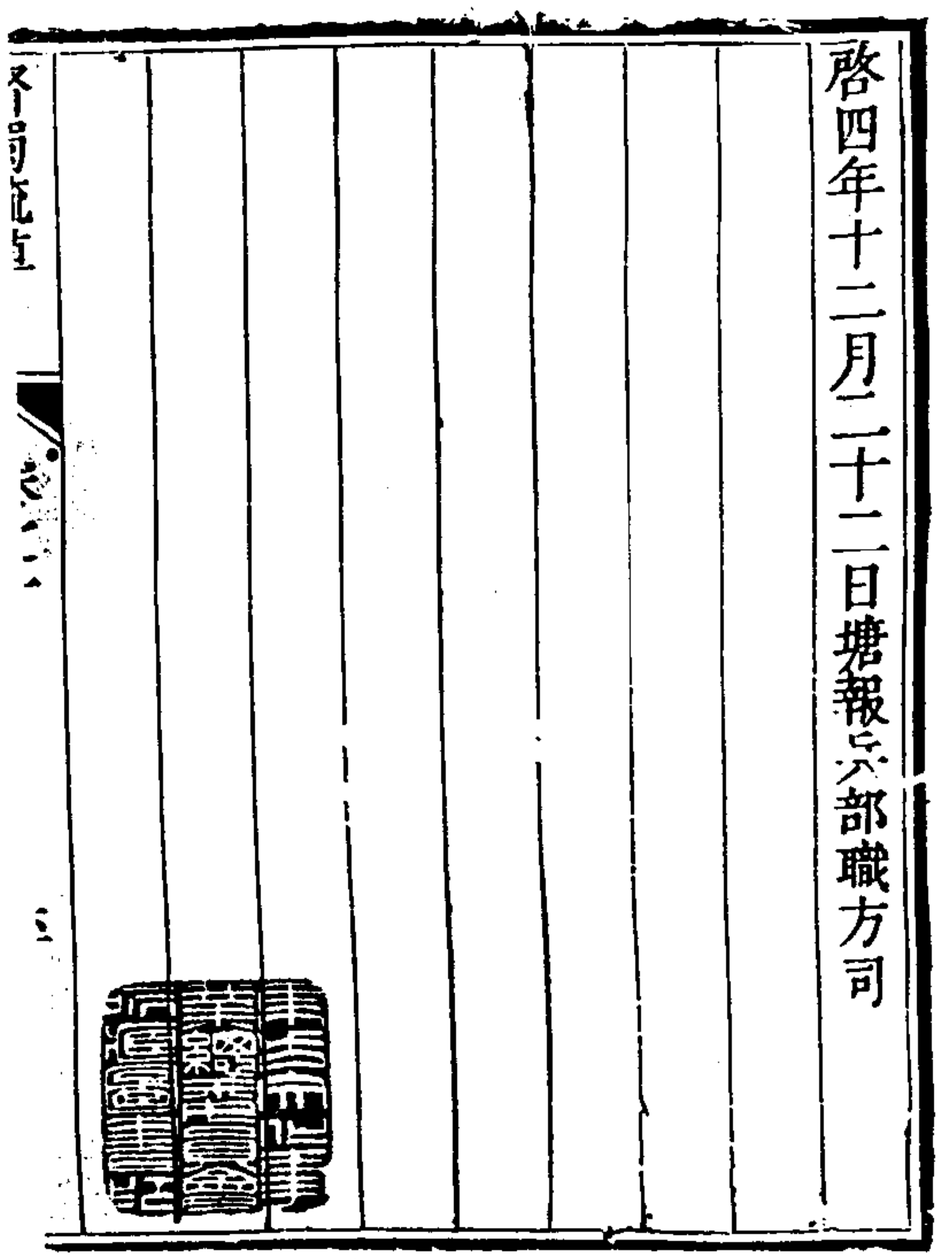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巡批據安縣申准本縣知縣沈愉關稱見年三十二歲陝西漢中府寧羌州人由舉人萬曆四十四年三月內除授山西平陽府臨汾縣儒學署教諭泰昌元年十月內陞今職天啓元年四月十一日到任扣該天啓四年三月初十日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考滿又據綿竹縣申准本縣知縣譚先哲關稱見年三十歲貴州平壩衛籍湖廣長沙府長沙縣人由舉人天啓元年六月內除

授今職本年十月初六日到任扣該天啓四年九月初五日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各三年任滿例給由云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尚默考覈得安縣知縣沈愉慷慨能赴省難廉平最得民和野蔚桑麻庭空狐鼠綿竹縣知縣譚先哲實政曲周民隱嫈修不染俗氛溝瘠春回案塵颺掃二官職業俱修考居稱職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吏部將知縣沈愉譚先哲再加考覈酌議題覆施行天啓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

塘報永遵二路出哨
爲塘報事據監軍道副使謝渭會事劉可訓知府鄭朝
棟總兵李維新塘報奉本部院檄令仰道鎮即統兵分
兩路徑進畢節猡子直搗大方奉此本鎮於天啓四年
十一月二十日移鎮赤水衛差將官湯廷耀胡汝高李
國選等渡河二十四日路遇前鋒奸細西苗各將追殺
斬級四顆生擒苗賊一名赶至客仲壩賊兵無數來衝
官兵大戰斬級八顆馬二匹槍刀三十五件又斬易習
等三顆生擒苗婦四口各苗兵走入大箐至十二月初
一日夜本鎮預發前鋒郭起柱潘應奎率兵分道找搭
浮橋繼發將官秦衍祚劉宗良馬繩祖楊元孔全斌凌
九疇等由上渡旗鼓官張洪烈趙瓚李維賢李棲鳳等
由中渡次第進發本鎮於初八日親渡赤水河劄營層
臺又差旗牌蔡逢春龔應試督陣至板橋西賊無限接
戰官兵奮勇大殺遵標二營斬十九顆馬繩祖營斬五
顆楊元營斬六顆郭起柱營斬十三顆孔全斌營斬八
顆李大用姚化民凌九疇潘映奎陳章周繼先楊光增
張令樵崇智等各營共斬四十顆生擒猓玀二名鬼師

者弄馬二十四匹各賊敗潰奔入雪箐之中救出海子
洞降將朱三鳳等鬼師者弄供稱二苗尤股烏撒官保
等欲率兵三路來攻永寧等項虛實之情除深進之攻
另報外等因又據監軍帶管遵義道僉事盧安世塘報
本道遵令會同副總林兆鼎及加銜副將侯良柱陳一
龍張奏凱將官吳攀龍等及漢土降兵共三萬五百餘
名於十一月十六日齊進遵義府城公哨劉營招安百
姓修葺城池發將官胡斯化王尚明各帶先鋒兵勇逼
金刀鎮南遠探十二月初二日西賊四大營至板角山

與官兵對敵賊兵中彈逃生者箭傷墜馬者不計其數
亂竄各逃入箐我兵追赶賊棄刀槍滿路得獲器械極
多阿烏迷陳伏虎等三名見勢重難敵投降本道厚賞
令其立功方准投見各等因塘報到職據此查得永遵
二路久已勒兵待進單候黔中信息但恐西賊狡謀出
沒急檄各道鎮出兵總鎮駐赤水渡屬臺兩次殺賊百
餘因雪厚箐大各苗遂得據險藏身遵義盧僉事前鋒
遠哨遇敵雖無斬獲銃箭傷者亦多得獲器械足憑只
候黔中確信一至三路大兵即合齊進理合塘報天



啓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塘報兵部職方司

少師朱襄敎公督蜀疏草卷之十

辭免尚書重銜疏

欽差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郎襄四府陝西漢中二府軍務策應緩急督理糧餉兼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朱燮元謹奏爲寵命難承危病匪假乞恩辭免特允褫奪事臣惟國家名器不可濫膺疆埸倥傯難以卧理以臣庸碌本非軍旅之才謬司撻伐之寄仰藉皇上威靈平蜀揭簡粗有頭緒而不意黔事中變元兇被匿局面愈遠措置維艱臣晝夜徬徨舊疾日加形骸僅存喘息幾斷忽於五年正月初八日接兵部咨奉聖旨川兵已有成功朱燮元准加尚書職銜設官守土善後事宜并具奏施行援黔派餉等項都著從便斟酌錄首功恤死難即兵查行該部知道欽此又接邸報天啓四年十二月初三日該吏部題覆爲備述川土用兵等事奉聖旨朱燮元陞兵部尚書仍舊總督川湖等處地方欽此欽遵臣當設香案望闕叩頭外竊念涓埃未效顯秩荐加摩頂放踵豈其敢辭但



鼷鼠之技已竭狗馬之疾滋深自去冬至今視聽俱昏飲食少進手足强半不仁文移盈案未決即欲覩顏尸素其柰疆場何益臣行年六十蒲柳業已經秋臨戎五年形神爲之玆敝雖勉事醫藥而日就沉頓叨恩過厚報塞不前有心無力臣之命也每惟明主可爲忠言輒敢披瀝眞情仰天呼籲伏望聖明特准辭免新命即予休致速簡才望大臣前來交代俾臣得生歸里門一晤衰親即捐棄重泉啣結何已爲此具本奏聞伏候勑旨

天啓五年二月初四日上奉聖旨朱燮元已改調黔中著遵旨前赴料理軍務不准辭吏部知道

議調建昌道臣疏

題爲議調才力道臣以安危邊事罷蜀中建昌一邊僻在西南爲通滇要道近者蠻苗出沒不常亟須道臣彈壓一日難缺該道員缺天啓四年八月內奉旨以監軍僉事胡平表推補頻稱得人奈本官奉命之後即以病辭堅不肯赴臣差人促之至再至三又檄行按察司查催回稱本官委果患病已將該道敕印吏部給發文憑辭斂各因覆前來又接貴州督臣兩次移咨欲借本官過黔督兵等因准此查得建南自雅州起至金沙江延袤二千餘里中有桐槽白水半站巴松等洞番苗不時出劫行商雖經遣將掃清伏隆然犬羊之性靡常陰雨之防宜密胡僉事既已病辭而建昌又不可一日無官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尚默查看得威茂道副使張法孔素負昂霄之品兼優戡亂之才莅任方新聲華茂著見今建昌印務係本官代攝合無就近以原官改調建昌道不惟地方有裨亦於事勢甚便至於威茂道雖係危邊事體稍簡查得監軍僉事加陞一級劉可訓提兵素饒雄畧搗蕩已著奇功在事四年勤勞居最

除另疏題敘外合無加陞參議填補威茂道員缺有事
督兵進剿稍暇回道料理庶一轉移而地方得人邊情
軍務兩有賴矣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吏部將副使張法
孔以原官改調建昌道料理僉事加陞一級劉可訓加
陞參議填補威茂道員缺其僉事胡平表應候調理痊
可聽點中具題陞補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五
年二月初四日上奉　聖旨

題爲就近改補府佐以經殘庶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
奉臣批據重慶府申准巴縣鄉官張似渠張孝倪斯蕙
王應熊胡芳桂吳嘉賓黃世澤賈元勳等揭稱敝邑遘
亂以來劫也極矣承當道仁人不忍閔惻而賜之賢令
長以爲粱肉屢就近調補蓋念巴人之不可旦夕無慈
母也顧遷其地而能良車甫臨而逃散實無如今張知
縣者在巴纔三月而百里之內蠲逋頓息猾吏衙官之
氣不知何往胥徒無跡於里巷者稗民無漁於影射者

寓撫字於催科之中去太甚於勞止之日魴尾赤而不
羞肅鴻哀而還集向在師中時或謂其提兵夜出先登
無讓服其膽決者或謂其督仁台一路餉經年不內顧
運遵義一路餉每單騎詣道上閱實服其精勤者其治
永邑也絕火耗少罰贖郵驛遍慎大獄其愛人以仁以
勇其御事以識以力其事上以直以誠雖古循良莫加
焉居無何有岳陽佐郡之擢國人爲之悵歎曰方子之
以母而遽奪之也相與奔奏請禱臬幸終噢咻之其說
已具士民呈狀中此與異時情面攀留者不可同年語

仰惟當道仁人所欲與聚巴人如嬰兒之忽去其乳實
不勝其嗚嗚敢合喙以籲等情到府又據重慶府巴縣
兩學生員劉世澤錢嗣起等呈為保留賢牧懇乞轉詳
就近改補以福殘黎以慰藎心事呈稱苦茲巴邑慘受
兵戈向來羽檄交馳至今瘡痍未起援黔運餉尚無息
肩之期拯溺救焚必賴循良之令幸遇署縣張父母當
叱馭入川之日正督兵奪關之時初聞變而策單車輕
三巴之險慷慨不減王尊既莅任而殫獨臂捍孤城之
危保障真符余玠於時歷千里而置郵不繼閱數縣而

煙火不通能為無米之炊兼備盤根之苦恤驛養馬躬
親飼飯之勞為法持平必爭百姓一命之冤有緣下邑
得借代庖薄賦省刑雪冷蒸蕪之饑民安事治風清單
父之琴設木卑而追呼不假於卒徒三村無捕蛇之擾
革火耗而餘羨不入於縣帑百里頌縣魚之操衙齋避
而六案霜清流民歸而四郊春蔼方喜塗嗇有天乃報
岳陽二守在朝廷賚功之典非所以酬殊勳而小民戴
澤之私幸可以徼永宜縱主臣不擇地而任但敝邑期
得人而濡念切思何願同借寇今本府二守正缺乞詳

就近題陞以惠三巴父老子弟引領慰私等情據此該
本府知府余新民看得永川縣知縣張堯揆貞心實政
潔守長才治永久著令譽署巴蔚起賢聲委應清華之
選忽報轉岳州郡丞巴民思之不啻如赤子之失怙恃
也相率泣留乞補本府同知員缺夫瘡痍破之餘又
值軍興之際調停撫綏剔蠹振制非得有仁愛識力者
不能勝其任而本官固饒為之自投以所甚難蓋為地
擇人非為本官計也既經鄉紳士民全詞以請相應通
詳合無俯從題請將張堯揆改補重慶府同知以安地

方生民之望等因繇詳奉批仰布政司覆議報奉此又
蒙巡按溫御史批據該府呈同前事蒙批知縣張堯揆
才品治行當為蜀令白眉今值瘡痍固圉之時倚賴尤
切留用甚宜布政司會同巡上東道查議詳行繳蒙此
該本司移准兵巡上川東道署道事知府余新民覆看
牒繇前來該本司左布政使史文燦查看得永川縣知
縣今署巴縣事張堯揆根心德政信手經綸招徠澤及
哀鴻撫字春生枯骨其治永而永人恨其來暮及攝巴
而巴人又恐去之疾也如設木阜追呼不及於鄉村滅

贖鍰綵毫不苦於百姓據鄉紳公揭述民謠云省一年
勾攝之費與完贖納糧之餘即可以抵一年之額賦此
亦足爲本官實錄矣且其監軍轉餉緒兵緝邪勞績尤
多當此巴蜀多事之秋若以本官就近題補本府同知
不惟蕞邑有賴其於時艱匡濟亦非淺渺者既經道府
及鄉紳合詞前來伏乞會題以慰羣望等因通詳到臣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尚默看得永川縣知
縣今陞湖廣岳州府同知張堯揆揮霍應變之才堅白
不染之操到任時渝城未復將永川一片瓦礫招徠收

拾漸有頭緒而又督餉遵仁兩路備殫勞績近署巴縣
數月譽騰萬口報陞岳州同知本官亟擬就道矣但殘
地苦於乏官窮民亟思良吏巴東一帶三道俱未莅任
一切援黔點兵督餉最苦乏員既爲地擇官不當爲官
擇地合無即以本官填補在籍病故重慶同知趙廷忠
員缺俾其就近料理軍前一應事務庶於事體最便而
民情亦少慰矣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吏部覆議上請將
同知張堯揆改補重慶府同知填趙廷忠員缺移咨前
來以憑行令本官任事其岳州府同知員缺另行推補

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五年二月初四日上奉
聖旨

開銷三年用過錢糧疏

題爲清查三年用過兵餉具報收支細數伏乞勑部覆
查開銷事蜀自征播採木之後公私交困庫藏若掃及
元年調兵三萬遵奉部劄將一切大糧摻那三十三萬
除各兵領過外在重慶庫者悉被賊劫不可復問及賊
攻圍省城用過在庫併捐助等項一十六萬二千五百
七十三兩一錢五分六釐四絲五忽皆左布政使周著
司其出入圍解之後該前任督臣張我續莅任所用錢
糧已經本官另疏開報其各司道州縣督兵赴援徑自

督剳疏亘

開銷者聽按臣查實另報外臣自天啓二年五月初四
日入叙州府二賊率衆已在隔河此時分毫無措該布
政司議詳通省各屬除殘破極重者外其餘州縣各將
應輸正項錢糧分作上中下三等上者預徵銀六錢米
四斗中者預徵銀五錢米三斗下者預徵銀三錢米二
斗以應目前之急秋間開徵即除去前數竝未有絲毫
之加天啓三年亦復如之比至秋間各賊披猖未已而
松潘威茂建南馬湖等處餉銀全不接濟所在脫巾禍
且臣測是時所兌楚餉止解到七萬兩諸司道齊來告

臣謂彈壓者不復顧痛若再因循各兵盡散且無全蜀
安得有民臣不得已一面拜疏通省每石糧議加派銀
六錢米三斗亦分三等遞減徵用一面移檄起徵及未
奉俞旨而各有司遂多因循强半不解總計自二年九
月起至天啓四年十二月止藩司共解銀二十四萬八
千九百八十七兩七錢八分各屬徑解五十四萬六千
九百九十七兩六錢五分四釐三毫五忽二微臣與按
臣薛敷政張論溫皐謨吳尚默共捐助銀五萬二千八
百二十七兩八錢七釐除貯藩司未解者實解到二萬

一千五百四十六兩四錢四分三釐又各司道有司紳
士捐助摻括共銀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七兩五錢二分
一釐二毫三絲通共八十三萬五千九百四十九兩三
錢九分八釐五毫三絲五忽四微查得平時遵義戍兵
每年額餉三萬兩三年計之共該九萬兩總鎮標營官
兵每年額餉一萬五千兩三年共計四萬五千兩總計
共一十三萬五千俱該布政司額解年來各兵俱食軍
前之餉共該除去一十三萬五千兩外共收到蜀中藩
司及合屬解到銀六十六萬九百八十五兩四錢三分

四釐三毫五忽二微此蜀中錢糧之總數也蒙皇上捐發帑金兌於湖廣布政司轉解幷南京戶部及河南經價前次開銷四十四萬六千五百四十八兩五錢餉臣丘兆麟又催解到五萬兩南京戶部又解五萬兩通共五十四萬六千五百四十八兩五錢此解到協濟餉銀之總數也及查兵數自江門遵義建武三處失事綿亘二千餘里賊忽東忽西無日不出衝犯臣分為五路集兵十六萬有奇日日堵殺自二年五月起至天啓三年四月攻取永寧五月取古藺至七月遂撤去六萬十二

月掃清龍塲追賊至畢節大方至天啓四年二月班師臣又汰去五萬留二萬五千守永寧二萬守遵義五千守土城又一年於茲若按日而給直須得三百餘萬幸臣所用皆係蜀人深知措置之艱或給印票或願報效即營中日報餓死未有譁者臣每見所遣材官自永寧遵義而出皆鵠形菜色號泣悲訴臣亦對之欷歔總付諸無可奈何而已至於餉米一節未有驅人死地而可令枵腹者蜀中士民所苦最在運夫而米在旱道非夫與騾何由得入連年用夫各州縣里長攬頭祇圖科欵

全不奉法有未到而逃者或一運而逃者據各有司具詳情願折價臣行總餉道會議願折者官與代雇願運者仍舊赴運今川西川北咸願折價大槩以糧十三萬三派夫一名每名折銀八兩共解到夫價銀一十三萬三百四十一兩七錢六分五釐四毫九忽七微八塵陸續雇夫轉運永寧仁合等路餉米重慶府屬路近遵義情願赴運將夔州府折夫價銀一萬七千一百六十兩徑解重慶雇夫搬運遵義一路統共運過餉米五十萬一千二百七十六石九斗九升七勺五抄三圭此夫米之

大數也該臣屢疏陳乞蒙戶部科道議題奉旨天啓二年留用協濟湖貴陝茶蠟遼餉及昌平富戶等銀三十二萬三千九百一十四兩三年分共留銀二十六萬六千三百一十四兩四年分議留二十六萬五千二百四十四兩以上通共八十五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與臣預徵加派併米數相抵外所少者雖不過六萬五千兩有奇但部文所開多係虛數如秦餉十萬兩在無事時每年起解不過三四萬兩今兵火摧殘益無設處留欵餉三萬九千八百餘兩在下川南一帶百姓逃亡尚有

未開徵者典鋪一萬兩馬夫祗候銀八千兩蜀中原無此項平糶倉穀已碾米解發軍前用盡又如屯糧一項東之重慶遵義南之叙瀘建武西之寧川五衛俱被殘破惟川北之利保下東之瞿塘俱高山瘦土頻年拖欠追徵不足雖有扣裁二萬五千兩稅契一萬兩優免五千兩合屬亦以殘破難徵止解三分之一統在前布政司解到二十四萬八千九百兩之內大抵蜀民萬死驚竄蜀地一片灰燼甫離湯火忽起催科匪惟預徵又且加派既折糧以買米又撥夫以起運頭緒多端騷擾滋甚目擊疮痍

甚士民嗷嗷皆無樂生之心雖訛傳不無過實而愁苦哀鳴情景最慘今援黔用兵計更無措除行布政司酌議明白另疏上請外臣沉痾日久見求醫斥所有軍前用過錢糧干係匪細不得不為具題伏乞勑下戶部轉行四川巡按御史通將圍城內外及前督臣張我續支用并各道合屬徑自徵用同司道鄉紳士民捐俸助餉各項錢糧與臣思過之數一併委官查盤核實造冊具奏施行庶查銷明而支用分別矣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天啓五年二月初四日上奉　聖旨

題為蜀難既清蘭穴盡掃謹叙文武功罪以示激勸事蜀自天啓元年逆賊奢崇明父子計乘調援陡發大難慘殺多官占據重慶因而攻圍省會虐焰滔天仰仗皇上威靈殺賊收遁督臣張我續整率兵將恢復渝城擒斬首叛逆賊臣亦移駐叙府督兵恢復叙南建武瀘納仁合等處俱該督臣張我續具疏獻俘併將各路文武功次叙疏上聞外嗣後六七月間官兵進取忽有江門等處之失督臣奉命援黔解維東下盡以蜀事付臣是

時賊雖在巢而糾結水西烏撒諸苗為之羽翼加以都都卜昏楊保舊民並起響應左衝右突曾無寧日西自建武東至遵義二千餘里之遥處處受敵應接不暇臣與按臣張論晝夜徬徨相與會議以會事劉可訓馬湖府知府鄭朝棟先任同知今加陞會事段師文先任推官今加陞會事胡平表率叅遊張邦紘范繼道與加銜將官潘映奎王懋官等同任長寧建武二路以叅政今陞左布政閔夢得副使今陞偏沅巡撫李仙品率叅將林兆鼎加銜將官鄧懋官劉養鯤等同任納谿一路叅

政王世仁副使今陞太僕寺少卿徐如珂率將官羅乾象薛來衍譚大孝王元第馮世倫等同任仁合一路叅議趙邦清僉事盧安世率副將沈崇極秦衍祚加銜將官侯良柱鄧朝用等同任遵義桐梓落紅一路叅政今陞按察使吳國仕率加銜將官陳一龍趙文進駱麟等任遵義綏陽一路嗣有遷轉等項陸續改委安綿道副使謝渭入永寧重慶府推官李必達入綏陽同知商良弼涪州知州朱教臣入桐梓夔州府推官蔣化龍同知劉鼎新入仁懷後遵義道副使侯國知府胡悅安俱新

任至共集兵十六萬有奇又陸續委原任叅政陳龍光吳光義副使赫奕僉事錢時敘州府知府劉澤大重慶府知府余新民同知翟文簡王國治劉國藩通判梁文燄馬湖府陞任推官周嘉誥達州知州黃立言真安州知州楊汝昌蓬州知州商之彝南川縣知縣韓應龍綦江縣知縣鄒昌魯鈞連縣知縣岑昌運西充縣知縣程士升永川縣知縣張堯揆安岳縣知縣趙民載梁山縣知縣周維軫汝寧縣知縣耿堦等分督五路餉務部署甫定賊率大衆於九月十七日突犯長寧守將范繼道先鋒馬湖營領兵官張才等望風奔退獨原任富順縣縣丞葛盛德率五百人血戰殺賊頗多旋俱陷沒賊遂徑趨建武守將張邦紘同知府鄭朝棟以糧運不到先期撤出賊見城空遂於九月二十日徑趨高縣目中已無叙府矣適僉事劉可訓新任閱兵到縣提臣所付令劒謂衆將曰奉令堵賊我死於此有言退者斬於是衆將懾服而鄭朝棟所統王懋官等張邦紘所統周良材等兵俱集遂列營高家坳扼險樹柵凡賊所用奸細廖文澍等百餘輩無不擒戮又遣都寧驛驛丞姚化民募

死士夜燒其營壘三十五所二酋睥睨四十八日屢屢窘挫至十一月初七日夜間遁去可訓使曹有才周良材姚化民李忠孔全斌等分路追之通共斬首三百一十七顆救回被擄男婦五千四百名口盔甲鎗刀一百四十二件方相持高縣之時臣慮賊勢浩大令中軍參美中守備李必茂魏民望等率兵於沙河策應一面馬上密檄納谿仁合遵綏各路共搗其後叅政閔夢得李仙品等遣副將劉養鯤等率輕騎直殺入宋江橋擒僞總兵楊遜妻女追酋小妻馬氏不獲焚其營舍斬功一

百二十九顆適義府城自推官馮鳳雛死難久爲賊據
孚是叅政吳國仕率任國瓚陳一龍趙文進駱麟等於
九月十六日敗賊扶國禎等再爲恢復至十一月十三
日賊又忽出納谿先鋒李縉戰死鄧懋官左營千總余
騰龍斫柵先逃蒙蒙雜江魚之腹其餘被賊四面圍定
叅政閔夢得副使李仙品發張令秦國俸等救之賊散
而復合血至二鼓發勁兵過河衝殺嚴圍始解次日秦
翼明兄弟同秦良玉統兵俱至兵勢復振賊又於十二
月十八日轉攻栢楊囤黔中守將楊通霑禦之與戰數

督蜀疏草

次賊俱敗遁原任綏陽縣知縣任寵率駱麟王尚明庹
朝榮等接應賊渡江而走斬功二十九顆僉事趙邦清
督倭良柱等出大路攻克大灣石寶瓮坪一帶斬惡目
石良三父子陸續招降羅安良安鑾趙國璽雷震乾等
共一萬一千九百名口盧安世率沈崇極秦行祚等由
小路攻克竹瓦一帶洞寨招降羅一相簡維仲等多家
是時大將李維新到任住劄納谿會同二道用劉養鯤
計使降將鄧价等於十二月十九日直搗葛石垭斬級
一千五百一十五顆生擒七十六名口招降大苗日翎

釗毋繼先等七百名馬二十匹槍刀弩絮三十三件天
啓三年元旦養鯤仝張令等又夜進除斬功六百九十
七顆焚寨外擒其僞總兵翎聯芳而出初九日賊又衝
出仁懷羅乾象薛來衍等戰於小峰垭斬其頭目阿與
等共二百九十一顆奪馬四十匹十一日范繼道出底

蓬擒賊吳啓正等二十名十二日知府鄭朝棟推官胡
平表分發潘映奎周良材等攻打都都卜昏各苗共斬
賊級三十四顆生擒三十六名馬四匹槍刀器械三十
八件各苗俱用木刻拜伏乞降五寨叅平乃旋師至二
十四日賊統大衆分兩路突犯長寧鄭朝棟胡平表與
土通判李泮王鼎等分頭血戰追殺十里次日再戰於
竹洞水劉僉事率張邦紘等移營策應共擒斬三百六
十七名顆槍刀甲絮二百一十二件救回被擄軍民二
百九十五名口二月初六日范繼道移兵仙人庵賊忽
奄至僉事段師文揮刀率各兵馮高對擊斬級十四顆
生擒一名材官孫世信毛民望戰死十五日羅乾象率
譚正脩譚正常土官覃寅化等與賊大戰恢復仁懷土
城等處斬首二百三級僉事盧安世同沈崇極秦行祚

張奏凱舒洪烈等由陶竹壩進據落紅口屢戰屢勝擒斬六十六顆燒賊御營及羅向宸等房一百六十餘間刀槍器械三十八件馬四匹招降羅華王正相等四千九百六十七口賊大衆又出仁懷前鋒馬邦瑞求援不至遂被擒辭來衍血戰負傷適叅政王世仁督叅將鄒蔚然等援至賊乃退去十八日總鎮發標營盧世卿兵屯象嶺賊四面驟至不戰而潰賊見稍利又於二十七日糾步卒七八萬馬兵二三萬復犯長寧戒其部下入營就食入叙受賞虐焰肆張山谷俱震是日胡督蜀疏草

平表鄭朝棟土通判李泮等共連絡結營囊沙刮水與賊對打劉可訓同范繼道等各盡發兵應援賊遺精卒數千從下流包截放水衝之淹沒幾盡至午後平表開柵大呼曰槍先出部曲隨之各營併力賊遂大敗當擒偽監軍李楫斬賊級六百四十七顆生擒五十八名獲馬三百餘匹刀槍盔甲器械七百餘件淹死殺傷萬餘四月初三日秦翼明秦拱明秦可等戰於青山岩乘天黑霧殺戮下一洞幾盡直上第二洞賊來迎大敗擒偽守備袁可成斬一頭目獲舊鎮守四川總兵印一顆賊父子相失各埋草間夜分遁去死者逸者不計其數二賊計盡無復又輦金帛借水西阿烏逃馬步兵八九萬

扎珍蛇洞太平九姓二長官司溢壩得用得貢當落堊龍山等一帶營寨盡行燒燬生擒偽都司叅將柳信明等八十五名斬級五十七顆招降偽將王文等三千八十五名救出洞中避難者百戶戴鳴鳳等一百餘名口四月初三日秦翼明秦拱明秦可等戰於青山岩乘天黑霧殺戮下一洞幾盡直上第二洞賊來迎大敗擒偽丞相章守謂并胡宗孫妻妾二人斬首二百一十六顆生擒一百五十九名牛馬五十一隻匹龍傘盔甲槍刀器械九十二件燒燬逆賊十七營是時叅政閔夢得亦

於初六日督將官劉養鯤鄧懋官畢應台等直上江門
馬克橋等處擒其把隘僞將柳元儒等夭茅打破仙人
寶月橫山八里中吊三溪等處燒燬涼傘紅岩衙舍營
寨斬功六百七十三顆於是各路守隘之賊盡散聚於
土地坎賊會集水西烏撒援兵多出犒賚憑高據險欲
與官兵決一死戰大將麾諸將進多不敢應副使李仙
品厲聲曰有進無退身請爲先僉事劉可訓謂諸將曰
爾若要走直須走到省城眼前一轉足豈復有生路乎
與知府鄭朝棟並力趣之至夜分秦翼明兄弟與馬齡

督兵直上
郭起杜秦可等願任前驅兩道大喜立判賞券即於四
路發兵天明接戰直至午後前鋒多被重傷抵死不退
兩道連發兵接應及斬僞總兵吳繼用賊遂披靡奔竄
自出臨陣被創遁去奪其所乘馬併僭僞儀仗共斬級
八百一十五顆被傷溺水者無算生擒一百五十八名
兩道即時正法訖水西各酋之兵見酋戰敗飽掠而走
大將身先士卒勒兵並進於是二酋知大勢已去盡焚
城中室廬列兵紅崖山上城中男婦投出二萬餘人大
小官兵四至追之遂走俞家山又走獅子山共擒獲有

名大頭目周邦大徐應龍妖教首劉明遜等一百一十
三名又招回被擄指揮袁繩武等男婦二萬餘名口斬
級一千二十八顆臣與按臣張論先期草檄數道隨軍
戒勿妄殺人心少輯永城遂定十八九等日知府鄭朝
棟督土懋官周良材等攻天臺圍苗羅市羅干朝父
子等率苗兵數千投降獻出酋委寄金女冠長正等物
共一百一十八件羅乾象譚正倏等陸續攻破白崖楠
木樂用青岡等圍寨五月初三日又攻破銅鼓坪等處
圍寨斬功二百六十二級守備張明遠招出羅書成舒
廷采等苗民楊謝等家萬餘忽水西援兵分兩路驟至
一路入永者林新寨不動一路出古蔺黎政王世仁副
使徐如珂幷督羅乾象譚正倏譚正通等幷中路覃懋
勳等設伏以待至五月十三日大戰兩晝夜陣斬水西
惡目帥仲賢併軍師羅奇割級五百四顆其跌溺而死
者不計其數生擒西賊阿呼把等七名於是二酋隨水
西敗卒夜遁過河劄於龍場客仲壩係水蘭交界之所
官兵齊集古蔺州毀城所建九鳳樓掘其墳墓百千年
巢穴踐爲平地臣慮內地各苗陰陽難測檄總鎮親督

各將分頭攻打各囤寨薛來衍打官斗山等處賊目酉
兒出降胡汝高畢應台等攻木角猪嘴二等等囤寨數
十處賊目祝義明喻訓等出降范繼道等打水潦斬其
頭目岳在榮其黨曾榮耀羅菊哥出降總鎮標下守備
李棲鳳千總李維世總旗李棲鳳李維忠等於十七十
九二日攻破新寨斬二百八十三級生擒二名僉事盧
安世率張奏凱王正相張洪烈等攻克唐朝落比等寨
佞艮杜高象乾等打破馬湖營鬼么等寨招出劉顯耀
等共二萬三千三百二十二名口繳後牯牛酸棗木姜

等囤馬蝗發窩滑石等洞俱相繼聽撫其餘負險拒敵
擒斬在册內地既粗定大將親提兵至馬鈴河賊見官
兵即展轉深入每以糧盡撤還是時按臣溫皐謨衙命
下車與舊按臣張論交代即申嚴軍令捐費大犒人心
競奮九月二十七日李維新復督兵親至鄢家渡與僉
事盧安世合兵造搭浮橋業將渡河賊若前若却陽以
綴我一面結水西大衆潛渡赤水以抄我後適范繼道
偵的預報總鎮卽撤兵於十月十五日回至永城料理
守御諸賊果分三路一用大壩諸苗爲導出瀘州衛以

截糧道遣張令張學禮等於十八日連戰大勝斬級一
百一十顆遂俱遁去一路由尖山子出永寧後守將劉
養鯤據險固守賊不能入一路於二十四日徑犯永寧
東門馬步之卒漫山塞野而來是時副使李仙品僉事
劉可訓俱染瘴病甚多有獻退避之策者二道遂扶掖
登城誓死督戰盧世卿部兵方虎斫一頭目落馬卽與
厚賞衆心鼓舞總鎮親自披掛督各將大戰賊遂不支
至晚遁去止伏數千人於落窩落彼兩溝之中次日官
兵四面攻圍斬級九百三十顆奪獲刀槍器械二百五

十二件道鎮議大壩卜昏諸苗屢降屢叛不可姑息臣
隨發檄會兵剿之擒斬二百七十一顆其餘俱逃入鄰
苗界內遂焚其室廬取糧數千石而還自此雞厥鍋厥
白崖白撒蔡豆白旦對車小水長江以內土地悉皆勦
撫平定陸續擒斬招降在册隨檄各路道將以十一月
二十四日五路齊進賊覘知之乃先發扶國頑樊虎等
開路欲由芒部逃入建昌頭目王繼宗等向懷忠順密
受臣諭於十九日夜歃血起義破李遠達等泄之二酋
得信卽踰墻而遁時永路李維新督蔡翼明等官兵自

上河口入遵義侯良柱等官兵自崖下先入盧安世同
仁合路羅乾象等官兵自卧魚河入五路駢集追獲崇
明妻安氏并奢崇輝奢史都李遠達蔡金貴等起解投
降者男婦二萬餘名口畢節層臺一帶降者更衆二逆
據入沙魚溝等處倚險負固難逢愈追愈走
二月之久竟不可得臣令總兵李維新遣參將林兆鼎
率譚正脩冉世烘等兵共一萬搗破羿子猓羅和尚三
關直入大方又令遵義二路道將侯國盧安世李必達
知州朱毅臣等羅乾象侯良柱陳一龍等并永路分兵

督蜀疏草

二萬攻打畢上水頭圄朱毅臣率部士冒險先登奢富
初降自誓獻賊後復遁去二賊遂隨莫德逃入火勺總
鎮一面追尋一面分兵二萬同胡平表段師文范繼道
等攻打畢節梅子哨等處以上連日擒斬招降在册隨
准貴州王撫臣咨文內稱黔師入水西大方以來勢如
破竹蜀兵林兆鼎等已經犒賞發回只因西賊又出暫
留援手且屢次咨約於天啓四年正月初三日兩省夾
攻水西火勺而林兆鼎且送被鶤副使張起鶤回蜀臣
得報復遣道將兩路夾攻不虞黔師已於正月初三日

徑撤回省蜀兵日日與苗截殺將頭目補窩阿體等房
舍積聚數十處盡行焚燬擒斬有差至二月初五日始
撤還永寧臣因思曩者播州之役三省連兵四面攻圍
囚窮無計乃保險圄今賊既以前車爲戒且有後窟可
依獨馬單人踪跡甚鬼高山峻箐覩面難逢愈追愈走
愈走愈遠惟是逋逃有主未能立縛諒此遊寇假息定
難久匿巴蜀一隅可少寬皇上西顧之憂矣凡爲臣子
効力除兇自是職分況禍本未得詎敢言功顧賊之連
結甚廣披猖特甚改元僭號尚薄雄特之圖戮官屠民

不啻巢溫之慘在我習於積玩全無預備兵既烏合將
多白徒初則血戰分五路之遥繼則追奔在千里之外
各文武吏士皆冒險深入與死爲鄰吸毒飡腥受人間
未經之苦攀崖涉磴開洪荒未闢之區卒令巢穴盡傾
毋妻不顧僞侯假相並就俘囚險嶂幽岡忽披日月錦
江還文治之舊觀銅柱標漢官之物色各官大小數百
戰之勞二年之苦亦有難狀者查擒斬截殺五路總計
生擒一千九百二十四名斬功二萬七千四百九十二
級俘獲一萬七百三十二名口招降大頭目一百三十

四名及內外四里卜昏都都及遵綏桐仁水西畢節等
處黔蜀連界漢夷苗民共二十九萬三千二百六十四
名口當陣奪回被擄男婦五千五百五十三名口槍刀
衣甲器械六千五百四十七件牛馬一千一百一十二
隻匹印信五十七顆僞印關防十三顆僞勅曆劄二十
九件五路陣亡官兵李縉等二千六百八十八名輕重
傷一百九十四名至於左道之變蜀寇首難初則僞榜
僭號攻掠州城繼則主謀內應禍遍通省妖書紙甲與
夫神符鬼臉等項不可勝計幸爾乘勢撲滅擒厥渠魁

是亦廓清之一端也是皆我皇上聖武布昭天威煇赫
突豕當龍飛之首信多難之興邦犁庭收虎闕之功眞
至仁之無敵蓋制勝允在廟堂而成功卽在指顧煌煌
赫赫宇宙爲昭臣萬不敢仰貪天工而皇上軫念勤勞
特許優叙臣思窮兇挺險旣殘局之未終鄰惡新援又
用兵之伊始且臣碌碌多罪之軀已蒙皇上特恩洊加
顯秩而舊督按臣併文武諸將吏經理辛勤血戰勞苦
若不爲一叙亦無顏再爲督率爲是躊躇歲餘冒昧陳
控除內閣重臣一德調元純衷體國贊廟謨尹任周兼

尊俎預折衝之略籌邊事房謀杜斷笑譚成犁掃之勳
功在鼎彝威行華夏聖明自有特典非臣所敢僭擬前
後本兵大臣滇水協符老人奇授削平妖亂方歌袞繡
於東方指示兵機迅掃妖氛於西土威名夸夏俱震功
業竹帛爲昭司農大臣經時良策憂國焦心百計以督
轉輸不啻酸纊之感士萬里而蘇憔悴恍若饑渴之切
身心懸社稷無私名與旂常竝垂兵垣諸臣力驅當道
名重朝陽借箸籌邊無非帷幄之勝算旰衡體國卒收
邊境之崇勳職方諸臣法精司馬才擅人龍入參樞莞

之謀明同觀火出畫縱指之策績著犁庭此卽酬功自
有特典臣亦不敢擬叙如原任總督臣張我績浴日補
天力量轟雷掣電丰神七豹家傳指顧落妖氛之膽雙
龍氣吐笑譚清巴蜀之塵功在三川名高九鼎湖廣巡
撫薛貞岳峙淵凝雅度雲蒸霧務蔚弘猷籌畫切於鄰封
有呼必應聲名譽茲蠻服無遠不懷西上瞻依南天砥
柱原任鄖陽巡撫今陞貴州總督楊述中國難家憂竝
切文揆武奮咸宜徒旅騰驤大振桓桓之氣雷霆煒燁
允符正正之旗心力俱勞廓清有賴原任鄖陽巡撫今

陞雲貴總督兵部右侍郎蔡復一經濟參天震地籌謀
出鬼入神定謀於先不以賊遺君父應變若素自能身
作金湯允號丈人懋襄大難原任陝西巡撫今陞漕運
總督呂兆熊精凝體國籌邊力足擎華撼海袖出女媧
之石鈇開旋襄身來博望之槎糗危立救威稜具悚江
滅無涯原任陝西巡撫今陞兵部左侍郎孫居相峻品
雪山映玉定力汪海廻瀾三關八水之赫靈遐荒並震
十圍五攻之神秘闇窮遊披計切輔車功垂金石先任
巡按御史張論葢代材名臣時謀著明賞餚罰伸三尺

以無私決策籌機潛九天而妙應山河永勒茂績兒童
咸識重名巡按御史溫皐謨塞天正氣救世弘籌攬轡
澄清誓豺狼之淨掃登壇規畫肅寵虎以長驅三川並
論福星四夲共憚雄畧今任御史吳尚默五夜爐香獨
徹尚方劒氣常寒灑甘霖以救燴痍未起之民捐俸賞
而賑庚癸頻呼之卒歡騰組練春盎閭閻督餉御史丘
兆麟百念畢營軍國一身係重安危餙章程而八法陂
如列眉督轉輸而萬衆欣其果腹威揚閫外名並關中
俱係憲臣不敢擅擬謹將文武在事各官據監軍各道

所開臣撮其大槩弟其功次一一爲皇上陳之鎮守四
川總兵官李維新丹心許國正氣凌霄百萬貯於胸中
山川生色六奇扣之囊底蛇豕驚竄績已著於開疆名
更高於勒柱所當大加優擢仍與恩蔭以酬其勞者也
監軍道右布政使今陞備沉巡撫李仙品浩氣吞吐虹
蜺赤膽昭回天日審機應敵力能迴日排雲履險誓師
功著犂庭掃穴監軍左布政使漠夢得雅意誓申國恥
沉謀允合師貞兵不務多而貴精奇稱奇潛九地戰每先計
而後陣動取萬全參政王世仁擔當水火不避鎮定山

岳不移恢復州城功對瀘川並永發縱古蘭名與土城
並高參政今陞廣西按察使吳國仕才名振迅意念精
勤履任經年祇是草行露宿恢城屢戰卒令氛靖烟銷
副使今陞太僕寺少卿徐如珂矢心忠赤一腔彈指風
雲八陣挈巴城以還社稷辛苦備嘗賊援而闢酋荒
勦庸最著副使謝渭精心似鏡執法如山汰黜冗浮舉
大小衆寡而咸幡處分周密雖竹頭木屑之得宜僉事
劉可訓一身是胆六出皆奇仗劒杖督兵誓捐軀以當危
敵好謀善斷鼓群力以震遠酋僉事盧安世沉恂雅度

恢拓長材料敵洞中機宜正奇迭用臨陣親攖矢石士
馬騰驤僉事段師文赤志匡時通才應變突圍援省夙
高摧陷之勳理餉籌兵克殫勛勤之力僉事胡平表炳
炳雄風堂堂偉幹血戰返魯陽之日膽落窮酋深入踐
鬼方之墟勞宣異域馬湖府知府鄭朝棟吞夸氣壯相
局機圓布德推誠遐方仰其威信汰虛抑競萬衆服其
公平以上十一員皆懋殫勞績功在封疆加恩應膺特
典中有陞任者有後至者有患病請假稍得休息者獨
李仙品劉可訓盧安世鄭朝棟等四員始終在事誓死

不移尤勞臣之最更當破格者也原任遵義道副使今
改叙瀘道侯國敦朴不欺廉謹有執擒酋誤報雖仍將
士之訛入險結戎實有擒斬之績監軍副使張起鵬假
道借兵致夸羈陷兩年在窀彌堅罵賊之忠一旦出圍
大奮擒克之志所當併叙以俟優賚者也督餉參政陳
龍光持籌縝密應務焦勞念切納溝膺危病而不避計
周活鮒綜水陸而交輸參政吳光義長風破浪之志大
勞盡成宜僉事錢時應機朗若然犀握筭恢同遊刃調
劑盈縮事事運以苦心奔走山原孜孜靡有餘力以上
三臣當物力匱詘之秋殫日夜助勤之力寔與監紀諸
臣勞相伯仲所當破格優轉以示激勸者也各省同事
司道在本省則原任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周著範玉
鎔金品格昂霄登揆才猷授兵登陴危城奠磐石之固
分甘饗士窮民無萇楚之嗟左布政今陞太僕寺卿林
宰衷盟天日思凜冰淵當倉皇戡闘之衝誓甘九死酌
多寡盈縮之用嘔心瀝血布政使史文煥品同雪爍
凝寒才似珠江耀采會計當而奸弊悉釐經緯明而閭

閻不擾右布政使詹爾達琮璜貴潔川瀆停泓小民饑
溺切身計周軫恤三軍庚癸繫念力任轉輸右參政今
加陞二級戴煜學術雅能經世幸猷卓爾軼羣志節定
於危撼之衝經畫周於艱窘之日按察司按察使李守
俊恬夷縝密凝靜端方開誠而廢墜事修執法而頑梗
自革松潘道參政婁九德智足禦奸納溝膺危病而不避
馬壁壘爲之一新起弊扶衰變苗望而知畏提學道參
議來復繡虎雕龍傑品涵海負地弘襟慷慨憂時籌筭
精於前箸公虛得士桃李爛其盈門兵巡下川南道副

使許士奇才稱濟世梯航識明照天蠟燭視國事如家事檢飭廢遺切鄰憂爲已憂綢繆悉當分守川北道參議翁登彥胸有萬斛才裕九還蒐乘簡兵邊郡威名丕震正已率屬果州雨露方新以上十員雖未到軍前而事事相成或發解糧餉以解士馬之饑或整飭邊防以成特角之勢且各捐俸助餉勞績難泯內周著久苦沉淪亟應超擢林宰雖已陞遷祗是常格來復不但才品俱懋即搜出缺廩五千餘金以佐軍需尤爲人情所難許士奇在郡備效轉輓之勞今轉巡道監紀督餉百責

交萃翁登彥績委餉務俱卓然有可紀之績併諸臣均應酬以不次用示激勸者也在湖廣則原任布政司左布政使李叔元品格孤騫心神周密手揮繁鉅四應而恢恢有餘身任劬勞百出而孜孜不竭左布政使李春茂動念憂時救世提躬澡雪凌雲于棠于棨念震鄰而濟急偕行偕作廣無依以興歌右布政使楊楷報國務期剪寇恤鄰不吝縷冠酌盈濟虛持籌綽有妙算救饑賑乏轉輸咸荷仁膏在陝西則布政司左布政使蕭丁泰才裕撰文奮武心懷後樂先憂閫闈弛張擔當自饒

定力輔車唇齒濬濼常有餘波以上四員秩任雖殊勤勞俱最所當一體紀錄錫賚者也經理收支餉銀重慶府知府余新民節挺雪山萬伋明同玉鬼一輪佐鄰饑而剜肉補瘡痛民殘而焦毛濡首叙州府知府劉澤大砥節不茹不吐臨事任怨任勞當艱窘而節省多金處喧囂而應酬獨服瀘州知州王新民壯氣凌雲雄才墊電督兵屢建奇勳起瘝大張風力以上三臣或當土司窺伺之衝或處滿城灰燼之餘一切餉務收支援兵出入日夜搰心經理迄有成績所當優轉以酬其勞者也

分理監紀重慶府推官李必達清脩嶽月崢嶸精敏冶金煆煉神閒氣整計密忠周夔州府推官蔣化龍銳志弘鉅克肩長才揮叱如意入險不避束伍有方遵義府同知管仁懷縣事商艮弼籌畫窮荒起色輯柔夲漢傾心清苦能甘艱難備試同知冉崟規度周詳精神優裕閒變挺身赴敵撫荒瘝已分甘培州知州朱毅臣生來勁骨綽有壯心水頭天險先登城外窮酋匿跡分委督餉遵義府知府胡悅安老成縝密心神恬雅清虛識度與民無擾結士無譁叙州府同知翟文簡兩年瘴癘百

計支撐持籌畫極精督運勤勞居最重慶府同知今
陞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劉國藩品同玉樹懸氷才擬
庖刀批窾經綸曲當摘發無私叙州府安邊同知今丁
憂王國治拮据水陸咸周綜覈纖毫必悉軍難憔悴民
頌廉平成都府陞任通判梁文煃譚兵魚鳥風生督餉
梯航雲集有爲有守最苦最勞馬湖府陞任推官周嘉
語精心綏輯夸番勁力撐持保障士民思德軍伍啣恩
原任江安縣知縣今陞遵義府推官陳達道身濱死而
復生節屐危以益厲招徠得法蕞獮多功達州知州黃

立言朗識獨祛奸弊長才力任劻勷源潔流清馬騰士
飽安州知州楊汝昇固圉久奏膚功分糈偏饒惠政
汪瀾獨柱危郡長城蓬州知州商之彝志切奉公才能
集事出納不愆升斗調劑允協軍民西充縣知縣程士
升偉才富有甲兵勁氣可關霹靂拊循計切跋履勞深
運同管南川縣事韓應龍鎮重不爲威惕公廉素得民
和績茂斬妖力勁轉運永川縣知縣張堯揆才由誠運
威以廉生三軍喜解倒懸百姓赴如流水綦江縣知縣
鄒昌魯烹鮮素有令名應變更饒定力繁衝就理盤錯

見奇安岳縣知縣趙民載仗義不辭家難矢衷獨隱民
艱借箸善籌提兵建績長寧縣知縣耿堦和纚能贍三
軍歷險不辭百苦身忘官樣民自子來高縣知縣傅顗
孫布大信以撫苗鼓勞民而勤役曾無規避綽自調停
筠連縣知縣岑昌運心常集木臨淵才自駕輕就熟鎦
銖不爽出納維均梁山縣知縣今陞雲南陸涼州知州
周維軫忠誠出自天性勤敏勁師貞吏不爲奸士知
感德叙州府儒學訓導饒迪兩攝荒城大憝幹濟披草
復修墻屋躬耕以勸逃亡以上諸臣皆親履艱險力殫

籌筭均宜一體優陞以酬勞勤者也通省同事効勞官
員夔州府知府史贊舜御嶌鎮靜端詳剖劇精明停大
法嚴奸先惠洽瘡痍順慶府知府楊鳳念切閭閻痛癢
謀先桑土綢繆民歌安堵軍不呼庚保寧府署印通判
許弘綸實心實政克慎克勤疾徐甘苦常調緩急張弛
各當潼川州知州姚繼崇撫綏有法匡救多能一身備
殫勤劬七屬通無愆悞查理餉務保寧府推官錢允鯨
品同卞璧精瑩才似吳鈞犀利仁明井運摘發無私成
都府推官李日輔醇謹依然寒素精明綽有擔當民有

蘇霖吏無藏窟叙州府推官詹先志英明洞識物情披
覧不爲文具升斗必覈出納維明督發調兵則萬縣知
縣毛羽健壯志請纓擊楫清修澡雪殘氷明照逃亡力
鋤強梗督夫押運則榮縣知縣蔣守洵勤民常切戴星
奉檄不辭涉瘴民亡勞止軍喜來蘇南溪縣知縣王之
朝撫字朗開心鏡撐持勁豎脊梁千艘交馳百堵皆作
桐梓縣知縣陳揚美立身灰燼之地救民塗炭之中劇
善調停更張控禦原任知州今改合江縣知縣劉應宸
撫荒嘔出肺肝救民不惜胼胝法行強悍惠洽流移以

上十二員雖云未到軍前而料理經營與夫點兵督運
事事効勞相應紀錄優轉以示酬者也原任行都司掌
印都司陞廣西參將留用軍前今陞副總兵林兆鼎舞
雞壯志縛虎英風單刀破猥猰之關同仇義壯一戰搗
大方之穴異域威揚原任參將今陞潘副總兵秦翼
明銳志匡時英名懾敵挽弓躍馬共誇弱冠終軍出塞
安邊克嫖乘風宗慤遊擊侯良柱英毅多謀沉雄有膽
料敵雅同聚米戚在目中當關輒自揮戈威行域外建
武遊擊羅乾象猜神奮勵標格魁奇矢志除兇不顧妻

兒之慷目險血戰遂成京觀之封僉書鄧樞官志切承
家義懷切齒師中嚴紀律壁壘增輝閫外肅威稜鼠狐
落膽守備劉養鯤黃石蟠胸青萍應手設奇擒賊神鬼
莫測其機用夏變夷知勇咸樂爲用原任都司僉書薛
來衍産自名家才稱上駟散金饗士計乖策以結驩履
險衝鋒每揚旌而耀武遊擊范繼道赤心俠骨偉畧通
材招徠得遠人之心隱微洞悉布置若常山之勢戰守
咸宜參將陳一龍獨矢赤念屢抗兇鋒勁草疾風允符
板蕩之節荒城半壁久宣乘障之勞遊擊秦拱明年齡
最少意氣偏雄賈勇先登屢奏搴旗之績秉公束伍常
懇裹革之忠參將張令雄稱虎賁銳若鷹揚習山川夲
險之徑每陣居先辨苗猓虛實之情無堅不破參將秦
衍祚技精三箭敵學萬人彎弓欲滅天驕三軍鼓壯策
馬不辭烟瘴千里標奇僉書譚正通勇仍天授武以家
傳兩戰漢郪皆能以寡敵衆力殲巨寇不辭赴火蹈湯
遊擊譚正修磊落奇標縱橫傑略殺人如蟻腰間劒血
長腥料敵如神陣上鞭稍莫犯以上十四員在事二三
年大小百餘戰才略俱超勳績並懋相應查照條例破

格優異者也內范繼道有長寧之潰鄧懋官有納谿之
潰薛來衍有仁懷之潰侯良柱陳一龍有安羅二村之
潰臣當時革其原職取認死甘結責令立功自贖仍查
出先逃各領兵官余騰龍等俱已梟示正法茲今各將
皆能誓死血戰克殫驅馳相應宥罪止錄戰功以示酬
勸者也都司掌印黎將周官譚兵不襲陳言製器務裨
實用宪嚴得體遐邇傾心標下練兵黎將管副總兵事
魯美中立志不欺不苟肅旅有翼有嚴刀斗風清貔貅
氣壯中軍旗鼓守備李必茂才名烜赫意氣騰驤機權

盡出七書訓練洞精八陣湖廣巡撫標下坐營守備陸
萬里虎頭自異豹略多奇傳宣鼓角風雄整肅牙幢色
振旗鼓守備尹應禎胸中武庫森嚴匣裏太阿灼鍊丕
揚威武雅任折衝鄖陽巡撫標下中軍遊擊蔣吉嗣許
國丹衷獨炳穿霄紫氣偏高能正能奇不燬不竦旗鼓
守備李鎮邦忠勤自誓威惠交孚揮戈自吐風雲聚米
便成山谷陝西撫院標下中軍遊擊鄔鳴皐律嚴步伐
正齊機運弛張動靜星旗映日霜戟排空旗鼓守備莫
可尚胸中富龍圖之兵掌上運鷹揚之器雄關兒角邊

塞虎牙以上各官職任不同勞績俱茂均應查照條例
陞賚者也總鎮標下都司劉宗艮禦侮良才折衝巨手
營裏關山月朗行間鼓角風雄都司僉書鄒蔚然一脞
正氣三代直民寸舌賢於六師隻手力撐半壁僉書范
祖文效赤獨先臨危不懼人擬銅柯鐵榦略精玉版金
韜遊擊潘映奎氣骨霜稜才猷颯發提戈勇冠千人援
甲風生八面僉書胡汝高龍泉騰偏駿足軼羣負險每
用先登撫苗更饒妙用僉書胡肇虞家憤填胸茜情指
掌灑泣長號月露振衣欲驟風雲守備李棲鳳雄邁不

負家聲英敏偏饒將畧迎機輒赴履險若平守備孔全
斌雄氣逼人英材邁衆立馬馳風螺電當場誠將搴旗
守備袁可成倜儻雄姿昂藏俠骨馭衆能知甘苦提兵
曉暢機宜守備姚化民膽畧驅風役雨韜鈐捫虱屠龍
介胄雄才昂藏杰品守備李忠力能扛鼎膽可包身解
圍百戰居先應敵千人自廢守備周良材劒上星辰夜
動師中刁斗時嚴詰戎威震應變才雄守備李國選智
略深沉襟期慷慨鳴鞭草木皆兵仗劒豺狼匿影生員
加銜守備汪長源氣吐成虹膽大若斗臨陣不避矢石

馭士成服指揮守備曾遐中標格雄爽謀略周詳志耻
左旋右抽力任前茅後勁守備譚大孝一門耀武百戰
揚威盡稱羅網精兵不數幽燕老將守備武聲華任事
精勤赴機敏迅陣上不愈進止行間備歷苦辛守備楊
元沉機籌畫定力擔當傳呼檄若雷霆督陣令同風雨
守備王徽昌銳志擒克傾囊餉士一片氷壺貯露千尋
霜鍔横霄守備曾希聖策馬周旋危難誓心掃蕩妖氛
智足當機才堪遠馭守備張洪烈英風烈烈義膽稜稜
彎弓七扎能穿仗劍萬人必往加銜遊擊盧世卿譚兵

轉若弄丸審敵瞭如懸鏡驥羞伏櫪鷹快乘風守備趙
贊奉公志潔滅賊心勤提兵氣吐塊鏊馭衆恩同醪纊
加銜叅將張奏凱勇可投石超距謀精批亢擣虛復渝
著績掃穴揚奇加銜守備金文科棄文就武矢志除兇
久當震撼之銜大振腑縮之習加銜守備蘇廸才優武
略志雪父冤艱難險阻備嘗魚鳥風雲克整加銜守備
吳攀龍肅伍弓刀森密飭兵組練輝煌人稱壯士才洵
干城守備王國臣氣奮刀頭技穿楊葉敏捷雅饒幹濟
忠勤克效劻勤遊擊胡綬沉雄得之天賦忠義出自性

成誓洗妖氛不辭危險以上二十九員精神奮勵意念
忠勤或血戰衝鋒懋建撻伐之績或傳宣布置久效奔
走之勞其已經題授者尚係虛銜暫爾加銜者祇是空
名俱應查明功次優議陞補以示酬勸內盧世卿有象
崙之潰譚大孝有江門之失張奏凱有落紅之失皆經
細打重治令其裹瘡血戰功浮於罪相應錄功宥罪以
示器使者也領兵叅遊守備併督陣指揮等官雷鳴春
羅運龍王思堯湯廷耀夏永通李棲鸞李維世羅應元
余權中易三桂李慷李棲鳳朱一龍羅萬象范鉞秦可

秦允成譚正宸冉世烘凌九疇劉顯祖仇可陟吳一枝
劉必達鄭孫芝張春階羅文才張學周鄒林劉世忠范
明熙吳開先曹有才趙文進李鴻功傅元勳王尚明余
興忠朱天祚王懋官王岷勝劉天眷張青陽段豕王文
蔚劉萬華韋鵬譚正常黃朝星楊應海李陽會王國柱
王元第洪綱朱邦俊任調元秦鍾英袁鏊戴來鳳鄧朝
用丁文明陳鳳郭尚榮度朝榮胡斯化朱國才李棟呂
年玉朱三鳳高登衢陳世禎金之純劉以節陶宗成王
國禎王繼先蔣繼祖潘之玉馬繩祖陳于朝夏才魏民

望蕭鳴鳳馬世脩董三知金富廉吳伯泰明遠史其昌
雷世忠許大綬徐維垣唐嬴劉安國沈仍燦以上九十
五員桓桓壯氣矯矯雄姿藉草飡風身嘗濱于九死當
關對壘志不縮於萬人相應即與陞擢以示鼓舞者也
須明加銜參遊守把千百總等官周繼先舒遐郭思正
尹寵任道重陳章劉茂林李效忠鄭之蕃洪日中吳世
昌韓有習徐永祥劉偉劉朝用井見龍劉廷佑徐長春
魯天麒錢鰲元吳尚選沈繩祖耿世昌謝選之劉廷選
周鰲傅鍾碧玉龔崇勝楊世杰劉弘唐廷對范明雍萬

永吉李棲鵬李棲鶴張位何法劉嘉王宗海陳諫王昌
徂荀韜羅光傑楊時芳黑茂李桂周元儒何繼光胡達
周良棟袁士弘金應宸莊亮羅尚文袁昌李舟輔趙志
上陳祥朱朝聘胡國仁何文選李茂秀馮宗泰段繼祖
林兆夔唐愛胡舜悅熊羆陳聘學王心一燕瑞鳳李培
祚羅朝俊黑有仁文起武熊國陞陳文選張翰蕭德楊
文臬杜正邦李亮何金化羅榮羅忠臣王明王訓龔惠
華唐二張三重劉祖武張英郎廷高何多益安起龍萬
明吳一言龔奇勝李仙德楊勳臣李有勇文碧羅宗啓

施賢鄒昌祚孫逢聖袁仕朝秦漢文高辛旺陳玄藻周
繼善蕭衍慶韓廷珊黃朝榮金鱗譚大儒王鳳翔袁勳
王時志杜化龍蕭茂先譚端趙淳陳載筆朱廷臣王應
蛟荀正金羅之清王友權曹廷政羅之才任定乾羅之
臣黃朝珍黃朝惠譚訓黃朝珠戴明聖魏希尚韓其昌
黃正福黃朝棟周應道羅自發韓繼先楊晟劉大臣諒
廷華余顯祖袁之明譚龍山譚正卬魏國見譚貢譚正
思趙應蒿譚柄冉有元王朝盛譚加富石朝明周尚應
張本法劉國柱劉人龍段宗玄潘起麟曾科胡道覃培

梁自第楊名世李世貴甘仕倫文仲武趙榮高翀孔學
梁受吳茂富譚弘道蹇亨吉徐廷聰張亨文欽王應乾
王寶曾忠余官廖萬谷曹應遴劉尚行周聯芳伯嗣勳
熊通陳坤孫承廕李陞李榮桂毛鳳翔劉新宗胡雲鳳
劉忠賢陳世賢田文元陳益周萬陞冉時榮秦有廉章
良信淄鳳鳴李文徹章光陞劉起先易應洛王懷忠游
之江方勝駱陞高吳大臣何之玕陳王謨許雲生程天
杜楊起蛟李之印蕭應珠趙玉舟李登芳陳王典徐仕
華魯萬國陳慤徐昌陳明卿謝拱通李朝選劉貴選李

督蜀疏草

現玉李凝朱駱文雷應試黃鳳翔熊廷信沈應龍唐紹
堯郭行達毋剛章士奇陳萬勝陳縉張應富胡文炳陳
獻廷劉霞張台芳朱可榮彭祚陳善策朱朝試李友松
以上三百二十九員舍生赴難冒險從戎奉情盡在目
中叙氣常橫天外所應查照功次分別議陞議賚者也
軍前報効原任荆州府通判張士彥原任楚雄府推官
楊國瑾原任進始縣知縣王世道原任長寧縣知縣葛
如綺原任重慶衛經歷張萬該原任夔州府永寧驛驛
丞康衢原任奉節縣典史方大器原任江西德化縣典

史翟拭原任永定倉大使陳王前舉人馮名世歲貢生
傅元和宋世第王信蘇九容卞承志生員楊祖烈周無
咎張衍禔康鼎張瑜李中喬王齊楊逢時余丁春鄭夢
明劉嘉慶張宸劉嘉善王延賓刁成文鄭襄明盧嘉猷
劉向喬鄭干幹袁襄牟遂袁桂芳袁鼻劉紹虞譚國政
朱宴王家棟伯安國監生孫源平武舉孟士垣湖如鎰
以上四十六員名急公仗義擐甲枕戈或垂橐募兵直
探虎狼之穴或舍生入險招降反側之徒不貪廩餼久
著勞勤各應查例陞職或超遷或超貢以爲任事之勸
者也又查得原任綏陽縣知縣任寵首當危難久著戰
功江津縣知縣周禮嘉見危不避殺賊極多雖經臣與
按臣以他事論劾而去思實深岳池縣知縣段可賢除
奸獨早守境多能漢州知州萬祗操守無瑕轉輸獨苦
雖經議處劣轉而前勞難泯所當行勘量降原官仍行
器使者也軍前分理餉官成都縣主簿何惟正宜賓縣
典史陳光俊威遠衛經歷鄧可望遵義縣主簿楊熠眞
安州吏目王國選綏陽縣典史楊名譽永安驛驛丞李
紹金墊江縣典史王政行管造火藥造船官合州州同

江濟南合江縣主簿王繼泰典史黃漢清史遞驛驛丞
胡春元牛腦驛驛丞汪元焞神山驛驛丞戴君恩李市
鎮巡檢陳仲文原任瀘州稅課局大使宋淳合屬解餉
官叙州府經歷焦自燦檢校金如璋叙州府陞任知事
徐宥瀘州同劉邦化寧川衛經歷周希堯宜賓縣縣
丞岳毓英蓬溪縣主簿孫光裕樂至縣主簿劉國助典
史李文英新津縣主簿馬應龍南溪縣典史黃君鼎屏
山縣典史沈光啓雅州吏目張時習蘆山縣典史虞廷
臣以上三十員押運進剿勤勞俱懋合加陞賚以示激

督蜀疏草

廠石砫宣慰司總兵官秦良玉矢忠慷慨督部嚴明仗
義聲傳遠徼除兇功滿全川鎮雄府知府隴應祥當波
濤震撼之衝守松柏堅貞之節處紛不擾在濁能清烏
蒙府知府陸祈忠誠自誓安靜無譁上下允孚同心患
難彌堅素節龍安土通判加銜知府李泮忠肝天日爲
懸肅法氷霜其禀驅馳最久勞績居多土通判加銜同
知王鼐年齡英茂意氣恢宏開營山月穹窿力戰陣雲
飛舞眞安州土州判駱麟聞警輒投袂而起捧檄不介
馬而馳功著捍圍才長應變忠路宣撫司應襲單懋勲

將門有種苗部絕倫挽弓九斛百石搴旗氣奪千夫內
秦良玉援省復渝著有勞績已經題叙茲駐納谿數月
以病假歸而其部將秦可郭起柱等俱竝建奇績各將
之功寔良玉之功李泮自成都未園之先首先赴援在
事最久而功最著駱麟保障新疆久著勞績單懋勲古
蘭之戰賈勇先登均應破格酬勸者也土同知陳治安
土州判鄭延泰土舍冉遠龍冉紹文夏得聞安文元悅
先民王立極以上八員名屢經調發効有戰功應照例
厚賚者也降將王繼宗焦從智羅甫畢應台夏國卿劉
譜羅于朝趙國璽雷振乾張學禮羅安良鄢价羅書成
舒廷采楊柳周朝臣羅向宸羅文垣羅向榮扶國清游
朝柄游朝坤鄭一顯王來聘秦國俸楊選胡世孝等二
十七名皆相無反骨胸抱赤膓明禍福逆順之機倒戈
自效識箐林洞穴之路投袂直前既爲順民即吾赤子
今已暫給加銜俟其建有殊勛即應照例實授以酬其
勞者也死事各官如原任松潘道副使李忠臣脫穿無
計報國有心及機泄以當克遂闔門而死難遵義道僉
事趙邦清氣若轟雷震電計圖滅賊擒王壯骨雖埋奇

功難掩副使加陞一級赫奕精嚴操履恪慎才猷轉輸
克殫心神跋涉不辭勞瘁以上三臣如李忠臣謀賊不
勝反爲賊殺功雖未成節實堪閔趙邦清有恢復之績
赫奕效轉輸之勞竝中瘴癘盡死道途所當查照明例
分別從優議恤者也死事各將士除總兵楊愈懋推官
馮鳳雛等已經題明者不再開外如加銜守備潘一麟
劉兆斗孔之譚遵義道中軍蘇民心富順縣縣丞姚一
煒蜀府奉祠張大任貢生周宸生員朱國賓聶天品義
民瞿繼龍楊佐徐芳桂徐教二傳文玉李榮玉友惠朝

又永寧倡義與副使李忠臣同時遇難生員胡稱寧沈
片劉佐聖江映星指揮丘道隆千戶陳大策義民杜林
俊何枝以上或血戰以捐軀或舍生以取義遺骸雖化
爲腐草正氣未泯於重泉久著戰功在營病死則原任
參將張邦紘茂州衛指揮曹守爵守備張明遠降將宋
武胡汝寧或周旋危難大著斬殺之績或首先向義縛
獻僞相之俘勤勞最著絲髮未酬所當一併查勘分別
優恤者也敘州府同知管合江縣事劉鼎新敘州府通
判牟道立隆昌縣知縣黃榜原任長寧縣主簿陞神武

衛經歷沈維翰成都衛經歷陳大祉吏目向光問永川
縣典史張煙先高縣典史羅廣舉犍爲縣典史劉位奉
節縣典史劉仲臣畢節衛指揮裴有章加銜遊擊袁鑒
加銜將官任國瓚范寵劉詰吳聿然羅仕傑彭述古江
應宿王世安周應宿潘繼美朱朝爵魯繼美馮耀顯吳
三省何承徽龔崇貴鄧紹虞程尚策韋加友趙甫國葉
永秀張瑁陳朝舟何正光以上三十六員或以督運染
瘴或以臨陣負傷勤勞夙著溘死堪嗟并另册所開均
應分別議恤以示浩蕩軍前効勞吏承在臣衙門書辦

布政司候缺通吏李一高一考令史張經猷按察司兩
考役滿照例見歷三考書吏馮璣一考書吏唐承堯各
經管兵馬錢糧章奏効勞最久承差雷灑朱人隆余彭
龍布政司知印承差何致祥齎奏勤渠四川按院衙門
書辦布政司候缺通吏許士奇胡拱宸布政司知印承
差劉應選湖廣撫院衙門書辦布政司吏榮伯聰楊之
奇承差杜詩陝西撫院衙門書辦布政司通吏高耀候
缺令史權鳳鳴監軍道右布政使李仙品下書辦按察
司一考典吏丁正印劉繼寧參政王世仁下書辦按察

司一考書吏葉宗彥僉事劉可訓下書撫按察司吏袁起蛟僉事段師文下書辦按察司吏張時仕僉事盧安黎政吳光義下効勞承差陳世簪在京抄報先後提塘官朱國祐韓澠週恭吏陳治道俱克勤公務應查舊例示酬其餘在事官員不能盡錄臣酌量徑行獎賞除將各路擒斬等項功次員役造冊徑咨兵部外伏乞勅下該部查將前項應陞應錄應賞應恤各員役照冊通行巡按御史查勘明實徑自具奏施行庶賞罰明而戎務知

所勸勵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五年二月初四日上奉聖旨該部知道

塘報進兵施兵失利

爲塘報事遵義之兵城內分門屯守城外憑高剳營十二月內赶殺西兵至板角山等處及永兵兩路過河斬功俱經揭報訖天啓五年正月初八日據遵義監軍僉事盧安世塘報連日擒斬細作吳乾等數十名梟示外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辰時奢寅糾合西目阿烏迷莫德趙國政楊維新等統賊數萬蜂湧將府城圍困攻打盧僉事同副總兵林兆鼎副將侯良柱陳一龍張奏凱等分梭晝夜用七稍砲銃箭對打傷死者極衆職等箅知

賊裹糧而來勢不能久傳令外營據險石砲射擊愼勿輕動候賊疲聽號追殺偵得賊劉十營犬河梁三十四營在羅會水欲誘我兵正月初一日本道分林副總發張奏凱等一猛分門衝出南門迎敵銃傷百餘打死十賊侯良柱發加銜將官傅元和督王繼宗出壯門銃箭傷者八十餘應手死者一十二賊陳一龍督兵出東門殺敗賊兵赶至獅子橋溺水死者無箅生擒者極多查確另報各路之賊亂竄奔逃奉令收兵入城至初三日卯時賊添兵用雲梯將城復圍綏陽縣署印推官陳達

道奉令發勇兵三千赴援黔將許成名等兵亦至本道大發懸賞大開四門內外夾攻自卯至酉賊不能抵跟踪而走我兵分道殺擊設連珠營追殺四十餘里連羅會水等賊營通行殺散四將斬功一千餘顆生擒五百餘名馬一百餘匹裝糧皮袋二百餘箇器械不計其數復令板角囤將官陳鳳胡斯化等伏兵斷送後兵繼追又斬擒多功丟棄槍刀滿地奔逃過河查明冊報等因先該黔省屢約春初會師未有的期因奠兵已集業移檄各路俱於正月二十六日誓師以二月十一日會兵大方至正月二十六日忽得該省檄文約於正月二十七日會兵水西除遵義路先得知會即應發進本部院隨督發永寧一路俱於三十日齊進外至二月初二日忽據監軍盧僉事副總兵林兆鼎副將侯良柱陳一龍張奏凱同黔將許成名等各塘報各將奉令時刻不懈五路發先鋒攻洗石壁等箐以掃阿烏逃後路聞黔兵已入四將星夜奮勇進發至二十四日天明到白蠟坎遇賊入營在彼我兵奮力大殺斬級二百餘顆連夜赶殺匿箐至二十五日五鼓各軍齊到亦園頭又進入八里水突遇黔省監軍僉事越其杰併省兵奔出六十有奇等因又據發往龍場將官劉宗良張令等擒獲細作王佐供報相同今蜀兵仍劄要路候黔信以為進止理合一併塘報本部煩請案候事寧查叙施行天啓五年二月初四日塘報兵部職方司

少師朱襄敎公督蜀疏草卷之十

直明郎撫

欽差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郎襄四府陝西漢中一

府軍務策應緩急督理糧餉兼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臣朱燮元謹　題爲直叙遵

義情形以明不欺事臣於本年正月内接郎報見郎陽

撫臣畢懋康一本爲蘭賊餘焰復張荆楚近患日棘謹

據邊報情形直述飛報并申前疏設將增兵之請以禦

東方文化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訛而有兵無食百窘千難臣庸劣病軀無計可措前事
雖幸苻安後來實所難料撫臣修理城邑簡練防禦之
說眞綢繆之急策而纓冠之大誼所當勑部亟議舉行
者也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五年三月初四日上奉
聖旨

題爲保留給繇府佐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成都府申准本府管糧通判胡希舜牒稱見年三
十九歲陝西西安府三原縣人繇舉人萬曆四十六年
四月內除授直隸安慶府通判本年七月初六日到任
九月初二日丁母憂服闋赴部天啓元年四月內復除
今職二年二月十七日到任扣該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連前任計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繇
云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尚默考覈得成

都府通判胡希舜意念精勤才諝熟練握算曲周民隱
砥節常畏人知稱職及查府佐給繇例應赴部但今援
黔理餉收支紀覈地方需人難便離任相應照例保留
止造冊齎部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五年三月初四
日上奉聖旨

簡兵屯守疏
題爲備陳協戰之難亟議固圉之策伏祈明聖治臣不
效之罪立賜褫放勑部速議艮圖以無悞封疆事臣行
能淺劣濫荷重任適黔禍震鄰奉旨協援屢接黔省督
臣蔡復一手札移會春初舉事臣因各兵調集一面檄
各將本年正月二十六日誓師二月十一日會兵大方
一面移咨黔督去後至二十七日遵義監軍僉事盧安
世呈報到臣云黔省大兵已檄正月十五日渡河奉黔
督令二十七日會兵水西城適該省叅將許成名於二

十日到府隨於二十二日會兵進發等因臣遂飛檄永
寧一路鎮道毋泥前期俱於正月三十日點發過河至
二月初二日據盧僉事塘報副總林兆鼎率同侯艮杜
陳一龍等併黔中副將許成名會兵先發板山營胡斯
化等攻破樂蒙沙溪巖孔一帶併力前進至二十三日
於白蠟坎與賊對敵賊勢猖狂我兵出奇分三路包截
將賊殺敗斬級三百六十三顆二十四日至八里水西
賊追趕陸廣官兵甚急我兵接抵護出越僉事并滇毛
兵七八千等因又據大將李維新道臣謝渭許士奇劉

可訓塘報副將秦衍祚同鄧懋官潘應奎孔全斌等前
進赤水一路初五日至層臺有馬兵殺手至海子大路
來截各兵奮勇對敵斬功二十顆生擒五名俘獲男女
一十五名口器械牛馬不計坐營劉宗艮張洪烈郭起
杜張令等前進龍場一路行至養馬司賊霖擂鼓渡河
張令衝鋒右手重傷一箭追賊大敗共斬級三十餘顆
溺水死者無算自是兩路賊俱深避不出捉獲黔省潰
兵王佐等始知黔兵已退各將疑沮未敢遽進等因臣
當檄各兵撤至赤水衛馬鈴堡兩處屯劄一面差人至

黔省移問進止知該省路苗蠭起未能再進臣思嚴兵
待敵已匝一月賊雖遠避必有狡謀該省業已暫停偏
師未可深入隨於三月十二日檄道將退還永寧減汰
新調且耕且守聊固吾圉獨是仰奉成命經營歲餘不
能建尺寸之效以慰皇上西顧之憂纓髮徒懸逍遥貽
咎臣之罪於是無可贖矣顧臣碌碌所處實難敢諉言
而無諱可乎夫奢崇明父子雖未正蓁衔之戮然黨羽
揃斬財用罄乏獸奔鳥徙仰人鼻息所恨者安酋未受
戎索甘爲逋匿耳臣稔知安酋原非勁敵去歲犯黔普

定三戰而三大敗今歲犯遵義亦大敗夲之最驍雄無如魯仲賢羅奇前歲犯古蔺一戰而脅斬厥後傾巢犯永寧又一戰而宵奔官兵非畏之也祇是一入其界百徑千岐既佯退以誘我又扼險以邀我高山密箐倚木皆巢深洞峭崖無處非窟重以陰雨晦蒙罕視天日雖有智勇未免張皇夫人能搏山山之虎而難逐挺險之鹿者形不利勢不便也今日用兵全爲三逆即殺賊數千百人而不得元兇何濟於事此一難也兵既深入夫運必不能前採野無獲伏莽難防無論利鈍難知即戰

而勝黔滇不牽其前賊併力邀截必犯惰歸之忌此二難也據黔督移約令蜀兵東出遵義西進畢節而黔專進陸廣是蜀環賊之三面而黔獨處一又以水西城爲信地計黔省至陸廣爲程二日舖陸廣至水西城亦程二日蜀自瀘州至永寧爲程四日自永寧至水西城爲程九日舖遵義而進無官程可稽然大約須六七日多寡遠近之數迥然懸絕此又難之難也夫蜀民之困極矣馬已竭而猶求鴻欲集而無所吸髓既空揭竿欲起外則建昌松潘群夲在在跳梁內則屯戍各兵嗷然待

哺畫地之餅難啖無惠之法難振如臣庸闇實所不支昔馬援平交廣狄青取崑嵓皆越二三年而始得賊首當時未聞隣酋有如安酋之肆逆亦未聞官兵直窮其所匿也今日即不言戰而言守遵義逼近酋穴酋豈忘情水寧亦水原非蜀衛奈地當全蜀之衝群苗咸伺新附未馴勢不得不守是蜀且新增二邊稍有疎虞難杜竊發臣所爲日夜徬徨寢食靡寧者也顧臣不獨爲蜀憂且爲黔憂蜀尚有民而黔已無民蜀尚能耕而黔久不耕無民誰則爲兵不耕何繇得食招募土司徒滋騷

擾之害遠倭轉運更多劫掠之虞計日而戰數米而炊前跋後疐其苦更倍幸督臣蔡復一按臣傅宗龍皆赤膽勁骨四應有餘西南半壁自當廓清但願皇上寬以歲月大發糧餉勿玩小醜而急撻伐之功勿惜小費而掣任事之肘務令完固根本剪除枝蔓足兵足食一舉而殲厥元兇即蜀局且不勞而結此不兩待之勢也臣方草疏據會事盧安世揭報督臣蔡復一將移鎮遵義此扼賊項背最得地宜伏乞勑下戶兵二部速議便宜推廣餉額專委任而責成功戰勝固已在廟堂矣臣庸

疹病軀不稱厥職自審甚明不敢逃罪仰望聖明立議
削黜俾存殘喘高厚洪恩啣戴其有極哉除留兵需餉
另疏陳乞外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五年三月十八
日上奉
聖旨

史方伯病休疏

題為患病危萬懇乞代題休致以保生還事天啓五年
三月十四日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准本司左布政使史
文煥關稱職一介愚拙行能無足比數兼家有望八老
母豈復苟延仕進之時舊歲叨轉蜀藩即具疏請告乃
當事者輒加避難之責駁不允上不意抵任未及數月
毫無補稱偶於二月初旬感冒痰症調理罔效迄今頭
目昏暈右手酸軟每執筆不能成字蓋已頹然一廢人
矣兼之病中憶念老親焦苦時事神思迷離寢食俱廢
氣侵入肌骨非謝事靜攝難望痊可自思職一身浮滓
亦何足惜獨是川中多事之秋衰母倚門為望為此冒
昧陳請萬非得已懇乞本部院憐念苦情別無規避俯
准代題休致俾職得生入里門與親一面則母子以後
之日皆賴生成之賜也除呈按院外等因蠶詳臣批該
司才品兼茂幹濟方新適當倥傯之秋兼總錢穀之寄
譬諸寒纊儉穀尤萬分倚重者即有微恙不妨一面調
攝一面視事何得遽圖卸擔為也速寢此念共理時艱

勉留去後至四月初四日據署按察司兵巡川西道按
察使王世仁詳稱三月二十五日據錦官驛報稱布政
司吏布政於本日發牌起程回籍本道聞之不勝駭異
即同都司周官前往攀留見本官身體羸瘦染病情眞
歸志已決無能挽回即於本日巳時出城訖理合通報
再照印務一事關係匪小本道以一人署一堂五道省
會根本重地寥寥一官本道必無署藩之理伏乞另委
一員受事庶政務不曠等因通詳前來據此卷查先准
吏部咨爲循職掌陳末議以仰裨聖治事該吏科給事

中哀國臣題本部覆議以後請告官員在外仍令撫按
官代奏等因題奉欽依移咨通行遵照外今查本官自
舊年十月莅任以來一應兵馬粮糧無不經心料理文
移旁午目不交睫遂致染痾不能視事既經離任去志
難挽除將該司印務批行按察使王世仁暫攝外該臣
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尚默看得布政司左布政
使史文燠雅抱霜嚴璧峻弘才斤運刃遊敭歷資深旬
宣績茂當茲軍旅多事之日正藉拮据劻勷之功乃以
風土不宜遂染危疾二司面慰留見其形體減瘦實

非假託業經離任勢不能留除行令本官沿途調理候
命外理合具題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議覆請將史文
燠准令致仕回籍調理員缺速另推補庶本官與地方
兩無耽悞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五年四月十四
日上奉聖旨

保留給由府佐疏畧

題爲保留給由府佐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成都府建昌監理通判易文明呈稱畢職見年三
十四歲湖廣武昌府武昌衛官籍漢陽府漢陽縣人蹤
畢人云云起送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
尚默考覈得成都府建昌監理通判易文明馭紛意氣
自恬柔遠精神常到遐荒納款洞伍銜恩稱職及查府
佐給由例應赴部茅今苗猓竊劫靡常正需料理難便
離任該司乞要保留相應題請除批行本官照例帶俸

管事外止造册齎部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天啓五年五
月初六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題爲懦弁貪暴異常據實糾參以安邊境事臣聞設將
本以防邊用夏欲以變夷乃不意以最懦最奸之夫爲
極兇極暴之事剝啗已竭脂膏披猖甚於苗猓有如雅
黎遊擊陳誤之所爲者方謀初入蜀臣以其將種必嫻
軍旅檄之至永寧百計推阻今日捏呈一塘報云董卜
造亂明日又捏造一塘報云熟番糾衆出劫托該道代
爲請留臣始知其懦也亡何則又具一揭云親帶鳥銃
手八十名皆百發百中之技欲額外加給口糧臣以爲
及臣親試並無一人認得銃眼者詰其所以則知原未
帶有銃手因臣檄急不得已在沿途雇募以應臣乃知
其貪也及去年二月建昌苗猓出劫該道報擊本官詣
在屬酋例當應援該上南道錢僉事移令督兵一千五
百前赴越巂衛乃安坐兩箇月冒餙三千兩屢屢縱兵
在街市搶奪並不出衛城一步及臣遣材官羅文才帶
四十五人度小相嶺撫諭諸苗俱出納款道路遂疏本
官復醜焉冒撫奪之功臣又知其詐也未幾則以土官

馬應乾欲占上七枝地方詳矣又以西番抄劫化林坪詳矣及行道查之則知其訐馬應乾者因本官先在越嶲各茶商恐道路有阻每包出銀四釐呈明該道著落土官馬應乾護送本官欲盡追前利入已不允而故妄申也其稱西番抄劫化林坪等者緣舊例有馬草銀五十兩本官欲攘爲已有故捏此詳其貪鄙無恥譸張爲幻已無人理矣尤可駭者該所見任雲南保山縣教諭周師望至瀘參謁具一呈詞內稱本所守禦孤城四面皆番全仗此武勇之技是禦是守自設將領所重者在夫官兵撫害之狀殆非盡假仰巡上南道移該遊衙門

新募而舊額輕所進者在白衣而實職衰每遇一官到任所取各有名色曰下程銀曰差操銀曰衙門修整銀曰什物備辦銀曰酒筵折席銀其去也厢擔銀贐禮銀行李輜重俱皆軍負杉板桌椅床帳香衣盡數而行運至邛雅或嘉定支卸憐毒最極以致七姓千有餘丁今流散十不存五多係投崖飲毒撞石而死等因又開一單云發官銀一錢二分取茨一石計每石值銀七錢此猶平價一發銀一錢取茨一千細沿山掺羅盡二十戶方能辦此足數其上納之時仍貼賠酒食脚步錢七八

錢討保勒完一發鹽十斤買粟一石鹽二包止八十斤取粟十石一發鹽一百斤取椒二百斤其椒每斤時價值銀七分一遇椒熟之時差役橫行鷄犬爲之一空一白取山菌丁木卓面黃蠟蜂蜜山藥菜果等項萬緒千頭一置塘報數十名或三五成羣或六七夜聚以捕賊爲名入各鄉訪事私遞報單差票到手無論事之大小傾家破產賣兒鬻女一白衣出差到堡即索夫一名每夫仍要對貼銀三五錢等情該臣批據呈危邊之苦與夫官兵擾害之狀殆非盡假仰巡上南道移該遊衙門

查明嚴禁緻本官一見此呈即不勝憤憤糾集所部毛國元沈進忠周時選等徑將周師望綁至法場鳴鑼放銃即欲開刀通所一二千人皆爲之叩頭哀號乃姑放免仍押至關聖廟中鑿其門牙割其頭髮越三日而始釋之又焚劫其家男婦盡皆逃散夫地方利弊人得明言況呈詞原不直指本官自合查其有無嘉與休息遽爾魯莽公然作亂此一段猛氣何不用以殺賊而顧用之宰慽也參照得雅黎遊擊陳謨心毒如蝎力軟於羊捏文避兵已甘巾幗之辱假兵請餉全係市井所爲妄

申番土之變而實以爭利搆釁匪輕偶因鄉官之呈而
公然作亂貌法如戲當諸苗窺伺之秋亟思良將敗常
不類如本官者尚可一日容於地方乎理合具題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行巡按御史
將陳謨一切贓私行提到官嚴加究問具奏遣下雅黎
遊擊員缺另行銓補施行天啓五年七月十八日具題
奉聖旨兵部知道

保留給由府佐疏畧

題爲保留給由府佐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
批據夔州府申准本府推官蔣化龍牒稱廣西桂林府
全州人舉人云云起送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
察御史吳尚默考覈得夔州府推官蔣化龍朗識珠傾
萬斛娉修案絶一塵幹濟多能題評不爽稱職及照府
佐給由例應赴部蜀中多事需人料理軍餉錢糧當及
時清查本官見奉按臣案委查盤難便離任該司具詳
保留相應照例題請除批行本官照舊帶俸管事外止
造冊齎部爲此具題請旨天啓五年七月十八日具題
奉聖旨吏部知道

縣令給由疏畧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閬中縣申准本縣知縣周維光關稱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舉舉人云云起送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尚默考覈得閬中縣知縣周維光品格端凝才猷練達潔已香焚五夜恤民雨澍千村本官職業俱修考居稱職准給由除批令帶俸管事外止造册齎部爲此具題請旨天啓五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留起運錢糧疏

題爲蜀方用兵糈餉甚詘乞賜允留起運錢糧以固危疆事切照遵義與水西貼鄰永寧當四夸交衝落紅土城又係水蘭合縫險地必須戒嚴將士以守爲戰聊固吾圉聽候大舉除今歲三月內援黔新兵暫令歸農外仍留舊兵五萬把守永寧落紅遵桐三處就近分屯相機迎敵所資糈餉一日難缺天啓四年蒙皇上允留銀二十六萬五千二百餘兩新舊援兵俱已用盡業經列數開銷訖今年官兵月餉及運米船工腳價等項總算該銀六十三萬有奇蜀中甫出湯火連年供億民力已竭實難措辦臣雖奉有新命新撫臣尹同皐尚未履任前項兵餉係三軍命脈不亟議接濟何以使之扞禦查得四川布政司起運錢糧如黃白蠟厨料等項前歲奉有明旨不敢議留外及查歲該加派遼餉銀一十二萬一千三百四十四兩九錢協濟陝西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協濟湖廣銀三千五百五十八兩四錢四司料價銀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五兩二錢六分藥材銀一千八兩四錢四分二厘銅錫銀五千七百五十一兩九

分南京鹿皮料價銀一萬一千一兩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富戶銀六十四兩抽兵銀二萬五千兩潞府鹽價銀二千二百九十一兩九錢五分四厘以上共該銀二十九萬二百六十七兩七錢四分六厘又戶部冊開屯糧二萬三千五百四十七兩一錢六分平糴倉穀銀九千五十六兩四錢九分房屋稅契銀一萬兩優免銀五千兩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三兩六錢五分部咨內云天啓四年以後留充兵餉以上通共三十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一兩三錢九分六厘遍來蜀中藩司官吏督蜀疏草

事代往往徵解不前即奉俯允未必實數數年以來全藉帑金楚兌互為湊濟今則止有本省起運一項此外尚缺額二十九萬二千一百餘兩況目下大張撻伐又復添兵費更不貲應候新撫臣至日另議設處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尚默合詞上請乞皇上憫念三川赤子連歲轉輸兩地留兵枕戈臥瘴俯將天啓五年分起運各欵錢糧勑下戶兵二部酌議上請盡數留充軍前接濟庶戰守有資疆圉可固矣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戶兵二部酌議具覆

捐俸助工疏

奏為敬捐微俸仰助大工事頃接邸報伏見宸居創建工作肇興苞茂踵美於累朝規煩快聽於萬國隹祥濬發皇極攸芋郎庶民無不子來況臣子敢不效力臣久處遐陬適逢盛舉歷年俸銀尚未支領謹自天啓三年起至天啓五年止歷過三年俸銀九百兩行令四川布政司扣貯解進外雖土壤一撮寔無裨於崇高而葵藿微忱亦少伸於萬一伏乞勑下工部查收施行天啓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奉　聖旨捐俸助建具見急公該部知道

就近陞調急缺道臣疏
題爲急缺方面道臣酌議就近陞調以勤軍旅事天啓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據四川重慶府署印推官李必達申稱兵巡上川東道副使余新民偶染風疫用藥不效於本月二十一日病故等因到臣爲照副使余新民清白襟懷忠勤任事潼痍既爲改色士庶罔不傾心臣已疏令本官監紀一路籌兵理餉朝夕靡遑事冗勞積一病不起渝城中大小男女無不悲號罷市者查本官自解圍復渝取復遵永種種功績載在敘冊容照例會議

另疏優卹以光泉壤外但該道係遵義咽喉內應遵恫軍火器具兵馬錢糧外督二十州縣募運水陸挽輸即臣一入綦遵該道又應督軍深入直搗鬼方委任宜急不可一日缺官川東三道祗守東道察政莊毓慶一人在事本官方有督餉調兵之役難兼數局查得安綳兵備道見任副使謝渭雇精莅事矢志吞酋譚兵洞燭機宜馭下獨持紀律向令監紀永甫料敵無差治兵有法蓋深得寬猛之宜而大爲夲漢所慴服者相應即以本官調補兵巡上川東道員缺不但轉移間便可任事即

徵發調募勛佐助實有賴焉臣謹會同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同皐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尚默合詞上請伏乞勑下吏部覆議上請如果臣言不謬將謝渭查照俸格加陞四川布政司參政兼僉事管理兵巡上川東道事務或仍以原官改調監督料理遺下安綳兵備道員缺另行銓補庶殘黎獲甦而戎務有裨矣天啓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議改賢能官員疏

題爲議改賢能官員以資安攘事據兵巡遵義道呈稱遵義府同知冉崟於本年八月初六日病故等因到臣據此爲照遵義府城三經殘燬幾成頽圮臣檄府縣各官隨同道將修補城垣招民耕墾賊屢屢出犯且戰且守料理經營稍有頭緒今新推知府李應龍履任未期通判尚未除補推官陳達道奉委查盤往來不定該府印務缺人料理臣指日移鎮凡督餉查兵諸務一時叢集勢難缺官查得達州知州黃立言才周千應守絶一

塵理州最有聲名督餉更饒經濟閱邸報本年六月內本官推陞雲南楚雄府同知其地無瘴癘無兵革較之遵義尤人所樂趨但爲地擇官且就近取才計非得已合無將本官改留遵義府同知深爲便益又重慶府巴縣自知縣戴文箕於天啓四年二月丁艱去後至今未補查遵義進兵一向糧米器械等項俱仰給於重慶而巴縣爲首邑倚藉更切必大有才望熟習事體者方克勝任查得萬縣知縣毛羽健英姿卓識潔守通才衝疲事事改觀奈漢人人頌德到任以來正黔蜀徵兵紛錯

之會屢屢議調爲士民苦留今徵發已有條理繁劇正可改移合無以本官改調巴縣藉其才畧用理糾紛匪惟地方之幸實撻伐之資也臣謹會同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同皐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尚默合詞上請伏乞勅下吏部覆議具題將達州知州今陞楚雄府同知黃立言改留遵義府同知萬縣知縣毛羽健改調巴縣知縣其楚雄府同知員缺另行推補巴縣倘有新選知縣即改萬縣知縣員缺實爲兩便天啓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酌議陞調縣令疏

爲嘗殘縣缺日久酌議陞調以安要地事爲照雲陽縣知縣李一星於去年九月內被惡生王正祥等赶逐隨經本部院會同巡按吳御史會疏具題見行究問明白而本官中氣染病徑自回籍去訖今照該縣楚蜀通衢士民兩逐縣官嘗凌難馭事廢糧逋缺經一年道府屢屢申請就近調任查得巴州南江縣知縣俞相廷器宇黃琮白璧才鋒紫電青霜不吐不茹能節能愛在邑政有餘暇似堪投以嘗衝相應即用本官改調雲陽庶幾

振刷有裨又查得敘州府興文縣自殘破以來向缺正官雖經緝紳刊有王自修名色其實裹足不至及查該縣原係彈丸民皆土苗在太平時尚不當大縣一小村落今遭水火塗炭之餘絕無室廬井牧之聚若非簡一實心任事不辭清苦之官招徠整頓不惟縣治鞠爲茂草而諸苗衝要之區誰爲保障亦甚可爲地方慮也查得宜賓縣儒學訓導委署該縣印務饒廸撫苗得體率僕躬耕綽有經濟之才絕無溫飽之念屢經薦舉例授民社合無即以本官陞補興文知縣俾令加意安輯倘有成效即會題破格議陞庶殘邊小邑獲資保艾矣再照除調縣令係貴部職掌近准咨文覆奉明旨才品異等者不時咨部以需急擢等因二官陞改二缺定非所願但盤根錯節用別利器爲地借材計非得已理合移咨爲此合咨本部煩請查照將南江縣知縣俞相廷改調雲陽縣填補回籍知縣李一星員缺宜賓縣訓導饒廸陞興文縣知縣填補王自修員缺俱俟具題允日行令二官各遵照赴任遺下南江縣知縣宜賓縣儒學訓導員缺及未任知縣王自修另行銓補施行天啓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咨吏部

薦舉湖陝方面疏
題爲薦舉督屬方面官員事臣奉命撫蜀兼督湖廣荆
岳鄖襄四府陝西漢中一府三年於茲矣雖地方遼遠
而各監司拮据糧餉其效劻勤其勞有不容泯者今茲
改任例得薦揚除歷任尚淺不敢敘外訪得湖廣布政
司左布政使李春茂緯武經文大抱纓冠被髮眞心品
重巖廊望崇節鉞右布政使翟師雍清修浸玉氷壺亮
節擎天石柱才誠兩合聲實俱優屯田水利道按察使
吳光義經濟一腔皆赤規爲三尺無私大法小廉刑清

政簡分守下荆南道右參政劉廣生英標翠栢參天偉
抱神駒躍海澄清獨負鎖鑰攸咨清軍驛傳道右參議
兼僉事張元芳心事天青日皎才謫雷厲風行氣肅軍
屯寄流民部分巡上荆南道僉事喬拱璧素節玄蟬吸
露靈心赤水含珠廢墜聿修金湯增重陝西布政司右
布政使俞誨抱負作霖作礪經綸文武允文瑞石補天
慈航濟世分守關南道按察使兼參議張國瑞蘊藉金
輝玉瑩才華雲湧川流績著漢南名高斗北分巡關南
道右參政兼僉事吳養源冰雪數高甲兵才挺千尋梧

薦舉四川方面疏

題爲薦舉方面官員事臣奉命撫蜀近已得代方面官員例應薦舉除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周維京分守川西道副使鄭國昌遵義道副使廉約分守川東道副使莊毓慶分守下川南道副使王養俊才品素懋整飭方新歷任尚淺遵例不敢槩叙外訪得按察司按察使陳龍光簡淡屹樹丰標精練一清竊弊棘林無枉憲度維貞分巡川西道管理錢法按察使王世仁應變勛勤最久剔繁酬應有餘一片真心九還粹品分巡川北道參政蔣仕忠峻節摩雲挿漢虛衷執玉捧盈率屬風清除奸雷厲安綿道副使謝渭清明月鏡當空勤敏霜蹄馳坂術精擒縱績懋保釐兵巡下川南道副使許士奇精神劒耀千尋經濟珠傾萬斛匡時大器應變偉才建昌道副使張法孔剔弊釐俗穢都捐振刷威靈旁暢豺無當道夜郎焚香監軍道副使張起鶚生從九死得完氣雖萬人必往險夸洞蠣等等最精叙瀘道副使劉澤大治郡克濟艱難蒐乘聿新肇興政無不舉人莫政欺威茂道監軍參議劉可訓五載備嘗勞瘁百戰俱悉機宜保

障攸資才名茂著監軍道僉事盧安世立志弭掃狠群挺身獨當虎穴人推儒將續擬銅標監軍道僉事段師文赤膽濟以弘猷雄心兼有定力苦常燭斗樞自利川以上諸臣皆蔣梁之良當茲軍旅倥傯倘拮据奔馳較之內地安閑其勞數十倍所當不次優推以示酬勛內劄澤大今任尚淺轉自臣屬例得並薦者也再照有薦應有刺維是現任司道強半缺員況當大舉撻伐之際需人更亟即欲苛求而亦有不可得者非敢隱蔽以示恩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龍光等從優擢用庶勸典章而群心競奮矣天啓五年九月初二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舉刺湖陝有司疏
題爲舉刺督屬有司官員事臣奉命撫蜀兼督湖廣荆
岳鄖襄四府陝西漢中一府所據各府縣正官賢不肖
之狀據司道開報頗得其槩今玆改任例應舉刺除任
茂者不開外訪得湖廣荆州府知府郭浣朗識精心通
才潔守剸制龍光逝映剔奸兜窟潛消襄陽府推官陳
甲耀斗文光凝水器宇品隲則同懸炬哀矜仁浹覆盆
岳州府推官馬易從恂恂雅度皎皎貞操三尺凜奉漢
皐九流盡歸泰鏡歸州知州楊奇珍淡以守篤誠能動

物經理衝途得體撫摩疮痍土流育襄陽縣知縣樊一蘅
品鑒千山秋曙才猷萬斛春濤破柱威伸拔葵節凜江
陵縣知縣黃昌爽氣絶倫宏才遊刃兩地棠陰蔽芾一
簾鶴影蕭疎平江縣知縣申夢瑶長才立解糾紛慧識
潛消城社春烟藹藹秋月溶溶房縣知縣傅永淳倜儻
才猷嶙峋品格雙佩龍光灼燦九苞鳳采焜煌石首縣
知縣周士顯操履霜寒絶巘精明月映長空澤益郊圻
風清城社宜都縣知縣陸昌祚鎮定政無不舉精明吏
莫敢欺害馬悉除盡鴻環集陝西漢中府知府金本高

府石首縣知縣今陞山西霍州知州洪文淵荒湛無度
檢抑全疎徵輸絶不經心幾務盡行沉閣查據單款一
守道批發罪穀二千石召夫通縣二十一里共排年二
百一十名每名該穀九石止給六石各排各賠穀三石
召夫共穀六百三十石有奇易價入已周鉞證一通縣
二十一里除優免外共提夫一千七百名每名九十日
止八百名用工後九百名每名追工價一兩共追銀九
百兩書手王應建證一大木作縣經過通縣二十一里
共起派夫八百四十名每名徵銀二錢八分共銀二百

三十兩有零後本簿過縣止用外起派逐門人夫銀扣
入已追册證一徵收南糧原額外止加耗米二斗今改
額外三十五升又淋尖交耳順風多徵米一千石有奇
折價扣用一徵收滯穀原額每一兩外加二錢五分爲
費用係庄總自收交兌差官本官自收每兩勒加五錢
共多收銀三百餘兩庫吏劉潤證一誣捉永州王客人
爲盜本官親自封船將貨物入庫苦刑考打成招解府
審無眞賊失主行文永州查原籍保結釋放客人至縣
具領原船貨物又責二十板止發空船貨物不給卷案

可查一奉文革退民壯李尚錫等四十二名每名上銀
二兩者准與復役不一月全收兵書證一徵收條編錢
糧私置法馬每兩外加火耗銀一錢有零扣貯入已庫
吏羅銘證一莅任一月即差書手胡自忠娶荆州府原
相交娼婦爲妾以致妻妾不和嚷至公堂周諫證一縱
子從師周秀才爲名每每在外飲酒宿娼一本官荒於
酒色不理糧餉以致任內錢糧逋欠最多貽累後官帶
徵罰俸至今無能清楚欠册證此一臣者心地不端操
持已壞在任猶能塗飾去後啧有煩言所當照不謹例

舉劾四川有司疏
道爲舉劾有司官員事臣奉命撫蜀今已得代所有合
屬守令官員賢不肖之尤者悉心體訪聞見頗真復據
司道開報相同例應舉劾除俸未及期不敢開敘外訪
得成都府知府李一公禔躬凜凜德讓應務炳炳丰猷
重地金湯專城領袖夔州府知府史贊舜峻品楷模獨
蕭長才批導咸宜閫境膏霖救時福曜龍安府知府伍
元正朗識肩弘任鉅清修茹蘗飲氷溝瘠頓甦邊防攸
賴保寧府知府王橋法嚴城社肅清惠溥閭閻寔溉列

城象指險閣增雄重慶府同知張堯撰千尋勁氣一片
寒氷治邑民頌來蘇理餉軍皆宿飽烏撒府同知吳伯
錡清貞自好倜儻不羣仕蜀久著芳聲委任極多勞績
順慶府同知耿進明心思兢惕規畫安詳詰戎弊絕奸
盜署篆政平訟理成都府通判胡希舜精明器宇練達
才華奉公一念無欺應務百爲輒辦順慶府通判連鎔
英爽有爲勤勞匪懈歷署法清逋隱緝奸計靖萑苻保
寧府推官錢允鯨品頴朱弦清越才猷寶鍔光芒法署
陽春人倫水鑑成都府推官李日輔朗識洞於觀火長

材捷若運斤平反無寃品題悉當重慶府推官李必達
識度淵深才情焜耀閱歷偏多善譽持循綽有芳模順
慶府推官辛嗣進清標絶俗丹筆流膏安安恪守章程
朗朗虛懸衡鑑敘州府推官詹先志胸羅萬象目鮮全
牛治獄電捕長空署篆風清積案遵義府推官陳達道
志切吞夸勞先入險經綸動中窾綮操持可質神明劒
州知州鄭之良砥礪絶無點染剔釐雅有擔當近悅遠
來民怡吏悚運同管眞安州事楊汝昇遇亂芸誇墨守
禔躬獨凜素絲勞績久彰循聲最懋茂州知州岑昌運

淡約自甘寒素謹凜若履淵氷夸漢輯安軍民歌咏萬
縣知縣毛羽健峻挺雪山萬仞明同月鏡一輪四野春
淪百城望最南充縣知縣羅宰實政民安士服清修蘗
苦氷寒衾影不慙聲名懋著華陽縣知縣文士昌英姿
神駿騰空粹履寒潭徹底名高赤社品重清華閬中縣
知縣周維光五紀雅操百鍊長才整頓無弊不釐撫宇
有天皆雨西充縣知縣程士升昂昂勁骨朗朗精心琴
堂與水同清鐵案如山莫撼南溪縣知縣王之朝才誠
並運心力俱勞萬家哀羽傾心一片劫灰起色富順縣

知縣林元春陽在握秋水爲神慈祥衆樂安恬敦大事
咸修舉新繁縣知縣趙光宗祇躬節儉馭下端嚴一旌
琴韻悠悠四野谷風習習南江縣知縣俞相廷映玉清
心斲輪砂手惻隱一腔懇款陽和萬井氤氳奉節縣知
縣萬同春品格嶙峋才情絢爛蓋秋風掃穢愛民春
雨生花長壽縣知縣徐爾一擔當定力康濟弘猷革奸
弊絶憑城起瘠寄流比屋安岳縣知縣趙民戴勁氣遇
難彌堅良畫應機立辦積勞積苦實政實心仁壽縣知
縣王用汲摘奸不畏疆禦沛澤丕振顛連野起謳聲案

剖疏直
清滯牘雙流縣知縣楊世綬心若持盈捧璧政惟守法
奉公鸞鳳歌騰羔羊節凜隣水縣知縣龔之彦運刀立
解髖髀調瑟一清囂競絶無粉飾綽有擔當袞眉縣知
縣王加相清貞集事豈弟宜民村中蔚有繁桑境內恬
無哀鴈東鄉縣知縣龍德正識度遠超塵外精神盡入
事中鴛促戴星門如止水遵義府同知管仁懷縣事商
良弼久歷險巇力披榛莽惠政交行夸漢至誠可格豚
魚遵義縣知縣丘可恒身可探驪將虎勞眞濡首焦毛
流散懷歸燈熸頓起桐梓縣知縣陳揚美葺荒城於再

造馭新附以知方綵野回春青萍吐氣納谿縣知縣吳
尚文力振無居殘邑懋宣轉運英猷心計獨精血誠堪
倚江安縣知縣陳龍光矢衷眞實不欺遇事調劑有法
汗萊悉墾廢墜聿修榮昌縣知縣李雲衢英茂偏饒幹
濟矯健不事媕阿律已惟嚴與民無擾撫合江縣知縣劉
應辰愛民直欲寘襄守節眞同捧璧政成清淨民戴慈
祥成都縣知縣翟元懿沉恂雅度朴茂醇衷御暮聲色
自如理劇科條不紊通江縣知縣易尚杰器重不浮識
精善斷批導發硎利刃清瑩出水新蕖梓潼縣知縣馬

本官差皂隸趙拱佑張大經私印硃串票六張前往崇
寧縣乾銷各軍兵三年分餉米五百石得受銀六十兩
楊奇受賄銀五百二十五兩假以查數放散取本司印領先勒
賞銀四十兩張大受趙禎龍證一本官假查點兵番嚇索
河西食糧番兵本卜太等磕頭紙價銀六十兩花貨四
件袁文王粹修證一本官聽信徐登階聳稟假以犒賞
寨首本卜太頭巾一頂勒索銀碗一個重三兩麝香二
斤張大猷王朝用證一本官奉藩司解邊糧銀三千二

百兩到縣於查盤册內冒造使費開銷一百八十餘兩
徐應臣王禮健等證一本官將年例坐編溫江郵縣祭
銀共三十兩侵吞二載不行祭祀唐教官等證此一臣
者恃才妄作縱役作奸夸漢咸趙怨咨操持亦且敗壞
所當照不謹例革職閑住者也潼川州鹽亭縣知縣區
繩律已不端馭民無法在邑已多穢狀署篆更有煩言
一本官徵收大糧條銀重取火耗每銀一兩外加一錢
折封之時先取幾錠入拜廂內方纔秤兌正數短少不
管責令收頭賠補黃光等證一庫吏趙棟收過稅契銀

一百二十兩本官拆封遂取六十兩入已仍說所收契
銀不止此數夾打賠補趙棟證一本縣驛馬四十八匹
縣馬四十二匹每匹工食銀二十四兩本官聽信積惡
杜鳳鳴聳稟每工食銀一百兩內扣除十兩任從鳳鳴
包當馬戶躲閃差役仍報鄉民王金曉等每家買馬六
匹替走累死一半王金曉證一本官每遇投文濫准詞
狀審時擬罪不論事情大小曲直原告被告俱罰三兩
六錢干證亦問紙銀二錢劉仕元等證一本官終日嗜
酒票取酒戶上好高酒不計其數及酒戶領價反說酒

不堪用應該打死價銀分釐不與行戶李忠證一本官
署潼川州印務支放皇華五城古店建寧秋林等驛夫
馬工食每驛扣銀四十兩入已又作成衙役需索常規
遲延不發五城驛驛丞出有揭帖皇華驛李驛丞詳申
證此一臣者事既糊塗守復縱肆不惟無德於百姓甚
且被訐於驛官併當照不謹例革職閑住者也夔州府
新寧縣知縣高文偉百般疎縱一味糊塗線索全被人
牽威福專憑狐假一本官到任隨帶妻孥陳純主文看
稿錢糧磨筆俱經其手純住後堂左邊書房被門子載

應麟將繼母朱氏年二十五歲張之桂妻年一十九歲
逐夜暗送書房色買陳純倚勢害人後秦可啓因營管
錢糧未得將陳純并羅在泗具告本道已結本官方纔
知覺將陳純押送回籍通縣共知戴啓志等證一本官
訪拿家屬劉階等而機事預洩於人致刀民造反噬之
謀事事掣肘意氣隳頹一本官堂規不肅每日升堂左
右擁擠全憑吏曹寅書手陳以玉朱應運黃有道王德
政差頭楊光現隊長戴友志快手周永仁等左右調度
言出即行本官全無主持通縣合堂人役證一本官御

下不嚴前按院考察該縣吏書獄囚無一至者本官徒
付之浩嘆而事後亦不創懲致吏書全無畏憚縣中諸
事俱廢一本府行各屬裁革民快各役本官聽信兵房
囑稟以事多差繁仍令每名幫合一名致多白役下鄉
擾害差頭楊光現證此一臣者昏瞶敗箴闕茸廢事僻
地尚然委轡前路再難更張所當照罷軟例責令致仕
者也成都府建昌監理通判易文明賦性優柔當機躑
躅職守頗多疎曠奔情全欠調停一本官到任即與劣
處寧越通判張爾恕彼此爭訐幾動干戈卷案證一差

卓快王光宇等前去會川衛縛拿犯人激變一衛將差
人綁殺一齊上山該道張按察使撫諭始各回衛卷證
一妄調刺兵致與水托苗人相通兵將失事本官寔司
監紀其責難辭一天啓四年一閒苗賊蠢動即將家眷
乘便送出成都今年正月道將正缺俻檄本官料理乃
假以考滿徑離信地虓延半年不復回衛此一臣者操
持雖未敗壞緩急全不擔當視法紀爲弁髦以官守爲
兒戲所當照不及例重加降調者也伏乞勑下吏部再
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一公等循資擢用行取朱
拱辰等分別議處庶彰肅而人心奮其於吏治民生
未必無小補矣天啓五年九月初二日上奉聖旨吏部
知道

薦舉佐領疏

題爲薦舉佐領官員事臣奉命撫蜀今已得代所有佐領官員例應薦舉訪得簡州同知楊世功清嚴不染常例勤慎練有幹才巴州同知周德兆器宇恬然無競才華卓爾不羣嘉定州判官馮應龍委署能清廉隱視躬練有操持保寧府經歷鍾萬璋粹履恪持寒素慮衷如履淵冰重慶衛經歷譚至言奉委勤勞匪懈署邑幹濟多能安岳縣主簿沈貞甫恬雅全無俗味精勤能恤民

皆以上各官皆一時佐領之良所當薦揚以備錄用者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世功等酌量錄用庶簡拔不遺末品而庶職爭相感奮矣天啓五年九月初二日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王官疏

題爲薦舉藩府輔導官員事案照先准吏部咨稱今後長史等官果輔導有方操履無疵者照例保薦不妨破格優處通行遵照外臣奉命撫蜀今已得代訪得蜀府長史司右長史毋習吉謙冲丰度縝密才情守城夙著勤勞輔導雅多啓沃審理所審理程文弼禔躬克稱婣修治邑素饒善政淹棲共惜聲實彌騰此二臣者質行

醇衷曳裾僅見所當薦揚以備優處者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毋習吉等照例甄錄庶幾開局不至隳心而長才咸思驤首矣天啓五年九月初二日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教職疏

題爲薦舉教職官員事臣奉命撫蜀今已得代所有教職官員例應薦舉訪得雅州學正朱汝楫博雅直窮藝圃端嚴丕振師模西充縣教諭母忠珠斗常飛劒氣銀釭時伴書聲蓬州學正李仕顯問奇戶履常滿守澹門雀可羅興文縣教諭冷之澤亂後一壇未穩筆端五色頻抽萬縣教諭高似斗姱修遠步先民端範弘開後學什邡縣訓導李廷梁下楗以文自樂擁皐惟道相摩丙江縣訓導王宸極青年攻苦圖書雅志能安恬澹通江

縣訓導魏漢毓博與古人爲友慎同處女守閨宜賓縣訓導饒廸應變經綸有法禔躬堅白無瑕遂寧縣訓導萬緒急難獨能捐俸色笑不肯狥人簡州訓導王從誨才華卓爾不凡器宇溫然可掬榮經縣訓導邊上儒譚道亶亶名理郤贊凜凜清規江津縣訓導張應徵粹養足誇武庫清心常映氷壺雲陽縣訓導文可聘雄文樹幟雞壇潔履蜚聲虎帳崇慶州訓導趙文星恬雅能立師模通達兼長吏事重慶府訓導楊希稷英爽全無俗味清貞可樹遠猷以上諸臣皆一時教職之良所當薦

揚以備六館有司之選者也伏乞勑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朱汝楫等分別擢用庶儒官知奮而教化蒸蒸起矣天啓五年九月初二日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人材疏

題爲薦舉地方人材事蜀山川奇秀夙產瑋材臣自任
事適遭兵火所藉境內諸賢協力振救或製器應敵或
輔翊叩閽或重繭請援或集兵起義或垂橐助餉無非
氣激家憂計紓國難當紛紜倥傯之時顯拮据勤勞之
節蓋天窪生之以供皇上之驅使者連城之璧以剖見
良困衡始作何可終弃除已受徵書趣裝在邇與新承
俞旨方賊遂初者不敢槩敘外訪得原任兵部侍郎楊
述中允武允文大畧作霖作楫英猷瑣闥輸忠於補衮

天日長懸牙璋定計於攻心安攘攸賴未堪遏軸共擬
鹽梅原任大理寺少卿宋興祖直節端操夙擅扶綱飭
紀潛修粹養洵能立懦廉頑芝蘭在僻而彌香蕙桂以
老而愈辣原任大理寺右寺丞梁之棟千仞振衣高躅
一爐告夜丹心攬轡澄清豺狼莫敢當道杜門卻掃猿
鶴記足親人應挽遁思用肩弘鉅原任應天府府尹鄭
璧博雅宏襟沉潛邃養歷任規天條地雅負折衝歸來
閉戸著書未忘經濟衡棲共惜環名宜膺原任湖廣道
御史張似渠居常習靜辭囂遇難揮戈起義七尺昂藏

勁骨歷磨折而彌堅滿腔憤慨完猷安危之可倚原
任湖廣道御史陞福建副使未任牟志夔觸邪秉凜凜
正氣南牀諫草猶新捍難奏炳炳肩功西土鄉評最懋
時清已著公道名高未許閒居原任雲南道御史李良
棟動念憂時匡世徙躬執玉捧盈獨立敢言夙著芳聲
於謇諤齋居樂道宜掇潛德於隱淪原任戶部陝西司
郎中喻思恪居閒雅多著述抵掌盡是孫吳壯志未衰
尚與借箸黃石清芬可挹未應終老衡門原任湖廣左
布政使劉之龍堅白貞姿典型重望歷歷大藩績與漢

江俱永掛冠神武心隨巴水同清雖則息機宜膺大擢
原任陝西左布政使熊應占金莖奏潔玉尺端方膏雨
芃苗久貽分陝之澤清風草棫偏高冲斗之芒與徹紛
榆望隆節鉞原任湖廣參政卞承憲守節端凝棲衡澹
泊爲母陳情夙著舞綵之舉縋城濱死益高板蕩之貞
物望允孚沉淪宜起原任井陘道參政朱之臣嶙峋氣
節端介丰猷環堵以居長謝江干車馬擇地而蹈望凝
秋水芙蕖宜貢前旌以收大器原任河南副使張與可
品融鶴唳秋空養蓬蛟潛滄海身不隨時俯仰遠邇快

矩度堪摹心雖與世渾忘中外想經綸再布原任陝西
參議黃煒峻節獨堅直道無枉叩之若黃鐘大呂聲韻
殊常就之則高山深林蘊含彌富丘壑雖饒勝致廟廊
宜拔幽人原任雲南府推官楊國瓚助餉不辭晝宵宴赴
義甘重閫年力正壯請勤勞宜錄以上皆蜀材也出處
各有不同而德望才名著於梓里皆可以輩揚天路弘
濟時艱自遭禍亂無不殫厥心力如張似渠牟志夔傾
家起義卒收捍禦之功楊國瓚以小臣而奮志從戎不
辭傾窶此尤臣所與同事患難者不敢不表而出之伏

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楊述中等及
時起用庶安攘不患乏材其裨於宗社生靈匪淺耶矣
天啓五年九月初二日上奉聖旨吏部知道

題爲舉劾武職官員事臣叨奉新命業已得代而方議
撻伐大局未終凡一切軍前効用官自大將李維新副
將林兆鼎以下業已具疏求爲晉秩巢令建監即有未
入疏者期收蕩平之效方議激勸之典俱不敢概叙外
惟是分扼各鎮與夫衛所等官不在軍前例當舉刺謹
具耳目見聞併司道開報其賢不肖之尤者一一爲皇
上陳之訪得松潘副總兵秦翼明冠玉英標彎弧絶技
志欲乘風破浪謀周未雨先霜建昌副總兵管操捕事

陳廷對雄心學劍學書偉畧能擒能縱勤勞匪懈保障
攸資參將管都司事周官精神警敏才略縱橫譚兵奇
正迭生握篆寬嚴得體參將管中軍副總兵事魯美中
說禮敦詩雅志輕裘緩帶儒風令肅貔貅法嚴刁斗都
司僉事李必茂七書素習百發無虛傳宣步伐不愆委
署漢奸歸信松潘南路參將張承恩器宇昂藏才華曉
暢揮甲風生八面提鞭令肅三軍參將管建南遊擊事
秦拱明請纓年少握槊才雄一時苗猓傾心萬里金湯
生色鎮遠營坐營守備徐之龍才情俊爽體貌魁梧止

齊令肅貔貅叱咤威行壁壘平番守備許應元氣壯兜
鍪機乏帷幄籌敎功推保障撫軍廉絶繭絲兵巡川西
道中軍守備王國臣捻縱悉符款會條陳切中機宜志
惕聞鷄勳期縛虎分巡川北道中軍守備夏才超群武
畧絶俗貞捺三軍部伍整齊八陣神機曉暢建昌道中
軍守備魏民望英爽吳鈞出匣精勤越弩田潮壁壘改
觀屯營街德松潘道中軍守備吳盡臣年姿壯茂意氣
騰驤鳴鞭草木皆兵發號風雲動色寧川衛指揮周斯
盛壯志夙嫻將畧英風不墜家聲足任折衝欣看奪幟

成都右衛掌印指揮唐蓋賦性真實不欺應務勤勞匪
懈馭軍無染署篆有聲松潘衛掌印指揮謝起源聞警
每先擐甲分甘共感投醪計密衣袽才堪禦侮松潘坐
營納級指揮吳繼業智足籌邊才誇出衆劒氣橫秋颯
颯弓稍映月森森松潘衛指揮邊一廉丰姿英偉氣槩
騰驤捍城久著膚功固壘偏饒勝筭松潘衛納級指揮
徐佳慶馭士分甘共苦運籌戡亂扶傾令肅傳宣威生
組練重慶衛掌印指揮高凌曜立志皎然不欺應務恢
乎能辦勤廉並著艱巨堪膺叙南衛指揮顧俊俠骨昂

藏軍機熟練訓士恩聯指臂臨戎氣撼山河建昌衛指
揮王國揚威儀峻整謀略淵沉撫綏極得夸心整頓克
遵軍法重慶衛指揮史其昌虎頭出衆豹略蟠胸譚兵
氣吐長虹起義血腥寶劒重慶衛指揮沈仍燽射可落
鵰文堪倚馬遇難備遭磨折譚兵綽有謀猷保寧千戶
所納級指揮王永年沉恂器宇警敏手猷宣威境內霜
清恤士軍中纊煖寧川衛百戶彭祚守職最甘澹泊奉
委不憚驅馳洞悉險夸堪資捍禦成都中衛百戶李友
松誠心應事竭力奉公繚弓足娩穿楊負材未堪伏櫪

以上諸臣俱一時武弁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
又訪得龍安叅將孫宣潦倒無能優柔不振經年抱病
已無精銳之鋒聞警杜門殊乏捍禦之術白馬番不時
出搶近堡曾無一矢相遺小河營屢次借兵護糧輒爲
掩耳不問縱字識周文私冒軍丁二十名全無覺察任
奸軍王二明發餉銀二百兩一味包含此一臣者操持
未壞而意氣頗頑危邊多事之地殊難卧理所當革任
回衛者也伏乞勑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
奈還明等分別擢用孫宣革任回衛庶勸懲肅而疆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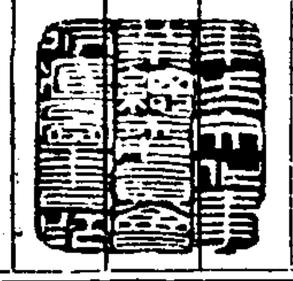
亦可倣矣天啓五年九月初二日題奉聖旨兵部知道

先曾祖少師公在明季以名進士歷官蜀藩值永寧宣撫使奢崇明父子變作殺蜀撫徐公可求於重慶遂犯成都先曾祖厲衆城守百有二日始解圍發兵追賊復州縣之陷賊者朝命卽以先曾祖撫蜀剿奢酋旋晉兵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總督川湖等處軍務蘭州平晉兵部尚書加少保予世廕錦衣指揮使而以外艱歸時水西土同知安邦彥亦反黔中殺黔撫王公三善在事督撫諸公俱待勘賊勢猖甚乃卽家起拜先曾祖總督貴州五省軍務勦水西不逾年斬元兇安邦彥平水西

跋

割水外地千有餘里建三十六城立衛所以守之晉少師復予世廕先後在師中十七年屢請告不允卒于官年七十有三其功具載明史向者先曾祖自著有蜀事紀畧一編及督蜀督黔疏草數百道其經營規畫決勝機宜皆于是乎寓當時俱已鏤板而寒家遭罹兵燹故籍無一存者幸從弟世衛從外氏劉念臺先生家得全帙歸奔爲世寶然止一本恐流傳不廣庚熙丙申人龍倫官淮上寓書于弟願携所弃各本悉見付重付剞劂弟欣然許諾乃先梓蜀事紀畧一編以次及督蜀督黔

疏草各列爲十二卷其原本字有舛落加之傳鈔訛謬棘手轉多于是與有識之士商榷校訂數過而後藏厥事焉不意雕鐫垂竣而工人不戒於火其板又悉付諸灰燼嗟乎豈後人之不肖不足以傳先烈歟抑志之不固致事之鮮終也于是再爲鳩工務有以竟吾志亦庶幾先人斷簡殘編常留天壤則千古如見其人爾康熙五十八年夏四月既望曾孫人龍百拜識



少師公督蜀督黔疏草先君從十一叔處抄得原本依年月次序各列十二卷復校正舛落以付梓人乃梓將竣而其板燬于火先君不忍其事之輟于垂成也復梓之以竟厥緒不意開雕甫三卷而先君遽遭不祿嗚呼余小子其敢中廢之耶于是悉依原刻部分重加讐校越一年梓始竣奈督黔諸疏中頗多脫簡又無別本可考不得已而闕之其前後文則互相屬也海內藏書家如有先少師遺稿當採而補之庶幾使先君復訂是編之意全而勿缺云康熙庚子炁七月元孫　源星百拜識

按遼疏稿序

南畿衡文之命屆行乃裒其所指陳遼事疏議凡六卷梓之以行以示不肖龍曰其爲我序之余謝不敏蓋余甲午丙申之間嘗蹟經撫於遼云迄今且二十年往矣然而遼之敝則日甚一日也大率數年以來狂虜吮其骫骳貪將捶其膍遼之遺民奄奄氣盡所不濱於死者一綫耳其濵於死而卒得以不死則熊公救之也公之言曰今之遼極敝矣如大病之人風邪外侵精神內槁腸胃脉絡皆枯竭而無餘所不絕者絲髮之氣息耳所爲治之法宜外護其風邪內養其元神澤其榮衛實其湊理一切勞形斃精之事勿以擾之夫然後生氣可復而生理可全也故其爲遼大率以休養生息爲主以捍衛保護爲用其大者如厚河東之兵防以折奴酋方張之勢如就河西之款議以攻拱酋既渙之心如法懦將之逗遛以作其敢戰之氣如懲貪將之科索以息其剝軍之心如脩亭障至一百餘座如築邊墻至六百餘里如積穀至二十八萬餘石所費皆

以巨萬計皆取諸贖鍰而用之毫
不以干公帑也又其大者遼之積
獘在搗虜巢我之搗巢出其不意
竊其級以冒爵賞虜亦挾其積恨
數深入以肆報復我之搗也所殺
幾何虜不可勝誅也虜之入也盡
其地之所有子女牛馬粟帛席卷

而去尺寸無遺我之出也以一而
虜之入也嘗至三五大入則大利
小入則小利至三五入而內地遂
成甌脫矣公爲畫盡稽四十年來搗
虜與虜報復之數以
聞曰願後之人以搗巢爲戒無圖近
利而貽實禍也此又抜本塞源窒

患存人之第一義也至其他如棄
邊地如没官帑則又據實縷陳無
所回隱凡皆人所不能言與不肯
言者余嘗謂擔天下之大事者在
有卓識有定力有雄文三者缺一
不可公於事能卽始而見終其評
人能望表以知裏如公輸督墨而

尺寸不失也如秦鏡在懸而鬚眉
必照也是謂有天下之卓識公舉
事計定而卽行之謀定而卽成之
如高山在峙不可撼也如流水赴
壑不可遏也是謂有天下之定力
公論事必悉其原委論人必模其
形似其談事之委曲令人心開意

爽無復遺恨其道人之疾苦令人
涕下沾襟不能仰視如雲霞之變
幻而無端也如風雨之驟至而不
可跡也是謂天下之雄文三者有
一於斯亦足以稱雄於天下而公
能兼備而各極其至故宜其獻爲
擅九邊而製作妙天下也公行矣

五

遼人無計能留公矣然其芳規懿
矩具在地方其格言至論具在簡
策後之人當必有繼公之志而終
公之績者即謂遼得公而再造可
也且公聲名在世間清譽在
廟堂不久當登華躋膴晉入九列三
事之班以持衡宇內而造福九有、

又豈但區區一遼實受其賜已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少保兵部尚
書前協理京營戎政奉
勅總理河道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巡
撫四川遼東地方提督
學校長垣李化龍撰

六

按遼疏稿目錄
卷之一
差官通夷疏
查參馬價疏
除報美餘疏
邊道擇人疏
查參開原失事疏
請併營伍疏
重海防疏
糾劾將領疏
論哈流兎捷功疏
卷之二
勘覆地界疏、
請免商稅疏
論遼左危急疏
寧前道給由疏
酌東西情勢疏、
論捷功異同疏
查參大勝堡失事疏、
議留賢將疏
免寺馬疏
議增河東兵馬疏、
卷之三
增科額疏
開原道給由疏
議留新舊道臣疏
議屯田修邊疏
申明款議疏
駁兵科疏
議留開原道候代疏
催王總兵赴任疏
議覆增兵事宜疏
辭勘邊事疏
亟處貪將疏
催勘巡事疏
備述各將首辯文詳四駁兵科疏

卷之四
請蠲免疏
查錄理學名臣疏
五駁兵科疏
閱視疏
修邊舉劾疏
劾自在州疏
防建夷疏、
查參長定堡失事疏
按遼疏稿　目錄　三
六駁兵科疏七駁兵科揭帖附
留撫鎮疏
催巡撫上任疏
舊撫鎮侵沒邊儲疏
卷之五
酌議撫賞疏
推舉邊道疏
常平倉積穀疏
縱虜內地圍獵疏、
請告疏
申協副將患病疏
論援兵疏
再請撫賞疏
再論修屯疏
請停修屯辯撫院疏
再請告疏
復將領冠帶疏
考選軍政疏
卷之六
奏繳新餉疏
營驛窮軍受害疏
謹叙東夷歸疆起貢疏、
再報常平倉積穀疏
舉兵備疏
舉有司疏
舉守領疏
舉教職疏

舉遷謫疏
舉將領疏
舉將材疏
舉廢閑疏
舉援兵疏
沿途流亡疏

差官通夷疏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熊廷弼謹
題爲差官批劄甚明輔臣飾詞益遁謹據事直陳
以杜强辯事先是科臣彭惟城參論輔臣李廷
機罪狀內有私通建夷一款後復單疏摘糾之
而引李惟棨對臣之言以爲據臣意原官原劄
具在情眞事確廷機於此更復何言惟有悔罪
引咎靜聽
皇上之處分而已及臣初九日至山海關接邸報見
廷機辯云止差本官領咨前赴遼東巡撫衙門
會同總兵官商議宣諭奴酋並無徑往夷境字
面爲不說謊噫何其呶呶强辯截取劄內詞語
以欺
皇上而益甚其謊也臣請爲
皇上明言之臣奉
命往按遼東地方事體應得諮問因惟棨曾奉廷機
差往建州必悉彼中情形故延而問之而因及

所以差遣之故惟葵答云葵卑官也應否題請是否擅往葵皆不知止知奉部批劄親詣奴兒哈赤營寨宣諭方敢前去今批廻雖繳劄付見在科臣不知而以葵通夷爲可斬是寃葵也臣復問劄付何以不繳答云此護身符也性命所繫何敢繳還及臣比都門衆鄉官郊送惟葵對衆復牧一揖爲辯明差遣事由云云劄領咨前去遂東巡撫衙門會同總兵官選差通官同詣奴兒哈赤等

營寨商議宣諭又云職司女直委差不敢不往印劄若無往奴兒哈赤營寨宣諭字樣葵焉敢往等情據此則劄稱同往奴兒哈赤營寨宣諭字而非徑往夷境字面乎所稱印劄若無往建夷字樣葵焉敢往非廷機擅遣而誰遣乎廷機自知擅遣通夷之罪爲不可贖故抹此差往奴兒哈赤營寨宣諭一段而止云差往遼東以欺

皇上如此而曰臣不說謊誰爲說謊者乎至云議裁車價稍示節制而遏其再增有

中國之體賙貧民之困似亦未爲不是者乃其始終不肯認錯而必整然自以爲是可嗤抑又甚矣臣自通州以至出關凡官吏接見者無不感首疾額以車價爲苦牛馬頭役所至數十百人跪道乞命至擁轅而不能進莫不哀訴往年每車雖費十餘兩大抵飯食貨物虛揑之數今自李閣老疏中說定十五兩及人知之務要實銀開發足色足數不肯如此少分毫往年車價外常例大鞭布不過折銀一錢所與者不過一二

夷目其衆夷小鞭布不過折銀七八分耳今大鞭布要銀四五錢小鞭布二三錢不論頭目衆夷一槩橫索往年夷人尚聽解官約束今反爲所制動輒詈言我本不肯貢你內邊許我銀子要我進貢如何又不與我任意踐蹂驛卒而解官坐視不敢言喘往年折馬錢到手便安然隨車前去今折馬之外仍復騎馬又仍於中途吊餓車牛釘磨馬脊百般勒抑人畜被傷者不記其數往年

海西夷人恭順不敢生事今見建夷驕橫得利亦比例需索倍踰舊規往年海建貢者共計不過數百人今年星到驛零星打發已不勝苦今多至一千五百人業已三倍又不肯陸續前來每起動至三四百人用車三四十輛牛百數十隻馬三四百匹前起未去後起又來通湊一時無從措辦只得向官兒鋪戶高價僱覓前去以免擾屠殺滋事之端連於四境甚無謂之決如雨下嗟乎此即所以示節制滋生增之明效

大驗也惜其未及親見此等光景耳倘親見之未有不追悔無及愧恨欲死者而且自云不忍小民爲夷人魚肉爲媚於庶人非媚酋也其將誰欺哉推廷機差官之意其初豈不欲蘇驛卒省程費臣忍謂其遂有他腸獨其執拘不通果敢而窒專任胸臆而不顧事體之可行與否以至長鴈爲酋之傲損

中國之威重貧辛之困貽長久之憂即廷機亦不圖其遺害殃民一至此也既已至此猶不悔罪引咎而必自執以爲是臣不能爲廷機解矣臣嘗私論廷機心術伎倆或不似賡故兩疏劾賡而不及廷機一語乃印劉明白共見之事尚且轉換支吾以欺

皇上則几可以欺

皇上者何所不至其奸僞何必出賡下而臣亦何敢終默不言成廷機之譎而晚晚無休時也

伏惟

聖明電斷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明輔臣飾詞益遁謹據事直陳以杜強辯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董文明親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奉

聖旨

查參馬價疏

題爲馬價揑數

奏報情弊顯然謹據揭參駁併

請查覈以正虛冒之罪事臣奉

命按遼一切兵馬錢糧係臣職掌臣未出

都門即聞該鎮馬價半指撫賞侵費揑數完銷人

言嘖嘖未知的否近至廣寧會晤

趙撫親授一揭稱遼鎮年例馬價銀兩事內稱

已任內自萬曆十七年起至三十五年止部

發年例通共銀一百五萬三千兩除支銷外其

未用銀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五十餘兩見在收

貯臣竊惟其能爲地方樽節財用而以向者所

聞爲未必然及將原揭逐年逐款細加磨勘中

間情弊種種虛冒殆有不能爲揑解者除二十

七八九年混同作數難以稽查及分守海蓋寧

前開原四道并行清查外謹將分巡一道自三

十年起至三十五年止收放數目一一查駁爲

皇上言之揭稱三十年部發年例一十一萬九百一

十餘兩內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五千四百餘兩

放給廣寧正兵錦義右屯鎮武正安等營堡驛

買完馬四千九百三十一匹用過前銀訖似矣

至三十一年揭稱年例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

十五兩內分巡道分領銀七萬七千九百三十

餘兩放給正兵錦義右屯鎮武正安等營堡買

完馬四千七百一十四匹用過前銀訖臣據此

查上年所買馬數比本年止多二百一十餘匹

而開銷銀數則多過七千四百七十餘兩臣不

能爲揑解也然其數未甚懸絕猶可言也三十

二年揭稱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一千七百五兩

放給廣寧正安正兵等營堡驛買完馬四千七

百六十匹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

錢五分臣據此查三十年所買馬數比本年止

多一百七十一匹而開銷銀數則多過二萬一

千一百六十餘兩三十一年所買馬數比本年

尚少四十六匹而開銷銀數反多過一萬三千

七百餘兩又不能爲揑解也三十三年揭稱分

巡道分領銀八萬一千七百五兩放給廣寧正
兵正安等營堡驛買完馬三千七百三十匹用
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錢五分臣據
此查本年所買馬數比三十二年少一千三十
匹而開銷銀數則與上年分毫相同又不能爲
揑解也三十四年揭稱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一
千七百五兩放給正安等營堡買完馬三
千六百九十七匹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
八兩七錢五分臣據此查本年所買馬數比三

十二年少一千六十三匹比三十三年少三十
三匹而支銷銀數則與前二年分毫俱同又不
能爲揑解也三十五年揭稱分巡道分領銀八
萬一百三十兩放給廣寧正兵等營哨堡買完
馬騾三千六百六匹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
十八兩七錢五分臣據此查本年所買馬騾數
比三十二年少一千一百五十四匹比三十四
年少一百二十四匹比三十三年少九十一匹
而支銷銀數則與前三年分毫俱同又不能爲

揑解也且相馬估值自十二兩遞至二十兩
不等數月增減原無一定即以數匹之值合之
其數已不能相一今查自三十二年至三十五
年馬數參差或千計或百計或數十計而開銷
銀數則俱稱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錢五
分分釐不差也不審是何神術能使其數較若
畫一如此又不能爲揑解也該部歲發年例一
十一萬七千八百餘兩原爲全遼通融給散非

專爲廣寧一道而發也今徵催分巡道必分領
八萬一千七百餘兩而分守寧前開原海蓋四
道一說者曰廣寧所屬馬騾不過一萬九千有餘而合計分守寧前開原海蓋
四道所屬馬騾不下二萬三千匹殆一倍於廣
寧矣而分發獨如此其少何也且以買補之數
比而計之三十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九百三十
一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三百七十三匹
三十一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七百一十四匹而

分守四道則共止二千二百六十六匹三十二
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七百六十匹而分守四道
則共止一千八百四十一匹三十三年分巡道
買補三千七百三十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
千二百五十四匹三十四年分巡道買補三千六
百九十七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六百五
十三匹三十五年分巡道買補三千六百六匹
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四百四匹豈四道之
馬盡長生而該道之馬獨喜死耶又不能爲楫

解也說者又曰每馬一匹內扣子銀數兩充爲
撫賞以故俵買不堪易於倒損耳及揭查分守
四道所開馬價少者十一二兩多不過十四五
兩而分巡道所開馬價計算約十七八兩似又
未嘗多扣子銀者豈價愈高者而斃愈速耶又
不能爲楫解也說者又曰廣寧市大而用繁撫
賞之費皆取給於馬價故開銷不得不多耳夫
寧開各道不皆有市賞乎如寧前當一面之虜
甚爲撫賞所窘每年分領年例多不過萬兩少

則數千兩猶能就中騰那勉爲措處內不失馬
務外不啓戎心非另有撫夷銀兩也今廣寧亦
當一面之虜如三十二三等年除買馬開銷外
又另開銷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餘兩給買撫
夷貨物矣此於買馬數內毫不相法者則因扣
子銀馬易倒損之說廣寧又不得藉之以爲詞
矣使四道而盡如此例尚不足抵
買貨物之一半其實[illegible]揭查廣寧道二
十七八九年給買撫夷貨物共用過銀一萬三

千六百餘兩是歲止銀四千五百餘兩也乃三
十二三年用至一萬七千四百餘兩三十四年
用至一萬三百餘兩三十五年又減至八千五
百餘兩夫虜固無厭矣第其講賞增賞逐年逐
次亦自有漸未有忽焉而加至萬餘忽焉而減
至數千者也又不能爲楫解也夫廣寧馬匹非
有加於各道也買補價值非有扣留子銀如各
道之多也虜各處其一面其求索撫賞又非廉
於各道而貪於廣寧也通計九年年例分巡一

道獨領六十九萬五千餘兩而剩餘見在者不過一萬四千有餘分守四道共止領三十五萬七千餘兩而剩餘見在者反多至一十二萬八千有餘抑何其霄壤懸絕若此其甚也即此四道苦心節省不審楫亦何所藉手

奏報以塗人耳目爲耆且分領數目又何以獨多於廣寧而少於各道也其必以馬匹銀而樂發之於各道則市貨在彼開銷在彼動用不便於文移隔別又難於意授吾唯付之廣寧則廣庫

猶吾私儲監庫官猶吾司篇而該道同居一城狎兇必除秤頭則市口之價未交而市心先饜狎處習見顏情稔熟聲氣串聯可以朝夕恣吾所取而無不如意者是以有所給發而監庫必爲之扣留美餘有所動支而該道必爲之挽數完繳上下通同日久弊熟有無多寡任情喝報而孰意處處鑄隙節節破綻留此一段以待臣之摘發豈非利令智昏而天奪之鑒耶臣查會

典載

國初遼東馬四十萬匹極爲蕃庶故設苑馬行太

僕二寺以經紀之其後歲久政弛生息腐耗以至今日至累該部歲發年例銀兩以佐其急已非長策矣藉令當事者潔已奉公遵禪清謹奏官務買中式貨物與夷貿易夷既愛吾之貨必肯多作價而利息自饒我亦自特其貨則裸貨由我而馬多精壯豈不市馬撫賞一舉兩得補偏救敝猶可支持而無恩奈何以銀而樂發是聞肥已媚人肆行倭蔽貪婪無厭二千則子銀未及充賞而先已充囊給馬户而

稱兇必除秤頭則市口之價未交而市心先饜委官因而效尤復從中尅減而所買之貨竟濫惡而不堪馬户得以藉口亦就裏侵漁而所換之馬盡老弱而無用及其發之營路驗之而不收唯恐得罪驗而收之則今日收一匹而明日死此月收一匹而來月死一匹一軍之馬歲數更以爲常一軍之餉歲賠椿而不足馬既以倒損之衆而營伍日覺其空虛價復以買補之多而錢糧愈加其匱缺夫如是軍安得不疲馬安得不

折遼鎮安得不壞而三面之虜安得不睥睨而
狂逞興言及此楫之罪可勝數哉夫撫臣專治
一鎮內調衆情外拊諸虜軍興浩繁費所難免
自應恣其出入而不問臣豈敢律之以寒素要
於張設布置各有云爲總期濟事未聞有攖之
以入已而因之以壞邊如楫之所爲者況時當
細之一分一文愛惜宜加
明例森嚴沿海沿邊
其弊而猶容隱
至於
國家市馬一節非徒藉此以
我無用易彼有用使彼野無
聖明嚴行查勘如果侵欺情真照例議處以爲邊撫
虛冒者之戒廣寧分巡道按察使郝大猷才華
議論非不可觀而人品操持實多可議臣姑置
不論第就此馬價一節經管將及三年呈報又
出其手不知而朦朧混造已干失察之條知之
而若同作奸應與本罪同論況分領既以屬已
是謂有司者存而侵用豈得由人自取故縱之
咎且不惟容之弗阻也而又爲之暗暗開銷不

惟匿之不舉也而又爲之明明
奏繳平日既以阿承而陷人於不義臨時復爲虛
捏而罔
上以行私苟非染指之亦深安肯倒身而不顧此一
臣者似應先行降調俟查勘之後併前任經手
各官有無通同侵欺情弊不妨再行議處者也
至於
國家市馬一節非徒藉此以
我無用易彼有用使彼野無
聖明嚴行查勘如果侵欺情真照例議處以爲邊撫
虛冒者之戒廣寧分巡道按察使郝大猷才華
議論非不可觀而人品操持實多可議臣姑置
不論第就此馬價一節經管將及三年呈報又
出其手不知而朦朧混造已干失察之條知之
而若同作奸應與本罪同論況分領既以屬已
是謂有司者存而侵用豈得由人自取故縱之
咎且不惟容之弗阻也而又爲之暗暗開銷不
勅下該部轉行督撫衙門以後發到馬價務要選委
得人買貨中式揀易好馬足備戰陣之用而無
失開市之初意其分發各道銀兩亦要酌量馬

匹之盈縮地方之緩急撫賞之多寡通融散給而無俾有此饒彼瘠之歎臣又查得上次閱冊止有分守海蓋寧前開原四道將馬價收支數目造入八事款內而分巡一道獨無此項顯是畏臣衙門查出情弊故此隱漏不敢送閱且此等錢糧既經該部逐年題發亦應逐年完繳方得清楚似此年久數多何弊不生何奸不作除遇閏視年分該道造冊務照四道事例盡數送查外該衙門仍於每年年終分別管收除在造

冊

奏繳併報部查庶錢糧不致冒破而馬政有賴矣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馬價捉數

奏報情弊顯然謹據揭參駁併

請查覈以正虛冒之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劉可繼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奉

聖旨馬價關係邊儲這所奏該部便看了來說該兵

部覆奉

聖旨是

除報羨餘疏

題爲扣餉消兵、以邊防大壞、懇乞
聖明嚴勑計臣、亟除報羨散規、以補軍額、以存孤鎮事

臣聞爲遼設軍爲軍設餉今夷虜縱橫戎行單敝、所患苦者、獨無軍耳未有有軍而故慳缺不補、以爲留餉之地者、獨無餉耳未有有餉而故扣留作羨、不爲補額之用者有之自遼鎮餉司始臣自入遼境、所至城堡蕭條、軍疲馬羸無不失額殆半者軍民控訴咸請自報羨餘以來

原額軍馬、每有勾募呈送餉司餉司必以三十一年經制爲辭一槩不補、因此逃者益衆軍額益虧、及查三十一年經制爲誰所定、則前餉司王之都而三十一年支放數目、則王愛任內事也噫愛之數目會是以爲經制乎愛以正項爲羨餘假存剩爲節省希圖保薦、猶進官階遂長扣剋之風而貽邊陲之害至今論者無不恨愛爲作俑之都不爲釐正顧反準其數目以爲經制且又不會院道公同酌議第據該年十二月見支糧料軍馬爲數彼時各城堡營哨幸而補完收入額內其將領中軍等官關葺偷安不即報補者一切置之額外甚至以三十二三四等年曾經下手餉司收補食糧者二千餘名亦徑自截落不爲收入夫爲是經制者又何其草草也豈謂不限以經制而羨餘無定數不準愛以爲經制而羨餘不得取盈於數乎不知該鎮餉銀原無所謂羨餘也京運銀兩如數出入稱兌苟平安所得羨軍馬糧料或稍有餘然查本鎮

又安所得羨即原科糧料計口計日數適相當自萬曆十四年以後陸續題增兵馬等項歲該糧料不下七萬兩未嘗以增添取給於部發也俱於舊餉逃故銀內通融支給而原題本鎮商稅公費等銀歸之稅監兩次增派標鹽旋開旋止即此勉強湊處尚不能以原科之稍餘應新增之不足而每歲通融數萬之外一官三載復報羨餘二十餘萬則何術而致此將謂臨放之扣還而歲不過得銀三數千金將謂本色之多

搭而歲不過省銀千餘金非天降非地出然則不於軍之逃故馬之倒失是取而誰取哉自經制一定拘之以額而不得多補限之以年而不得前補軍利於不補而得免勾呼則相率而逃官利於不補而得扣糧料則惟恐不逃操此術也以往必使該鎮軍馬盡歸於逃故該鎮糧餉盡入於羨餘而後已顧如遼何哉

京師東控倭北扼虜實軍非爲遼也無遼則

京師不支無軍則遼不支補軍非爲存遼也臣試以遼之形勢利害與該部計之他鎮有邊有腹遼則夾山海而緣處其一涯如弓背然腹徑不過數十里而邊長且二千三百餘里該部以爲兵少可支乎他鎮皆一面對虜而遼不但三面對虜自舊遼陽失後虜挿入而巢穴其中竟分遼爲兩斷河西郎縮於西南河東贅懸於東北又各以三面對虜矣該部以爲兵少可支乎他鎮有邊墻遼獨與虜接壤而處出入無時無峻嶺重關以爲限隔該部以爲兵少可支乎由是觀之即使十里二營五里一堡猶不足以守緊即使額軍十一萬額馬七萬餘匹一一無缺猶不足以充擺邊之用而曰不補乎自軍一不補而我益弱虜益肆索地則予地散參價則與參價挾撫賞則添撫賞搶男婦生畜則委以男婦生畜歲所奉虜之費與所扣之羨餘臣又試與該部計算孰多孰少乎而又曰所以資敵國斷

京師之左臂以爲君父心腹憂此何等利害而該部尚得扣餉不顧乎該部不過曰該鎮陸續增兵未嘗不補見支糧者八萬有奇雖不及原額而律以十九年之經制未嘗多減也不知新增之數爲地方首緩今衝昔夷今險者而設自與額軍地方各不相貸非謂增彼而遂可減此也新舊合算雖得八萬而單論原額軍減十三馬減十五以國初之強盛值胡運之衰殘夫豈無見而濫設若是者該部必欲去兵於營伍彫零虜衆強盛之

曰臣之所未曉也該部又不過曰逃故銀兩已
聽新增遍融支給若復補軍餉且不繼而不知
所報羨餘原在遍融外也以缺軍之餉補缺額
之軍不必分外議增煩部另處而必拘拘焉留
報羨餘臣之所未曉也該部又不過曰羨由餉
司自報本部非有所取必也所報之羨近已存
爲該鎮之用未嘗扣留京運以短歲額也不知
經制定而羨額亦定當格定而罰格亦定雖有
賢者心非報羨不得不以無羨之故而懼罰誰敢於
王愛之賞不得不約於經制而有羨心恥
經制之外動支收補以自取咎京運雖未扣留
而實則陰指存剩徵期不發即如今年年例該
銀五十二萬餘兩歲且暮矣尚欠三十六七萬
而去年年例尚欠二三萬無扣留之名而有其
實計屈於理財而借此一法以緩年例之給偷
眉睫之安又臣之所未曉也臣嘗見諸臣論及
該部錢糧者該部不駕言各邊增餉太多則藉
口兵部不汰冗濫今遼鎮逐年所增糧料俱於

本鎮遍融奏給不以增餉累部矣只此不補逃
故一法將全鎮軍馬消磨殆盡不待兵部沙汰
矣以一歲言之既遍融六七萬以啓餉司請求
之端以二歲言之復報羨二十餘萬以斷軍馬
收補之路即自二十九年起至三十四年止六
年之間細計遍融羨餘二項已爲該部勝剩六
七十萬不爲不多矣斯亦遼鎮剝削至極而該
部意欲扼厭之時也必由其道而不變二三年
後遼豈復有軍而
國家豈復有遼哉無遼而該部之罪又可勝贖哉
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亟去羨餘收規以後考覈司官但查
任內收支數目有無清楚以定優劣不當以報
羨爲賢不報爲否苟能收軍足額軍與餉兩無
虧缺者即註上考其或踵襲故套仍報羨餘收
補留難致虧軍額者下考考之該部毋執成心
有所容庇除見在餉司任內存剩銀兩仍二十
五年以後已經臣移手本查即收軍開糧毋踵

前非以貽邊患外其該鎮逃倒軍馬聽督撫各
道備查各城堡營哨原額若干新增若干即今
逃倒若干其酌緩急定爲多寡極衝邊堡量與
增加呈補到部即收毋拘遠年近額所補軍馬
糧料第適合於京運數目不必別議增添仍於
原題餉內如商稅公費歸之稅監者還之餉部
標鎮仍舊開派照三十二年事例聽商人在
京納銀解赴邊鎮如以事體有礙難行該部作
何議處補給其過問加添及各項不敷銀兩應
該部發者隨年例併發主客年例正項多方經
理務以時轉運不至愆期則餉司無俟苛求餉
不加益而兵自日充是補軍以存遼存遼以存
京師今日第一議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扣餉消兵邊防大壞懇乞
聖明嚴勑計臣亟除報羨散規以補軍額以存孤鎮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好謙親
齎謹題請
聖旨該部知道該戶部覆奉
聖旨是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奉

邊道擇人疏

題爲衝邊道臣得人爲急乞
勑吏部選擇賢能以重安攘之寄事臣惟遼東所以
外禦虜衆內護
神京者惟此二三道臣是賴而分巡駐劄遼寧與撫
臣共鎮一切軍馬錢糧夷情兵機無小無大無
不朝夕計議而參酌之得其人則相與保障有成而
遼與其利不得其人則相與俱敗而遼受其害
其關係爲尤重苟非有

國奉公之念牧民馭衆之才而其識又沉卓其執
持又堅定而不亂者未有能勝其任者也往者
撫臣趙楫以昏悖主張於上道臣郝大猷以庸
劣唯諾於下一股寃行如狂如醉所以節節錯
謬事事弄壞如奴會之挾盟也楫使吳希漢往
會而謝守道力沮之大猷則爲楫作說客假查
邊爲名親至邊關令放行而歃血一盟
國體爲之丞賞也楫使千守志誘殺
而石兵道方持之大猷則爲忙作替罪羔羊忘牌

行事親至開原舍已芸人而事機一洩虜恨從
此益深楫欲以馬價送人而大猷則指稱買馬
不難以四千金爲一紙之案楫欲以撫賞賂虜
而大猷則任其虛冒不難歲增萬金爲常獻之
規至於地界一節業已
命臣往勘而大猷奉楫私遣會同遼陽開原兩道欲
先定一基趾藉非兩道不肯遵守曲爲大猷人忙
忙東出矣呼東則東呼西則西則甘以其身作牛
馬走而不惜夫夫也以邊儲轉餉邊道甯前調

廣寧固吏部向所推爲邊才者也而行逕若此
一厮隸徒役之人當之矣邊才曷足貴哉邇來
該部通不留意人才念惜邊方徒知爲人擇地
而不知以人苦地徒知舊衙門之體面當顧而
不知邊方之要害可虞即如會推巡撫時大猷
姓名出自袖中列之單上非臺臣即時駁去今
且高牙大纛而儼然開府其貽害於遼又不知
爲何如者大猷已因馬價爲臣所劾豈屑屑汙
臣筆特略舉一二以見邊才之作用如此推用

邊才之効驗如彼邊臣既不肯爲
陛下慎固封守徒以疆場僥倖而該部又不肯爲
陛下選用賢能輕付重地於不肖人之手而壞
陛下之邊事以至彫殘破碎有如今日者非獨邊臣
過亦該部過也今軍馬消耗者亟應整頓錢糧
蠹蝕者亟應清理軍民逃困者亟應拊恤夷虜
驕悍者亟應駕馭將吏剝削者亟應彈壓必得
如臣所前稱其人者與撫鎮同心商量協力幹
辦方於地方有濟伏乞

勅下吏部慎選各衙門有才望者推用一人以充其
任仍應通行以後九邊兵備員缺一體簡選併
查照先臣高拱
題准議處邊才事例預爲儲畜次第取用使臨時
不致有乏人之歎抑臣又聞之越三丈之谿者
金帛賜之而怯不敢動猛虎迫而過之言激勵
之權罰甚于賞也
國家待邊道給由大閱俱得加陞二級居官三年
當腹裏九年之任其賞不爲不厚矣舊例地方
失事道臣併與其罰蓋爲其有治兵之責平時
不能操練軍馬修整邊隘有警不能收斂入備
相機調度因循怠忽以致失事非謂其身不親
行陣力不能堵截而遂可寬之無罪也近以報
邊有礙免行罰處此誠一時補偏救弊之權然
此例一開人皆利其有賞而無罰莫不心存僥
倖一遇邊釁擾攘而取之而又其到未回悠
然度越是視覓不問軍馬錢糧緊急事情其
機爲何物玩日愒月坐待超轉任教地方失事

而與我不相干涉也誰復兢兢策勵爲
陛下了邊事者長仕途奔競之風開邊臣推卸之路
臣竊以爲不可如第恐漏報邊事而已但使法
今必行道臣容匿而督撫按舉之則治道臣之
罪督撫容匿而按臣舉之則治督撫之罪按臣
容匿而部院科道舉之則治按臣之罪夫人誰
不愛官誰肯爲人容匿而自甘罪譴自不憂於
漏報也臣敢以此激勵邊臣而併及之如果所
言不謬併乞

勑下該部再加酌議使賞罰並行不悖人無苟且之心而各盡捍禦之力邊方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衝邊道臣得人爲亟乞

勑吏部選擇賢能以重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仲卿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吏部覆奉

聖旨是

查參開原失事疏

題爲將領臨敵畏避縱虜大掠隱情漏報謹據實罰以儆玩寇以謝邊圻事先是臣未出

都門即聞遼東開原地方自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初二等日北虜宰賽氏犯直至開原城下參將李如楠畏縮不出致虜殺掠男婦生畜無算遲至月餘並不見有地方塘報及該撫參疏臣是以出關受代之明日即行開原道併安

樂州查報及臣至廣寧方接舊撫臣趙楫揭帖止據李如楠開報人畜不過百餘疑有隱漏情弊臣是以復行該道嚴查盡報去後今據開原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奏呈稱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蒙臣憲牌爲嚴查邊情事備行本道即便親詣賊經地方嚴查各起進搶達賊實計若干進深長闊地里若干于何日時出境攻苑鋪臺關廂及房去人畜各若干燒燬房屋馱去糧石各若干併該路失事

員役逐一細查明白限文到三日內詳悉揭報以憑施行蒙此案照先准原任開原叅將李如楠會稿開稱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九月初二日共被達賊所射死軍徒六名官馬三匹屯寨男子七名虜去軍八名官馬六匹屯寨弁經行男婦一百一十六名口馬牛驢一百三匹隻頭備開姓名數目緣由沙汰過送到道已經本道先行稟報將撫按院記仍行安經州知州王家佩密加查訪去後續據知州王家佩查出八月二十

八日隱漏下所射死屯寨男婦十一名口虜去屯寨弁經行男婦二百五名口馬牛騾驢一百四十一匹隻頭羊二十六隻攻毀屯臺三座燒毀穀二十一垛房十一間申報到道已該本道先具花名稟揭呈報外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又蒙臣憲牌為前事備行本道即便查照前牌事理轉行安樂州將被虜人畜等項盡數登報以憑施行夫遇敵畏避將領之責也查勘明實該道之事也毋得遺漏未便等因蒙此又行據知

州王家佩復又查出八月二十八日隱漏下殺虜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馬牛驢九匹隻頭又據知州王家佩稟稱蒙本院當面切責卑職慌懼懼連夜馳歸多方詢訪又得前數人畜職恐猶有遺者他日本院另有所聞則益疑卑職之欺罔也蓋報數事干本州卑職匪愚匪痴肯自甘罪經代為隱匿哉獨於遇陣情形稍循故套尚未拈出今敢直言其當時之狀蓋虜賊二十八日入犯之時老營離城最遠目所未見止見三

四十騎馳馳河南四里庄接官亭等處搶掠有屯寨弁經行男婦二百五名口馬牛騾驢一百四十一匹隻頭羊二十六隻攻毀屯臺三座燒毀穀二十一垛房十一間申報到道已該本道先具花名稟揭呈報外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又蒙臣憲牌為前事備行本道即便查照前牌事理轉行安樂州將被虜人畜等項盡數登報以憑施行夫遇敵畏避將領之責也查勘明實該道之事也毋得遺漏未便等因蒙此又行據知

州王家佩復又查出八月二十八日隱漏下殺虜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馬牛驢九匹隻頭又據知州王家佩稟稱蒙本院當面切責卑職慌懼懼連夜馳歸多方詢訪又得前數人畜職恐猶有遺者他日本院另有所聞則益疑卑職之欺罔也蓋報數事干本州卑職匪愚匪痴肯自甘罪經代為隱匿哉獨於遇陣情形稍循故套尚未拈出今敢直言其當時之狀蓋虜賊二十八日入犯之時老營離城最遠目所未見止見三四十騎馳馳河南四里庄接官亭等處搶掠有屯寨弁經行男婦二百五名口馬牛騾驢一百四十一匹隻頭羊二十六隻攻毀屯臺三座燒毀穀二十一垛房十一間申報到道已該本道先具花名稟揭呈報外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又蒙臣憲牌為前事備行本道即便查照前牌事理轉行安樂州將被虜人畜等項盡數登報以憑施行夫遇敵畏避將領之責也查勘明實該道之事也毋得遺漏未便等因蒙此又行據知

州王家佩復又查出八月二十八日隱漏下殺虜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馬牛驢九匹隻頭又據知州王家佩稟稱蒙本院當面切責卑職慌懼懼連夜馳歸多方詢訪又得前數人畜職恐猶有遺者他日本院另有所聞則益疑卑職之欺罔也蓋報數事干本州卑職匪愚匪痴肯自甘罪經代為隱匿哉獨於遇陣情形稍循故套尚未拈出今敢直言其當時之狀蓋虜賊二十八日入犯之時老營離城最遠目所未見止見三四十騎馳馳河南四里庄接官亭等處搶掠有屯寨弁經行男婦二百五名口馬牛騾驢一百四十一匹隻頭羊二十六隻攻毀屯臺三座燒毀穀二十一垛房十一間申報到道已該本道先具花名稟揭呈報外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又蒙臣憲牌為前事備行本道即便查照前牌事理轉行安樂州將被虜人畜等項盡數登報以憑施行夫遇敵畏避將領之責也查勘明實該道之事也毋得遺漏未便等因蒙此又行據知

州王家佩復又查出八月二十八日隱漏下殺虜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馬牛驢九匹隻頭又據知州王家佩稟稱蒙本院當面切責卑職慌懼懼連夜馳歸多方詢訪又得前數人畜職恐猶有遺者他日本院另有所聞則益疑卑職之欺罔也蓋報數事干本州卑職匪愚匪痴肯自甘罪經代為隱匿哉獨於遇陣情形稍循故套尚未拈出今敢直言其當時之狀蓋虜賊二十八日入犯之時老營離城最遠目所未見止見三四十騎馳馳河南四里庄接官亭等處搶掠有屯寨弁經行男婦二百五名口馬牛騾驢一百四十一匹隻頭羊二十六隻攻毀屯臺三座燒毀穀二十一垛房十一間申報到道已該本道先具花名稟揭呈報外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又蒙臣憲牌為前事備行本道即便查照前牌事理轉行安樂州將被虜人畜等項盡數登報以憑施行夫遇敵畏避將領之責也查勘明實該道之事也毋得遺漏未便等因蒙此又行據知

州王家佩復又查出八月二十八日隱漏下殺虜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馬牛驢九匹隻頭又據知州王家佩稟稱蒙本院當面切責卑職慌懼懼連夜馳歸多方詢訪又得前數人畜職恐猶有遺者他日本院另有所聞則益疑卑職之欺罔也蓋報數事干本州卑職匪愚匪痴肯自甘罪經代為隱匿哉獨於遇陣情形稍循故套尚未拈出今敢直言其當時之狀蓋虜賊二十八日入犯之時老營離城最遠目所未見止見三四十騎馳馳河南四里庄接官亭等處搶掠有屯寨弁經行男婦二百五名口馬牛騾驢一百四十一匹隻頭羊二十六隻攻毀屯臺三座燒毀穀二十一垛房十一間申報到道已該本道先具花名稟揭呈報外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又蒙臣憲牌為前事備行本道即便查照前牌事理轉行安樂州將被虜人畜等項盡數登報以憑施行夫遇敵畏避將領之責也查勘明實該道之事也毋得遺漏未便等因蒙此又行據知

州王家佩復又查出八月二十八日隱漏下殺虜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馬牛驢九匹隻頭又據知州王家佩稟稱蒙本院當面切責卑職慌懼懼連夜馳歸多方詢訪又得前數人畜職恐猶有遺者他日本院另有所聞則益疑卑職之欺罔也蓋報數事干本州卑職匪愚匪痴肯自甘罪經代為隱匿哉獨於遇陣情形稍循故套尚未拈出今敢直言其當時之狀蓋虜賊二十八日入犯之時老營離城最遠目所未見止見三

纔引兵而閘復又數十達賊徑衝西關當有本
州吏目廳字識任壽父子三人及回鄉四名用
箭抵敵未得進入又有數騎復奔曹家園門被
家人曹達子等三名抵回俄有數十騎躍馬直
奔北城甲職見得北城無人把守馳馬而北本
道已預差中軍胡一中率領義兵各門防堵甲
職仍復策馬巡城而南賊已入孔家園
內下馬入屋將義兵殺死一百一十一名鎗一口

虜去甲職任城皆職與闔學諸生所共見者敢有一
此等情狀開報到道據此看得八月二十八日達
驢數目申報到道據此看得八月二十八日達
賊八百餘騎從古城堡地方以辰時入以酉時
出九月初二日達賊三千餘騎從慶雲關門臺
以辰時入以申時出五日之內連犯二次叅將
李如楠名雖出兵實未見一矢相加遣賊之狂
逞長驅而去也誰司師中而令若是至於通同
隱匿所報之數十不及三蓋統袴故智不敢戰

而敢隱殊可痛恨本官雖經前撫院叅
題革任但失事重大恐未盡法其備守等官亦應
分別究處緣由到臣復據安樂州知州王家佩
申報相同據此爲照叅將領兵以扞一方義與
信地人民共爲生死李如楠平時不設守備有
警不行堵截致虜長驅直抵城下殺掠男婦六
百餘人生畜稱是墩臺民房穀堆焚毀無數又
復隱匿不報十漏其八而其罪已不容於誅矣
至於當日臨敵畏避情狀尤爲可恨初虜衆入

搶如楠恐怖不敢出不得已爲該道所催督引
兵出城第於近關而止不敢遠也及虜以數十
騎南搶相去咫尺而如楠又匿於林中不敢出
不得已爲該州所引射移兵稍南亦第至河岸
而止不敢與虜遇也閑將曹文煥以十數家丁
赴賊而如楠不敢援河南男啼女泣聲動天地
而如楠不敢救虜騎數十衝西關爲字識六七
人所拒衝曹家園爲曹達子三人所拒而如楠
坐擁二千人以自衛終不敢一逆其顏行何畏

虜之甚一至此夫既失之於前亦宜警備於後
矣又復不誡而致有九月初二日之掠其所殺
掠與二十八日同一傷憐遂使
朝廷數百年休養之赤子膏血塗於草野身產沒
於虜廷兒女被汚生死永歎臣僚及此恨不
即手刃如楠以雪六百餘人之憤而前撫趙楫
等等何以其爲李成梁之愛也不去之
人他日
欲脫其罪之意正據本弁楫以隱匿而遂
依律從重分別究處使邊將不敢偷生畏死而
邊民不致橫被殺虜則生靈幸甚疆場幸甚至
按遼疏稿　卷一　三六

衛署都指揮僉事李如楠倚勢驕橫臨敵畏縮
問誰收斂人畜而殺虜竟以千餘問誰相機堵
剿而加遣終無一矢退避自有常律隱湏特其
餘情慶雲堡備禦實承武兵馬雖弱履任雖新
而一日業乎其官自一日難逭其責至於該道
副使石九奏既有詰戎之司應與失事之部近
該臣選擇道臣一疏方議道將同罪以重責成
豈肯飾言曲爲假貸但查本官以誠信附夷撫
鎮必欲圖處而不聽以實心治旅該將有所倚
恃而不從今日之事自有任其咎者況查勘精
嚴臣牌未至之先早已多方密察盡數登報不
在同罰之限似應免究若扶同隱匿如趙楫李
成梁者見有地界馬價事情從重勘結此可置
勿論也伏乞
乾斷痛懲邊臣之弊亟
勅兵部議覆將李如楠實承武行臣衛門再加查勘
依律從重分別究處使邊將不敢偷生畏死而
邊民不致橫被殺虜則生靈幸甚疆場幸甚至
按遼疏稿　卷一　三七

於宰輔犯捨一節始因舊撫鎮以誘處而開其
釁端繼因李如楠以畏避而長其驁悍今其志
益驕其焰益熾近復沿河住牧近我邊地而其
謀益叵測開原蓋岌岌矣剿之則無以爲名陽撫而陰剿之則彼不肯再墮
吾術而處於不剿不撫之間思閉關以謝之則
彼又日來擾我邊鄙恐復有二十八日事而我
又復無關之可閉爲今之計使不商量一法以
待之而徒因其難處姑徐徐云爾使邊民無息

肩之日臣實未見其可臣嘗伏而思之宰酋狂逞殺我邊官掠我人口一罪未了一罪復增若不處此賊何以號令九夷而震
中國之威武興師問罪以彰
天討此今日之法也我
中國所以控馭夷狄者惟此大信宰酋業已輕身入我境內與我邊官馬上對飲傾附無疑而欲於杯酒間殺之即殺一宰酋而九邊之為宰酋者寧可盡殺必且疑撫賞為鴆毒皆得以不信

者寧可盡殺必且疑撫賞為鴆毒皆得以不信問我而因以叛我棄信殺降漢過已先矣宰酋處此豈得無辭此今日之情也奴酋奸狡不測日以子女財物勾誘西虜以制我而圖北關所不即併北關者徒以宰酋為北關婚耳宰酋於奴酋有宿隙近雖受其婚好而心未嘗不恐其圖已也若必急宰酋以速東夷孤兔之交而孤北關輔車之勢異日遼患益不可支此今日之勢也虛以受賞為美名以不斷
中國路為厚實往宰酋殺備禦後旋託北關叩關悔罪昨該道對臣言宰酋近復託北關來說若肯與賞情願送還虜去人口此其情偽固未可知但使真情肯還人口何惜數百金不以贖數百口生靈使完故土而彰
皇上好生之德況講求在彼于體未失尚可收拾此又今日之機也法能行則加之以法情可原則寬之以情勢可處則當權其勢機可用則當就其機臣謹略具彼中情形為此四說以俟

廟堂之斟酌而竊附之以兩言待漢法不得不嚴不堅而為邊境之深憂其言似怯懦似無能而第求有當於情實伏惟
聖明裁擇
勑該部而議處焉臣無任贐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將領歸塞備禦後旋託北關叩關縱虜大掠隱情漏報謹

據實查參懇乞
乾斷正軍法以懲欺縱以謝邊氓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奏

請併營伍疏
題爲併冗營設眞將以肅重鎮軍威事先該臣廷
弼照得廣寧舊止正兵左右兩翼三營中權犄
角聲勢相連將出部推人知自愛其後改爲十
營委用閑將盡出私門坐占軍人半爲伴役且
以三軍之衆寄一無干之人軍視官爲贅疣官
自視爲傳舍一旦有事無論軍士不爲將領用
命而遵其紀律即將領肯爲疆場出力而致其
軀命乎況官多既易於推諉哨繁益覺其勢分

殊非事宜相應歸併隨用手本移會鎮守遼東
總兵杜松煩爲查酌營伍作何改併軍兵作何
分配擬議妥確前來以憑會
題去後續准總兵杜松手本回稱准此行間又准
巡撫李都御史手本照得古者大國三軍即
京營十萬之師亦不過三大營而止今廣寧兵馬
一萬有餘而分作十營此何爲者耶且各營將
領盡用廢閑與中軍千把總至用八十二員又
何爲者耶夫營多則分門割戶聯屬之意日衰

官冗則頭會箕斂剝削之風日熾而況廢閑之將不足以壓服人心驕悍之軍且因而劫挾其上體統不尊何以顧指而氣使耳目易亂安能禦侮而折衝蚤夜思之有不任其心寒而股慄也者備用手本移會到鎮煩將前正兵十營酌議歸併改爲二營或三營以遊擊官員統攝兵馬有無便宜希議明妥前來以憑會題施行等因准此行據標下中軍都司僉書崔吉呈蒙本鎮信牌遵依查得廣寧正兵前鋒兵馬先於萬曆二十五年蒙前巡撫李都御史題議分爲正兵左翼右翼三營每營軍丁三千名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左右翼營俱奉

欽依見任遊擊正兵營以坐營中軍各統攝俱隸鎮守總督主帥至二十九年蒙前撫鎮會行仍照先年舊設哨探裹外家丁選鋒火器十營將左右翼營見任遊擊裁革以廢閑將領都司十員分管并設中軍八員千總十一員把總二十二員又撥夜及廣寧左等遊兵等哨千總十員把總十八員千總四員共計八十二員除先將選鋒前後二營兵馬題

准以見任遊擊一員管領填寫咸家堡共二營閑將二員并哨探火器二營閑將二員中軍千把總八員共一十二員俱已裁革外見在營哨閑將中軍千把總共仍有七十員夫官既多設軍必多占十羊九牧之影射一柄兩持之紛紜平居則私役而操練不勤遇警則渙散而戰陣罔賴權出多門事難專責且用之閑將而官已經乎

廢棄軍未免於輕視又安望其振戎樂虜哉今議改併營伍誠齊衆志聯羣心肅軍紀壯兵威之良法美意也合無將前項見在六營并九設中軍千把總量行裁減仍復正兵左翼右翼三營正兵營分撥見在家丁二千四百九十一名軍士一千四百五十名火器手一百三十名撥夜二百名降夷三百九十九名降倭一百二名共四千七百七十二名俱屬標下中軍統攝原委小中軍一員設千總四員把總八員管理其

左翼右翼每營分撥見在家丁二千名軍士一千名共三千名題添遊擊一員統攝并設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管理仍有走差事守臺種田等項雜流軍士盡數查併一哨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稽查外逃故家丁一千七名勾補正兵營家丁數內軍士一千五百八十九名勾補雜流哨內請糧收操至於將官原糧公費相應悉照先年成議查給以爲養廉之資其總鎮隨任員漢夷丁前在鎮食糧者八百一

十三名內給假回籍二百一十三名仍候至遼之日與預來見在六百名原委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管領不在三營之內即今歸併實爲妥便等因具呈到鎮據此看得正兵原設十營將官幷中軍千把總八十二員內除預已裁改將官四員中軍千把總八員不計外今見在六營廢閑將官六員中軍千把總六十四員人數既多未免賢愚混雜是以官多不惜名節任意科尅因循日久漸生弊端以致營伍廢弛今議歸併仍復正兵坐營中軍一員小中軍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分管見在有無馬家丁降夷降倭撥夜軍士四千七百七十二名左翼營遊擊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分管見在有無馬家丁軍士三千名右翼營遊擊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分管見在有無馬家丁軍士三千名外雜流哨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分管見在走差塘撥守臺等項有無馬雜流軍士一千三百五十七名逃故家丁一千七名俱

正兵營勾補軍士一千五百八十九名俱雜流哨勾補本鎮內兵千總一員把總二員不在三營之內再照九邊設將統兵俱奉

欽依賜

勅以專責任以重事權未有以廢閑將領委管營務而可行專任之事者不惟軍心不服而戰守何賴今擬歸併則裁黜閑將六員中軍千把總二十九員以免十羊九牧之擾又振三軍積弱之氣揆之事體允妥即之人情稱快至於正兵營伍廢弛之端以致官多不惜名節任意科尅

兵馬、即以標下坐營中軍都司僉書崔吉兼管
仍照兩翼營事體相同、合用將官二員、聽兵部
循資推用、其三營
勅書
符驗旗牌照例
請給、以便責成、公幣
酌處等因、回復到臣、准此、該臣會同總督薊遼
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

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烱
鎮守遼東總兵官署都督同知杜松議照、廣寧
兵馬、先年原分七營、至萬曆二十五年、歸併三
營、誠為有見、乃至二十九年復分十營、則又不
止七矣、近雖移二營於戚家堡而八營如故、裁
哨探火器二閑將、而六將仍存、體統猶未正、事
權猶未一也、是可因仍苟且、而憚一歸併之艱
乎、今臣等會議妥當、合無將廣寧營兵、查照二
十五年事例、仍併為正兵左翼右翼三營、以便

統攝其正兵營撥見在馬步家丁降夷降倭撥
夜軍士四千七百七十二名、即以坐營中軍統
領、仍設小中軍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分管
其左翼右翼二營、各撥見在馬步家丁軍七三
千名、以

欽依見任遊擊二員統領、仍各設小中軍一員、千總
三員、把總六員、分管外、有見在塘撥守虛
等項雜流軍七馬步一千三百五十七名、仍以
雜流哨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分管、至於逃故家
丁一千七名、聽正兵營勾補、逃故軍士一千五
百八十九名、聽雜流哨勾補、夫營成犄角、壯熊
羆虎之威、將用
欽依除狗苟蝇營之弊而況冗員革去行伍益清廣
鎮軍容庶幾其可觀乎再照鎮臣內兵千把總
三員、原不在三營之內、聽鎮臣自行委用、其各
營小中軍千把總及雜流哨千把總俱聽臣等
查選廉勇官委用、新添遊擊二員、公費糜薪等
項、亦聽臣等查照先年成議酌處支給、外查得

坐營中軍宻
十四年九月
守標下坐營
以上正薦六
中軍事與左
請
旨簡用其三
勑書
符驗旗牌應

請給非臣等所得專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請
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併冗營設員將以肅重
鎮軍威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夏
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崔吉原任遊擊先該兵部於萬曆三
月內題覆降起都司僉書管遂東鎮
營中軍遊擊將軍事今已歷俸二年
六次似應量復遊擊仍管標下坐營
與左翼右翼二營遊擊俱聽兵部議推

重海防疏

題爲勢帥違

禁下海擾害屬國乞

賜處分以重海防以弭

防倭邊防海防兩者並重顧邊防之難難在虜

而海防之難難在

中國往時

中國之難難在海上之亡命而近日之難難在防

海之官軍自

國家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在在置戍所招蜑戶島

人漁丁賈豎以至無賴惡少之輩皆得衣食於

縣官而此輩慣走海上如平地既習知遠夷財

寶之饒又有器械以藉之饋糧以贏之戰艦以

資之而又有主將之資本以爲營運出入之印

票以爲符驗關津不敢阻有司不敢詰經年鎮

月出沒於海島之間而爲主將者第日持籌而

算市舶之多寡以厚囊橐出其餘輩送長安貴

人以爲賓緣鑽刺之具如鎮守山東防海副總

兵吳有孚鎮江遊擊吳宗道其人者臣不能不

爲之痛恨也臣去年冬以勘疆事至鎮江時先

已有向臣言及海兵生事者臣固習聞此弊不

以爲意及臣纔入公署忽有中江商民百數十

人控訴於臣者已而復有朝鮮國義州府尹韓

得遠申詳於臣者在商民控訴大端謂兩年以

來外洋海船裝載貨物絡繹不絕湏報

皇稅逼勒各行強栽貨物一不應承輒以兵器恐其

後以致商民不得買賣稅銀無從辦納在朝鮮

申詳大端謂有等棍徒潛應麗人付貨要參侵

虐萬端或勒賣房屋或殺散人居搪突衙門詈

罵備至甚至易換麗服混入遼東及被獲解還

則又捜賴搶奪蒙訴勒追必至蕩產後已等情

到臣臣不勝駭愕當委都司嚴一魁督同吳宗

道前往地名汪家溝查勘果獲登萊虎船三隻

水兵捕盜魏忠等三十三人貨物約銀千餘兩

發行者十八寄頓吳宗道衙內者十二令票三

張皆總鎮印號硃標九月十四日皆小汛將畢

時事問何籍貫則皆以浙江人充登萊副總兵
標下水兵爲吳有孚所差問誰押貨則伊親馬
英爲吳有孚表弟吳宗道外孫後從宗道衙內
拏出問船幾何則兩年陸續到鎮江旅順金復
及海外各島者約三四十隻不等俱有孚家人
梁貴鄭三等捕盜盧中信能德等往來興販問
何發貨則明以其半撥放中江及朝鮮商人取
值而暗以其半同吳宗道所收鹿人爲家丁者
變麗服乘遼船潛往鐵山別衷大張各島換買

貂參等物問誰資本則出自吳有孚而吳宗道
則其窩頓地主也有是哉爲
陛下海防者而反海防之務壞乎夫吳有孚者故相
朱賡之兒女親家也吳宗道則有孚之叔而賡
之親家尊屬也賡數年來竊權弄柄引用私人
與執政則爲執政與卿二巡撫則爲卿二巡撫
與京堂臺省則爲京堂臺省其何有於武弁九
邊將帥或以賄賂或以鄉里大半出其門下又
何有於總兵遊擊而不以寸親家及親家之尊

屬則吳有孚之以統領登壇吳宗道之以白丁
勅也亦賡爵人之常事無足深怪顧獨怪吳有孚等
亦遂恃輿援而不畏
明例知有親輔而不知有
皇上盜用
皇上之兵於海上以奪
皇上之利權虧
皇上之稅課害
皇上之商民虐
皇上之屬國奸闌出入藐無忌憚一至此其極也且

非徒如是而已也嘉靖時東南萬餘里被倭患
者十數年其初亦起於海賈奸商交通島夷欺
負番貨以起兵端而其後奸頑者嗜利貧窘者
避徵遂相率而從之以爲嚮導於是汪五峰
徐碧溪之徒皆以華人稱王海島焚劫殺掠至
不忍言今之水兵故所稱奸頑嗜利而貧窘避
徵賦者也約束之猶恐其肆又縱遣焉以通於

島夷而長外交內訌之弊萬一彼此搆釁復起
兵端如往時而其中有鷙然者如江五峰者流
習知我兵單匱乘機取利用我之器械以攻我
因我之戰艦以乘我其舉事不更便而其爲患
不更烈哉臣日來批閱公文見三十五年閏六
月內一件朝鮮節制使柳昇狀稱是年閏六月
初三日有異樣大船二隻自西洋來又二隻自
南洋來相會一處揚帆放砲攙捉鹿耳島而是日
木場又有異樣大船二隻拾去麗船及裝載雜

物是月初八日又有異樣大船三隻自外洋直
向戎島夜襲麗船爲朝鮮官兵所擊殺死賊十
九名餘船脫走而柳昇狀稱是年閏六月內一
被傷及查衣服文書則係
中國人物又是月朝鮮國王咨稱異樣大船一隻
自外洋來揚旗鳴金追赶麗船不意落淺爲麗
兵所獲者十九人問之皆原籍浙江軍兵人數
及查船所裝載則皆銃砲刀笔鳥槍火藥諸器
與青藍布疋雜色貨物由是觀之皆嚮者捕盜

魏忠等之類也在境內則爲商賈猶以買賣爲
名在境外則爲賊盜專以虜掠爲事逢船則搶
遇人則殺剽劫島嶼莫敢誰何一月之間連犯
數次蓋朝鮮受水兵之害亦極矣然事
中國甚謹獲其人不敢殺徃徃資給送還以聽處
分而當事者泰越人視之或以開省事體置不
問如所稱前件者大都苟且完事而不以法一
究之以故此輩益無忌憚縱橫出入唯其所往
而無不獲利然則海上之禍又何可勝言哉臣

謂欲備倭患則海防必不可不嚴欲嚴海防則
水兵必不可不戢欲戢水兵則防海之將必不
可不重繩之以法吳有乎以姻緣得官爲臺省
所論列而吳宗道起家書傭童冒將領剥削之
狀單揭非一臣皆不具論而專指此一事以伸
違
禁下海之法使沿海諸將知此法之必行而吾乃
不可縱軍罔利以身試三尺也庶海防其少濟
乎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下兵部查議覆
請將山東副總兵吳有孚鎮江遊擊吳宗道俱行革
任內吳有孚仍行臣衙門提勘依律重究以爲
勢帥貪肆者之戒仍乞
諭令該省巡撫嚴加約束防海官軍不得越擾異國
引惹釁釁以時出哨大汛小汛各照限準不得
經年在外長爲賊盜併通行直浙閩廣沿海地
方一體遵行則海防幸甚臣愚幸甚緣係勢帥
違

禁下海擾害屬國乞
賜處分以重海防以弭島釁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吳有孚革了任行巡按御史提了問吳宗道
革任聽勘永不敘用以後沿海將官再有違禁縱

放軍兵越境生事的都參來從重擬罪

糾劾將領疏

題爲糾劾貪肆將領併議統近酌神以重緊急邊
防事該臣廷弼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
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照得遼左
故稱雄鎮近來單敝不支皆由將官剝削軍餉
軍士無食饑困流散以至於此然而將官剝削
亦有其故蓋遼鎮所用將官盡出舊鎮臣門下
而舊撫臣之私賜者人亦間有之雖有智勇而
苟非其門下與私賜也雖有部推而苟非
其門下與私賜不留也雖其門下與私賜而苟
非有厚賄重賂時常供奉即用焉留焉不久也
各弁舍此一門別無進身之路而舍行賄一法
別無入門之路不得不傾篋揭債以從之而一
官到手又不得不剝軍扣餉以償之以此浚尅
成風貪殘載道蓋遼左三十餘年深沉固結之
病而近數年來其尤甚者也臣等痛知此病而
亟欲除之先後抵任即首按正兵營原任叅將
龔念遂科斂之罪立追贓銀數百兩還給各軍
而臣廷弼過鎮武堡因軍士遮告亦責追該將
領千把總等還軍贓銀數百兩一時人心警憚
望風解綬如右屯營遊擊李繼武鎮武堡遊擊
李如梧復州叅將吳世爵俱相繼以病乞去臣
等私惟李繼武李如梧舊鎮臣之家僮子姪也
貪庸卑瑣不足以白簡從事姑准放歸列其他
幡然改過自新者臣等亦嘉與更始以觀其後
而惟是奸險貪肆屢入賤行之流以及怙過不
悛臃腫無爲之輩如正安堡遊擊郭濟川遼陽
副將吳希漢復州叅將吳世爵岐清河守備郭巍然其人者可容一日而不處
耶郭濟川以賄賂出舊鎮臣門下由鎮靜堡守
備而鑽陞今任舊鎮臣之力也吳希漢以姻親
出舊鎮臣門下楊昶寨失事聽勘未結而營補
協守舊鎮臣之力也吳世爵以門子從舊撫臣
西來而見私於其長子遂以賤役游獵叅戎舊
撫臣之力也若周大岐於臣等嚴禁之後猶百
計以侵牟而郭巍然自各軍告發以來竟一籌

之莫展、則其怙過不悛而臃腫無爲者耳、臣等謹按各官劣狀、在郭濟川則一認案子軍傳千等十名、每名月認銀六錢四年共銀二百八十餘兩、陳祿等証一占氈皮軍張得名等二十名、每軍月認銀八錢、歲認一百九十餘兩、家人史得功收証一委官劉雲等領到軍餉、每軍扣常例六分、計軍八百名、歲扣銀五百餘兩、王士起証一占軍王六兒等二十名、燒灰千餘石、令本堡車輛裝送赴城、藍房、車頭董豹子、怂不敢言、

又占軍薛三兒等二十餘人、經年在家修工、不赴營伍、高天六証一夷人騎出魏家嶺堡、官馬十匹、邊外未回、押令各軍賠買完訖、後夷人仍賠馬十匹、本官侵用、楊秀豆才收証一、令通事豆才等換夷牛二十餘隻、每隻價止白中布五六疋不等、及散與雙臺等六堡、則索價銀五兩、楊秀收証一、將違禁鐵器弓面、與軍人湯世傑等、在馬市每次換馬三四十匹、轉賣營利、後復押換、以致夷人喇馬氣等惱恨、將湯世傑駕出

墻外七箇月、暗行贖回、本軍証一、高淮陸續撒馬五十餘匹、每匹要銀二十兩、本官俵給軍士朱慶二等指以打點名色、每匹押銀三十兩、侵銀十兩入已、寫字王先等收証一、因餉銀未到、令心腹旗牌楊世傑等、每軍與七成銀三錢、實止二錢一分、及餉到日、計一千名、每軍多扣一錢九分入已、王祿等証一、陸續管到撫夷官牛三百餘隻、本官以小牛抵換大牛、令管家郭進與湯世傑等、宰殺貨賣、每隻約得餘利銀一兩

入已、湯世傑証一、馬市撫賞、如夷人報箭三五枝、輒串通事閆世勳多報六七枝、希圖冒領夷賞侵用、外又每分索夷馬一匹、以致箭數較往年多增十倍、蔣小龍張禮証一、高淮回京、當將監舍梁得才拷索東珠十餘顆、金子十二兩、絲銀一百兩、仍唆令妄舉客人陳近臺懾懼當將紬四疋、綾二疋、杭紬四疋、託王門子送收訖、李元過証一、差旗牌任雲等、調堡軍二百五十名、在紅岩採草、裝運赴家、被賊將張保兒等八名

殺死稱說架梁止報二名王景欒等証一陞正
安堡指送總丘贊禮科每堡銀九十六兩六堡
共銀五百七十餘兩李成等收証一認月糧軍
陳合馬等十五名每名月認一兩二錢計六箇
月共銀一百八兩走市軍王三驢等八名每一
市認馬一匹網戶軍孫顯牛等五名每月認
一兩秦雄田上貢孫顯牛等証一正安堡領銀
委官王雲奉等領到月糧每月索常例銀三十
兩字識王名証此一臣也險詐異常贓私狼藉

而其大者尤在侵冒撫賞一事蓋報箭初不滿
九十枝撫賞歲不過五千兩自本官履任四年
而報箭至九百枝撫賞至三四萬矣始而本官
教虜索討以共分其利久之虜被本官引壞而
益肆其求至於以少報多將無作有而中間之
情弊尤難窮詰所當革任提問正罪者也在吳
希漢則一軍餉領到挨季照左右中後州兵義
兵家丁每哨要銀二十兩惟前哨少要十兩約
計三百餘兩字識楊志道過証一所屬四十四

城堡該調鄉導撥夜八十八名半年一更每名
常規銀一兩五錢約共二百四十餘兩杜管家
過証一前哨千總李惟喬乘管五哨選鋒彭查
有力軍士賈虎等二百四十餘名假指馬小壁
逼易換每軍要驗馬銀一二兩不等陸續約共
三百餘兩百總孫紀等過証一差旗牌湯玉等
三十餘名往各村屯假以收斂名色每旗牌先
要五兩外仍候到屯月餘不拘收斂屯寨多寡
復每名要家小銀十兩挨屯明追較虜尤甚約
銀三百餘兩俱楊志道過証一除東西邊臺不
算其腹裏墩臺五十餘座一臺五軍每軍要銀
一兩每臺拿一名在城歷逼擾害共該二百餘
兩楊志道過証一發貨物散與門下有力旗牌
夜不收替作買賣未及月餘共交銀四百餘兩
旗牌同楊志道收証一三千營班軍一年一更
千總李惟喬除五哨應更外將選鋒內不應更
班左等哨有力軍士曲安羊等每名嚇銀四兩
約得三百餘兩夜不收曹咬二催送証一清河

等七堡每堡認柴木軍吳才興等一十五名約
折價銀三百餘兩認炭價軍秦天祿等十名約
納價一百餘兩燒炭軍邵祥等十名旗牌黃繼
才管領在山不分冬夏燒炭裝運發賣除供用
送人外約賣銀二百餘兩俱楊志道收証一每
堡調軍金海等八名差旗牌陳國寶管領採木
順水撐放至遼陽永智門外木場交與旗牌倪
安發賣約四百餘兩楊朝相寇文德收証
奎等牛八十餘隻負俱無訴各屯民証一壽日

中軍官十兩旗鼓千總各五兩把總各三兩各
哨百總各一兩旗牌兩班各二十兩夜不收兩
班各十兩併年節端陽中秋歲約三百餘兩俱
楊志道送証此一臣也寧奢計熟豁整情深而
其大者尤在會東豎碑一節蓋夷方阻貢以挾
我立牌我即立牌以求彼速貢自本官捕血一
盟而未定之界朝入虜中久稽之貢夕報關上
矣徒爲閣臣解通夷之嘲而竟以
中朝受城下之辱雖傳檄在撫鎮勸駕在巡道而
守道之力阻何以不聽所當革任聽原勘歸結
者也若吳世爵則頑童之餘臭猶存烈將之雄
風安在一任毀陽將夷參每一斤夷價六兩二
錢散各屯民每斤送銀三兩收回另又散與別
屯得銀六百餘兩管家張景收証一放屯民出
邊窺參回來每送銀一兩五錢一年陸續約有
四百餘人得銀五百餘兩楊朝相寇文德收証
一放軍民高桐子等三十餘名出邊窺參盡被
夷人殺死隱匿未報手稽証一撤價二十兩買
糧屯民不敢受價出糧二百餘石碾米換夷參
斤歲得百餘金屯民証一屯民佟志祥被草河
守堡以抗拒修工呈到本官拷治索銀三十兩
始免寇文德收証一草河白岩子住民高諾爲
姦情事本官索銀四十兩紬二疋張景王杲過
証一礦徒葉少峯高長山劉華馮思相王承武
王濮杞椰等每洞每年指太監收銀五百兩俱
張景寇文德收証一葬子峪安三打死李二本
官索銀六十兩免詞沈景陽証一押買旅順等

六堡海味將屯民十四歲女逼賣見今告理未
果郭丑子証一旅順木場二堡買鵰翎一百副
屯民買辦不前將房拋當買交官郭丑子催証
一軍士驗馬一匹索銀二兩一年驗有百十匹
得銀二百餘兩王六兒過証一各屯寨押買羊
毛迓襪六七百雙每雙扣價三錢約銀二
百餘兩陳分二証先是舊撫臣於原任帶來者
如都司高覓等皆以舍役扶作將官然猶聽其
劾去而獨於本官經愛護之不忍割嘗語鎮道

曰吾見臨終時猶惓惓以本官為言今見本官
如見吾兒而不知兒之死本官與有力也蓋驍
勇未見絕人而狐媚偏能惑主所當革任回籍
當差者也若周大岐則歷任纔踰一載計贓已
及千金一三十六年春夏兩季折色每軍月該
四錢止各給銀四分計二箇月除攤官帳實費
外本官侵用銀約二百餘兩家人周平安張二
漢收証一三十六年秋季折色餉銀四百餘兩
派令委官任從周買紬段各物及令周平安兩

次取銀共八十七兩當被任從周等告發原詞
証一挾要把總石應壁還庫銀五十五兩把總
趙元伯銀三十兩各官親証一冒請逃軍錢糧
齊彥羣等一十二名將見刑軍士欒問奴等項
充過堂侵餉入已至今未獲一名劉宗証一占
使操軍剏壯二等七名代在庄耕種羅九英等十
五名燒炭王青等八名打獵程旺二等十名圍
打狼麅雎猞猁獐兒等物祭天叙等十名採取榛
子納價開仲一等五名縫皮貿文德等六名織

纓子巾帽歲約得三百餘兩各軍供証一索倉
官劉惟一鹽糧規銀十兩武定國屯糧規銀五
兩商人黃慈等鹽規十六兩青布一堰李國梁
等時佑銀十兩俱周平安收証一平虜堡達賊
入犯撥兒未時報到本官在衙驗馬索要常例
至戌時分方始出城遂候追賊石應壁等証一
科派軍餉置辦程儘節儀交納地方官員及以
節令生日科收規儀歲計二百餘兩家人周平安張二漢等
証一假意封銀數兩與附近八屯夏季買麥秋

季實糧屯民不敢受銀各斂麥二十餘石糧八
十石交進劉荷二收証一縱令家人周得功日
領軍士曾汝敬等十名出境捕魚軍士李元日
帶網戶崔昂等二十餘名打圍不休跑損馬匹
各軍怨聲不敢言喘董玉等証自臣等入境三
令五申人知斂戢竊意夙弊可幸一新而周大
岐以一么麼備官獨悍然肆行而不顧蓋至石
應壁等之告訐初與對後猶覺口硬及各軍一
一面質而本官乃赧然無一語以應也蓋驅斡

雖有可觀而操持已至大壞所當革任回衛聽
理者也若郭魏然則舉動已謬於到任之初而
肘足竟窘於被訟之後一指買官參科剋閫營
軍士孫海二等七百餘名每名銀一兩共銀七
百餘兩高繼武証一指謁見索要離場等七堡
守堡齊國治等七員每員銀二十兩各堡官証
一下馬巡歷各堡索軍銀二十兩共銀一百二
十兩軍人高得水等証一差旗下郭勤郭存等
指稱督陣每軍索銀二錢約銀一百餘兩周方

徐承祖等証一令家人郭根將米豆壓散堡軍
每米一斗要銀一錢二分豆一斗要銀八分共
銀二百餘兩家人郭根收証一將稅監及游客
所散皮金手巾香扇等物轉散軍士孫海二等
七百餘名指一科二除打發前項人等外仍剋
落百金入已各軍証一撒散屯民參銀一百兩
買棟參二十斤每參一斤屯民外添銀五兩車
担子何二等証一索要蜜軍趙打二宋志名等
堡蜂蜜麻菇木耳乾菜等項數千斤除白用送

人外歲仍賣銀百餘兩王仲義等証一散銀三
十兩與一堵墻馬根单散羊峪三堡壓買豆二
百四十石徐景成等証一指買
上用參斤發價八十兩散與張守禮等衆軍民挾添
銀四百四十兩買參四十五斤徐景羊等証一
將低銀二百兩壓借與軍士趙伏于尚功等二
百餘名每名要本利銀二兩共銀二百餘兩劉
天祿等証當其爲部下所告該道念紀綱所在
漸不可長亦姑曲全之而猶意其才氣尚有可

用後臣廷弼以勘地至其境見其人龐然一大物而卑趍之態短後之服顧不類一將官舉動者及臣親詣張其哈喇佃子而本官又畏虜如虎屢沮臣行而臣不聽也蓋號令既不行於衆軍而心膽復盡折於強虜所宿聿任回衛示懲者也臣等竊惟祖宗名將多出襄平閒即弘毅之際如韓楊諸將代自不乏而今何寥寥也總由三十年來求將必出一門用法唯憑一路剝軍而鑽附者顯榮恥之以爲利能勇足智者惡不足每一念之但有抵牾方今地方緊急需才之常有餘而求賢者以用之常不足每一念之但有抵牾方今地方緊急需才之常有餘而求賢者以用之常

瑣者喜其順已而引之以爲利能勇足智者惡其正殷將領廢閑之中可伏緩急者不可謂其無其偪已而去之以獨專所以貪庸得氣雄雋銷魂求不肖以處之常有餘而求賢者以用之常不足每一念之但有抵牾方今地方緊急需才之常有餘而求賢者以用之常

紹芳輒人人謝以爲弗及也兩任海瀋所至有保障功而至今人人願更得以爲將也前按臣康丕揚人品雖犯公評而此薦寔合輿論若以舉主之故而累及所舉之人當此之才之日有一魁然者而不首爲錄用人其謂臣等何臣等其謂遑事何臣等又惟今日全才最難惟用其所長而護其所短則人無弃才而事有底績開原叅將張應种精詳老練久歷行間顧其才獨優於整飭戎伍而責之衝鋒陷陣之事或非所

長瀋陽遊擊傅元勲忠實謹慎舉動無過顧其
人獨宜於稍緩地方而處之以肘腋夾虜之衝
亦終見短令雜虜糾聚於西奴酋睥睨於東開
瀋兩路介處其中間而以二臣當之非所以為
地方計亦非所以為二臣計也查得右屯營自
李繼武莅事以來廢壞已極若以張應种居此
必能起廢修隳百種一新之効而開原須一
膽勇為衆所畏憚者無以易曹文煥也鎮武
堡自高平大創之後邊境稍綏若以傅元勲居
此必能截長補短收鉛刀一割之用而瀋陽須
一謀勇為東西可倚仗者無以易王紹芳也寧
遠扼西南之要非英勇能戰者不足以當之而
鎮西備禦管遊擊事劉世傑可使也正安當撫
夷之會非廉潔有乎者不足以任之而原任正
安遊擊李向日可使也清河密邇夜酋最難駕
馭非才勇有機用者未易辦此而陳九圍可使
也鎮江自棄新地患且震隣非謹敏有幹濟者
不能復用矣正谷嗟躊躇踏閒適鎮臣杜松以一
相拘也獨有遼陽協守一缺遍查諸將資望苦
無相應者夙將中僅一祖承訓而其人已老矣
揭至為薦舉驍將事內稱原任延綏總兵趙夢

麟於二十七年被論聽勘迄今十年未結及查
本官先於二十四年任遼東前屯協守副總兵
威名大著而寧前一帶諸酋帖服要將本官以
副總兵職銜起用隨帶酋養精健眞漢丙丁五
百餘名駐劄廣寧有事東西應援截殺得以展
其勇略又見任延綏寧塞營參將李懷信廉勇
超羣征倭有功本鎮皆任延鎮本官跟隨勦虜
奮勇敢先今已歷俸四年堪以陞調副總兵以
上二官本鎮素所眞知若舉薦不當願甘連坐

等情具揭到臣臣等得之喜不自勝夫惟廉勇
而後知廉勇臣等雖不識李懷信知鎮臣則知
李懷信矣而趙夢麟則歷廣寧中後所義州前
屯四任而思威大著英風偉略今遼人言之猶
赫赫若昨日事也近來爲協守者地以人褻而
非有舊望不足以服將吏之心人爲虜輕而非
有威名不足以愜羣胡之氣況當東虜叵測之
會我軍單虛之時而藉此內丁以資捍禦尤於
河東大有裨益是趙夢麟當亟以副總兵職銜
起補遼陽協守或用李懷信加陞副將以補此
缺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上
請將郭濟川吳希漢周大岐郭巍然葦任回衛吳世
爵葦任回籍內郭濟川仍行原衛門提問吳希
漢仍聽原衛結正施行遺下員缺如寧遠營右
屯營鎮武堡各員缺將鎮西堡備禦管遊擊事
劉世傑開原參將張應仲瀋陽遊擊傅元勳各
照見銜調補協守東路副總兵員缺將原任延

綏總兵趙夢麟以副總兵仍帶府銜起補或將
延綏寧塞營參將李懷信陞補開原員缺將原
任參將今起右翼營遊擊曹文煥仍以原銜改
補其右翼員缺則將懿路城備禦胡國臣陞補
瀋陽正安清河鎮江復州各員缺將原任海州
參將王紹芳正安遊擊李向日錦州遊擊陳九
圍張昌佩都司王汲各照原官職銜起補中後
所員缺應將近日部推原任都司僉書管義州
參將事李維喬起補瀋河備禦員缺將定遼左

衛指揮僉事楊茂都鎮西備禦將復州衛指揮同知劉顯祖懲路備禦將領得人而邊疆有賴矣臣等天壽各陞補則將領得人而邊疆有賴矣臣等一疏之中陞調起用未多至十數人誠惴惴焉不勝越俎之懼但念員缺委多不得不補才地委不相宜不得不調諸閫將委以才勇久屈不得不起用且木鎮有人不必借才於異地而邊報日急更難乞水於西江事勢所至不得不然今本兵固曾撫遼者地爲舊地人爲舊人其於

緩急當否必有知之極深而諒臣等之萬非獲已者當不待臣辭之畢矣緣係糾劾貪肆將領併議就近酌補以重緊急邊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輔京親齎謹題請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初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論哈流兎捷功疏

題爲飛報捷音事案照先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張鶚思題爲

聖武克昭捷音疊奏乞定叙賞之例特

賜申明以一法守以昭激勸事該本部題覆今後凡遇大捷督撫一面照常作速具奏獲功將領即將首級首從及領兵千把總部下軍丁願陞願賞造冊呈報巡按御史驗明巡按本內明開出巡某處某日據某道某官某送驗功某日驗閱

已實功級是否真正首從人員是否正身或陞或賞是否情願逐一註於原冊之內辦驗首級既明十日之內即行具奏勘議首從及應陞應賞官軍既定即另造印冊半月之內具奏等因

覆題奉

聖旨是賞不踰時乃能激勵將士近來各該御史殷功奏冊有日久不到的以致奸弊繁滋功罪失實何以示勸今後凡遇報捷巡按御史隨即辦驗首級十日內具奏看覈功次一月內具奏陞賞

著併行、如延緩過期、該科參治、欽此移咨備劄
前來、欽遵外、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內、又奉都
察院劄、劄准兵部咨、該兵科署科事刑科左
給事中徐成楚題、爲虜衆可憂邊警屢至懇
乞
聖明嚴飭文武將吏及時修備以圖實效事、該本部
覆議各鎮堵殺有功、督撫一面據實奏報、按臣
一面即行查勘、務要分別功罪、仔細詳明、俟勘
劄一到、即依期回

奏、固不宜稽遲以滋弊、亦不可忽略以失眞、等因
題奉
聖旨、這所議便行、與各總督撫按着實遵行、欽此移
咨備劄、欽遵、訖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臣巡歷至遼陽地方、據總鎮標下管坐營中
軍遊擊事都司崔吉火牌報稱、本年十二月十
六等日、節蒙撫鎮并准寧前道牌案、手本准蒙
總督軍門咨牌節據馬蘭路參將張鳳祥稟據
夾哨報說、插漢兒達子不曾進邊、今在死魯班

哈朶兒屯聚來暈大等換了好馬、共七萬餘騎、
十五前後、在喜峰東西進搶、又據西路協守副
總兵楊元吉報稱、插漢兒帶領精兵二萬、犯搶
遼東寧前來暈大帶領三萬、犯搶喜峰、又據薊
鎮馬總兵報稱、東虜黃台吉傳說大小頭目滾
兎等、共調十萬、明說犯搶廣寧、暗說進搶喜峰
等口、又親見都令等各家達子五萬、在鐵力屯
聚、等候黃達子到來、於十二月二十前後、犯搶
前項地方、隨該軍門看得夷酋來暈大等、沿邊
窺窴未一、創懲故益肆猖獗、糾合東虜大舉入
犯建昌河流口地方、當即拒退、據報未散、無非
再圖一逞、若該鎮厲兵秣馬、聲言直搗各酋巢
穴、彼必急回自顧、可立孤來酋之勢、而薊鎮又
可得相機勦處、以彰
國威、特角牽制、又蒙兵部題稱、遼鎮若能募集敢
死士萬人、從外邊山後搗其巢穴、則東虜狼顧、
薊賊必潰、先聲奪人、貴乎神速、此遼之撫鎮所
當急圖者也、有鎮守杜總兵挑選戰兵陸續西

發於二十一日統領單職等官軍丁夷起行又
蒙巡撫李都御史差原任備禦宋國賓齎銀伍
百兩隨營犒賞三軍鼓舞士氣寧前兵備馬副
使整點兵馬督發征戰户部何郎中給發行糧
士飽馬騰鎮守杜總兵懸賞銀牌以示激勸遂
乘程前進二十三日馳至連山驛分布一字陣
中嚴號令差官解寬謝大臣等齎執紅藍旗監
督正兵各營路旗鼓千把總史光裕王澤等統
領精壯家丁內兵降夷降倭三千名并撥前塘
傳探直搗巢穴攻其必救以解聚犯鎮守杜總
兵帶領卑職幷差官李明元羅孔時等齎執藍
旗催督署左右翼營原任遊擊李維喬單盡忠
及調各營路副總參遊等官李芳春等各官兵
爲二字陣結營聯絡分撥後塘傳探於二十四
日未時分從寧遠中左所長嶺山堡平山臺出
境馳至地名哈流兎離邊二百五十餘里前賊
知覺舉放煙火吹掌厥築聚集精兵執打坐纛
擁衆迎敵喊聲震地鎮守杜總兵督兵前進激

換希圖重復混冒及幷作狥私將老幼首級妄
報長壯幷將首級有炙疤網痕者報無疤痕查
出俱依軍法細打問罪於初八日臣公同分守
遼海東寧道石參政謝存仁於都司衙門將各
首級從公細驗得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內
秋克太斬賊首爪兒兎恰首級一顆阿都害等
斬餘賊首級一百四十五顆俱皆長壯並無疤
痕亦無婦女及審首從人員俱係正身所獲達
馬五十六匹盔七十八頂甲八十三副夷器等

件聽督撫分發應陞應賞等項已經案行分巡
道查覈候督撫會
題部覆行臣覈實俟勘劄至日依期造冊另行具
奏外據本年正月初四日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山
西按察司副使馬拯稟爲夷情事內稱廣寧大
兵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中左所二十四日宿
長嶺山堡兵馬夜間出境勦殺拱兎營內達賊
一百四十六顆已經寧報外爲照夷酋拱兎原
係款和夷人今既殺他達子誠恐結連犯搶情

由到臣臣聞拱兎於諸酋中最强顧其人可以
理諭而不肯輕動但一動而其兇悍遂不可制
自寧前撫賞以來沿邊部落零星小竊歲時有
之而本酋自家近頗安靜與他酋之朝受賞而
夕搶掠者不同今既被勦勢必復讐寧前單弱
勢必難支該道深憂苦慮愁慼向隅血淚欲墮
臣爲之惻惻心動但拱酋者插漢之屬也於寧
前雖爲款和而於薊門實爲助逆督撫叙疏謂
其受撫於東助逆於西而比之於附他犬以吠

主非不知其款和於遼而遽開此釁也是時急
在薊門以速解
京師肘腋之危不得不緩在寧前以暫收塞上眉
睫之効兵部有議軍門有咎撫鎮計定而後行
非該鎮輕舉妄動而好逞於一擊也且提重兵
深入虜境唯敵是求何分款逆虜既已整兵而
來我豈得按兵不動慮不及顧勢不並存勦殺
之外更無別法亦非該鎮可以欵手時也以寧
前之極敝而復加强横忿恨之虜該道之憂憂

在生靈而該鎮不必過起嫉功之疑以遼左之
積弱而忽振張皇克詰之威該鎮之功功在封
疆而該道亦不必過執啓釁之說爲今之計唯
有亟行叙録以鼓將吏敢戰之心嚴加防禦以
捍地方蹂躪之患鎮道同心文武協力共圖所
以待虜之策而已矣近據邊報東虜頭目燒大
成把兎台吉等因搗巢之恨會合來量大等共
選精兵萬餘准在二十前後犯搶遼東寧遠東
西一帶地方報警又據走進回鄉人口稱有近

邊住牧屬夷元曾孩厮等酋因裹邊兵馬搗巢
殺他達子各將部落牛馬北移仍調人馬四五
萬准在二十前後犯搶寧前地方報警等情據
此是該道不幸而其言驗驗且速矣夫以緩薊
之故而忽開遼鎮之兵端以來蝟二酋之故而
盡失東虜之款志來酋之勢未見立孤而反益
速其合東虜之情未見內顧而乃更觸其兇三
方未收犄角之功而一處先虞剌膚之害此在
老成籌邊者自有成謀定畫非臣愚蒙所能測

議但當此胡騎東紛西擾之際正是文武同心
戮力之秋而二臣者各因公事竟成私怨大開
痕迹頗費調停虜方飲馬於長城我則操戈於
同室猥場之事亦復何賴此臣之所以日夜深
憂而莫必其後者也舊例臣衙門驗功十日之
內止於具本題
知今二臣既有異同之論漸成水火之形而覘虜又
有報復之舉人情洶洶大可危慮臣亦何敢第
聞仗請
明旨為地方解紛排難耶伏乞
勑下兵部轉行督撫衙門嚴諭該鎮總兵杜松該道
副使馬拯務以封疆為重虛心平氣商求目前
所以待虜之策毋徒各逞私忿以誤
國家大事使今日一場功勞為異日一番罪案則
二臣幸甚遼左幸甚再照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邊方士卒非我孝子順孫有賞則勸速賞則速
勸此自人情之常遼兵十數年來不敢言戰一

旦有哈流兎之捷各軍沾沾然遂矜為奇功若
以十數年所未有者而我等一旦得之必可朝
驗級而夕受賞矣其望報之速蓋如此而不知
部覆行勘勘覆行賞
恩出
朝廷非邊臣所敢專也近者撫臣以衆志難拂銳
氣難沮不得已從權量借以少答其望而後肯出
軍門又有謂遼各軍似有必得全賞而後肯出
門之意夫古人仁義之師固有不待賞而勸者

此在該鎮當勉三軍以大義少俟月餘以存
朝廷勘賞之法而至於虜衆報讐旦夕且至仍是
舊將舊兵用命之日所以使之鼓舞感奮而再
收無前之績者亦存乎激勸之早耳此則
廟堂之事非臣所得言而軍中有此情景不敢不
以併
聞者也緣係飛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張可觀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勘覆地界疏

題爲撫鎮棄地啣虜事關封疆謹循職紏舉并
請查勘以正欺
君負　國之罪事卷查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五十七號勘劄准兵科都給事中宋一
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科都給事中宋一
韓揭稱遼東候代撫鎮趙楫李成梁棄地啣虜
情罪合行勘明議處要將所論趙楫李成梁棄
地事情選差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要見
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納糧
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攤地徵銀克賞者是
否舊地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即
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
無分明鴨骨等處曾否設有關隘墩臺防守其
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拓里數踏看明白
畀爲奴酋占據若干作何講議令其退還仍刻
石界止永杜侵爭一一勘確回

撫廢將韓宗功爲成梁增納建酋重賄檠作逃
民給帖驅逐六萬四千餘衆撫鎮等臣各論功
陞賞加廕未幾而奴虜踐踖至矣且當時加增
蝉幣歲予舊賞五百金每歲攤派錢糧貯庫今
酋已阻貢不當給賞
請差風力御史一員查勘地界錢糧盡復占據遂一
勘確回
奏仍議追治等因奉
東巡撫趙楫會題爲華原任薊遼總督襄達淮遼
按遼疏稿　卷二　二一
請查勘以正欺
君負
國事大略謂先年巡撫張學顔同寧遠伯李成梁
開拓寬奠等六城堡延袤八百里至二十三四
等年軍民史仲義劉可大杜雲登王得功陳仲
庫等各佃雲頭迤東沙松杉剪子咧咧鴨鴨大
小松峪盤嶺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住種二千二
百餘家歲納糧三千石倉串卷宗俱明至近年
撫臣趙楫鎮臣李成梁慮開邊釁銳然議行招

奏聽該衙門覆議上
請如法論罪陞廕應追奪者追奪道將等官應追論
者追論庶欺
君負
國者無軼顯罰等因隨該本部題爲遼左棄地關
係匪輕懇乞
聖明查勘以固封疆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到部頃者
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疏揭爲撫鎮棄地啗虜
事關封疆謹循職糾舉并
按遼疏稿　卷二　三一
天恩招撫入境以弭外患并議東情用安邊鎮事又
據巡按遼東御史庫不楊揭同前事臣部覆奉
欽依陞賞加廕有差遵行在案查
國家華夷之防首嚴疆域一入版圖即隸
王土一從經理即宜守防奈何地界之銅柱初標
招撫之
宸恩方渥乃卒以驅民而棄之地又以棄地而畀之
虜虜驕阻貢舊賞猶仍且益地焉事係邊防抑

且有關
國體請乞
勅令遼東巡按御史通將科臣原奏備細情事逐一
從實查勘確具奏覆
請定奪施行等因具題候
旨未下又該本部題爲恭請
明旨速勘棄地以固遼疆事催請部科原疏一併
檢發速行巡按御史查勘明確具奏
定奪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棄地畀夷事情重大着都察院即選差
巡按御史勘明來說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行
問又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五十九號勘劄爲恭
請
明旨速勘棄地以固遼疆事據掌山東道監察御史
李光輝呈准部題咨該要劄臣欽遵查照作速前
去彼處據實勘明奏報等因備劄到臣依奉案
相連順江荒地一百八十里告明給種納科徵
銀已經十一年至三十一年不知何故盡行趕
散燒房無數哭聲載道男女無棲若情且告蒙
批分守道問報又蒙臣批據原任分守道今調
分守冀北道布政使張中鴻通呈爲奉委招通
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奏親詣
地方查勘要見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
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攤地
徵銀充賞者是否舊地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
無照常給賞即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
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鴉鶻等處曾否設關隘
墩臺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院張學顏展拓里
數踏勘明白果爲奴酋占據作何講議令其退
還仍刻石界止逐一從實查勘明確作速呈詳

以憑覆勘去後至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據分
守等道參政等官謝存仁等呈稱萬曆三十六
年十月二十九日蒙臣案驗爲前事蒙此又蒙
臣批狀據康文禮等連名告稱東邊新地朝鮮
相連順江荒地一百八十里告明給種納科徵
銀已經十一年至三十一年不知何故盡行趕
散燒房無數哭聲載道男女無棲若情且告蒙
批分守道問報又蒙臣批據原任分守道今調
分守冀北道布政使張中鴻通呈爲奉委招通

聞言增惕謹歷陳始末併乞查勘以重封疆大
計事蒙批分守道會開原道併查報又蒙巡撫
李都御史批仰分守道查報又蒙總督軍門王
侍郎批仰分守道會開原道查明通詳俱蒙
此看得查勘邊界一節事干重大必得執法廉
能文武正官二員隨同視詣東邊督同各該將
領備守等官嚴加查勘方得的確隨查案遼東
掌印都司自在州會同親詣查勘去後當蒙臣
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途陽抵任二十六日督

同兩道司州各官東行查勘十二月二十二日
事畢回遼續准都司嚴一咫會同自在州知州
萬愛民谷申依蒙自撫順關口勘起查得本關
地名黑沙臺離本所二十里原係向來通夷關
口與東州堡地方俱守舊邊並無告墾田地而
馬根單堡所直北兒口煙子溝槽子峪及散羊
峪所屬地名大峪查雖韓斌舊邊之外而住民
徐天保等八百九十八家陸續告種納科萬曆
二十五六年間已經前撫委官何繼祖等分定

基址蓋有年矣至三十一年韓宗功等盡行驅
進清河堡誌書所載舊邊原有鴉鵲關離堡七
十里撫夷廳基址見存夜不收金完只等往來
常見今新鴉鵲關距堡止三十里即誌書小鴉
鵲關山臺是也又誌書內松樹口墩東安墩對
直今邊各三十里靖安墩二十五里靖虜墩二
十里靖虜空墩二十五里向化墩十五里靖夷
墩十里又一墩誌書所載盤嶺墩離今邊對
直四十二里共計墩臺九座沿邊相連共六十

六里雖係嘉靖年間失守而內有盤嶺墩松樹
口二處向為我民宋三等五百餘家耕種亦被
驅進地全入虜寧遠伯李成梁圖以大松樹口
盤嶺住民為逃民非也鎌場堡邊外亂墳子長
子溝墻板溝張外郎房身魏八子房身桃墻峪
積堆柴葦子場共八處住民胡勳等一千一百
餘家告種納科先經委官何繼祖等公同夷人
分立界址今亦盡數驅進孤山堡查係萬曆二
年改移今處此其所建六堡之一也內有張其

哈喇佃子離堡二十五里西北接皸塲堡三十里東南接甕陽五十里計邊長八十里內設歹溝紅石崖南河金口墩臺四座俱係萬曆二年新建雖初議建堡于此未果而其地向係本堡軍民耕種守哨今俱棄與夷人住牧惟金口臺見存近亦被夷拆毀即誌書所載乾岔兒臺亦棄不守夾白甕陽迤東新賞賞大賞永賞長奔等處全賴綠江邊原係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劃一路墩臺邊界俱係即界外近地如

雲頭里咧咧泊前子河松子嶺幾處尚聽住種惟自甕陽界起賽兒疙瘩迤東至橫江一帶共計地名四十餘處住民四千三百二十餘家沿長近三百里皆在鴨綠江西岸土人稱係朝鮮餘地俱經二十五六九等年委官何繼祖等公同夷人刻木鐫石立界俱被韓宗功驅逐入境以上住民共六千八百餘家計地約六百餘頃詳允每畝先納地價銀三分方許開種徵糧三千餘石俱有庫收倉收簿籍存証其撫賞一節

先于萬曆二十三年夷人馬三非奏討賞銀五百兩蟒段五疋蟒紗五疋一向未與至二十九年委官何繼祖等議以漢人既種夷地即於種地人戶派銀三百八十兩加撫順所原有額賞二百二十兩共足五百兩蟒段紗十疋折價銀九十四兩六錢白三十年起照議徵給至三十一年議分疆界未曾起徵前項銀兩已蒙撫院會同總鎮將三十一二三四年陸續

先於廣儲庫借給牌行分守道動支前庫夷馬價銀解補三十五年亦於廣寧庫借給未補夫初告開墾之時先納地價又納科糧又納賞銀段價為撫夷之用而夷人亦忻然相安未聞有攘奪而蹂躪之者胡一旦驅還而棄之也各屯住民開種已久生長子孫蕃衍族類選其精銳人可為兵備其糗糧積可為餉簡而練之進可以戰墩而堡之退可以守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以鱗介易我衣裳豈不有光節鉞無忝重任

而今乃曰此原夷地也俛首下氣以與之而又
借此以爲奇功寧不使夷人齒冷而輕我
中國乎雖曰不啻虜其誰信之當其未開種之先
即境外爲甌脫蓁莽崎嶇而夷虜之巢穴尚遠
及既驅還之後則疆外爲阡陌木拔道通而夷
虜之駐牧益近豈彼以金牛之計而誘我五丁
之鑿乎且此開種之民給有帖文納有科糧出
有撫賞何謂逃民既非逃民何謂招撫自以良
民爲逃民驅劫爲招撫我民流涕而號夷人掩

口而笑由是夷志日驕而立碑之說起矣其曰
你
中國我外國何其悖傲既並稱國又稱兩家何其
僭逆由此稱王由此阻貢悉自得地之日始而
其實蓋有不可髣髴者除新地攤派錢糧已
經本院出示免徵外所有棄地等官相應分別
議處緣由到道該本道會同開原道看得是役
也本院親臨二道隨從都司州官驅馳先後耳
目既公歷記亦悉驅民分疆失策甚矣門撫順
以至鹼陽則韓總兵所定之邊溝河之鴉鶻等
臺雖沒入虜而名猶存也何畏定在外使實亡
名亡無有恢復之期自孤山以至長貧則張巡
撫李寧遠所展之邊孤山之張其哈喇佃子雖
未建堡而墩猶存也何未見正界使虜得盤據
竟作內地之梗自五眞邊外以達馬根單內民
漸出種住之地即爲我之新地不圖備虜而使
避虜田里就頹垠恨空積即有心克拓寧能毋

越一步疆之分也但有損而無益民之鳩也非
去危而即安虜雖蠢動未及城下當事者亦安
用汲汲而爲此迂謀也其所持議不過曰釋民
不鳩吾人即爲若人釋疆不分閘入必且闌出
曾不慮虜地入我能索之我地入虜不能索
之虜虜謂我何衣冠陸沉之禍尚在未然室家
流離之狀已見今日民謂我何幾年成阨乘若
敝遺幾年成聚潰若駭獸弭虜虜驕防患患熾
畢事之日倘一念此將自悔罪之不暇肯侈之
以爲功肯當之而不怍耶

中國之於夷狄其强弱故未有定形得策則弱可使强失策則强摧爲弱唯内自恇怯不得不降心相從計出於從弊且至於無不從職貢不脩賞給如故車價許復又要副戎副戎許盟又碑曳語長此安窮將以誰任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當事諸人又安所辭於今日之追論也本道未敢擅專等因查報到臣據此案照前事已經行會巖勘去後今據二道會勘前因該臣駁勘得自撫順關起至東州堡迤東清河所屬以至鹼

陽一帶爲成化中副總兵韓斌所定之舊界内惟孤山一堡又迤東新寬大永長五堡一帶爲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展之新界而新舊分矣舊界外之新地如馬根單散羊谷鰊場等堡所直霧兒口等處猶得以出邊告種爲辭至於清河之鴉鶻關松樹口東安靖安靖虜靖虜空向化靖夷一堵墻之盤嶺各墩一連九座長六十六里此皆誌書所載我之舊邊也今則縮守内地四十里而七十里之邊失矣孤山之張其哈喇佃子西北接鰊場三十里東南接靉陽五十里先年雖建堡未果而其地猶我軍種萬曆二年所創及溝紅石崖南河金口四臺及誌書原載乾佔兒臺猶我軍守也今則以堡側古壕爲界前項盡沒而八十里之邊失矣新寬大永長貢五堡舊皆邊衝邊外地曰松子嶺乾灘子十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鍋兒聽舊皆虜衝此萬曆初年閱臣原議也故展設五堡以扼諸衝今其界俱在即科臣所云雲頭裏

唰唰泊等處亦俱托若以失去原展之地硬坐李成梁成梁必不服但自靉陽界起賽兒疙疸迤東至横江一帶徑二百里長約三百里住民耕種已久犁鋤遍矣虜無爭兢此不可謂其非我地也七大部爲朝鮮餘地初亦不信及查成化中朝鮮告女直邊劫請改貢道兵部郎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鴨鶻關由遼陽經廣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三大鎮而後入此祖宗微意今毋易窺

中國淺深也今舊鴨鶻關在清河之東北七十里
正與長永一帶新地對直若從鴨鶻入貢此正
經由之地土人之言豈盡無據又查遼誌嘉靖
十六年以前鴨綠江西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
南北順江一帶遼人麗人住種混雜交通行竊
該國移咨都司勘是御史胡文舉疏請此後遼
屬軍民不許在此住種朝鮮居民不得越江採
取其後皆爲我民住種是以有鎮江城之建此
即九連城故地也又先年李成梁自險山展出

一百八十里當時並無一夷居住即今長永大
三貢迤北新地二百餘里當初亦無一夷居住
而我民始居之由是觀之不論朝鮮餘地與否
順江以北總是華夷共棄之地不可謂其盡建
夷地也今則盡棄與夷而三百里之邊又失矣
此棄地之大略也卷查居民告墾者自萬曆十
三四年間已有之原非以東征稅監之故華夷
相安奴酋向亦無說祇因二十八年六月間原
任寬奠參將張光先恨新地之民不服拘喚詳

請逐歸其時撫鎮始有分地分糧之說而按臣
楊宏科屢駁不允不曰奴酋既稱藩臣貢市何
爲分土分糧則曰撥兵逐歸併拆毀房屋之議
無乃孟浪于是復委潘仲禮等傳調夷人鎖什
等公同踏勘議以居民見住爲界刻石鐫字永
無爭擾止於東西新地派銀三百八十兩合撫
順原有額賞一百二十兩共足五百兩以充奴
酋犒賞之費各夷服撫去訖三十年七月守道
張中鴻照此通詳趙楫歷案不批遂聽李成梁

之謀以爲此奇貨也奈何不以此數萬人援招
回之例邀封賞而進爵秩忽於九月初八日牌
行該道成梁亦用手本專主招撫之說而以前
兩年成議竟不提出一字其後按臣不查來歷
惟楫與成梁之是聽而更無一阻手處矣三十
一年三月十四日通判郭嵩會同韓宗功調到
夷人張海千胥利等諭以查照韓斌舊邊分爲
界限各夷俛服無詞業于十六日破土兌界而
楫忽傳郭通判等且候張通判來同勘忽又牌

行郭逼判等暫回遼陽至四月初三日却又牌
稱張逼判不來郭逼判等仍速查勘何旬日間
反覆之遽也掩卷思之不得其故及查據備禦
郎名忠稟稱逼事董國雲自夷寨回述奴酋要
將漢人赶進若不肯進我就着達子赶他要打
就與他打要射就與他射要砍就與他砍等語
甚惡而奴酋公文亦隨以此語至蓋董國雲一
到而郭逼判之委旋出矣然後乃知楫與成梁
之意以爲奴酋本與我民安靜無故赶回不借

奴酋索地爲名恐人議論而人衆數萬不借此
先聲以劫之人豈肯人故密使董國雲通同奴
酋作此圈套以塗耳目向者各官之撤正待此
耳自是張海等益驚掠我生畜殺我屯民不
肯照依老邊定自明墻起順裏路而舊邊鴉鵲
關墩九座因以與之其後郭逼判力辭不管是
以復有廢將皮承德之委自是割張其哈喇佃
子自是割橫江一帶自是燒毀人房屋剽掠人
財物生畜自是驅逼人民渡江潛避而溺死者

千餘人饑凍死者萬餘人餘皆流離殍死不知
處所至於張其哈喇佃子成梁所手拓地也堡
軍金八開等告乞改建楫亦既明批爲
中國疆土原分舊界矣無何牌行該道復稱查係
夷地原非
中國疆土明白改正其後該道議界仍要依張其
哈喇佃子一帶之舊同知王邦才亦議該還
中國而楫與成梁疏中則盡削去第云張其哈喇
佃子先經前巡撫張學顏題明訖無容再議夫

張學顏原題明其建堡與初議違非明其爲夷
地也已則明以奉夷而又混賴前人以圖搪罪
其欺罔大率類此此驅回人口之大略也人既
回地既棄奴酋既安坐而得數百里之疆土矣
其心以爲界碑不立則撫順以南新得之地尚
未定撫順以北南關之地尚無名頒遽以定界
爲言則恐不與而先假忠順碑以當我遽以開
原爲言則恐不與而先請撫順四關碑以當我
遽以四關爲言則又恐不與而先請遼陽廣寧

二處以嘗我及我纔許二處而夷隨以撫順四關口要矣我纔許四關口而夷又以開原要矣已而四關口之碑立而遼陽廣寧二處不與矣撫順南北之界定而紀功勞以表忠順之誠不題矣今其碑文曰你中國我外國兩家一家是兩大也曰撫順以南至江沿九百餘里邊牆無有好案我二人重立案是得新地而與我定東南界也曰撫順往北到開原邊疆無有舊案我二人重立案是併南關而與我定西北界也曰三十年起年年與我大賞是恐裁革犒賞蟒段而與我立案也曰你大國人聽見不殺他生命有青天追究你們生命是謂

中國違誓而受天誅也悖逆滿紙見者髮豎而一時撫按猶亟亟稱其忠順不審忠順語何在職貢三年不修不審忠順碑何名先是開原之碑石副使堅執不立又兼爭改批語不決者年餘會閣臣李廷機以車價通夷事發謀同蕭大亨

寨達趙楫等急求入貢以完通夷之局而楫亦因此以息人言乃奴酋知我之急在此碑綏以挾我既許復車價以求之而奴酋曰必須我速立牌我始貢則許速立牌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依我夷文我始貢則許刻夷文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副將盟誓我始貢則許副將往誓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開原立碑我始貢守道曰先起貢後立碑撫臣曰一面立碑一面起貢奴酋曰先立碑後起貢畢竟碑立而後起貢

也自此碑一立我民即不敢于碑外拾取一草守臺軍士無不向邑控訴涕泣不休者此界碑之大略也萬曆二十三年夷人奏討賞銀五百兩蟒段紗各五疋向未議給二十九年委官潘仲禮等議以漢人不必收回量於種地人戶派奏額貢充前犒賞爲存吾地耳其後地既歸夷前項賞賜該道張中鴻議行裁革而楫復疏將覓賞清河撫順沿邊一帶未曾起科田土攤派充賞見今查議無處攤派然自三

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奴酋已三不貢矣而所
許賞銀則已俱借庫銀逐年支給不敢遲缺此
撫賞之大略也以上四略臣絕不作一風聞影
響語皆繙閱卷案而總括之可按而覆者科臣
之以棄地喑虜論相等也初竊意奴酋當何如
强橫貪虐此土地者而二臣獨畏禍不得已耳
及臣挨年月日查閱卷案始知分土分糧之說
已被加賞存地之議已成民已照得住種酋已
久皆傾服蓋自二十九年五月起三十一年三

月止奴酋並無片語隻字向我賡擾惟自四月
初意國雲白衷衆回而奴酋忽大變局面矣是
奴酋向未敢於爭地也我則陰導之爭向未敢
於驅民也我則陰導之驅向未敢於出兇悖語
也我則陰導之兇悖以恐嚇我民而漸至於辱

國辱

陛下是謂獻地不止棄地是謂通虜不止喑虜而棄
與成梁之罪可勝數耶身爲撫鎮不能開疆拓
土而反挈數百里膏腴土地拱手奉夷酋

陛下之邊疆其罪一不徙民實塞下而反劫歸塞下
六萬餘人以至於殍死殺

陛下之生靈其罪二以車價買貢不得復以疆界買
貢長夷酋之鴛鴦損

陛下之威靈其罪三

中國與屬夷插血盟誓從古未有況鏈夷稱悖語
訴詞傳醜萬世使

陛下受城下之辱其罪四邊地棄即以內地爲案判
山鑿道開門揖寇以賊遺

陛下東顧之憂其罪五遣人教夷索我土地逐我人
民辜

陛下之恩而外向夷狄其罪六向也地屬我而不賞
今則地入虜而賞之向也虜修貢而不賞今則
虜阻貢而賞之向也以時詘而不賞今則時愈
詘而賞之盜

陛下之府庫以賂夷狄其罪七不勝一念貪功之私
遂致喪地辱

國而猶內外通同務爲欺罔以肖

陛下之秩祿其罪八大人臣有一于此者法無赦臣
謂楫與成梁當斬也韓宗功圖起廢宮阿承意
旨驅迫焚剽無所不至嘗殺人者主使在楫與
成梁而宗功則其下手加功者臣謂宗功當以
從諭也前道張中鴻議照張其吟喇佃子一帶
之舊而楫等不從建議裁賞銀蟒段而楫等又不
從遵此撫鎮何謂不幸但招撫牌出之初何以
不沮驅民棄地之日何以不爭科糧何以不開
除新民何以不安撫臣謂張中鴻當併議也舊

例論功行賞者必部覆行勘勘實冊奏而後舉
行原任兵部尚書蕭大亨以封疆爲市入楫等
賄賂不勘而敘壞亂
國典又謀同楫等許增車價以買夷貢阿奉閣臣
時閣臣李廷機不由
君命遣使通夷已犯無將之誅矣復圖脫罪授意兵
楓督撫復夷原價以速其來遂致奴酋因此挾
功又令蕭淳能伐虜謀不行批允則地方誰敢叙
立碑又令該科能盡封駁之職據邊功無不勘
而叙之例按臣無違
蘇遺羨

制叙功之例照例叅駁行部再勘是時事體猶可收
拾何遽至於決裂而諸臣乃若此矣夫夷方卑
詞以求淳固不忍逆詐而因貢挾碑用碑買貢
又淳去任以後事臣可無言惟據爾健辨云原
所占種果否夷土新疆三百有無割棄此臣差
清後覆委批駁查勘
題叙各有人非臣所及一似無與其事者及查爾
健以三十年三月入境七月內該道始以潘仲
禮等之議呈詳爾健已批允矣九月內楫等始

有招撫之議三十一年委勘批詳俱經爾健手
清河孤山一帶之棄以八月長永一帶之棄以
九十等月俱爾健任內事至三十二年二月始
出境而乃云差蒲後事乎至云建州有千家庄
者爲貧民所告種而不知千家庄在鎮江東南
不在建州爾健亦欲以此予夷耶臣不能爲爾
健解也據丕揚辯云臣見事有關於地方則不
容于不同又見勘經有多官則不得不據以爲
信夫撫按於地方事同之誠是乃叙功疏亦可

同乎勘經多官信之誠是乃不奉勘劄亦可
以叙功乎不揚初有一駁謂哈酋田地裏被
人占種即當及時講說何至今宣諭始言亦明
知奴酋無爭地意而出於楫等之宣諭矣明知
之而又扶同
題叙爲欺
君爲違
制臣不能爲不揚解也若該科之失駁今不過曰撫
按叙疏一時俱至可無再勘耳不知巡按無叙

功之例惟其撫按一時俱至明明扶同此其所
以當勘也遼自三十一年來怨聲與醫巫閭並
高僅隔一關豈眞不聞而竟無一言及時糾正
向非宋一韓檢舉於五年之後議論沸騰之餘
陛下亦安得此欺
君負
國狀而開之邊臣欺罔欺罔部閣部欺罔賴有
臺省臺省欺罔將復何賴說者謂其百鍊柔於
三獻風力靡於交情臣不敢知而第以職掌論

諸臣是皆不忠於
陛下之職分者也人臣之道先公議而後私情臣言
及此臣道盡雅道亡矣顧念臣一腔報
主熱血不向
陛下灑盡而灑向何地哉宋時西夏請故地詔割四
寨已得地復請畫葭蘆城外二十里爲界守臣
滕元發曰兵家進退以尺寸爲強弱今一與而
失百里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自是宋
衰不振棄河北棄河東棄汴而宋遂與棄地爲
國家之盛衰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以
國家封疆爲重亟正諸臣之罪無務姑息以長奸
欺又乞
嚴勑部院會議務從公擬斷毋狥私而背公毋壞法
以庇罪誅還窜斥一當其辜而毋徒以追奪論
罰了事則
皇上敬

祖宗保成業之大孝而臣子尊
朝廷守法度之大忠也臣愚不勝願望除新地科
糧加攤邊屯者臣已盡數免豁外其加賞蟒段
銀兩據楫辯疏謂曾屢具稟詳臣查卷止一稟
狀大略謂馬三非所討賞銀蟒段至今未見上
司說我有二心不信我言語我殺白馬白羊血
水雙手舉天將猛骨孛羅送歸夷民七千生畜
一萬
勑書三百六十三道我萬分學好若不與賞虧守邊

之人等語楫等只應以此詰問奴酋送歸前件
便與爾賞否則無賞夷即不肯送歸亦可塞口
何竟不敢執言只尋地方加派往年議派新地
新地入虜復派沿邊未曾起科田土臣親歷其
地詢之何曾有尺地寸土不起科者臣亦徑行
免派今猛骨孛羅安在夷民生畜安在
勑書三百六十三道安在所有前項銀段應聽該部
議奪
題覆施行其阻貢及未奉

旨以前年分擅自給過銀兩違法賄虜例應還官但已入虜口勢難吐還應於趙楫李成梁名下追補還庫所立石碑應行毀碎以存中國之體至於奴酋占據地土議令退還一節臣與兩道屢行曉諭夷終不從先是奴酋疑臣勘地以爲取地也各於邊隘埋伏兵馬時鎮臣檄令營路挑選精兵隨行臣不許單騎同兩道以往而夷心稍安及至鴉鶻關酋遣子塔獻貂裘皮馬牲酒等物臣卻之止受鹿麅與酒共兩道飲野外謬爲歡夷心愈安而伏兵始撤臣意藉此慰藉奴酋可使聽臣宣諭顧奴酋陽爲順而實狡悍難與言臣雖有蘇張之辯而不合六國之兵挾强秦之勢亦難成從衡之功今日之事非臣口舌所能辦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退還者此則該部與督撫鎮臣之事而非臣所敢預聞者也緣係撫鎮棄地啇虜事關封疆請查勘以正欺

君負
國之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奉
聖旨

請免商稅疏

題爲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懇祈
聖明急賜罷繳以收窮黎人心事始臣廷弼與撫臣
奉
命出關之日所至衛所驛堡等處各無慮數十人聲
帶呻吟形如鬼魅輒向臣泣訴曰窮民皆高淮
殘害之餘遺也欲逃而不逃將死而未死者以
我
萬歲爺爺撤高淮入內止張燁出巡收民於水火之

中以有今日近聞催稅如故窮民無可奈何惟
有逃與死耳臣不忍聞第諭以
皇上恩德及
祖宗法度撫慰之而去及抵遼陽臣又密訪民情有
云撫按新來想必爲我們請罷商稅等語又有
云若不罷稅達子就是我投主催稅的就是我
咳彼人情一至於此有司尚忍問稅有司尚敢
問稅民有讐心不堪再動東夷耽耽西虜逐逐
對頭等語臣聞之不任寒心而稅監張燁催稅
手本又三至矣臣思稅監有接管之任自當急
於星火而臣等有地方之責豈敢視爲泰越隨

行五道查催去後續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右參
政謝存仁呈稱職於本年正月以公事往廣寧
甫出遼城及於漫地但見軍民蝟集不下數千
人前者張友才等持狀數十紙各寫受累之苦
向職號訴語不得備舉大要言(文陽)僻邊不通
商賈亦無出產東近奴兒哈赤西近憨部等酋
晝夜防守恐餓恐寒委實苦楚十年以來人家
都被稅事剝盡難以度活柴米屠沽盡萊馬隻
此層物件無不有稅尚且不敷湊派軍餉補斂

屯種受累不過所以拚命逐殺宋希會軍前異見
天日今高監既撤新監仍要徵稅另單查索有
何了期剝皮削骨祇有一死愛惜草命祇有一
逃且泣且訴移時不解職雖論以
皇慈使其散去不覺淚落心酸嗟彼人苦一至於此
咳彼人情一至於此有司尚忍問稅有司尚敢
問稅民有讐心不堪再動東夷耽耽西虜逐逐
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有遼陽是賴其情易動何得不固且邊
神京屏蔽毋亦遼陽是賴其情易動何得不固且邊

易摧何得不防急稅變生悔將無及事勢迫促
有司寧甘叅處決不肯逼民決裂以貽
國憂去歲秋冬已不服徵自今以往誰能再詰空
存稅名終無利益孰與捐去以明
主恩請罷遼陽稅事職以爲不可不亟亟也等因又
據帶管分巡道事山西按察司副使馬拯呈稱
廣寧南海北虜中僅一線之路原非舟車省集
處所兼之孽胡作梗水旱頻仍財盡民窮了遺
靡有邊卒衣食馬匹惟賴京帑歲時給發稅從

何出總計遼稅三萬六千八百兩應進
內帑一萬兩解部一萬兩仍餘一萬六千八百兩
以充稅監買辦方物之用夫斂窮邊之怨失萬
人之心
朝廷止得一萬之用而該監反得一萬六千八百
矣此外復索營將誅求商民翼虎宋希曾姜寶
徐文勝等挻刱大户或把持市口強姦良婦或
通考財物刱項斷指而逃棄鄉井者不可勝計
軍民激變之由正坐於此今張監復照高監遺

跡開有貂參名馬方物額稅責徵各道人心未
定思亂方殷未免似前閧然張監素有賢名既
在同舟豈忍覆蹈往轍請乞會同張監巡將額
稅等項俱
請停免等因又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屯田兼管苑
馬寺事副使閻鳴泰呈稱海蓋四衛僻在天涯
沿海而南萬山叢匝地多瀉鹵人處亂石之墟
田耘大澤之畔磽瘠彈九一無所產且三岔河

濱去虜僅一衣帶而旅順海口又復密邇島夷
蓋防海備邊兩肩其苦而捍南禦北交值其衝
稱極危矣
聖主軫念孤懸即倍加優恤猶懼其攜乃以最爾一
隅稅至一萬二千八百餘兩軟弩子遺皮骨幾
何誰其堪此職以去歲季冬受事渡河四望樹
木蕭疎垣籬空圮荒涼冷落不堪舉首延見父
老無數大呼號泣曰此河那壁即屬虜巢三尺
童子開閭可踰我輩冬夏擐戈晝夜防禦焦肌
裂膚萬苦千辛疲敝已極近年被高監剝削家

破人亡劍心摘膽自恨生不如死又念
君門萬里控訴無門死便死耳誰其知之與其死不
如逃幸而
皇上撤回高監纔有再生之望不想今監又踵前轍
催徵不已身不能顧稅於何出只今惟有拚死
一逃他無望矣萬口哽咽聲振林野職目擊心
傷寸腸百折潸潸泣下不止念此誰非
祖宗數百年培植之遺黎又孰非我
皇上捍衛疆場之赤子直令生死兩難嘗無固志若

此豈不大可爲寒心哉及查稅所從出則官吏
軍民無人不包身家房產無物不沿下而至於
屠沽市販傭賃廝役瑣屑不堪亦在稅中職不
勝鄙然而百計搜括什不得一盡邪馬價以補
之今則馬價一空借無所借矣職又不勝懼嗟
嗟十年以來惡淮椎髓吮骨遼人飲恨已酷所
以萬死一生猶爲
皇上守此堀土者誠冀停止之
旨旦夕下耳乃今徵收如昨彼寘頑小民何知
聖意必且以停止爲誑詔以四竄爲活計又何所待
而自甘溝瀆爲哉興言及此肝膽欲裂倘疑遲
不斷恐人情立變徒悔噬臍亦何及矣伏祈爲
遼請命不避煩瀆再四籲
天倘蒙
德音渙然蠲免則全遼歡聲動地而虜膽聞風自破
矣等因又據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副使馬拯呈
稱寧前歲派稅銀一千二百兩兩衛每攤包銀
五百兩仍遺二百兩無處措辦不得已派取椵
至此有人心乎況自有稅監征榷嚴於炮烙爪
牙慘於虎狼年復一年民窮徵當百家之市盡
爲瓦墟千金之子流爲乞丐啼饑號寒者載道
典妻鬻子者無門忿欲冲天恨寧惜死幸
皇上一旦生怜撤回高監矛遺之民方且跂望蠲稅
之令詎意惡瑞甫去稅額仍存前焰方息代征
如故正額已自難支額外仍襲故智恐非

聖明責成新監之意也困苦之衆積怨未雪餘恨尚
在久無樂生之心動起操戈之狀人自危橫
征激之前監之餘孽蔓延於今時未洩之遺恨
狂逞於一旦邊境騷然誰職其咎蓋以腹裏較
邊方邊方爲苦以九邊較遼左遼左爲尤苦故
諸稅當罷而邊稅宜先罷諸邊罷稅宜急而遼
左罷稅尤急合無請乞憐此一方急爲題
請觸兇軍民幸甚遼鎮等因又據整飭開原等
處兵備副使石九奏呈稱開原商民自甘心於

稅監委官姜寶之後惶惶洶洶莫必其命皆欲
逃散本道勸諭至三不啻唇焦舌敝始得解去
數月以來徵收如故然委官雖極力催督而商
民毫不上納忽於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據土住外商任世鴻吳端等狀告甦民困
苦等事又於本年本月二十六日蒙臣批狀據
商客楊天爵等告爲憐民憐商下情極慘等情
行本道查報本道隨拘楊天爵任世鴻等同審
問其一時情景極其可矜可痛而又可駭可愕

也愚頑褻媟之語始不敢以
上聞本道此時蓋又幾於口悸心碎夫開原彈丸荒
塞耳豈眞能辦稅不過漁獵之軍需掇拾之庫
藏至於今日已十年所矣髓竭之後豈堪再敲
庫藏止於馬價豈堪鏖借本道之爲商民所懇
幸未爲高淮等之續也亦惟是以空言撫慰業
亦不見直取信矣將後之空言亦窮本道與各
商民今日詰辨之情景豈堪再見本道非敢幸
民之有二心以實已言而罪之也死於稅死於逃等死耳而逃猶可以
皇上之罷稅也死於稅死於逃等死耳而逃猶可以
無死開原半是達官苗裔而包藏禍心之強虜
且爲之招有其事而始寒心晚矣本道爲此食
不下咽若不據實
上聞異時軍民有變本道不足惜其謂重地何彼時
勿謂本道今日不言也目今已無復庫藏之可
借矣萬萬不能徵之民矣亦再無面孔施之民
上對民支吾矣如謂本道催科政拙請先罷職
而以能者代如謂衝邊不可搖動人心不可激

變也稅之撤也宜不俟終日矣夫豈不知
皇上之欲撤遼稅而難於天下之有稅者顧今天下
何有如遼之時勢重且大危以急也遼又何有
如開原之孤懸而窮蹙以至此極也等因各具
呈到臣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
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
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天下事有起
於鉅忽毫釐而其終將至於不可禦者則今日

遼左之稅是已遼左無豪商大賈之聚又無粟
紅貫朽之家市井村屯蕭條冷落僅僅幾行伍
軍耳彼其披堅執銳日有事於操防仰事俯育
歲無聊於饑餓矧腹之苦亦難言矣即有一二
餘丁肩挑背負資糊口之謀賣菜傭工爲贍軍
之計一貧如洗十室九空乃至以數萬之稅人
人攤派歲歲征求此豈人情之所堪乎明知其
不堪而剝焉剝焉以至於皮毛盡骨
髓竭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猶不

免焉此宋希曾之所以裂尸徐文勝之所以
斃姜寶之所以剜心飲血而狡虜之所以雲集
邊外蟻聚而待逃也今其昔豈異遼哉以臣等耳
目之所睹聞合之五道之所呈報遠近人情出
言無狀不曰以稅而逃則曰以稅而死死非徒
死必殺人而後死也逃非他逃必逃虜以爲主
也此等情景與高淮暴虐之時何異而有司稅
務者尚敢開口問稅勒限議徵乎夫不徵則溺
職溺職者官從參處而徵之則激變激變者禍

在目前利害輕重有司管榷之熟矣夫是以寧溺
職而去官毋寧激變而取禍也夫豈其得已哉
臣等故曰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者此
也臣等與各道臣效順之心豈減於高淮急公
之念敢讓於張燁惟是循職掌以撫民而復蹈
貪殘之故轍
簡書以求治而反開變亂之危端孱

君恩負民望且併其平生而盡棄之此臣等之大懼
也況乎邊聲四起正賴此輩以折衝倘衆志一

搖必至決裂而難救臣等又安敢不謹於鉗忽
毫釐之際而忍見終之不可禦以甘貽
君父之憂也萬無奈何合詞
入告懇祈
皇上軫念窮荒之苦深切危亂之憂斷自三十七年
爲始將遼左三萬六千八百之稅一切罷蠲使
此一方民專心戰守報
朝廷浩蕩之恩而臣等亦得一意安攘無閒左右
呼之慮
陵京輦轂固
宗社靈長端在此一舉矣臣等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懇乞
聖明急賜罷蠲以收窮寨人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奉
聖旨全見遼左情勢危急疏下

論遼左危急疏

題爲遼左情勢危急乞
勅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臣生而有
志四方喜談陳湯傅介子之事每憤劒遼之間
虜衆驕橫邊臣諱戰頃者中外諸臣主必剿之
議抹馬屬鞬期滅此而後朝食竊忻然庶幾焉
獨密邇敵遼於此時情實危勢實急臣日夜
管此顒然實惴惴不任憂懼今中外諸臣第知
遼虜爲强矣而强之狀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

也第知遼備爲弱矣而弱之狀非親歷其地不
得而悉也遼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
三百餘里而臨海一面不與焉虜酋以百計
控弦數十萬直前屯者爲賴蟒等酋直寧遠者
爲獐兎拱兎等酋直廣寧者爲小友青以兒鄧
台吉等酋折而西北則虎墩兎憨爲虜王而
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
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秈花等酋此河
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而東則額伯革打大成

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兒等直遼瀋西煖兎
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忱憁太等東北則北
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酋此河東三
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界遼爲
兩段虜又插入其內據其心腹而居之蓋無地
無虜焉往虜故窮餒又馬於冬春草枯時瘦如
柴立故我猶得一間近所掠人口築板升居之
大酋以數千計次千計又次數百計皆令種地
納糧料人馬得食無日不可圖我而又介在平

壤無重關峻嶺爲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
夕獲蓋無時無虜焉十餘年前土蠻憨動以數
萬騎踩河西無寧歲而河東則奴酋在我卯翼
宰賽又中間死尚孤弱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
緩十數年來奴酋宰賽等日益强而河西則虎
墩兎憨尚不能統衆抻漢諸部貪漢財物不欲
利獨歸主而各逼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
緩頃自搗巢以後不旬餘而警報日夕至河西
又急矣開鐵報宰賽調取人馬復圖挾搶而又

有拱兎調兵之報又有宰酋要會奴兒哈赤同
搶北關之報又有虜於近邊雕背山南屯營長
亘數里之報而河東又加急矣蓋無地無時而
不急虜馬而我則地方居民被虜幾掠盡自開
以東至寧遠三百餘里不見村落近廣寧雖稍
有村落而三兩落落如晨星自廣寧東至三岔
河一百八十里黃沙白草一望凄然而河東起
東昌歷遼瀋開鐵清河寬奠鎮江近邊一帶長
亘千數百里盡成瓯脫近山者巢居穴處或數

里而見一二家是屯寨如此其寡少也沿邊墩
臺大半坍塌雖有存者又低矮且泥土半砌一
搗即倒每虜入必誠臺軍曰爾勿舉烽舉則殺
爾舉早亦殺爾臺軍無以自特而畏見殺往往
待虜拎畢而後放舉開原起慶雲堡至柴河堡
三百餘里墩臺一百二三十座皆棄不守其就
石廣皆拆去寫爲板升而存者虜又據之以偵我
撫順清河寬奠遮東敵臺亦棄去十餘座餘多
石堆木架哨軍不敢住壕塹皆淤平不復挑濬

而所至城堡更傾圮甚且城多無門又城上不
能行人行則扶腓睨而足半垂外每遇收斂屯
民畏入堡如入地獄必泣曰與我入堡盡爲虜
易若使我四散逃生者往往賄收斂官以脫去
爲幸是墩臺墻塹城堡又如此其廢壞也全鎮
軍額失亡幾半見在軍雖入萬餘而有馬者僅
十五軍餘馬弱者又十五度人馬精壯者不過
二萬有奇除三大營已得三分之一其餘又不
過一萬有奇而以守二千數百里之邊散於兩

協守七叅將十二遊擊二十五備守之部下能
分幾何其步軍皆不習馬閒有打鳥銃者據
地按膝手戰戰然半晌不得入銃藥及其發也
又東的西向而不一中一切器械皆朽鈍平原
易地宜用輕車火砲火鎗之屬又置不講即如
開原一道止得大將軍二位昨恐宰會入犯始
討遼陽大將軍滅虜砲各十餘位斷借鎮江鉛
子一千斤應用夫宰會爲害非一日矣而鑄造
銃砲鉛子豈是難事蓋遼東邊備大都若此臣

嘗問回鄉人口云夷婦每見虜去男婦過多必大罵曰你南邊人如何不置一弓箭與我達子對射我達子也怕性命一弓箭不直一牛蹄如何拾得人畜千百計而獨不拾得置一弓箭此雖夷婦妬我婦女之辭亦遼左軍器一證也而買備馬匹又以子銀自思盡將年例馬價留貯廣庫買貨止以夷馬供給各道所轄營路邊堡軍士騎操未經收驗而死已過半及各道自買又限以定價不得越大抵標下親丁家丁每馬

一匹實價二十兩或十八兩其各營路十二三兩邊堡十兩又多貨物虛擡及各役侵冒之數價已半去其實馬亦四選之餘以我下駟當虜上駟何以禦敵昔思之假如虜犯開濬不容當先對陣者屬之開濬兵馬乎屬之標下兵馬乎恐五七百里赴援而虜去幾日矣又不審近邊赶逐零竊虜巢者屬之邊堡兵馬乎屬之標下兵馬乎恐不但無馬赶虜求一快馬報信亦難得矣是兵馬器械又如此其單弱而朽敝也遼

餉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月止四錢或二錢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倉舊儲米豆向因監糧援例人等買票虛出通關情弊以致陳者不出新者不入浥爛如棄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捕和沙土穅秕等物各軍雖得糧票多不願關領遇有前項買票者則每票賣銀四五分無則付之水火而已而折色又假官帳爲將領所扣尅有經年不得分釐者終歲啓告日見逃竄是軍士又如此其饑餒而無食也當此無地

無時無不急虜之日而我之屯寨城堡墩臺墻壕墜軍馬器械錢糧之類一無足恃於此而欲收絕漠之功談何容易今之議者不過曰標下兵馬精壯堪戰耳臣以爲數雖滿萬其實入強馬壯者不過五六千而止無多也假令虜以大衆犯河西而出旁枝擾開鐵間不能分兵越七百里而往援也又令潛師犯遼海而以虛聲恐我於西不能以大兵空國而東也又令虜以萬騎犯廣寧綏標下大軍不敢出以數千騎堵山海

開口使薊兵不得東數千騎攻高平使河東兵
不得西而以萬餘騎掠寧遠廣寧間不能分兵
出鎮城一步也二十二年開虜嘗用此法矣把
兎兒以萬騎犯鎮武東綏大兵而卜言台周慫
率數萬騎直攻右屯城者六日時幸鎮武捷而
西虜氣奪耳不然右屯且被屠又不然虜釋右
屯不攻而遍掠村屯寧遠廣寧一帶且無子遺
此往事也況薊遼虜情相提而論原自不同賴
蝉部落雖近萬其精兵不過三數千騎耳即糾

合插漢而薊地重壩疊障故險甚若使去冬謹
守隘口不致踈玩則河流必無失插漢久頓冰
雪中無所獲必且悔而大責二酋之償以去去
則必不復合而二酋之勢孤二酋且如薊何若
插漢一枝則強甚于薊遠而于遼切近薊于賴
蝉二酋進足以戰退足以守剿之而得固足除
兇剿之不得亦不遺禍而遼于插漢諸酋戰守
無據剿之而得則讐殺無已剿之不得則禍未
忍言徒甘心于無奈薊何之虜而解腕于無奈

虜何之遼臣之于此實所未曉臣伏讀
聖旨今日問罪重在賴蝉二酋其各夷及款虜素不
助逆及悔罪自新者俱撫賞如故若爲二賊勾誘
效尤同惡戒諭不悛即將市賞盡革併議剿誅大
哉
王言既許之以自新又先之以戒諭所以撫夷狄而
安邊人者甚厚使當時誠遣開使宣諭示以
祖宗二百數十年豢養之恩戒勿令助則插漢未必
不從賴蝉未必不孤何至怨結兵連以有今日

然既前事矣頃聞當事主兩鎮夾關出剿之議
檄鎮臣西出時鎮臣復從錦州躬擐甲冑遠出
境外奮不顧身爲士卒先臣誠服其勇義獨念
重兵出塞未應嘗試假令虜今日以數百騎嘗
我而大軍出境明日以數百騎嘗我而大軍出
境伺我軍且疲且玩而大虜猝至以乘我此非
鼓而衰三鼓而竭之時也不可不慮也襲哈流
兎之役聞非鎮臣本意今騎虎之勢誠不得下
似應養精蓄銳俟虜於境上以主待客以逸待

勞俟其至而一大創之幸而全勝則虜之敗氣
數年不復而我可得數年之安不然而勝負相
當則虜亦懲艾來意且緩而我亦可得一二年
之安以此論首功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以此
論戰功則內在
神京外在封疆豈不安攘並收戰守兩得而境上堂
堂正正當場堵面之功比之出塞不更足以震
國威而寒虜膽耶如必欲主出剿之議必犁庭掃
穴而種滅之永絕禍源然後可不然而今日搗

巢明日報復使軍士暴露不得休男婦奔避不
得聚田土拋荒不得種白肉見疔徒自患苦耳
又況虎穴既難直探兎窟又復他徙越插漢而
遥攻賴蝟則襲兵在後舍賴蝟而先取插漢則
強敵在前難剿之而不得也臣願諸臣大樹戰
功於境上而不必貽冦出塞以地方徼幸可也
去冬奴酋修築南關暫寨屯軍聚糧意在窺閒
原併北關耳昨且有宰賽會搶北關之報矣猶
云以夷攻夷也我不服顧惟拱兎差使宰賽等

營調兵未往此必欲因西虜之際度大軍不得
東顧而乘此以秋賞挾我不得則大掠我又甚
則袒把兎兒之故智合紗化諸酋犯搶遼海一
帶張西虜之勢以牽制我昨鎮臣傳箭選兵待
調一時道將憂恐無措咸謂不去則懼以違誤
軍機獲罪去則空城誰守萬一虜乘虛入一方
生靈將何所賴臣曰不妨挑選以應彼急河東
河西俱是撫鎮地方有事無事俱是撫鎮責任

彼中自有調度諒無他虜顧臣雖謾應之而心
實恐恐念當遼一帶地方空曠猶野無所掠而
遼海屯聚頗多虜自十八年大獲而後常有垂
涎之意不可不防也今河東之兵似難輕動河
西之兵又難獨支即薊以偏師來援亦復不濟
近該薊鎮選得精銳二萬七千餘人以備征戰
又此時各處修防兵計且雲集塞下宣延四鎮
兵亦且至其兵力頗厚臣謂此時督臣當提重
兵移駐山海關適中調度剿急則援薊遼急則
援遼而薊鎮撫臣則移駐東西協之間昌鎮總

兵移駐昌薊之間宣鎮總兵移駐宣昌之間以
成犄角之勢而遼左撫鎮則以全力照管兩河
東西間而無致有顧此失彼之患可也顧臣所
左慮者不獨在強虜而又在餓軍何也遼軍自
東征騷擾以來復遭高淮毒虐雖心雖德爲日
已久今又驅饑寒之衆置之鋒鏑之下憤怨之
極勢且離叛脅密聞外間人言向特怕虜殺我
耳今聞加築牧升以居我推衣食以養我歲種
地不過粟一囊草數束別無差役以擾我而又

舊時虜去人口有親戚朋友以看顧我我與其
死於饑餓作楊腹鬼死於兵刃作斷頭鬼而無
寧隨虜去猶可得一活命也不祥之語以爲常
談而近益甚洶洶皇皇莫保旦夕及今不爲設
法處餉速行收濟而待一旦內潰爲夷狄驅而
噬臍無及矣該鎮上年分京民二運糧餉尚欠
四十四萬有奇撫臣具疏催討該部悠悠不行
處解近復有借發帑金之疏決何以來未否
皇上省覽惟節見兵部題發薊鎮軍餉先蒙

聖旨允發太僕寺馬價銀五萬兩戶部湊處十萬兩昨復蒙
允借太僕寺馬價十萬兩戶部湊處十萬兩解給該
鎮是已
洞鑒邊警之甚急而軍餉之委不可緩矣倘
俯念遼鎮危急借發帑金聽該部如數扣還誠爲便
益如或未蒙
命允乞比照薊鎮事例借發太僕寺馬價十萬兩該
部湊處十萬兩速解遼鎮以救一時燃眉之急
不然而遼軍自東征稅監相繼騷害若倍于薊

本折銀糧向無實惠窮倍於薊平地守禦寄命
虜口危倍於薊該部額餉十欠其七多倍於薊
墻垣不守遺笑門庭重倍於薊之情而當憤憤報
爲亂騎倍于薊以種種倍薊之情而當憤憤報
讐之虜此莫非軍士而我之糧餉獨少獨遲顧
若此蓋從古以糧賞不均之故彼此相形而激
變者亦多矣是可不爲之深憂耶臣又願
皇上責成部寺諸臣無急薊而緩遼無救薊而棄遼
一視同仁剋期給發以定人心而無致有內潰

之禍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俯下該部議覆施行而至於臣前所言墩壕城
堡軍馬器械倉糧等項一壞至此
皇上見之必有惕然心動者夫拯焚救溺此何等時
而事體久壞於因循人情每推夫時勢略刪舊
套全欠新圖即如軍馬一節臣曾疏革羨餘爲
補軍計矣而軍未見補也曾疏劾馬價爲買馬
計矣而馬未見買也臣初以爲無軍無馬耳及
問地方官軍皆云軍在各千百戶名下多賣放

及勢豪所霸占若上司肯爲印官作主不聽其
誣捉則久者可勾十之四五近者可勾十之七
八未嘗無軍也又云近因營堡專靠夷馬俵給
土產者無所售盡與朝鮮貿易每月中江九市
每市二三十匹歲過朝鮮者約二三千匹未嘗
無馬也由此以推遼左雖是在在凋殘件件狼
狽然尋頭看緒隨事設法豈遂不可下手而在
事諸臣每遇難阻滯礙之處輒姑置之不欲問
嗟夫時至今日顧安得見成事體而使我安然
坐享耶補偏救弊革故鼎新及今圖之已覺其
晚若復不圖數年之後奴會愈加强盛妄萌故
業之思虎墩兎憨能統大衆再踵祖父之惡東
馳西擾有雖欲爲之而不得者矣近見本兵新
任條陳內單舉實遼左一款蓋眞見情勢之危
急有不得不急爲之所者伏懇
天語叮嚀嚴行申飭在事諸臣速將前項着實料理
事事見新無徒咎頭過眼以偷旦夕仍倣漢廷

勑問督撫諸臣額伍作何勾填戰馬作何買補軍兵
作何訓練器械作何製造城堡墩壕作何修治
戶口作何充實屯塞作何圖保棄田作何墾種
屯田鹽法作何清理牧馬驛遞作何調停何事
冗濫可以裁革何軍孤危可以增添一切興革
事宜多方諮詢會議妥確逐款登對伏候
聖斷而又定之以規則程之以期限載之以考成久
之以事任爲期於必成而無畏難苟安以窒底
績謀期於久遠而無支吾目前以飭近功則事

有責成人無推卸三五年後廢墜不起治化不新元氣不實威武不壯而夷狄不畏服者臣不信也臣閱視事竣例有條陳獨討按臣所言者而督撫多不欲行前按臣所言者而後按臣亦不依行視

聖旨爲虛文等咨劄如故紙徒費筆墨無益事實臣惟與督撫公同會議則條陳不爲空言撫子有所交關臣即差竣而有督撫在督撫即欲寢而有考成之有後之按臣在督撫按臣即欲寢而有考成之

患無其時今督撫鎮臣皆憂無難爲之事而患無其人不患無爲事之人而功令在誰敢因循自取罪戾臣嘗謂天下不患國奉公忠愛廉勇極一時之選而又同時受事無前後彼此之嫌臣以不才幸際其會苟有空隙一介之知亦不敢不盡文武同心機會難失此亦遼左更新之一時也故臣愚不任惓惓或云遼報方殷未暇爲此不知圖上方略原與戰陣不妨而自治强實更於敵愾有濟五兵之用全

在精神

聖諭一行人心震動惰可使奮弱可思勇尺一之紙賢於十萬之師遠矣又豈非今日用武一大助哉內順治而外威嚴安邊境而立功名國家之利也封疆之利也諸臣之利也伏惟

聖明裁察緣係遼左情勢危急乞

勑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萬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奉

聖旨後該兵部據揭題奉

聖旨遼左孤懸三面防虜民困軍疲朕甚軫念秘銀准留充本鎮餉用以昭朝廷嘉惠窮邊體恤元元至意軍餉匱乏着照薊鎮例發馬價銀十萬兩户部湊處十萬兩作速解赴該鎮充餉備用馬價銀仍着戶部補還其戰守事宜督撫鎮守官務要相機進止不得操縱生事亦不得怯戰示弱其餘修

寧前道給由疏

題爲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右參政謝存仁呈蒙臣批據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馬拯呈稱本職見年五十歲山東濟南府武定州人由進士萬曆十一年八月內除授河南歸德府寧陵縣知縣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丁母憂服闋十七年十一月內復除直隸順德府唐山縣知縣二十年二月內陞湖廣襄陽府同知本年九月初

四日開本生母喪題

准給假治喪限滿二十三年四月內復除江西饒州府同知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聞本生父喪復照例給假二十七年四月內復除山西平陽府同知三十年十一月內陞大同府知府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推陞遼東寧前兵備副使四月十五日到任今計自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起至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止連閏共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例應考

滿應將行過事蹟合候明示備造本冊親齎赴
部聽考緣由蒙批分守道查報蒙此又蒙巡撫
李都御史批仰分守道查報依蒙查得副使馬
拯前項歷俸年月相同例應將任內行過事蹟
撰造文冊赴部給由看得本官氣韻凝山涵海
才誦學玉堅金克詰戎兵好以暇好以整信義
尚懷於虜寨允綏來蒸赤時而剛時而柔稜釆且
襲乎機暗勞甫奏於保釐望已懸於節鉞稱職
本官自蒞任以來心無日不在於民慮無時不

周於虜屬兵秣馬每見敵以生風經堞刈薪稔
悉虜人而滿露備嘗勞苦綽有功能今歷俸三年
例應給由但該道所轄地衝邊長事務繁重加
以歲荒餉詘一應兵馬錢糧修築邊墩城堡打
造軍火器械監督稽查一時難以暫離況有加
陞久任之例似應照例加陞二級仍留照舊管
事等因到臣據此查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
內奉都察院劄付准吏部咨為優處邊方官員
以固疆圍事該本部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遼

東等九鎮兵備官員風霜艱險比之腹裏兵備
苦樂懸殊腹裏兵備三年考滿既得敘遷又得
善地邊方兵備三年考滿陞職止同腹裏又多
仍留在任若不破格優處非惟人情有不均之
歎實於治體關係不輕該本部議得前項兵備
官員若三年考滿保留到部查其任內所管地
方平時操練修築屯種果有成效有警收斂隄
備調遣果無疎失者是為卓異許陞二級供職
平常者止照常格遷敘等因又萬曆四年五月

內奉都察院劄付准吏部咨為酌議邊臣考滿
事例以昭激勸事該本部題各邊兵備官員較
之內地勞逸本殊故三年考滿特從優敘以後
三年考滿本部查其人品政績果屬卓異者方
得照例陞俸仍舊供職平常無過者亦止照常
敘遷等因各題奉
欽依備劄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該臣會
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
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

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考得整勑寧前兵備副使馬拯品格端誠凝遠才猷整練沉毅夷虜歸心軍民懷德稱職委應照例給由但遼左孤懸爲甚寧前衝險尤極西聯幾輔東接廣寧外禦强夷內撫疲卒責任殊屬艱鉅況今邊方多事不可一日缺人賢才難得豈能使之離任相應遵例保留伏乞

勑下吏部查議行令本官照舊供職止將攢造牌冊送部查考應得

恩典照例

請給施行冊照本官歷俸三年勤勞萬狀居常奮武投文卓有成效遇警殫心竭力萬無疎虞至於調停稅務尤極苦心撫摩災民眞如慈母即部院所稱卓異何以加焉似應照例超陞二級以示酬勸伏候

聖明裁奪緣係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酌東西情勢疏

題爲狡酋近狀叵測乞酌東西情勢審進止以伐虜謀事今三月初五日東虜奴兒哈赤差部夷千骨里牧牛二夷齎印信公文二角俱爲下情事一稱裏邊如要張其哈喇佃予須有

皇帝印信公文與我即行送進以討陞賞一稱北關那林孛羅與西虜做親同心作害搶開原地方又順帶西夷赴市買賣這二心賊夷臨近居住不得安穩你天兵我夷兵夥同赶他遠處去罷

有西虜兵馬我奴阻當有開原往南到江沿爲止邊界地方我奴一心主正看守等情到臣臣不勝駭愕即以大義諭之曰海西與爾建州俱是二百數十年忠順屬夷縱有罪過

中國自興問罪之師何需爾兵且

中國天覆地載似此忠順屬夷尚被別部侵害尚當扶持何忍自加之兵千骨里即問臣有人侵害北關東邊還顧他麼臣謂如何不顧聲爾奴曾被人侵害我

中國念爾忠順豈忍坐視昔朝鮮爲倭所逐我

中國不惜數十萬兵馬往援以復其國者此奴酋之所知也歸語奴酋毋得妄生他念二夷遂唯唯辭去及初六日又據廣寧備禦鄉儲官王爲

拏獲奸細事內稱盤山驛捉獲夷人一名番谷係奴兒哈赤下部落供稱正月內奉奴酋差遣因新撫鎮初臨奴酋畏懼興兵征剿差本夷粧扮漢人綢帽襖袴鞋韈使人不疑往裏探聽臨

行又屬付有人識出你只說是降夷吳把太一枝窩來投奔夷主恐怕開口發著送回夷寨加害等語隨拘夷官吳把太即王盡忠面相質證原不相認細加嚴審方纔供吐是奴酋部落彼酋見有精兵二三萬又西虜失勒指帶領部兵一百家發投建州住牧奴酋又會合騷達予約於朝

貢夷人回巢畢日興兵犯搶故叫本夷前來探聽裏邊兵馬消息又稱同行夷伴有名忽失塔者

前後差來在河東打探約說他先去報信不知
去否等情到臣臣又不勝駭愕除檄行道將一
面密加哨探一面整飭武備仍戒令勿自張皇
以速其釁外及二十日臣閱視至潘陽復據開
原兵備副使石九奏稱職數日內偵得建夷
情形或二三百一營或一二百一聚俱散布猛
會舊寨叩之云我都督與二都督速兒哈赤近
日不睦恐二都督走投北關令我們在此防範
職蓋有以料奴會矣旬日前職聞奴會因修自

已寨城怪速會部下不赴工問其故則云二都
督將欲另居一城也奴會怒甚將速會之中軍
並其心腹三四夷立炮烙死仍拘繫速會如囚
今且聲言防其遁投北關也狡哉奴賊百計以
圖北關而不得則爲此內應外合夫此賊方蓄
與豈肯自殘手足即自殘豈肯急自宣揚職諭
北關業有所以待彼等情到臣益不勝駭愕
噫奴會豈嘗須臾忘遼耶奴會不忘遼其肯須
臾忘北關奴會之計豈不以爲吾欲圖遼而不
合西虜之勢則恐已之獨力未必速得志於遼
遼未可圖也吾欲合西虜而北關爲之中梗不
啻而嗑之西虜未可合也吾欲併北關而且議吾後北關未
事遼無事則能爲北關援而且議吾後北關未
可圖也是故數年以來子女財帛所以蠱惑西
虜者無所不至所以挑剔西虜使其讐北關而
恐我
中國者亦無所不至竊竊馬惟恐西虜與我兵端
不開而彼不得乘機以爲所欲爲自去春有慶

雲之役而河東之兵端開矣去冬有哈流兎之
役而河西之兵端開矣兵端一開因而乘西虜
恨我之卻以合西虜因而乘我有西虜之急以
併北關而圖我將無所不得志焉而奴會就中
取事欲收漁人之利矣夫人方欲收漁人之利
而我且爲鷸爲蚌與強盛莫當之虜爭一旦之
命不勝則禍且目前勝則我力已敝而奴會乘
其後其庸有濟哉自插漢聚兵報讐初得此報
人皆爲河西危而臣獨爲河東危何也西虜雖

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財物而止無遠志而東虜城郭田廬飲食性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也西虜與我界限頗嚴尚不知內地虛實而東虜舊規講事止在關上關吏爲之轉達自舊撫鎮玩寇以來給銀牌數面與千胥里等任其出入且戒驛遞毋阻阻者輒聽夷稟而加之罪以此往來月無虛日領每住廣寧輒數月如家庭然凡兵馬之虛弱錢糧之匱乏城堡之坍塌地形之險易與夫民窮思亂而欲投虜之狀無不周

知而習熟也西虜勢散糾合亦不易鶩縻亦不難近講賞各夷親對督臣云拱兎是學好的又不曾進犯遼東如何殺了他守邊的達子一百五十名可見前日所搗巢止是拱兎一家諸夷未必盡與我撫猶可設法解散而東虜則擁兵數萬人心號令皆出於一非烏合而輕於聚散也向雖知此酋有異志然或稟在數年之後乃自得地以來疆土日闢愈見跋扈今觀其所爲之使洗其羞而平其恨則拱兎亦未必不聽如若此恐此舉動亦不在遠臣何得不爲河東危

臣兩月前曾與鄉紳劉御史論遼事以爲河西既急奴酋乘此必來欺我我不得不聽從且奴酋向乘此必以秋賞挾我我不得不奉承宰酋來不敢併北關者猶慮我援而北關猶力與奴酋抗者亦恃我能爲彼援耳今若乘此取北關則北關無援必爲所併而東西二虜合則遼必危其與本兵書亦曾微寓此意有奴酋乘此欺我東西俱急之說而日者遼左情勢危急一疏又嘗惓惓焉蓋已慮及於此矣爲今之計西虜之懸斷不可深北關之援斷不可孤東虜之計斷不可墮而深西虜之孤北關之援正所以墮東虜之計斷不可誤近聞督臣宣諭東西大虜東西大虜亦各赴薊門講款似有機括夫薊既得遂以息肩遼豈可代薊而受禍亦應亟遣開使宣諭虜王子以中國二百數十年豢養之恩約束部落令其解散雖有拱兎一家亦無能爲而仍用好語以慰藉之使洗其羞而平其恨則拱兎亦未必不聽如

此則西虜一散而東虜之謀可伐也去年誘殺宰酋之謀奴酋遣人密報宰酋得脫而又因此以間北關謂實知其謀不以告也宰酋遂因此感奴酋恨北關近奪北關馬百數十匹又欲會合奴酋同搶北關以雪不告之恨近者開原道密爲宰酋曉諭宰酋始與北關稍解今亦遣夷叩關乞款臣以歸我掠人太火駁行該道再議若使此酋尚可羈縻仍復北關勠力之奸以牽制東夷使不敢發難而東西之勢不得合則東

虜之謀可伐也挿漢宰酋既不與我爲難我得乘暇以修戰守之備而又歸其奸細以諭奴酋謂爾酋實忠順而此人妄行離間歸爾誅之以明爾二百款十年款附之誠奴酋既見疑無可乘謀復先覺則其氣自沮而東虜之謀可伐也然而自勝勝人之道實不出臣前疏所言勅問當事圖上方略者近是若智不出此而徒敝敝焉與西虜從事則強敵在前有折衂之辱狡酋在後有掩襲之虞臣實不知遼之所終矣臣嘗歎今日中外事體好博虛名而受實禍不問情實如何但存體面及其事難卒業又不難貶

以狥之併其虛名而有所不暇顧今邊臣諱戰久矣忽得遼左出塞一戰正宜藉是以揄揚武功震疊房衆而臣又爲是解釁息爭之說似不可以爲名然而究竟實不出臣言所料者即如近日覆勘疆界一節臣思房不可啓禍不可速已棄之地既難以徑與東夷爲讎又恐以啾圖挾復開隙第云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退

還者而爲是姑徐徐云爾之說至於碑文辱我中國於體宜毀加賞原爲存地地去賞存於體宜革此則所謂名者亦稍稍存之雖待夷狄之術或不宜屑屑計較而所以存中國之法待中國之人者自不得不出於此乃當事猶以未建萬全之策而輕挑犬羊之怒爲非計其慮禍甚近其憂患甚遠臣甚服之而亦自疑其虛名爲不足顧也者夫虛名而果不足顧也則無爲修

言絕漠深西虜之舉以爲東虜資而講求所爲萬全之策斯可矣事有緩急禍有淺深伏惟聖明亟下該部而酌審進止焉緣係狡酋近狀叵測乞酌東西情勢審進止以伐虜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嚴尚謹親齎謹題請旨。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論捷功異同疏

題爲捷功議論異同謹據揭直陳以備查勘併及

鎮臣求去情狀乞

賜部議以重緊急軍務事臣閱視至開原接邸報見鎮臣張爾基參論遼東總兵杜松去冬出塞殺款及今春折傷士馬情節除屬臣查勘者臣自秉公執法務求確當回奏不敢有所枉縱以蹈欺罔之罪至於謂松輕貌撫按狹侮司道臣實不任惶愧夫按臣奉

皇上威靈攬轡一方而山嶽不動搖者且爲溺職況乃爲人輕貌按臣而爲人輕貌也溺職更甚夫揭櫫之役地方實有異同臣爲按臣不能痛暢盡言而使他人言之雖謂松輕貌臣也可臣見寇已臨門用人爲急不得已委曲爲地方計而不敢輕發以致僨事雖謂臣受松輕貌也亦可顧松雖麤戾實奉臣唯謹不敢輕貌臣也臣見地方破壞千條萬端只圖修備自強何意援剿致寇遂爾誖亂卒難收

拾故臣與相知者有教人沒奈何之語蓋沒奈地方何非沒奈松何也初塘報之以哈流兎提至也臣不勝喜及寧道馬拯揭報所殺爲拱兎屬夷而臣不勝懼矣後寧道同各道見臣於遼陽臣問其故初不肯言再叩之憂愁苦澁而終不欲盡言臣衙門驗功疏例止

題

知臣特請

旨責成凡殺獘之異同鎮道之參商與夫官軍不待

勘而急索賞之狀亦既粗具其梗槩矣是時寧道與諸生各揭未至故臣言止此其後關西傳報者稱該鎮所殺爲稍大成來軍大等家達子與該道所報不同臣疑該道之誤因以誤臣而入之疏也徇問之無何而寧遠關學生員林元吉等以梟揭至矣無何而該道復臣之稟揭至矣又無何而該鎮之辯揭亦至矣據諸生揭略謂自萬曆辛丑拱兎貴英叩關請款許開木市不爲遼害先年門禁鎖鑰已出申歸民不獲耕

自是蚤夜力田矣先年民間田土離城三五里者俱屬拋棄自是開墾新安堡葛家小山等處荒田約幾千畝矣先年虜入內地潛伏皂隸山亂泥塘等處虜掠往來人民自是行旅載道矣先年遼堡夜役十虜三四農民耕穫十掠八九今彼爲我藩籬此輩得免於荼毒矣先年軍士身不解甲何暇修工今得乘隙修築城垣墩臺路壕矣先年出境採木五營兵馬防禦猶不能保今任採取薪諸民以資撫賞矣先時樵採無

所出民有毀室棄物以資炊爨者今不時開山任樵取自往柴不可勝用矣先年松木房料雖尺長寸短難得充用今夷人載大木而來民以布交易且便且賤矣先年虜入所掠人畜動幾百計今彼預先報我得以收斂虜之不肆狂逞皆其力矣先年虜酋潛伏夜入炮火稍不嚴明而罪坐堡官謫戍深爲可惜邇來虜爲我司夜汗馬之勳得享世爵矣今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取看遼屬夷而撲殺之不惟無以懾虜酋之心

是自撤其藩籬也昔之十害不旋踵矣夫以
中國堂堂正正之兵而務爲搗巢掩襲計業已詭
矣曾不加一矢於境外之酋反縮首喪氣而回
乃殃及於屬夷之妻子且執縛禁錮然後誠斬
觀者莫不痛哭流涕屬夷何辜妻子何罪亦慘
矣今見報稱酋長糾衆十萬欲向寧前報讐夫
寧前何讐之有撲殺屬夷酋之爲厲即奉部劄
行令搗巢亦當相其機宜看其形勢準諸輿情
況部院之意蓋欲解薊門之危使之狠顧寒冬

大雪胡馬難行虜酋原在巢中不曾擾挾內地
安得借口搗巢而殺看避屬夷也且未出境外
何見巢穴未見巢穴先報首級衆實有口胡可
遏也蓋言該鎮未出境外所殺皆看邊屬夷且
執縛禁錮而後誠斬爲可愍也據寧道揭畧謂
稍大成者在薊鎮則稱此名在遼鎮則名小歹
青與把兎台吉俱屬拱兎姪男此同一部落也
若據杜松彼時所獲首級則身未離邊已殺長
嶺沙河椵木衝三堡一十八家大漢缺四擺洪

太耳吉耳本住牟羔子同漢字羅奴太擺等男
婦五十一名口又殺松山寺堡孛太占可太火
什太刻立伴把喇氣邪來住教拜答大擺戶并
男革太併妻與母老吳邦什十三名口孟宗孔
同弟孟四回灰山堡探親以酒誘殺胡奈併十
二歲男花太二名又殺寨兒山八他奈喇卜戶
哈勝老四招不浪并妻童狐狸并
妻與十三歲男五歲女共十二名口又遊擊于
守志殺臥佛寺曹善友男婦妻子二十餘名口

內多係漢人又截殺討賞洪郎中梁五子男梁
大漢郭善友男郭大漢等十名搜搶原賞蟒段
布疋等值銀三百餘兩無存又分頭搜撲近邊
零夷方足一百四十六名之數俱是拱兎看邊
屬夷併隣邊部落回至中左所鎖牽中軍楊松
年索要花紅賞功無奏將山西布客任國聘當
時打死此俱的的不妄若所云一字陣二字陣
并奮勇衝殺等語吾誰欺欺天乎蓋言該鎮身
未離邊所殺皆近堡及寺僧之屬而擺陣衝殺

爲虛僞也據該鎮撮畧謂職始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提兵西行援蘇二十四日未睹於長嶺山出塞二十六日進逻往回三日斬馘一百四十六顆已經巡按驗明萬目昭彰會疏已悉不意寧前道副使馬拯挾憾揭帖指職身未離邊即報殺虜又云所殺者長嶺山沙河假木衝三堡一十八家大漢趺四龍洪大等看邊虜並無一字陣二字陣等語職聞之不勝駭異其間誣捏無影之事職不服辯即以該道所揭爲

殺虜或之言職殆有不容默默焉者夫薊遼連年受害全是沿邊守口夷人爲彼耳目探我虛實如賊欲搶掠彼即引領而出我兵追逐彼即阻絕其入而據掠人口逃走到邊彼又遮截挈回復讐與山後夷人此之守邊果爲我守乎抑彼自守乎今一劍之後毋論虜賊遠遁而回鄉者絡繹不絕此守口夷人果當殺乎抑不當殺乎且大兵一出迎鋒即殲遇虜即殺豈暇問其款與不款又安計其守邊不守邊乎夫近邊者難保不殺而邊外者難謂非賊況在二百里之外哈流兎對陣之逆賊而亦以爲守邊亦以爲不當殺將誰欺乎職在連山時有來掌大心腹郎中龔學文乃薊鎮書識投虜賊也爲來等前討賞探我虛實職拏住審取犯搶薊門東虜助逆根由口詞在卷職恨割一耳送該道再審而竟放之去矣此等逆賊果可放乎抑不可放乎至於無一字陣二字陣之語尤可怪焉職調度傳令分撥旗鼓千把總史光祚等帶領真漢

夷丁三千爲一字陣職與副總兵李芳春參遊李繼功于守志高貞等統領五千兵爲二字陣彼時一字陣官軍出二百餘里未回該道中軍祖天壽及寧遠署參將事楊暉帶領家丁遠接一百餘里此衆目所共見者而謂無一二字陣暉祖天壽等亦有斬獲首級傷亡軍丁此又從何得乎職備查該道自三十四年五月蒞任以來每年糜費撫賞明增暗與不下三四千金皆出刮削民賦軍餉尅

減馬價充數以致民不聊生軍皆枵腹馬無實
用此無非啗虜使不我犯也又卷查寧前一帶
以該道三十四年到任起至三十六年終止大
舉小竊七十餘次殺虜人口馬江韓志正李三
漢等共七百有餘除零星殺虜男婦丁文舉史
三兒袁得義等一百五十餘名口月日不開外
其大者如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大舉入犯
前屯殺虜男婦趙廣劉二袁大千等二百餘名
口三十五年八月初八日入犯中右所殺擄男

婦劉進忠沈現于木匠等一百八十餘名口本
月十一日又犯中後所殺虜男婦李妻戴萬山
王守祖等二百餘名口是月十五日前屯瑞昌
堡守口夷人探知守堡官張朝相差人搬取家
小引領達賊六十餘騎埋伏溝內將張朝相妻
女趙氏等三名口并跟隨軍士丁必等六名官
馬九匹一股虜去即如去年十二月內職未搗
巢之前初七日虜賊二十餘騎竊犯寧遠與水
縣堡虜我軍餘曾進等三名又二十二日達賊

二百餘騎入犯鎮靜堡殺我軍十
王蠻二等一十四名射死官馬一
墩軍徐萬二等三名官馬八匹牛驢八隻頭該
堡乃馬市關口諸酋吃賞貿易之所尚爾狂逞
如此撫按參疏各路開報呈文具在歷歷可查
者欵虜顧如是乎夫虜三年之內殺虜我人口
七百之多該道竟無一言以雪生靈之憤而職
爲地方纔殺逆虜一百四十六顆而該道即謂
職殺欵而偏護之何視我生民反夷虜之不如

乎且地方失事副將姜顯謨參降矣備禦楊松
陰提問矣遊擊趙之牧吳貢卿等見今亦提問
矣該道安然高枕宅不相干三年考滿超陞二
級而猶曰逆爲欵不欲以一矢相加遺該道之
意其必舉寧前之民盡屠於虜而後爲不欵乎
抑必將職殺虜者與失事者同一參處而後爲
快乎細思職與該道原無深讐祇因該道見廣
寧道缺出心欲得之令職在兩院處贊成嗣聞
地方人言皆謂其年逆七十軍民不服因辭以

力不能爲該道遂恨職怨職大肆含沙之口造出誹謗之言以私害公而置封疆於不顧也蓋言該道任內殺掠人數見欵虜之該殺而以該道不得廣寧缺爲挾恨也時臣即欲據揭直參已復思之虜方屯聚報讐正緊急用人之際而臣一發其揭則鎮道必再鬨該鎮性不能耐必杜門乞去杜門乞去則三軍無毛虜一乘釁而入無人捍禦而地方必坐受其蹂躪則臣何忍且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該鎮去而虜猝至後來

者一或不支則人將追論曰若松在豈使胡馬至此惜按臣不能少待以盡英椎之用而致有今日耳則臣又何敢況是時勘剳已到或功或罪總不出臣締結無容再陳以滋煩瀆因將三揭併行代巡道事關鳴泰查勘而復以剳遣之曰茲事異同猝難結局今但明實查覈而少需之虜恨未已四五月間必大舉入寇若該鎮再獲奇捷縱使殺欵情真前後併應功論次捷則功過相準無功則前後併應罪論必如是而後

勘案可結也蓋以存國家賞罰之權以責文武寅恭之效以展該鎮未竟之猷而支地方目前之患臣之苦心委曲意盖如此但得地方苟幸無事臣即以今日委曲之心胥他日扶同之罪亦所不惜乃今者事勢人情已至於此臣又何所容其委曲而不據揭

明言請旨行勘耶今該鎮決意求去矣初三日移臣手本內叙病勢阽危情辭頗切欲臣速爲題請更代除聽督撫會議外隨還書勉留之盖該鎮正月內杜門臣以書促之而即出三月內杜門臣又以書促之而即出意令書可復挽其去志及初五日據坐營中軍遊擊崔吉稟報有不勝其驚駭者報云三月二十八日杜鎮守接見京報參論一慟中痰倒地許久方醒至二十九日將冠帽員領玉帶帳房宮轎執事旗號并盔甲弓箭鎗刀器具衣服等件搬在大堂前望西南叩頭用火燒燬即喚直日捕盜官替尋棺木送進

隨閉門臥炕撫院部道俱來看視不起等情異
哉該鎮身爲封疆大臣去則去耳卽有蓋世奇
功
國家自不虧負地方自不揑沒有何寃抑悻悻然
效匹夫匹婦之諒而爲此舉動也方其小有俘
獲也旣以主將衿功今日催撫臣明日辱道臣
而唯恐叙賞之不速及其屢有損折也不以主
將認罪今日殺官軍明日陷城堡而弟諉探報
之不嚴迫至情見事露爲人所指摘則又裂冠

毀冕故袭狂疾自拌性命示人以必死之形而
恐人以不敢犯之狀似此舉動無論該鎮決不
肯爲地方一日留卽有憐該鎮之驍勇而欲留
之以盡英雄之用者亦安得以軍機大事而付
之狂疾人之手乎臣二月中見其軍民愁怨文
武憤恐移書中外當事諸臣密有更換之意似
多不以臣說爲然其後虜頻入犯議動僉難臣
是以不得不出於委曲優容之計以全地方而
權收其用乃該鎮亦漸就臣之駕馭而不敢輕

動臣竊爲地方幸倘使聞言自愧愈以封疆爲
重加意戰守之策卽不然而杜門靜聽處分臣
亦易嘗不肯終始委曲之而不意其驁桀難馴
竟作此態也此雖當事諸臣護惜之過而優柔
不斷臣實誤地方臣罪實當誅豈徒以爲人所
輕藐而溺職已哉目今戰不成戰守不成守款
不成款草長馬肥虜再大舉事已急矣時刻不
容緩矣君皇易將本爲所難倘寢臨戎實則不
便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酌議亟准杜松回衛調理速推謀勇
賢將一員前來到任管事如以緩不及待查照
本鎮先年總兵楊紹勳被論革任亦曾題奉
欽依委協守副總兵代管事例將西協副總兵李芳
春先行代署俟新總兵到日徑自交代其西協
事務容臣會同撫臣選委閑將一員暫行料理
至於鎮道及諸生三捷事體亦聽臣查勘與叙
功覆疏從一歸結施行緣係提功議論異同謹
瘵揭直陳以備查勘併及鎮臣求去情狀乞

賜部議以重緊急軍務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李萬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八日
奉
聖旨杜松已有旨了其餘事情該部看了來說該兵
部覆奉
聖旨是該鎮虜迫撫按官有備禦方略各條奏來
看
按盧疏稿　卷二　六

查叅大勝堡失事疏
題為邊堡失事重大謹據實查叅併及早收拾敗
局以收孑遺事三月初十日虜陷大勝堡殺虜
軍民臣當據塘報題
知比撫臣李炳恐疏報遲悞亦據塘報查叅失事
官員聽臣核勘矣撫臣慮該將于守志開報
不確特差旗鼓官杜承宗往查之復行巡道
嚴加查覈而臣檄該道轉委通判戴章甫亦
誠以軍民既遭殺虜不宜復沒一人姓名乃
按盧疏稿　卷二　七
杜承宗一查除各營陣亡官軍外該堡殺虜
官軍人等三百八十五員名戴章甫再查則
比原數多一十六名造冊轉報竊謂此數的
確無俟再叅及聞之道路有謂虜去千數百
人者有謂各官往查于守志細打各軍不令實
報者有謂于守志坐占堡軍無人守禦因而失
陷者臣因提杜承宗及堡軍黃得玉崔良宇貴
等至遼陽親自審問據杜承宗揭稟三月十二
日蒙委大勝堡查驗堡軍李得功等六十餘名

原係于守志假調充爲夜役名色向占錦州認辦
又各膽臺走報軍士三十八名俱未被虜比拘李
得功面審約供男婦千餘方在實報間于守志恨
將李得功徐自強余住張得伏四人各責三十棍
後遂畏刑荒報前數欲復研查恐慢塘報及十五
日走進回鄉朱應順張元祖二名呈解撫院審於
職報原刑並無名姓皆因于守志責打報役以此
遺漏是的又審崔良等供稱堡軍二百零八名尚
存一百零七名未被殺虜除各哨臺擱踪監臺看

路等項公差五十餘名外將官假以燒灰織蘆
庄頭木匠選鋒擺撥名色四十餘名占在錦州
伺未發堡本堡軍餘男婦及僱工看親買賣等
項實有一千以上人數因畏將官責治不敢盡
報及問以當日赴堡之狀則稱是日天亮房進
日出圍堡已時攻陷男女搬磚打賊力竭見無
兵馬來救人心慌亂以此被赴時饅頭山臺軍
見于守志人馬久到蔡家屯大呼快救守志反
將人馬退入屯圈不出已而戚家營軍至已而

正兵營軍至當先直入守志方纔纔進而是時
堡內軍民久已虜出墻外矣比軍馬進入山口
被賊衝斷守志引軍先奔北山奔不及者被賊
追入山溝盡行砍殺獨苦正兵營及戚家堡兵
馬自知必死抵命廝殺自午及申虜始退去是
日守志原未被傷錦州北原非當陣被殺守堡
官耿尚仁被虜支解而死原非順虜等情臣審
及此不覺據几痛恨而立欲按劍以撲于守志
也當堡被圍時多一人即得一人之力而于守

志則占役四十餘人不以守堡也當堡望援時
得一聲援信息亦足以壯堡人之膽分虜衆之
勢而于守志則逗遛不進也當賊衝殺時儻與
正兵營合力併命雖于堡無救而於軍必無損
于守志則引兵先奔而卒之奔死與血戰死者
相坪也玩寇殃民誰爲路將而猶誣人以順虜
匿敗以爲功于守志即何逭於一死乎總兵杜
松徼出塞之奇功貽地方之慘禍殺屬夷以深
虜恨驅生靈以委胡塵速怨挑釁致有今日而

徒責偏裨以塞咎扯道臣以分過杜松可晏然於一去乎嗟夫謀不慎始患不慮終忽動干戈輕撩豺虎而曾不計夫虜衆我寡虜強我弱虜怒我怨虜直我曲虜聚之無所不入而我散之無所不防也當是時杜松驕且悍固敗不驕且悍亦敗蓋不待陷城覆軍之日而已知其有此矣臣於杜松又何誅哉惟是今日之事不難罪諸臣以謝地方而難解虜譽以弭禍患不難徐議戰守以圖後功而難亟示羈縻以收敗局臣

謂天下事既從誤處作壞還從誤處收拾猶可救其半而不然者壞且至於不可言夫謂殺款爲無傷而忽議搗巢前日之所以誤也因搗巢以致寇而復議款賞今日之所以救誤也頃兵部議復款以脩戰備而督臣亦以插漢諸酋俱聽薊門撫款復差通官往諭虎墩兎罕及黃台吉拱兎三大酋爲遼講款業從誤處收拾而思有以維其壞矣顧部院雖建主款之議而地方尚無任款之人籌邊者雖知復款之是而持議者尚護搗巢之非夫寧前道馬拯之見侮於杜松也豈有積怨深忿哉不過以款不宜殺一言拂松意耳以前日之捷觀之似乎搗巢之爲功而馬拯爲害成以今日之敗觀之畢竟守款之爲是而杜松爲開釁然則大勝堡失事之根因在搗巢在殺款不在鎮道之不和亦明矣乃前者伸松之說既易拯以避松今復以憎堡之故欲併議拯以分失事之擔而護搗巢之誤則議論不一是非不明誰敢復爲地方任款事哉馬

拯老成持重以至誠內綏軍民外撫夷狄拱兎信附烏雛部落零竊而腹裏尚多盜賊雖撫賞歲費三千餘金而廣寧歲費數萬計尚見侵擾雖三年內不無失事而試以未款之先及今殺款之後衡其小大重輕其勞亦未可沒也今據地方公論皆願留拯任款以撫拱兎而議亦中寢矣臣謂已陞欲去之官義固難留方張未艾之虜勢須亟撫拱兎雖犬羊乎而試觀其搗巢於寧前地方報讐於廣寧境內恩怨之間亦自

明白竊幸有此機軸在拯尚可轉移遂於請官
署印詳內批留三月必待款事已復新官已到
而後許離任蓋令日任款之人可以收拾敗局
者斷斷乎非拯不可者也臣曾聞拱兎自以款
附見剿不勝憨怒云杜總兵無故殺我邊夷我
必將他邊堡盡行屠劫而後已今其言驗矣廣
寧前一帶邊堡男婦拋家棄業紛紛避難數
月以來哭聲載道僅留軍壯守堡而堡城率多
坍廢守者皆無固志且不獨此也臣閱開原時

牢賽煖兎各遣目夷獻馬稱款而臣亦慰遣之
唯唯聽命及臣離浹旬以來開牢酋擁衆欲與
煖兎爭賞先後若賞不得先不與煖兎厮殺則
必復搶開原而爪兒兎糾合卜兒亥卜答禾等
十餘頭目圖犯開鐵遼瀋間又屢見告矣奴酋
聞那酋死即日焚香謝天椎牛數百頭大犒部
落領兵而北假修南關舊寨為名以圖北關而
又率部夷七千騎進屯廣順關口踐害靖安堡
一帶田禾以逼開原臣恐牢賽奴酋東西勾合

亟行開原道密諜牢賽等營設法講解未知妥
否若講解不聽而開原去奢二千餘堪戰者不過二百人瀋陽如之鐵嶺及
遼陽協守營亦各不過三五百人而止蓋各路
兵馬素不訓練凡遇有事惟恃正兵營之大軍
以為援耳今大軍為拱兎等所糾奴酋牢賽等
明知河東之單弱而大軍之不得東也以此逼
挾踐踏無所不至開原官軍觀望騰落求于待
盡夫孰使東西虜衆一時猖獗地方禍殃一時

奏逆則搗巢之流毒又豈但陷一堡殺虜一二
千人而已哉開原之危甚於廣寧廣寧前十倍欲
解開原之危必須廣寧前款事速成然後得
分標下大軍以為應援臣所謂及早收拾敗局
以救孑遺者非獨為廣寧前計尤所以為開
原計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將臣所參干守志等失事情節
行臣勘覆以正其罪寬馬拯新任之限暫留寧
前三月速完款事仍擇推賢能曉暢邊事者一

員前來代任至於開原危急作何救顧欲分兵而西事未弭欲添兵而緩急無濟欲調遼瀋兵而沿河虜衆雲屯自顧不暇欲調薊兵數千防廣寧寧前分廣寧大軍二三千助開原而往復商確薊兵至今未見過關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尤不可不亟亟處分者也臣職按閱不宜數言軍旅而地方緊急之狀不敢不以時

聞伏惟

聖明裁斷緣係邊堡失事重大謹據實查參併及早

收拾敗局以救孑遺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初四日

議留賢將疏

題為議留賢將以慰人心而裨安攘事據整飭開原等處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奏呈蒙臣批狀據鐵嶺衛官軍商民徐國臣咸國祚等告為拯救生靈事內稱遼地與夷為隣惟獨開原三面受敵狡虜狂逞生民塗炭是本城李遊擊蒞任以來一塵不染心懷裹革志欲吞胡廉畏四知勇冠三軍身先士卒屢獲奇勳斬首三十餘級自此之後窮寇喪膽消魂商民之患皆賴衝鋒破敵之功

安堵樂業以解倒懸之患士庶咸稱飛將軍各送旗旌能令威名素著超陞參將雖則公道喬遷但恐勇將擢於安閑之地然苦於衝邊軍民復有門庭之寇況武將固多如李遊擊忠勇廉仁者蓋遼無對迄今瓜期伊邇百姓荒忙皆要挽轅臥轍再留幾年依依不捨無計留戀幸蒙撫按兩院軫念孑遺之民大修邊政完壕築墻功高萬里長城澤及遼民世世感念不忘再懇俯憐孤懸屹塞准留勇

將威鎮要地得於原職加銜崇舊任管鐵嶺庶
衝邊得人蒼生幸甚地方幸甚具告等情并鐵
嶺衛闔學生員張采等呈爲乞留勇將以安地
方事竊照鐵嶺乃遼左極衝之地且東西逼近
奴宰二虜羽檄交馳烽火日急自遊擊李效忠
歷任以來連創數次幸獲小安今兵部俯容擢
任海州參將闔城軍民大失保障伏乞憐憫衝
邊照依新銜疏留本城俟有成績不妨以副將
擢任邊防幸甚生靈幸甚緣由等因俱蒙批開

原道查報蒙此又蒙巡撫李都御史批據鐵嶺
衛官軍商民徐國臣段自學等告前事鐵嶺衛
闔學生員張采等呈前事俱蒙批仰開原道查
報蒙此該本道看得鐵嶺遊擊李效忠廉而有
勇信以伸威壯膽每欲吞胡赤心惟知報
國往年狡虜竊犯月無虛日自本官歷任以來連
創數次斬首三十餘顆截回被虜人畜甚衆爲
虜所畏憚見今率兵完壕築墻計日可以竣事
功高勞深委爲地方倚賴聞陞海州參將闔城

官生軍民俱各不捨乞要保留似應准從呈乞
合無將李效忠速爲題
請俯容以參將職銜仍管鐵嶺遊擊事務候有成績
不妨以副將擢任其海州參將員缺另行推補
等因呈詳到臣據此卷查萬曆三十七年五月

欽依今據前因相應酌議臣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
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
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
國家用將視地之衝緩而已今之遼左何地不衝
而鐵嶺孤懸較海州尤甚遊擊李效忠謀而有
勇廉且生威裏革之心堅如金石吞胡之志猛
若熊羆曳虜已知其姓名士庶共資其保障推
陞參將孰曰不宜而惟用之海州則本官有擺

指之憂鐵城增何怙之歎而況後來者未必如其賢即賢者未必如其習也則何如加銜留任之爲便乎或曰中固備禦鄭朝隆報補鐵嶺遊擊矣留效忠將置朝隆何地不知中固之於朝隆亦猶鐵嶺之於效忠效忠可留何朝隆之不可留也夫朝隆氣負驍雄胷藏甲冑訓兵紀律惟嚴料敵緩急多中所爲敢戰鬬而得人心者當亦不在效忠下矧近報奴酋聚兵安寨窺我藩籬矣宰酋馱帶盔甲駐牧邊外矣岌岌之狀

兩地同之奈何以朝隆代效忠而貽中固以空虛無人之患乎夫虎豹在山蔡藿不採英雄相望姦宄立消

皇上誠以叅將陞效忠而復留之使雄鎮於中固之南以遊擊陞朝隆而又留之使倚角於鐵嶺之北

綸綍傳宣聲威丕振開原一路庶幾其無虞乎臣等責在封疆非不知奉有

成命未可煩聒而爲地擇人殊非得已且迫於官軍之呈請士民之乞哀有不得不亟懇於

皇上之前者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臣等所言不謬將李效忠以新陞叅將職銜留管鐵嶺遊擊事鄭朝隆以新陞遊擊職銜仍管中固備禦事各到任防禦遺下海州叅將員缺另查推補庶人地相宜而衝邊有賴矣緣係議留賢將以慰人心而裨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守貴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兌寺馬疏

題爲增募無期危急轉甚不得已權整敝弱乞兌寺馬以濟緊用以存重鎮事臣自春夏以來日擊環遼之虜東西交逼情勢甚危屢疏畧言其狀以俟

廟堂區處而本兵尚遲急議募有點北千萬人以爲牧急一着今候旨數旬於此矣乃頃者河西虜憤未消薊門聲息又至援遼兵馬該鎮撤回而河東奴兒哈赤何既

親領七千騎入靖安堡踐我田禾昨復親領五千騎屯撫順關挾我參價連以重兵壓境又轉盼之間秋高馬肥西虜必趁收成人畜滿野復圖搶我而東虜知我所急在此又必乘此領兵復來恐我得便則遂因而攻取此必然之勢無足怪者而我則閙軍軍少閙馬馬缺閙器械器械朽敝而閙錢糧錢糧又匱乏地方道將束手無聊奄奄欲盡而增兵之議當事大臣一彼一此智且出胡越人下臣於此焦心蒿目莫知所措不得已權將見在軍馬器械苟且收拾以支撐目前秋冬之急牌行各道挑選所屬精壯軍士另起操練凡無馬及有馬而羸弱者買馬以給之又責令各管局員役打造衣甲弓矢刀銃火器之屬星夜治辦解道收驗凡無器械及有器械而不堪用者送石以給之而又督令各將領率所選軍士日赴教場勤加操練先演弓箭中者賞不中者責窮日之力必期於中而後已度如是者旬餘弓箭可用也而後演火器中

者賞不中者責窮日之力必期於中而後已度如是者旬餘火器可用也而後以弓箭火器併場合操金鼓以習其耳旗幟以習其目坐作進退以習其法窮日之力必期於合律而後已度如是者旬餘步伍可無亂也分演數日而復以一日合之將演數日而道以一日監之道將演習有緒而撫臣及臣各隨便以一日下操考成之臣亦極知各路軍士向無沙汰所得精壯幾何久不操演所能熟練幾何虛冒數十萬所可

抵當幾何而不如此則心膽益無所恃欄柄益失所據然即如此苟且以收拾之而畧選精騎以配壯軍所少馬匹又不及軍之十五六矣目今緊急缺用倉卒難求臣且奈之何哉夫馬軍之足也軍雖壯而無馬雖有孟賁烏獲之勇而其足折廢或譬諸其人雖有孟賁烏獲之勇而其足折廢或不仁焉三尺童子仆之矣何乃與強搏也今遼馬幾盡而遼軍幾無足矣自各營失額多者三四百匹少者百數十匹各官不行隨缺隨補而

馬缺於怠玩自追椿綑打之法不嚴養馬軍既不知賠之爲苦刑之可畏而倒死一匹遼俗官給銀十兩外又攤派闔戶餘丁湊銀一二十兩往往因馬之死以爲利以此軍士不加愛惜隆冬氷雪之下終夜露立死者甚衆而馬缺於作踐自以子銀自愚但取驚駴之數或未解驗而死或纔發營而死而馬缺於虛冒自舊帥占盡夷丁不論老病瘦弱但似馬而有氣者一槩收買發牧場喂養統俟關領馬價之日壓散各營

哨以員官銀以此二十兩貴價之馬歲所倒死反多於十兩價者數倍而馬缺於貪黷自以軍馬代驛馬今月取數十匹貼驛不浹旬而告乏盡一營之來月取數十匹貼驛不浹旬而告乏盡一營之馬輪流替應歲不能周貼驛之一迴而馬缺於奔馳自去年春冬忽開遼隙致虜報復或被矢而陣亡或負傷而槽死而馬缺於鋒鏑嗟乎遼之馬如之何而不盡也臣日夜以此爲憂銳意買補或行撥或批詳或書札或面談不啻紙盡

筆禿舌敝唇乾今且九閱月矣而各道皆言馬少買補甚微臣初不信而今乃知其果少馬也緣十數年來專靠夷馬凡土產者雖龍種不得售一錢而民既不收馬之利自高淮播惡凡有馬者家家懼命湯產而民又受馬之害以此遼東至今以養馬爲戒而所市夷馬又乘我之急而匿其精壯售其老弱每一市所選中不過數匹所得無多臣聞人言宣府張家口夷馬蕃庶即差左都司前去易買但道途往返四千里不

能多致縱使市得千匹散之各路所補幾何而其餘馬匹復何買辦雖張萬歲王毛仲復生於今日恐亦未能使其從天而降也臣頃往閱河西時分巡海蓋開原三道各以公務會於三岔河上商及馬務輒相與望洋浩歎臣曰無已其兌寺馬乎巡道孫敦化曰撫院與本道久有此意只恐部寺扣除馬價所兌之馬不足支所缺之半而馬價一扣此外應補馬匹及撫賞等費從何取辦以此牘屢削而屢止耳臣曰扣除

自是正例然事有常變時有緩急今日廟堂之上亦知遼之危困與遼馬之倒損至極矣縱破格增補猶懼無濟於用矧其兌一馬而旋責一價以歸乎本兵爲遼憂危議募勇敢以足原額舍此存遼別無一法矣召一軍必給一馬勢必通於年例之外矧其見在者而可拘拘乎查二十二年本兵撫遼時一年兌馬兩次計六千匹矣當是時以援朝鮮之故尚如此矧自己肘腋封疆而顧銖兩是較乎今年春薊鎮亦兌馬三千匹矣牆垣不守必及門庭遼詎輕於薊乎或謂寺馬原備

京師之用得兌已屬過望價安得不除而不知救遼正所以爲

京師也無遼則無薊無薊而

京師不得安枕臥也今有強寇闖垣及門壬人曰我有壯僕原爲堂奧設者雖發守垣門而猶責其顧直焉其可乎且撫臣尤有一種苦情難以盡言者舊規年例馬價解到當即酌量多寡分

發各道買馬操備自舊撫鎮爲政全將銀兩收貯廣庫獨爲廣寧買貨撫畏之用止將所市夷馬分俵各道計所俵不及應分銀數十之二三而所欠各道馬價有三年者有二年者又去年應分馬價除止給寧道外別道分毫未與也及查庫又無存留銀兩雖遺下段貨諸物約值十餘萬金緣向來侵扣多端買到之物既濫惡不堪而頓放年久浆粉發變又復壞爛減價以售夷馬而夷人不收算價以分各道而各道不取

近因邊情緊急各道自知于繫查補所屬馬匹日與撫臣催討前銀而撫臣無以應也即今三十七年分馬價將到尚不足矣還各道之舊帳而見今廣寧大營倒死馬匹不買補乎即云舊例常於明年馬價扣除而明年之馬不倒死不買補乎臣言及此當事者猶忍扣除而使撫臣捉襟露肘愛愁窘迫坐待夷虜之縱橫地方之慘酷乎臣是以秩歎太息退而具疏以請馬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將太僕寺寄養馬匹內挑膘壯堪戰之馬調發三千匹俵給本鎮急催馬戶於七月初十以前解至山海關聽撫鎮委官赴彼兌領前來俵給軍士仍將馬價免行扣除庶權時選練之軍得此戰馬以備馳驅目下猶可支撐以待召募壯兵爲遼死生存亡之計若智不出此稍有蹉跌而遼去矣臣心有血不能復爲遼灑口有舌不能復爲遼策矣嗟嗟火不着身誰知焦痛目不擊艱危誰肯體念近議復標盬矣而當事者斷不肯復也議行召募矣而當事者不處餉也外呼而內不應此作而彼不應人情如此誰爲

陛下憂封疆者免扣之說臣豈能必當事者之必從而臣心盡矣異日者以無馬之故無遼無遼之故無薊而薄及

京師亦顧當事者之心安則爲之耳臣安得而知之緣係增募無期危急轉甚不得已權整敝弱乞兌寺馬以濟緊用以存重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應科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奉

聖旨後該兵部據揭題奉

聖旨是准調三千匹與他該鎮馬價每歲十萬餘兩原足買馬之用如何今日輒稱無馬其馬價那用撫夷是否舊例着撫按官作速查明議處來說

議增河東兵馬疏

題爲驕虜天兵不一空邊徒手難支懇乞
聖明自爲封疆大計事遼自春夏以來兩河諸虜三
面蠢動拱兎報讐於錦義宰賽挾賞於開原沿
河牧夷糾搶於遼瀋而奴酋復率萬人築南關
舊寨以圖北關而又剃領七千騎攘入靖安堡
以逼開原時蓋邊聲四起烽火天連馳檄傳鼓
日臨餐投箸而起者不知凡幾然邊臣不敢盡
以入塘報也報之而恐以賊數數驚

有父也恐令反側子不自安而益速之叛也無亦姑
鎮靜以羈縻之而待其自戢耳乃旬日前奴酋
又領精兵五千騎劄撫順關上挾索參價矣其
言曰與我參價則已不與則盡縛諸欠價者立
獻於我不然我不能以兵馬退也時地方洶洶
守道謝存仁星夜馳瀋以赴其急會邊吏犒之
以牛酒佾之以蟒段甘言厚幣委曲與約而後
去不出月餘連以重兵壓我近郊略無顧忌彼
目中豈有遼耶　惟遼爲

京師左臂控山帶海以拱燕薊遼重則
京師重遼輕則
京師輕四夷瞻視關係豈小今爲一屬夷所侮常
常夷兵境上以窺
中國之輕重爲四夷倡而我則任其越亂安若故
常既不伏義執言以折其驕又不添兵談將以
防其潰增募議而事格於同舟章疏上而
聽稽於止輦似以憂患預防之說爲不必然之慮而
苟幸奴酋之未必至此雖或至此而猶與發在

異日之後當吾世而未必親受其亂者噫何其
易視此酋而徒以封疆僥倖也　臣請再以不必
然之慮借前箸爲
陛下籌之吾嘗規畫遼左形勢自山海關迤至開原
譬如一之字然幅帊無廣而路則長且曲焉一
面瀕海三面臨虜夾遼而介其中間其長且曲
處則皆虜所環集住牧處也於勢最爲難守先
是所臨諸虜西北則采顏泰寧福餘三衛東則
海西建州毛憐等衛分地世官勢同藩蔽雖虜

亦叛服不常而我則剿撫併用猶未足爲遼患也自虎墩兔竿之先以元孽移住遼之西北臣服三衛始勾引爲寇患夫是虜故即先年數以大衆直薄都城實

中國全力支之而不足者今加於一線孤懸之地而遼之禍烈矣顧其衆專以搶掠爲事所志止在人畜財帛不在土地雖爲遼患而猶未足爲京師患也自奴酋以孤孑縱爲龍虎將軍號召部落奄有建州毛憐諸衛而其衆始強歲得我

敕書賞賜車僧無算近又益以膏腴地數百里而其財始富併南關併灰扒併吼哪併黑龍江一帶諸夷拓地數千里而其勢始大日以子女玉帛誘結西虜寧賽拱兔小歹青黃台吉等時寇遼爲已驅除而其羽翼始衆又熟知我之兵微將弱城垣壞廢無一足以當彼遂妄萌故業之想而其志始僭妄而無忌憚彼其性情飲食衣服居處皆與我同得我之土地足以耕得我之人民足以役得我之城堡足以居耽耽逐逐焉志未嘗一日忘醫巫閭之西也而其所以不即動者緣北關以世讎在臥榻間恐兵出而議其後故亟亟以併北關爲事北關併則巢穴固進足以取退足以守然後據況懿之阨塞斷遼瀋之聲援而開鐵固口中物也投足而東而朝鮮殘破之後無衛敵投足而西而兩河彫敝之餘無堅城恐席卷長驅而其鋒未可當也嗚呼以寇山海關而薊門動縱葦以窺天津而

畿輔動恐

京師未得安枕而臥也此其患在

京師不獨在遼臣故曰無易此酋而以封疆僥倖也然臣之言非無所以試之而故爲是不然之慮以自張皇者也奴酋生聚教訓三十年於茲矣其爲人譎智多謀信賞必罰部衆善騎射者不難解裘以衣之割愛以妻之而苟一犯法雖乳父之屬必涕泣斬之不少貸以此刑賞嚴明人皆用命凡遣以諜西虜誘東夷而皆得其力

此非無事之人也其挑選精壯年二十五以上四十五以下者方行編伍非此輒汰去而又日投石超距以習其力椎牛饗士以結其心至於打造軍器如銃錘鐅挾攻城之具尤不可數計此非無事之物也奴寨住萬山中我不便入彼亦不便出至與海西九關一山如天塹自併南關而此險遂爲所奪出路通矣然彼此相去猶遠自築南關屯兵聚衆去開原北關地方近者數拾里遠不過百里乘間伺隙朝發夕到而又

皆平川漫坡通行無礙昨北關金台失白羊骨二酋長以奴寨漸近恐乘喪而入各遣其妻赴臣求救曰此寨一築而我等不知稅駕矣此非無事之地也往年奴酋親領兵七八千騎由柴河堡進從裏邊護送西夷又哈兒等營達子千餘直出開原南門外過古城堡出而奴酋復由靖安堡回巢去訖乃今復以七千騎入靖安堡無何又以五千騎屯撫順關自往自來如入無人之境此非無事之舉動也語云明者見事於未然智者銷患於未動凡此皆已然已動不待明智而知者臣故曰無易此酋而以封疆僥倖非不必然之慮也曩見樞臣議待奴酋當以文告爲款而不知此酋悖鴟已久何知宣諭曾諭令退地而不聽諭令改碑而不聽諭令送還酋則忽答回寨而不聽諭令不奉

夷由我內地行走而不聽即閣臣李廷機在禮部時以車價事特遣一庠班往諭而不聽甚有怒言詈語搪碎諭帖如鎖扣通事李得時鐵房三月而後逐回者

陛下試以此酋爲文告所能諭乎又見計臣議欲照舊本兵督宣大時於兒兵內挑選精壯或足扞禦而不知遼兵孱弱已極精壯能幾臣閱視所至輒私問將官該營堪戰軍馬幾何據各對云開原不及二百人鐵嶺不過四百人東恊不過五百人瀋陽則抽選鋒者拾數人射而多不能開弓或開弓而矢不及十步蓋復則抽火槍者

三十人射打而通計之僅中一鉛其他大都類此猶意廣寧大營兵馬強壯可恃及問遊擊郎名忠云左翼營戰兵不過五百人右翼營亦然而正兵營不過千數百人耳前按臣謂遼兵堪戰者不過八千洵非虛語

陛下試以此兵爲足以禦奴衆乎然則急急救遼之策舍募勇敢分戍重地以杜蚕食之漸而防豕突之虞計亦安出哉開原不置重兵則西虜宰賽等二十四營無所忌憚必時時要挾而一不

應則其款必不固西虜與我之款不固則與奴酋之交又合而於北關之好又携必又聽奴酋之唆以搶我合謀北關以圖我則北關併而開原危北關即不甘心爲奴所併而明知我弱之不足恃亦必附西虜以自固從此胡越而不藩籬我則北關去而開原亦危似應於開原營增兵一千五百人以居中策應慶雲堡增兵一千五百人添一備禦以防奴衆內襲或柴河堡增兵千人添一備禦以防奴衆內襲必如此而後可以固西虜之款可以離東虜之交可以助北關之勢可以折奴酋之氣而使不敢動此今日救開原第一義也其次則汎河懿路各量增數百人以守要害左山右河路寬不過二三十里一失其據而開鐵之警思不待南通也若遼陽所屬惟清河堡最爲緊要其地距奴酋住寨不過百數十里倘若使犯必從此出我若攻取亦從此入而所轄孤山散羊谷等六堡俱險阨而遼闊難顧若於此堡增兵千人各

屬堡俱復舊額改守備爲遊擊以統之寬奠營量增五百人與清河犄角相望使酋欲南侵遼而懼堅利之在前欲北出開原而懼掩襲之在後左顧右盼前窒後曳此亦困虜之一奇也又於遼陽協守營增二千人爲專制東方之計瀋陽量增一千人西防北虜之掠東應撫順之衝而寧前則量增一二千人以佐其弱議處班軍以爲經久之計　非詳於河東而略於河西也河西之虜貪漢財物尚聽款撫而奴酋則不以

此物爲患也寧前一面臨虜又去大營近易緩
救援而開原則三面臨虜孤插虎穴而無與救
也寧前自山海關抵中左所二百五十里節因
虜警增置叅遊者四副總兵者一而開原自清
陽堡抵蒲河二百餘里僅得兩遊擊向以海建
效順未有所增置也廣寧大兵倏撥正安堡倏
改戚家堡倏移右屯也倏置親兵陸續增添營路
相接而河東守禦實爲疎闊且既以河西之班
軍減河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

糧則有百減而無一增也
然則河東諸路雖無東虜尚當議加而況患在
燃眉萬不容緩豈添兵設將只應行之河西而
河東獨有所未可耶豈東虜以腹心蕞賊陰圖
不軌勢反緩於西虜耶豈前項添設多係十數
年來事時征夏征倭征播及有餘錢而今遂束
手無策耶協力同心設法計處以解

王臣義難胡越同有干繫責難推諉若如樞臣所
云議及太倉而計臣爭之議及鹽法而鹺臣爭
之議及事例及外帑邪借而中外臣工將盡爭
之甲行乙阻成何事體嗟乎悠悠諸臣已無肯
爲

陛下了此者
蚤發內帑以濟緊急是在
陛下自爲封疆之計而已若
陛下又不自爲計而惜此朽蠹不忍割以致無餉而
因以無兵無兵而因以無遼無遼而因以危薊
則所去者
陛下之人民也誰是諸臣之親族所失者
陛下之土地也誰是諸臣之田廬所震驚者
陛下之
園陵
寢廟也誰是諸臣之丘壠而傷心動念乎不惟不
心動念也而又將歸過於
陛下唯不發帑以至於此則

陛下奈何甘被此名而使諸臣得以今日推其責而異日追其誅哉臣無任憂懼激切之至緣係驕虜天兵不一空邊徒手難支懇乞
聖明自爲封疆大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應科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奉
聖旨後該兵部據揭題奉

聖旨這邊防事宜依議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日增武備日弛兵數雖多臨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之時動輒驚惶責將誰委你每屢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即發應還太僕寺糟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該鎮以爲募兵充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巡官着實用心整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脩復屯田以助糧餉不得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

按遼疏稿　卷三

一日近該兵部稔知遼士之苦議欲設郡開科以實遼左奉
旨會議倘得如議自立門户不爲八府贅疣誠哉一時盛會但事體難於卒辦而秋試早已届期但得稍增名數以惜邊才則遼不開科而士獲開科之錄遼不郡縣而漸有郡縣之基且疲敝之後無舉廢之艱揆之事體更爲便益查得遼東鄉試原附山東每科中式十餘人少亦數人發解擒魁理學名宦班班誌冊後嘉靖十三年改

附順天是科甲午中式九人次科中式八人又次科中式五人嗣後年漸以遠人漸以稀前巡按相繼題請增數疏詞懇切而部覆未決者皆因議數在百名之內順天八府不無此盈彼縮之忌以此議論紛紛事多掣肘又部中每以萬全大率引例相折不知萬全七學除延慶保安永寧三學另屬直隸其餘四學應試者不滿百人土地人民會不及遼東十分之一固難爲比大率附於保定

止寄空名青衿堵死縣人不足以當遼之一衛以彼例遼何苦歷閒關之勞而得一試其情大不情也夫遼士當鋒鏑之時而事詩書其情何苦歷閒關之勞而得一試其力何艱應試者四百而獲雋者一二人其數何狹將使懷材挾策之徒嗟窮途於黃髮而咕嗶鉛槧之中老死於青衿且也人文寥落則悅禮敦詩之風渺焉效踈闊則尊君親上之意微地方空虛邊事頹壞未必不由科目不振之所致也伏乞

題增十五名額數在順天百名之外庶八府舊額不減而遼士登進有基等因蒙批分守道查議報該本道看得文事武備需之而成人才地方倚以爲重遼人每乘急緩以逐虜詩書多所未遑

國家且故常羈而蒐才仕進日益以少仁進少此稍似輕詩書微武乃不競此感時興事者欲開科實遼乎顧試澌迫期而議方有得則暫增寬遼之新額亦名爲實遼之前茅但增十名可得百用寧以無處而有遠心前院數數言之故非無當遼運浮浮起矣或在於今既經諸生懇是相應轉乞題

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看得

國家強弱之形視乎武備而武備弛張之脉本乎人文故談治道者曰講武必曰修文誠見敵愾之勇發於忠君親上之誠而仁義之風馴於詩

書禮樂之素非截然兩事也遼左夙號雄鎮恒以武甲九陲而理學名臣代不乏人幾與中原比隆蓋斌斌質有其文焉自割附於直隸與三輔之人才較而入教漸微自習尚夫雕琢與新奇之制義較而中式益少以此士風日靡士志日灰精神氣色索然欲盡所關遼地氣運良非細淺近該本兵議實遼左慨然有開科之說意念深矣慎今日遼方多事時復迫促似難驟舉所爲無開科之實酌增名數以爲

定額委有不可以已者總計順天八郡應試之士以三千數而錄者百人遼在其中多者占不過二三名少則一人而止率三十人而拔一人其大約也單計遼左應試之士不下四百餘名以大約計之亦宜十有三人即不能如此之多今減其三而舉其十不亦可乎合無倣照兩京鄉試場監生四字號便於取盈以仰體我

皇上因地曲成之盛心而無負於

朝廷錄士寘興之大典不但

天地無棄物

聖代無棄才遼士進取有階中才人思自奮而文風一變氣運自隆當此武備積弱之後精神氣色自有一番洋洋振動之機將一時拔石超距之

舉與攀龍附鳳之士爭馳賈壯以爲遼左增重從此強房知

中國之有人而相戒於邊也俗慕文教之單敷而浙若於訓所關武德豈小補之哉況杏遼左戶口冊籍寄籍招集及新發軍三戶業與額戶相埒額戶累於勾補幫貼半皆亡絕而登科擢第反多自寄籍三戶者得之顧其地苦寒數中房近又懼建酋不可測三戶之人往往心懷去鄉即見得科第者亦且兩地照管而無一定歸根之意若不用此物以繫之將去者益去而遼愈無人誰與共守此本兵欲設郡開科以招未

邦畿文獻之優量爲遼東坐定十名將卷面另編字號以示

除順天八郡仍照舊數百名以示

來之戶口臣等欲量增名數以留欲去之人心皆所以爲實遼左計而不可以一日緩者也至於近來士習偷巧文尚綺靡世道人心寖以喪壞獨遼人士椎魯少文猶有一種質樸之風以

皇上崇雅黜浮屢飭功令之意實爲可取惟是場中彌封謄錄各役厭煩偷安好搜尋字畫差誤貼出以省己勞而謄錄字跡更復脫誤比及封進閱卷者既以文字之椎魯不見珍重又以硃卷之脫誤難於尋繹而棄置之不復錄良可痛惜是在監試者嚴飭謄錄人役凡遇遼卷或有小錯姑從寬免無以隻字半畫而廢三載之苦閱卷者勉爲遷方取節凡遇遼卷但能成章姑與收錄無以商音巨眼而棄遼地之文各以行恕之心而寓曲成之意知憐才者自有同懷不待臣言之畢矣伏祈

聖慈矜允

勅下禮部再加酌議覆

請施行臣等幸甚遼方幸甚臣下情不任悚息懇祈之至緣係士氣不振地以人輕懇乞酌增科額以崇文教以壯弱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該本部覆奏

聖旨這試額准增五名以待遼士昭朝廷軫念重鎮

鼓舞作興至意以後中過科目的不許圖便遷移以致地方空虛違者不論已未仕進盡行革黜問罪其餘俱依擬行

開原道給由疏
題爲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據分守遼海東
寧道兼理邊備右參政謝存仁呈蒙
批據整
飭開原等處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
石九奏呈稱本職見年三十九歲直隸眞定府
蠡州人由進士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內除授大
理寺左寺評事二十四年二月內陞本寺右
寺副二十六年六月內陞右寺正本年七月內
陞山東萊州府知府本年十月初三日到任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丁母憂二十八年九月
初十日接丁父憂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服闋
三十一年九月內復除兗州府知府本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到任三十四年二月內推陞遼東
開原兵備副使本年七月二十　日到任起至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止連閏共歷俸三十
六箇月例應考滿應將行過事蹟合候呈詳明
示備造冊送
吏部聽考緣由蒙批分守道
查報蒙此又
都御史亦批抑分守道
查報依蒙查得副使石九奏前項歷俸年月相
同例應將任內行過事蹟攢造文冊赴部給由
看得本官器遠而超世梦識洞而當事寡力殫
內拊民雖單藉以無虞心可外行虜即狡矢不
相及三年備其勞苦孤障存於艱難稱職本官
自蒞任以來虜情股掌民瘼恫鰥政有條業復
有緒而不擾賞故不靡矧在開原不比別地三
面環方張之敵歷年鮮考滿之官遷此甚危所
事宰有曾經總督撫按保薦三次允稱卓異今

歷俸三年例應給由但所轄地衝邊長事務繁
重加以歲荒餉詘一應兵馬錢糧脩理邊墩
臺城堡製造軍火器械催追額稅監督稽查一
時難以暫離況有加陞久任之例似應照例加
陞二級仍留照舊管事令其益展閑猷以終前
績庶壯門之鎖鑰永嚴重鎮之封疆有賴等因
到臣據此卷查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內奉
察院劄付准吏部咨爲優處邊方官員以固疆
圉事該本部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遼東等九

鎮兵備官員風霜艱險比之腹裏兵備苦樂懸
殊腹裏兵備三年考滿既得叙遷又得善地遼
方兵備三年考滿陞職止同腹裏又多仍留在
任若不破格優處非惟人情有不均之嘆實於
治體剛涉不輕該本部議得前項兵備官員若
三年考滿保留到部查其任內所管地方平時
操練修築屯種果有成效有警收斂堤備調遣
果無踈失者是為卓異許陞二級供職平常者
止照常格遷敘又萬曆四年五月內奉都察院

勘劄准吏部咨該酌議遼臣考滿事例以昭激
勸事該本部題各遼兵備官員較之內地勞逸
本殊故三年考滿特從優叙以後三年考滿本
部查其人品政績果係卓異者方得照例陞衙
仍舊供職平常無過者亦照常叙遷等因各題
奉
欽依備劄前來似經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該臣會
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
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
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炳考得整飭開原兵備副使石九奏
偉略獨當三面壯心全付孤城時地孔艱威懷
並懋稱職委應照例給由但奴酋窺伺方殷宰
賚款心未固秋防伊邇堤備宜嚴該道有兵馬
之責似不可一日缺人者相應遵例保留伏乞
勑下吏部查議行令本官照舊供職止將攅造牌冊

恩典照例
請給施行再照遼左孤懸而開原尤甚本官蒞任三
年艱辛萬狀有如操練兵馬修築工程撫安軍
民駕馭偏裨無壹事不周詳無壹日不憂苦地
方經理委有成績稽其品才足稱卓異似應照
例超陞二級以示酬勸或疑本官任內有宰賚
入犯一節不知宰賚之犯正所以為本官之功
也蓋計擒宰賚本官原不與謀而洩露機關實
係奴兒通信通信於宰賚以結其心又駕禍於
北關以携其志而入犯之事遂成當是時處置

稍不如法剛柔一不相濟將奴宰合夾剿之謀
北關入虎狼之口而開原一路非我有矣幸賴
本官百計調停多方間諜與北關相結納待宰
酋以不死而後東計不行西款如故庶不至決
裂潰敗而不可收拾者伊誰之力乎夫錯節盤
根以別利器英雄豪傑惟變所適本官有應變
之才而不泥有特立之品而不拘其謂之卓異
也固宜二級之陞又孰曰不宜惟是此地此官
曾未有支撐三年而不去者有之自本官始本
以盡究其用亦我
皇上體卓臣之盛事也統候
聖明裁奪緣係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奉

官若已三年而又久任苦之仁人所不忍也合
無加陞二級改用別邊俾得稍舒其氣暢其情

聖旨

議留新舊道臣疏

題爲議留新舊道臣以保危邊事該臣廷弼准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會稿議照

國家之用人不同也或留或調或去或不去期於官不枉其才人各宜其地以成此安攘之功而已本年三月十四日該寧前兵備副使馬拯三年考滿臣等以品才卓異照例題陞二級未幾而部推山西右參政已奉

旨矣又未幾而推戶部員外高折枝填補寧前道矣當是時西虜之猖狂日甚東夷之窺伺方殷舊道雖陞而例應候代新旨未下而代且無期臣弼目擊時艱捄援無計且見樞臣條議復款督臣講款接遼因而疏留馬拯收拾敗局暫駐三月以完款事夫使款而可成也即三月亦不爲晚抑使三月而可款也則拯去亦不爲遲乃今講款之夷使一去不來寧廣之羽檄無日不報則此款也似非三月之內所能講而成也三月無成則必期於三月之外而秋防伊邇所在戒嚴左衛無人可勿慮乎拯去言款款可復乎臣等謂有官如拯拱衛神明寧前所恃以爲慈母者也與其去不如留之三月不如留之久任加銜則地不負人人爲地重寧前便於款而大同亦便於推矣夫未去之馬拯既在所留而新推之高折枝將安所用臣等又有議焉開原兵備副使石九奏近亦考滿臣等亦已代

題議加二級以酬其苦又議陞別遷以恤其私矣

如蒙

皇上俯從臣言調陞九奏則開原之缺舍折枝其誰衛乎臣等聞播州之功折枝居多焉亦以其駕馭夷狄優恤軍士爲得力也倘以之經略開原則玩奴兒於掌股矣宰賽如泥龙戰也守也款也臣固知其無往而不可矣不然留馬拯於寧前移折枝於別地而另求其人以備開原恐非計之得也夫遼左之地所稱最衝而最難者無

如寧前開原寧前留拯以撫患而款不忘戰開原得折枝以任事而款戰隨宜不獨地方有千城之賴臣等得提挈之力而我皇上眷顧之憂亦庶乎可少紓矣伏乞勅下吏部查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上請施行緣係議留新舊道臣以保危遑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王輔京親齎謹題請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議屯田脩邊疏

題為欽奉

聖諭脩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略乞

勅當事大脩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節該

兵部與臣等為遼乞增兵餉伏蒙

聖旨這邊防事宜依議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日增武備日弛兵數雖多堪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之時動輒驚惶責將誰委你每屢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即發應還太僕寺

濟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來萬兩解赴該鎮以為募兵充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鎮巡官着實用心整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脩復屯田以助糧餉不得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欽此欽遵除遵備士伍同撫臣嚴行所屬整理訓練各道將有不用心者即執法參究外惟是屯田一節委係贍邊省餉第一要務遼雖斥壤而土最膏腴荒蕪者多委可開種地方官委宜設法經

理思尋長法不宜專靠增添爲活計況今內地
千零萬落北盡南空詢詢皇皇只欠一反臣且
不知此時腹裏靠誰何論遼鄙漢以匈奴千里
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
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坐亡古今敗亡
之禍未有不始於遼鄙而終於腹裏者遼臣倘
有婺婦宗國之恤亦可凜凜於此而圖所以爲
自立計矣臣爲遼左策食不足則兵必不得強
田不墾則食必不得足人不聚則田必不得墾

屯不細陳之臣嘗考實錄
高皇帝以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列衛置戍遂因海
上運饋不便令羣臣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
利洪武二十四年收糧五十三萬餘石永樂十
年收糧七十一萬餘石其後災荒頻仍數日虧
減今雖正數三十二萬有奇而以粗折細卻止
二十一萬餘石版圖具在而糧數日減者何也

昔之土地闢而今之土地荒也
國初額軍十餘萬並無年例銀兩專靠屯糧支給
至嘉靖間誌書所載馬軍猶存七萬三百有奇
步軍三萬七千四百有奇屯軍一萬八千六百
有奇鹽鐵軍二千七百有奇而是時解給軍餉
除山東鈔布花外部發年例止一十九萬八千
有奇今則五六十萬矣兵額日減而糧餉倍增
者何也昔軍自食其力且領折色者少而今軍
坐食於官又冒雙糧者多也況自先年改屯軍

爲操軍耕作之徒率歸舍餘屯軍盡廢而屯田
益荒矣
奉
簡命夙夜馳驅北抵黃龍東抵鴨綠南極於海西至
山海錦義一帶間關險阻雖逼近虜穴人跡罕
到之處無所不遍歷無所不相度自山海關北
至杏山三百里中間熟田已墾與岡嶺巉薄難
墾者居半可墾者居半試以方里而井井九百
畝之法科之何啻萬頃錦義右屯傍山沿海何
啻數千頃廣寧東三十里舊有羊腸河一道自

西北而東南入海龍窩潮溝其故道也自先年
挑挖路堤阻其南向遂橫溢而東入三岔河一
遇山水泛漲堤內堤外盡爲瀦淀若依故道兩
岸築堤中讓百丈之闊任水緩行不與爭險度
不及五十里便可導入於海又外循大黑山起
至三岔河舊遼基址築一墻壕如路堤然一以
防虜一以約束外客水使歸於河則一百七八
十里盡足沃壞何啻二萬頃自三岔河東起牛
庄歷遼瀋開鐵西北順遼一帶六百餘里一望

曠脫又臣行開鐵地方如過丘墟因查屯寨存
廢數目據各冊報三萬遼海二衛舊有大小屯
寨一百四十七座今止見存一十三座鐵嶺一
百二十八座止存二十二座汎河懿路一百三
十四座止存二十九座按圖覽冊不覺泣下通
計前項地土何啻二三萬頃而遼瀋以東鴨綠
以西臣不能更僕數也惟金復海蓋四衛地無
遺利然多山坡沙磧所收較薄而拋荒者反皆
腴土緣在河西者山居西而原疇居東在河東

者山居東而原疇居西河介其中而虜夾處焉
以此腴土盡行拋荒每問居民皆云此地種一
日可收子粒八九石遼俗五畝爲一日市斗六
斗抵倉斗一石是五畝地而可收十三四石也
其美利可惜有如此所至憑軾但有浩歎臣按
古屯田之法不同大要不出兩端有募民耕種
築室具器五里連邑令其自爲戰守如兆錯之
制者有督兵耕種查給牛種收租爲餉令其且
耕且戰如趙充國韓重華董之制者今遼土曠

人稀前項荒地不但軍種不盡民種亦不盡也
二法並行宜無不可遼兵徒取充數縱使孫吳
爲師韓白爲將極力選練人馬強壯騎射慣熟
者千人而得五六百人亦足矣其餘老弱蠢怯
之兵天生性定勢不能強制則銷兵留則靡費
易若驅令屯田使彼無用亦爲有用遼兵八萬
若簡此萬十分之三隨便屯種可得二萬四千
名每名一分五十畝可種一萬二千頃故取子
粒倉斗一石可收一百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

石除給本軍應得月糧外可餘三十一萬餘石
查得見種屯地一分者納穀八石豆四石大草
小草及雜項銀兩約二兩四五錢始得完訖科
亦重矣若種此田每畝收二石者今只止收一
石而一石之中又有五十係自給之數是四分
中而取其一分軍無不感事也遴東將官養廉
甚少若照隆慶二年例墾田十頃者內給將官
五十畝為養廉之資如一將官領兵二千者內
撥六百人屯種計屯二百頃該得養廉田一千

五百畝收穀一千五百石豈不足用以免剝削
又照嘉靖八年例墾田百頃以上者撫按奬勵
三百頃以上者奏
請擢用不及者參罰則前有養廉墾擢之利後有參
論戒飭之害將官無不趨事也此軍屯之大略
也其餘不盡田土多方招人承佃聽其各擇所
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
數納稅量寬二年以為牛具子種之費俟三年
成熟照見行科糧事例一體徵納而又酌量遠

里遠近地形險易為之分置堡寨以居之併小
屯為大屯使零星散處者皆得聚處一城城內
設置器械火藥等項城外深壕三道壕塹多種
榆茨斜結經護止留一門出入一遇傳烽在田
者各收物畜歸堡各執火器弓箭以待之丈餘
門徑雖有數千騎安所馳騁今開原西北二三
孤屯全賴此法雖參將不敢近其門而
過焉此其效也沿邊二三十里而輒置一座參
差布列聲勢相倚守望相助居則習於射打出

則敢於堵禦而又下賞功之令殺虜級一顆者
照軍例賞銀五十兩願陞者聽將官毋得強奪
以冒功而又下禁抽家丁之令屯間有猛勇善
騎射者聽在堡自守總兵官毋得抽墮官人使
以習射為戒如此則不必官與戰守而人自為收斂門民即兵
有收穫之利而無寇賊之害民無不趨事也此
民屯之大略也民間開一萬頃官可收十數萬
石開二萬頃可收近三十萬石以此合於軍屯

所得計其歲入可省年例不下二三十萬金毋
笑計見効不以無用之軍置之空虛之地坐啖
心頭之誼肉而長瘵背左之禍發使中原黔首
有一日不可知之禍其利一軍屯有趙充國守
禦之備民屯有鼂錯實邊之利其利二弱卒三
分屯種騎軍五六分爲田者遊兵於彼防護於
彼操演軍馬俱列塞下虜不敢棄隙而肆虜掠
其利三遼人不習畜藏一遇荒年山海關一線
咽喉誰爲販賣而海運又不可得無路乞糴輸

相繼塡溝壑開墾多則畜積富而水旱寇賊皆
可恃以無恐其利四通商中鹽使商人佃種邊
地上納本色惟西北邊糧貴處所宜行之遼中
米豆極賤常計美歲中兩淮山東鹽引該銀四
萬一千三百餘兩若照時價平糴半米半豆歲
可得十八萬石今查三十三四五年通計歲坐
派不滿十萬石是部派已幾少一倍矣而又有
賣窩買窩虛出買票等弊雖有四萬而軍不得
四千金之惠若經屯則有餘畜此鹽宜徑還部

照數解銀使軍沾實惠其利五今屯田多爲勢
豪所侵占而貧弱軍餘以無田包有田少田包
多田者往往而是以此賠補愈重逃亡逾多逃
亡愈多拋荒愈衆且遼糧有屯科丈詰四種名
色不知今日之科丈詰即昔日之屯田也屯糧
重而科丈詰糧輕奸猾巧立名色既以避重又
圖脫軍弊竇日滋屯額日損逃避東奧腹裏
地方不同非官而軍非軍而官屯田之外別無
地土似宜不論屯田養贍及科丈詰名曰只總

名曰地畝以實徵之數弟田者爲等分糧爲則一
類徵收以足原額不足額者以開墾新糧足之
貧軍有糧而無田及雖有田而不足分數者應
豁者豁應補者補之庶田畝一均糧稅輕省貧
餘不致逃亡見田不致拋棄是墾田者不但招
未來之人而且保見在之衆不但闢已荒之土
而且存未荒之田也其利六西虜東夷等各
不過曰銷兵爲農若營伍空虛何不知兵農合
一古今通制且老弱耕耘精健操備勇怯分途

不相混累如此簡練是壯實而非空虛也又不過日步軍耕種若城守無人何不知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戰且不妨寧妨於守且地方無事則已一遇有事還須本城丁壯人自爲守而是區區老弱者不足賴也又不過日辛皆惰遊仰食縣官若一旦就農必且恥恥且不測何不知此可爲家丁騎悍堪設耳步軍背負作苦疲於奔命若得歸農如弛重負而奚云恥也又不過曰胡騎援我若不暇耕種何不知自古屯田如趙

充國曹操諸葛亮羊祜郭子儀輩或孤軍深入或兩軍對壘或四面受敵然皆爲之而迄有成效何疑於今又況有大脩邊防之說預爲保障而斷可免於不時軼擾者哉且夫向來遼東條議脩邊者其說亦多端矣有乞公帑百萬寬議減而至六七十萬者有謂招募有謂照蘇門例灰石甃砌者有謂板築土墻者或工費浩大而難完或沙土易頹而難久其說皆不可行以臣愚見如寧前錦義一帶土多沙磧只合照依舊址挑穵大

壕一道壕深闊各二丈一直切下本質自可耐久累土爲墩但取土勢自起不宜加陡以速其圮山石漫坡鑿削如壁溪澗水口用合抱之木三股錯立式如拒馬槍而少短其上布列二三層不宜如近日細木攔杆有同兒戲自大黑山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起海邊開鑛至鎮北關地平土堅壕溝水口俱如前式惟累土爲墩當用土筏包砌於外如土城然以取其峻且草長土固可以堅久東昌以北至慶雲關以南數河橫

出皆可引水平灌入壕深可丈淺可五六尺春及秋間虜騎難越冬間水結墻土凝固又不得掘穵而入若西北起靖安迤東南至鴨綠江一帶邊臨海建山林叢薄似亦不可無壕一道但此時疆界未定且有西北壕墻阻當達虜吾得少息其力亦稍稍足以制其東今且置不論也其用工不宜似舊時各脩其地零星挑濬力薄勢分虜擾輒輟合應鳩合遼人力併聚一處今年完河西明年完河東內撥步軍二萬人二十

五衛民夫大衛五六百人小衛三四百人併見
在邊夫共一萬五千人合之得三萬五千人編
成一千四百隊每隊日限工程一丈一日可完
七里七分百日可完七百七十里一年只以百
日工程為止使軍民得以休息自山海關至鎮
北關邊長一千四百餘里計兩年可得完報軍
夫除本等月糧外日給鹽菜銀八釐邊夫與軍
夫同惟民夫日給一分計一日該銀三百兩一
百日該銀三萬兩兩年工完共計鹽菜銀該六

萬兩又遍查西北衝要邊堡六十餘座除曾經
修理及未甚塌尚可守禦者令自葺以待
其後其極坍塌而又極衝要者約二十餘座邊
堡大不過四百丈每座撥夫一千名燒造拆砌
當年可完鹽菜銀兩多者千金少不過六七百
金烽臺亟應修築者百十餘座每座撥軍六七
十人燒造修砌亦當年可完鹽菜銀兩照前算
給臣今年湊聚贖銀重包清河等六堡及墩臺
七十餘座已行有一定法則可以倣照兼以城

門木植鐵斤犒賞等費共約四萬總計三年以
內壕塹堡臺工可俱完而費亦不過十萬或將
一千四百餘里分作三年每年約修五百里即
將所修地方臺堡當年完結免使人夫今年河
西明年河東後年又復河西致滋往返而一方
全完即一方早得屯種此尤便易其護工官軍
合用精兵五千人選謀勇二將分布工所首尾
防護又除見在戰車外再造六七百乘多載火
器環工為營隨處安置庶免虜衆時來擾害此

工既成無論百千小虜不敢近顧即使一二萬
騎填壕掏墻亦須延遲半日而臺烽一傳耕種
人畜早已入堡各營兵馬早已到邊如未過壕
督率火器對塹打之如其已過少則截殺多則
堅壁以待之彼野無所掠勢必自退所填之口
能闊幾何非復往時平曠馳驟吾弟以火器驚
其後彼搶口而出勢必自亂而吾又因而乘之
不但防守兼可取勝大要壕墻條然後臺軍有
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後趨避得早而屯寨固

屯寨固然後守禦有賴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後
耕種有主而田野闢田野闢然後收穫得利而
財賦足財賦足而後軍食贍饋餉省也且不但
此而已也嘗見虜三五騎或十數騎到邊臺軍
輒舉烽一烽舉則各烽齊舉及本路與隣路將
官引軍馳赴而虜復去也官軍歸而虜又至烽
又舉官軍又至而虜又去也一而再再而三不
獨疲而且玩矣故其引兵而北常不待齊一而
爲虜所敗者往往有之若此工成零竊即臨壕

窺伺臺軍堂密報本堡官軍驅逐無數舉烽以
滋疲玩此蓄銳之利也山海關迤東四五百里
虜不時出沒禦人於大道之左以此冠盖
貢車及撫夷貨物與地方官使往來無不沿路撥
軍護送少則數十多則數百甚有空營而行者
何以責其無事操練有事堵殺若此工成此輩
皆得歸伍操備此訓練之利也全遼每歲爲虜
所殺掠者何啻數千人若此工成一年存數千
十年存數萬而此數萬人者十年所生育又不

知其幾萬此又生聚之利也其他便宜難以縷
悉以後地方官誠能隨時修補豈不爲數十年
之利乃臣又有一法不必逐年修補而其利更
可永賴者遼中榆茨甚多且蕃若于墻塹裏沿
隅植五六丈地面樹成無使太高碍哨望但
長至四五尺即當頭截斷使其枝節橫生旁串
彼糾此連十年成林十年綿密愈久愈厚愈厚
愈堅斧不得施火不得焚雖教虜十萬填塞平
塹而亦不能插翅飛越也臣想見錯所云中周

虎落及古人榆關之說或亦此意且此事行頗
簡易即以遼陽東協計之邊長一百六十里該
地二萬八千八百丈而該協及長安長勇武靖
三備軍兵共六千五百餘人計地坐派人止栽
榆四丈四尺四日尋窓一日栽植而五日可完
也舉一東協而全遼可知也若令邊堡預收錢
糓臣此說不爲庸常所忽易則爲賢知所不

屑而不知事固有不費力而其功大者欲爲遼數十年計則有臣壕墻之說在欲爲遼數百年計則有臣植榆之說在矣至於屯寨之法合於大路之西邊堡之東相錯而置河東約計十五六座河西六七座每座除人力外鹽菜等項約費千金但得移金二萬兩先將見在屯民散處者築堡收保餘俟屯種日廣人民日聚陸續增置不拘年限通前總計不過費銀一十二萬部中若能分作三年每年措處四萬付地方官如

法經理期於有成三年之內可使邊固六年之內可使小康舍此法則無可使財足十年之內可使邊固六年之內可使小康舍此法則無以爲遼計也或曰今費爲議增兵餉不得已湊處三十萬金矣顧安所得十二萬者而復給之臣謂不然地方之費得失相償者猶且爲之況臣所爲便宜者已悉於前乃費二而利百者不必一年開墾之所入而償之矣且新增之餉原無額派明年雖除安家買馬等費而存者尚十數萬苟不於此生發安所取辦割小費以圖大功

此事之所當必行而無疑者也臣見塞上地無尺土之限關無結草之固邊堡官軍叅夜聽靜尋跡幸報無事餉時以後方敢開門汲水割草以餉牛馬堡外咫尺地草長如茵牛馬可得而望不可得而食也至於臺軍下臺取水被虜其苦尤甚臣爲此發憤而求脩邊之策積思蓄慮非一日矣今春臣亦發贖脩築墻壕自三岔河起至開原鎮北關六百餘里墻高一丈底闊丈二頂收六尺壕之深闊一如其墻近已報竣前

四五月間虜以數千騎犯遼陽者三卒以填壕它墻眺閣時候邊民收保官軍迎禦皆無所得而去至於零竊杳然絕跡顧其險猶淺薄必如今議使數千騎亦不敢越方保無事臣是以有大脩邊防之說以仰終我

皇上脩屯助餉之意依實榜本非有它謬巧也如果

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該部酌覆轉行督撫責令各道將應清查者盡數清查不宜以任內難完故自隱漏應挑濬者

盡力挑濬不宜仍前偷安苟且塞責應給發者
多方給發不宜吝惜暫費以嘆遠功其一切署
置調度事宜統俟督撫條畫次第施行仰祈臣因
是而又有說焉天下無不可行之法患無行法
之人屯田之法自漢唐宋以至
國朝所以扈邊實塞賠師旅而省轉輸者戰在史
籍實錄可考也其行之而有不善者如廣衍之
侵占民田耿望之差借椿夫范雍之括牛諸郡
俱以擾民中罷此非法之過也今遼地雖荒易

爲種熟非有茅塞難治屯種軍民非如古弛刑
免徒謫發與吏私從者之雜而壕墻外敵又非
有孤軍深入兩軍對壘倏忽而至之難亦顧地
方官善自撫恤招徠以盡其所爲勞來勸相者
何如耳前此地方既安於玩
朝廷亦無所責成故得任意偷安飲博爲戲剥軍
盜庫賄取功名以此而爲遼撫遼道以此而爲
王將偏裨夫亦何難今則事事要爲經營件件
要爲振刷同事之期望既殷

朝廷之責成復急自此以往地方應作之事益多
而諸臣任事之擔益重矣臣請以此爲督撫諸
臣望焉臣按古名臣賢將欲舉大事未有廟堂
不主張於上而能成功於下者趙充國上屯田
方略公卿議臣初是其計者什三耳獨丞相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
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以此屯田得成羌
夷困服唐宰相李絳（韓任）重華營田卜東起振武
西踰雲中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歲省度

支錢二千萬緡後重華請益開狹會絳罷而其
議遂寢宋雄州營田之議初爲諫議陳恕密奏
而止及何承矩知雄州毅然請行沮者頗衆又
初年所種霜早未收沮者益甚及次年大獲軍
民利賴而羣議始息今內外諸臣豈無出於公
卿議臣與陳恕董之見者以地方不敢力任之
意加從旁不可舉行之言雖使充國董復生今
日亦何能濟如使臣言難行則已如其可行便
應確持其議以要其成始終主張無撓浮議而

又約之以年限定之以考成信之以賞罰臣又
請以此爲閣部大臣望焉臣今年章疏太煩貢
望太急誠知上厭
宸聰下拂衆意然在事一日不能免一日之憂闕略
一事不容少一事之議竭知盡慮以罪一念非
願以多言取罪也伏惟
聖明詳賜覽察臣無任瞻仰悚灼待
命之至緣係欽奉
聖諭脩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略乞
勅當事大脩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齎差田大棟親齎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奉

聖旨自古養兵多取給屯田我
祖宗時專以屯政實邊轉輸甚少自屯政漸壞軍餉
日增以致今日庫藏空虛內外窘急國家待邊臣

考滿超遷三年類叙遇有功勞輒加陞賞原自不
濟何以不爲朝廷出力且款貢以來每言乘時脩
備今屯政一端已廢壞如此所脩何事這所奏深
於邊務有裨該部便詳細看議具奏通行九邊一
體脩復

申明款議疏

題爲議款原圖脩備謹申明本意以便地方遵行事遼左自去冬忽議搗巢以致虜衆怨憤殺我軍民陷我城堡建虜因而乘機窺逼擁兵壓境臣不忍生靈之慘毒尤懼東西之結連不得已亟議款撫而本兵督撫見邊警之日劇戰局之難收亦遂皆以復款爲事蓋審時度勢事固有不得不然者昨接邸報見科臣宋一韓等疏陳兩河戰款機宜其大旨在

河西者謂戰則禍小而速款則禍遲而大戰存春秋攘夷之意款賠叔季請和之愚杜松決戰而事非心是馬梃稽款而事是心非在河東者謂募勇敢勤訓練整器械給戰馬等項固是正經之策而以力勝尤當以計勝兒所以揣情摩勢申前說而攄後箋者亦既纚纚無遺矣第中間事體尚費商量內如計勝建酋諸款委如科臣所料臣與撫臣亦曾皆箋及之然尚有

而不可以語人者機事不密則害成建中奸細頗多未便如科臣顯然明洩其事臣不敢言也杜松馬梃心事是非之辯地方自有公論撫臣巡道皆科臣一韓鄉人相知而年雅者也科臣試一私問之而撫道試一私告之胸中自然明白公案自有歸着臣不必言也唯是所論戰款關係地方利害重大當此事難結局之時撫道方揣揣焉以爲憂而一見此報莫不相顧錯愕謂不款則地方無一可恃而款則又恐釀遲大

之禍蹈請和之愚虜一渝盟異日以成敗利鈍論者但願戰不願款而傳之罪跋前疐後進退維谷臣又安得不將議款本意一申明之使地方諸臣便於行事而且以解科臣之憂耶臣惟籌邊之策雖無出戰款兩端而總之以守爲本以暇爲乘乘暇以修守所以待戰而固款也以守爲戰是爲眞戰見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爲不可勝而後戰者也非如揭巢犯不測以保難勝割俘級以誇首功此科臣之所謂戰非臣之所

所謂戰也以守爲款是謂眞款虜服則款不服則不款操其權於我而後款者也非如疏云撝巢必至於報怨報怨而復歸款議此科臣之所謂款非臣之所謂款也往時撫鎮以款爲主割地糜財無所不啖虜數年之間若幸無事既幸有其暇矣無奈狃款偷安弛不設備事事敝壞以至今日然猶幸及臣與撫臣仗任之初戎不生心邊境稍帖私與一日之暇可以措手而遼事尚可爲也乃無何而有撝巢之役矣當事

者但知懲舊撫鎮狃款之過不度已力不審虜勢倚任一將匹夫之勇而務以戰矯之矯之而至於殺官軍陷城堡肝腦塗原野兒女汙氈腥反爲狃款者所竊笑而且藉以飾其割地媚虜之罪又心以今日之敗爲快謂遼東一塊土鎖此者果非吾李氏不可也與言及此可勝痛心由前言之以暇爲暇是爲狃款而忘戰由後言之以暇成不暇是爲矯款而輕戰此非款之過也至於今西虜報怨東虜弄兵應接不遑足慌手亂求一暇而不可得矣臣因伏而思曰暇不暇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亦顧人之作用善討便宜何如耳誠使宣諭得法款撫得宜當此勠力之時覓一閑暇之會以練我士馬精我器械葺我城堡修我險阨清屯鹽以佐餉飭馬政以資軍收拾驛遞以無累營伍拊恤窮民以漸培本根而又隨宜駕馭不失

中國操縱之權多方間諜盡破東西勾引之計凡

有深謀密畫不可語人者皆得從便預爲之所雖狡虜與類之心無終不敗盟之理然一年寧帖則得一年之暇以修吾備兩年寧帖則得兩年之暇以周吾防待我安排布置一一完備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而吾皆有以制之虜若奉約吾仍羈縻虜若渝盟吾即謝絕虜若犯搶吾遂堵剿虜若悔禍吾亦歸休縱使他日禍遲而大如科臣所慮者亦不過如今日大勝堡之失事而已矣而又有加乎況狃款弛防者尚且不

得此禍而乘款修備者豈宜復有此事臣日夜
算此有利無害可使城堡不至破陷可使軍民
不至殺掠可使供億不至乏絶可使人馬不至
損傷可使地方無內潰之變而
皇上無東顧之憂種種便宜皆於閑暇中得之然則
款何負於地方哉是臣議款之本意實在於此
蓋先爲不可勝而後戰戰可常勝雖報怨吾不
以爲懼也操其權於我而後款款可長固雖敗
盟吾不以爲意也此臣之所謂眞戰眞款者此

也所以修備而待戰非以忘戰而釀禍也不然
臣前疏所云養精蓄銳以戰境上者謂何增兵募衆以圖戰守者
散弱以應急着者謂何增兵募衆以圖戰守者
謂何夫豈忘春秋攘夷之意蹈叔季請和之恥
遜壯士暴華之志而乏臣子敵愾之念者哉乃
臣方欲用款以修備而科臣則謂議款以釀禍
臣方欲留人以任款而科臣必欲破款以逐其
人似此執異誰敢擔承若使目前之款致難終
事必將曰吾固知款之不成而按臣主之今果

繇矣臣且不免於今日之嗤議又使將來之虜
一或渝盟又必將曰吾固知盟之必敗而按臣
主之今且驗矣臣復不免於他日之追求是臣
以局外議事之人尚不免首尾之是畏況撫道
有局內任事之責寧不益手足之無措哉且天
下事爲之於未壞之前其力易收之於既壞之
後其力難
中國之人言語偶觸尚難遽平而況夷性之素驁
無理之事多生枝節尚圖挾索而況漢過之已

先今日之事不但議戰難議款亦難矣撫臣爲
此焦心勞慮望眼欲穿道臣爲此羈留不得完
結爲宣大按臣所督過若其但以報怨爲快理
足以折虜而不折力足以解圍而不解袖手觀
變玩虜以示重彼亦何利焉而有臣如此臣與
撫臣亟斥之不暇其何留之爲近督臣差通使
送通夷好人八名來漬議款仍伴還虜與之講
折住虜中者浹旬而拱兎竟不與一見撫道頗
以爲慮臣曰此不過知我之所急在款而故作

此態以要我耳我若急急欲款則必爲此酋所
輕而虜愈及黃台吉諸酋皆復輕我而其款亦
皆不可久況諸酋已款而此酋獨何能爲吾但
時常撫慰諸酋而於此酋姑且緩不與通若爲
絕之狀以示我不甚要緊之意彼力絀於糾
合氣平於殺掠欲滿於虜掠計在屬厭之時而
又恐失我市賞之利將必差使求我而我遂因
而應之如其索我而我又因而緩之隨機應變
必得其要領以爲控馭而後伸縮遲疾之權皆

操於我而不爲彼用是款之爲說臣亦不過欲
立定一規矩以便地方一面講折一面整頓而
機權之妙實有不得而汲汲焉者是蓋未可取
必於早決者也且非惟西虜爲然也即制馭東
虜之策亦不出此近議增兵設將分布要地前
後遠近互爲犄角以固其守而其外仍須用羈
縻之法以好待之而毋速其叛故不固其守則
恐襲我之空虛而一速其叛又恐乘我之倉卒
故其所以自計者不得不急而其所以待奴者

不得不緩緩之者正所以覓閑暇修守備而成
其所爲急也守備既修然後操縱由我從此服
而釋之携而取之進退攻守惟吾所爲而無所
不可今雖議募萬人遼左人稀豈能一呼即應
即應矣買馬製器繕甲編伍豈能一時取辦事
事未集而遽欲早決機宜東間西諜以重其疑
畏而促其侵叛臣不知遼之所終矣宋元昊將
稱僭使人來告以探內意時朝議遽行削奪下
詔征伐惟知制誥吳育以太平既久兵戰不習

乞且因而撫之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爲便
朝議皆以爲怯其後連年陷將覆兵始悔不用
育言欲求一暇以行其策而不得臣願今於奴
酋亦且撫之惟只募兵訓衆行以安詳處若無
事以徐圖其後且勿先露權奇驚虜啓戎而致
他日有不用育言之悔是則臣之本意而已矣
臣非與科臣異也趙充國屯田還所善者勸其
以功歸强弩破羌兩將軍充國曰兵勢國之大
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一明言兵

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今之款事關係封疆利害臣本親見非出揣度何敢忌諱且巡閱將竣而仄期近矣若不迯在事之日一申明其本意而使之堅確以要其成萬一臣行之後地方諸臣操於中制亂其本圖仍起兵端復開邊釁而且以他日之戰爲今日之款實釀之臣卽不敢辭罪但恐殺降之功不可再誇大勝堡之慘不可再見增兵兌馬添餉之事不可再得是在言兵者一深思之耳若使天肯

祚遼東西兩虜俱聽款撫果得數年寧帖數年閑暇亟趁此時大修邊備嘗膽枕戈以發其憤破釜沉甑以決其勝採焚救溺以急其事而不敢一刻錯過一事苟且以弄虛文致釀大禍如科臣之所慮臣且藉是以酬一念之若懷而免他日之遺議此則督撫鎮道之事而臣愚不敢自必其後者也伏乞

聖明裁察施行緣係議款原圖修備謹申明本意以便地方遵行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差承差趙進功親齎謹題請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駁兵科疏

題爲科臣執異愈甚地方利害宜明乞
勅部議歸一以便責成免誤封疆事臣本書生不諳
軍旅日者申明款議豈敢自信其說之必是亦
惟身親目見似於今日機宜只合用此法耳非
有意與科臣主戰者左也近接科臣朱一桂疏
報則駁臣甚矣大意謂臣詆戰主款專爲斥杜
松用馬拯而設又坐臣罪款成則比於貿貢不
成則歸以誤機而一篇之中所以脫松處拯者

反覆三致意焉此同官宋一韓意也其言未足
有無而地方利害有不可不明者臣請就其言
虛心評之科臣曰遼患奴酋爲最宰賽次之拱
兎一癬疥之疾耳爬搔立愈臣度拱兎精兵不
過五六千騎而禦之以全遼堪戰不滿八千之
衆豈不易於爬搔獨不有其類如歹青簿兎數
十輩而其兵各以萬爲千馬計者乎不有其主
如虎墩兎憨弟兄十餘各領萬衆而憨且自統
數萬者乎不有其黨如宰賽奴酋輩東西勾連

觀釁而動者乎科臣第知奴酋爲最可患而不
知其所以最可患者正恐其嗾西虜與我爲讎
蚌而已收漁人之利臣有東西虜情諸疏而撫
臣近疏亦謂拱兎之不款爲甚微而款不款之
所關爲甚大意固有在耳科臣不諳東西大勢
而易視拱酋又不察臣所以議款之意而以爲
止於拱酋遂侈口言戰謂殺之可殺之閘市亦
可信斯言也善戰孰與杜松善奉科臣指授孰
與杜松何爲長嶺山出境但縛殺堡夷充數而

錦州再出二三百里人馬且溺死走死而但獲
五級以還也科臣何言之易也科臣曰按臣之
意重在斥杜松而用馬拯斥在松故不得不詘
言戰用在拯故不得不單主款夫戰款何等事
而臣第以斥人用人爲也臣非詘言戰也爲地
方不能戰而非爲斥松也非單主款也爲地方
不得不款而非爲用拯也且是款部議也亦撫
臣意也撫臣重逢搗巢者之怒爲科議所持是
以臣開其端而部主其說以今言之部撫亦重

在用拯而斥松耶臣初見松敬之重之殺款事
敗猶兩解以護之委曲以馭之見其必不可用
而後劾之終不以惡聲相遺也馬拯於臣非故
吏門生有夤緣之素暮夜之交也又非任意薦
舉用一人僨事而又必用一人以善其後也於
松何憎於拯何愛而至爲之詆言戰爲之單主
款科臣何言之誣也科臣曰虜就吾款必惕於
吾之兵力扼於吾之守禦不得不俯心而甘我
貨幣之利此爲以我制款其論確矣然亦臣疏

之所已備而非有進於臣說也且問今日吾之
兵力何在吾之守禦何在無兵力無守禦款不
能就更能戰乎必收拾吾之兵力守禦以惕虜
扼虜也得之戰乎得之款乎若慮其怠防棄守
怯戰諱兵內托和戎之利以愚
國外蔑
中國之財以媚虜臣第如此爲款而已此與詐功
誇戰扶同欺
君者何異而臣爲之乎臣有收拾兵馬諸疏及用款

機權之說科臣一一細參之可也科臣曰哈流
兎之役我所殺虜不過十百大勝堡之陷虜所
殺掠何啻千餘但當以猾夏攘夷之義斷之不
宜歸曲於圍吏歸直於小醜其體正矣獨不思
哈流兎所斬獲首級從何而來大勝堡所殺陷
禍殃從何而起春秋雖有猾夏攘夷之文而
國家豈無殺降開釁之例如欲歸曲於小醜而歸
直於圍吏必將隨人口吻如科疏所云中前所
之犯會連長鼎河流口之入又助賴蠓然後可
中國之威奪狡虜之魄報薊門之讐振遼左之氣
離賴蠓之交伐宰奴之謀皆於是捷焉係然後
可而臣實未見所連所助者有何指證所彰所
奪所報所振所離所伐者有何效驗斷不敢昧
心徇人而欺
皇上也科臣曰昔遣使建夷講增車價者至今言者
追論其買貢之罪今信使往來迭迭修盟而乞
妖此之請和何以異於買貢長戎心而耗

國威必自此始其詞嚴矣臣讀之凜凜如斧鉞雖然議款之法伸縮緩急總欲收其權以操於我前疏甚詳而該道亦能相機奉行之度不至壞天朝之體甘請和之名且邀虜皆款也九邊之虜皆款也而

款也而

天朝之體自在請和之名未加何獨於此款而疑之科臣曰使款而未必成也一旦戎馬壓郊此時必將曰吾圖暇而暇未可乘吾修守而守未及固爾皇錯愕而不可支何戰之能言今暇未及

圖守未及修而虜復入犯科臣之言驗矣臣豈不愧服顧不知臣之所謂暇者不獨在款成後也當通使往返之會東講西折以牽其意而緩其兵使二三月來得以權整見在人馬收拾器械城堡此亦乘暇修守之日也且往時虜第深入散搶自大勝堡得利後專以攻堡爲事臣又爲親歷各堡責令修城築墻挑壕城窄不及幫土者暫令找築鋪薪而土覆之以便行站又貼火器軍下多者百數十人少者百人查算裝口

計軍分地以免搶擾而又定巡更敲梆瞭望夜聽諸法以防虜襲又約諸將策應者專用火器結陣臺營而前且打且進以圖堵禦諸如此類列款分段刻成書冊給散將吏使知遵行而又繩以嚴法激其戰心以此邊堡稍稍自存立未必非此一隙修守之力其得濟亦不獨在款成後也臣築開原邊墻亦曾用此法矣時慶雲堡外老邊極衝四五十里道將皆以宰賽講折未定不敢修臣曰正唯此講折未定可修也夷使

來而我使往我使往而夷使復來計往返二十日而吾工完矣後卒如臣言當此講折未定之時但有一刻空隙即有一刻收拾誰弛戰備誰灰戰心若必待款成而後爲暇而後修戰守疎已甚矣科臣視臣疎故駁臣力而臣不疎也夫不待款成而暫且收拾者聊以應急耳必欲舉戰守而大修之也則斷斷非款成不可科臣亦可驚雀乎爲其無彈也將左手彎弓右手斆

九而以彈平抑且置弓而先用手成九乾而後
彈也藉款乘暇之說願科臣勿以爲非也科臣
曰有除兇雪耻之志者正須伐其詭計聲罪致
討不宜蔥蔥焉挑釁是懼臣則謂耻河流之失
者亦曾奮除兇雪耻之志下聲罪致討之檄矣
畢竟其所聲討者止於看邊熟夷而大鏟堡中
後所大勝堡諸戰兇未除而耻甚耻未雪而益
增也科臣曰杜松即當處亦當微其罪以處之
必直以搗巢爲口實虜必竊笑曰我以一怒之
故能令

中國廢易大將如驅小兒臣則謂松實有罪者處
之猶恐貽虜笑而甚其輕
中國之心道非輕於鎮也又無罪而反欲處之不
愈貽虜笑而輕
中國耶若以道將不和之故亦當並議譬如兩人
相詈須問曲直殺降之事松曲而極直松詈而
極不報將自不和道則何咎必欲道與將和亦
將扶同誇功以奉科臣之意指然後可極雖邊

吏不能從也且邊消彈壓一方而科臣第用爲
鎮臣避跡諱名之具又低昂過矣所以近來此
輩橫惡無狀松在薊則詈代道高知府在遼則
詈寧道而責其中軍今薊鎮王國棟又責永平
道中軍不出矣兩臣者皆科臣門生也佐兇長
傲不可訓也
國家刑賞出自科臣齒頰欲微罪一任微罪不必
故入無罪以枉公道也科臣曰今日之事邊臣
但懼以戰逢虜之怒而汲汲欲謝過以款且謂
款事之不就正由當日諱戰之過也似矣不知
其所謂當日者當李成梁在鎮之日乎杜松在
鎮之日乎抑松去鎮而臣等之今日乎當成梁
在鎮之日誠諱戰矣而款事未嘗不就也當松
在鎮之日則主戰矣而款事始從此壞也當臣
等之今日則無月不戰矣而款事至今不就也
科臣謂款事之不就正由當日諱戰之過臣則謂
款事之不就正由當日輕戰之過也且夫戰未
可易言也戰一捷酋而凡大於捷酋狡於捷酋

者牽狐引兎不可勝應也戰一西虜而河東順心餘孽恐乘我敝而窺我土地人民也戰而不已虜必大舉數萬長驅旬日不去如十年前事而我軍不敢一望虜顏色也戰則兵連禍結月報讐年搆怨老師糜財陷城折將而禍無已時也戰則無兵增兵又無餉今年大小十數戰驍勇慣戰之士衝陣而死者過半若再經數戰而此輩且立盡即云增募而戰士難遽得戰膽難遽練也戰則軍民詛怨謂無罪無辜而使我塡

草野冒暑雨外遭虜內遭軍涕洶洶皇皇不激變不止也戰則城堡塌廢人無固志前大勝堡被陷之日虜再欲取大鎮堡堡人惟相向哭谷收衣包待隨虜去會官軍殊死戰得免而近日長嶺山堡城將破軍民將束裝戒行矣若非備早戰力而此堡又陷也忍將來堡堡不免於陷也嗟乎戰之一字委不敢輕道也而臣又非不敢道戰字者也嘗爲之飭戰備矣挑電買馬繕甲治械勤訓練葺城堡扼走集明斥時謹備私

劄公移無日不督行道將而積衰之後倉卒難振臣不敢保其能戰也又嘗爲之激戰氣矣失事者竄以嚴刑勇敢者加以奬勸死傷者多方優恤如長嶺山堡陣亡軍丁一百零六人聚屍於塔山城左有棺盛者有席捲者天氣炎熱臭聞數里家眷號哭聲動天地時臣過其處隨行官軍無不膽寒而心灰者臣親往屍所拜祭之無棺者備官殮之家屬皆人人吊慰之而是役也死戰存堡者多中軍蔣立德激怒之力臣當堂酌酒再拜以謝之是日臣大慟官軍居民皆大慟曰臣力盡矣科臣第一筆抹之戰也然而臣心盡臣力盡矣科臣第一筆抹之曰早圖戰備毋信當事者求款而灰敢戰者之心夫抹臣何妨而因以抹盡撫臣道將之心使人謂科臣殺降冒功者過爲誇張而實修戰守者反加譏詆庶私滅公至此極也因而灰戰心殆戰備者必科臣之言矣而顧以加臣耶科臣

之意重在護同官王戰之失脫杜松殺降之罪而又輕拱兎爲癬疥之疾易與也故其驚戰也即欲殺之關市之下而不知戰未可易言也其促款也即欲得之掌握之間而不知唯戰難所以虜益挾我而款愈難收款於警戰之後尤難之難款未可易言也臣昨問楊鎬各將及通使人等皆言拱兎本忠順雖懷讎恨尚可羈縻惟小歹青最狡往屢叛拱兎曰爾當自稱忠順寧前崇賞未遂因乘機挑偏殺兩部夷若還就與講款不如死必須剋得幾座城堡立此聲名然後講款未遲也以此拱兎愈加羞憤不圖搶掠只圖剋堡而歹青既陰助拱兎兵又陽欲爲主和邀功以爲後日索賞之地夫內包撲殺之羞而外中歹青之激前有剋堡之利而後存蟊蜀之心挾賊以要款此款之所以難也而舍款又別無一法以應之臣嘗仰而思曰虜本豺狼既以撩動豈遽馴伏而嗜利貪賞之心固未忘也若單主戰而一斷其撫

賞之路虜望既絕寧復顧忌勢必與衆虜大借兵力而是衆虜者其心以爲我借之兵人供其費幸有搶獲而我收倍利即有損折而人爲賠償何憚而不助而陽又不失款順之名是一虜動而衆虜皆動一虜之款明壞而衆虜之款皆陰壞也將遏之力何以支而戰之局何以結勢又不得不復出於款而

中國之氣愈喪胡虜之氣愈驕今惟一面遣使宣諭以款懾其心使知其路之不斷尚有戀戀不忍舍之意毋使決然與我爲讐而又使衆虜聞之皆感我

中國撫字之仁而陰解其援助一面慎固邊堡嚴督道將飭戰備勵戰氣以圖捍禦虜至攻堡堡軍固守而各將策應者勿與浪戰第如臣言用火器擾營而前且打且進使虜攻不得攻戰不得戰掠不得掠其勢必自退而我亦勿追之如此數次虜入無所得必難久供客兵客兵無所獲必索償於主人以去去則難復借而拱會之

意且委頓將回心自念已之罪孽未深賞路未斷猶可復吾撫賞而不吾絕也自不得不折而就吾之款臣前疏所謂款之爲說不過立定規矩以便地方一面講折一面整頓而機權之妙實有不得而汲汲焉者此也此等事體豈三月所能辦臣原留拯久任會巡道新任見臣曰寧前何地豈能再住三年該道不願也臣然之而是時拯請署印之詳已至既無人往代其後而新道之推又未

下邊報又日夜至當是時雖留一日愈乎已況邊道重任未有不候新官交代而去者是以暫留三月巢收敗局而科臣遂以此爲款限而急欲決之一不決即欲乘秋高馬肥之後虜擾邊唾歸之以誤機之罪何相求之急也且虜擾邊唾罵從何起彼則寬以徵罪而此則歸以誤機不知科臣於此是何心腸使三月而可決款也則杜松自去冬搗巢後至四月中始去任亦既三月餘矣而所決戰功又安在耶若謂其密地暗增

陽宣諭而陰請求以此爲款不出三月而可矣惟其不肯如此所以需於三月之外且豈惟三月之外而已耶科臣曰僥倖一紹苟且完局徒爲考滿加級張本爲關視叙功張本使今日之留反爲傷辱救過之地若慮臣爲叙功徇人也者臣而叙功徇人也功孰有大於搗巢者乎科臣極力鋪揚以爲悍將救過之地而臣意尚自躊躇恐長私門扶同之奸況爲人叙功者於已例得陞賚容有慮序陞不穩而覬功陞以塞人

議者矣閱視何功閱臣何預而亦借款叙之使科臣執以有詞耶臣在地方焦心勞思忘飡廢寢日殫民愁虜而寸心之血已乾處處哭死吊生而雙眼之流欲盡開關阻險汲汲皇皇有何工夫有何精神與人較論況臺省戈矛風習險薄左臣之所耻而不爲者唯是科臣以大勝堡之失扯拯分過而臣始有收拾敗局之疏科臣藉戰款之說庇松誣拯而臣始有申明本意之疏科臣頃又附和辯駁而臣又始有今日之

疏皆不得已而後應之者總之爲地方明利害非願與科臣競脣齒也仍期將近而臣亦不復談地方事矣僅是戰款二字上關

宗社下係封疆非可以令箭了事恭倘非

明旨早爲決斷徒使議事之人不顧其任事之人動阻於議道臣乞去而不得安其身撫臣掣肘而不得行其志東奔西劾而邊官莫有自固之心甲是乙非而將吏咸懷觀望之意軍民不勝惶惑夷狄因而乘便將戰與款兩無所成而

國與邊俱受其敝即他日以爭論快事之罪殺臣與科臣自亦復何益伏乞

勅下兵部從大計議務求歸一毋涉兩可如臣言是便當責成撫道查酌處疏事理相機行事務期

內不大

國體外不深虜釁而使殺掠不止之民得緩須臾之死如科臣言是便當聲罪致討仍先正馬林之罪選調和者代其後更借科臣前

道將不知

來監戰大張撻伐除兇雪恥以慰諱兵怯戰之

聖旨兵部知道

奉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十一日

議留開原道候代疏
題爲道臣去急關係匪輕懇乞
聖明責成候代併催新道速任以免地方不測事臣
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竊惟遼左三面臨虜而
開原孤委虎穴又獨以三面臨虜虜又凶如宰
狡如奴最難制而所轄屯寨又節被虜掠百里
一空城內半爲蔬圃住民亦稀狐鼠晝號黠然
悽淡使人居之不復有生人之樂以故人畏虜

多不敢來畏苦又不肯來來又不肯久住或一
年二年即去甚有問陞而棄官長往如艾維新
者獨今陞任副使石九奏莅任三年以考滿移
去中間鴟鴞姑苦自不待言其表表者如拒奴
創豎碑以折其驕爭吾創
貢路以存其舊結北關內助以固其援而至於收
宰賽兒悖之心於舊撫鎮誘殺之餘使之離東
虜之交復北關之好稽首受款而不爲我難此
一節尤難泯沒故臣等照例叙加一級以酧之

而又憐其久勞苦不欲以一人之力竭於一任
故乞陞別地以息之非謂其不宜於開原而欲
速其去也近見推陞江西參政地止腹裡陞止
一級臣等方不勝惜無何而科臣有宜調不宜
陞之說矣夫臣等彈治屬吏者也既失察其庸
懦又混爲之叙陞科臣即不言臣等敢不引罪
其何敢言況近以議留鎮前道爲兵科所疑其
又何敢言惟是道臣被論未有不放之去者獨
該道不敢放之使去他道即務容有不候代而

聽其去者獨該道不敢聽其不候代而遂去何
也奴酋擁衆北窺宰煖挾討秋賞種種情狀已
入塘報而昨又有奴酋對北關寨柵正東立營
壘三處之報又有奴酋七夷來開原說九月初
頭還來猛骨孛羅舊寨地方包一大寨之報其
勢誠亟而其地誠可憂也日者該道呈詳請官
署印臣等反覆思之時方緊急既難以他道遙
帶印務於數百里之外而欲委一道親去料理
無論各道事務俱有緊急不得往即得往而我

與虜皆生而不熟雖披腹心示虜虜誰信我夫
使其人雖生而爲本道也自知責任在已不得
不殫心以撫虜而虜亦知其人之久撫我也亦
不得不革面以惟我聽令署者即不忍胡越視
虜虜固過客視署官矣又誰信我一不信而其
患遂有不可測者臣等爲地方計何敢放該道
去因不得已强批候代亦望該道之勉爲地方
少稽行輸也不數日而該道初八日送印守道
不及批詳途各差官執名帖以沮之又傳守道
不得挨印以成其去夫使本官此去緩急果於
地方安危無所關係也臣等亦何樂於損撫按
之體而差官執帖下狥一被論之道臣爲耶嗟
乎自西鄙開於搗巢東虜深於謀執建禍釁於
養疽而遼岌岌乎殆矣臣等日夜爲此收拾殘
局左縫右綻東支西傾自愧才力庸短難於獨
辦不得不惟道臣是賴而又各聞言汲汲欲去
誠恐投足之間便有安危又不得不議留任議

侯代以異地方一日之安而自逭於罪責蓋至
此而臣等之心滋苦矣此必科臣之所諒而該
道誼在同舟尤當見體者也先臣夏原吉整邊
儲於口北
成祖以事命錦衣立逮取回至則方起厥理儲錦衣
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
之不以累君夫死生關頭尚爾急公而況功名
去就之際侵盜細故尚爾留意而況虜衆憑陵

國奉公一念自不後於前輩自不待於臣言若使
以失意之故決一去以爲快而且還以詰臣等
曰開原此時此地何等干繫而直用他省罪臣
久鬱鬱於此以眉此擔非情也臣等何以應之
而又何以强之哉伏乞
聖明軫念危邊
勑下該部責成石九奏仍前用心整理事務候新
官交代方許離任仍速行文催督新道高折枝
前來到任毋各因而誤事責有所歸則去者不

得不綏來者不得不急畫務方有所着落而地方不致疎虞矣臣等無任急切待命之至緣係道臣去急關繫匪輕懇乞聖明責成候代併催新道速任以免地方不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旨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奉

按遼疏稿　卷三

聖旨吏部知道

催王總兵赴任疏

題為東西虜警正殷大帥久不赴任懇乞嚴勑亟催毋再延緩以誤軍機事臣查遼東總兵官王威已於四月十八日兵部會

題二十二日得

旨矣距今四箇月尚無到任消息不知何故延緩若此臣想勑去杜松之時兵部何等亟亟當其未推即於斥松疏云時下遼事危急有所陞調不許各鎮督撫爭執為將官避難之地是恐以爭

按遼疏稿　卷三

執遲也今無爭執矣當其既推又於會

題疏云遼鎮虜情緊急本官即便督率家丁星夜前去赴任不必候代是恐以候代遲也今不候代矣及臣奉到院劄催兵部咨稱亟催本官作速依限到任如或過違照例查參以憑覆請究治是恐以過違遲也今除三十日原限過違三箇月矣總兵宜鎮守一方內則官軍恃以強弱外則夷狄視為順逆雖無事之時尚不可以一日缺人而況當戎馬倥傯之際乎今小夕青既

助拱兎連賴蝟以萬騎見聚塔山邊外數犯不利日伺一逞又聲言會兵紅土城於十五日上馬犯搶戚家堡等處而奴酋又動擁大衆出沒於南北關之間人民洶洶莫保旦夕官軍人不脫甲馬不卸鞍臣等食不下咽寢不帖席且無日不以上聞

寢慮下煩部處此何等時也有一總兵官悠悠然若途之人而長委其難於一二書生及代庖人之手致以賊遺

君父而不顧於心何安於義何在自杜松去後地方大小六七戰我軍雖有殺傷而虜亦創艾久頓塞下挾戰索款莫敢輕動斯亦彼此相持之時已使得大將軍亟趣此時建旗鼓出關藉其風聲氣勢以威諸虜虜豈不心慴以此議款款豈不成以此議戰戰豈不武胡馬安得跳梁至此而今也望眼欲穿以日爲歲坐失機會可勝歎惜豈度秋防將過待事寧而後至耶抑欲使今日款敗戰敗成舊生僨事之罪然後至耐救劾

於一戰耶昔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莊賈監軍穰苴與莊賈約日旦日中會於軍門至夕時莊賈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使人馳報齊景公請救未及反而斬之以徇三軍三軍振栗燕普聞之皆遁去夫莊賈景公之寵臣國之所尊也日中至夕後期幾何然且斬而況後期三月猶不見至者乎

國家法律森嚴令即之人而棄一總兵官如孤雛

腐鼠自景公不能庇其寵臣誰復敢爲王威庇者王威何恃而延緩若此也臣與王威同事地方方圖倚賴不欲有言惟是虜情緊急撫道以下智勇俱困誠望王威旦夕至以救燃眉又聞兵部數日一催王威坐視如故朝廷之令不行於邊鎮本兵之令不行於將帥更可憤惋而又身忝查參之責恐爲穰苴之軍正所笑是以不得不言總之以受命忘家臨軍忘親援枹忘身之大義勉責王威而非

有所過求也伏乞
勑下兵部除一面馬上差人星夜催督前來到任外
一面將違限事情照例罰治稍警怠玩以策後
効仍以臣疏
上之日爲始責取王威一狀入部留案他日失事不
可令見在諸臣獨當其咎庶利害有所攸承赴
任自然上緊而或款或戰皆有所藉賴矣臣無
任急切待
命之至緣係東西虜警正殷大帥久不赴任懇乞
聖吉該鎮方有警急王威如何不上緊赴任好生怠
玩兵部便馬上差人催督如再遲延定行究治

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奉

議覆增兵事宜疏
題爲酌議增兵事宜伏候
聖裁事頃蒙我
皇上憫遼之窮恤遼之苦
特允樞臣之請
慨增一萬之兵即餉金未至兵馬未集而先聲震疊
業已褫犬羊之魄壯熊虎之威矣臣等感激
天恩奉行
德意已耳夫復何言第取樞臣與臣原疏查之其兵

馬之分佈將領之添改微有異同似應酌議歸
一以便遵守臣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
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遼
左自鎮守總兵而外原故有東西二協西協即
寧前地也寧前無重山峻嶺爲之限無梁墻深
塹爲之防一柵之外盡屬敵鹿故臣疏初議寧
前增兵二千人以資捍禦今會議以五百人增
寧遠以五百人增中右所以五百人增中左所
又以五百人增中前所而將領之設無容議矣

至於河東兵將則有可言焉開原孤懸天末三面受敵邇來奴酋之出沒靡常牢賽之劫挾未已時蓋有嚢卵之危也可以一叅將坐鎮之乎謂宜於開原城增置一協命曰東協增馬兵二千人改叅將爲副將併領原兵而開原一道大小將領皆屬焉其慶雲堡增兵一千人設一守備駐防其爲遊擊威遠堡增兵一千人設一守備駐防其餘俱如故可也遼陽西鄰虜穴東通奴巢近且虜騎雲屯犯捨三矢奴計參價統兵臨關時蓋

有臥榻之憂也是可不更張而彊厥之乎謂宜於遼陽東協改曰中協副總兵仍領原兵而遼陽海蓋二道大小將領仍屬焉城內增馬兵二千人添設遊擊一員東昌管名騎兵營其清河堡增兵一千人改守備爲遊擊寬奠城增兵五百人撫順城增兵五百人其餘俱如故可也以上各官惟遼陽新添遊擊應聽部推廉勇者充任其開原副總兵就便以遊擊曹文燝復叅將原職署其事清河遊擊就便以守備陳九圍復遊擊原職管事而慶雲亦就便以備禦寶承武署之仍俟資薦相應方行陞補威遠堡在廣順鎮北兩關之間原係備禦林宗舜所管因無兵馬寄駐開城今既增兵一千應令本官移駐管事如念其累經薦剡即推陞遊擊管守備事亦可矣夫設置兩營部議也添改兵將臣議也互叅併酌兩利俱存將大營與小營相望星羅棋布自成犄角之形東協與中協相聯首應尾擊直作常山之勢地因將重將以兵強無事則

守日嚴戰日備益勤文德之修有事則戰必勝攻必取大樹撻伐之烈

皇威宣暢其眞無遠弗詘而臣猶有慮焉新兵新餉與舊兵舊餉原不相蒙近聞計部欲混新餉於舊餉而計臣近疏又欲以今日之新兵補將來之汰兵果爾則何如不增之爲愈乎今臣等

乞

靈於我

皇上令計臣仰體

天心分別新舊額兵餉或京運或民運另解餉訃
另貯一處以濟舊兵之饑餓新增兵餉或自
內出或從部處速為會計劄行餉司另貯以資來
歲之軍需臨時息一年日月易邁嘗喧萬衆庚癸
可虞旱徼未雨之桑免掘臨渴之井也統乞
聖明裁奪
勑下該部覆議
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臣等不勝瞻
天待

命之至緣係酌議增兵事宜伏候
聖裁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趙進功親
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辭勘邊事疏
題為查勘邊事按臣原有專職督撫例無會同謹
備陳當日搗巢情節伏候
聖裁併申明職掌以便歸結事項以澄左戰款機宜
與科臣宋一韓等互相駁正伏蒙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
俯允部覆督臣之言聽督撫官酌量行事不從中制
而又戒之以無事疑沮戰款事決臣可以無言
矣惟是科臣所言中前所之役是否養患河流

口之役是否助逆大勝堡之役的係何等小歹
青因何上邊建會因何騷動杜松之搗巢是否
違例馬拯之講款會否退虜與夫大勝堡失事
前後虜犯次數多少以明搗巢之餘威而定欺
蔽之罪案乞要督撫會臣查勘而昨辯臣疏又
復申言杜松殺款當辯之拱會助逆非殺款與
與不助逆且云搗巢助逆情罪尚屬未明即按
臣亦難歸結仍要咨行督撫按臣會同查勘以
完此局明是不要臣專查勘徑自歸結臣即拱

手而奉之督撫亦無不可獨考
國家令甲查勘邊事原係按臣專職而督撫功罪
臣且得而議之查勘不當則當黜臣查勘而當
則當聽臣何爲亂
舊制奪臣職以爲庇人地臣雖不才不敢瀆職使
舊制之壞自臣始臣安得無言夫科臣之所以不要
臣專勘者不過以拱兎助逆事明則巢可搗降
可款杜松可無罪惟恐臣一鎮一年未悉兩

鎮三年情節故借督撫以
前一道以莫須有三字害松忠義故借督撫以
化臣偏臣亦藉此以啓其蒙去其偏而免以專
勘胃殺害忠義之名臣豈不幸甚然而事之本
末臣非果有所未悉而偏於聽也中前所之役
事任三十四年臣閱稽撫查黍原疏內叙長昂
勾引東西海漢班白二虜情節甚詳在挿漢則
黃台吉稍大成一克委正更更兒等頭目數人
未嘗專指拱兎而在西虜班白等則見塘報及
宣大咨揭更詳更確則當日罰班白而釋拱兎

或不無據不然科臣時正在垣何以不言若的
知其爲拱兎而不言以養患責不獨在寧道也
此中前所之本末也河流口之役據夷使對督
臣虜憨對通使者皆言拱兎原是忠順不曾助
搶如何殺他屬夷而回鄉人口亦人人能言之
今俱不論論其塘報與疏揭者煎鎮去年自入
夏以來雖云賴蟒糾合東西二虜挾賞而督撫
失專疏則第云賴蟒糾衆入犯未嘗指其爲拱
兎也督撫疏據尖哨胡友王拜住等報稱東虜

黃台吉等因喜峰口酋奪包裹鍋鏟等件在地
名寒澗調兵要搶義院界嶺而都令等屯聚錢
力亦候黃達子同搶及查夷稟亦有李參將剋
少撫賞阻路酋包之說是爲酋包非爲助逆是
爲黃台吉非爲拱兎也又稱賴暈大蟒金兒等
搶了回家裏邊殺了他一個頭腦挿漢把都兒
只是賴暈大等進邊犯搶還有挿漢兒家達子
不曾進邊在兀魯班哈柞兒屯聚夫曰殺了他
一個頭腦承賴蟒而言也曰挿漢把都兒如察

罕帖木兒之類此以人名非東虜插漢兒以地名也曰插漢兒家達子不曾進邊明犯河流口者止於賴蟒二酋也督撫疏又云檄會總兵杜松急行哨探如果賴蟒結連東虜黃酋犯薊一面搗巢以牽其顧一面出奇以襲其前鋒而松在連山驛接接手本并書亦有提兵出口奮欲搗黃台吉巢之語是檄搗黃酋非檄搗拱酋也是松為搗黃酋往非為搗拱酋往也其後望方行走進退展轉始過龍鄂中供寫搶河流口

者內有拱兎達子一半口詞預為殺款張本而科臣因其事露遂急於抄參中首拈一句曰實係河流助逆之賊兵部不覺亦遂信以為東虜小酋也臣謂達虜可誣而督撫疏揭具在不可誣也此河流口之本末也大勝堡之役拱兎自以思順見鄉不勝愧忿而小歹青復從旁挑激之陷堡之日兩酋在焉臣前疏已明不待推勘也此大勝堡之本末也東虜利我西陲有事乘釁而動一孺子能知之科臣以為不然第誅一舊帥而建酋自不敢動此自正理惟是騷動情形不在那酋既死後科臣以為乘那酋之機非乘拱兎之機臣亦不敢謂然此建酋騷動之說也當兵部之議覆搗巢也

旨意問罪止重賴蟒二酋其各夷及款虜素不助逆與悔罪自新者俱撫賞如故今賴蟒不問而款虜是誅是薙明旨督臣檄搗黃酋而松搗拱酋是違節制邊堡熟夷已就執縛而後殺之是違法律此杜松會否率將吏數拒大虜不使得氣去昨據楊暉報稱通使陳槐自虜營回執稱二歹青硬主拱兎必要犯槍陳槐面與講論拱兎俱已聽從仍要與腆面會講話款否固未可知而我亦未知失事之前杜松以義士之憤乘新勝之威未及三月而虜犯中後錦昌大勝者三我則三北焉殺千把總及堡官者四殺虜軍民者千餘陷城堡者一而失

事之後則科臣所謂無憤戰之將細主戰之議虜無畏忌時也至今六閱月虜犯長嶺松山中左所者四而我四拒之幸不至失事如松在鎮時此杜松搗巢餘威馬拯欺敵故智之說也凡此者皆臣之所悉不難歸結者也而科臣以爲臣難其在搗巢乎臣又請以搗巢空義私質科臣其搗虜巢乎抑搗我邊堡乎其相機行事乎抑妄殺邀功乎拱兎巢在錦州西北數百里杜松再從大勝堡出塞此其道也臣同巡道登山

望其形勢山川漫徐不甚險隘使初意果搗拱兎從此出其不意直抵帳下繫首以歸即非助逆亦何不可而長嶺山堡在錦州之南百餘里去拱兎巢穴又遠矣路又峽而繞行紅羅山外又林箐蒙密巢北而搗南路易而出險此搗法所不載也又使如當事初議秉虜衆聚邊之時出一奇以牽其內顧又何不可乃大雪遍野虜騎難行節門結聚各已解散本無可牽安用此搗且善搗者必先探定地方與路徑而後可往

松初欲從寧遠興水縣出口通使降夷及各將以山險力阻時寧道勸止之書亦至松大怒而回已至東皂隸山矣忽復轉向長嶺山堡歸時問人尋踪覓路倉皇出師顧已終畏險不敢出境止駐本堡悔不用衆將之言終夜徬徨幾於欲死至二十五日始出邊二十里接應而終不敢遠也一字陣二字陣徙虛語耳此又搗法所不載也臣又詢出征官軍張世祿等皆言二十四日松駐長嶺山堡止命石翼營李維喬率領

內丁及軍兵二千數百人帶看邊扈夷甚代領路自酉時出境西行隨墻三十里順邊往北行八十餘里復往東行五十里至地名哈流兎去錦州小凌河邊墻三十里斬獲首級二十六顆二十五日子時進境松仍將領路扈夷殺之及據該鎮標下中軍崔吉所報委止斬首二十六顆而降夷官下郎太等亦供是的原按哈流兎直錦州邊僅三十里從此出境入境豈不近便而必自南而西而北而東順邊匝繞以見出塞

之遠此又搗法所不載也又查所獲首級惟境外二十六顆不知姓名其餘分布諸將以下斬於各堡門首者在松門下官旗牢伴夜役及內丁降夷等四十六顆單盡忠三顆千守志四十顆高貞一十三顆楊暉一十二顆其姓名俱一一在中軍崔吉及張世祿等冊揭中惟劉思堯五顆李繼功一顆不載姓名然亦不過堡外搜撲非哈流兎所獲也主帥偏裨身不出境而自搗邊堡坐蔴奇功此又搗法所不載也臣過長

嶺一帶詢問住民皆言各夷臨刑或抱子或跪泣或罵而引頸或要剝衣而婦女羞拒乞先殺而後剝下手之人或對泣或棄刃而走假手他人臣聽之輒泣數行下松既獲此首級恐人議論因而分給門下跟隨各役及各將吏以彌其口如沁中軍祖天壽三顆而泣不願受副將李芳春六顆而莫知其所從來者是也此又搗法所不載也科臣第知搗巢為狃款時一好題目故遂沾沾然盛稱將軍出衛霍之奇哈流兎一捷眞足以振遼左之衰雪薊門之恥殆不知所為搗巢者乃若此耳即安在其為衛霍也者而且持此以李郭督撫羊杜本兵也恐有所不欲受者矣松既以偽功為奇捷揑然君之故肆忽示人難犯打死商人任國聘斃死經歷吳明德弄兵挾刃迫侮撫道不待勘覆勒要全賞臣初謂松急在賞軍及據崔吉張世祿等冊揭所報皆謂各軍會府唱名散賞後復每顆收銀三十兩或十四兩不等付旗鼓史得升王

蘭住等交進惟降夷卜郎太等三顆寧遠營十二顆及願陞者未曾扣收而後乃知向者橫肆恐偽功不賞而欲速得其利也臣初又謂松勇終可用及觀二月十一日再從大勝堡出塞此正科臣所謂拱兎聲言報讐之時乘勝長驅僅獲五級羞憤以歸其後拱兎到邊宣言杜總兵無故殺我屬夷我今到邊他如何不速出來與我鬧殺此得之督撫相容之語而松又藏頭縮頭閒莫敢一出已而三月初五日有中後所之敗

初十日有大勝堡之敗自知虜勢難抵敗局難收撤潑裝死爲脫身計而後乃知兩鎮夾剿之策縱使得行亦不過如二月十一日事而英雄之淚爲空灑也以此爲戰臣安得而不詘戰以此論松臣安得而不斥松臣猶恨詘之斥之不早耳臣當時爲

國家惜大體爲地方支慈禍爲杜松期後效兼以中間情節尚未得其詳悉故其驗功也第責之以和衷之義而警之以毋使今日功勞爲他日

罪案其劾去也第指其發狂不可用其查參失事也第云今日之事不難罪諸臣以謝地方而難解虜讐以弭禍患九臣之所以始終委曲而不欲盡言之者所全甚大夫豈倏功倏罪倏賢倏奸倏讒倏予前後自異假使松在鎮時斂凶戢暴屈己謝過專意隄備殺賊以自贖而不至於敗即敗矣而不發狂尋死臣何苦參之使去又使松去鎮後科臣善爲封疆計聽撫按收拾敗局不從中制又善爲松計聽臣酌量情法勘

勘邊則私耶豈臣於勘地歸結則易而於勘邊歸結則難耶豈科臣於勘地欲臣公則歸結易而於勘邊欲臣私則歸結難耶科臣既不欲聽臣專勘以結此案而臣亦不敢同督撫會勘以溷此官查得

大明會典一款凡監察御史追問公事中間如有讐嫌之人並聽移文陳說迴避若懷私按問所問雖實亦以不應科斷科臣以臣重在斥松是讐嫌也臣應迴避獨蒙

皇上選差而不得其專勘之職臣殊愧負耳伏乞
勅下兵部通查前後疏揭逐一從實擬議覆
請容臣下手御史專勘歸結毋行督撫會同上變
祖制下壞臺綱則邊事早得完報而職掌不致紊亂
矣臣無任惶恐待
命之至緣係查勘邊事按臣原有專職督撫例無會
同謹備陳當日揭帖情節伏候
聖裁併申明職掌以便歸結事理未便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巫處貪將疏
題為巫處貪將以救窮軍以破舊套事遼左軍伍
不振皆緣將領借攤派官帳為名或稅監勒索
或地方饋遺或衙門打點或遊客秋風書承撒
放諸如此類指一科十剝削攘奪無所不至自
臣按遼以來荷蒙
皇上撤使停稅營伍幸免苦厄而臣又嚴禁一切餽
遺打點秋風撤放等弊但係官帳名色除革已
盡自謂弊絕風清軍屯安堵不意名色之外又
有巧為經營窮於饕餮如寬奏將李澤之為
者李澤之為人也小有才議論頗有條理作事
亦甚敏捷今年受臣檄新包大奠草河堡城二
座寬奠城南關一座毀陽城二面又拿解逃軍
數百名臣皆驗過而近又操練見在軍馬挑選
精壯新換衣甲千餘副軍容稍壯臣甚以為能
可當建夷東南一面因此不加億逆忽九月二
十一日有部軍王廷簡者告澤二十八款贓私
狼藉臣猶不信欲行守道體察恐長軍士刁悍

至三十日復有李文學等十六人跪門泣告有
持睡豹皮禊者有持綠細屯絹者有持布疋者
問之則云李澤見人告發着令我等保留先責
保狀在衙立案我等久被害欲告不敢離伍因
此僞許之而脫身來耳及問各所持則皆澤所
壓放物也臣乃不勝駭愕隨差官傳澤赴城面
詢其故及至而免冠見臣臣命以冠帶見待茶
畢而始集告者於堂下一一問之一三十六七
年差程羊二等各領銀布散買屯民人參四百
斤押逼住民出境窺參被夷殺死王二妻嫁戴
二高大妻嫁張戊李三妻嫁祝三金大漢談大
小厮及興等無妻其餘殺者不計江數原差程
羊二仝文通等證澤云差買水參是實至於逼
民出境窺參此實不敢臣詳參產邊外愚民圖
利禁之猶恐不止若散價壓買出邊有名誰則
縱之澤雖不殺屯民屯民由澤而死此澤之罪
也一差軍于良貴等齎領銀貨五百兩私過朝
鮮壓買參斤東珠交通惡黨姜成證澤云八月

初三日差于良貴帶銀一百兩綾段戴羯七十
疋過朝鮮買參是實今尚未還夫私往外國交
通貿易此又澤之罪也一包攬鹽糧將銀布三
百四十兩差家人高尚志管家官解承武押派
軍民靳保等黃豆三千四百石每石時值五錢
止與一錢李文學證臣出花名帳簿可澤潛無
以對蓋此簿原有二本一為澤留一發李文學
催收今年遼早豆貴每石五錢而止與一錢軍
民何堪此又澤之罪也一侵匿定遼前庫馬價

塊二兩五錢算夷三兩五錢潞紬四十疋每疋
二兩八錢算夷三兩三錢等情澤云此皆是實
緣夷參每斤價銀六兩二錢若以實銀與之將
來商民難與交易故以貨物與之臣謂此說亦
是但合算前項本利共該三千三百餘兩除扣
還夷價外剩銀一千餘兩盡以入已此又澤之
罪也一侵扣本營及大禾兩堡春季軍餉每軍
銀五錢一分共銀一千一百餘兩中軍王賜印
等證臣出澤親筆派單示澤澤云是實原為貼

賠杜總兵買參價銀及趙巡撫前取參價而派
臣查先日守道及各路稟揭請臣告示內稱杜
松初到任時為送京中相知規禮差官祁一清
王國臣等發銀往鎮江五十兩買參三十五斤
軍士攤賠銀九十兩覓參一百兩買參五十斤
賠銀三百七兩騷陽五十兩買參二十五斤賠
銀一百九十九兩清河三百兩買參一百斤貂
皮一百張賠銀一千五十兩撫順五十兩買參
二十五斤賠銀一百二十五兩軍士累逃者衆

是寬算為松賠參一節澤會報過委難硬坐但
春季月糧臣念軍士修工勞苦移文餉部量增
折色區處甚難而澤獨忍心扣至千金以外至
云賠補趙巡撫所取參價則原參何在假使短
少何不即以前剩馬價賠補而重復攤派此又
澤之罪也至於一侵扣本營夏季軍餉每軍四
分共銀六十五兩差成等証一散軍丁陳國全
等矮小馬四五十匹每匹值銀十二兩要銀二

十兩新保等証一散軍丁高松等屯絹一百疋
每疋原價銀一兩要銀一兩五錢劉天伏等証
一派認辦軍士劉計武等輪供一應米麪肉菜
雞鴨等項每月費銀約五六兩何堂等証一散
軍士羅計忠張得計納段谷六疋逼要沙金十
二兩李整証一用營馬赴廣寧貨駄睡貉皮做
襖七八十件散軍丁張伏等每領時值七兩要
銀十兩洪仲娘等証一散軍丁張承德等羊皮
襖一百領每領時值七錢要銀一兩五錢解承
武等証一散軍丁姜成解承武劉魁毛襪各四

十六雙每雙時值一錢二分要銀二錢許進思等証一索張計忠馬一匹值銀二十兩仍散綵紬二疋每疋原值二兩四錢要銀三兩七錢五分蔡貴証大氏實情各軍面以質澤而澤皆無以應此外尚有一十四款皆瑣屑不堪問之事臣姑置而不論澤至此惟垂首喪氣悔罪乞哀之不暇而臣亦羞對本官自傷信人之太過不啻覺察而警戒之以全其才而至有今日也今年西虜報警東虜挑釁臣心憤激恨不立

斬邪支之首以獻闕下滿望二三才將與士卒同甘苦而枕衾養之以待一日之戰如李澤者亦其人焉而今乃若此矣庸瑣齷齪者既不足道而以才自命者又外飭功能以悅人內取厚賄以肥已夫遼將安可任遼事安可爲也臣惟遼中舊套有二一曰剏刱一曰長避父以教子兄以教弟無非是套牢不可破及今不爲打破則遼將終無改時遼伍終無振理而破之之法若止祛去一官則官雖去而富厚自在問罰一罪則今年罰而明年復用其誰知畏惟有盡法處治剏刱者釐汊其貨產畏避者必正以軍法而皆革除祖職不使襲替庶幾遼將心痛貪者肯廉怯者肯死處一人而全遼知懼其可舍李澤而不問哉頃據該道及各堡稟報奴酋浪聞我兵往勦盡斂沿邊住夷入寨遺棄田禾牛不收割樹柵累石橫塞路徑情甚叵測而澤既刮軍入牆軍亦恨澤入骨洶洶然若不與澤俱生者萬一狡酋先發上

勅下兵部議處

請將李澤先行革任行臣提問如律破此牢不可破之套以爲貪將永戒遺下員缺速行推補封疆幸甚

題請

宗社幸甚緣係亟處貪將以救窮寇以破舊套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六日

催勘疆事疏

題爲爪期已及勘局未完乞
檢原疏付
廷議以正
國法以重封疆事去年遼撫鎮趙楫李成梁以棄
地啗虜事情爲兵科所發蒙
旨選差御史往勘而臣以不才謬承兹委聞
命而馳介身異域衝雪冒險按圖考冊者三閱月而
始竣於是擬楫與成梁以八可斬之罪併追論

閣臣李廷機楫臣蕭大亨按臣何爾健康丕揚
及科臣之不早駁正者事屬情確竊謂可以仰
副
明旨俯畢微分剋拜疏而夕
報可不謂
留中至今也臣愚伏思去年十月
皇上爲何道臣今年十月臣且遽何
命實凜凜焉以不稱任使是懼然竊異夫
皇上何不即罷兩臣於法而甘以封疆爲嫚虜者資

一第七七一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五六二

也
皇上於此不惟失封疆又失法矣方臣之往勘而人
人爲臣危也謂成梁伎倆通神觸者立碎而臣
輒應之曰有
皇上之威靈在今
皇上之威靈不以省勘疏而以下部疏是以伎倆
也法臣力而執法者懼矣今後誰復有秉公
皇上緩而縱諸部而執諸原
持正拚身命而擊權力矣而

皇上何以使臣下新疆者九邊之樣子梢與成梁者
撫鎮之樣子而九邊撫鎮又自
朝廷以及省直衙郡州邑冬官之樣子也彼
習見夫棄地者之今日而吾亦可效此也此非
所以教天下也假使城郭之臣棄城郭封疆之
臣棄封疆
社稷之臣棄
社稷而
皇上又何以馭天下且夫封疆者

祖宗之封疆非
皇上所自立之封疆也而兩臣之得罪於
皇上不能正兩臣之得罪於
祖宗也亦大矣竟晏然無恙而
皇上又何以對
祖宗前者臣於勘末詳詳論以

祖宗保成業之大孝望
皇上尊
朝廷守法度之大忠勉廷臣
祖宗之法當
皇上之世而失之蓋已蚤慮及此而不虞壞法亂紀
果自
朝廷始也其亦可歎之甚矣
與成梁等何以對
祖宗在天之靈何以馭天下生殺之重何以堅中外

守土者之心而至於雪嫂嗣之庶謝軍民之恨
懲欺罔之奸激將吏之氣消夷狄之釁皆於是
乎係是惡容一日而可緩者哉
朝廷之處分日緩一日則兩臣之伎倆日多一日
國家之紀綱日壞一日則天下之公憤日積一日
臣恐三百里之新地未還而覬戰終難於倖免
入可斬之公案已定而隻字誰能以遽更
皇上雖欲施緩死之仁而兩臣自無有可生之決緩
亦何救於兩臣哉而徒失
祖宗之法以滋法臣之慢而玩天下之心伏乞
檢臣原疏
亟下廷議而處分之封疆幸甚臣職幸甚緣係瓜期
已及勘局未完乞
檢原疏付
廷議以正
國法以重封疆事理未攸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
差陳仲舉親齎謹題請

備述各將首辯文詳四駁兵科疏
題爲揚巢眞態畢形科臣成心未化謹備述各將
首辯文詳恭呈
睿覽懇乞
乾斷以彰公道以省議論事臣于九月二十二日因
查勘哈流兎邊事爲科臣朱一韓所持業已具
疏迴避併叙助逆殺款始末情節甚悉竊意見
者無不了然而臣自拜疏後亦遂絕口不談揚
巢事矣頃接邸報科臣朱一桂疏劾浙江總兵

楊宗業內有曰逐左副膚之時正
明主拊髀之日以廉勇如杜松一嫉功害正之道臣
扼其吭而制之如孱孤雛腐鼠略不少惜等語
臣見之不覺嗟歎松事敗露如此臣疏詳悉如
此而科臣持論猶如此也夫杜松而果廉與勇
功與正科臣必有心知之奚臣何敢知惟是道
臣嫉功臣斥松而遂成其害是臣害之也道臣
害正臣斥松而得行其嫉是臣嫉之也道臣嫉
松而臣嫉之害之是臣略不少惜而負

明主拊髀之恩也臣安得無言顧臣又思之與其以
臣言止科言則科言必無止日不若以地方之
言止之請以中左所遊擊高貞寧遠署參將事
楊暉錦州中軍盧具瞻分辯各詳及總兵標下
中軍崔吉稟揭一一全録爲
皇上誦焉先是臣在河東殺款委曲人猶無有爲臣
詳言之者自臣以六月閱廣寧而言者始詳七
月出廣寧而西有二披執者立臣與前問之則
正兵營護送把總張世祿李進功也因問當日

揚巢爾等在否其一曰世祿在問斬級若干曰
二十六顆問巢遠若干曰直錦州小凌河邊牆
三十里詳具前疏蓋至此而臣始知夷巢所獲
的數矣然各堡縛殺數目尚未悉也及再西而
凌河杳山一帶邊堡軍民莫不遮道泣訴乞哀
求救于是諸將自知難諱各具情由呈詳首辯
據高貞爲主將要功擅開邊釁始末情節事切
照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杜總兵
東來本職接至高橋界杜總兵問本職中左營

所屬有幾箇邊堡看邊屬夷係邓營部落當職回云共有四邊堡俱係拱兎營達子問畢到所徑過分付本職將貴英先差來討賞龔學文等達子都拴來行過連山驛天晚復回本驛歇下即差夜役調取寧遠通丁黃朝重等來赴連山就問黃朝重我今要從興水縣出口何如當有黃朝重回稟路窄山險難通大兵鞠詢間又有寧前兵備馬副使見得屬夷未敢款盟無故撲殺恐開邊釁徑差舍人蕭崇功持書攔阻杜總

兵當時怒目疾視大叫云我奉朝廷特命搗巢以報河流仇隙他今苦以書攔我也不消出口你各將明日都回營去至二十四日早辰杜總兵叫將龔學文鎖來帶到就分付挈刀來都斫子有前屯李副將併職等告稟此夷乃討賞屬夷若斫了此夷恐非固計杜總兵當即分付各將起來挈繩來綁了這起奴才即將龔學文割去一耳又云再押過龔學文寫供狀內要說捨河流口有拱兎達子助兵一半寫

畢隨將龔學文等放去起身東回行至中左所阜隸山臺見杏山備禦中軍史朝陞駄來問候賞功紅布一馬忽然復傳崔吉于守志李繼功單盡忠李維喬及本職等云我大兵至此一旦袖手空回不謂徒勞士馬抑且有違明旨必意搗巢可從何地出口于守志回稟此與長嶺山堡對直有二十餘里可以出兵杜總兵云就從此地出口職當辯云此地山勢峻峭樹木叢茂雖有小道容得一人一騎盡被風刮大雪填滿委難行兵若從此去倘達子預知消息伏兵突起進退兩難杜總兵即發大怒傳示此後再有將官妄言阻撓軍機者本鎮定以軍法從事仍又分付本職將長嶺山堡屬夷即差夜役與我調來不可走透消息仍又分付可將四堡坐口夷人盡行收入堡內如若走脫一丁定以漏洩軍機律論當有沙河等堡屬夷見得大兵突至俱各逃命奔山惟有長嶺山堡阿厮亥等獲執禁堡及調阿厮亥至杜總兵即取元寶二

錠示諭二夷我今各先與你掛紅布一疋你可
帶領我兵馬出去多斫首級回來我每賞元寶
一錠仍行申奏
朝廷與你官做你家小我一箇不傷忍取元寶二
錠給賞大營千總卜向緞錦州千總張惟敬俱
各賞訖激勵督剿復將降夷每掛紅布一疋又
以五十兩重銀牌二面上製激賞二字示諭衆
軍奮勇剿剎仍撥內丁千總王澤孟蘭住等帶
領大兵挑選各營軍壯隨從長嶺山堡出口杜

總兵同各將領出墻候前阿厮亥帶去卜向績
等殺級信息去後閒報各營剿殺級少當時分
付本職將堡內見在屬夷盡殺湊功職當驚惶
苦諫云前差阿厮亥等領路出剿分付不傷他
家小今欲盡殺恐失夷心不料于守志在傍便
說高遊擊這話乃是爲已忘公非用公之本心
不可聽他我錦州有邊屬夷俱已殺訖杜鎮守
當即分付內丁門下等衆將長嶺山堡屬夷盡
數殺訖卜向績回至墻外營內回供阿厮亥脫

走止剩一箇領路達子已將殺了又搜各山殺
級數十顆時有杜總兵內兵從錦州邊外挐獲
大鎮堡夜役周松等二名見杜總兵說各役送
信屬夷逃走恨挐本堡堡官周守廉細打五十
周松等各打一百棍仍各發開原守臺至二十
六日回兵塔山分付職營中軍楊松年與我多
取花紅賞功當有楊松年於賞布人處取布數
十疋來交杜總兵嘱說布少要打仍將楊松年
鎖起差夜不收押去吓將鋪行鎖來楊松年隨
將鋪户任國聘等帶到杜總兵將國聘等五名
每打二十棍國聘當時受杖身死及回兵廣寧
給賞功銀時杜總兵輒稱本職營軍雖在墻外
得級一十三顆內有奪彼內丁首級六顆當叫
旗致吏光裕差夜不收郭文炳追去賞功銀一
百八十兩職思奪級委係情眞不與分辯但職
營枚級盡由杜總兵軍令使然殺難與錦州等
遠一體論究等情據楊暉爲主將輕率開釁貽
害地方敬陳始末緣由以便分別罪累事切照

本職於萬曆三十六年九月內蒙撫按委署寧遠
遠參將事務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值杜總
兵提兵進山驛遞級屬夷調寧遠通事黃朝重
陳槐詰問要從寧遠與水縣出口剿虜當時朝
重等回說與水縣山險大兵不能行走有杜總
兵說此是將官主意叫你這樣回話違誤軍機
將你兩箇通事梟首示衆隨差夜役傳調本職
到於說剿虜因由本職諫止觸怒百般耻罵有
送本職在刑部監裏監死等語仍將牢子官施

守進責打六十家人楊令貴打四十當分付本
職你自已就將寧遠降夷調來本職赶赴寧遠
將降夷調在連山不容本職進衙便問降夷口
詞亦回稟與水縣委果山險大兵不得行走有
所未便杜總兵說決是你將官分付你肯說行
得兵馬我定然把你將官細打八十還要從你
地方出去且沿邊一帶都不是達子麽怒毋便
將貴英下屬夷龔郎中等一十三名肘鎖到衙
交與各將官看守至二更時分有寧前兵備道

副使差舍人蕭崇功下書一封與杜總兵說拱
兎看邊夷人向來忠順切不可殺他以起邊釁
杜總兵見書怒云是職通同阻攔隨傳各將官
進衙道我奉兵部與軍門及巡撫劄報河流口
之警他緣何阻攔我行兵馬副使道考滿陞去
我若叫他去時我也不是總兵且嚷且罵無所
不至四更方止續云他既有書阻我我也不出
去了你各將官天明各回地方防守至二十四
日逢杜總兵生辰衆將賀壽畢隨將龔郎中等

帶見叫衆降夷拏刀來把龔郎中剮了有前屯
李副將并本職等再三哀告他是討賞屬夷原
無罪過若剮他時切恐各邊起釁後日遼事不
妥杜總兵云各將起來便分付將繩綁住龔郎
中將耳割去一箇并欲將一十三夷盡殺被衆
將官復又苦苦哀告方纔允放仍逼壓龔郎中
妄寫供狀說搶河流口內有拱兎達子一半計
作口實幸成此功寫畢隨即將龔郎中放去歸
巢有李副將佟遊擊郎遊擊并本職已送杜總

兵至連山北門外辭回各歸城所防守外不意
杜總兵行至中左所地名皂隸山臺忽起貪心
復與于守志高貞崔吉單盡忠李維喬李繼功
等商議可從邪地方出口于守志說兵馬見在
於此就可從對直長嶺山堡出口高貞說從錦
州地方大福堡出口不過二三十里若從長嶺
山堡出口有虹螺山圍繞遠百十餘里未便二
將互相爭講多時于守志說我邪大福大興邊
上款虜已差人收拾畢了你還推却杜總兵分

付高貞你作速差人將你所屬四堡屬夷盡行
收入堡內杜總兵隨差內丁千總王澤王蘭住
領兵竟從長嶺山堡出境去訖杜總兵亦至堡
內方傳門下員役一更時分將四堡屬夷盡行
殺取首級高貞營亦殺一十三顆於二十五日
寅時據東路撥傳杜總兵仍從長嶺山堡出口
本職思得主帥出境偏俾未有坐城中之理即
時領兵策應至五里橋前哨撥夜陳槐深至長
嶺山堡後墻下赶上杜總兵當稟寧遠楊副將

領兵前來策應未蒙明示不敢合營杜總兵就
問你邪邊上屬夷勦殺了不曾陳槐回說寧遠
邊上夷人預已回巢杜總兵說想是你將官通
同放了他去我先將你將官
題參將你一百棍打死你實說還有多少陳槐懼
法一時答應云或有幾箇貪嘴的老幼達子未
知的實杜總兵便叱云你快去取首級來見若
無首級你命不饒且着你將官少帶幾人前來
合營別的人馬你就帶去尋取首級陳槐急至

堡南尖山兒稟赴本職一聞此言雖係軍令事
出異常不勝慘切且摘他口詞以為後証無奈
勉從大將軍之命令陳槐帶領汪應科周晃張
大敖等五十名前去各丁亦懼杜總兵法度只
得前往各邊墻下殺取真夷男婦一十二名口
及照本職原係偏將凡用兵機宜皆遵鎮守調
遣非敢自擅且杜總兵殺奴職曾幾番勸阻曾
被百般辱罵痛責官丁可據今事已敗露罪有
攸歸誠恐事出意外貽累無辜等情據盧具瞻

爲飛電事原以超覆寃事切照儒將于守志貪
功妄戮失陷瀼城自不省罪嫁禍卑官情事昭
著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鎮守杜總兵提兵出
境遊擊于守志將精壯人馬挑選隨營老弱不
堪責令具瞻存城防禦其軍中機務毫無所知
至本月二十四日有隨營把總于朝官劉志祥
奉本將號令飛馬回城督令具瞻將大福堡看
邊夷人盡數斬殺不許走失一人如有走失將
本官並不用命軍士定以軍法治具瞻遵令

即至本堡續有供弟于守德帶領內丁鐵萬貫
等擬至將前夷酋入營當夜飾次蒙古馬變
林張成七王近昭陸保屬上雖耿三變孫成惠
胡應登等傳諭大興堡已斬首一十九顆于守
德率衆即將前夷斬首二十一顆闔堡盡知今
本將昧心脫已欽移禍於具瞻獨不思伊弟于
守德把總于朝官等何人使之其大興堡斬首
一十九顆並大鎮大勝二堡走失夷人將守堡
官周守廉答應官劉志祥細打一百又何人主

之皂白顯著其大勝堡失事一節本將欲誣重
罪賄買走報夜役姜得福架供具瞻扣馬撾阻
但彼時平明賊至已時城陷守志提兵卯時到
彼何不冒死突圍而救又何退兵斂跡於蔡家
屯此何人阻之既而大兵俱至時已過午伊乃
佯欲決戰臨陣未矢先奔山頭此何人拉馬而
上姜得福乃堡走報夜役也彼時報到本將隨
即押報撫鎮軍情火速時刻無羈具瞻果有扣
馬撾阻伊何得見況守志將官也具瞻中軍也

止知將官法令中軍未聞中軍法令將官如果
扣馬撾阻其梟異割耳之權在具瞻不在守志
矣惟天鑒祭守堡耿尚仁血戰力竭體被零支
雖深山窮谷聞感忠義無不垂涕守志欲脫已
罪誣以順虜不惟忠魂抱屈于泉下生亦不能
承祖職矣懇乞鑒原等情到臣蓋至此而臣始
知各堡所殺的數矣然所殺降夷姓名尚未悉
也遂命張世祿同各營中軍分投各堡查之因
思此事惟總兵標下中軍遊擊崔吉出入傳宣

具知其詳還至廣寧而崔吉抱病未見臣命經歷葉自立往傳之據吉回稟揭各一扣其稟云蒙傳即開長嶺山首級來歷遵依備細開揭一本呈報但境外入夷巢委實止斬首二十六顆又據卜郎太供說是的不敢毫有欺隱一從實開報杜鎮守行事皆自裁決一毫不由本職伏乞本院照鑑其一揭則境外并各堡門首所斬花名級數也計開一杜鎮守下隨任內下并降夷斬首五十五顆內願陞十顆未領賞功銀

東西所降夷斬首五顆未扣收銀共餘四十顆每扣銀三十兩俱隨任千總王蘭住等收交是的內境外斬首二十六顆不知夷名長嶺山堡門首斬首四顆椵木衝堡門首斬首一十二顆松山寺堡門首斬首一十二顆沙河堡門首斬首一顆一杜鎮守中哨門下官旗牟伴夜役高得功等斬首一十七顆每顆賞功銀五十兩扣收三十兩俱千總王蘭住收交是的內長嶺山堡斬首一十五顆灰山堡門首斬首二顆一

右翼營代遊擊單盡忠下中左松山寺堡門首斬首三顆每顆賞銀五十兩每扣銀三十兩俱隨任千總王蘭住收交是的一錦州遊擊于守志下斬首四十顆內大福堡衙門內先綁縛夷人洪郎中曹善友等斬首一十二顆大福堡門首斬首九顆大興堡斬首一十九顆一杏山備禦劉思堯下在大興堡境外斬首五顆不知夷名一戚家堡遊擊李繼功在長嶺山堡境外斬首一顆不知夷名一中左所遊擊高貞下斬首一十三顆內椵木衝堡斬首三顆長嶺山堡斬首三顆松山寺堡斬首六顆一寧遠代參將楊臨下斬首一十二顆每名賞功銀五十兩俱各下正身領去未曾扣收內白塔峪堡門首斬首十顆寨兒山堡門首斬首二顆以上共計首級一百四十六顆除境外不知夷名外其餘一百一十四顆俱有姓名証佐及據張世祿等所報姓名俱同臣疏不能詳書蓋至此而降夷花名臣始一覽無遺矣至於賞功

銀兩除未扣收外前項杜松內下下四十顆中
哨下十七顆單盡忠下三顆共該扣銀一千八
百兩臣猶恐其不的續據崔吉稟報杜鎮守門
下員役功銀實如前數扣進無疑又高貞詳內
松叫旗皷史光裕差夜不收郭文炳追去賞功
銀一百八十兩皆以入已惟錦州四十顆每扣
三十兩及杏山備禦等各扣銀數崔吉雖有揭
報臣尚未行查對臣又案查四月內分守道及
清河寬鎮江發陽撫順各將領揭報杜松初

任時發銀五百五十兩差官邢一清王國臣等
前來清河等處買人參二百二十五斤貂皮
一百張除發價外共攤賠銀一千七百七十一
兩詳見劾寬貪慘將李澤疏中致軍賠累逃者
甚衆乞臣告示以杜後來臣語守道曰人言該
鎮雖要此參貂許多何用對云本道亦曾面問
該鎮謂舊規初任京中相知者有番規禮過此
不敢取也臣因出示云該衙門姓名姑不直叱
以傷雅道但此等參貂枝枝怒毒張張詛咒用
以入藥則剝軍之皮以衛頭頭不安用以賂當事則盜
軍之物以買官官亦不久各處集論全遼軍民
無不共見由是觀之杜松而廉且勇耶功且正
耶盡在各詳揭之中臣不得而知也上候
聖明之獨斷下待科臣之自評總之有此實錄在耳
惟是近來廉勇功正四字不明松以此而誤知
朝議借彼伸此枝節旁生臣實耻之不得不述各
將詳揭以與科臣之一悟所謂不以臣言止科
言而以地方之言止之者此也非願多言求勝
也伏乞
勑下兵部議覆將高貞等各詳揭嚴行覈勘如果杜
松眞廉眞勇眞功眞正即治馬拯嫉害之罪如
其不然則科臣當舍松聽
朝廷三尺法不宜護惜太堅而且自遺失言之悔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楊巢眞能畢形科臣戚懋泰備述
各將首辯文詳恭呈
睿覽懇乞
乾斷以彰公道以省議論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

09821

按遼疏稿卷之四
題爲邊地被災民苦已甚懇祈
聖慈酌議蠲折以甦危困事據整飭寧前兵備右參
政兼按察司僉事馬梓呈據寧前管糧通判張
撫都御史各批呈依蒙行據寧前屯衛所屬
四德呈稱遵行親詣查勘得廣寧前屯衛中右所管屬地方
驛堡并屯寨等處及寧遠衛
沿丘履畝踏躑得高田菊穀盡行枯槁旱死蘇

豆稻稗亦勒無穗窪地禾稼雖存子粒多半癟
秕雖經七月二十七日天降無益大雨苗禾預
已乾死十分之七隨據東關驛等處生員錢守
廉軍民張松等各泣稱八月十八日驟降大雨
連下永雹雖消尚遺打傷稍穗逐一親行查勘
明白合無通融民便俯照
有災無收穀五分豆八分姑准編徵本府損軍餉
於本鎮主客年例餉銀內放給其無災有收穀
五分豆二分穀每石照軍餉例折納銀一錢二

分五厘豆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各照輸納緣由
呈報到道據此看得所屬寧前二衛被旱災地
方寧遠衛中左所連山曹莊二驛并中後所五
處禾稼雖被旱災其有災者止有十分之三尚
可照舊追徵本色穀豆輸倉無容杏議至於前
屯衛中前所高嶺沙河并中右所東關驛六處
地方乃被三伏亢旱苗多枯死及至伏雨甚晚
又復爲水雹所傷餻口已歎無資錢糧將何輸
納邊民情出萬苦據災實有七分既經通判張

四德踏勘明確星報前來乞要盡將田糧蠲免
但查係額餉爲民固當蠲糧恤軍尤當處餉倉
庫擊鼜如洗奈無措處以抵蠲免似難尤從及
查前屯衛中前所高嶺沙河并中右所東關驛
六處地方有災無收田共五百五十一頃八十
六畝六分該穀豆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九石
五升二合零合無呈乞照依軍餉事例題
前折徵內穀該七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二升四合
零豆四千一百三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合零每

穀二石抵豆一石每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外加
耗三升照數追徵送倉仍移文餉司與無災有
收本色穀豆搭放給軍庶錢糧不失原額軍民
胥得少甦等因又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兼管
苑馬寺事副使閻鳴泰呈據代金州海防廳事
岫巖通判臧章申呈稱會同金州衛掌印指揮
福將率領各所千戶周永祥等并軍餘徐疾兒
等親詣本衛被災處所踏勘各所地方穀苗已
被亢旱枯槁豆種亦無一粒下田蔪苗稍長三

分之一到今十室九空家如懸罄壯者散而四
方老稚難免溝壑悲聲載道不忍見聞查得左
所地方自棘針鋪起至旅順口堡止俱係災傷
蔪豆苗盡無歸家石所地方自五具牛屯起至
兎兒島千官屯止蔪穀豆并無歸家止河口蔪
苗頗收三分之半豆苗亦無中所地方自花山
起望海堝止蔪豆亦無止有劉官寨東西不滿
七里南北不滿四里蔪苗頗收二分之上豆苗
亦無前所地方自大樹林起至黑魚溝止蔪穀

豆亦無止有麻塲東西不滿五里南北止有三
里薥穀頗收二分之上豆苗亦無歷踏勘的小
民衰憊欲將本年應徵原額屯科米穀豆共三
萬二千八百八十一石三升三合一勺五抄一
撮內米九百七十七石三斗一升二合五勺一
抄一撮穀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九石五斗六升
八合一勺七抄九撮豆一萬九百八十四石一
斗五升二合四勺六抄一撮蠲免以克賑濟之
需又公同復州衛經歷何名標本衛掌印指揮

周維嶽管屯指揮顏永正率領各所千戶張得
功等軍餘管驍兒等親詣所屬沿屯挨地踏勘
得本衛各屯堡田地自春大旱至六月初三日
方得雨澤高岡雖稍下種約有五六之望以後
並無雨澤遍起蟲災穀被細蟲蔟被蜜蟲吃
食死黃葉小豆雜田俱未下種人民饑荒逃竄
助得土窪沙土屯寨約有一二分收成其生
員門等以幷臨城屯寨十分大傷通融荒無糧
粒無收通共災傷不等約約九分重傷止有一
分收成其本年原額屯科米穀豆共二萬四千
二百三十六石三斗六合四勺五抄一撮內米
二百七十六石四斗五升三合一勺五抄一撮
百四十石八斗一升三合九勺五抄一撮豆六
千四百一十九石三升九合五勺軍民欲照萬
曆二十一年報荒
恩例蠲免五分餘照額餉事例每穀一石折銀一錢
二分五釐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庶邊餉
不致有缺而人民得以接援生又會同蓋州衛管

屯指揮王化溥經歷馮汝騮親詣本衛遞運所
屯熊岳堡虎都馬谷馮家屯落水寨湯池上下
河寨王帽屯接官亭海山寨田家屯排叉屯灰
塲屯等處一帶屯寨踏勘得屯科田地自春佈
種子粒在地方能出土未得寸雨黃葉小豆不
曾種地至五六月內蝗蟲食穀方有出穗又遭滴綿
二蟲將蠲豆苗禾盡行喫盡一空穀禾稍有一
大無所望隨據屯軍董尚文等極口供稱禾稼

盡遭三蝗殘害錢糧何以上納軍民日夜驚惶
已棄故土遠逃他鄉棲身及查該衙本年原額
屯科米穀豆共三萬一千三百七十八石七斗
八勺內米三千四百七十八石七斗七升六合
六勺五抄穀一萬八千八百六十四石六斗二
升五合一勺五抄豆九千三十五石二斗九升
九合乞欲將蓋州城西北有災青石嶺等屯寨
三十六處屯科米一千六十九石二斗五抄穀
五千一百三十六石五斗豆二千四百一十二

石七斗八升九合本折各一半米豆每石折銀
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城東南
災傷馬棚等屯寨八十三處屯科米二千四
百九石五斗七升六合六勺穀一萬三千七百
二十八石一斗二升五合一勺五抄豆六千六
百二十二石五斗一升俱全改折色緣由造冊
具呈到道據此除海州衛被災稍輕不議外案
查萬曆二十一年蒙前撫按會題金州衛貴骨
島等屯堡七十七處有災八分石河等屯堡二

十九處有災七分屯科米穀豆內蠲免一半請
發部銀抵補折徵一半米豆每石折銀二錢五
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題奉
欽依遵行在卷該本道看得金復一帶地方簇擁羣
山環濱大海積沙斥鹵在在難耕即豐之年猶
虞不給矧今歲自春徂夏寸雨不霑二麥三苗
一炙俱盡其民負老携幼絡繹奔逃即善言勸
慰終莫能止雖爲之開倉平糴僅令米價之不
騰而彼已蕩產鬻家安索斗升以自活二十一

年災亦僅止七分八分今則被災在九分以上
夫人情洶洶較之往時大是不侔非破格蠲折
則目前無食來春無種恐君紛有逃心逃者永
無歸念人之不存賦將安出所當半蠲半折以
示優恤而廣招徠者也蓋州雖稍稍收成而蟲
蝻復加蚕食望之似乎有田擾擾之則多無苗西
北一帶接壤海州猶堪餉口所當本折各設其
半東南半壁連茅金復被災頗甚所當全改折
色以示覃恤者也伏乞作速題

請將金復二衛比照萬曆二十一年題
准事例蠲免五分折徵五分所蠲之數乞請部發銀
兩抵補其蓋州衛似應本折分別徵納庶軟墊
子遺得以苟延殘喘將來錢糧猶望措辦有人
而南衛地方不致空虛等因各呈詳到臣據此
隨經駁行寧前海蓋二道再加查議應蠲應折
徵納確數速報以便會
題施行去後續據寧前道參政馬拯呈報與前相
同及據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呈查金復二衛被

災地方屯科應免一半五分該米六百二十六
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一萬
九千七百三十二石一斗一升一合六抄五撮豆
八千八百一石五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五圭每
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該銀一千九百四十
六兩二錢五分三釐五毫內金州衛屯科應免
一半五分該米六百一十石一斗九升五合六
勺二抄五撮穀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一
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一
合六抄五撮五圭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該
銀一千九百四十六兩二錢五分三釐五毫復州
衛屯科應免一半五分該米六百一十八石九
斗四合五勺二抄五撮穀一萬九千七百三十
石一斗一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
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五圭每米豆一石折銀二
錢五分該銀一千九百四十六兩二錢五分三
釐五毫共該銀四千七百九十九兩八錢一分
六釐二毫

乞早題

請蠲免仍行戶部管糧衙門於部發主客錢糧內核

查逃故官軍銀兩通融扣補其應改折色一半
五分該米六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
五抄五撮五圭穀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
九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
升五合九勺八抄五撮五圭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
五分每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並蓋州衛
應徵本色米五百三十四石六斗二抄五撮穀
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二斗五升豆一千二百六
石三斗九升四合五勺折色米二千九百四十

四石一斗七升六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一萬
千二百九十六石三斗七升五合一勺五抄豆
七千八百二十八石九斗四合五勺每米豆一
石折銀二錢五分每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
釐通行查照徵收庶軍民少得蘇困緣由呈報
前來據此案照先據寧前海蓋二道會復州參
將事遊擊張昌胤各呈寧前金復蓋州五衛地
方本年春夏九旱田苗枯槁災傷等情已經批
駁該道查勘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薊

遼係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
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炳議照遼左之地非斥鹵則砂磧即使歲歲豐
穰向不足以餉軍民之口而辦惟正之供也矧
今歲自春徂夏亢旱如焦夏末秋交雹蟲爲祟
苗則槁矣實何有焉民且莫必其命稅又孰從
而出乎所據寧前海蓋二道查報災傷如前屯
衛中前所高嶺沙河并中右所東關驛六處與

蓋州城東南一帶被災頗重蓋州城西北屯寨
被災頗輕至於金復二處災傷甚重民且逃流
時臣巡閱六月在金復七月八月在寧前躬率
官民祈禱雨澤焦枯秋禾之狀無一人無處而
不聞且見者是可坐視而不救乎救之之法合
鐲折無踈焉及查遼鎮年例糧遇放本色米
豆一石如數二石通放折色銀止四錢若照助
災折徵事例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
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金復二衛屯科應鐲一半該米六百二
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

高嶺沙河并中右所東關驛六處屯科該穀七
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二升四合零豆四千一
百三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合零照例每穀一石
折銀一錢二分五釐每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
外加耗三升蓋州衛東南八十三處屯科全改
折色米二千四百九石五斗七升六合六勺穀
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八石一斗二升五合一勺
五抄豆六千六百二十二石五斗一升俱照例
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

二分五釐蓋州西北三十六處屯科本折各徵
一半內本色米五百三十四石六斗二抄五撮
穀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二斗五升豆一千二百
六石三斗九升四合五勺折色米五百三十四
石六斗二抄五撮穀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二斗
五升豆一千二百六石三斗九升四合五勺每
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
分五釐金復二衛屯科應鐲一半該米六百二
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

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八抄五圭應改折色一半該米六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八抄五圭每米豆一石折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俱送各倉收聽搭放軍餉仍作本色開銷其應編米穀豆照例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共該銀四千七百九十八兩三錢九分三釐五毫六絲六忽一微二纖五塵俱係額餉之數民可蠲免不可少聽該部酌議補發或於本鎮逃故官軍銀兩通融扣補庶軍民困苦可甦而孤懸重鎮無庸矣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覆請行下巡撫遼奉施行緣係遵地被災民苦益甚懇

聖慈酌議蠲折以甦危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好謙親齎謹題請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奉

聖旨戶部知道

查錄理學名臣疏
題爲查錄理學名臣乞
賜諡典以崇風教事項
皇上俞禮臣會議諡法之請仰惟
聖意所以留神法戒世示後禩者甚至臣巡按一方
謬兼學校風化所關倘地方有名儒而不舉
奏實負
皇上德意臣則何敢臣竊見義州衛故給事中賀欽
崛起邊方力崇正學在諫垣以直言開成化戊

子
京師災上疏極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不報自劾又
不報乃以疾歸掃小齋讀書其中杜門不出者
十餘年後薦起陝西參議以母疾力辭且陳四
事一謙
聖學一薦賢才一處近習一修禮樂疏報聞且允辭
而欽竟用終喪盡哀爲了必期盡孝完婚喪祭服
踐爲臣必期盡忠爲了必期盡孝完婚喪祭服
食起居一本自然之理而力行之如是自治如

是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其行實載遼誌吾
學編鈞臺記醫閭集諸書極詳臣不能更僕述
今第觀其化行於鄉鄉人故重佛老及諸不經
之神欽爲製祀外神文俾祀而焚之一時翕然
信從而異端遂息邊將有撲殺獻績者見欽即
吐實曰不忍欺城中亂卒焚劫見欽往諭即羅
拜而散城賴以全而欽之教化可知也欽沒而
鄉人思之不已以凌溪爲欽樂所構爲祠歲時
祀之至今言必稱醫閭先生而欽之遺澤可知
也是時理學儒臣如檢討陳獻章修撰羅倫尚
書張懋皆雅相契重樂爲師友而欽之所學文
可知也沒之久而遼東名撫李承勳奏宜從祀
王之誥奏宜建祠令有司春秋禮祭衣巾其子
孫供祠事贍官階
賜諡號而欽之定論又可知也臣粗愚素不習講道
學每見講道學者往往言是行非盜名欺世心
竊耻之而于欽不能不尊崇斂敬焉蓋立
朝疏論既鑿鑿乎其如彼居鄉教化又彰彰乎其

如此身沒百年而遼之人事之如一時稱之
一口非甚盛德久而不忘者如是乎而褒崇之
典久焉未伸甚非所以崇儒學奬名教而勵風
化也臣見遼東將官一時感慨奮激而殞身者
皆得蒙
國恩贈官録蔭
賜謚建祠厚食武功之報而文行如欽嘉言善行深
入人心所以感發將吏親上死長之誠為何如
者而其報顧可後哉近蒙

皇上俯允臣等增頌之議遼左文風翕然一變若復
微顯闡幽再舉斯典則文章得理學而益實道
德與功名而並隆
聖教廣被于遐荒儒化遠暢乎千古斯亦名賢之遘
遂而
聖世之美事也百年禮樂有待的行伏乞
勅下禮部會同九卿科道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
乞將故給事中賀欽
俯賜謚號以發直儒清德之光而彰

熙朝崇文之盛人心幸甚臣愚幸甚緣係查録理學
名臣乞
賜謚典以崇風教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
差田大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五駁兵科疏
題爲勘事愈辯愈瞞懇
聖斷併
遣科臣會勘以省晒瀆事日者臣疏駁兵科朱一桂
止於備述諸將詳揭仰候
聖明獨斷俯與科臣自悟竊意科臣可以無言即欲
辯諸將之詳揭亦應出杜松不應出科臣而不
意科臣又代松辯也辯參貂之事爲道無此詰
鎮無此對辯諸將之詳爲非臣示意則道臣羅

織而其辯且精也信斯辯也指授道將妬害功
臣又添一重罪案矣臣誠自厭多言又不得無
言臣也愚不識殺降陷衆可以爲勇騙軍扣銀
可以爲廉撥賴尋死可以復用科臣謝馬述
通國之論而參臺敵易將之非此爲杜松辯廉
勇也臣復何言參貂之說証松廉矛亦有京洛
之書非鉗壓朝紳也該衙門姓名指總鎮衙門
非兵科衙門也臣實失於明註使科臣懇煩洗
解此爲衙門辯規禮也臣又何言乃鋪道相語
則實有此事矣守道謝存仁素心人也無妄語
頃又問之云去年在廣寧與松閑語松云昨將
幾百兩銀子往東邊買參貂去守道云往時都
是軍賠不該去買松云京中相知者這番規禮
斷不可少此後可以不買蓋好作商量非詰也
道臣不敢直言相詰松不肯對道臣明指爲誰
科臣之爲此辯也以爲不得餽送相知爲誰之
証則可若云貂參買否不可知則道將各揭俱
在也而誰其誣之至於億度諸將投揭之意爲

承望風旨即非臣示以意而爲馬極迫脅諸弁
共爲羅織符前日之諱以堅臣心之說在科臣
竊笑諸弁之投揭爲扶同而臣亦竊笑科臣之
代辯忒苦思矣日夫諸將自辯皆請詳文移非
私揭也臣皆行道併勘非受私揭也殺降者於
法無赦諸將申詳之意或畏抵出首而求免也
未可知或道臣迫脅而羅織也未可知但疑其
意在承望風旨不知殺人何等事各認數十顆
而甘一死以實臣論杜松之言恐諸將不爲也

即迫於臣威勉符馬拯前日之諳而自入羅織以成後日之獄恐諸將又不爲也科臣徒謂臣攬轡一方噓吸變霜露叱咤成風雷司道而下自非卓然有立者鮮不惟所顧指而氣使況此么麼武弁專伺喜怒以爲俛仰而不知按臣之外尚有督撫兵權尤重按臣五日京兆而督撫有常尊者今勘事亦關督撫夫獨無喜怒而諸將不爲也撫臣與科臣宋一韓同鄉巡道與科臣

同郡同年又督餉延鎮時與杜松同事而新鎮臣又與松結義且科臣門生也必盡捐梓里知交之雅容臣噓吸叱咤于其間而且任拯之迫脅恐撫鎮道亦不聽諸將爲也八月間巡道以事體難處乞添一道會勘臣明告之曰惟冉道專協可以服衆鎮之心塞兵科之口吾固欲借貴道示公耳乃近疏引嫌又付之下手御史矣夫既借巡道以示公又付後來以完勘臣一入閣而指授誰爲臣掩迫脅誰爲拯庇寃屈誰爲

松枉願科臣毋過爲松憂而預以威制主使掣臣肘也若乃任馬拯而副知已安封疆與否臣亦慮之而臣亦覺之矣近貴英款事報完惟拱宸尚在講折但

明旨雖云督撫官便宜行事而督撫尚畏中制不敢任也以付馬拯馬拯日被議彈不敢任也以付楊暉乃近日又聞有造款成必奪某缺與暉之說者以致陰撓漸布疑諸而楊暉又不敢任也以付通使陳愧若陳愧再不敢任拱夕再逞而大勝堡之事再見此文墨糾纏內外牽制上下推托而人心不和之故也非獨拯過也拯未媚虜何誤知已未陷城堡何壞封疆理直事正何混清議青天白日之下衆目任視衆口任言何必指揜手塞又願科臣無過爲臣慮而預以後人覺臣代臣恐也乃臣則因此而自傷亦已極矣當哈流免報捷之時假使臣亦扶同誇功豈不內外無間免此唇舌只緣不敢後言不圖爲松者

日作日壞庇松者日激日深致臣盡發其狀以
有今日非臣本意也及大勝堡陷覆之日又使
臣但奉越相視豈不利害無關免此煩惱只緣
不忍殺戮生靈是以急欲收拾借極暫理敗着
不圖恨極者日吹日求爲極者日畏日阻使款
不得結局以至今日亦非臣本意也且松之去
也臺臣張爾基參之科臣胡嘉棟參之雖宋一
韓亦參之後兵部見其拚死復參去之而臣參
乃獨後不知科臣何見而獨以斥松加臣馬極

之陞也撫臣先移書於內欲留之臣始議留後
因巡道言大同善地又不欲以寧前苦之僅留
三月而其後疏留久任則又撫臣意撫臣筆也
不知科臣何見而獨以庇極加臣臣初建議于
河西養兵蓄銳俟虜境上不宜常出塞久暴我
師未嘗言款也後督臣移臣書云插漢諸酋俱
聽劄門撫款復差通官往諭虎墩兎罕及黃台
吉拱兎三大酋爲遼諸款而兵部亦條上款議
甚具臣五月初查參大勝堡疏始有部院議款

主款者非他人按臣也款議而虜尚稽盟按臣
責也自以此責盡交於臣於是伺臣者口實決
之無成以爲口實而竟不察始初之斥松若留
極者議款者爲誰又舍却松未去時敗覆光景
而第以去後之烽燧時聞謬爲松解此非成心
則不看邸報之過也雖然不揣職分與人事
自取懊惱臣實過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者也臣
以歸結勘事屢疏俱蒙
聖旨不見部覆議論紛紛何日而定嘗記往時揩地

之拗督臣王象乾所持本正而中外徂郭子章之說覓紛紜者數年東事之拗徐觀瀾所持本正而驅逼西還待楊應文一往而其局立結今日之事非得楊應文其人者而誰與了此哉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

特遣科臣一員與臣下手御史會勘正罪耶足以示公叔功耶足以庇私誠爲兩便至於馬拯科臣既疑有迫脅羅織情弊其有無臣不能知但先

可迫脅諸弁共爲羅織以符前日之譖則後亦可迫脅問官共爲鍛煉以實諸弁之言蓋官在則權在或不得不爲其所脅耳似應解任聽勘以奪其權所有印務款事聽撫臣暫委料理待勘完日有無迫脅再作區處抑臣又有感於科臣之疏也九臣疏于部覆下皆兩置松拯其詞以俟酌議而科臣獨曰如果臣言爲是馬拯何辭妬害委當坐三尺之誅即或臣言未當臣職專主封駁亦豈任失言之悔夫曰臣言未當便是杜松罪案何於馬拯則確云委當坐誅而不加松一字乎拯不可與職主封駁者並論是也獨不可與松並論乎即職主封駁者不任失言之罰而悔亦不肯乎行而不悔則殺降開釁歟

若誤

國而不顧言而不悔則徇杜茂公孫

君誤

國而不顧、科臣自恃封駁以失言爲無妨啾啾不止其病根全在不悔此孟軻氏所以有易言無

責之戒也

國制言事者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臣今乞與科臣各書連坐結狀一道送部立案如果馬拯妬害是實則併坐科臣罪庶幾臣罪如果杜松殺降是實則併坐科臣罪庶幾啓其悔心不敢妄言此今日省議論一法也統

乞

聖裁施行緣係勘事愈辯愈晦懇乞

聖斷併

遣科臣會勘以省聒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陳繼明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閱視疏
題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
圖治安事臣於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欽
奉
專勅令臣將萬曆三十四年正月起三十六年十二
月終止三年內錢糧等項八事及一切應行事
宜查照先今事理遍行所屬地方從實查閱等
因臣遵奉
簡命朝夕水兢自寧前廣寧遼瀋開鐵以至金復海

蓋等處無處不遍焉自錢糧險隘兵馬器械屯
田鹽法以至胡馬逆黨等事無事不核焉自督
撫鎮道副參以下諸臣無臣不察焉先是各道
造報閱冊容有沿舊套裝門面者臣復檄以事
関
奏繳地方可以欺臣臣不敢欺
朝廷逐款親筆批註情節駁回另造續據冊報稍
加刪改而臣之心力則既盡此矣除將查閱過
八事緣由備造文冊並原奉

勑書恭行
奏繳外所有文武功罪例應分別奏
請臣恭繹
勑書云邊臣果能着實修舉著有勞績及踵襲故套
搪塞誤事者俱從實具奏以憑賞劃蓋程量功罪
所以示激勸而鼓舞邊吏也今閱內諸臣果能
著有勞績臣何敢蔽功果無搪塞誤事臣何敢
苛罪而茲且何如哉以言乎錢糧則耗於撫賞
耗於當季耗於買馬侵冒不趨不積也以言乎

險隘則新地棄而東墻壞老邊棄而西垣壞堡
臺廢而守望壞不趨不修也以言乎兵馬則老
弱虛糜精壯坐食教場盡爲秣圃而不一練也
以言乎器械則甲冑單盛刀矢亡火器盡置
高閣而不一整也以言乎屯田鹽法則役軍私
種或養廉數千石或子粒數百石而官家不聞
開一寸土也貢爲商或以勢逼出糴關或以
情壓買糧票而軍士不得沾一分惠也以言乎
胡馬逆黨則買老弱以冒價而壯大者聽夷產

回也間殺降以邀功而回鄉者不爲安插也由
是觀之無一而非踵襲故套搪塞誤事者也豈
惟不當叙即人人而罪之亦復何辭惟是提衡
謬而持正之難時地苦而展錯之難流俗靡而
超拔之難體情量物固有未可以一槩過求者

除原任分守道布政使張中鴻聽勘歸結原任
海蓋道右參政楊位告老休致外見任寧前道
右參政馬拯原任開原道今陞江西參政石九
奏年深應叙且西撫長昂拱兎東撫宰煖北關
不止寧前爲然九奏去秋邊事雖不緣本官所
致然不免爲功中之過況經考滿已陞一級與
副參以下雖年深而無功可見者俱不敢叙又
將領陸續自臣論逐者十有二人搜索頗盡今
查道將中應劾者得二人馬共原任分巡道按
察使郝大猷見任右屯營遊擊張應仲乎應准
養病者得二人馬芷巡撫標下副將趙紳總兵
標下遊擊崔吉乎岳去年之參郝大猷也止爲

馬價一事而罪不止於馬價也其爲人也柔媚無骨傾府庫以悅舊撫鎮之心而恣其所用自以
欽發賞功胖襖邊夫馬駒等銀數萬金爲舊撫當季而庫藏空矣自歲奉數萬金換舊鎮所收老弱
馬匹而馬價耗矣自撫賞驟加至三萬餘金而于銀竭矣自差官蘇杭買貨還者每驗輒數百金樣段十數疋方行估削而夷貨濫矣自承赞畫之檄領兵馬往開原誘殺宰賽而邊釁開矣

自借巡邊爲名往遼陽主吳希漢與奴酋盟誓
而國體辱矣自入各將原舊撫鎮言陞則陞言調則調餽送少不周者參處立至而寵賂彰矣自署海道不三月更換委官二十餘人或一百或二百而衆議騰矣自署戶部得羨數千金又歲得米登贖銀千餘金而操守壞矣此一臣者所告賄俠郝巡道而調寧遠矣一在寧遠爲軍民所訐行求舊撫鎮而調開原矣一索取常例月扣軍餉四五十兩而李必茂等扣送矣一更換旗牌每名得銀五兩免換而劉世亨等過付矣一領閫符軍陸續採打柴木賣銀千餘兩而修城爲騙局矣一占使縣四十頭日每輪載所造各色器物運赴廣寧私家而馱砲爲名色矣一

生辰諷各軍孝順馬步每隊各攢銀五兩約四百金上壽矣一伊男張士彥赴京襲職駕言缺費科門下殷實員役數百金充行糧矣一占軍匠織網結蒂造器駕鷹打魚等項而取盡錙銖矣此一臣者桑榆已過務整難堪所當革任回衛以恤軍困者也至於趙紳崔吉兩人者皆謹敕無過顧其人已老矣一以眼疾借差一以沉疴辭印矣當跋撫耶鎮之日或將同病以相憐豈文襄武舊之時而得借閑以自便所當放回

養痾無礙傳宣者也等而上之則督撫鎮臣矣
除見任督臣王象乾撫臣李炳皆以一時重望
兩月淺勞未敢妄叙外舊督臣蹇達其物故者
也舊撫臣趙楫舊鎮臣李成梁其各以棄地事
聽勘杜松則以殺降事聽勘者也而臣又何叙
乎臣惟閱視之有効也所以懲欺玩也其有叙
也所以勸勤勞也兩者並行所從來久而一旦
以邊政不修之故至遂猶有罪而無功豈不爲
諸臣職業羞至臣閱獨有効而無叙又豈不爲

朝廷大典羞諸臣而念爲職業羞也則當求所以
裨之而毋怠玩偷安毋蔽其官牢諸臣而念爲
朝廷羞也則當求所以報忠而毋甘罪忍過毋外
於
褒嘉度必有惕然愧悔翻然省改而不容自已者
是則臣之不叙乃所以善勸邊臣而深於叙也
歟戰羞臣當推原閱視之本意未嘗不歎先閣
臣高拱謀
國之忠而恨節年邊臣誤
國之罪也虜自嘉靖庚子猖獗以來
朝廷屢行修舉邊務卒以侵掠不得閑暇迄隆慶
庚午間俺酋不忍舐犢之愛叩關請臣于時高
拱獨排衆議力主封
貢蓋其本意直欲得一閑暇之時大修邊政永圖
治安此
朝廷制禦之微權而老成籌邊之深計也閱視之
役實起於此今閑暇四十年封
貢不爲不效矣假使邊臣果能趁時積我錢糧修

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以至屯田鹽法胡
馬逆黨等事皆一一修舉如拱言豈不食足兵
强垣堅壘厚可戰可款常操其權於我而不意
相率狃款弛備偷取一切人復一人歲復一歲
浸淫弊壞以至此極也拱疏會屬望邊臣云毋
使臣等一念謀
國之忠他日翻成誤
國之罪今其言驗矣甚矣邊臣之誤
國而負拱也避左徙年虜款諸臣有其暇而不肯

爲今年虜追諸臣欲有爲而不得暇故前者臣
疏申明款議其要領所在實與拱意相爲符合
今宰賽效誠來貢輩面拱免受款漸有次第三
月以來西陲無事不可謂非寧靜之一時也趁
此閒暇作一事之力早一日則有一事之備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臣是以有感
於閱視之本意而反覆三致意焉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覈將郝大猷等覆議上
請明
聖旨該部知道兵部覆奉
聖旨是

仍
嚴諭自今以後務將八事着實修舉克着勞績無使
朝廷賞賚之典懸而不試則人心愈加激勸邊政
益舉而治安可圖矣緣係虜衆內附邊患稍寧
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固治安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兵部覆奉
聖旨是

修邊舉劾疏

題爲修完沿邊城堡臺墻併舉劾勤惰官員以重
保障事臣奉
命按遼自出關以來照得遼東邊面非有岡巒之阻
關隘之塞所恃者不過城堡以容兵衆墩臺以
明瞭望壕墻以制衝突非有它繆巧也河東沿
河一帶虜衆駐牧出沒無常其于防禦尤爲喫
緊邇來臺堡坍塌間有存者低矮易跨且係泥
砌一掘即倒又無壕塹阻當虜騎鞭稍一舉頃

刻數十里以致時時攻劫屯寨抄掠道途民廢
耕種人阻往來千里宵柳爲蓁莽東北一望
良可寒心臣又東踏疆界起自東州堡經馬根
單散羊峪清河一堵墻隳塌孤山洒馬吉嶐陽
新奠大奠未奠長奠一帶城垣多係亂石堆築
原無灰汁灌砌年久開裂人足一震石輒縈縈
自下所至倒塌都城漫坡門甕俱無但存缺
口人皆野住不敢進城問之則云有虜之時
便于騰山逃命似此城無堅墜人無固志

若不修理而建酋一動東邊十數城非我有也因
此牌行分守開原海蓋三道督同各該將領分別
極壞次壞工程逐堡逐臺逐里逐丈明白估議去
後續據各道查覆除次壞工程尚待後舉外其應
修極壞工程併所用物料人夫軍夫塩菜銀兩
備細造冊呈詳到臣批允修理仍動臣衙門贖
銀放給塩菜外本年六月內臣巡歷金復海蓋
路過頂石山堡據堡民稟稱該堡無泉生畜難
聚情願改復熊岳舊堡等情到臣臣惟屯堡原

爲生聚人民而設必乘地氣方保吉利熊岳堡
自萬曆十五年改移于馥頭山後背陽面陰生
氣既絕懸崖欺偏形勢更凶且城內無泉人民
逃徙查據當初改設主意不過以山上可避虜
耳臣從馬上三箭三箚其頂無謂陡滑難登縱
使得登而群數千人露立于一頑石之上四面
攢矢將何遮攔及經過熊岳舊堡係古縣治川
原平敞山水環集人物財賦在遼元爲盛此舊
地也地方居民皆願修葺復牌行海蓋道查議

造冊詳報到臣批允收復其軍夫鹽菜亦於臣
衙門贖銀動給去後今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右
參政謝存仁呈准管遼陽副總兵事參將佟鶴
年手本開稱所屬南接海州界自遼陽長靜堡
南夾河臺起北至瀋陽所屬長營堡界止挑修
過壕墻順長一百六十里墻高九尺底闊一丈
二尺收頂六尺俱用柴薪稭頭壕深八尺口闊
一丈底闊六尺墻壕共高深一丈七尺重修邊
腹墩臺二十五座每座高連垛頭三丈圍圓九

丈共燒用過青磚八十三萬二千塊石灰五千
二百九十九石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一千九
百七兩猶賞過肉鹽銀九十七兩五錢五分一
釐二毫五絲又准瀋陽遊擊王紹芳手本開稱
所屬南接遼陽界自瀋陽長營堡起北至十方
寺堡鐵嶺界止挑修過壕墻順長一百四十里
墻高九尺底闊一丈二尺收頂六尺俱用柴薪
稭頭裏口高九尺外口連壕高深共一丈七尺
壕深八尺口闊一丈底闊六尺重修邊臺二十
座每臺高連垛頭三丈圍圓八丈共燒用過磚
六十六萬塊石灰六千六百石給過軍屯夫鹽
菜銀一千五百三十五兩八錢猶賞過肉鹽銀
八十五兩三錢七分五釐又准代寬贊參將事
原任遊擊劉文魁手本開稱所屬重包過大貪
堡一座週圍四百三十丈高連垛頭二丈五尺
改築西城門一座西門樓與腰角樓共十間鐵
裹城門二扇共燒用過青磚板瓦九十萬一千
三百五十三塊片石灰二萬三千三百石又挑

過圍堡壕塹一道周圍五百三十丈深闊各一
丈五尺給過軍屯夫鹽菜銀六百二十兩猶賞
肉鹽銀七十六兩二錢又重包過鎮陽城堡東
南二面共計二百四丈五尺高連垛頭二丈五
尺南面門西順城二十七丈西南角臺一座燒
用過青磚四十萬六千五百塊石灰七千八百
六十四石四斗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三百五十
九兩猶賞肉鹽銀五十二兩一錢又折包草河
堡一座周圍一百三十六丈八尺高連垛頭二

丈五尺創展寬圈周圍一十六丈南門樓三間
門臺四角臺五間鐵裹城門二扇燒用過青磚
板瓦共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七十六塊片石灰
二萬一千六百八十石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二
百九十兩犒賞肉鹽銀四十八兩三錢又寬算
創起本城鍾樓一座燒用過青磚板瓦共一十
萬七千九百六十四塊石灰九千七百五十石
本城腰敵門臺八座東關門臺一座南北二面
敵臺三座角臺四座共燒用過青磚二十七萬

五千七百一十四塊石灰八千六百九十三石
給過軍夫鹽菜銀一百二十二兩三錢三分二
釐五毫又准管鎮江遊擊事都司王汲手本開
稱所屬包修過長甸堡一座周圍連樓角臺共
四百三十丈內外城門二座俱高連梁頭二丈
五尺裏門庭房三間腰角臺更房六間共燒用
過青磚板瓦一百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九十塊
片石灰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九石給過軍屯夫
鹽菜銀五百八十八兩犒賞肉鹽銀五十八兩

三錢一分又據清河守備陳九圍呈稱清河堡
爲因城內無泉展開北關磚城一座周圍三百
八丈高連梁頭二丈五尺收井入城以便防守
補修舊城二十丈梁頭一百四丈腰角臺四座
敵樓四座燒用過青磚板瓦共九十八萬一百
一十四塊片石灰一萬三千三百八十石又拆
修一堵墻堡一座周圍四百四十五丈六尺高
連梁頭二丈五尺并脩蓋過東西門樓角臺三
座燒用過青磚一百一十九萬八千一百塊石

灰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一石挑挖圍堡大壕二
道周圍六百五十一丈深一丈五尺口闊一丈
五尺底闊五尺築過圍堡短墻一道又築過邊
臺六座挑過邊壕一道深一丈五尺口闊一丈
五尺底闊五尺用大樹木柵一道長二十里又
包修鹽場堡城工梁頭八十丈四面裏城七十
丈燒用過青磚六萬塊石灰一千五百石邊順
墩臺八座圍堡短墻一道大壕一道又補修孤
山堡城東北角臺一座墩臺七座又包修散羊

峪堡南門甕城三十五丈高連垛頭二丈五尺用過青磚三萬五千七百四十塊石灰一百二十石又補修馬根單堡并關廂工程三百九丈燒用過青磚一十二萬九千四百三十塊石灰八百八十四石并邊臺一座築過圍堡短墻一道又補修威寧營堡東西二門圍墻三十三丈土築西關北面順長四十八丈挑挖過圍堡大壕二道共給過軍夫鹽菜銀二千五十七兩猶賞肉鹽銀七十九兩一錢

二分又據整飭開原兵備按察司僉事高折桉呈准管鐵嶺遊擊事務將李効忠手本開稱所屬南接瀋陽界自撫路丁字泊起北至開原中固定遠堡界止挑修過壕墻一百里零一百四丈墻高九尺底腳寬一丈二尺收頂六尺裏口高九尺外口連壕高深一丈七尺壕深八尺又重修并增築臺八座每座高連垛頭三丈圍九丈燒用過青磚二萬二千四百石給過軍夫鹽菜銀一千三百六十兩九錢四分二釐猶賞肉鹽銀六百一十八兩五錢

共一千一百兩猶賞肉鹽銀四百兩又准管開原參將事遊擊曹文煥手本開稱所屬南接鐵嶺股家庄窠堡北界起至開原鎮北堡迤東爛泥溝臺止挑挖過壕墻一百六十三里零一百四十六丈又鎮夷堡迤東漢州臺一處樹木稠密難以挑築安置木柞一百二十丈通共長一百六十四里零八十六丈外於小邊白定遠堡王遼臺北界起至古城南界止築挖過壕墻計一十七里零四十丈以上墻高九尺外口連壕高深一丈七尺壕深八尺口闊一丈二尺底闊六尺又從鎮北堡迤西灰窪衝處起至清河堡迤東搗鼓臺止安過裏壕通賊要路水口木柞計二十一里零二十丈重修并增設邊墻一十九座每座高連壕面二丈八尺闊四丈共燒用過青磚五十七萬塊石灰五百七十七石給過軍夫鹽菜銀一千三百六十兩九錢四分二釐猶賞肉鹽銀六百一十八兩五錢

又蒭糧五百石又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按察
司副使閻鳴泰呈准海州參將蕭如蕙手本開
稱所屬自東勝堡北界接遼陽長靜堡南界一
堵墻起至本邊東昌堡西界三岔河東岸止順
長五十四里零一十一丈木柞水口一十三處
木棬邊臺馬圈門三十座出哨馬門二十三座
共長六十里零二十九丈墻高一丈　尺底脚
寬厚一丈二尺收頂六尺俱用柴薪稗頭裹口
高一丈一尺外口連壕高深一丈九尺壕深八

尺口闊一丈一尺底闊六尺又將小姐廟古樓
臺創修在裏共添墻壕各六百丈又自東昌堡
迤西起至三岔河東岸止創修路堤一道順長
一十九里堤式內外俱高一丈一尺頂闊一丈
一尺底闊一丈七尺通水大橋三座木棬馬門
一座又重修大路墩臺五座每座高三丈圍圓
十丈共燒用過青磚二十萬塊石灰二千石給
過軍夫鹽菜銀七百三十二兩犒賞肉鹽銀三
十四兩二錢四分又據蓋州備禦李杰呈稱包

修過熊岳舊堡一座土身四直并甕城護門臺
腰臺角臺一十二座通長六百六十丈高連垛
頭二丈七尺共用青磚二百六十八萬三百塊
石灰三萬五千八百三石給過人夫鹽菜銀四
百兩三錢二分各呈報到臣該臣看得遼塞以
墻壕爲垣城堡爲室墩臺爲牖所從來矣遼邊
二千餘里壙埌平原關無結草之固地無寸坎
之限臣甚危之是以有東西修築之役而春閒
西虜報仇東虜美兵戎馬倥傯臣恐工程難就
詘動支官銀但只括臣贖鍰多方湊處于是徑檄道
將自海州起歷遼陽瀋陽鐵嶺開原以及清河
一堵墻大貫發陽草河長貫等處各糾軍夫數
千人一面修工一面防虜所在雲集沿河牧吏
十數萬皆詫視不敢動惟於遼陽以數千騎三
入而三拒之竟無所獲而後亦竟無機焉臣惟
興工動衆者不患虜衆之侵軼而患在我隄備
之不嚴衆心之不齊初起工時官軍頗懷疑懼

臣親帥道將出塞相度且命馳射以示無恐每日修築所至環戰車爲營或堄立營盤安排火器以爲家當又挑選精壯爲遊兵往來防護而軍夫有所恃始弗懼也每軍日給鹽菜銀八釐南衛軍往開原者一分二釐邊夫四釐屯夫一分而軍夫有所資始弗饑也臣猶恐其不足移文餉司春夏秋三季凡修防軍士除應給折色外仍每季增給折色一月而軍夫有所裕始弗內顧也臣猶恐工程浩大軍夫久勞苦以情義

告諭官民出夫助工二十日時李成梁子若孫築愈力而開鐵時正之糧如梢如梶又共助穀薥五百石如梢如梶又助銀三百兩而各官商民人等又助銀七百餘兩臣以開鐵軍夫更苦行令該道奇收大行犒勞時遼陽亦助銀數百兩臣恐累民令該道卻還之而是時督臣王象乾差官以犒三百金至撫臣李炳以犒

賞一千三百金至大行犒勞而軍夫始益鼓舞趨事不知其爲勞也以此衆心齊奮衆力畢舉壕墻之工以六月完墩臺及東路六堡城工以十月完終工之日無有一人怨者而至於熊岳堡工以六百餘丈之城起工於八月報完於十月則雖子來不日之速恐亦無以過此矣通計挑築過壕墻六百八十五里包砌過墩臺九十九座清河一堵墻草河鞍陽長甸大甸熊岳堡城七座補修鹽場孤山散羊谷馬根单威寧營

城堡壕墻五處共用過臣贖銀一萬三兩五錢九分零督撫犒軍銀一千六百兩地方官民助工銀一千一十八兩五錢穀薥五百石役不踰三時費不動官帑軍不煩調遣遂使東路城堡雉堞雲連即建酋一旦緩急皆可屯集而東昌汎懋開鐵一帶田地向所離城四五里十餘里不敢種者今且開拓二三十里自入秋以來民狎于野莫不安意收斂而並無一虜一騎踰墻搶掠者豈臣之過而能及此良由我

皇上神威遠震諸夷斂跡不敢擾犯故使官軍得以畢力完事而督撫之同力協濟餉司之苦心通融道將之躬行督率其力亦居多也查得邊工舊例效勞員役應得查叙以示激勸臣以爲此乃邊臣之常且按臣從來無俯築之例擬合奏報工程錢糧數目不爲薦叙顧念平地創險而虜復縱橫垣塞本自爲難七堡展脩而夷方悖逆包砌更覺非易諸將吏畏臣法嚴不敢不盡力其實暴露窮荒觖望叵測受怕憔悴苦苦臣甚念

之何忍不爲負諸將吏況按臣所以激勵人心者獨有此舉劾之權在未可以自嫌而妨公旌善若得分守道參政劉仁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原任開原道副使今陞江西參政石九奏皆以勞瑾遼謀綢繆先事屢閱邊垣榮六百里之提封起數十年之氣色經營實心幹濟當工程極難極險而奮身率作不辭櫛沐之勞值虜衆西訌東訌而加意哨防克制突馳之擾拊衆而同甘共苦督工則日省月成俱應紀錄內除曹文燫陳九圍已於增兵疏內議陞原職外王紹芳未任則工程勘議爲

勞既任則波邊拮据獨苦似應量復原任參將職銜而遼陽邊長一百六十里嚴一魁實經理其半且三當虜犯一獲首功所應照原官過缺推用者也開原備禦林宗堯蓋州備禦李杰瀋河備禦孟先春鐵陽守備劉士英汎河備禦何世延懿路備禦祖天壽慶雲備禦賈承武武靖營備禦李應選長安備禦王琳清陽備禦楊可大委修熊岳堡原任備禦文濟武委修海州邊墻原任備禦祝世泰管東協中軍事原任備禦

魏國印以上諸臣或獨當一面而事不避難或
跟隨大衆而心期共濟馳驅絶域併手胝足以
無辭住宿沙場暑雨祁寒而不顧併應紀錄内
除林宗衆已於增兵疏内議陞遊擊外李杰樸
誠有勇善撫礦豪該道恐其俸久别陞相應加
銜照舊管事而文濟武祝世泰魏國印才力俱
堪兼有勞勩俱應過有員缺復職推用者也中
固備禦鄭朝隆起家行伍有勇無謀修築不加
精勤工程全欠堅固近據該道揭報該備壕墻

大不合式乞要一懲以别勤惰似應革去新加
遊擊職銜仍以備禦管事再俟明年修屯有效
方准復職東昌備禦李維德收周爲李兩姓家
奴向恃勢以横行今怙終而不改據該道揭報
剿軍驗馬指賊騙人科害屯衆及被人告訐種
種穢跡臣不具論只如修築一事所爲遠加哨
望便于軍夫進止者全賴墩軍以爲耳目本官
每墩私撥二名取魚止以婦人小兒竪旛視
時有爲臣言其狀者臣猶未信及過東昌面問

本官自知難匿對云三岔河有船二隻舊規每
墩撥軍一名巡河非二軍也臣聞其言而恨之
當胡虜南牧風塵滿眼雖使離要乘障猶懼失
察況乃自撤耳目萬一虜騎卷至工所數千軍
民何以自保貪玩如此所當革任回籍以警後
來者也其中軍千把總以下應薦者俟臣差完
查舉應獎應戒者徑行獎戒及助工鄉官李如
桓等優禮致敬外所有脩・過墻墩臺城堡工
程動過鹽菜銀兩數目理合

奏報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覆將道臣謝存仁等將領佟鶴年
等分别紀錄復銜推用黜革追還鹽菜銀兩仍
請施行臣愚無任感戴待
命之至緣係修完沿邊城堡臺墻併舉劾勤惰官員
以重保障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常以寧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劾自在州疏

題爲州官貪酷異常冊處未盡厥罪謹據實糾劾
乞行提問大懲邊吏事臣謹按管自在州事山
東濟南府同知萬愛民性本陰鷙慾類貪狼政
以賄成敢爲放濁頃已開具劣狀註以不謹字
面造冊送部以備考察顧猶不意其大貪大酷
一至於此極也頃臣拿其心腹用事者佟志武
戴國聘楊得春李起鳳等四人問之絶不提出
訪單事件一字第令各役思想平日所與本官

過付者一一供報以合臣單而是日臣抱寒疾
不能執筆命管糧通判凌子任立於堂左代臣
註記强半皆臣單所未有臣請得而備述之一
查勘朝鮮王子往來十四館每館收銀一百兩
王京下馬起馬各大宴每宴收銀一千兩綢紬
夏布皮張人參涼蓆筆硯弓刀銅盆等項共載
七馱佟志武節得功徐廷潮觀筆顧縣跟進二更
進城各證是的臣猶未信復喚原跟都司嚴一
魁通事官桂應元承差楊世功字識門役劉慶

吉等當堂對質據稱去年六月初一日過鴨綠江迤東愛州定州安州平壤黃州開城碧蹄共七大館往回一十四宴折銀一千四百兩沿途八道及十七小館太守等官俱有贈見土儀十四日至王京王子送下馬宴銀一千兩布袋裝盛又土儀一分虎豹皮各四張人參二十斤綿紬夏布各一百疋鹿皮水獺皮各五張紙劄觔硯筆墨扇刀等項嚴都司萬知州宪只肯受土儀將銀退辭王子再三致意方纔收下十六日

遊翰江王子又送禮銀五百兩二官未受止受席硯筆墨扇刀綿紙等項十七日起程王子親自會宴送銀一千兩土儀一分與下馬宴同二官復辭王子立起再三致意復俱受下又二閣下贊禮每一分人參二十斤綿紬二十疋觔硯筆墨扇紙小刀等項回至開城太守送大銅火盆二銅盆四對斗二每一官共受銀三千四百兩虎豹皮各十六張鹿皮十二張水獺皮十張

人參一百二斤綿紬三百六十六疋夏布二百三十疋大油紙十塊大小綿紙一百五十束大小涼觔一百七十三領江硯八十四方筆墨各三百五件扇三百三十柄小刀一百七十把弓十張銅器八件一原任副將吳希漢過付辛學等銀一千餘兩尤恐不的復提吳希漢面問供稱為訪拿事本房辛學過付銀二百兩昌孔倫孫顯祖朱朝貢共銀五百兩承差董繼孝銀二百兩董繼奎銀四十兩王禮元高騰漢各銀二

十五兩犯人王志德銀五十兩清河守備郭巍然金首飾一副銀鍾盤八副貂皮四副棟參八斤銀五十兩又每年希漢自送銀物約三百餘兩又兩次送愛民男銀物一百餘兩又為貂貂襖變價銀一百五十餘兩又革任後恐楊和寨邊事批渠問斷送良馬參貂約一百五十餘兩俱本將供證承差佟世忠銀一百五十兩陳伯松銀一百五十兩李繼學銀六十兩八參二斤張景棋金二十兩王誠忠銀六十兩張應澄

銀一百五十兩一貸為邊事叅將李如楠送銀三百兩貂皮襖一件、遊擊李騰霄銀一百兩尺頭一包備禦白潢銀八十兩、備禦審國胤銀八十兩、一為提問事備禦金永資送銀一百兩叅將伊天爵銀鼠皮襖一件、銀五十兩、都司王朝臣銀五十兩、一備禦周大岐為軍告送銀五十兩一砂塲委官修翔鳳為訪察送銀六十兩、一指揮于騰雲為追宋希舜贓銀送銀一百兩、一守備吳世爵為陞復州遊擊送人參八斤貂皮二把一備禦鄭名忠為追夷參送銀一百兩一副將韓宗功為地界送蟒段六疋沙金二十兩一都司王汲送銀一封段二疋一遊擊李向日送舍刻孫皮十張一指稱舉薦備禦王琚清河署印送謝禮二十兩人參三斤一封價往清河撫順驛陽關原買參該備各送參十斤原價退回一堡官王衙閨為北門送銀二十兩金一兩一千戶佟志武求署東昌謝銀二十兩貂皮一把尺頭四疋計六箇月送紙贖銀一百兩一經歷薛樺甲江油秘商民數百人訐告送銀五百兩將贓銀數千該臣見在駁問一經歷馮之城灌陽把秘商民數百人扭告得銀三百兩將原告白尚文坐以匿名左文登時夾死該臣見在駁問一李孔文為人命送銀五十兩一監生李孔章為誣盜送銀五十兩將戴景桓楊五楊三小廝王善友五名打死該臣見在駁問一永差巴應登送銀五十兩打死原告佟尚見該臣行牌戒飭一潛一元張鳴鳳

劉三才劉成祥俱係登時打死擡出州門俱有卷案其餘剖腹繫頸死于獄者不記其數一高淮委官宋希曾送銀二百兩金贓拿園城富户逼止一次每餽送輒一二百金指節一箇且不拷銀物希曾每次輒得千金人人傾家一宋希曾被打死後財物俱寄伊兄指揮宋希舜處希舜送獵皮襖一件貂皮二十張人參十斤又一起銀二百兩李國愛過付楊得春寫禮單一佟養德為詐官參送

銀一百兩、人參十斤、一般陽朱繼文爲詞訟送
人參十斤、一監生陳實爲詞訟送銀十兩、尺頭
四疋、又一起送銀二十兩、尺頭二疋、一羅文元
爲人命送銀三十兩、一送偏頭平民張友弟得
尺頭八疋、靴韈棕扇等件、一張德惠爲詞訟送
銀一百兩、一礦豪劉試魁爲訪察送參價五十
兩、并原參還州、一吏目胡守政抽稅回、送參十
斤、虎豹皮各一張、一經歷薛樸前次抽稅被告、
送人參三十斤、銀三十兩、一吏目陳九法掣鹽

回、送銀八十兩、南轎一乘、一每月三告每告准
狀二三十紙、每年自允徒贖一二十起、約計一
年、贖銀七八百兩、五年所得約四千兩、以上銀
物、除吳希漢過付外、又有心腹徐世芳者、過付
尤多、恐被訪拿、先送過開、無遮供報、其餘一裝
一件、俱佟志武等經手、盡佟志武屢訪于
戶也、徐世芳龍職士夫、楊得春佐之
武國聘其猾棍而李應鳳則其貼身門子也、該
州舍人四五百名、書皂門轎三四百名、無不指

官騙錢生事害人而出入內衙書夜無間者數
人充用事、凡一應大小事情不與數人講通則
經年壓案一通則朝入暮問而吳希漢則聽勘
人員也、復鎖起遼協、既恐邊事落州問斷又恐
賢否被州開壞以此奉承極厚交好極密而又
有廢將韓宗功等爲之幫閑、凡過付銀兩俱係
彼此往拜袖來袖去殊爲可笑、臣訪察受各色
官民財物猶可言也、奉

旨差勘朝鮮而受其財物數千金不可言也、入路
而爲人脫罪去贓猶可言也、入馮之城賂而打
死左文、入已應登庆佩賂而打死佟尚見、入李
孔章賂而指盜打死屯民戴景相戴景陽楊五
楊三小廝二善友五名、不可言也、我
國家律例森嚴一款、文武職官索取土官夷人猶
猶財物犯該徒三年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又
一款內外問刑衙門致死至三命以上者文官
發附近武官發邊衛各充軍、又一款凡官司故
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又一款凡官

吏故勘平人因而致死者斬愛民之罪安往而
不得戍與死者若僅僅以不謹議處聽其官帶
閑住而臣不與於貪酷之甚者耶遼東文職有
司止逼判知州五六員人少權重將領賢否邊
情生死皆出其手即衛經歷亦操此權妄作聲
勢以此賄賂公行習成風俗草菅人命全不爲
意臣今年禁絕一切動以三尺繩諸吏諸吏凜
凜幾遼風一變獨有愛民爲鬼所啾縱其滿

國憲若不提究一爲遼人開眼將來貪酷之風何
所底止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酌覆將管自在州事山東濟南
府同知鵬愛民原任都司嚴一魁自在州副千
戶佟志武等行臣明實勘問覆
請重處以爲大貪大酷戒臣無任瞻仰
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州官貪酷異常冊處未盡厥罪謹據實

糾劾乞行提問大懲邊吏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防建夷疏
題爲建夷反側愈甚邊吏安綏可虞乞
勅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臣惟建夷匪茹
狡焉思逞自去年數引重兵壓我靖安撫順之
間自知悖逆難容常恐我兵剿處或親自引兵
來迎或累石樹木阻塞道路或收邊部家小八
寨盡斂精壯爲兵待戰自去秋已來報者數十
輩至後又勾串西虜要將人畜財物盡分西虜
而已獨得其土地方始入塘報今月初二日

宣與又報稱夷人修達子密說鳥龍江一帶達
子俱被我們都督撤進裏邊大寨住牧鮮明盔
甲俱發與鳥龍江精兵達子披戴無盔甲者日
夜製造二十日清河又報東夷一百餘名自本
月初七日前至本堡買賣延今十二日不去
指稱取討欠債密打聽消息及差通事宣諭
離邊十餘里遥見盔甲達子數百騎隱伏山下
沿途擺機絡繹不絕及至新築關門把口被甲
達子約五千騎執鎗櫈阻不容前進稱說關西
兵馬到了不曾陳遊擊接着合營不曾而各堡
又稟但係通兵隘口俱有達子堵塞聚等情
由是觀之奴酋包藏禍心既已懷不自安之情
處不得下之勢而又乘我兵屢敗於西虜之時
若是此等舉動始終止於自防則奴爲備我我
之備奴已自不得不急若是聲言自防而一旦
突至爲先發制人之計則奴爲圖我我之圖奴
如何其可更緩而以臣觀於今日邊吏無論圖
奴即求其盡一備奴之策作一備奴之具而亦

未之見不過曰吾第示之以羈縻鎮之以安靜
自可俾倖二三年而可以無亂夫以今中外不
同心上下不齊力倚辦不得人兵不集糗不積
甲不堅器不利城堡不高厚長短之技不相敵
西事不得收拾之時誰能令羈縻而言攻取令
安靜而言生事羈縻安靜之說是也而羈縻安
靜之實非也何也夫所謂羈縻者必使奴酋畏
威懷德有不得不聽我約束之意諭退地則退
地諭去車價則去車價諭減

進貢人數則減人數內消遊蔭外解警備彼此相
安長爲藩衛終其身然後謂之羈縻今嫂詞相
加至不能忍而纔得一軟語便以奴可羈縻也
觀兵境上輒倉皇無措而纔一退去又以奴可
羈縻也大官大吏見夷使呴呴作兒女子語通
使宣諭頭搶地送款而已何曾昭宣

朝廷威德一毫其驕悖而至於安靜二字中間自
有許多應作事件如九操兵買馬儲糗蒐材繕
器治垣等項必須日夜經營時刻拮据勞勞焉
從極不得安靜中而後博得一安靜乃今之所
謂安靜則亦安靜而已矣遼東無郡邑有司事
事倚辦於將領及衛所官此輩有何智謀有
何憂慮有何爲

國報効之心有何維繫

等莫施而疫癘者又百計推餉但事見嫌追恤
其後以此責之召募而不召募責之操練而不
操練責之備禦而在事者見人情事
勢之難輒仰屋歎而付之無可奈何不得不藉

安善以自解

陛下試問諸臣爾言羈縻奴酋真聽羈縻否爾自
謂地方終得安靜否臣不知其何以置對也今
奴酋又倒已是如此邊吏安緩尚是如此臣爲
遼危不敢不言伏乞

亟勑當事諸臣遠求所以羈縻安靜之實如或不聽
羈縻終難安靜亦當從長作何區處毋徒挾持
虛說醞釀實禍以

陛下之封疆爲戲至於新增兵馬一節假使急急召
募顧各已召至一千餘人或一千六七百人而
遼陽人多地闊及止召及六百滿河未曾減增
之先已將四錢餉召至四百人即以充數而遊
擊一加雖月九錢而不爲召一卒乃近來議論
有謂且緩召募留餉別用者有謂遼兵無用必
召關西人者有謂部覆限定三年不如不召者

而頃得職方徐郎中書又云裹邊浮議有謂錢糧已費過十五萬曾無一騎一卒中用者有謂
葉主事因糜費錢糧數多服毒自裁者臣皆不
知何謂似此日延月挨左推右惑臣等何敢自
執增兵爲是惟乞
再勑地方諸臣如有奇謀祕計可以退伏東虜便當
各獻一策付部存案擔任利害召募之事仰徑
停止如其無策亦須上緊速募以壯兵實勑定
期限九募不及數與雖及數而不中用者輕則
按遼疏稿　卷四　李
罰俸重則降黜仍
勑部科記定今日文武諸臣姓名無使離局之後建
夷猖獗得以逃優游養亂之罪再照人情積玩
陛下留心九邊每
旨必致叮嚀責備之意然自該部一行督撫督撫一
嚴旨做一事來此眞切中邊人膏肓之語夫至
嚴旨不以爲意而臣言又何益哉臣惟盡心盡職焉
耳矣臣無任憂懼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建夷及側愈其遠遁安緩可慮乞
勑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按遼疏稿　卷四　李

聖旨建夷蓄禍日久地方官如何全不用心料理朝
廷嚴旨邊臣亦視爲虛文息玩已極好生可惡這
所奏着該部作速看議來說

查衆長定堡失事疏

題爲虜衆殺掠甚慘將領退縮不前謹據實查衆以肅邊紀事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虜犯遼陽已經撫鎮塘報訖臣惟遼陽無地不蹂躪獨離城四五十里西南一區數十年不見虜土沃民衆村屯攢集不拴則已拴必席捲無遺心憂耕耨據陸續稟報皆稱虜見我兵驟至不敢開營散拴彼此相持申時出境俱無所獲而去及問該協將領與地方各官人等皆以無所失事對

也臣頗以爲幸惟等虜糾大衆遠來無首空歸者必結聚墻外乘隙再入移書總兵官仍駐河上以防之無何報前虜回巢已盡而臣始大疑曰有是哉虜何所爲而來何所懲而去乎有是哉遼將不戰而屈人之兵乎遼左夙奏捷千報百殺百報十上下相蒙牢不可破細看此番情景若爲受然無意者而臣思有以破之矣忽於今月初九日出共不意冒雪親勘而是日巡道孫敎化適至同守道謝存仁皆倉卒與俱馬比至被剋諸屯門戶如故人民俱無潰散土爲赤人去犬留饑而食主首是狼藉何忍一視未剋諸屯拚死拒堵殺傷甚衆僅而存者皆負重創每至一屯但與兩道相對慟泣至於生角糧營衣物鍋口農器等項不論已剋未剋收拾盡遁計屯堡剋者五處未剋下者七處咱虜遊掠者一十二處男婦殺死者二百六十六名口躂死者一百八十五名口虜去者一千九十一名口牛馬驢騾等項二千九百二匹隻頭

雜糧一百七十窖約計二千七百九十餘石衣物鍋口農器無算俱有備細冊籍行道覆查外其殺虜盡絕無人供報者不知其數臣因搜括贖鍰凡被殺者每名有屍親則給銀一兩無則給布一疋棺一具被虜者每名五錢被傷者每名三錢牛馬驢騾每一隻頭一錢回鄉者每名三兩通計用銀五百七十二兩四錢然來領者不過十之三四至於空屯盡戶而去者誰爲領受臣雖欲爲

陛下少推優恤之意而亦無所施之嗟此慘酷痛何可言當入犯之日初報達賊五千騎少頃增報一萬次日佟鶴年火牌又增報二萬臣雖知其必詐然心泥於日前關西五萬之報猶以爲此酋虜衆亦或不少及問之屯民皆云達賊以四枝進一枝不滿一千臺上望見甚的回鄉云達賊只好二三千騎虜去男婦却與達子一般是其少可擊也又屯民云達賊以五鼓至邊填壕窓墻卯時始入辰時到屯幸賴墻阻兩時人猶知備每一屯不過一二百騎守住攻射期於必剋如剋勝營雜俊等臺俱止一百四五十騎若使官軍上前俱可救下臣觀村屯相去或十數里或三五里虜散勢寡是其分可擊也又屯民云是日虜見官軍不到安心射打已而稟載已滿無心攻剋且恐我軍截住墻口遂於日西自去又時近年飾家家釀酒虜皆飲醉顛笑欲狂者後出極便追截所捨之物駱駝二千餘皆乘

載不動男子或二人或三人結住頭髮人畜衆多一步一挨其行極緩又將男婦衣服盡剝赤體凍冷皆號哭不肯行引頸乞殺願死墻內虜始各給殘甑敗皮護脊而去而墻口甚窄其出又極遲是其重累可擊也遼陽營兵有馬者三千五百餘騎以合擊分以銳擊惰以輕捷擊重累獨不可當一虜收一堡乎獨不可邀其輜重截其歸途而奪還其人口乎何乃畏虜如虎縮首於沙河蒿萊之間虜方在西却向東南趨避屯民方大呼收命却將標旗偃伏不敢令虜一見即求其鳴一鼓聲一砲如往時送行者亦不可得以致無數生靈橫遭殺掠入鬼銜憤

國法笑容臣謂中協副將佟鶴年者所當提拗從重問擬者也海州瀋陽復州皆爲協營所屬虜深入柳林屯一帶去海州東昌不過七十里瀋陽一百六七十里是日臣蒲望海州參將蕭如薰復州設防遊擊張昌胤各兵馬午刻可與協守合營而戍時始到瀋陽遊擊王紹芳兵馬酉

刻合營而子時始到遼城及臣查究皆以烽遲
藉口不知烽火頃刻百里若其遲也撫鎮業有
傳烽新檄何故不遵即如海州自言已時聞砲
若肯星馳赴援未末可至何乃以起更時到也
似此秦越相視觀望首鼠即論以臨敵不依期
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之律亦不為過但
念虜警方殷一時難去衆將蕭如薰張昌胤王
紹堯暫免重任姑各充為事官戴罪聽勘分別
處治者也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

東巡政使司右參政謝存仁身為邊道職在保
釐無事則操練軍馬整飭邊備有警則收斂人
畜資糧戰守非
勅諭所責成者乎而今且何居哉雖身親擐甲之事
難為章縫而儒者苛求而目擊盈野之冤應與
守備不設者併論所當重加罰治以警疎忽者
也仰廣前將軍鎮守遼東地方兼備倭總兵官
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王威烽堠之申飭本
嚴而積玩有難於頓革出援之奔馳甚急而傳

報常苦於不真因此駐劄高平亦知苗頭向東
矣慮其顧東失西而不即悉衆以渡河曾移臣
書亦欲遣通丁邀截歸路矣慮其偵探不的而
遂失潛師以出境即此救援之無濟亦其籌算
之未周相應量加罰治以需後效者也巡撫遼
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炳日日振戎飭武心思已竭於焦勞總督
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時時遣將

調兵謀慮尤極其周到臣敢復為賢者責備但
查隆慶元年題
准事例各邊功罪自總督鎮巡以至副參遊守兵備
有司凡有兵馬城池之責者查照責任一體論
功行罰蓋賞不遺於有司罰不貸於大吏
朝廷所以示至公而有功與同其賞有罪與均其
罰臣下所以明有法臣謂兩臣者併應量罰以
明例者也伏乞

遵

勑下兵部再加查覆議覆呼將副將佟鶴年革任行
臣提問究治如律參將蕭如薰遊擊張昌胤王
紹芳各充爲事官戴罪聽勘分別議處道鎮撫
督謝存仁等分別罰治庶幾法紀嚴明上下警
畏顧臣因是而有憂焉虜猶犬也慣之則愈來
而挺之則亟走彼探知寧前廣寧開原三處村
屯俱盡獨未嘗須臾忘遼海耳此番入犯無論
交綏對壘但使逢逢舉一砲發一矢虜猶曰我
有兵也今以三千餘騎入無人之境而從容得

氣去諸虜艷羨必相率而來來必衆而遼海受
禍必更大伏乞
嚴飭當事諸臣督率將領設法防禦無使地方再受
屠戮之慘中協副將非威望謀勇者不足以內
馭諸路外當東西諸虜精選亟推於今日更爲
喫緊而遼將中無有堪此任者臣等去年推補
疏中固已明言及此而欲用原任總兵趙夢麟
以資其力矣若復以一佟鶴年者往而河東半
壁更何賴耶臣無任感慨痛切待
命之至緣係虜衆殺掠甚慘將領退縮不前謹據實
查參以肅邊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虜賊窺邊先已有報該鎮各官如何全無防備
及至入犯又不出一兵禦戰去又不行追截遂使
人民殺戮慘酷至於此若非巡按官任怨查參誰

肯實報覽奏朕心惻然這失事官員盡法處治併
撫鎮該道官俱參究來說近來法令不行人心玩
愒以致邊事廢弛生靈受殃欺隱成風牢不可破
朝廷添兵處餉盡皆虛糜深可痛恨爾該部仰體
朕心作速議擬大加懲創振刷以儆將來毋得姑
息

六駁兵科疏

題爲任事實爲掣肘聞言益覺灰心乞
准早代以免誤地方事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長定
堡失事臣親到邊查勘具劾伏蒙
嚴旨督責諸臣一時人心震懼思奮地方有賴而臣
才薪見以幸無罪不圖言者反追咎臣以爲臣
過蓋反覆科臣宋一韓朱一桂三疏不覺自悼
任事之難而益歎遼事之不可爲也夫遼事之
壞壞於無法臣每痛恨之以此長定查參雖督

撫不少貸焉科臣以部議尚輕要將佟鶴年立
斬正法張昌胤失期重論督臣罰撫臣自裁鎮
臣調道臣降其執法不視臣更嚴哉惟是所引
律例亦欠允當查虜所攻剋屯堡每屯惟墩臺一
座覓僅踰丈而數十家環居之有虜則上臺趨
避與大勝堡城池不同佟鶴年只合依臨敵退
縮之律而科臣擬以失陷城寨之律似覺不合
雖爲斬均而罪名不可不正也遼陽之南爲海
州海州之西爲東昌堡而參將張昌胤設防在

焉遼海緊隣而失事處所更緊接海界論應援
則當先海州次東昌況昌胤初到鄉機未定而
應援又先如蕙至也故臣疏酌其主客遠近而
次第之今若以調遣失期之律提坐昌胤則如
蕙當用何律承調遣者既用此律則調遣人者
亦曾出防失期不審又用何律雖罪名自定而
次第不可不正也科臣身未到地方不知有城
無城不知主客遠近徒思駁部議翻臣案而不
自知比擬之謬臣勘官也不敢不改正雖然科

臣之本意不在此在遼陽數失事殺虜修邊夫
役千人而不以報也在刺臣等增兵添餉築墻
皆無用徒事紙上鋪張而當場之布置疏也在
推原今日不戰之故由於殲虜者下主戰者屈
而爲諱戰主款者誤也此臣之所謂追咎臣以
爲臣過者也臣不可以無說而處於此矣先是
半月前有以科臣殺虜邊夫之說告臣者其大
旨謂臣雖官報長定一件而邸隱下四件雖築

破臣而私疑其有所回護耳信斯言也則一遼陽也鄉以邊夫而不報今以屯民而報之不令佟鶴年笑乎一遼鎮也河東以邊夫而不報河西以殺降而報之不令河西官笑乎卷查去年遼瀋之間虜入數次俱經駁道覆查其入犯日子一於四月初八日而科疏以爲十二日一於五月十九日而科疏以爲十七日一於六月三十日而科疏以爲初三日一於七月十五日而科疏以爲十四日俱非也此自風聞之誤亦不足怪獨當見撫臣於遼事稍大者輒以專疏報而此獨要待類參則其事之小大當亦可知不然而撫臣爲臣回護耶去年西虜報警宰賚挾賞建夷弄兵境上兵部與臣等萬不得已有增兵之議召募萬衆安得見成精銳者一呼即應雖應矣而買馬製器繕甲編伍亦未能一日辦者安得荷戈執殳遽可爲用昔杜松以善戰驍將統大營萬衆加以自己慣戰內丁千名虜猶如入無人之境而今遽責新募者以杜松之所

不能何不恕之甚也新餉措處艱難地方諸臣豈無人心雖議定安家銀兩猶不欲給誰肯輕費即如遼陽見召兵七百名支糧纔三月費不過二千金而餉固在也如增兵添餉科臣定以爲不可即當

請止趁此支費不多猶可追還而餉固在也築墻一節臣不會議不題

請不調防兵不動官錢獨括自己贖鍰萬金新包堡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墻壕六百餘里當虜衆

紛擾之時而作此擔愁惹禍之事當場布置枝止此耳幸免於虜而不免於科臣宜矣今墻之有無足恃臣何敢知惟知河東自去年到今以有墻故遼陽開原兩道零窩各僅十起海蓋道絶無一塵視河西寧前道之五十二起分巡道之八十四起鈔略似少耳惟知沿邊荒地海州沉懿開鐵冶懇種漸寬遼陽今歲告墾納科者一日百人似若以墻爲可靠耳即如長定之役未明空墻辰時至屯人早登臺幸不盡剋若果

履平地之易如科臣言直向夢中捉人耳恐屠
略將不止此且虜以一口入以八口出連夜窓
穴墻被人畜踐滑皆前牽後擁始得過至五更
而出始盡墻自羈虜以待邀截而人自失誤非
墻之罪也至於戰款之說臣屢疏甚明不更贅
矣惟就其疏語而詰之殲虜何下縛堡虜以殲
虜者自不得不絀也前慮要功之疑而去秋曾四
戰矣何以不懼也大勝雖有衝鋒以死而竟失
城池不可謂非殲虜功效也長嶺固能清野以
俟而血戰得全不可謂非婦虜實跡也今日之
民驅迫固不因戰昔日之民驅追亦不由款不
可以百步而笑五十步也至云姑清搶奪之欲
徐堅和款之議不審大勝之空堡而去欲不爲
不滑矣亦疑爲堅款議而設否耶總之是役也或
失機或疎防各官自有應得之罪如臣與兵部
儘可放寬免於評論而必牽前捨後呶呶不休

以地方不幸之事快怨尤之私何也且如果兵
不該增餉不該添岡寺不該掃天閑不該空武
庫不該虛京班不該銷科臣只合當時駁正以
佐部議之不逮而不宜追數於事後失事既已
至此科臣又只合俯慮地方重處首罪以明法
稍寬其餘以當虜而不宜空鎮掃除委
皇上封疆於無是公之手而以敗爲幸今河東半壁
無官矣撫臣勤令自裁鎮臣論調矣科臣此舉
豈不自爲愉快顧如東西之虜衆陸梁地方之
支撐無主何哉且有一裝未完事件該臣去秋
欽奉
聖諭疏陳俯邊屯田以爲固圍贍餉之計伏蒙
溫旨下部咨行督撫轉行各道會議要將邊墻先修
然後屯田今已調聚軍民或一道數千人或萬
數千人或限一年工完或年半兩年不等一面
候督撫會
題一面三月間刻期上工今已無人料理臣要檄
令各道散遣夫役繳還修屯

明旨所恐辜負
皇上軫念邊方之
德意欲要興工則去年遼陽本無殺虜工役而科疏
又如此說無論邊吏畏其口語而臣亦慮禍不
敢擔承此臣之所以自悼任事之難而益歎遼
事之不可爲也臣伏見年來爲遼畫者事事弗
當科臣之心任遼事者人人不免科臣之口當
今之世舍科臣而誰似應於兩臣中
亟遣一員前來經略增兵添餉既無虛糜願
皇上停止召蘇別聽科臣料理壕墻險隘既謂無用

願
皇上勅毋修邊別聽科臣堵禦藉款修備既謂驕虜
願
皇上將西北大虜及三衛兩關撫賞盡數裁革別聽
科臣稿樂廟戰庶幾議即任能言能行亦非
紙上之鋪張且見當場之布置遼事有濟或未
可知不然遼一議而私撓其後作一事而陰害
其成過一失而深幸其敗雖諸葛韓琦復出猶
無用也而況臣等庸愚之輩乎臣力竭矣臣心
灰矣母老子幼日日憂思而病已不支矣乞
聖上哀憐臣
早下遼差與臣交代俾臣早得一日生過山海關至
于修邊屯田事體左乞
早定行止無久耽閣軍民官私兩誤地方幸甚臣無
任恐懼待
命之至緣係任事實憂聖肺聞言益覺灰心乞
准早代以免誤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吉
承差田大棟親齎謹題請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奉
七駁兵科揭帖附
揭爲一札沮兵關係軍機謹述當日書札以
息異議事先該兵科宋一韓遼局難完疏有
大將疾馳擊賊而麾之使去則監臨謂何之
句職不知何指及被王御史所劾辯疏又云

長定之變王威東行擊賊忽飛來一札急使
退守河上徒令威仰天而嘆而後乃知向之
所爲監臨咎者在以書沮威而致其誤機也
夫使沮軍誤機是實則殃及生靈其罪一累
及撫鎮道將其罪二既陷人于罪而又叅之
負友欺
君其罪三而該科萬薄責職曰按臣不自咎亦厚矣
職敢不備述當日往來書札以明職之咎而
成該科之厚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虜從長

定堡入犯初報五千後報一萬與我相持不
曾開營散捨職慮其過也而是日王威駐防
河西之高平急于未時差官持名帖促其進
兵酉時差官又促之未曾應之使去也戌時
得賊出之報亥時報賊出塩職研審探子賊
數委有多少對云縱沒一萬也有六七千是
實職是時不知賊已得利而去也但思日前
報賊五萬如何只有六七千人入犯如何又
不開營事而去或者計誘人馬盡東而以

大衆直擣廣寧不然則以此驕我俟防兵懈
散仍捨燈節遂據公案親草一札留威河上
以防之比時未曾起稿今就威索其原札內
云據報達虜萬數細問探子實止六七千人
然見協守兵到彼此相持併未開營申時出
境彼豈甘心回巢度明日必再來豈再捨別
處但前報五萬又云煙塵五十里今只止此
數是何緣故得無以此一枝驌麾下東援而
渠悉大衆犯廣寧高平之間乎二十二年卜

彥台周愍欲捨右屯衛先以萬騎捨高平深
入吳家墳子誘董大將軍東出而卜彥乃引
五六萬騎直攻右屯六七日幸高平捷而始
解去今得無襲此故智乎麾下似仍應暫駐
沙嶺三岔河之間如賊犯廣寧可以西援再
犯遼瀋亦可東援庶幾彼此便于照管先時
差官奉請遷東以虜不出恐其過夜今出境
矣應駐適中處所以相機變所以復差請教
者恐其以先請相拘遂東而西邊有警不及

相顧也其札尾左冲後又復籌度數語云前恐以東爲誘西搶廣寧固是一說又想廣寧無散屯可容大衆若是誘法虜只合用一枝犯廣寧高平開絆住麾下不得東而以大衆搶遼海間方纔得利或者虜只有此數亦未可知今不論東誘西搶只駐三岔河西寧堡地方爲要此乃賊退後商量之語非是教戚莫來擊賊記裘書時正是三更時分而戚已先于二更時分得佟鶴年賊出之

報駐止東昌堡未進非職麾之使去也次二十九日戚移職書云賊衆聚窺犯屯于邊外適中地方節據哨報苗頭未有的向戚惟分兵而東暫駐高平以便三面策應至二十八日未時忽報東來號煙即提兵東援途中接報知賊衆已犯遼陽長定堡地方戚兼程星馳至二更抵東昌堡又據遼陽哨報云廣寧援兵與佟協守合營而去賊見兵來施即出境戚想賊衆既聚業已遊遏遂然而去此必轉而西向戚于二十九日辰時仍回高平以觀賊勢何往惟是咫尺台光不遑叩謝云云是戚未得職書時已于二十九日辰時先回高平飛一札以告職矣非職麾之使去也遼陽之南百二十里爲海州海州西四十里爲東昌東昌三十里過三岔河爲西寧西寧西三十里爲沙嶺沙嶺西六十里爲高平高平者鎮武堡也職下書官至東昌見戚已去復過河趕至西寧方纔投下戚隨回職書云

提兵東援正圖伏謁以請指授何敢勞差官寵召第夜虜雖退慮其別向狂逞未敢晉叩業已具啓上聞二十九日辰時自東昌堡而西未奉台諭已駐西寧堡以觀東西動靜茲蒙尊翰儼臨捧讀迴環仰見料敵遠謨周悉備至戚曷勝感佩但西寧窄小前發兵馬在此駐劄以草料缺少爲難今一二日間哨其稍緩暫移沙嶺加虜復來犯必相機迎擊以挫其鋒果如鄙策方敢西行云云夫曰何敢

勞差官罷召、是職未麾也曰自東昌而西、未奉台諭、已駐西寧、是不因飛札退也曰威曷勝感佩是不會仰天嘆也前啓曰回高平後啓曰駐西寧是因職札而進守河上非退守河上也總之當日情形東有佟鶴年賊未開

搶申時出盡之郭西有吳家墳子黃佃之報審敵相機只合留駐河上以觀其變威之慮即職之慮慨然職纔爲之慮而威已先爲之慮威自高平馳至東昌一百二十里人馬已不勝疲乏假使二更時分聞報賊已申時出境而猶黑夜冥趨長定百里之遠則失計甚矣又使聞賊要搶吳家墳子黃佃賊二萬要搶廣寧地方猶嗤嗤而東逐久去之賊而不一西顧則失計又甚矣竊謂駐守西寧東西接應威原不差該科不必過爲之解借曰有差亦威之主意先定人馬先去與職書無干也該科亦不必巧爲之推今往來書札俱在此請該科平心參看應否監臨自咎職惟有任之不離耳雖然職願有進于該科也凡地方事體以耳聞與目見較雖虛心而應數猶不勝況以成心應以私心應以誣人心應而欲求其必伸萬萬無是理者職在地方事事疏寇科捕風影語語落空何苦無端加人厥取窮追即如去年殺降與大勝堡事坐寧道以沮功矣今又以沮軍咎職脫人扯人此等伎倆頻見舞弄畢竟于人無濟而徒彰已狗私蔑公之過該科而愚人也則可該科而聰

明才辯人也是亦不可以回頭猛省也哉職不欲具章數露科失于君父之前謹具揭帖候察于下執事惟

俯賜垂照焉須至揭帖者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留撫鎮疏
題爲遵鎮文武一空虜患東西可慮懇乞
聖慈哀憐危邊爲地留人以支緊急軍務事頃臣查
宋一韓再有
旨嚴議輕一疏要將督臣罰撫臣自裁鎮臣調道將
議處如例臣審時度勢念撫鎮不可一日並罷
故又有不宜空鎮掃除之說總爲地方深計然
而不敢明明議留者竊意兵部之能主持於其

後也昨見部覆徑議撫臣李炳解任回籍鎮臣
王威革任回衛道將謝存仁等俱處分如科臣
言而竟不留一人爲
皇上支持虜患不覺驚憂無已夫遼爲何地此爲何
時去年夷地饑荒西北大虜難於度遣垂涎遼
海人畜糧石日夜圖一飽計今爪兒兎巴嶺等
糾衆犯搶又告急矣而東夷又復鼾睡於我臥
榻間此等情勢何如危急即使撫鎮道將濟濟
在事齊心併力猶懼不支況乃一時並斥閒其

無人自示空虛以資寇盜此等舉措何可使聞
於戎狄也
皇上之封疆與
皇上之法度兩者並重而吸處首罪以明法度寬留
餘人以護封疆亦未嘗不兩者並得該部初覆
原自不差即奉
旨從重看議只合以二千里之提封億萬衆之生靈
力向
皇上請命而奈何以畏狗之嫌輕於一擲哉目今警

報時聞邊人驚恐詢諏皇皇莫必其後新撫新
鎮未知何日可有有矣未審才略比舊孰優優
矣未必一到地方便能諳熟民情軍機地形虜
勢臣嘗計算日子送往迎來考舊布新動踰旬
月方得停帖而虜患則朝夕時發而不可知萬
一不幸而再有長定之事何以堪之竊謂地方
失事撫臣責任所在委難辭罪但以大壞極敝
之孤鎮積之數十年而補救於期月漸有次第
之可觀無端突起之虜禍發自悍并而收拾于

書生漸使戎心之稍戢撫臣於此不爲無勞今
忘人經歲之勞記人一旦之失勒令自裁竟使
解官而去似乎太苛鎮臣統衆出防駐劄稍遠
奔救不及其罪固爲難逭而實以虛報所誤兼
之新任未諳地形其情亦有可原臣觀威之爲
人謀勇足備持已廉與士信馭下寬嚴有紀文
武協和軍民咸頌每與臣議火器營陣諸法鑿
鑿可行此大將中之不可多得者若使久任以
盡其才必能强兵懾虜奏安攘之績斷不可以

暫失而棄干城也臣嘗記朱一桂言杜松去而
炸燧之警無時不聞王威來而羽檄之馳數月
不至自以爲一將緊關邊地此其明驗而幸其
言之中矣然則今日之一將尤爲邊地之緊關
況於撫鎮之兩臣何可一日而同罷伏乞
聖慈哀憐危邊
俯聽臣言如部初議姑留撫臣李炳鎮臣王威戴罪
禦虜以支東西之急而收桑榆之功蓋臣憲臣
也心傷殺掠不敢以姑息而壞法度臣又地方

官也目擊阽危尤不敢以秦越而誤封疆蓋權
其緩急而不得不出於此如以今日只當重法
度不當重封疆必去兩臣然後已竊計遼當無
將無兵之時方將召之不得豈可舍其見在掣
之使去亦願留威以原官統領自已見在慣戰
內丁駐防河東專聽督臣調度以禦西虜之大
逞東夷之伺隙俟夷情大定別行推用庶使地
方人才兩得其濟若爲威計者必慮遼虜難支
暫令抽身以圖後出獨遺臣等以難而再幸其

敗以爲論款者口實則誤
國之罪必有所歸臣亦有辭於他日矣臣無任激
切待
命之至緣係遼鎮文武一空虜患東西可慮懇乞
聖慈哀憐危邊爲地留人以支緊急軍務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輔京親齎謹題請
旨
奉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聖旨撫鎮官已有旨下還着用心料理候代如再致
疎失罪有所歸其道將等官有不聽調度的都慈
來重治張悌麻貴着馬上差人催趙星夜赴任不
得遲延取究王威交代後應否留用也着看議來
說兵部知道

催巡撫上任疏

題爲遼撫勢難久缺新撫又復更推懇乞
嚴勑速任無再套辭以誤封疆事頃接邸報見遼東
新推撫臣張悌告病部覆另推原任巡撫楊鎬
劉敏寬兩臣候
旨簡用一員以充其任臣素聞鎬與敏寬才望而鎬
又曾分守遼陽道近更習其治狀今日之推可
謂得人顧獨惟前日會推時何不即以兩臣應
而必借重一久病張悌爲也前年遼撫員缺張

悌會蒙
簡用而以病具疏辭免矣今其病之痊否同鄉之人
在
京師者必能言之倘于初推之時即肯採人言叅
前疏姑舍是而別舉一庶幾無疾病者以往豈
不今月之內可擬到任管事地方早得一日仗
賴乃九卿會推者一則曰張悌二則曰張悌徒
以衝邊爲病臣長聲價而竟無一人留心著意
爲

皇上舉一精強無恙之人以應危遼之懇科道官不
須推舉亦各唯唯而亦無一人焉起而商量駁
正之以致再辭再推上讀
宸聰眩時廢事下妨邊務似此舉動抑何不達于緩
急之甚也臣今撫鎮道將一時並空東西黠虜
窺我無人益肆侵侮雖舊撫候代不敢忽邊事
爲不速之務而地方人情則已視若撫爲度外
之官獨臣勉強支持其間而又外困于時艱內
困于異議無以候代日久人熟事玩孤撐無助

憂勞成病惟日夜忍死以待新撫按鎮之至而
新撫又復從新推起今鎬與敏寬兩臣中臣尚
不知
皇上點用何人即使聞
命遄往亦須五月內可到若復以屏居之久循套具
辭再要
温旨而後徐徐其行以示不得已而出之意則五六
月間緊急邊情豈不都被會推辭疏錯過而危
鎮亦何賴哉地方需人愈急而公
朝偏以病廢應地方處勢愈艱而人情偏以推託
應內外秦越悠悠泛泛而毫不與其憂臣竊爲
危鎮蓋危之伏乞
嚴勅新撫上緊星夜赴任無得效尤再
上套疏故意推辭以誤封疆大事地方幸甚臣愚幸
甚緣係遼撫勢難久缺新撫又復更推懇乞
嚴勅速任無再套辭以誤封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王好謙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
奉
聖旨楊鎬着催來上緊赴任不得套辭該部知道

舊撫鎮侵沒邊儲疏
題爲盜臣侵沒邊儲數踰五萬謹據實查參乞
賜嚴究正法併速追補以濟空乏事臣惟庫藏之
混莫大于邊儲邊儲之混莫甚于遼左前年舊
撫臣趙楫捉報馬價臣已題奉
欽依案行分巡道侯查勘明白會同撫臣另行具
題外茆錢糧自馬價而外項數尚多名色不一有
借撫賞名色侵用者有借修河名色侵用者有
借公務等項名色侵用者駁查踰年始得其詳

謹一一據實開
皇上陳之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三日行據代廣寧
通判事經歷葉自立呈據廣寧庫大使黃鎮開
造收放一應錢帛文冊到臣逐項細查冊內開
造除趙楫瑣碎費用併撫賞磷段及各色段與
人送禮姑不盡計外自萬曆二十九年正月起
至三十六年十月終止節該趙楫批許牌案供
爲公務事行當季掌印官內勳杜承宗等赴庫
支領

欽發賞恤胖襖并永寧監馬駒邊夫市馬子銀等項
共銀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七錢八分六釐
四毫五絲九微五塵又查得趙楫原
題修路河銀一萬六百七十五兩四錢五分內查
有卷案支銷銀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一錢四分
未經赴庫支領銀七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外
實查無支銷卷案
欽發正名賞功并變賣船隻變賣馬價變賣牛租糧
價共銀四千二兩五錢六分又查得撫鎮操賞

銀兩自萬曆二十八年冬季起至三十六年秋
季止每年委官赴庫支取市馬子銀各一千兩
計八年共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六兩五錢七
分又據寬奠將李澤揭稱奴酋栽留參九百
六十五斤每斤價銀六兩二錢于撫順原任備
禦郎名忠被貯夷馬價銀併差官劉魁馬朝用
赴定遼前庫支領夷馬價銀共銀五千九百八
十三兩給夷領訖所據前項參斤差委官趙完
璧朱九功李連三次解送趙楫散用以上四項

通共銀五萬一千九百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
五絲九微五塵俱屬不明隨將當季等官內勳
杜承宗等節年當季公費底簿并卷案弔取對
查仍牌行分巡道嚴查去後續據該道右參議
孫敦化呈據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呈稱當季
委官杜承宗等放給正兵等營犒賞軍丁一十
七項共銀六千九百七十一兩五錢六分蒙趙
巡撫將離任時陸續小帖取進未見發出其杜
承宗等先揭開幫破銷賞軍等項俱是假捏又

查修路河銀一萬六百七十五兩四錢五分實
賞過軍夫銀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一錢四分俱
有冊籍可考仍該杜承宗一次指以補還同知
王邦才管夫領變賣船袋銀一千一百四兩二
次領變賣馬價銀一千二十兩三次領正名賞
功銀一千四百兩四次領變賣牛租糧價銀四
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共銀四千二兩五錢六
分俱經杜承宗支領呈送趙巡撫散訖並無發
出公用尚有銀七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並無

赴庫支領又操賞據杜承宗開稱二十八年冬
季起至三十六年秋季止計八年俱該旗鼓官
每年支領市馬于銀一千兩共八千一百一十
七兩六錢八分徑送趙巡撫散用又准坐營中
軍崔吉手本回稱查得總鎮衙門操賞市馬子
銀原額每年該銀一千兩共七千六百三十八
兩八錢九分俱係旗鼓差官支領呈送總鎮衙
門應用俱不經由本道衙門轉行各衛勞包驗
賞又查得委官趙完壁等各解參斤令委官夏

時正佟翔鳳等把過變價銀一千一百一十一
兩五錢該杜承宗等節次領付當季下聽趙巡
撫私用各緣由到臣據此查得撫鎮操賞銀兩
既經該道查無賞軍又無結狀有何憑據隨駁
批小操銀兩該道駁查有無賞用而糧廳回報
第云亦無操賞是否會有該營結狀可憑該道
再查速取結報去後今據該道呈取撫院標下
旗鼓杜承宗結稱前趙撫院自二十八年十一
月起至三十六年七月止原任委官任大受等

按季赴庫領過小操銀八千一百一十七兩六
錢八分又據代旗鼓事原管正兵營中哨千總
戴雲龍結稱李鎮守自二十九年四月起至三
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止委官李國臣等共領過
小操銀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見有底
冊在卷等情到臣復喚杜承宗戴雲龍各隨帶
底冊前來查審當據杜承宗揭稱節年按季領
出廣庫操賞銀兩隨即交與趙巡撫並不會操
賞官軍甲職係廣寧生長官員何常見趙巡撫

八年操賞一次雖有操賞冊底在卷俱是趙巡
撫回籍分付標下中軍趙紳假造捏寫原任標
下中軍姜顯謨陳孝職名在冊備後開銷又據
戴雲龍揭稱前任李總兵下原管正兵營把總
李國臣等節年領過操賞銀兩隨即交與李總
兵甲職係廣寧生長官員不曾見李總兵操賞
一次並無底冊各綠山到臣該臣查得趙楫指
當季撫賞犒賞役用馬駒銀一萬一千一百一
十九兩一錢三分邊夫銀三千七百二十二兩

四錢三分九釐五毫胖襖銀二千六百七十六
兩六釐四毫預發賞恤銀八百兩市馬子銀二
百三十五兩六錢九釐扣留夷馬價銀并變賣
牧放倒死夷馬肉臟銀共一百二十九兩搥課
魚課高麗市抽分商稅共銀二千二百二十二
兩四錢四分六釐五毫二絲九忽八微五纖九
塵屯田柴草小車牛價公田糧石木價共銀一
千一百二十二兩一錢四釐四毫六絲二忽四
微七纖變賣船隻銀三百八十七兩五錢二分
五釐店房租地基銀共五十五兩九錢六分八
釐四毫二絲八忽五微七纖六塵鐵斤折價銀
四百七十二兩二錢五分傾化器皿銀一百三
十五兩七錢六分寄收船戶銀五百一十二兩
四錢七分五釐逃軍糧賞還官餉銀賞放軍夫
銀共一百八十三兩八錢併給銀十兩抵屯糧
餘剩羨餘共銀二千三百五十五兩三錢四分
二釐一毫三絲盜賣漕米銀一十八兩九錢三
分指修路河侵用正名賞功銀一千四百兩變

賣船袋銀一千一百四兩、變賣馬價銀一千二
十兩、變賣牛租糧價銀四百七十八兩五錢六
分、又指操賞侵用市馬于銀八千一百一十七
兩六錢八分、又參斤夷馬價銀五千九百八十
三兩、共銀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二兩二分六釐
四毫五絲九微五塵、李成梁指操賞侵用市馬
于銀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通共銀五
萬一千九百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
五塵、又據經歷葉自丘復查出造報廣寧庫各

項銀冊、續查得趙楫明文支銀一千五十八兩
內除正名賞功銀擅動三百兩、送李成梁路費、
四百兩、送李如樟等建坊、應于李成梁名下追
還外、尚有買貂皮等項、使用邊夫銀一百兩、市
馬于銀七十兩、抽收馬稅銀一百七十六兩、肉
臟銀一十二兩、應于趙楫名下追還、以上總計
銀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兩九錢一分六釐四
毫五絲九微五塵、內趙楫名下該銀四萬四千
六百二十兩二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李
成梁名下該銀八千三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
既經道廳等官查勘明白、所應照數追還官庫
者也、或謂邊方撫鎮用度浩繁、自難束之如寒
素臣亦非不知之、但使此等錢糧即或濫費、而
稍爲地方公用、臣復何求、乃楫等不以之犒軍
而以之自犒、不以之撫夷、而以之撫
中國之人、臣不暇具論、即如當季一項、指撫賞厮
過銀五萬四千二百四十餘兩、八年之間、算其
正用者僅賞衆功獲功軍丁、投降真夷、出哨降

夷銀三百七十九兩五錢三分五釐、優恤回鄉
銀九百一十四兩一分止矣、即算其姑准開銷
者、亦僅自己供應四千一百六十餘兩、書辦柴
米九百六十餘兩、賞送禮幷雜項人役二千七
百六十餘兩止矣、此外四萬五千六十餘兩、不
係小帖取進入已、則係饋送

京外衙門今日送某官幾百兩、明日送某官幾十
兩、一月一日、一裝一件、一姓一名、一分一整、俱
有糧廳造送印冊歷歷可數、尚可借口撫賞而

不追乎、又使此等侵費止是自己紙贖而非正
項錢糧、臣又何求、乃今各款項則皆
欽發賞功優恤暨禆益及地方夷馬價馬駒銀等正項
錢糧也、巡撫衙門贖銀兩、舊例每年一半撫
賞、一半充餉、至萬曆十五年間、以郝巡撫題覆、
盡改爲地方撫賞公用、楫在任八年、一應贓贖、
算該五萬四千六百九十餘兩、內有
奏帮雜項公用銀三萬四千六百九十餘兩內有
八千三百餘兩、在于當季數內、姑准開銷、前項

俱應柴米及賞送禮與雜項人役實止用過七
千八百八十餘兩、外尚有未帮及已帮未盡用
贖銀一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兩、所撫何夷所儲
何廒、于法亦應追究、臣已姑置不問、尚可併其
正項而不追乎、臣按前項銀兩、贓明證確、楫等
輸服無訶、計所籍以展辯者、不過謂操賞銀兩、
撫鎮例得自用夷馬價銀償還建夷參斤兩節
耳、臣請先得而折之邊儲錢糧、分毫不得侵用、
明例具在、舊規巡撫下操、先行該道、該道轉行糧廳、

動支操賞銀兩、委官賫包候用、完日備開實過
銀數及官軍花名冊揭帮院批道存案、其鎮守
下操則標下中軍詮院移道、亦如之、二十八年
以前撫鎮皆是如此、及楫等到任、全不經由該
道、第令旗鼓官徑赴糧廳帖下該庫取進、併轉
送鎮守衙門、何曾操練一次、何曾給賞一文、以
致戎伍廢弛、封疆敗壞、屢屢
皇上東顧之憂、全由于此、若復不追、以賞侵玩、恐九

所動市馬子銀、如家丁馬一匹、該官價二十兩、
今以十四五兩所買者給之、省下原價五六兩、
即將年例馬價照數撥出另項收貯、巧立子銀
名色、以便費用、其實馬價正項也、楫等操賞所
侵雖云市馬子銀、其實年例馬價也、此是何等
錢糧、可以不追、至于夷馬價銀則建夷例、因進
貢馬匹、因其無馬而折收其價者也、奴酋驕逸、楫
等實縱之強將人參數萬斤、丟棄寬奠靈陽清
河撫順一帶關口、勒派高價、致令軍士數年月

糧居民所在家產包賠到今尚未完結而酋復
借討債爲名或差夷百人或數十人硬住各堡
經年鎮月探聽內地虛實而道將各官莫敢誰
何致爲東邊異常大患楫等不行禁諭奴酋取
回原參反動夷馬價銀與夷換參每毛參一斤
與銀六兩二錢以各項既已六成重體及非夷
參把過變價不及原價五分之一又不歸抵原
庫而仍入當季項下自已侵用然則前項銀兩
不于楫追而又誰追乎臣查二十八年以前廣

寧定遼等庫存積各項錢糧儘有盈餘自楫八
年亂使亂費一空如洗致使今日買馬無銀製
辦火藥無銀打造器械無銀協濟驛遞賑濟饑
荒無銀以至事事無銀事事難做正如窮人無
食終日束手高臥以待自斃而楫等之遺害後
人遺害地方遺害
國家又惡可勝道哉先是勘罷之役臣擬楫與成
梁八可斬之罪不欲再有苛求但前項錢糧關
係邊儲既已查出義難容隱不言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
勅下部院查照
祖宗朝所定侵盜邊儲律例將楫等從重究
擬應得罪名併將侵冒錢糧就彼照數勒限監
追解發遼東以濟目前燃眉之用則盜臣得正
天誅而邊儲不委于谿壑抑臣又有說焉凡邊撫取
用銀兩未有不借撫賞爲名者其實各邊撫賞
自有部議正項遼東雖無正項向在于銀市稅

支用亦何嘗動及地方別項及自已贓贖銀兩
而及其
題留紙贖則曰爲撫賞用牌取馬駒等銀則曰爲
撫賞用動用
欽賞恤胖襖銀兩則亦曰爲撫賞用然而皆爲入
已用爲送人用非爲撫賞用也巡撫視爲自已
應用之物而不加愛惜各官視爲巡撫應用之
物而不爲講求查盤束于巡撫體統而不登冊
籍巡按碍于巡撫顏面而不問從來以此一切

庫藏任意使費莫可究詰臣謂無賞之名不正
當季之官不革則邊儲之獎終無已時合
行兵部酌議該鎮撫賞如市稅子銀原該撫賞支銷
者專聽撫賞應用市稅子銀不敷若候照各邊
例會
請正項應用其未寧監馬駒銀夷馬價銀專聽買馬
應用邊夫銀專聽修邊應用狙課商稅各雜項
及紙贖銀兩專聽賑濟饑民製造器械修理倉
厰及正經公務應用賞功優恤陣亡等銀專聽
本項正用不得槩指撫賞名色混行動支仍將
前項盡數登入循環歲盤閱視各冊以便稽考
凡動銀一應牌案俱要經由該道轉行各官支
用完日造冊繳報不得徑委當季等官赴庫取
用其當季官即行裁革不得仍前置用以爲自
便之地應幾遼左錢糧各有額落可據不致借
撫賞之名而一槩侵漁遼左事務各有本項可
做不致因撫賞之故而盡行廢闕其于邊政豈
曰小補之哉緣係盜臣侵没邊餉數踰五萬謹
據實查參乞
賜嚴究正法併速追補以濟空乏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九日

按遼疏稿卷之五

酌議撫賞疏

題爲營馬洞殘軍威稍弱謹援例冒懇
天恩憐給寺馬以濟危鎮秋防事卷查萬曆三十七
年七月二十八日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一百三
十四號勘劄准兵部咨該薊遼督撫按王象乾
等揭前事該本部覆議除太僕寺寄養馬匹調
取三千匹限七月中旬齊集山海關聽主事邵
可立兌給各軍以備征剿外仍
嚴勅督撫諸臣今後解到馬價專用買馬不得婬虜

別項那借等因題奉
聖旨是准調三千匹與他該鎮馬價每歲十萬餘兩
原足買馬之用如何今日輒稱無馬其馬價那用
撫夷是否舊例着撫按官作速查明議處來說欽
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依奉案行分巡遼海東
寧道查議明白通詳以憑會

蒙查得每年部發遼鎮年例馬價銀一十一萬
七千八百七十五兩總解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呈稱依
馬多寡分發各道聽各廚營路呈請動支給軍
買馬解驗騎操年終各道備將各營買過馬匹
毛齒軍丁姓名造冊呈報撫院總類造冊
奏繳送部查考以便咨發年例迨至萬曆二十七
年以來部發馬價照數分發買馬等項年終並
不造冊

奏繳及卷查三十二年正月內蒙巡撫趙都御史

憲牌爲夷人堅求開市應集衆思以便題
請事該前分巡兵備黃按察使移會各道酌議部發
馬價扣留撫賞每一萬兩扣除一千五百兩如
寧前道馬價一萬五百兩該扣一千五百七十
五兩海蓋道馬價四千三百兩其數不多量扣
四百三十兩分守道馬價一萬七千兩該扣二
千五百五十兩開原道馬價一萬五百兩該扣
一千五百七十五兩分巡道馬價七萬五千五
百七十五兩該扣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六兩二
錢五分以上馬價計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
五兩各扣不等共扣除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六
兩二錢五分留貯寧庫以備撫賞呈蒙詳允
案行管糧通判張承祚轉行該庫自三十二年
爲始每年遵照扣留外再查市馬于銀起于萬
曆十五年間蒙前巡撫顧都御史因正兵大營
軍丁領價買馬被勢要賣馬之家掯勒外貼稍
銀十數餘兩不等苦累戶丁乃議馬價動給委
官蘇杭易買段布等貨散庫給散馬戶市換夷

馬每匹官貨價值多不過十五六兩若給家丁
騎者該官價銀二十兩選鋒騎者十八兩哨軍
騎者十六兩邊軍騎者十四兩除價物地頭價
值外本鎮時價及省下馬價俱稱子銀總積貯
庫遇左庫軍餉不敷輒借輒還別項並不動支
亦不聽閱視查盤及顧巡撫陞任方將所積子
銀一十一萬零賑濟三萬餘金見存八萬爲接
濟軍餉等費具疏
題知後至三十一年間倭犯朝鮮驛遞差繁文蒙
題議子銀每年協濟驛遞銀四千一百餘兩解左
庫椿放軍餉二千兩撫鎮撫賞銀二千兩犒賞
獲功等項銀一千餘兩至二十七年前巡撫李
都御史鎮守孫總兵境外陣亡虜犯
無時遂罷市賞至二十九年巡撫趙都御史鎮
守李寧遠伯到任會
題復開馬市換馬如故子銀仍舊積貯聽備協濟
驛遞椿放軍餉小操等項支用至三十二年撫
賞漸增抽散稅少故議扣留馬價一萬七千四

百六十餘兩、及查三十四年分馬木市抽分稅
銀三千八百九十六兩八錢五分零夷人進馬
價銀三千八百兩、換馬積出貨馬子銀一萬九
千九百九十七兩一錢七分零共銀二萬七千
六百九十四兩二分、計一年撫賞共用過銀三
萬一百三十六兩七錢三十五年、馬木市抽分
稅銀三千五百八十七兩四錢五分夷人進送
馬價銀三千五百二十兩、貨馬子銀一萬五千
四百六十四兩九錢五分、共銀二萬二千五百

七十二兩四錢一分、計一年撫賞用過銀三萬
二千一十六兩二錢四分、爲照一年撫賞、抽收
稅銀、換馬子貨夷人進馬等項銀、不過二萬二
千餘兩、約計一年撫賞用銀三萬二千有奇、計
收計出委不足用、今蒙欲將馬價、專聽買馬、不
許那用、又不換市馬子銀停革、竊恐撫賞三萬
之需、已無所資、併協濟驛遞搭放軍餉等項無
賞等項銀九千餘兩、亦無從出、若不
請發撫賞、別項無從設處、緣由呈報到道、看得每年

部發年例馬價、原係備買馬匹之用、第遼鎮近
年以來、率多事故、如備倭協濟驛遞廢虜議賞
撫賞、及解左庫搭放軍餉等項、俱勢不容已者、
本鎮庫藏既匱、別無所需、不得不取諸于馬價
中耳、乃今欲將此銀專聽買馬、實有裨于馬政、
但前項諸費、委的無從設處、若非題
請仰藉于
內帑、則他如別項、必萬萬不能濟其事矣、緣由已

經通呈、蒙撫院詳批、仰候按院詳批、候會
題行繳、又蒙按院詳批、候會
題行繳案候間、祇因庫中缺乏撫賞、備物等項、又
經本道議于三十七年各道未分馬價銀內借
動三萬三千餘兩、以濟急用、緣由通詳、隨蒙撫
院詳批如議、仍候按詳行繳、又蒙按院駁批、年
例馬價、原非專爲廣寧而設、舊時每年以扣撫
賞一萬七千餘兩、猶認各道驛遞協濟、今不認
協濟、而徑扣三萬三千餘兩、何也、且三十六年
以前舊帳不還矣、餘剩銀、備不平給矣、新帳又

倍扣焉于理似欠公平即謂撫賞各項委難措辦只合議照各邊事例題請給發批行查議間本道三駁糧廳以求一當而本官束于事例惕于明禁苦莫能爲計本道反覆數年卷案沉思累日不覺喟然長嘆遼事何窘苦至此令人難以厝手哉苟不于此時極力調停猶因仍苟且竊恐後日事例之窘更將千百于此日而遼事壞矣夫有一鎮必有一鎮撫賞正項即如宣大延寧井

固等鎮歲各發撫賞二三十萬而遼何獨無也豈以諸鎮猶可款戰互用而遼以孤懸單弱之區可備主戰一切撫賞諸費當盡報罷即惟本鎮原無撫賞從前支撐目前而貨馬子銀之名請乃爲一切苟且之法自此出矣開市會一廢于萬曆十五年之時益亦爲事例窘乏竟夷情日梦而難理當事者不得已又于二十九年而復之弟不宜狃于一時不慮長久創爲貨馬子銀而延爲今日不可

支之弊夫子銀之說豈眞以毋而能生不過巧托名色展轉爲用馬價之資耳自三十六年以至二十九年纔八年耳而節賞已加十倍馬價日虧營馬日以不堪總之有前人之支撐趨今日之窘急以前人之積弊養今日之積弱勢有固然無足怪者今馬子銀弊已奉憲禁而本道力矯其弊頓易其轍各營諸將猶呶呶以故套生悒怏亦無論矣而貨子銀尚可聿乎無論三十六年以後不于五道扣留外別仍買貨市換

夷馬之例而貯庫亦多剩爲濫惡馬戶不肯領夷使不肯收可謂貨子銀未嘗不在也嗚呼不議請撫賞而徒嚴禁例終非援本塞源之說竊謂調遼事日益窘而勢益難行矣此關市也西自虎黃等酋東至秧花諸夷無一不望關門而乞賞此等部落豈獨廣寧一道干涉而撫賞諸費獨廣寧事耶賭禁例而思事例之難扼腕非一日而計無所出矣爲今日計欲剔數十年相延之積弊振一線孤懸之弱區非急

請撫賞則開市一切諸費協濟諸項勢必盡爲裁罷
而後可矣遼事將何如也懸望本院廉前事萬
分不容不停革之情而採今日事例萬萬不能
行之急即不敢望宣大撫賞例而或難令其獨
無使無米議炊巧婦傷之但得五六萬庶幾可
以振起數年積弊而得孤懸也不然遼事巨壞
雖有善者亦無以維其後矣等因到臣爲照遼
左年例馬價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每
年部發解遼原爲廣寧遼陽廣寧前開原海蓋五

道酌量馬匹多寡均發買馬而設非爲廣寧一
道撫賞設也總計全遼馬騾五萬二千餘匹頭
內廣寧一道數不及二萬計馬分銀每年應得
馬價不過四萬兩耳祇以撫賞故除分馬價六
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外又扣留各道銀一萬
七千四百六十餘兩以一道獨得八萬一千七
百五兩而遼陽等四道止共分得三萬六千一
百七十兩又祇以撫賞故併此三萬餘兩亦不
聽四道領去而仍留廣寧自用以致逐年欠下

各道馬價七萬餘兩至今無還或云廣寧大廣
撫賞與各道俱相干應儘廣寧多分多扣信斯
言也則當爲各道省撫賞而寧前開原又自有
賞何故則當爲各道弭虜患而年來黃台吉小
歹青等犯搶寧前遼陽地方固皆廣寧撫賞虜
也非四道錢兩以予虜使得保懸也不然遼事巨壞
而卒不能免四道于患又何故前年查參馬價
臣會爲此不平而疏及之去秋臣在廣寧會撫
道公同商議臣謂各道馬價不得買馬者廣寧
累之也必使五道年例從今分脫截然爲二而
後四道不以廣寧累全鎮馬價不得買馬者撫
賞累之也必使兩項銀兩從今分脫截然爲二
而後馬價不以撫賞累時諸臣皆以臣言爲然
而獨以撫賞無措稱苦後該道因夷人討賞追
近仍議于三十七年分五道銀內扣撥三萬三
千餘兩以濟急用而臣復堅主兵部馬價專用
買馬不得那借媚虜之說竣行再議必欲查例
區處得其長便爲馬價爲四道斷後患而後已

臣思年來我
皇上哀憐遼左發帑金三十萬召兵買馬以拯其危而卒以事體猝難應手爲人口實臣已不勝其愧死矣何敢覥顏張口再請撫賞蹈馬婦之譏而屢檄該道催稟情詞迫切又數數以見今閉關停賞爲言萬一斷賞開釁他日必有以臣獨不許馬價撫夷爲臣咎者此又臣之所不敢任也仰惟
天心仁愛危遼無已着令臣等作速查明議處來說

臣謹遵
旨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無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候代李炳議得遼鎮之有馬價也以充騎戰其有撫賞也以示羈縻兩者原不相通而馬價之以撫賞盡也則戎馬日削戎馬之以撫賞削也則虜款日携兩者甚是相妨自前人以馬價易俵創爲子銀名色于是撫賞與馬價混箭日添賞日濫而馬價始受其弊自廣寧馬價受弊不得不占留各道銀兩以供已用而遼陽四道俱受其弊顧往年虜衆帖服可不以買馬爲事猶得持馬價以撫虜而今自殺降開釁所在侵擾需馬甚急其不得割馬價而爲撫賞之資勢也往年各道苟安皆不以買馬爲事猶得讓馬價與廣寧以撫虜而今則虜禍切身各畏于係需馬俱甚急其不肯讓馬價而爲廣寧之用亦勢也況今日子銀與馬價俱盡雖欲混用馬價而不可得廣寧與各道馬價俱盡雖欲讓爲廣寧用而亦不可得然則撫賞銀兩

將安取給故臣等竊惟各鎮皆有撫賞皆有部發正項而遼鎮于九邊爲首遼虜視各虜更劇尤不可不同類而一視之者今不敢泛引請借宣大爲例宣大處右臂遼東處左臂同一京師重鎮也北虜惟兩種最強西則俺荅部東則土蠻部土蠻故元裔擁衆數十萬臣服三衛控制毛憐海建諸酋長以百十勢視俺荅部近益強而以直孤懸單弱之遼其士馬器械城堡險等項又不及宣大遠甚乃宣大各有撫賞正

項銀數萬而遼獨無獨割馬價苟且支吾以自
恩自壞甚宜大宜主款遼鎮宜主戰而左臂不
如右臂重也今前人已許之節臣等不敢輕裁
以開虜釁即此費用已是一日難撐況虎墩兎
憨大賞猶未定此會已長成能統衆去冬犒領
十餘萬騎赴開論賞未果今春夏間必以大衆
親來來則臣等何以應此今日遼事之至急至
急而萬萬不能支者也約據各道見用撫賞數
目廣寧以三萬二千金計寧前以五千金計開
屬不貲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查照各邊事例覆
請給發撫賞正項銀兩以濟急用其年例馬價容臣
等查計五道馬匹多寡定以萬曆三十七年爲
始從公均發專用買馬備戰再不許廣寧多分
多扣亦借撫夷支用則馬價與撫賞判斷各道
與廣寧判斷戎馬皆得充實而夷虜亦不致于
缺望矣臣等無任激切哀懇待

命之至緣係管馬凋殘軍威削弱謹援例具懇
天恩憐給寺馬以濟危鎮秋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劉可繼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八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推舉邊道疏
趙爲遼陽久缺道臣謹破常例就近推舉賢能以
重衙邊以應急着事自長定之役遼陽兵備革
任聽勘二月間東部推補原任參政田立家以
降調而蹔起邊道倘肯感
君恩重
君命不俟駕而趨十五日開報五日治裝二十日急
馳赴任不出四十日早可到遼而今距
命下時已七十日矣尚不見有起身消息臣不意封

疆如此緊急而乃延緩一至於此即此一節已
無變
國奉公之誠次非他日治遼善品臣方欲具章而
督撫就近推薦之揭至矣臣惟遼東各道地方
村屯殘破殆盡間有一二了遺者虜既不屑捨
掠我亦不肯收拾大都坐保孤城爲悠悠待盡
之計以若所爲遼道亦何難之有惟遼陽村屯
蕃聚爲全遼軍馬錢糧器用所自出之地
西虜無日不垂涎而東虜介在撫順清河寬奠
鎮江一帶又復割其腹心而據之使兵備得其
人則守任見在之遼陽猶可救已壞之全鎮不
得其人則西虜動而西疆之村屯變爲各道之
村屯東虜動而東疆之城堡折爲建州之城堡
遼陽去而遼之全鎮亦去矣故善爲遼鎮計者
當以遼陽爲根本善爲遼陽計者當以得人爲
緊要以臣論之其爲遼陽做事也不徒貴有所
跑過人之才而貴任勞任怨有一段真切肝腸
以爲之主苟其肝腸不如此而其才適足爲蝥

猾之具其爲遼陽禦虜也不徒在於虛憍張揚
之氣而在不吐不茹有一副操縱手段以爲之
用苟其手段不如此而其氣適足爲挑禍之階
仰有其肝腸矣又有其手段矣而兵乃專門之
學苟於本兵政務邊關險易虜情緩急將領賢
否士馬強弱平日不能練習曉暢而欲臨敵一
一時恐亦不能當機應變而收速安攘之利也
臣嘗服先臣高拱議儲邊方督撫兵備之臣當
自兵部司屬始爲不易之論竊見兵部職方司

即中見推江西參政徐鑾爲人明敏通練公
不顧私任事不避難而又心思入細機用合宜
每與臣商確建會事體緩急疾徐操縱左爲得
法若以本官改推遼陽兵備
命下旬餘日便可星馳赴任管事以方圖預定之人
就近書素熟之地而應門庭緊急之事指撫所
謂就近推補之便恐更無便於此者矣日今奴
酋雖退張其哈喇個子不過一山峽度我所必
不能有者以守我緩我及論以橫江鴨鴨關
外犯搶只在刻下臣雖不敢以東方之事自逸
日在修城推堡買馬治械積芻豌栗推牛犒士
調度諸將更爲戰守備顧自度終末如虜衆何
畧事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力疾來遼收保防禦
雖有兼人之才而當濟海兩衝之處又新平東
山礦寇擒其渠魁三十餘人散其餘黨萬餘人
聞其衆尚欲嘯聚不免有顧此失彼之懼望一

的當之人早來遼陽計議行事庶是以日爲歲
臣非不知推甲官員係吏部職掌御史不該坐
名
題補只緣事情萬分急迫度其地度其人又度其
時勢似非徐鑾不足以辦此不得不破例以舉
之所謂苟有利專之可也臣不敢以封疆之重
而避侵官越職之嫌伏惟
皇上勑下吏部酌用施行遼陽幸甚全鎮幸甚緣係
遼陽久缺道臣謹破常例就近推舉賢能以重
衙邊以應急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永差張可觀親齎謹題請
十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奉
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該兵部覆奏
聖旨是徐鑾准留用王興已奉旨着催他上緊赴任
不得推延吏部知道

常平倉積穀疏

題爲積儲關係窮邊大命謹設立常平倉括鍰買穀恭報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勅諭以爲經久便民之計事竊照遼左僻處關外三面隣虜一面隣海僅通山海一線之路與腹裏通邑大都有無相通者不同歲豐則遼東之粟不輸於外其價易賤歉則傷農歲凶則外境之粟不通於遼其價易貴而傷民以此豐年粒米狼戾曾不重惜而一遇凶歉則斗粟鎰銀六七錢

無從尋覓但彼此相看爲溝中瘠而莫可奈何臣考便民之法莫若於常平倉者穀賤則增價而糴以便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便民斂散以時豐凶俱便行於遼左更相宜臣正欲議興舉適去秋金復寧前儀人心洶洶搶盜羣起馬官兒寨山棠金三堝等三十餘人招衆打礦饑民蟻附聚至萬數千人官司莫能制臣與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商議饑民所以甘爲礦賊不悔者由於自己既無以存活而官家又無絲毫之積知其必不能救我而去之耳今欲解散其黨惟在汲汲買穀救賑明示百姓以有所恃庶幾去者猶有還心居者始有定志而是時臣方以贖銀萬餘兩修築堡臺牆壕又急無見銀可以發糴因查動定遼前庫餘稅銀四千二百四十七兩雙山鹽稅銀一千五百兩中江稅銀八百五十兩海州庫運雲島稅銀五百兩一面先發各道迨時糴買外自去秋至今臣衙門贖銀又復積過二萬九兩四錢七分守道銀八千六兩四錢七分八釐分巡道銀五千兩海蓋道銀七千兩開原道銀三千五百兩寧前道銀三千六百兩已於三十七年八等月內節次牌行各道選委的當衙官分投有收地方加價糴買間該臣又思得所買糧石欲要寄收軍儲各倉恐滋混淆不便稽查隨畫圖式牌行各道揀擇高燥地方買置處所照圖建立常平倉廒遮陽廣寧二處係鎮城官民衆多每處改稅監舊衙

門建倉一所計房四十一間右衛瀋陽清河錦
州義州右屯金州復州海州蓋州開原鐵嶺寧
遠前屯共一十四處每處止於一衛人民各建
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共應用物料等項銀兩
據分守海蓋開原寧前四道呈稱各於該道庫
貯備派節省銀兩及動支屯開銷惟
分巡道呈稱庫無堪動銀兩臣又勉拮本衙門
贖銀一千七百一十兩發該道制買建蓋去
後今據帶管分守道事湖蓋道副使閻鳴泰呈

稱遼陽左等五衛原發銀五千一十六兩四錢
七分八釐買完蒭秣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三石
八升三合三勺三抄三撮三圭三粟四粒殺一
萬七千二百五十二石建倉一所計房四十一
間定遼右衛原發銀九百九十兩買完蒭秣六
千六百石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瀋陽中衛
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蒭秣五千石建倉一所計
房二十七間海州衛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蒭秣
三千三百三十三石四斗建倉一所計房二十

七間瀋河所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蒭秣二千五
百石寄收軍儲倉內又據分巡道右參議孫敦
化呈稱廣寧等四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蒭秣
七千五百七十六石建倉一所計房四十一間
左屯二屯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蒭秣四千七
百六十二石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義州後
屯二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蒭秣四千五百五
十八石三十二升一合建倉一所計房二
十七間右屯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蒭秣三千
九百六十八石二斗九合建倉一所計房二
十七間又據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呈稱金州
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蒭秣一萬石建倉一所
計房二十七間復州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蒭
秣九千八百四十八石四斗五升建倉一所計
房二十七間蓋州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完
蒭秣七千七百九十一石五斗五升建倉一所
計房二十七間海州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
完蒭秣六千八百四十一石五斗建倉一所計

房二十七間又擬開原道飯事高折枝呈稱三萬遼海一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蓟林八千五百四十一石四斗五升穀五百五十石并收助工餘剩糧四百一十五石一斗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鐵嶺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蓟林四千五百四十三石四斗四升建倉一所計房二十六間開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蓟林二千二百七十二石二斗六升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鐵路所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蓟林二千一百七十七石十六升六合俱收鐵嶺倉內又擬盤前道右參政馬拯呈稱寧遠衛原發銀二千一百兩買完蓟林七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穀九百七十九石五升二合九勺一抄

七撮豆二百四十七石八斗米五十一石六升八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前屯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完蓟林四千九百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四合穀三百八十九石六斗六升八合豆四百四十三石五斗米一百六十六石八斗六升八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各緣由呈報到臣通計買穀建倉用過臣贖銀二萬一千

七百一十九兩四錢七分八釐餘俱如數支給外理合通計買過穀石銀兩造冊呈報為此理合具題為照遼海一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蓟林八千五百四十一石四斗五升穀五百五十石并收助工餘剩糧四百一十五石一斗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鐵嶺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蓟林四千五百四十三石四斗四升建倉一所計房二十六間開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蓟林二千二百七十二石二斗六升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鐵路所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蓟林二千一百七十七石十六升六合俱收鐵嶺倉內又擬盤前道右參政馬拯呈稱寧遠衛原發銀二千一百兩買完蓟林七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穀九百七十九石五升二合九勺一抄

七撮豆二百四十七石八斗米五十一石六升八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前屯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完蓟林四千九百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四合穀三百八十九石六斗六升八合豆四百四十三石五斗米一百六十六石八斗六升八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各緣由呈報到臣通計買穀建倉用過臣贖銀二萬一千七百一十九兩四錢七分八釐餘俱如數支給外理合通計買過穀石銀兩造冊呈報為此理合具題為照遼海一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蓟林八千五百四十一石四斗五升穀五百五十石并收助工餘剩糧四百一十五石一斗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鐵嶺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蓟林四千五百四十三石四斗四升建倉一所計房二十六間開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蓟林二千二百七十二石二斗六升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鐵路所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蓟林二千一百七十七石十六升六合俱收鐵嶺倉內又擬盤前道右參政馬拯呈稱寧遠衛原發銀二千一百兩買完蓟林七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穀九百七十九石五升二合九勺一抄

七撮豆二百四十七石八斗米五十一石六升八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前屯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完蓟林四千九百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四合穀三百八十九石六斗六升八合豆四百四十三石五斗米一百六十六石八斗

而飽騰則可盜殺邀功至於地方百姓被活數
萬人而陰蓄不加餓死數萬人而詗譴不及宜
其所重在彼不在此而不知無民則無軍無食
則無民無民無軍則無遼此亦弗思之過也臣
嘗譬遼如治病然風寒之侵人所時有但使腠
理固密則風寒之邪自不易入實亦不足慮矣
壞墻城保遼之腠理也屯田積穀遼之脾胃也
兵馬不過一時風寒之藥耳平居調理而脾胃
健外者之不入實內者之不潰則修

遼屯積乏為遼之本務去秋臣會具屯田修
天心兩次
明旨屬望當事會議修舉何等殷切乃今在外已無
一人說起在內已無一人主持而修隙者又復
造言挑唆孤負
聖怒實臣欽言無當無所逃罪惟設立常平倉貿穀
治厥出臣獨議獨處猶得報完以畢消埃之一
念顧臣伏而思之凡臣所以為此者非徒貿欲

為遼永計臣雖有千百年之心而無年半不
去之官雖能獨議獨處於一時而不能常議常
處於千百年之久假使臣創立於前而將來諸
臣莫為相成於後則今日十數萬之糧石數百
間之廒房又將化為紙上空言流入口實翻不
如響者修邊屯田早早丟開之為愈耳臣惟常
平之法本圖便民如便行之得人遇豐年則添
價以糴遇歲饑則減價以糶大饑則借貸候豐
歲輸還更不出息或但裹腳費俱開銷令百姓

直得便利而又權新陳以時斂散不令堆積朽
腐而又嚴察官吏牙行情弊不使因緣為姦刑
則公私俱便何法不可經久獨患為之上者鄙
出納為有司不肯及時糴糶或糴糶不能察知
在市斛斗實價聽民情願自買自賣只憑武官
配抑人戶牙行高下通同以為法害臣於此不
無私憂過計管開曆初年遼陽道翟繡裳留
心地方廣積穀石後人怠廢旋至浥爛及十四
五年間大荒斗糠值銀一錢人民餓死乃始思

翟而悔其備之不預亦恥矣大不以往翟者往
臣而復貽十四五年之悔是則臣之所望於各
道者也臣嘗計美戶口遼陽廣寧二城須各得
五萬石餘則皆尋常套數
百石方可救濟得過雖糴本無措但使肯心一
發逐年處辦亦不甚難歷來按臣亦有在差一
年七年者豈無贖銀比復何在前按臣商海道
臣贖銀六千餘兩合臣差內所積除支過各色
正項公費三千餘兩又地方督撫鎮部交際臣

不能矯衆而所受往還儀物千有餘兩臣亦不
敢縱容自私俱分發各道管糧官賑濟孤貧外
其修過衙門兩項用過三萬一千七百餘兩以
為取之詞訟而臣自入境深恨刁民慣訟問官
徇私自人命強盜而外一切嚴禁通計所省
往時十分之八以為取之查盤而臣嚴督各委
官不得徇貪問罪通計所報減徃時十分之三
又深念官民貧窮自蕭御史以前未完贓贖通
行各道盡數註銷以廣

皇上恤民德意其所收不過補獲山東豪賈海船貨
物數千兩訪拿本衙門極惡本房承差辛學等
贓銀數千兩為額外物而其餘則皆尋常套數
應有之贖也臣惟鉢積寸累不忍浪費以至於
此誠使後來諸臣純純相繼十年之後何愁各
倉不充臣願不滿是又臣之所望於按臣者也
臣又惟巡按主察巡撫主撫此等常平便民事
體原係巡撫職掌若止專用按贖不用撫贖則
將來撫臣視為與己不相干涉之事而其法將

不可久舊例巡撫衙門贓罰銀兩六分備賑撫
賞四分充餉至萬曆十五年巡撫郝杰題
准盡留備賑撫賞等項公費臣嘗細查已報未報校
十歲之中以為常歲約收贖六千餘兩除雜項
公費僅及三千兩外所餘一半併無撫賞備賑
支用此後似應每年撥銀一千兩入常平倉項
下分發各道作為糴本會同巡按御史督令各
道及管糧衙門着實舉行年終分別舊管新收
開除實在數目明白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道廳官以此舉廢爲戚扳庶使撫按不分彼此事體有所考成是又臣之所望於撫臣者也臣又查得本鎮微收各色銀兩絲毫盡歸餉部雖屯民所納蒲板銀原爲修理鋪墊而設亦盡括爲月糧正項以致倉儲倉廒、在在丘墟也糧悉包十窖收貯多至浥爛至於營伍雖造一鉛一矢亦必取給於馬價而更無別項可動良用慨歎臣衙門賑罰銀兩原充兵荒之用非專抵軍餉也臣差一年有半例應解

部銀三千兩臣已發爲常平糴本又雙山稅銀每年二千兩舊規一千兩解部四百兩撫院四百兩按院二百兩守道分用爲稅監所占臣今年亦盡發收糴歸入常平項下此兩節之在餉部比於乘鴈雙鳧不足多寡而留在地方逐年救民實爲億萬生靈不朽之利如去秋馬官兒寨饑民礦徒嘯聚山谷臣亟檄海蓋道議蠲賑盡查華藏錢糧雖搭放軍餉之類亦暫留賑濟併處借春間牛種其後民心始定礦黨

始解假使臣不權宜區處直待百姓譁奔然後議招議剿豈不更費餉部處分臣當視今而後議招議剿豈不更費餉部處分臣當視今人做事只挨目前一毛不拔及至事急邦大片捨去而不惜誠所未曉合無將臣衙門每年解部銀二千兩雙山稅銀二千兩自三十八年爲始留充常平倉糴買本錢以爲窮邊久遠之計祖宗朝甞發司農金錢糴穀備賑而我皇上亦甞發帑金賑救省直饑民兒留地方之物還濟地方之人不煩區處而事甚順便是又臣之

所望於戶部者也伏惟皇上始終憐念窮邊勑下該部覆議施行生民幸甚封疆幸甚緣係積儲關係窮邊大命謹奏伏乞聖明俯賜允行以爲常平倉括鍰買穀恭報完數以備查考併懇勑議以爲經久便民之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題請旨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常平倉非但備歉亦可濟邊熊廷弼積穀許多
具見實心任事該部便與看議永遠遵守其屯田
事已奉屢旨應否遵行如何通不奏報着戶兵二
部查催明白說來

縱虜內地圍獵疏

題爲將官縱虜內地圍獵乞
賜議處以重華夷大防事本年五月初二日據
開原兵備道僉事高折枝呈稱萬曆三十八
年四月二十七日據定遠守堡吳道隆稟稱
本月二十六日早間蒙慶雲林遊擊差夜不
收左住順邊挨臺分付有在市夷人煖兎營
達子順邊裏打圍不許舉放炮火至未時果
有夷人二三百騎從慶雲堡亮子河西順邊
裏夾墻圍獵跑至本堡大邊新臺爲止至申
時分收帳去訖等因具稟到道據此該本道
看得邊墻之設所以嚴內外之防墻裏豈夷
人圍獵之所煖酋營雖在討賞然革面無幾
時其情尚叵測安知非假此以窺伺地形險
易爲將官者不能禁之已矣又從而使人導
焉則虜復何所畏憚虜無足怪將官真可異
也開原邊政大抵若此漸已不可長矣由
此不加載正開原將不知作何結局緣由

到臣一見不勝駭愕查得開原邊有二道一爲
老邊自慶雲堡西南起至西北正東南柴河
堡約三百里凡誌書內所載墩臺百餘座皆丟
棄不守靼石皆被虜拆去夷地爲板升其地任
夷駐收往來者數十年去春臣曾疏及之一爲
新邊乃邊吏縮入內地二三十里緊靠各堡挑
築小壕一道以苟且自衛者自小壕以外老邊
以內全然視爲夷物以此聽守佃近往往邊烽
纔舉而虜騎即至開原城下使人不及備去年

臣脩墻壕議復老邊道將以宰煖窺伺不敢任
仍脩新邊築已築過三十里而臣弗從也以謂
此邊一定則前地盡界於夷他日必有以棄地
議其後者而欲圖脩復則宰煖方橫事勢又難
輕舉正躊躇間屬北關那酋死臣憐本酋忠順
向來梗任東西虜不得打通一片者實賴其力
恐一死而其姪白羊骨輩不能自保遣通使持
緘弔往慰之且以堅生者意而是時宰煖各營
皆遣夷會葵見通使至則皆感歎謂裏邊大馬

法這等哀憐學好達子若我等頭目死不如大
那得這樣宰酋聞之感動即歸所奪北關馬百
匹仍遣通夷來告併送進前秋所掠人口乞求
欵賞而臣以爲此復老邊者機也若一面興工
一面遣使隨通夷慰藉其意渠必再來乞賞往
返講折不出二旬而數十里衝處工程度可完
其他自可無慮因屬該道行之無何宰賽煖兎
果遣親夷各獻馬匹來見宰賽仍願差夷爲我
架梁以防他營擾工而臣遂因是親詣慶雲邊

外冒險督工僅而得完蓋當日恢復老邊之難
有如此其後界限嚴明道臺瞭守數十年胡馬
馳驟之場不見一夷之跡而宰煖之鴛鴦亦因
此漸消而事效順焉四月內擾高僉事稟報宰
賽營領賞已畢於十三日即盡起營回巢煖兎
領賞月盡可完此二大營既完餘營撫賞更自
無難此番夷人領賞較往時頗覺恭順邊人稱
從來無如此容易撫者莫非臣脩墻增兵順治
威嚴所被臣誠僥不敢當而墻壕之險實亦有

足恃者蓋近日恢復老遼之利又如此倘使爲
將官者稍知大界當嚴微衆當杜深拒力防定
使胡騎不得混越豈惟封疆允賴臣亦藉以自
慰何乃老遼甫復之後又踵常年故事聽其圍
獵於內而莫之禁禦也林宗舜即武人不諳內
夏外夷之辨只如俯復時節一段操心設法之
苦宗舜亦曾目擊而身嘗之矣詎忽忘至此乎
嗟乎地方之事做定見成而不能守臣且如遼
將何哉臣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

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候代李炳議照
得夷狄人面獸心不可狎膽備嚴則款備疎則
犯是以書戒通逃春秋謹嚴內外之辨蓋防乎
其防焉煖辇二酋在開原最爲跋扈今其摧尾
而乞賞於我也豈直畏長我兵強將勇足以一戰
而制其死命哉不過大羊負嵎苟以濟一時之
欲而天性固未嘗一日忘殺掠也我既力不足
以制之即嚴防密備護其篠籬而塞其罅隙猶
恐不支況乎引狼入室縱令墻裏園飢若林宗

舜之爲也者是不益長戎心之陰伺而道地方
之永禍也耶宗舜備禦開原三年正值夷情紛
擾所以北拊那羊東拒奴速西賺關復親東夷漸離者前道石訓使往往多其力
雖臣等亦才之以此議陞慶雲遊擊領新兵以
當西北一面而不意其疎闌寨謀一至於此臣
等嘗嘆奴酋本一亡虜餘孽舊鎮縱之嘗給夷
使銀牌十餘面致令經年鎮月在內行走而關
驛不敢問又嘗聽奴酋親領數千騎護送西夷

直經開原南門外往還而道將不能禁因此養
虎遺患馴至今日殷鑒不遠念之心寒年來臣
等申嚴禁防綱紀粗定何圖今日復見此事若
不亟加懲處則遼左武弁皆相率以玩夷爲常
事將畢賽援煖兎之例二十四營援畢煖之例
東西捕漢海建諸酋又援二十四營之例而我
之將官皆不肯出一言以禁之不惟不禁之而
已亦從而爲之導焉亦從而爲之謀烽侯焉不
幾令遼東地面盡爲夷虜獵場而流害庸有已

乎哉伏乞

勑下兵部覆議亟將慶雲堡遊擊林宗舜革任回衛以爲疎縱玩虜之戒遺下員缺速行推補庶人心知所畏懼而邊防益加嚴肅矣緣係將官縱虜內地圍猟乞

賜議處以重華夷大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請告疏

奏爲恩親病劇勢已阽危籲

天哀憐准放回籍以全孤命以慰孀母事臣六年司理三年水曹仰蒙

聖恩拔在今職又蒙

特選畀以今差凡有所言朝具疏而夕

報可又使臣得以行其微志感

恩圖報臣何敢愛死故雖今春無日不病猶自忍死以待新撫鎮道之至而不敢以病

請也忽今月初臣母在籍忽聞遼虜入犯臣一家人到京問信臣

沥忠終日在家哭泣特遣一家人到京問信臣鮮兄弟止有九歲一兒纔學寫倣其家信乃是臣母口授臣兒手書句不成句字不成字却是一句一痛一字一淚臣讀未竟不覺放聲大哭嘔血數碗暈死在地吏書攙扶半日始甦

嗟乎吾乎胡爲而使衰年孀母憂哭至此乎臣父母止生臣一人臣父早背自臣出仕十有三年不得過家一掃荒墓生無以養死無以祭臣

已不得爲人獨幸迎養孀母朝夕相依爲命而
臣母老年愛子每飲食非臣在側輒不甘不飽
前年在京一病半載滿擬得差將送南還不圖
疆事遍迫一別到今忽已一年零十箇月音問
渺然臣母如之何而不思臣也家信云汝往時
公事在外一日不歸我嘗望汝一日到晚些小
疾痛我嘗守汝徹夜不睡汝今圍在達子窩裏
不得還鄉教我如何消遣我今爲汝兩淚俱竭
臣母之思臣如此臣如之何而不慟哭嘔血也

數日以來飲食不思晝夜不寐心火上衝頭暈
日眩喘嗽大作遍體發熱精神恍惚如喪魂魄
醫官周騰蛟等咸謂臣病在心難以藥治隻身
絕塞自病自憐寡母孤兒轉想轉懼臣不懼死
在遼疆無以歸獨懼臣死而無如孀母何耳伏
乞
皇上憐臣病勢危急
准臣回籍調理免俟交代倘得痊愈少延殘喘全臣
一命是即全臣孀母之命

皇上再生之恩
天高地厚而臣狗馬之齒尚壯其於圖報亦有日矣
臣力疾望
天叩籲臣不勝涕泣待
命之至緣係思親病劇勢已沾危籲
天哀憐准放回籍以全孤命以慰孀母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樂廷槐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

中協副將趙弼疏
題爲衝邊將領病勢危篤乞
准回籍調理併乞
速賜推補以保危鎮事本年五月十五日據遼東中
路副總兵官秉忠呈稱猥照本職才本庸愚志
向裹革於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內蒙起補協
守廿州副總兵續面更調協守薊鎮東路副總
兵後又更調協守遼陽中路副總兵本職見得
遼陽遭罹蹂躪殘破已極間報即當委參兼程

勇往出關並無疾病於本年前三月內到任志
期効勞鈍以圖消報但營伍廢弛兵馬疲憊
日逐操練教演火器兼以優報大房聚結犯搶
本職帶領內丁標兵沿屯收斂人畜日無暇時
因勞逸不均致令胛疾舉發每食即吐比時猶
能勉強支持又於四月初六日忽報大房入犯
長勇等堡地方本職即時統領主客官兵截殺
當時窮追渡河陸道致將衣甲濕透遍身忻起
瘡痍而前疾因馳馬飛逐愈加返胃嘔吐見今

醫官周騰蛟調治月餘服藥罔効比前尤爲沉
重即今形體羸瘠行步艱難切思遼陽何地此
時何時協守乃領兵之責時不可缺而使病夫
臥疾治戎求其不致敗事難矣合無請乞本院
軫念地方孤危速賜推選才勇官員管理中協兵馬事務俯准本職回
籍調理庶邊疆有賴倘後稍以生還緣由具呈
到臣該臣詳批官副將不可留除會

王事驟得此疾勢已萬不可留除會
題回籍調理外分守道事海蓋道副使閻鳴泰
此級續據帶管分守道事海蓋道副使閻鳴泰
是稱爲照副將官秉忠壯客沉毅貞腸烈膽當
營伍凋敝之後整頓一新值虜酋環伺之時隄
防百至領任未及三月一戰遽挫狂鋒終朝馳
馬而食未止一塵不染達旦枕戈而寐誓將九
死不回孰意河東倚藉方殷突爾二豎爲孽蓋
緣勞瘁傷脾故致胃脘翻溢似非旦夕可療之
症難持進退不決之疑必令解組於今朝庶望

有生於異日既蒙俞
題回籍調理所據協營事務一時不可缺人查得
廣守左翼營遊擊郎名忠勇畧過人騎射獨擅
拊摩最能得士打箭更裕覘敵委署協營極爲
的當合候詳示行令本官署理一應事務候新
官至日徑自交代緣由呈報到臣除詳批郎名
忠著理營務外合就投筆而嘆官秉忠之命與遼
之氣數也秉忠壯烈人也雄風勁骨慷慨有膽
臣一見而偉之凡營堡一切獎壞事宜向之所

亟欲整頓而苦於無人者一一付之秉忠而秉
忠亦一一任之不遺餘力屬其時沿河虜衆數
萬日窺遼瀋遼陽城中獨臣與秉忠兩人耳臣
於此慮多則備不得不多備多則事不得不多
事多則責成秉忠者不得不多而臣性又緊臣
法又嚴臣既唯恐纖毫之有失於地方而秉忠
亦惟恐纖毫之有失乎臣意以此終日終夜忘
寢忘飡任怨任勞拚官拚命數旬之內軍馬器
械操練收斂哨防設伏等項無所不攻觀無所

不周備而秉忠之病根伏矣四月初六日長男
之役秉忠不介馬而馳走險渡深唯敵是求不
知饑飽不知勞竭而秉忠之病形見矣問何病
曰翻胃日食幾何曰粥兩盞吐幾何曰半臣乃
始驚憂無已諭令暫假趁早調攝而秉忠以虜
禾退辭也再越數日而秉忠之病勢深矣臣諭
如前秉忠辭如前臣命醫官諭之又屬閻副使
王總兵萬副將等諭之而秉忠之辭終如前也
又越數日而秉忠之病狀襍出而敝矣臣見而

泣下曰本院愛遼故愛該協性命該協與其爲
遼數月副將孰若自愛性命長爲遼副將秉忠
亦泣下顧猶有勉強支撐之意及又越數日前
食盡吐大便不通外不入內不出始悔不遵臣
言而狼狽至此也其爲地方則已盡而其自爲
則已晚矣嗟乎遼將全軀保妻子者往往而是
孰有眞心實力不避勞怨如秉忠者孰如奉公
憂
國不愛性命如秉忠者假使天爲之祐無疾無病

任恊二三年何患軍威不振何患虜不畏乃
僅僅三月而一病輒至此豈非遼之氣數而秉
忠之命交會其間耶此臣之所以投筆而嘆者
也臣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
餉經畧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議照遼陽恊守官秉忠
昌任副帥威名久著於西陲三月恊戎功蹟頓
新於東塞當地方得一勇畧之將上下方倚爲

長城乃造物偏妬任事之人陰陽忽遘此奇患
途使英雄不收夫全效益令偷怯取唉於徒勞
豈惟伊生之不辰抑亦此方之鮮福雖本官病
勢已劇猶懷馬革裹尸之圖而本鎮秋防已臨
復是狼煙驚眼之候臣等既爲該將全他日再
用之軀又爲地方貪他人早備之地惟有速速
聽還一着耳伏乞
勑下兵部議將遼東中路副總兵官秉忠回籍調理
俟病痊之日查理舊勞新叙即以原官從優起

用選下員缺速揀推謀勇眞實肯任事者一員
前來料理秋防事務庶本官早得以生還而地
方預有所准備矣緣係衝邊將領病勢危篤乞
准回籍調理併乞
速賜推補以保危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馬登瀛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論援兵疏

題爲病中聽撤援兵深恐虜窺虛實乞勅當事慎重無以人言遽速邊禍事臣移疾近關陸續見兵科二疏語意牽纏病中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臣已置之不與論惟是近得督臣王象乾書大略謂長勇之役各將以少禦衆堵回大敵量與

題叙亦不過實錄姑示鼓舞以作將士之氣豈其無斬獲實功而遽敢冀幸

恩澤不意兵科復爾督過至於援兵一節自去歲迄今撫鎮道將書檄絡繹不絕方行調發兩年來遼左頗藉其力今科疏又復云爾謂臣既堅志冥鴻而伊亦行將爲歸田計西兵留之於遼誰復肯爲作主不如盡數撤回送還各鎮而以遼事聽之收拾主持臣讀之未竟不覺倚枕驚嘆曰此何時也而可撤兵乎虜雖北徙而目下蠓退且至拱宰雖受款而歹粉等酋尚在窺伺奴酋雖退地不過以一山溝紿我併無悔

罪輸誠而秋冬氷結又是西虜大舉遼海時候即再加調發猶懼不濟倘會是區區見在者而可撤乎夫遼兵之弱其來久矣自督臣調發西兵來援氣色若增而壯焉西保寧前東防遼開何者不賴其力臣今春遣官易蓡輓粟分給食用弟扣應得糧料還官不聽與民爭易而又以重法約束之地方寂然若不知有援兵者何至以毒藥遺患臣曾移書督臣謂遼恊兵素怯不能旦夕振雖有新兵一千六七百人頗精壯今尚在宣大買馬不得騎操不如借援兵力多住年餘一向支持虜患一面與遼軍合操使之學習西邊戰法俟軍氣漸振情漸定然後撤還方爲妥帖時督臣深以臣言爲然且先已開單咨部再欲有所徵調以厚集其力而樞臣移書與臣亦言以新倘養援兵庶可得目前之用尤勝於新集烏合之衆大氏所見皆同蓋應急之法不得不出於此正唯此輩慣戰能衝鋒破陣而非徒以齒牙博得之倘參此逐隊隨行之物也

果如科疏曰西將不習也必將皆土產然後可曰廢將不威也必將盡部除然後可曰援兵遺患也必將盡部除然後可曰援兵不調防不入衛然後可曰當用隣鎮見任將也必薊門諸將官各舍其地方之責而爲我領援兵然後可此等議論卽該科亦自以爲窒礙直是有心抑損使邊臣用一人不得使一卒不得束手與懦弁弱軍共盡而已得旁觀其敗笑文墨筭陛下之封疆赤子何耶督臣身任重寄生死在一身

成敗在地方安危在宗社一切調度當悉聽之而致失事旣以失事議之不宜一一阻礙茲不徵發以不失事議之在督臣處此甚難計不得不一撤以謝科臣所恐此兵一撤遼陽開原蹙虛東西虜聞之必乘機大入入則素怯之兵新集之衆必不能抵當而屯堡男婦必再遭長定之慘當斯時也獨令督臣當咎無所不可而遼亾無日矣此臣雖病而一日不敢不敢其憂者也

唐李德裕節度西川駐牛僧孺與交怨數從中沮其事議歸諸道兵勿留屯蜀人恟懼德裕奏留鄭滑五百人限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撤與先失事時何異獨不可保今朝臣言罷兵者蓋由禍不在已委難於臣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由是兵得無罷而德裕始得藉以安蜀今遼左孤危何如西川東西虜孰何如南詔臣願督臣暫留援兵

爲遼支撐目前爲輕言撤爲虜所窺必不得已猶願疏乞

陛下責科臣一狀於

御前無令他日敗事獨罪督臣以下諸臣而且牽掣

臣不休也伏惟

聖明裁鑒

勅下兵部酌議施行緣係病中聽撤援兵深恐虜窺

勅當事愼重無以人言遽速邊禍事理未敢擅便爲

虛實乞

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再請撫賞疏
題爲夷市秋期已臨賞銀候
旨未下懇乞
聖明速賜檢發亟行酌處以保危鎮事准巡撫遼東
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楊鎬會稿該臣以六月初六日准廣寧帳房不盛額而譚撫
道臣咸在焉與之計議安攘雖不盛額而譚撫
賞之銀所宜亟
請者臣竊自念責在巡撫地方洞燭之極所

當隨事附摩責在贊理軍務而軍務廢弛之極
所當逐營整飭如不圖制虜而先圖欵虜不求
邊備而先求督銀臣即怯懦臣實恥之兩月以
來焦意寒心不遑夙夜民瘼軍政靡布紀綱而
秋已浙高矣隨牌行各道查所屬市口幾處係
何年奉何文開設後至何年因何事斷革又至
何年奉何文復開要見某市一年用銀若干共
約用銀若干內除各市抽收稅銀及夷馬價銀
支用外仍該不敷銀若干其開原秋賞雖未定

額大約該若干虎墩兔憨大賞儻亦今秋來講
大約又該若干前會會題是否的數逐一查議
明悉詳報去後今據分巡海東寧道裘理廣
寧等處兵備右參議孫敦化呈稱本道以秋防
在邇遍歷邊堡整理守禦又搜括庫貯以備撫
賞用示羈縻乃見庫貯全虛食不下咽者數日
蒙查本道鎮靜關市設於成化初年以至於今
革而復復而又革革而又復者不一總之夷情
之畔服何常而欵戰之機宜難執自二十九年

以至三十六年虎人生齒日煩而節賞漸增數
倍以故始而取給於木馬之稅已而扣留五道
馬價迨其後頭緒愈多支撐愈難又不得已而
借馬價貨江南以生子銀雖為一切苟且之法
實為目前救急之術乃今馬價有嚴禁而子銀
又悉停矣本道屢屢呈請二萬總括遼鎮扣留及市稅等項僅逾四萬乃近
題伏聞部議所
日市稅細微又難作為實數而以前市賞載在

用共銀二千餘兩徠歲大一枝在中後所高臺堡市只領賞一年賞物幷食用共銀三千餘兩二市一年共約用銀五千餘兩及照夷人運木稀少抽收稅銀不足供市夷食用原係動支廣寧庫原扣留寧前應該馬價撫賞今馬價既奉文不許動支合無請乞俯准

請發帑銀每年五千餘兩以濟撫賞之用等因又據整飭開原兵備僉事高折枝呈稱照得開原設有三關兩市以款東夷西虜其來舊矣然從未

設有撫賞正額皆就兩市抽分銀兩而以夷馬銀肉臟銀貼之其蓋量入爲出極力支持後雖漸增煩費尚亦借支不多惟自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除用過抽分銀二千六百五十七兩四錢夷馬銀七千二百六十兩四錢外又借支馬價銀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兩五錢總計三年撫賞用銀二萬八千三十四兩四錢蓋一年用幾一萬今又詐以秋賞勢非二萬金不支在庫夷馬銀肉臟銀既無分毫即馬價銀亦餘無幾而夷人方耽成例以乞索不照例與之則將失遮俗之和必且起釁一一如舊例與之則巧婦不能做無米之炊即春賞難措況又加之秋賞乎今將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每年撫賞東西虜夷段布銀牌及牛驢鍋鏵等項併酒房委官使用銀兩逐款開造逐年比對撫賞大壞難挽經用極苦難支一覽便見懇速裁酌以便遵守等因到臣臣因卷查本年閏三月二十八日該前

撫臣李炳按臣熊　一本爲營馬洞殘軍威

削弱謹援例冒懇

天恩憐給寺馬以濟危鎮秋防事會

題去後蓋因請免寺馬奉

旨詰問馬價那用撫夷是否舊例遂歷陳馬價專備正支馬價既備正支遂不得不另請撫賞先據各道用過數目以四萬四千計蓋皆馬價子銀湊以木馬稅銀而稅銀今且半減矣此外虎墩兔憨大賞與開原未定秋賞以及協濟驛遞搭放軍餉撫鎮操賞等項九千餘兩亦取足於市

馬子銀者猶未明白拈出乃其喫緊在借宣大
以例遼若謂
京師以遼爲左臂以宣大爲右臂所稱重鎮同也
宣大以款市多年士馬器械無一耗折城堡險
隘俱皆完固與遼之單弱無可恃者甚相懸矣
遼則建州海西等夷跋扈於東偏迤西則福餘
泰寧朶顏三衛酋長以百十數強兵以數十萬
爲故元之裔土蠻之孫今所稱虎墩兔憨者之
所總統其勢日張較宣大之掩荅部不啻過之

在宣大有正項撫賞銀二三十萬兩遼顧苟且
那用馬價四五萬而不可得而故以撫賞正項
之銀請此非細事也當部已經覆請數月以來未
賜綸音計夷人秋穫欲非正其糾集思逞揮戈躍馬
之日
皇上得無以邊臣禦虜不聞搗勦奇略而但撫賞是
乞乎夫搗勦正矣而將不得人禍更烈也遠者
勿論即如杜松哈流兔之役妾殺款夷一百餘

級致拱兔剋我大勝堡殺掠數百人而去猶留
不結之局貽之寧前道臣馬拯拯益拮据三年
愛勤萬狀頃以復款完事報臣以事完在四
月之間又撫賞之數愈額至二千五百兩之外
疑有將官私爲姦利者駁查去後復造冊通詳
多用之數係狹拱二酋各應得三季之賞又講
折年餘之久往來供給之費而以千餘之銀爲
堡民保千萬性命即一官一身所不顧者又孰
如杜松殺款夷因殺全堡數百人且挾數千金
無慙以歸乎一開釁而結局之費如此搗勦固
不易言也
皇上又得無以款撫多費不如罷款之爲便計乎遠
者亦勿論二十三年開款矣二十七年復罷至
二十九年又復開其間利害灼然惟二十三年
之款乃虜惕於高平之威屈於拴道之辱相戒
於把兔伯言之戰死炒花花大之大敗彼來求
我我則甚逸故不勞官錢止用市矧其後則增
箭爲例積習難遏速釁招兵誰能任者即近日

大茂之攻及青亦以杜松所殺有彼夷人爲詞
幸其失利而去又復詭言求撫亦已陽示斷絕
陰思創艾而審時量力難遽出車薄伐爲堂堂
之陣也
皇上又得無以戰既難言款又難已姑聽本鎮自爲
設處撫賞而愛惜於中帑之捐乎臣自到任清
查廣寧庫藏除馬價與新兵銀兩不許那借餘
皆零星稅贖又不堪那借者臣曾查修各處邊
堡在開原道以應修慶雲等八堡該鹽菜一千

六百兩爲請臣僅據查紙贖六百兩應之餘則
批待續處而遼陽道之所應修者長安等七堡
寧前道之所應修者永安等七堡并廣寧道所
屬錦州裏城大壞戚家堡土城未包以及大茂
堡牽馬嶺諸處見在議修費更不貲尚不知所
出蓋臣下一檄而督工各道亦投一牒而請價
臣思東手閣筆無以應之而況撫賞各夷該用
數萬之多能得之於蕭索之遼鎮懸罄之庫藏
乎各道調事急矣無已則須用新兵銀以支目

前而又不免犯那借之大戒夫與其開之以必
不得已之那借而使法令不行孰若與之必不
可少之正支而使畫一可守不然者醜類呼羣
放兵四刼傷剝必多脅而與之貲且益侈無寧
蚤發而預待之爲便矣臣又查撫賞之濫在廣
寧則大壞於守備郭濟川已經追贓正法在開
原則大壞於備禦林宗舜見今行牌究問此後
各市口春秋撫賞必須屬之將官監以道臣舊
例所載者固難頓減以招怨例外求索者毫無

增加以損威固守一定之規庶免濫觴之患又
必以其餘力亟飭內備備無可虞然後戰款之
權得操之我而今當蠱壞之極革故之時有比
而畜之之義損而益之之理故勢有不得不徇
懇之
皇上者等因會稿到臣爲照撫賞一事今年閏三月
內曾經臣與舊撫臣李炳援例會
題伏蒙
皇上慨然下部覆議

上請正恭候問而增撫賞以媚虜之說出矣今撫臣
有文武才固鄉者守遼時所稱擐甲臨戎殲虜
於拴道者非諱戰者也來塡兩月晝夜拮据何
以不懲於欵之數見誤即奮共犁庭掃穴之志
如科疏所言也若而顧懲於杜松殺欵之役汲
汲焉亦羈縻之是務何也益誠權利害於二十
年來戰欵開罷之間而重惕於開釁之近禍也
其以稿會臣復移臣書曰遼東弛廢之久醜虜
陸梁之極此時不因仍於欵即欲圖戰圖守而
不可措手足益戰無必勝之勢徒以士卒委鋒
鏑守無自固之備徒以堡砦待攻圍危道也故
目前只得就欵爲先着而庶無妨於孜孜戰守
之計夫孜孜爲戰守計而其法不得不先出於
欵是則地方之急着撫臣之深圖而臣之申明
欵議固已有成言於前矣若槩疑其爲媚虜而
復靳之臣固科臣所謂局外之人利害不相關
者而撫臣身任封疆亦何以爲遼計而紓
陛下東顧之憂乎臣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

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
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
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再疏披陳冒
瀆
聰聽伏乞
勅下兵部照今廣寧分巡道該撫賞銀四萬兩寫
前道議該撫賞銀五千兩開原道議該撫賞銀
二萬兩並前議未及協濟驛遞操賞等銀九千
餘兩共約該七萬四千餘兩再加酌量速行議
處給發以救燃眉危鎮幸甚臣等幸甚緣係夷
市秋期已臨賞銀候
旨未下懇乞
聖明速賜檢發差行酌處以保危鎮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賫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再諭修屯疏
題爲遼救已極遼人已空謹按四十年來邊情大略再申屢見今
勑當事懲前規後修舉本務以保子遺性命事臣惟
遼左今日之患莫大於無人夫遼非無人也土
沃而民聚向嘗稱庶矣自萬曆四年七年十一
年受虜而竄逺前屯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八年
九年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二三十六二十七年
受虜而錦義右屯廣寧之人盡自萬曆二年四

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虜而開鐵泛懿之人盡自
萬曆二年三年十年十一十三十七十八二十
五年受虜而遼瀋迤北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六
年十八十九二十一年受虜而遼海迤西南之
人盡間有存什伯於千萬者邊吏又不爲之保
護聽虜節年檢拾無遺雖使造物能生人遼人
善育人而歲計所產不抵所掠遼於是乎無人
矣自遼之無人也舉族被虜而補軍不得田土
拋荒而徵糧不得補軍不得則墩軍盡不得不
貼以堡軍堡軍盡不得不貼以營軍而營軍又
漸盡矣徵糧不得則額糧虧軍食自不得不乏
軍食乏京運自不得不多而京運且不至矣始
不得不議增軍以通勾軍之窮而及其增也又
苦無人之應慕始不得不議增餉以通額餉之
窮而及其增也又苦後來之難繼說者但謂軍
不必增一清軍而軍足不知遼之無人可勾也
但謂餉不必增一清餉而餉足不知遼之無人
辦餉也遼於是乎益不可爲矣此臣所謂今日

之患莫大乎無人者也而問其所以無人者何
也邊臣好邊功以開釁棄邊人以償佚本務不
修而以人予虜也臣愚不諳時務竊謂今日存
遼之計當以保人爲第一義而保人之計莫先
於實內與固外實內之事非一而屯田積儲爲
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邊併堡爲大去年蒙
皇上允行臣議今年猶蒙
聖心記憶於常平疏中
批下查催而邊臣泄泄從事不以爲意得無謂搏芙

見在人馬便足支吾虜患而或搖於主戰之說猶豫得一間覓首功而誇張之如往事若然者而臣恐殺掠不盡之人更以一戰盡也則何不取四十年之戰法與虜禍而一一觀之蓋自隆萬以來攘臂搗巢而入鶩於戰功矣當是時我搗虜虜報我輒過當二十九年以後我不搗虜虜亦不大犯我三十六年我復搗虜虜又復報我此戰之左券也搗巢之役初得意於東隅而終與尸於西塞大帥敗亡全師覆沒不能復出塞者十年而後乃有搗於邊堡之事此戰之變局也臣請始自李成梁終於杜松編年序略以爲途鑑隆慶五年十一月有清河搗巢之捷六年三月出鎮安搗巢萬曆元年三月出鎮西搗巢二年九月虜五百入大定我軍戰敗十月有白龍山搗巢之捷是月虜入鎮北三日以四萬報五年三月出鎮西搗巢五月入大勝二日以十萬報入鎮靜二日以十五萬報十一月入東勝三日以四萬報十二月入瑞昌我軍戰敗六年正月有勞山搗巢之捷十二月入東勝三日以四萬報是月有養善水搗巢之捷七年十月入新興三日以五萬報十二月有紅土城搗巢之捷八年二月有鴨兒匱搗巢之捷九月入慶雲以十五萬報十月入大定六日以十九萬報九年正月入錦州二日以二萬報二月有燬郎兔搗巢之捷四月入十方寺以一萬報入汎河以四萬報入長安以一萬報我軍戰敗入上榆林以二萬報十月入鎮安六日以三十萬報入鎮靜以二十萬報十年正月入上榆林報十一月入平虜三日以二萬報三年正月入長勇三日以六萬報是月我軍出鎮遠搗巢十一月入平虜四日以四萬報我軍戰捷獲首虜二百一十級亾官軍二百七十五員各四年三月出大清搗巢六月入大清以一萬報十月入慶雲以二萬報我軍戰敗十一月入高臺以二萬報五年三月出鎮西搗巢五月入大勝二日以十萬報入鎮靜二日以十五萬報十一月入

城搗巢之捷八年二月有鴨兒匱搗巢之捷九月入慶雲以十五萬報十月入大定六日以十九萬報九年正月入錦州二日以二萬報二月有燬郎兔搗巢之捷四月入十方寺以一萬報入汎河以四萬報入長安以一萬報我軍戰敗入上榆林以二萬報十月入鎮安六日以三十萬報入鎮靜以二十萬報十年正月入上榆林報十一月入平虜三日以二萬報三年正月入長勇三日以六萬報是月我軍出鎮遠搗巢十一月入平虜四日以四萬報我軍戰捷獲首虜有曹子谷搗巢之捷十一年五月入鎮靜四日

以五萬報、九月、入前屯四日以二萬報、十一月、有圍門搗巢之捷、十二月、入瀋陽八日以十萬報、入前屯以三萬報、十二年三月、有與中搗巢之捷、十三年二月、入懿路二日以一萬報、三月、有打大搗巢之捷、五月、三千入靜遠遊擊敗歿、閏九月、入上榆林三日以六萬報、是月、有古路半那林搗巢之捷、十四年二月、有可可毋林搗巢之捷、十月、入鎮夷五日以八萬報、十五年二月、出東遼河搗巢、四月、入鎮武以一萬報、十月、

入鎮夷六日以十萬報、十六年、有十寨搗巢之捷、十七年二月、出鎮遠搗巢、九月、入平虜八日以三萬報、是月、出大安搗巢、敗績、十八年二月、入長勝四日以五萬報、是月、有鵰背山搗巢之捷、八月、一千入瑞昌、我軍戰敗、十月、入長勇八日以二十餘萬報、十九年閏三月、我軍出鎮夷搗巢、敗績、十月、入長安四日以七萬報、入錦川二日以一萬報、二十年二月、一千入大福、遊擊千把總俱敗没、二十一年正月、入東勝二日以

一萬報、二十二年正月、入大定六日以六萬報、七月、入鎮靜四日以二萬報、十月、入鎮武五日以一萬報、我軍戰捷、獲首虜四百一十八級、亾官軍一百四十五員名、入義州九日以八萬報、二十三年正月、有拴道搗巢之捷、九月、七千入新興、我軍戰敗、二十四年閏八月、入鎮安二日以二萬報、二十五年二月、出鎮西搗巢、叅將遊擊敗没、十一月、入瀋陽九日以十萬報、二十六年四月、出鎮遠搗巢、總兵叅遊俱敗没、六月、五

千入仙靈寺、我軍戰敗、九月、入大清八日以八萬報、入上榆林三月以一萬報、十一月、入大鎮四日以四萬報、二十七年閏四月、入大清以一萬報、我軍大敗、六月、入慶雲以一萬報、我軍大敗、九月、入義州以十萬報、又四千入寧遠副將敗歿、十月、入會遲二日以一萬報、二十九年九月、入慶雲五日以二萬報、三十一年、入鎮安以一萬報、三十六年十二月、出長嶺搗巢、獲二十六級、殺堡內降夷一百二十級、三十七年三月、

五千人大勝陌之七月五千攻長嶺十二月三
千搶長定以上小虜數千百計者月無虛日不
悉錄錄其與戰敗者此四十年大略也每
見我軍出境輒俘獲一二千計我軍亾一二卒
而平虜高平之捷爲境内所罕見者其陣亾乃
半且浮於首虜何也境外襲取易而境内堵截
難也每見揭東夷今年二千明年千數百級終
不敢一報而揭西虜輒報輒殺掠無筭不堵
不追而反趨海建取償於東以報捷何也取東

夷弱易而取西虜强難也每見大虜以數萬二
三十萬入寇我軍幸指少陣亾而間與小虜千
百騎戰屢亾至二三百人何也有戰有不戰
也近見虜以五千入大勝三千入長定僅三時
而陌一堡殺掠千數百人及查往時虜常以二
三十萬搶五六日十餘日而殺掠僅滿百或不
滿百人者何也有報有不報也故觀於四十年
之戰法而後乃知戰之不易也觀於四十年之
虜患而後乃知今日之不如往日甚也觀於四

十年戰欵之故而後乃知其爲揭之數見誤非
欵之數見誤也觀於四十年無人之禍而後乃
知犁庭掃穴之不能使遼有生氣而反無生氣
也戰何容易言也況萬曆初年
國家尚無倭孛播州之役地方尚無東征稅使之
害府庫充盈物力饒足而一時宿將驍丁又不
乏人此能戰之時也而其戰法已如此豈以今
日之物力兵力反能犁庭掃穴而超出於四十
年戰法之外臣有以知其不能也不能超出於

四十年戰法之外而再遺四十年無人之禍於
往後之年使無之又無以至無人盡臣有以知
其不可也戰何容易言也然則今日之計何適
而可高城深池息民養士外固封守内務農田
蠲其煩苛而簡其文法虜來則拒而去則勿追
而一以生聚教訓爲主此臣之所謂以守爲戰
者也誠如臣修屯之說得行深吾壕高吾墻以
扼虜於外併小屯爲大屯適中建堡環築壕墻
以收保吾人於内厚儲多蓄以飽士馬於平日

而又選將練兵大修火器戰車以備堵截於臨時由是而小虜以鼠竊鵰搶至也必有所憚而不敢入即入矣而塡塹掘墻必稽遲而不得遽入留其半以守巳而不敢全入比入而吾民早已入堡壯士早已登陴虜自度不能速得志於堡則偏索諸野又無所得而衆少又不敢過夜且慮我截其所入之口而不敢不速出不待我軍之驅逐而亂馳過日中逝矣何待戰由是而大虜以數萬至也扼於我之壕墻而不能一蹴

越也困於我之城堡而不能旦夕下也堡民但爲我堅守一日而各路官軍至矣虜見吾官軍至必解圍而合衆以衝我我勿與浪戰也晝則環戰車爲方城層列火器據營而前直薄其壘夜則以大砲驚擾之虜欲掠而吾野已淸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吾火器存劑不住三日不得利而氣奪退矣退而尾之爭口而出必亂亂而擊之則利在我矣何至不敢與之戰虜見小入之如彼大入之如此而皆無所利也且

受挫焉且失賞焉必貪吾餌而不能不搖尾乞憐以求我我則順其欲而因以制之不過絕以激忿若復狂顧反噬以侵我我惟擬其險而坐以困之不達出以倖功任虜之去來順逆我皆待之於境內握之於尊俎而進止欵戰之權無一不操之於我由是戰也可謂之善戰也可謂之諱戰也亦可此臣之所謂以守爲戰保人而存途者也詩曰城彼朔方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以守爲戰之說也臣嘗謂修

屯之利極大屯田之利六已見於臣之前疏矣至於修邊築堡有十五利焉虜騎不得決驟一零賊或什伯或千騎不敢輒窺邊省境外無時之備二墩軍得墻爲恃登墓見敵烽火嚴明不致失悞軍機三虜掘墻塡壕我得預知爲備使虜無所掠四本堡軍民自足拒守勝下營軍合操免分散貼防而益其氣五虜入有時有鄉軍馬免游防奔馳之苦六行旅無禦人大道之懼營軍無空壁護送之煩七士馬得閑操練養精

畜銳以待戰八軍不死於饑疲而軍伍自壯馬
不死於奔馳而馬價自饒九虜憚我備嚴不敢
要挾而款益堅撫賞之費益省十居民安心耕
牧人畜禾稼無鈔略之虞十一聽人自爲收斂
不但可省鬚髮警錢而且免逵輸城郭得婦子饁
耕之便十二邊人弓矢之勁膽力之壯過於營
軍若使據險人戰家守亦可助我兵威而杜虜
之覬覦十三民鮮畏虜塞下田不待軍屯而告
墾者衆漸可足食足兵十四邊人骨肉相保亾

係累之患每歲存千萬人爲遼儲軍爲
皇上守邊十五以此之利整衆何衆不武以此之利
禦虜何虜不郤以此之利安邊何邊不寧而反
是者害亦如之邊臣試自忖籌邊之略凡所爲
兵馬錢糧器械戰陣等務有一不出於臣之所
議者哉假令不出於臣之所議舍其十五利就
其十五害而能兵強馬壯橫行絕幕收挈庭掃
穴之功者哉則臣言又焉可以忽乎哉蓋臣嘗
思之人力強盛之會攘外乃能安內則當先戰

而後守人力衰微之時內虛益受外守則當先
守而後戰此戰守先後之序也實內之事重在
修政則當先內而後外固外之事重在設險則
當先外而後內此修邊屯田先後之序也河西
自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瀋
以北蒲洪開鐵一帶村屯已盡虜覬吾邊堡則
邊堡爲重自瀋以南遼陽海蓋一帶人居稠聚
虜覬吾村屯則民堡爲重凡中路驛遞城鋪在
廣寧之閭陽十三山凌河一帶得錦義爲外蔽

似稍緩而村屯依焉則當視與民堡並重在寧
前之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
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並重
在遼海之甘泉鞍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
一帶去邊三五十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
依焉則當視與邊堡並重東邊除臣已修
過六堡外其新奠永奠孤山鰊塲瀘馬吉散羊
谷馬根單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
山靖安威遠等堡皆東夷所窺伺則當視與迤

西邊堡並重湯站鳳凰城鎮東鎮夷甜水威寧
奉集析木城等堡皆東西夷所常犯則當視與
迤西民堡並重此邊墻城堡先後之序也前寧
錦義正安鎮武等處千里礮脆不容大舉而間
陽十三山右屯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蒲河沈
懿開鐵等處一望丘墟不容大舉而遼瀋海蓋
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河西雖受大舉村屯猶
落落而遼瀋海蓋人財輻湊爲全遼根本之地
又值虜朝夕垂涎之時則尤重且急察其重者

而厚集其力察其急者而早圖其備察其尤重
且急者而聚全鎮之力以從事此又修防先後
之序也善治邊者先觀大勢之所在想定一規
模然後酌其緩急輕重而先後出之則目前既
可應急而不忙將來益得收功於有永而不然
者徒出於苟且補葺之計今日補一鍬而明日
之鍤又見於此補一綻而於彼之綻又見縱使
搏夫人馬如熊如羆如虎如龍而以八萬之兵
散於一總兵三協守二十一參遊二十四簡守

一百二十一堡官二千三百餘座墩臺之下而
又有搪撥差調必不可少之役計一將手下人
馬所領追堵者買得幾何虜以二千入而一路
窘一萬入而隣路窘三萬入而全鎮窘曾何益
於多寡之數而況乎其終不得如熊如羆如虎
如龍也者則奈何遂以此盡邊臣之能事而置
修屯本務於不問也去年部覆臣疏修邊一節
欲待西虜受知建夷弭伏之後軍有餘暇再爲
後圖此誠老成之深慮臣敢不服但恐西虜欺

我無險終無欵時建夷因我受欺於西終無弭
伏時軍士益疲於防調終無餘暇時耳臣無兵
權者也去年獨用河東人力猥修墻壕六百餘
里堡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維時西虜正報仇
建夷正領七千騎入靖安五千騎入撫順非受
欵弭伏之後軍有餘暇之日也然且爲之無恙
正唯虜未欵伏調人馬在邊舉防虜修工而兩
得之不令高坐城中太暇也豈以督撫鎮道之
兵權關鎮之全力而反待欵伏聽緩急之節制

於虜耶正統間遼虜猖獗守將屢失機遣都御
史王翱經略甫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直抵開
原築墻垣濬濠塹屯堡烽燧千里相望人樂戰
守遼人至今稱其功於不衰夫以守將屢失機
之時而踰月之計汲汲焉不出於此是則前之
人亦有不待欵伏餘暇而爲之者矣今春據開
原遼陽寧前三道各獲奸細數人解赴臣所俱
稱北虜聞見東面修邊斷我捨路遣來探聽消
息好得擾亂使做工不成臣訊其口詞皆然夫

虜即來擾工自有臣去年車營營盤火器之應
法在復何慮獨計虜方懼我修邊斷路不得入
而我之邊臣却要開其路而延之入抑獨何歟
臣不宜億逆竊窺其間蓋有三幸五懼焉高才
自喜者幸邀掩襲之捷叨冒陞賚而輕視此爲
無帝老成自命者幸偷眉睫之安苟免無事而
重視此爲難就又其下者幸中外之扶同功令
之寬縱掩罪飾功而詆視此爲不必是爲三幸
我方養優處尊而經年走荒塞之下以當農田

土功之役則有任勞之懼民方難與慮始而一
旦動懷安之衆以拂燕雀處堂之情則有任怨
之懼同事方情乖志異而一處有作有不作以
取賢智先人之忌則有任嫌之懼當事大臣方
依違兩可不敢主張於其上而邊吏擔承於其
下則有瞻前忘後之懼諺事誰臣方女持文墨
曰伺人過於其內而邊吏蹤蹈於其外則有憂
讒畏譏之懼是謂五懼以此三幸而兼五懼是

爲明知四十年無人之禍而不敢一破其常套
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寄之邊臣固將寄之以封疆人之
命者也人則不保而徒持一塊空土以還
皇上則遂之人爲罪哉
皇上之封疆爲頻哉去春臣曾疏請
勑問督撫條上方略臣實願佐下風效其愚迨後情
事舛異外作之而內不應上作之而下不應彼
作之而此不應一體支吾轉相乖迕臣憤懣成

病不復料理者半年今撫臣習逵事出關之日
即巡寧前一帶邊堡嚴檄各道衝暑查邊一以
修守爲急臣病中聞之而起曰是其鑒四十年
無人之禍保人存逵而振王忠肅之遺烈者乎
於是力疾屬草勉強披陳而庶幾同志者爲杞
人竟其所未竟焉臣本沈疴兼以積悃詞語冗
襍不能刪正煩瀆
聰聽伏乞
皇上察臣愚悃

俯賜乙攷之觀而付之施行以救逵人之殺掠不盡
者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感憤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逵敵已極逵人已空謹按四十年來邊
情大略再申屢見乞
勅當事懲前規後修舉本務以保子遺性命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好謙親齎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請停修屯辦撫院疏
題爲臣心已盡、臣見實愚、乞
俯從撫臣言、停止修屯之議、併放臣早歸、以免罪戾
事、臣自前年出關、見得遼無邊臺、堡皆坍塌虜
出入如家庭、即欲議修邊防、會搗巢釁起、恐當
事者弗暇及、而事出慮始、又恐試臣者以臣能
言不能作、於是不會議、不題
請、不調援兵不動官錢、徑自挑築墻六百八十五
里、重新拆包堡城七座、臺七十四座、添設臺五

座、補修臺二十座、既而工程漸有次第、遂妄意
地方無不可爲之事、而又南巡金復等衛、見民
種山坡地、土瘠糧重、而河東西膏腴土、反荒蕪
彌望、屬
皇上念司農匱、有屯田佐餉之
旨、臣乃感慨言屯田修邊及蒙
旨查議地方官不著意、臣亦灰心不欲問、惟自六月
以來、竊見今撫臣楊鎬、銳意修守、與之往復議
論文合、復謬意修屯可卒業、而猶慮夫人情事

勢兼舉之難、故復具疏拙出緩急先後次序、以
便措手、蓋望撫臣同心共濟、非與撫臣爲異也
及接撫臣題稿、種種議論頗出臣想望之外、謂
李松修邊、圖陞職、而臣不圖陞職、謂松十年完
牆三十里、臺三十六座、而臣一年完牆六百
八十五里、堡七座、臺九十九座、謂松累死及虜掠夫役、而臣未累死及虜掠夫役、謂李植以屯
累軍兔、或水田難行、而臣隨地制宜、謂千家庄
爲有利、此撫臣手開者、而他土豈獨無利、謂余
奉遊瑾意激變地方、而臣奉
皇上屯田佐餉
旨意、且無激變地方、其所比剛絕與臣不相類、撫臣
謂書不可盡信、史亦多誤人、臣疏引書史誠誤

本朝事誠當、臣亦請言
本朝事

高皇帝既定天下置北平立興營諸屯衛與遼宣聯絡爲外邊又遣魏國公徐達率列侯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修隘爲內邊而修邊之事見於此用大學士朱訥言計安萬世莫若固邊固邊在足食足食在屯田於是遣諸將屯練以備邊敵至則戰敵去則耕而

成祖時江陰侯吳高言山西屬衛以屯種妨團操上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三蔚州留十之一悉令屯種且耕且守着爲令而營屯之事見於此

成祖又勑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虜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苦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浚壕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諸旁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事耕牧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即寇至無所掠而邊完而併屯築堡之事見於此土木之變兵部尚書余謙獨議邊自大同邊東宣

府延安寧夏甘肅諸要害重置關馬牆布渠落深壕塹平漫地皆修削偏坡使峻陡狹隘而延綏則都御史余子俊築邊牆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砦相比連不絕再閱月而訖工時徐廷璋修邊於寧夏馬文昇修邊於陝西與子俊稱關中三巡撫云而楊一清起都御史總制三邊時亦以修築爲急其說曰修邊之役人有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違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自古

舉大事未有不一勞而永逸者臣非敢忘戰今顧以邊牆爲言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其疏論蓋如此而寧夏虜急却尚書王瓊亦修邊於花馬池定邊一帶人稱爲王總制牆焉嘉靖時虜入古北口薄

京城明年築薊鎮邊牆一千三百餘里臺如之而宣大山西爲虜蹂躪極亦遍修牆堡雉堞雲連至今以爲恃至於屯田載在會典及先臣商輅王鏊李承勳李秉等所議所行者尤甚詳此皆

實錄之可信而不誤人者似不獨余子俊逆瑾
兩事可備考訂參詳然地方事惟主者是聽撫
臣以為非其時也而臣敢曰是時撫臣以為非
其地也而臣敢曰是地臣初不自量謂地方事
尚可為但有人細心區畫俯一丈亦是一丈之
險阻虜一時便民趨避亦得一時之濟又見廣
寧所屬各營堡歲辦小麥六百八十餘石穀蔜
水稻六千二百三十餘石稍米數百石為各衙
門用在公費之外但有人以奉承上司者奉承
不意其難之一至於此臣荆南鄙人不識時不

識地微撫臣言臣且不免於逮繫之劾逆瑾之
禍撫臣豈惟利遼而其保全臣者更大臣復何
言惟是臣疏謂存遼在保人保人在實內固外
是以守保人也而撫臣以為有味於款之保人
臣疏謂火器戰車小入小戰大入大戰是言戰
也而撫臣以為坐消士氣臣疏言十五利皆強
兵壯馬之事是講兵馬也而撫臣以為涉講兵

講馬又是搏弄兵馬臣全疏具在撫臣豈必有
意摘句駁臣以伸已揚巢之說但恐聽者不察
謂臣實諱戰臣不得無說而處於此臣巡閱兩
年感憤時艱無念不在地方無事不越局為地
方官代勞閒海有神實共鑒知即如兵馬一事
臣見遼軍苦剥削一切禁革窮軍始得領全餉
不至饑逃又見額軍半缺徼道將造逃軍花
名住址細冊分發各道行衛拿解嚴限比較又
見府州舍人門子等項輒三四百人即經歷亦

百餘人皆逃軍躲差者一入文職衙門武弁不
敢問臣行各道盡革軍發原伍餘丁發衛收管
着役又見各將領假跟伴名色占軍多至四五
百餘人少亦不下一二百人臣又行各道盡革
入伍照依題
准事例副參遊都中軍千把總跟伴名數不得多占
而鎮守衙門占役臣語先後總兵陸續革去二
千餘人入伍又鎮守衙門以打造差撥調各營
路千餘人廣寧聽用臣又行各道盡取歸伍遼

軍十年不操練臣又屢行各道挑選精壯查點
馬匹衣甲弓刀火器等項逐日演習仍促各道
親下教場不時監視遼東教場向皆將官耕種
臣差官盡將所獲糙石入常平倉永為不操軍
者戒仍酌定操法移書鎮臣屬令通行如法演
練臣又思禦虜惟火器為長技檄行各道打造
而臣親於遼陽開局打造過歷一千四百六十
頂甲一千四百六十副大三眼銃六百杆小三
眼銃二千二百一十杆百子銃四百六十位裡

銃二百九十杆腰刀一千把弓九百八十張箭
一萬六千六百枝乖頭砲四十杆一一經臣驗
試而又新造獨輪戰車三百輛以防大虜臣曷
嘗以修屯故而不搏弄軍營路向乏馬地方官
留馬價飼虜皆以本地馬少為言及議買宜大
夷馬恐遂中夷市斷詰兌寺馬又恐部中扣留
馬價無以為撫賞用而臣必行之因得兌寺馬
三千匹市宣大馬八百餘匹夏間虜報急遼陽
新舊兵無馬立命五衛印官不論鄉紳士民凡
養有好馬騎坐者平買五百餘匹不足復發銀
一萬五千兩往宣大市馬可一千八百匹又見
永寧監孳生馬匹向被奸軍盜賣故耗甚臣行
道極力清查追補逋欠一印烙除種馬三千
八百七十八匹外復得騎操馬一千六百三十
二匹俵發營驛又牧田一千五百餘頃向坐落
東山一帶弘治中
特遣黃主事儁一清之復為山豪所據者百年臣又
行道委官尋踪履畝清查分給馬軍定界

立碑繪圖遵守又見營路為驛遞所累虜行各
道拿原軍補驛馬盡將驛田清出給軍養馬不
許營伍代差以至馬遂瘦料之屬無不經臣料
理臣何嘗以修屯故而不搏弄馬遂將素怯戰
畏臣法度嚴明慮無不人人憤私相語寧死虜
不死臣法而願得一當若今即虜入其所收
拾鼓鏃儘足供撫臣一戰之用似無煩撫臣語
虜曰我邊未脩也我田未屯也而汝且姑退一
舍蓋臣講修屯猶以協力望人臣講兵馬實獨

見諸行事特以善戰者必先做定家當進攻退
守乘險伺便吾力始可不屈故不專以搏弄兵
馬一飾爲盡邊臣能事而非教邊臣莫搏弄兵
馬也臣之貽書撫臣也言漢光武時諸將請出
塞光武曰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大
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宋棄中原地當以戰恢
復而我
國家今日
帛但使飾險固修塞障而守禦之使寇我不得
來則拒去勿追而羈縻之使仇我不得降不釋
備叛不勞師如是爲止矣何必咬定一戰字以
遼人僥倖及撫臣答書則獨有取於武帝頻年
出塞而以宋不北伐亡宣大爲款誤若謂搗巢
有益而臣斥之爲不可者臣又以書復曰昔周
家盛時不廢掌固司險之備而其命將率伐玁
狁不曰城彼朔方則曰至於太原夫得人而南
仲吉甫而終止於薄伐止於城守小疏太氏不
出此意蓋脩守以備戰非恃款而廢戰也特其

平日持論主於境內戰而不於境外戰明與大
虜戰而不暗與零夷戰以不得已心戰而不以
生事心戰無戰名無戰功異乎今之所謂戰者
入遂從而詆之曰諱戰曰禁口不敢道戰字而
其實不然至於追數四十年來邊情全斥搗巢
之無益亦有由來李寧遠初鎮自隆慶四年至
萬曆十九年獲首虜一萬五千一百九十八級
豈曰不多除各路境內境外不論外本鎮下實
該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二級內境外一萬三千
三十七級境內五百五級境外東夷八千三百
四十四級西夷四千六百九十三級是以西視
東僅三之一而以內視外僅三十之一也在鎮
二十一年不爲不久矣千百之虜月數至數萬
十數萬之虜歲數至不爲不頻矣塗人之肝枯
人之骨孤人之子寡人之婦汚人之兒女毀人
之屯寨廬舍而捲人之牛馬牲畜糧石則物以
去不爲不慘矣是尚未可以戰與而境內之級
殆止此何也夫所貴於搗巢者謂其犁庭掃穴

蹀血萬里寨翁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組繫閼氏太子名王以下明犯漢者必誅不敢再窺邊而我因是以得數世之安故足術也若第劫隣邊住夷以挑虜虜至又不一戰而徒以吾男女予虜反出於金繒予虜者之下此所以斥其無益也假令亦能數道出塞耀其威靈使幕南無王庭如漢武時事又奚斥且夫有武帝之數道出塞耀其威靈而後後世得享其逸有高文之結好安民天下富饒而後武帝得騁其志追後士馬物故海內虛耗棄造陽北九百里終不復能師而武已憊矣宋祖以契丹方盛未可伐置北漢不攻令自為守以當虜獨擇將帥積封椿以待其衊及太宗北伐屢出屢敗兩河騷然川淮震動繼遷西跳而契丹復時時深入一時將相士大夫益瞻落懼於兵而卒以金繒終史臣譏其基禍釀衰有以也我

國家驅逐胡元還復中夏祖訓第曰無深入窮穴曰時謹備之耳弘治中議出塞劉大夏以為不可孝廟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同於太宗今將士違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而嘉靖自庚子以來俺虜窺關隴圍太原陷石濕掠遼薊躁雲谷直薄

都城

世廟赫然欲伐之勢未能北幸就羈縻而我始得葺險隘存子遺省徵調度支息肩四十餘年而兵馬一無可用者此邊吏不能用款之過非款之過也猶幸城堡見存人民尚在即今得人收拾猶可旋整旋戰假令當年智不出此而使此虜終其兇德聽趙全之逆謀塞鴈門侵上谷逼居庸朶顏居雲中而全據太原效石晉故事今日能復有宣大吞知者覩未形寧不願遼之為宣

大愚者按往事寧不願遼爲未封時之宣大但爲宣大之羈縻而不爲宣大之玩愒設險積儲練兵選將大修戰守而後因其侵軼一戰以殄之斯亦足以壯元老之猷而稱朔方太原之師已又馬用掐耶撫臣以書入疏臣不得不以書入疏然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樞臣李化龍與臣書曰遼自嘉靖以前土沃人富稱爲樂國於時虜患亦少自隆萬以來搗巢之事起我時時出剿虜亦時時報復我之出剿也止取其首級以

徼陞賞而虜之報復也舉男婦牛馬布帛糧食九土之所不無不席捲以去於是虜入一處則空一處數入而遼遂爲空國矣則搗巢之所貽也疏中考核數十年來我之出搗虜之入搶至詳至確真足以爲永鑑使後此而爲遼者永以爲鑑但急急於修內治而不必於貪遠功遼尚可以爲國矣夫樞臣故當撫遼者也樞臣之言而私臣也則可樞臣而非私臣也則臣言豈獨非哉且臣亦非拘定不搗者夏間鎮臣欲出邊

臣壯而許之屬以黃牙兩酋不果巡道詳請搗炒酋巢臣又壯而許之屬以併搗黃牙兩酋又不果及臣過虜寧鎮臣同部臣視臣疾問其故鎮臣曰人言搗總兵言不搗是怯也貴願以老命殉邊

褒贈卹廕於貴榮至於有益地方與否貴不敢知臣服其言爲真實不欺今撫臣曰搗不可盡廢但患不能搗臣亦曰搗不可盡廢但患不能搗真正酋首巢又虜報不能應有後災故以爲難如

謂臣消士氣長天驕目今報虜二萬結聚錦義邊外正麼之不去之時請即先發制人提師出境殄滅此而後朝食臣不但當幸撫臣無以爲大懼也臣以一腔血誠爲

皇上封疆長計何心節鉞何心挈長比短撫臣即以羅亨信梅國禎保臣而自謙以諉臣臣不受臣言當惟撫臣行臣言不當惟撫臣止

皇上既以全遼界撫臣事事在所得爲誰掣其肘置之安而安置之危而危在撫臣不在

廟堂何必九卿科道會議獨臣礙地方則不可不
亟去耳臣在地方久興除銳意而奉行者或不
得人不免以美事爲罪過即如常平倉事除贖
鍰萬金脩邊外復積穀合前報今積約可二十
萬石臣日夜籌此甚苦凡爲救民命耳乃地方
中亦間有言其擾民不便者臣想此事非有脩
邊屯田之難非有李松累人李植累軍余子俊
費儲逆瑾激變之害但使不厭米鹽之勞揀委
官酌時估嚴查勒抑諸弊何至擾民而亦以爲

不便文如河東自三岔河起至開原沿邊順長
六百餘里居民開墾荒田有抵牆下者種出亮
子河外者而秋來零窴絕跡農家樂業安心收
穫一塵不驚孰謂壕牆果無益然地方中陰享
其成不念所從來徒慮後勞而反以前作者爲
擾蓋作事之易爲罪過類如此幸賴撫臣掩瑕
覆垢其送稿於臣言脩屯事各道非不有揭報
但意多偏執辭不雅馴今通不以一字入疏正
恐傷吾輩兩院之體而區區敬重愛護臣之心
固可質之鬼神者臣感之顧臣伏思若是不雅
馴語加臣於脩屯外各道自有良心若是止言
脩屯則臣望各道作事已不作而又以不雅馴
語加臣適自彰其泄泄於臣體何傷然而臣敢
不悔從前作事之過而亟亟一去以謝地方乎
伏乞
皇上從撫臣言停止脩屯之議免令地方不欲者鼓
弄成變坐臣以周通之罪尤乞

檢發告病原疏放臣回籍無使人實謂臣圖巡撫且
之交而臣雖去其惓惓保人一念尤望
使不雅馴語不再至得以全撫按之體終完道
聖旨嚴明無輕作搗巢事也臣下情不勝惶恐激切
之至緣係臣心已盡臣見實愚忝
脩從撫臣言停止脩屯之議併放臣早歸以免罪戾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可繼親
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再請告疏

奏爲病勢日沉泣懇
天恩早允回籍事臣因思母成病已於五月內具疏
請告未蒙
命下隨於六月內見報御史王孟震接差代臣臣遂
忍死候代不敢再陳不圖孟震輒劄自裂往冬
強捱至今而病益不可支矣臣稟素羸弱自前
冬勘疆衝冰衝雪侵肌入骨遂得寒疾遇冷輒
發比來邊氣凜烈觸增前病頭痛體況晝夜寒

顫兼以胸膈鬱懣如石處懷脾傷胃壞日食清
粥不及兩盞似此光景何以度日延命上終
聖主錫類之恩下慰孀母倚閭之望臣記入臺時改
自部曹即叨實授於時大差缺六中差缺八臣
選次第二序應大差忽因疆事應
旨來遼既已去大就中去易就難去近就遠去安逸
而就凶危涉歷三冬受諸苦楚而近見各處按
臣報
命盡是臣後差遣臣猶羈戍塞下未卜所歸自惟
君恩甚重臣命甚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所不辭
獨以臣病之故遠繫孀母之心於地北天南之
外終日憂臣念臣不得一蹤到膝下慰此菽慕
即不幸臣溘先朝露而使白頭老母向江頭而
哭孤襯其爲傷心尚忍言乎臣爲此竟馳冤去

闕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復將領冠帶疏
題爲乞恩貸罪以肅軍政以安衝邊事據分守遼
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參
議王興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屯田兼管苑馬寺
事山東按察司副使閻鳴泰呈蒙臣批據瀋陽
遊擊王紹芳海州參將蕭如蕙等呈爲前事蒙
批各查報去後該兩道看得云云等因各呈報
到臣據此案照先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爲
遼陽大遭殺虜上下欺玩成風謹循職糾參以

備處分事該臣覈勘長定堡失事疏內蕭如蕙
王紹芳張昌胤策應俱愆期各有先後蕭如蕙王
紹芳應仍充爲事官策勵堵禦如果夏防無事
或立有功勞方聽臣等
題復冠帶張昌胤情罪委輕應復原職罪完日照
舊補用該兵部覆奉
欽依蕭如蕙等各依擬杖懲蕭如蕙王紹芳仍充爲
事官戴罪防禦俟有勞績方准題復冠帶張昌
胤罪完之日改擬別用移咨備劄前來依奉案
行海蓋道遵行發落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
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楊鎬議照馭將之道貴嚴不嚴則下有
畏虜不畏法之將統軍之體貴威不威則下有
畏敵不畏將之兵長定之役蕭如蕙王紹芳張
昌胤策應愆期臣於查參失事之初即擬革去
冠帶管事以待查勘法也既而查勘如蕙等各
擬應得罪名罪完則事完覆勘之日便當復其
冠帶而臣猶照初參議令如蕙紹芳仍充爲事

官策勵堵禦必俟夏防無事方准
題復者其將法似不無稍過祗緣此時虜衆數萬
屯聚遼海邊界誠恐各將因而放心不得不更
加申警以爲地方計耳今地方幸就晏然不但
夏防而秋防且無事矣冬防又過兩月矣此固
我
皇上威靈遠震督撫鎮道諸臣防禦周慎所致而如
蕙等被創思奮大修戰守一切先事隄防示虜
有備而不敢一窺邊亦不可不謂其勞苦而有

功矣尚忍再緩
題覆而終不令其一施倡目於三軍上耶且遼左
從來將習於嫩懦而不知有將今諸將粗知有
朝廷軍習於玩惕而不知有兵愈滋兵之玩惕而
朝廷法可畏而長以白衣領兵愈滋兵之玩惕而
不知有將他日臨敵之際必不服我而矛前者
而以此責將將且有辭於我是使將不能以威
治兵而

朝廷亦不便以法治將此兩敝之道也況今河氷
堅結正是常年虜衆大舉時候尤當予以殫壓
之權作其軍容之氣其精采之發揚衷情之感
激必有思得一當以自效者蕭如薰王紹羌所
當查照部議准復冠帶照舊管事者也張昌胤
之罪比如薰等爲輕而革任之法視如薰等反
重已蒙
聖明鑒察奉有罪完之日改擬別用之
旨本將感激
天恩誠願普宛圖報自臣等四月委管新兵一千六

百餘名逐日操練人人堪戰已經臣等調遣駐劄武靖營地方防禦所當查照部議復其原官改補遼陽新設騎兵營遊擊統領今兵事務者也再照原官起用例應降級昌胤奉
旨改擬與降起事例不同苟不以原官改補是如薰等得復冠帶職事依舊而昌胤反不得保其故物也臣請認誤參之罰以謝昌胤至於中固備禦鄭朝隆去年曾陞鐵嶺營遊擊已而用臣等議留李効忠於鐵嶺朝隆以新陞遊擊仍管中

固備禦事務後因修邊選式部覆臣議革去遊擊職銜再俟明年脩屯有效方准復職今脩屯之議既以中止則朝隆之職豈容終革況河西諸將高坐城中不加一撮土於邊者誰不日陞月轉而朝隆以孤堡之力數月之間脩築邊牆二十餘里豪亦如之又新包墩臺二座雖少違原式豈不賢於城中高坐者而反得降級亦緑臣當日脩屯意銳欲要懲前警後而不處以此空累本官又不獨其持法稍過矣所當復其原

陞遊擊職銜照舊管事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將海州叅將蕭如蕙潘陽遊擊
王紹芳淮復冠帶中固備禦鄭朝陞淮復原陞
遊擊職銜各照舊管事原任復州遊擊張昌胤
改補新設騎兵營遊擊管領新兵事務庶使法
行知畏者既憤激於其前恩行知勸者復踴躍
於其後各將之氣色一新而三軍之耳目頓肅
其於軍旅之事未必無小補矣緣係乞恩貸罪
以肅軍政以安衝邊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陳應科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考選軍政疏

題為考選軍政官員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
邊備右叅議王典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
等處兵備右叅議孫敦化整飭寧前兵備右叅
政馬拯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兼管苑馬寺事副
使閻鳴泰整飭開原兵備僉事高折枝各呈報
各路副叅遊守備禦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
逐一詢試考核備將各官賢否實蹟到臣據此
案照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奉都察院

勘劄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萬曆三十八年例該
五年考選軍政官員題奉
欽依備劄前來會同巡撫衙門行令鎮守及副總兵
但係都督職銜者俱限自陳其餘副叅遊守原
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從公詢試一體考核會
題施行等因本年八月十六日奉都察院勘劄准
兵部咨該本部查得先該巡視京營科道官傳
來鵬等條陳一款復舊制以備將材該本部覆
議九邊將領如遇五年應考之期本部預行各

該總督撫按官將所屬大小將領從公詢試如有貪酷庸懦年老有疾等項不拘名數參寥會同具奏議斥如非惡未甚年力堪以策勵者不得苛求欽依欽遵在卷今照考期伊邇仍應申飭合候命下通行各省直總督撫按衙門將所屬大小將領都司等官查照近題事理用心詢試如有前項不職者不拘名數多寡會同劾奏議斥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俱移咨備劄到臣又經備行各道轉行總兵副總兵但係都督職銜者各依限自陳其餘副參遊守備禦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從公詢試查訪考核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劍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議照遼於九塞最號首衝固以三面無虞非虜四時無日不防而通年東虜之跋扈不恭西虜之陸梁愈甚自非智謀忠勇之人曷勝干城腹心之寄況閭閻已凋於礦稅戶口漸耗於流離家鮮蓋藏存僅皮骨而如以貪饕無忌者司三軍之命朝夕剝削動止征求每應接之不暇即規避而難免此其為地方之害豈不更浮於虜乎故考察之典在於首懲貪懦然武弁之輩實難兼得勇廉或才未甚優而軍民不苦其科斂或守未大肆而緩急可賴其支撐與夫毀譽并至議論未定者亦不敢過加苛求致乖器使今據各道所開應議之人臣等再三訪覈當與衆共棄之者蓋得二人焉如欲對偶其語恐以文織失真請各即其事證款目為

皇上明白陳之其一為寬奠參將傅元勳平生一味姦欺敷任總滋穢濁曾無智名勇功之可紀衆取計日累月而疊遷久似貪狠還同餓虎一先任寧前每遇領到軍餉照月先扣銀二十兩共通保過送入宅然後指稱撫夷公費每軍仍扣

銀一二錢不等、號頭李玘可審、一與夷酋貴英買好、大開木市、令生子官張威等、帶領數十餘人、易換松栢等木數萬、并梢收商稅銀千兩有餘、止報十分之一、市中陸續換過夷馬二百餘匹、發與本營哨各邊堡無馬軍士領養聽候驗領官價、每馬外加索銀三五兩不等、共得銀一千餘兩、王芥等可審、一溢用蟒段等物、加賞貴英、求差達子來各山架梁因傳調闔城各站所邊堡鄉屯車一千餘輛赴邊外黑松林採取

大松木、邊外住宿一夜往回二日、方得進牆每大車收稅銀六錢、中車收稅銀四錢、小車收稅銀二錢、一次抽銀八百餘兩、共計三次、名為撫夷公用、盡歸私囊、王思政等收送可審、一取大過梁木一對、用車三百名、每次取大木二對三次、共取大木六對、每對賣銀一十五兩、共得銀九十兩、俱傳以信發賣收送可審、一賣於景伯驟驟一頭、索價銀二十兩、止騎一月、用銀三兩五錢、換回本人、證一轉義州參將發銀一百兩、

委旗舍姚文俊等分領、易買本營與各邊堡軍士月糧米豆小票二千餘石、每票一箇、止給銀五分、在倉免填鹽牌二千引、填寫勘合一道、賣銀一千餘兩、劉伯坤等可審、一義州參將衙門舊有溫石影壁一座、本官起去、令兩班門下員役黃雲龍等攢銀二十兩、顧董承差家大車二兩、運送遼陽城外李澤莊上寄放、可驗、一差旗牌王天佑帶領水手張希堯等二十名、同通事朱達子、在大康堡偷換反青下達子、偷來達馬、

約一百餘匹、每馬一匹、止用布貨值三四兩約得利千有餘兩、王天佑等可審、一任瀋陽委旗牌陳仁等、常川在撫順所夷市買賣、換過人參一千餘斤、貂皮五百餘張、分文稅銀不上稅簿可查、一撫順所夷市、易換過達馬八十餘匹、發與本營無馬軍士孫狗二等烙印騎操、除官價之外、又加稍銀每馬一匹五六兩不等、一年得利千金、候進功等可審、一委旗甲薛會等上倉鹽糧一千六百石、止上完八百石、被凌通判查

盤欠少八百石倉官欲要具呈本官即送本管
將官大白馬一匹銀二百兩賞寢薛會等可證
一任鎮武堡造船四隻委家丁僉進功帶領綑
戶高合等三十餘名架船在邊外柳河等處捕
魚一年約賣銀八百餘兩李全等可證一西興
堡軍士潛來得等五十六名外年切實鎮武堡

操備近因西興堡軍逃太半空虛難守堡官逼
詳呈討回堡來保等每出銀二兩共收銀一百
一十二兩送元勳收訖照舊存留在營溫來保
等可審一中軍程謙一科武舉原無實職先鑽
千總在營貪跡種種元勳索銀五十兩呈委中
軍家人侯進功過送可審一散給鎮武營坐府
家丁徐得材王來召吳得山私馬三匹衆丁朋
出銀六十兩本營軍盧尚仁可審一西平等五
堡發銀二十五兩每隊派蒭穀豆五石共計千
石上納塩糧西平軍人宋得成旗牌張成名買

收可審一放閑金復海蓋四衛軍士王大保等
五十餘名買油炭鵞鴨猪羊米麵之類一季約
百餘兩一年四百餘兩王大保等可審一委伊
親徐五執旗總管木添繡畫等各行軍匠共五
六十名日每營造器血衣飾之類徐五又指倚
將官撒放私債加五起利每歲約科扣銀五百
餘兩王志仁可審一縱神棍王六買弓絃五百
餘條撒放關營軍丁每名一條共收銀二百餘

錢共得銀百兩餘門子可證一新任寬奠未及
旬餘即傳中軍翟永昌下箚道發與銀六十兩
令朱惠等往鹽陽買李應曲夏邦好參三十斤
每一斤價銀十一兩二錢比原價每斤外添銀
九兩二錢一分共使銀三百三十六兩三錢却
向軍士喻永遷等一千八百四十二名每一名
派銀一錢五分共科斂銀二百七十六兩三錢

莊打魚、迄今三年每月認魚一千斤、每斤作銀一分無魚照數納銀、張友德王明可審、一三十六年、委官各承武領到馬價五十分、每匹官價十四兩、乃令家人同劉思漢將官價買馬、販賣一年以後方交老弱馬五十匹俵軍、顧承襲王子陽可審、一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令家人小留住可審、一徐邦奎原係盜庫事犯、問發煙瘴永軍、伊查例告改杏山軍、送思義銀五十兩私准替役、鎖投衙役害人、一委官侯承運李林等每次領到軍餉、索扣常例二十兩、一年計折色八箇月、共扣銀一百六十餘兩、俱史朝陛薛一明過送可審、一本官家丁軍五十名、止有景達子顧天桂等三十名見在、其餘二十名糧賞俱繫按月侵用、一李鶯手等十名、日每打圍下網、每日交鵝兎野鷄等各十隻、如無鷄兎每折家鷄一隻、李鶯手可審、一占軍士爲莊頭、先占

田景松補木等十五名、後又添文仲舉等四名、在廣寧二十里舖耕田、終年常不入伍、又占馬驛遞運安插三所軍地五十日、白朝舉程然王尚仁可審、一本官自幼善能賭博、三十七年十月初二日、令伴當李國柱牽騎官馬三匹、至廣寧城、接郭萬里范得功二人、在杏山開廠大賭、人所皆知、一占軍木匠張志登等五名、在廣寧起蓋房十二間、計五箇月、其工始完、至狐貍皮軍、則崔尚道等八名、每十日、認皮十張、皮匠軍則李大漢王二等五名、終年做靴販賣、楊友官曹文學等可審、一縱弟劉思漢在杏山帶領軍丁擅騎官馬、日每打圍、跑死無數、如軍丁一名不到、思漢徑行責打、杏山軍民有二備禦之號一包納月錢、軍張寶等三十名、每月各認銀四錢、地方不敢派雜差、一占用軍士王九二等二十名、牟殺每月每人認猪肉二十五斤、每斤折銀二分五釐、每月納銀一十二兩五錢、王九二等已納三年、共得銀四百五十餘兩、王九二可

審一押買軍士糧票計一年四五百石每石止
預借銀一錢軍士從來不慮實患旗牌于計士
顧承襲收證一紙崔旗牌帶領軍士十名下海打
魚每月交銀五兩一年交銀六十兩三年共得
銀一百八十餘兩各軍俱不隨伍崔旗牌可審
一押買住民王五張承山三十餘家每蔪秣十
石止與銀一兩八錢就落官銀怨聲載道張承
山等可審一縱弟劉思漢在本管地方買糧二
兩五錢一車一年買三十餘車計三年約有一

百餘車旗牌牢伴各頭可審一指稱隨任家下
占用騎坐馬五十名每名每月納銀六錢一月
得銀三十兩王隆李林證一指稱高遊擊新任
送見面禮每軍科收銀五分二堡并杏山軍共
六百餘名科收銀三十兩張洗孫承惠李林證
一差夜不收于二赴大興大福二堡查看邊臺
每臺銀五錢二堡共收銀十兩本官肥已字識
徐一孔證共計已二十條尚猶未盡其辜以上
二臣才守俱屬極劣戰款無所用之皆當革任
回衛以示懲創者也再照遼鎮往歲軍政叅劾
者例用三人今臣等止劾二人非故縱也查撫
按薊事邊方或差滿復
命或閱視復
命或年例練兵或軍政考察多於數月之前暫容應
議之官留爲臨時之用而此應議者既知敗露
不免且思盈滿而歸而遲去一日即大爲地方
一日之害矣乃臣廷弼自三十六年冬底入遼
前後將官望風解綬多以病去者不計外既曾

於三十七年正月內叅革遊擊吳宗道一員二
月內叅革副總兵吳希漢叅將吳世爵遊擊郭
濟川李如梧李繼武守備郭魏然備禦周大岐
等七員本月內又叅革遊擊于守志一員十月
內叅革加銜副總兵趙神遊擊崔吉張應种備
禦李維德四員本月內又叅革叅將李澤一員
三十八年正月內叅革副總兵佟鶴年叅將張
昌胤二員五月內又叅革遊擊林宗舜一員撫
臣鎬履任後七月內又會叅革過副總兵曹文

煥一員蓋兩河之間兩年之內共劾去者已一十八人恐他邊未有如斯之多而無非不忍爲地方養患蓄害之意故至於今僅得以二人應考察而猶似爲過嚴此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傅元勳等革任回衛員缺另行推補庶將領得人而邊鄙有賴矣緣係考選軍政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世賢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奏

聖旨是

按遼疏稿卷之六

奏繳新餉疏

奏爲撫道同時候代遼餉支銷當明伏乞

聖明亟賜查覈以杜侵冒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王興呈蒙

臣批該本道呈前事蒙批新兵銀兩兵部以地方未報恐其支銷不明特請

旨查乃各道遷延不行送造業已十月於茲長安之口日勝而本院之眼欲穿矣及得送到文冊又止該道與開元道兩處而分巡寧前二道竟未造報此事非有修屯之難苟無侵冒那移情弊一書手之力耳邊務即冗何至不能分半日之閑料理及此而直爲是遲遲也據呈兩道徑送本院零星不便合總該道仍速移文馬上差人查取要見原銀三十萬兩各道分去若干其餘見貯何處曾否侵冒那移有無見在俱以九月終爲止照依原發冊式務要總撒相校類造一冊報院以憑覆覈回奏毋再遲延益茲浮議冊五本併發蒙此遵依即

移文差人赴分巡寧前二道查取去後隨准分巡寧前二道過送該道兵餉文冊到道准此該本道督得部發募兵餉銀三十萬兩內本道下原收餉銀七萬五千兩內本道所屬召募并分巡海盖二道資送揀選堪戰隸籍新兵共二千四百一十三名買過馬駝共五百六十七匹隻及製造器械并新兵與援遼西兵月糧料草等項以用過銀四萬六千六百八十兩九錢一分一釐七絲四忽九微七纖二塵未用見貯定遼

前庫餉銀并扣除還庫逃兵月糧草料銀共二萬八千三百一十九兩八分八釐九豪二絲五忽二纖八塵又開原道下原收餉銀四萬五千兩內召過揀選堪戰隸籍新兵一千六百五十名買過馬八百七匹并製造器械及新兵安家月糧料草等項已用過銀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兩九錢三分九釐五毫一絲五忽未用見貯收餉銀二十三萬兩內本道下原收餉銀三十萬兩內本道所屬召募并分巡海盖二道資送揀選堪戰隸籍新兵共二千三百二十三名買過馬駝共五百六十七匹隻及製造器械并新兵與援遼西兵月糧料草等項已用過銀一十九萬三千一百五十五兩四錢四分八釐未用見貯寧遠庫餉銀并扣除沙退及脫逃新兵還庫月糧銀共六百四兩四錢五分二釐又分巡道原收餉銀一十六萬兩內召兵買馬并新兵標兵援兵支過馬價安家月糧料草等項已用過銀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二兩六錢未用見貯廣寧庫

餉銀并追完分填正兵等管堡及逃故新兵還庫安家月糧銀共一十四萬四千七十七兩四錢及查該道詳內開稱代爲遼陽寧前資募見在新兵一千五百二十一名買過馬二百匹內除分填遼陽揚松等八百名內支過安家六百七十六名每名安家銀三兩共銀二千二十八兩未領安家一百二十四名計八百名月糧各支不等共銀五千一百九兩三錢二項共銀七千一百三十七兩三錢應於正項開銷外其分

填錦義戚家正兵等營堡新兵周得功等七百二十一名內支領安家七百一十八名每名銀三兩共銀二千一百五十四兩月糧銀各支不等共銀二千三百七十九兩六錢二分各丁以為填實別地顧戀產業殊覺不願故此呈請分發錦義等城堡其原支安家銀兩俱已追扣完庫至於支過官餉本應如數追還但各丁俱係村屯遠來投伍歷操一日應支一日糊口之需若令追還恐恐漁散營伍復虛錢糧尤無所補

似應姑准新餉開銷緣由具呈本院詳批該道速速徑送分守道類總此繳冊併發回該道俟彙過冊前來總類今該本道覆看得部發新餉銀三十萬兩原為遼陽開原寧前召兵買馬造器應用而分巡道分填錦義戚家正兵等營堡新兵七百二十一名原為遼陽寧前兩道代募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遼鎮以為募兵充餉之用欽此欽遵該本部題委員外郎葉世英轉解餉銀就便查驗各道募過數目取冊非正項動用亦屬公家之事似應姑免追還至於該道資送本道隸籍新兵八百名內解至途中逃去一十四名及解到收操而又陸續逃去四十六名共逃兵六十名內有原在彼處支領安家者本道照依逃名過文該道查追徑還該庫其各道召兵買馬製器等項用過銀兩自去年各月日不等起俱至今年九月終為止准各道開稱查無虛冒情弊照式類造文冊呈報到臣據此卷查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都察院巡按遼東一百八十七號勘劄准兵部咨職方司案呈照得本部因遼兵單弱虜患頻仍議增募有馬壯兵一萬人請發餉銀三十萬為募兵買馬之用隨於秋防疏內奉

聖旨你們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即發應還太僕寺濟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遼鎮以為募兵充餉之用欽此欽遵該本部題委員外郎葉世英轉解餉銀就便查驗各道募過數目取冊

報部隨據葉員外親自領解戶部發還太僕寺
漕折銀五萬兩太僕寺班價銀五萬兩又本部
題差光祿寺署正張應棟續解戶部漕折銀五
萬兩又於八九等月據南京戶兵工三部委官
指揮趙吉禎等共解銀十五萬兩俱解赴遼鎮
去訖去年十一月內葉員外至鐵嶺地方病故
至今該鎮兵馬募過數目用費餉銀若干並未
報部近因遼陽長定堡失事撫鎮該道各奉
嚴旨責任誠恐前項餉銀支銷未明合題

請行巡按御史作速查覈等因案呈到部爲照遼事
所以敝壞由兵餉之匱詘也兵餉之所以侵冒
由奏繳之不明也項者
聖明重念遼鎮阽危特采臣部末議增兵萬人發餉
銀三十萬兩湊合南北部寺庫藏之積儲乃充
數其籌之甚苦而處之亦甚艱矣餉既湊集即
當以此項新增之餉充新募兵馬之用若舊兵
舊餉自有戶部正額在焉錢糧界限要當分明

呈上以召募責撫道以查覈責御史而已自去年前
項餉銀至遼之日至今年二月終止某道領銀
若干兩召兵若干名買馬若干匹用過安家銀
及月糧草料銀若干兩其未經召買見今存留
實在銀若干兩如有別項那移要查係某項虧
欠餉銀及今作何抵補及所以那移之故當罰
何人是在按臣一勵精檢查而銀數可得矣又
自前項餉銀至遼以後募過之兵果否精銳買
過之馬果否膘壯見今作何布插作何訓練其
少當作何計較奏
請定奪是在撫道一實心料理而按臣仍督察焉而
兵數可得矣以上二項俱要文到一月內即完
具書回奏
聞以後仍按月報部以憑稽考倘有侵欺別弊即按
臣執法參奏不問文武官員人等俱照侵欺邊
方錢糧事例置之重典以垂永戒既經該司業
呈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聖明勑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該鎮新增兵餉原因召募設處有無着落地方官如何通不明言着巡按御史嚴行查覈併添過兵馬若干果否堪用俱依限從實奏報如有別弊即行參究不得縱容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已經案行分守道移會各道嚴查去後屢經催續於十月十七日據該道右參議王典止將分守開原二道召募兵馬并用過銀兩數目造

冊詳報到臣查無分巡寧前二道召兵錢糧又經駁批去後今於十一月二十日據該道將各道召募兵馬并用過及見在銀兩各數目備造文冊詳報前來該臣覆查得部發募兵餉銀三十萬兩內據各道通共用過銀一十二萬九百三十二兩九錢九分八釐五毫八絲九忽九微七纖二塵內召過新兵五千六百七名買過馬駝一千八百七十四匹隻并各兵安家月糧料草製造器械價值等項正用銀一十萬七十四兩二錢五分九釐七毫九絲九忽九微七纖二塵給過援遼副將萬化孚等營官兵行月糧料肉菜等項不係正用銀二萬八百五十八兩七錢三分八釐七毫九絲其未用銀尚有一十七萬九千六十七兩一釐四毫一絲二纖八塵見貯定遼前等四庫今據類冊開稱並無虛冒情弊為照遼左自投降開釁拱夾反復讐因而宰賽挾賞奴酋弄兵入我靖安壓地方單匱幾於不支是以兵部不得已有增兵之議伏蒙

皇上俞允行臣撫按會議分布事宜部署甫定榜檄甫下未及兩月而訛言起矣有謂新餉三十萬花費過半而實無一兵可用者有謂葉主事為此服毒而死者轉相傳布疑駭中外地方因此恐懼不敢召募該部因此撓沮不敢終局第儘召過人數完報而其事遂中輟矣至於新兵餉銀該部之發運地方之收寄官丁之支領別項之那移皆無一字到臣臣則何預而訛言紛紛動以此為臣與該部罪過今奉該部聞得新餉

那移六萬兩爲舊餉借用誠恐他日混冒有如
人言者特
請行臣嚴加查覈限以一月完繳此三月間事也假
令各道依限報臣臣得依限
奏報是時支費僅數萬而覓馳延至今時愈久而
用愈多矣然而就今稽其用過數目實計一十
二萬九百兩有奇內除援兵支過二萬八百餘
兩而其正用之於新兵者一切安家月糧草料
器械等費不過十萬七十兩餘耳其餘一十七

萬九千有奇尚貯各庫見在也而三十萬虛費
過半之說自去冬即有之胡爲乎來哉至於所
募新兵在遼陽者皆臣一一親自驗試仍檄原
任遊擊張昌胤逐日操練已成一枝勁兵儘堪
戰陣而開原前此召募不堪者今道高折枝嚴
加揀擇汰去六百七十餘人盡數追完安家糧
料銀兩還庫仍親自設法選募無不人人驍壯
者而寧前之簡練亦如之新兵一無可用之說
又胡爲乎來哉臣惟新增餉銀在今日爲

朝廷心頭已盡之肉臣等眼中已竭之淚其籌處
之甚苦而奏聚之甚艱地方官亦既知之矣愛
惜之心誰不如我誰肯老弱充數以糜軍興誰
敢那移影冒以干邊例似不必過逆邊臣以不
肖且此實搗巢之流毒也悍帥三戰三敗賠兵
馬不足賠城堡不足賠男女生畜又不足又賠
此銀以養新兵以養援兵禍有所始好事者亦
不必獨以此爲首議者口實惟是增兵設將酌

量地方分佈多寡原議非無意義除遼陽遵行
無異外開原原議增置東協增兵二千人慶雲
堡改遊擊威遠堡設備禦各增兵一千人以備
東西諸虜今召募一千六百五十人慶雲止得
四百四十人威遠止得三百四人是兩地單弱
如故而遊備雖設猶虛也且該道自領親兵數
百人平時不服將領鈐束臨陣豈聽將領督率
又內有河南宜太等處二百餘人無籍無家居
民患苦而該道一陞任此輩掉背而去亦終不
得其力此非原議意也寧前原議增兵二千人

分佈中前寧遠中左中左四路隨各將官出戰
今多以填實各邊堡而開原之威寧各堡亦有
之夫兵分則弱以新募之兵補各營舊逋之數
部議且以爲零星不可矣而矧曰填堡且守堡
之軍舊軍月食四錢者亦足以當之而以月食
九錢者爲衝鋒拒敵者用之於此此非原議意
也部既曰此項新增之餉充新募兵馬之用錢
糧界限要當分明而今以餉新兵者餉援兵矣
廣寧原未議募今亦有兵二百三十餘名馬價

糧料取給於此矣夫援兵一撤地方仍舊空虛
奚當於增兵之義而鎮城兵近萬有二千人此
二百三十餘人者何係增損何關緩急即是巡
道所募無處發遣亦只應以補舊額食舊餉不
宜在此新餉支銷此亦非原議意也噫召募之
事既中沮於訛言分佈之法又大失乎初意似
此有始無終東零西散雖復所募人人驍壯而
營不成營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無兵同其何
救於寡弱而新餉又不專爲新兵支用是使新

兵有增之名無增之實新餉有爲新兵而增之
各無爲新兵而食之實臣恐虛糜此餉者不在
老弱之兌數邊吏之影冒而在營旅之不成分
散之不合也臣惟增兵而物銳不聚何用增兵
添協設將而管轄無兵何用添協設將竊爲此
計要募便當募完以成一軍之勢不募便當盡
止不宜留此一半無用者空糜錢糧虛名而
受實禍本爲此事千慮萬端不圖中間乖亂以

至於此應否
勑下兵部再行撫道議處妥帖以求長便自有
聖明裁奪臣不敢復越俎而談矣爲此今將查覈發
過遼鎮募兵餉銀并召兵買馬製器等項用過
見在銀兩各數目造完文冊一本具本專差承
差　親齎
進繳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　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營驛窮軍受害疏

題爲營驛窮軍受害赴愬謹據實糾參以甦軍困
事臣自戊申出關前後彈劾副參遊備等官二
十二員不爲不多矣頃者軍政會同撫臣又劾
去二員自以摘發無遺遼弁風習庶幾一變不
謂猶有怙終不悛甘以其身試臣之法而不畏
者臣向以久病杜門忽於本月初五日有在臣
院前擊鼓聲冤者問何人則高嶺驛軍蕭仲俊
等問何告則守驛官百戶劉漢昺問何事則以

公差擡送來遲夾棍重傷也臣進而驗之或擡
或擡半生半死皮破骨見血肉淋漓臣不勝痛
恨因各軍供有私役臺軍境外彼虜及冒破錢
糧事情未否虛實委前屯掌印官毛煥然即訊
之據毛煥然呈稱驛後長嶺山臺原設臺軍五
名王六兒楊仲住葉志祥周麻子蕭學禮於三
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劉漢昺差牢役滕九思赴
臺傳調葉志祥周麻子蕭學禮三名出境採榛
被夷虜去隨急自密補臺軍周普二楊仲迪於

二漢三名着役又漏報額夫八名侵匿官銀一
十三兩四錢四分又强奪米庫軍士楊仲倫等
廩米銀二十八兩又侵扣布花銀二兩四錢又
冒破白藍布疋官銀一十三兩七錢其餘事件
不一而足併將劉漢舅帶來見臣惟有俛首服
罪而已夫驛官其小者也而驛軍之苦過於營
軍不可不恤也驛官之贓其少者也而私役臺
軍出境被虜三名於律應絞不敢不請
旨提問也乃驛軍擊鼓之次日而營軍擊鼓者又至

矣問之則中左所班軍姜成等告其本營遊擊
馬時楠者也臣意數月遊擊何遽至剝削乃爾
必刁軍窺臣譏察將官過嚴因而告挾其上者
付所司繫之喚該營中軍蔣立德千總王應選
詢其狀一一皆如告者言而後乃知時楠之貪
饕各軍之告出於不得已也隨命寧遠通判張
四德當堂記取蔣立德等口詞一索取年禮本
營軍九百八十名內旗牌五十名椽房二十五
名每名三錢其餘每人二錢共銀二百三兩五
錢一買補營馬六十八匹驗過六十三匹內時
楠自賣糟馬三十三匹每匹照實價驗道外加
稍銀五六兩不等其餘三十匹係軍自買每匹
索銀一兩約銀二百餘兩一賣放金州軍士一
十四名田籍買馬每名索銀三兩計四十二兩
一每月委官領放月糧索常規銀二十兩計五
箇月共銀一百兩一索遼陽解補陣亡新軍十
二名每名見面錢一兩一本營撥兒三十名每
名索銀一兩一占鷹手十二名漁戶八名庄頭

十二名繡匹屠案四名不隨營伍曾日月之幾
何而計贓已近六百兩矣月糧不過四錢而一
取輒奪其大半窮軍有何事產而每馬輒索至
五六兩此姜成等之所以號泣而奔告也且時
楠初亦不知何許人第據其脚色開係原籍陝
西涇陽縣人西安左衛左所百戶則百戶之耳
而不知其爲羊皮販子也頃各官始有言其狀
者謂時楠先年來遼賣皮頗有本錢素與鄉紳
在職方者深相結而又有鄉親爲職方官者以

書屬撫鎮撫鎮用爲千總中軍竟以兩職方力
得陞備禦以至今官臣復以問張通判張通判
亦涇陽人也與時楠同邑知之尤悉說之尤詳
由是觀之彼挾陽翟之術輸其貲以覓官官得
矣而復覓利以倍償其貲之所出欲不取於軍
安取乎彼以市販之賤爲五年備禦無一薦望
絕矣雖復幸陞遊擊而前程已促欲不速取於
軍安待乎遼左數十年來將官世職爲四方遊
徒騙去者不啻百數即臣鄉所効者逐者若叅

遊吳世爵吳宗道高寬李杰等數人何莫非時
楠之類汙辱名器朘削管伍莫此爲甚而士大
夫實爲之道地壞邊方事者豈徒在此輩哉言
念及此良用太息臣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
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據
實叅劾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速將馬時楠革任併劉漢昺行臣衙
門提問依例重處以爲貪贖鑽刺者之戒非謂
半年遊擊不足以相寬也非謂科斂六百贓銀

不足以永戍也謂十年前皮販何爲作將官五
年無薦備禦何故轉遊擊不根究不足以斷奸
棍奔競之路而塞士大夫請託之門也臣無任
惶悚激切之至緣係營驛窮軍受害赴愬僅據
實糾叅以甦軍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馬時楠着革了任與劉漢昺等行巡按御史提
問具奏

謹叙東夷歸疆起貢疏
題爲謹叙東夷歸疆起貢疏
貢大略併陳愚見以安邊境事頃接邸報見兵科
疏論東夷北虜封貢事情欲要釋建州爲外懼
仍當許貢待我明正棄地之罪然後再興侵地
之師且以東夷已就約束不可輕議大役開禍
於日後憂深慮遠實與臣見相同除將官差人
通虜挑虜事情牌行分守開原兩道查報外惟
是歸疆不果與我不許貢之故有不可不一商

確者去春塘報建酋退還張其聆喇佃子欲要
改建堡城不知者以爲當是何等一堰大地而
奴酋肯以歸我奴酋果忠順耳而其實不然臣
勘疆時曾親至其處乃是一山峽起孤山堡迤
東北而插入建地中二十五里寬不踰數十丈
窄僅十數丈形如拗項狐有入無出兩旁皆高
山峻壁深林密菁向屬建夷樵採雖云捷徑西
接鹼場三十里東接鐵陽五十里併無立界起
墩且不通援道若改堡於此施以數十夷據山

口斷其外援全堡皆爲寇藉我不能有也奴酋
以我不能有之地愚我而我以終爲寇藉之地
自愚又誇其忠順謬矣且佃子之退不自去春
始也前春以來夷使牧牛等持文來送臣以爲
此紿我者屢不受又移書督撫細論佃子地形
以爲勿受虜愚誠謂鴉鶻鵲鵲與橫江土地未歸
而不敢以一峽了棄地之局外欺於虜而內欺
主上此歸疆不果之說也至於進
貢一節與疆事相連我以此覘奴酋亦

以此窺
國家重輕墻貢兼完則我重全舍墻完貢則我輕爲
一峽所愚而欣許其貢則我又輕去年九月間
開原道請貢詳至臣批云奴酋貪我賞市之利
其急急欲起貢者故自本情前番在事者不識
此機而反急之以此奴益驕輒挾盟堅碑全勒
車價以邀我乃年來增軍買馬壯我聲實緩視
貢爲可有可無之物而奴故益急此馭奴一大
機括也據詳減人數去車價仍依本院前諭奴

心似已懼服但人數減而廩給猶在尚屬無名
車價去而車數未定終須費說況張其哈喇佃
子不過一山溝地耳其原議西至鹼場三十里
東至鑿陽五十里皆崇山深林向屬奴夷樵採
未曾取直定界縱使界定而其地亦不可堡而守
也奴知我不能守故歸以慰我而我遂欲改堡
以爲功又自愚矣舊鴉鶻關及九墩地方皆一
一載在誌書者可曰除張其哈喇佃子外皆非
我所應得者而一槩逼求退還乎橫江一帶爲

華夷共棄之地卽云非我所應得而納糧有年
且原議新民仍種夷地量於地畝派銀給賞蓋
爲存地也地已去矣而奴酋五百兩速酋三百
兩之賞可不議裁乎大氏夷情固當順
國體亦當尊事干大議未可草率除地界俟守道
詳至再議外該道仍將廩給車數再一斟酌本
院非不欲急得一貢以了東方事但求其妥耳
此繳誠謂前次奴以我之求貢挾地立碑今次
亦當以奴之求貢還地土此起貢不許之說

也夫奴酋之狡焉思遲有年矣一旦歸我佃子
聽我減夷數革車價非眞出於悔罪輸誠而虞
我有以制其死命也世仇在北關腹心之仇在
所併南關厥叭諸部外援在西虜自臣撫北關
以樹其敵收宰賽拱兎以伐其交激怒宰賽與
北關復親以助其勢而南關厥叭諸頭目又見
我召兵買馬援兵四集以爲必取皆欲謀擁故
主以叛變在肘腋而不得不聽我也其心以爲
佃子雖退而裏邊不能守猶吾地也夷數雖減
吾利也吾何以不持此緩一日之師暫弭仇釁
安反側而圖再逞於異日也此奴酋之所以能
強能弱詭譎而難馭也是故三十七年春夏以
前之奴酋欺我易與動爲虛喝以恐我秋冬以
後之奴酋懼其內潰僞爲卑屈以緩我恐我者
備我猶疎而其禍猶顯而小緩我者備我愈密
而其禍愈深而大今日制奴如制虎咆哮固噬
人蹲伏亦噬人邪得無慮而乃纔得一山峽便

以爲輸誠繾示一弱狀便以爲不足慮臣恐東方之憂不在虜喝恐我之日而在卑屈緩我之日也近年爲此地界一事驚擾邊部蓄怨懷疑國家之福臣實危之且此地或在山麓或在山腰或在山頂崇林大樹山民不能以斧斤制先將樹皮剝去聽其枯死聚柴焚倒使生木耳木性已盡木耳不生然後曳開作地耕種其開墾之難有如此非如人言可置屯而種者山民之往

在取人參松子木耳蘑菇之利不在種地吳楚之戰起於採桑與夷爭利終必惹禍況離堡近者數十里遠者一二百里亦難照管題目自大實用自虛封疆之臣只尺地寸土義不敢不校若論

朝廷規模度量當包容夷懷遠安邇似不宜屑屑於此以長禍亂即如科議姑置此而先許起貢亦是救寧東方眼前急着當聽督撫鎮道酌量完報顧臣意之所重者正不在此年年跋扈之

夷即年年入貢之夷年年憂奴之中國即年年受貢之中國夷非以畏服貢我亦非以威德來夷貢而貢之權不在我也不惟不在我也而方且以貢狃我弛我方且以貢賞交結西虜誘其入犯以敝我方且以貢賞招合江上諸夷侵北關以孤我方且以貢賞分給南關灰叭諸部收其心以圖我而是貢也乃反爲寇盜資是故善收貢權者必在我有所以制伏此酋而使之不敢不貢然後可制伏之要如何因其勢而利導之以奴酋之所籌者還以籌奴酋北關不可疎也西虜不可挑也江上諸夷因北關招致之而不可使其合也南關灰叭諸夷先後來奔者示以興滅繼絕之義寵之名銜置之近邊以號召其遺衆而不可使其冷落也樹其仇忌而撤其藩籬離其羽翼而潰其腹心而我又簡戎蒐伍討其軍實而嚴其警備則奴酋且左

驚石脇恐恐然自顧其肩背肘腋間皆敵國焉
而敢出塞一步以圖我而敢據寨經年阻貢以
開罪於我故能使夷不敢不貢者善收貢權者
也春秋之義不治外而治內萬全之計在用夷
以攻夷臣敢以此兩言爲制伏建酋之要伏惟
皇上留神省察
勑下兵部酌議施行封疆幸甚
宗社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謹叙東夷歸疆起

末略併陳愚見以安邊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李萬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十七日
奉
聖旨是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再報常平倉積穀疏
題爲積儲關係窮邊大命謹設立常平倉括鍰買
穀恭報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勑議以爲經久便民之計事遼左軍多民少食用者
衆耕作者寡且僻處關外三面鄰虜一面鄰海
販糴阻隔一遇荒旱及虜警有主客兵集即斗
金不能易一粟臣不勝私憂故於萬曆三十七
年內除括臣贖銀一萬餘兩修築壕墻臺堡外
復湊贖銀二萬一千七百一十餘兩動支餘稅
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合八勺五抄
三圭三粟四粒蓋完常平倉一十六所在遼陽

廣寧兩城者每所正厰一十五間對厰十間東
西廂厰各十間在右衛瀋陽清河錦州義州右
屯金州復州海州蓋州開原鐵嶺寧遠前屯十
四城者每所正厰十一間對厰六間東西廂厰
各五間通計厰房四百六十八間已將完數具
題繳報訖隨該臣於三十八年五六月間見得民間

青黃不接穀價踊貴牌行各道速將前糧出糶
接濟民用賣過銀兩收貯再糴去後續據分守
道右參議王興呈報原買糧四萬六千四百四
十八石四斗八升三合三勺三抄三撮三圭三
粟四粒內除存剩未賣糧一萬七千二百五十
二石該本銀二千五百八十七兩八錢外實賣
糧二萬九千一百九十六石四斗八升三合三
勺三抄三撮三圭三粟四粒賣銀五千五百八
十五兩五錢六分三厘九毫六絲四忽內該原

本銀五千四百一十八兩六錢七分八厘外得
利銀一百六十六兩八錢八分五厘九毫六絲
四忽分巡道右參議孫敦化呈報原買糧二萬
八百六十四石五斗八升六勺賣銀五千兩僅
合原本之數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呈報原買糧
三萬四千四百八十一石五斗賣銀七千四百
六十八兩六錢六分二毫內該原本銀七千兩
外得利銀四百六十八兩六錢六分二毫開原
道僉事高折枝呈報原買幷助工餘剩糧共一

萬六千三百二十五石二斗五升賣銀三千七
百八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內該原本銀
二千五百八十七兩八錢外得利銀一百九十
七兩四錢六分三釐四毫寧前道右參政馬梓呈報原買糧四萬六千四百四
十八石四斗八升三合三勺三抄三撮三圭三
粟四粒內除存剩未賣糧一萬七千二百五十
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七石六斗九升九勺一抄
二石該本銀二千五百八十七兩六錢六分二釐
七撮賣銀四千六百五十三兩七錢六分二釐
五毫內該原本銀三千六百兩外得利銀一千
五十三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以上共賣過銀
二萬六千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三分六絲四忽

內除原本銀二萬四千五百一十八兩六錢七
分八厘外得利銀一千九百七十四兩六錢五
分二釐六絲四忽行送各庫另項收貯緣由到
臣及至本年九月內年歲頗收正當趁時收買
臣又搜括本衙門紙贖併分用公費銀四千二
百五十七兩五錢八分八釐地方交際書弊程
猺變價銀除分發各道賑貧一千五百二十二
兩二錢四分猺賞授兵
餘剩銀七百七十兩七錢二分雙山鹽稅三十

八年分充餉正銀部議留作本銀一千兩、三十
七年秋冬兩季正銀五百兩、原任分守道右參
政謝存仁呈報、該道未登紙贖曠役等項、輸作
糴本銀一千一百七十六兩九錢六分四釐七
毫一絲、共銀七千一百五兩二錢七分二釐七
毫一絲、內除發分守道補完蓋藩陽倉借過庫
銀二百九十五兩七錢三分、分巡道蓋錦義右
屯倉不敷銀一十一兩八錢五分八釐外、其餘
酌量各道地方分發、分守道交際銀一百四十

六兩七錢二分公費銀五百兩、原任分守道右
參政謝存仁呈報、該道未登紙贖曠役等銀一
千一百七十六兩九錢六分四釐七毫一絲、與
該道原賣糧銀五千五百八十五兩五錢六分
三釐九毫六絲四忽、共銀七千四百九兩二錢
四分八厘六毫七絲四忽、分巡道贖銀一千二
百兩、交際銀一百四十兩、公費銀三百五十兩、
雙山塩稅銀五百兩、與該道原賣糧銀五千
共銀七千一百九十兩、海蓋道贖銀一千兩、交

際銀一百四十二兩、與該道原賣糧銀七千四
百六十八兩六錢六分二毫、共銀八千六百一
十兩六錢六分二毫、開原道贖銀四百兩、交際
銀一百六十兩、雙山塩稅銀五百兩、與該道原
賣糧銀三千七百八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
毫、共銀四千八百四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
毫、寧前道贖銀五百兩、交際銀一百八十二兩
雙山塩稅銀五百兩、與該道原賣糧銀四千六
百三十三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共銀五千八

百三十五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各糴買去後、
今撥分守道呈報原發銀七千四百九兩二錢
四分八釐六毫七絲四忽、買完蓾穀六萬六千
六百九十七石七斗八升八勺五抄四撮五圭、
併存剩上年未賣糧、共八萬三千九百四十九
石七斗八升八勺五抄四撮五圭、分巡道呈報
原發銀七千一百九十兩、買完穀蓾四萬六千
九百九十六石三斗一升九合四勺九抄八撮

錢六分二毫買完穀薊五萬三千九百八石三
斗七升七合八勺開原道呈報原發銀四千八
百四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買完穀四萬
二千九百六十三石四斗一升九合八勺四抄
六撮五圭二粟九粒寧前道呈報原發銀五千
八百三十五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買完穀薊
三萬八百六十九石六斗八升八合四勺五抄
又查得遼東各營路教場盡被將官佈種薊穀
十數年來不操一軍武備衰弱全由於此該臣

通行各道查革不許再種仍將見種地畝查收
子粒入官送常平倉收貯去後隨撥分守道呈
報所屬遼陽等營收過教場子粒等穀四千九
十六石三斗八升四合分巡道呈報收過所屬
廣寧等營教場子粒等穀八千九百二石二斗
九升海盖道呈報收過所屬海州等營教場子
粒等穀二千三百七十七石五斗開原道呈報
收過所屬開原等營教場子粒等穀二千三百
五十石寧前道呈報收過所屬前屯等營教場

子粒等穀二千七十一石四斗八升各呈報到
臣據此計算前次本利銀合今次所發銀買完
新糧及存剩未賣糧共二十五萬八千六百八
十七石五斗八升六合四勺四抄九撮四圭二
粟九粒教場子粒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七石六
斗五升四合以上兩項通共二十七萬八千四
百八十五石二斗四升四勺四抄九撮四圭二
粟九粒俱交納各常平倉收貯訖案照三十八
年七月初七日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該臣

題前事奉
聖旨常平倉非但備歉亦可濟邊熊廷弼積穀許多
俱見實心任事該部便與看議未遠遵守其屯
田事已奉屢旨應否遵行如何通不奏報着戶
兵二部查催明白說來欽此該本部覆議巡按
御門將三十七年三十八年贓罰銀三千兩三
十八年分雙山解部稅銀一千兩留充穀本以
後年分贓罰銀及稅銀應解部者仍舊解部濟
邊充餉其餘撫按分用稅銀及巡按下贓罰餘

銀巡撫下贓罰銀一千兩任其發用等因題奉
聖旨依擬着實行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依奉遵
行除自萬曆三十九年爲始撫按會行雜買外
今三十八年分該臣發買過前項銀糧數目理
合
奏繳仍乞
勅令部院載入考成以後遼東巡按御史每差復
命時節務將前任舊管銀糧若干有無出糶餘利若
干自已任内與撫院衙門發糴銀若干買過糧

石若干開除若干見在舊存與新糧通共若干
會同撫臣明白具數
奏繳併報部院查考庶幾事有責成法可經久而
於永遠遵守之
旨欽有致有所辜負矣臣無任瞻仰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積儲關係窮邊大命謹設立常平倉括
銀買穀恭報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勅議以爲經久便民之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三日
奉
聖旨常平法有裨邊鎮以後接管官着照例奏報仍
載入考成該部院知道

覆哈流兎提功疏
題爲狡夷狂逞助逆主將督兵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
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王興分巡遼海東寧
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
參議孫敦化呈會問得犯人一名崔吉係廣寧
左衛武舉都指揮同知狀招原管總鎮標下營
中軍事務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內有原任遼東
鎮守總兵官杜松到任後說有一番酬荅饋送

禮儀要買土產參貂應用就不合於本月十八
日祭銀七百兩差官祁一清張進盛齎給撫順
等營各多寡不等撫順鎮江靉陽三營俱祭銀
五十兩各要參二十五斤寬奠營祭銀一百兩
要參五十斤清河營祭銀三百兩要參一百斤
貂皮一百張開原營祭銀一百五十兩要上好
貂皮九十張該撫順備禦王應夢鎮江遊擊吳
宗道靉陽守備劉士瑛寬奠參將李澤清河守
備郭巍煥開原備禦林宗舜等見價少參貂多

易買不足數又恐杜總兵責究無奈汎與闔營
軍士幫賠亦各多寡不等撫順營軍士王保奴
皮海等五百名每名攤銀二錢五分共賠銀一
百二十五兩連原祭銀買參二十五斤差皮海
齎赴廣寧交收訖鎮江營軍士高斌等九百四
十九名每名攤銀九分四釐零共賠銀九十兩
連原祭銀買參二十五斤差高斌齎赴廣寧交
收訖靉陽營軍士何具才等七百名每名攤銀
二錢八分零共賠銀一百九十九兩連原祭銀

買棟參十斤中挑參八斤黃參七斤差何具才
齎赴廣寧交收訖寬奠營軍士于良貴等并大
奠永奠二堡軍士王達子等共二千一百九十
四名每名攤銀一錢三分九釐零共賠銀三百
零七兩連原祭銀買中挑參八斤黃參四十二
斤差于良貴齎赴廣寧交收訖清河營軍士吳
剛王民寬等七百零一名內軍士洪隆等三百
二十名每名攤銀一兩七錢二分劉學等三百
八十一名每名攤銀一兩三錢八分共賠銀一

千七十五兩一錢八分連原發銀買揀參一百斤貂皮六十張差家人孫有功齎赴廣寧交收訖原任開原營備禦林宗舜將原發銀一百五十兩付經紀韓京票頭王起等市買貂皮因價不足王起等與行內各家共賠銀六十兩連原發銀買上好貂皮九十張付張進盛轉交訖後該前任分守道謝參政不忍遽軍賠苦揭報熊御史出示禁止各官軍供證本年十二月內蒙總督王軍門憲牌節據馬蘭谷參將張鳳祥稟

據尖哨報說插漢兒達子今在兀魯班哈祚兒屯聚來暈大等換了好馬共七萬餘騎于十二月十五前後要在喜峰口東西進搶又據西路協守副總兵楊元吉報稱插漢兒帶領精兵二萬犯搶遼東寧前來暈大帶領三萬犯搶喜峰口又據薊鎮馬總兵報稱東虜黃台吉傳說大小頭目滾兎等十萬明說犯搶廣寧暗說犯搶喜峰等口又親見都令等各家達子五萬在鐵力屯聚等候黃達子到來于本月十二前後犯

搶前項地方彼時各報原無拱兎達子在內犯搶情由隨蒙劄行杜總兵相機剿處比杜總兵身任主帥只合預探各酋巢穴的確相機行事為當又不合故違軍政一款凡擅殺平人自作賊級報功者以故殺論條例于本月二十一日分付吉傳本鎮左右翼營遊擊李維喬單畫忠旗鼓千把總史光裕卜向績及家丁千總王澤王蘭住等統領家丁降夷等三千員名到連山驛地方有原任錦州遊擊今別卷提問于守忠

與原任中左所遊擊高貞接至高橋界杜總兵問說中左所與錦州寧前各營邊堡熟夷係那營部落高貞回稱俱係拱兎營達子隨調寧遠營通事黃朝重陳槐前來說要從寧遠地方與水縣出口搗巢黃朝重等回稱與水縣山險難行杜總兵叱說這必是你將官叫你這樣回話若違悞軍機先將你兩箇梟首示衆隨差夜役傳調管寧遠營參將事副總兵楊暉前來謁見後即說要從與水縣出口搗巢楊暉回稱路險

難行杜總兵惱怒叱罵將伊牢子宮施守進家人楊合各重責仍分付楊暉速將寧遠城內降夷調來應用該楊暉將降夷調至連山驛杜總兵仍前問說要從與水縣出口各夷俱稱山險大兵難行杜總兵嗔說你將官仍又分付你這樣說話我定然把你將官細打還要從你地方出去說畢隨令楊暉差人將夷酋貴英差來講話龔郎中即龔學文等十三名拴鎖前來詰問原因有寧前兵備道帶管分巡道事馬副使聞知揭巢消息恐恐惹邊釁寫書一封差舍人蕭宗功前來勸阻杜總兵看書畢大怒云我奉朝廷命搗巢馬副使如何將書攔我且嚷且罵又說我也不消出口你各將官明早俱速回本營至二十四日楊暉差人將龔郎中等帶見杜總兵隨叫衆降夷你們拿刀來把這歹奴才都砍了比時有前屯西路協守副將李芳春與楊暉力告一免止將龔郎中割去一耳杜總兵明知拱兎達子原未助逆犯搶河流口地方要得剿

伊部夷酋恐師出無名又不合逼令龔郎中手寫供狀一紙要寫犯搶河流口有拱兎部夷一半助逆等語在內寫畢方行釋放杜總兵即起身東回行至中左所皂隸山臺因見李都御史齎送犒賞銀二百兩到彼忽又分付吉傳于守志與李維喬單畫忠高貞前來商說我大兵至此袖手空回人笑我不是箇好漢我意必欲搗巢可從何處出口比時于守志回說此處與長嶺山堡相對就當從此出口高貞說若從錦州大福堡出口不過二三十里便有住牧夷人若從長嶺山出口未免圍逶虹螺山路遠百十餘里杜總兵不聽高貞語言徑到長嶺山堡坐下猶恐出外搗巢未料獲級多寡要得妄殺冒功將衙門各官軍俱屏開向于守志問說你們屬堡守邊降夷各有若干于守志回稱錦義寧前一帶可有千餘杜總兵又不合分付吉傳楊暉高貞等各將邊堡熟夷盡收入堡莫等走出墻外漏洩消息吉原不知杜總兵殺降本意因此

時楊暉已回寧遠止有通事陳槐在彼隨喚陳槐說知前由比高貞隨差陳正潘承高于守志差曾達子沈達子俱馬上傳與各堡通事喚各熟夷俱收入各堡訖杜總兵又喚長嶺山堡熟夷詰問誰知洪兎巢穴與往來道路當有已逃走阿厮亥與先存後被卜向績下夷丁阿都害等殺死猛克禀稱我二人熟知隨取元寶兩箇并大銀牌二面向阿厮亥二人說你們引領官軍斬獲首級時這樣元寶各賞一箇你們的家

小一箇也不傷先將紅布各披掛一件隨令王澤王蘭住并李維喬卜向績及在官把總張世祿降夷把總卜郎太等帶領軍兵押令阿厮亥與猛克引路於本日酉時分從長嶺山出口行至地名哈流兎止斬獲彼地夷人首級二十六顆原無一百四十六顆亦無得獲達馬五十六匹盔七十八頂甲八十三副射死軍馬及輕重傷等項情由張世祿卜郎太等供證本日一更時分杜總兵恐出外斬獲不多又分付吉傳知各將并各營中軍俱領兵將屬堡降夷盡取首級前來報功如走脫一人即將中軍斬首抵數比于守志隨叫把總于朝宮傳與該營中軍盧具瞻將大福堡降夷斬取首級盧具贍即率領高尚儒等三十餘人將大福堡已收進城內熟夷撒賴曹善友等一十三名口拱兎差來討賞洪郎中等八名俱斬取首級訖于守志又使曲二漢耿三卞傳與大與堡守堡官孫承惠領軍士周尚達等三十餘人將該堡已收進堡內熟

夷起炭等一十九名口亦俱斬取首級訖杜總兵又分付高貞你可令中軍官引領大營官軍將本堡并各堡已收進堡內熟夷不論男婦大小俱拉出堡外斬取首級高貞傳中軍楊松年千總蔣立德隨單盡忠等引領各軍下向各堡將已收熟夷俱斬取首級訖內多寡不等長嶺山堡熟夷吉耳本住即尒遜住并猛克等二十八名口正兵營內丁劉武王金等斬取并卜向績下夷丁阿都害等在途殺死猛克共一十二

顆牢伴高得功馬得官等斬取一十五顆楊松
年蔣立德等斬取一顆沙河堡熟夷佟漢等一
十五名口內丁王伸鄭友功等斬取一十二顆
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三顆松山寺堡熟夷伯
都等九名口內丁李端等斬取一顆單盡忠等
斬取三顆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五顆椵木衝
堡熟夷起炭等七名口內丁王登舉等斬取四
顆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三顆灰山堡熟夷各
聞風逆竄止有胡叅兩人在堡外山林藏躲軍

士孟四搜獲斬取首級訖楊暉探得杜總兵已
到長嶺山堡亦領兵馬前來合營令陳槐稟報
杜總兵得知杜總兵分付陳槐你將官作速帶
領兵馬將屬堡降夷殺取首級毋得遲延楊暉
隨令陳槐引汪應科等三十餘人前到寨兒山
堡各熟夷聞風逆避止拿獲八當與哈不戶二
名斬取首級訖又到白塔谷堡挈獲哈勝與董
狐狸等十名口亦斬取首級訖戚家堡遊擊李
繼功營內軍丁劉尚義等中左所遊擊高貞營內軍丁
于昂等向各堡外山林搜尋李智等在長嶺山
堡樹林于昂等在松山寺堡外樹林各搜獲一
名劉尚義等在大興堡樹林內亦搜獲五名口
各斬取首級訖卜向績因引路阿厮亥逆走亦
將猛克令隨從夷丁阿都害等于中路斬取首
級訖比有大鎮堡大勝堡熟夷俱聞風逆走無
存杜總兵疑夜役周松等三名走漏消息又恨
大鎮堡官周守廉不加隄防致令各夷逆走隨
拿周守廉綑打五十又將周松等各綑打一百
仍發開原守臺至二十六日杜總兵回至中左
所傳令楊松年取紅布賞功該楊松年向客人
任國聘等取紅布五十疋前來稟驗杜總兵嗔
恨布少將任國聘等五名各重責二十棍任國
聘當時身死楊松年證杜松要得遮飾冒功又
不合將本營馬匹盔甲假充賊仗并軍馬死傷
虛數令吉揑詞詳報吉亦又不合聽從揑稱仰
仗

天威官軍出境搗巢獲捷事內稱杜總兵分布一字陣申嚴號令差官解寬齎報紅旗監督王澤王蘭住等統兵家丁降夷并撥前塘傳探聲言直搗巢穴又差官李明元等執紅藍旗催督李維喬單盡忠高貞楊暉于守志李繼功等爲二字陣結營聯絡分撥後塘傳探於二十四日未時分從中左所長嶺山堡出境至地名哈流兎我兵奮勇剿殺衝砍數陣賊見勇猛敗遁騰山赶至巢穴因樹林稠密當卽收兵回還在陣斬獲

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得獲達馬五十六匹盔七十八頂甲八十三副射死官馬一十九匹陣亡軍丁六名重傷回營身故一名重傷官軍丁夷二十七員名輕傷二名又將降夷耿兎大圪艮相并軍丁王金劉武等俱揑作爲首爲從等項虛情通行詳報隨於三十七年正月內蒙熊御史牌行帶分巡道事寧前兵備馬副使嚴查備家轉行岫巖管糧廳行間本月內馬副使自寧遠前往廣寧查勘當有寧遠一帶各堡住民俱

擁道哭泣訴稱拱兎受款以來數年不爲邊害今搗巢殺的各堡降夷俱係拱兎部落達子恐伊報讐難耕種地土等情比杜松自知事情敗露恐不得敘功又不合不候查勘嗾令各軍夷俱赴馬副使逼討賞功銀兩又不合面囑馬副使查敘搗巢功績速報各院具題正擣踏借賞查報間杜松因見敘疏祭遲疑是馬副使阻撓又不合於本月內徑揱該道中軍董治責三十棍遂出告示一張令本營各官軍

湊買鐵斤木料要鑄忠勇岳武穆與妬功奸臣秦檜像弁修蓋岳武穆祠比時馬副使畏禍要回寧遠杜松又不合令各軍站街攔要首級銀兩與了便罷不與不放西去比馬副使慮恐激變具稟李都御史全借庫貯別項銀兩給散內有家丁劉全趙拱拜王伸劉繼善楊英李端孟承恩李應詔崔名品并劉武王金願陞俱未領賞各軍丁降夷領賞訖比杜松思得各斬堡內熟夷首級不應冒領許多銀兩又不合輒起貪

心揑稱犒賞正兵營內丁扣追賞功銀兩各多
寡不等于守志營內原斬首級四十顆領銀二
千兩扣追七百兩高貞營內原斬首級一十三
顆領銀六百五十兩扣追一百八十二兩正兵
營內丁并各軍與降夷共斬首級七十五顆內
除願陞家丁劉全等并崔名品共一十一顆原
未領銀及降夷斬首級五顆原未扣銀外再該
五十九顆領銀二千九百五十兩每一顆扣銀
三十兩共扣銀一千七百七十兩俱隨任千總

王蘭住收進杜總兵接收入已訖劉思堯營內
軍丁劉尚義等原獲首級五顆領銀二百五十
兩李繼功營內軍丁李智等原獲首級一顆領
銀五十兩因係山林搜獲未曾扣追銀兩蔣立
德楊松年盧具贍等證寧遠營內原獲首級一
十二顆領銀六百兩杜總兵以馬副使見住本
城未曾扣追蕭元功證隨蒙王軍門李都御史
題敘提功熊御史隨亦題

欽依移咨都察院勘卻備行熊御史轉行帶分巡道
事海蓋兵備閻副使備蒙案行岫巖管糧廳遵
依查勘間拱兎因杜總兵收斬各堡熟夷係伊
部落達子心懷不忿聚集夷衆要犯搶錦州寧
前一帶報仇於二月初四日從錦州大鎮堡入
境到錦昌堡地方殺死軍丁二十名採柴屯民
李三漢等五名虜去張五等牛馹一十二隻頭
砍死把總官孫應選一員杜總兵見得拱兎挾
仇入犯本月初九日親領官軍從錦州大勝堡

安寧墩出境止斬首級五顆至十四日仍由原
路進境時地方恐懼寧遠閭學生員林元吉等
具將執殺熟夷虜衆報仇等情公揭該學申報
比杜總兵馬副使亦各具揭投遞熊御史併行
閻副使查勘間拱兎又於三月初五日犯搶中
後所地方遊擊郎名忠統領官軍衝戰止獲首
級一顆伊營軍丁亦被殺死二十名又虜去哨
夜墩軍徐錦等十名殺死軍餘劉成爵等二名
虜去耕地軍餘張禮等六十三名周旺等牛馬

馹七十二匹隻頭又於本月初十日攻剋大勝堡守堡百戶耿尚仁被賊支解殺死城軍一十三名除各臺守哨分出差未回各軍外在堡軍民男婦八百三十餘人併官馬匹甲弓箭一應火器與各軍民自養牛馹馬匹俱被虜掠一空住居房屋俱被燒燬彼時千守志李繼功王澤王蘭住各領兵應援止斬首級七顆各營陣亡千總官王澤王蘭住二員軍士二卑有庫等共一百五十三名比杜總兵思得剋日邊堡由已啓

爨又達賊節次入犯官軍多被殺傷自揣不能支持要得脫却回籍及據各邊報稱達賊楊言定要攻剋城堡幾處愈加張皇假詐佯狂將冠服旗幟弓箭燒燬且誇買棺林要得自盡當蒙兵部題參回籍及分巡道孫參議到任該戴通判嬰次手本會吉查造搗巢斬獲首級各官軍作何叙錄陞賞等項文冊吉揣知搗巢原係虛情一向延捱未經回復戴通判呈請改批蒙孫參議批仰廣寧管糧廳嚴查明確招報行間六

月內熊御史出巡河西地方有原搗巢正兵營把總張世祿領兵護送站立轎前蒙問搗巢斬獲真正首級若干張世祿回稱實有二十六顆原無一百四十六顆等情比楊暉高貞各揣搗巢原虛查出一槩究罪不便遂將殺降實情盧具瞻亦將殺熟夷冒功及大勝堡失事權在將官等情各具呈出首熊御史俱蒙批分巡道併嚴查速報備蒙批呈併行廣寧管糧廳查行間吉亦具揭內開稱杜鎮守遼東多被殺傷自揣不能支持要得脫却回籍及據各邊報稱達賊楊言定要攻剋城堡幾處愈加張皇假詐佯狂將冠服旗幟弓箭燒燬且誇買棺林要得自盡當蒙兵部題參回籍及分巡道孫參議到任該戴通判嬰次手本會吉查造搗巢斬獲首級各官軍作何叙錄陞賞等項文冊吉揣知搗巢原係虛情一向延捱未經回復戴通判呈請改批蒙孫參議批仰廣寧管糧廳嚴查明確招報行間六

牧交是的內長嶺山堡斬首一十五顆灰山堡
斬首二顆一右冀管代遊擊事畢盡忠下軍在
松山寺堡斬首三顆每顆扣銀三十兩俱千總
王蘭住交收是的一錦州遊擊于守志下斬首
四十顆內大福堡斬首二十一顆大興堡斬首
一十九顆杏山備禦劉思堯下在大興堡境外
斬首五顆不知夷名戚家堡遊擊李繼功在長
嶺山堡境外斬首一顆不知夷名一中左所遊
擊高貞下斬首一十三顆內椴木衝堡斬首三

顆松山寺堡斬首六顆誤報四顆汰河堡斬首
三顆長嶺山堡斬首一顆誤報三顆一寧遠衆
將楊驊下斬首一十二顆內白塔谷保斬首十
顆寨兒山堡斬首二顆以上共計一百四十六
顆除境外不知夷名外其餘一百一十四顆俱
有姓名證佐等情按遊熊御史收存候查問該
杜通判看得搗巢殺款事情重大請乞多委府
州官員會勘具呈本道孫參議蒙批仰廣寧管
糧廳會同岫巖寧遠兩廳同到寧前廣寧適中

虞所提一千人犯虛心細加研審速行招解以
便覆審轉詳行間比遊擊李維喬備禦劉思堯
各將分剖情由具呈熊御史蒙批分巡道併查
報備蒙併行廣寧管糧廳查明詳報隨該杜通
判會同岫巖戴通判行拘各營中軍蕭元功等
官丁孟雲孔紀大虎并降夷卜郎太等及通事
梁希孔等各到官供吐前情惟原報首級一百
四十六顆在哈流兎地方斬獲二十六顆係真
夷于守志等共斬首級六十四顆又斬長嶺山

堡引路熟夷首級一顆共計六十五顆係熟夷
外再該五十五顆據世祿卜郎太于守志等
供稱皆熟夷據孟宗孔馬得官等供稱又似皆
真夷兩詞不一具由連人呈解本道孫參議蒙
批是役也固中外所共豔稱以爲遼千百年來
未有之奇當其始撫按鎮蓋交相質也未幾而
鎮道兩不相能鬩墻之變生而倩恨轉深以故
武弁小人乘其機而左右袒之人啣報復之私
事憑愛憎之口兩院之行查益嚴先後之報詞

互异以行查而償私忿以出首而巧攻訐紛紛藉藉莫可憑一耳目之睹聽益滋功罪之斷案無據按院奉旨行勘批之本道而本道復轉批兩廳凡以採公論而伸國法息衆喙而服人心垂鑒戒於將來耳豈意批行已幾六十餘日而兩廳僅僅具由塞責仍復爲含糊兩可之語噫是大有不然者苟其事情果確

國法可伸何愛于同行擅殺之流何畏乎已去跋扈之勢而不依律直斷確爲招報豈有所曲護而然抑有所畏避而然豈激於公論而不得然抑惕乎下情而不敢不然反覆而思不得其解矣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兩廳何不白信以信人而故爲疑畏以巧脫是以含糊兩可之說難本道也亦將謂按院可以含糊兩可難之耶似於法體未妥仰該廳仍會岫巖二廳嚴提一千人犯并將按院所發張世祿冊訐一

逐情節而細參衆口之异同務得當日搗巢真情確招解報以便轉詳等因行間又蒙熊御史將楊暉高貞盧具瞻各呈搗巢殺取堡夷首級花名及情詞并崔吉揭報原殺各堡熟夷首級花名及杜總兵扣追各官軍賞功銀兩數目與杜總兵原差官向各將領壓買參貂致各軍攤賠銀兩事情備悉開具疏內題行兵部覆奉欽依移咨都察院勘劄備行熊御史案行孫參議將杜松搗巢緣由并扣除功賞及壓買貂參攤賠銀兩查照本院原疏與部覆各情節及錦昌堡中後所大勝堡各起邊事併勘一總類冊招報備蒙案行廣寧管糧廳行間又蒙熊御史憲牌照得哈流兎與大勝堡邊事同罪一體又該兵部歷數杜松三罪併行勘問是以前案有兩事併敘之行頃見兵科疏云于守志擬死而杜松危是不欲以大勝堡事危松也又云宰煖何日不搶河東我特與之以誘殺之名拱貴何日不搶河西我持與之以搗巢之各今以逾慶而槩

目爲啓釁以啓釁而金責於杜松是謂大勝堡
之釁不由松啓而不宜以責松也陷城失衆明
明禍根而堅欲庇之惟恐其危殺降啓釁當論
重辟明明
國法而堅欲撓之以爲殺人媚虜然則
朝廷所定殺降律令且視爲媚虜之物而本院又
何求乎所有前行合當改正備行本道孫參議
即將前呈于守志招詳查照批駁情節仍聽本
詳田覆其哈流兎殺降事情另照陸續原行勘

合速詳歸結以聽
朝廷處斷等因備蒙牌行廣寧管糧廳該杜通判
會同寧遠張通判審得陷戴通判調吉與于守志
等各官犯研審供吐前情是實及會查撫順等
營原奉杜總兵發銀壓買貂參與攔賠銀兩各
數目猶恐不的又嗔調買參貂委官祁一清等
原解參貂王保奴等包賠價銀軍士洪隆等着
買貂皮經紀韓京等各到官逐一研審前情是
實因看得軍門咨牌據馬蘭谷參將張鳳祥西

協守副總兵楊元吉稟報俱稱插漢兒來暈太
各領兵屯聚犯搶喜峯口又據薊鎮馬總兵報
稱黃台吉傳調頭目犯搶喜峯等口俱無拱兎
在內犯搶字樣即部院劄行搗巢原非令搗拱
兎杜總兵乃押令貴英通事龔學文寫供狀一
紙要說搶河流口有拱兎達子一半等語是明
知原未助逆而迫脇供招欲借以爲口實也即
無論助逆有無倘能督率官軍直搗巢穴擒獲

中國之威而寒助逆黃台吉之膽奈何計不出此
却沿堡收斬熟夷以冒功也又恐殺降實事著
聞不得功賞銀兩乃嗾衆挾索且駕言不可遲
緩以灰軍士死戰之心其執詞亦似正大奈何
扣追本營軍丁功賞銀一千八百兩又錦州營
七百兩中左所營一百八十二兩共二千六百
八十餘兩豈臨財苟得賢者亦不免乎白冒功
開釁夷酋遂懷忿思逞躁躅邊疆於二月初四
日犯搶錦昌堡三月初五日犯搶中後所初十

日攻剋大勝堡凡三戰而殺我官軍二百有零
虜我軍民且踰八百誰階之厲以致屠戮無孑
若此也至於初到任時曾不聞頒該教條訓練
軍士輒差官祁一清等向撫順清河鎮江寬奠
甕陽開原等營壓買人參共二百二十五斤貂
皮一百五十張致累各官軍賠銀一千八百五
十餘兩不謂本官夙著廉名亦索取土儀令各
窮軍枵腹吞聲乃爾武官不諱言貪或亦偶一
行之無足異者烝照原任遼東鎮守總兵官今

奉
旨罷職不敘杜松歷官西塞浪誇薦勇踰人移鎮東
遼詎信貪欺敗事駕言交際來往乃壓買參貂
過多威令營將攤賠致剝削軍需甚苦搗巢率
其內顧誠
廟堂制勝奇謀沿堡殺我降夷豈大將犁庭實事
未離邊境駢首就戮者已百二十人及抵夷巢
提戈斬獲者僅二十六顆真級加此其少僞級
如彼其多縱欲飾假以爲真而道路喧傳衆口

胡可防也諸將則有首詞坐營則有開揭倘謂
忌功者善毀而詞揭具在將官亦自証耶非有
掃穴殊勳柰何嗾軍鼓譟雅負飲水清譽胡爲
挾賞爪分持僞級而虛冒金錢傾
國儲以無名之費假搗巢而大開邊釁貽
朝廷以東顧之憂恩善後而媿無遠猷藉佯狂而
苟圖病免既邀功妄殺即重擬何辭崔吉楊暉
高貞李維嶠單盡忠卜向績以裨副而相從主
帥雖惟所指授而毋或抗顏奉部劄而共事搗
巢即各獻謨謀而不爲撓令柰大將喑啞叱咤
每使人緘口結舌而莫敢聲言故各官股慄奔
趨竟聽其殺欵邀功而鮮能勸阻楊暉等詞首
殺降實事若曰本道尚不能止又何有於屬官
崔吉揭開各級花名若謂堡夷從此一空是孰
爲之主使據事安逃於罪推情皆有可原蕭元
功楊松年蔣立德盧具瞻于朝宦孫承惠平時
制命於將官雖一馬一兵亦難專主此日受成
於大將蹤願指氣使安敢遲延欲收堡夷即傳

收堡夷惟恐漏洩軍情秘事欲取首級即殺取
首級誰能阻撓兵主私謀各將既應從輕各官
豈應重究姑與崔吉楊暉等各從杖擬以警將
來王應夢劉士瑛郭巍然林宗舜奉將官索買
土物縱傾囊變產勢亦有所不能賠派軍民添
補價銀乃懼罪畏威情實迫不得已皆原情可
恕即免罪非寬通事陳槐黃朝重軍丁高尚儒
王得名等加徵猶犬之隨行捕捉進退惟所指揮
在發縱者既已正辜此輩似應寬免再查軍政

條例凡擅殺平人冒作賊級報功者以故殺論
各堡屬夷雖非平人某原無可殺之罪即平人
也杜松乃收而殺之至冒級一百二十顆似應
引此例但本官係大將且未到官職等未敢擅
便輕擬伏候台裁定奪于守志已經另案擬斬
似應從重歸結招解分巡道孫參議覆詳無異
轉解熊御史駁批哈流兎之役外係邊情內關
廟議此近日功罪一大公案也采公論而伸
國法息衆喙而服人心該道有成言矣顧僅僅以

覆詳無異四字蔽之何也此事萬耳萬目誰能
遮掩第問哈流兎首級是真是僞縛斬地方在
堡在巢賞功銀兩有扣無扣參貂銀兩是賠非
賠各弁首詞是虛是實據情斷罪何妨直判該
道亦曾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兩廳不自
信以信人而故爲疑畏巧脫以含糊兩可之說
難本道矣今乃復爾耶且據詳考異由初駁而
觀徵償忿巧訐者誰便當抉其隱情由覆詳而觀
邀功首禍者誰亦當裁以大義其不能無異者

一既無愛於同行擅殺之流則一枝無乃太縱
既無畏乎已去跋扈之勢而片言何以不加其
不能無異者二前勘勘在錄功而所殺者降則
二十六顆之級應否准功後勘勘在錄罪而情
形既敗則部覆三罪之說應否勿論其不能無
異者三賞功銀兩出自
欽頒在各軍名下者而不追是謂賞人之罪在杜松
四參貂銀兩攤自軍賠假如曖昧不明則昭雪

當如部議既已贓證俱確則追給亦有正條其
不能無異者五以兩事論縱寇者刑而開釁者
脫是近
旨獨爲佟鶴年而嚴以一事論罪狗者死而罪人者
生豈
王法專爲于守志而設其不能無異者六兒諸生之
呈揭杜松應後而叙乃在前杜松之挾辱撫道
應前而敘反在後中左所首級長嶺山堡原止
一顆而招則三顆松山寺堡原是六顆而招則
四顆正兵營牢伴所斬長嶺山堡夷原十五顆
而招則十四顆引路夷人原是杜松分付內丁
取級而招則稱係卜向績所斬又杜松隨任內
丁斬首共五十五顆內二十六顆爲巢夷二十
九顆爲堡夷而東西所降夷五顆在焉實則五
十顆也除降夷未扣及十顆願贖外實則領功
銀四十顆也崔吉言云銀俱交入未知所扣的數
而此外又有十七顆則松門下人役又三顆則
右翼營之所獲也除一顆願贖外而每顆扣銀

三十兩則止十九顆數也崔吉等供說甚明而
招却混稱正兵營內丁等七十五顆除未扣及
願贖兩項外再該六十顆俱在扣銀之數此何
等事也而草草若此該道試爲虛心再覆其爲
異也不已多乎而柰何以此四字了一段大公
案哉再照軍官有犯例應奏
請提問遽擬罪名尚欠妥協舍松不問更非平法所
以前牌分開另照原行速詳歸結而不言招者
體自如此應改由咨以便
題行至於揭帖首詞已經入疏不必重述併將前
後錯亂詞語繁冗者細加刪正非徒便省覽亦
所以肅法體也速之速之確詳報奪蒙此該本
道孫參議覆看得杜松生長西鄙負激烈勇猛
之氣獨多自任大將事以後威名頗著未幾而
移之薊移之遼矣提兵西援而雪河流之恥出
塞搗巢而有哈流兎之役中外初亦偉之乃據
兩廳之駁查者至再三而按其情節見松之憑
猛氣以輕敵挾勝心而凌物開釁諸夷而釀去

後之禍無足惜也第兩廳初覆之招詞互異分合之情節頓殊令人難解其故矧申道之後戴題奏恐萬一不當致有後議以故兩廳難之杜松見在無行提面質仍批五道公審庶可以明公道而正大法服人心而垂永鑒耳等情具呈熊御史蒙批是勘也其緊關只在哈流兎首級之是真是假縛殺之在堡在巢功銀之有扣無扣參貂銀之有賠無賠便足爲杜松斷案假使首級是真縛殺在巢功銀無扣參貂無賠雖懦夫猶將敘功不然雖盛稱其勇猛威名不足爲松重也兩廳初覆之招詞雖互異祇緣初審各丁畏以殺降問抵又畏追併已得賞銀而就中又有陰爲之主者故嘵嘵據辯而及供到首級何嘗不言所殺是堡夷供到賞銀何嘗不言杜松扣去也原招固在也牌案分合之情節雖頓殊又緣大勝堡之禍起於殺降且該兵部歷數杜松三罪併行勘問故前案議合一招後因科

欽限致本院復有疏催多番議論可也此繳冊併發備蒙牌仰管糧廳會同海防廳查勘問又蒙本道王參議紙票蒙熊御史批據總鎮標下中軍李光榮呈蒙本院憲牌移文分巡道取討前中軍崔吉已報詳細花名冊揭隨准該道止發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等原造哈流兎殺降冊一本回稱原發揭帖已經回報本院訖無憑查發回復到職遵依至錦州該營遊擊高貞有病臥床即帶錦州營中軍周師尚公同中左所原任

遊擊馬時楠寧遠參將劉世傑親詣各邊堡審
據中左所遊擊營原任中軍楊松年供稱萬曆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杜總兵帶領兵馬
從西面至本所皂隸山臺分付遊擊高貞將所
屬四堡坐口夷人剿殺彼時假木衝堡守堡周
朝卿令通事祁達子領兵在本堡門首斬熟夷
首級七顆內杜總兵下隨任丁夷斬首四顆五
奴庫爲首鐵木鄧爲從斬熟夷起炭大擺言爲
首鼠木旦兒爲從斬熟夷伯言大中左所遊擊營斬首

辛擺忽爲從斬熟夷打賴辛哈喇大爲首掩着
兒氣爲從斬熟夷伯言大中左所遊擊營斬首
級三顆盛得爲首居達子爲從斬熟夷阿都哈
高得功爲首三達子爲從斬熟夷起炭亥高得
時爲首祁達子爲從斬熟夷班者賴長嶺山堡
守堡王有功令未到通事康國江領兵在本堡
門首斬熟夷首級二十八顆內杜總兵下隨任
丁夷斬熟夷首級一十二顆劉武爲首艾同爲
從斬熟夷阿不界王伸爲首張三兒爲從斬熟

夷伯洪大楊英爲首奎令爲從斬熟夷孩四劉全爲首李
承恩爲首李要爲從斬熟夷陶遂孓度爲首討庫爲從斬
羅代爲從斬熟夷陶遂孓度爲首張思義爲從斬熟夷煖
熟夷黨狐狸王金爲首張舉爲從斬熟夷克力陪
安界趙供拜爲首王登舉爲從斬熟夷克力陪
劉繼善爲首滿只害爲從斬熟夷魚數大李端
爲首挨力別克爲從斬熟夷哈卜大李應詔爲
首王金爲從斬熟夷尔遮住阿都害爲首擺言
兎爲從斬熟夷猛克正兵營中哨門下官旗牢

高玄二爲首小石爲從斬熟夷乃門界秦榮爲
首何雄爲從斬熟夷敎通毛用爲首王星爲從
斬熟夷昌杜李安爲首林岳爲從斬熟夷瘦司
曹成爲首郭茂爲從斬熟夷三尔住賴中左所
遊擊營斬首級一顆曾伯加爲首位時爲從斬
熟夷猛可沙河堡守堡李得春令通事從尚勳
領兵將本堡夷人在本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一
十五顆内杜總兵下隨任丁夷斬首級一十二
顆哼固爲首哼布爲從斬熟夷耳遮住舊哈喇

大爲首哈不喇赤爲從斬熟夷叔大托托兒爲
首圪退爲從斬熟夷屯兎揆只漢爲首着力兎
爲從斬熟夷好不數滿賣爲首鐵鄧爲從斬熟
夷耳李召蓋爲首麥多爲從斬熟夷旺撑別克
爲首忽代爲從斬熟夷伯眼大撒太爲首虎什
哈爲從斬熟夷把戶勺落個爲首托背爲從斬
熟夷挐漢住阿不蓋爲首把禿賴爲從斬熟夷
耳地乜添鄧爲首忽退爲從斬熟夷白萊垛奈
爲首阿力害爲從斬熟夷耳遮兎中左所遊擊

營斬首級三顆楊現爲首潘承羔爲從斬熟夷
悖羅言文進爲首劉志興爲從斬熟夷敎通
國忠爲首相承安爲從斬熟夷佟漢松山寺堡
守堡程梁令通事王得功領兵斬熟夷首級九
顆杜總兵隨任降夷斬首一顆阿失戶爲首杭
艾爲從斬熟夷伍把三哈右冀營軍丁斬首級
三顆張景松爲首位大漢爲從斬熟夷駄覽沈
有功爲首包志德爲從斬熟夷華朋楊有功爲
首陳友功爲從斬熟夷白備中左所遊擊營斬

首級五顆王政爲首李惟良爲從斬熟夷伯都
大達子爲首晏顯爲從斬熟夷屯兎揆只漢爲
首翁世儒爲從斬熟夷伯三戶馬惟柄爲首唐
萬爲從斬熟夷華大栢朝陞爲首馬尚文爲從
斬熟夷伯戶四堡共斬首級五十九顆又審據
寧遠衆將營中軍蕭元功供稱萬曆三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有杜總兵帶領兵馬二十五
日至中左所長嶺山堡出口署寧遠衆將事原
任副總兵楊暉聞砲領兵應援到尖山差撥夜

陳槐赴遼稟杜總兵分付陳槐傳你將官少帶
幾名人來合營你即帶領兵馬將寧遠遼上首
級取來本役即帶領軍丁汪應科等五十名將
寨兒山堡白塔谷堡看遼熟夷斬首級一十二
顆白塔谷堡門首斬熟夷首級十顆寧遠營斬
首級九顆叅將楊暉下隨任家丁斬首級六顆
楊志道爲首楊世合爲從斬熟夷哈勝楊奉爲
首丘國忠爲從斬熟夷伯彦兀楊志祿爲首柏
奎爲從斬熟夷朝不浪楊尚仁爲首楊學爲從

斬熟夷滿都賴朱友時爲首于仲禮爲從斬熟
夷董狐狸許達子爲首曲友功爲從斬熟夷婦
蟒氣本營軍丁斬首級三顆張大敖爲首黃朝
重爲從斬熟夷婦屯荅亥紀大虎爲首王大才
爲從斬熟夷阿得庫汪應科爲首楊進爲從斬
熟夷婦長漢住白塔谷堡軍丁斬首級一顆周
尚仁爲首崔得時爲從斬熟夷幼女打賴住寨
兒山堡門首斬首級二顆俱係寧遠營家丁周
勉爲首劉大鵬爲從斬熟夷把唐二李辛茂爲

首劉可旺爲從斬熟夷哈不戶當有廣寧官丁
孟宗孔在灰山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二顆俱係
正兵營官丁孟宗孔爲首孟計孔爲從斬熟夷
猢柰莊承文爲首孟希孔爲從斬熟夷把哈賴
又審據原任錦州中軍盧具瞻并原任大與堡
守堡孫承惠供稱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原任錦州遊擊于守志差隨營把總于朝官
飛馬赴錦州傳說蒙原任杜總兵分付本營將
官于守志即差把總于朝官傳令盧具瞻帶領

存城兵馬赴大福堡將看邊夷人畫數斬殺若
走失一夷就將傳宣官金領兵員役頭先取來
又差本營旗牌耿三卞通事周尚達傳諭大與
堡守堡孫承惠將本堡看邊夷人畫數斬殺不
許走脫一夷具瞻遵蒙分付即赴大福堡公同
該堡今未到守堡官胡應登將看邊夷人圈圍
在本堡門首孫承惠亦遵照分付將大與堡夷
人圈圍在本堡西寺兒山孫承惠等思係熟夷
恐事不妥不敢擅殺本日當夜于遊擊差令未

到馬變林王近臣陸保張承仕等屢次傳殺首級如遲以軍法從事時有于守志內丁張承仕梁得重等赴大興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一十九顆錦州遊擊營軍丁斬首級十顆張承仕爲首于寧爲從斬熟夷姐姐克康太爲首于守忠爲從斬熟夷洪郎中于守德爲首劉從斬熟夷阿亥楊國徵爲首劉守臣爲從斬熟夷敖不阿于伏爲首康國相爲從斬熟夷伯亥于景春爲首王國保爲從斬熟夷阿哈賴吳進功爲首于祿爲從斬熟夷阿哈賴吳進鐵萬祥爲從斬熟夷唐速亥耿三十爲首戴成功爲從斬熟夷卜太周尚達爲首咬什爲從斬熟夷撒莫吳戶劉進功爲首李得功爲從斬熟夷長速亥大興堡軍丁斬首九顆曲二漢爲首王敖爲從斬熟夷土四謝景太爲首蕭方爲從斬熟夷起炭石仲禮爲首葉舉爲從斬熟夷猛可兎高景海爲首王仲禮爲從斬熟夷溫克速付恕爲首宋文德爲從斬熟夷營歲孫承恩爲首吝國才爲從斬熟夷乞炭公兒采得仲爲首褚

尚營爲從斬熟夷塔速孩王得名爲首韓朝相爲從斬熟夷奴加亥張得功爲首于得功爲從斬熟夷把兒太大福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二十一顆錦州遊擊營軍丁斬首十五顆鄭世印爲首于吉能爲從斬熟夷洪郎中于守德爲首劉景臣爲從斬熟夷孛卜克楊吉先爲首趙國信爲從斬熟夷把卜王得爲首王元爲從斬熟夷遲落亥盧國動爲首王志心爲從斬熟夷孩四楊鶴祥爲首蕭玘奉爲從斬熟夷奴吉亥張世功爲首萬貫爲首朱有光爲從斬熟夷姜恪董友爲首王朝中爲從斬熟夷吾能可乞董惠爲首王國順爲從斬熟夷陸大張九思爲首謝告爲從斬熟夷陶太楊得勳爲首周達子爲從斬熟夷焦兒兎王守懷爲首劉顯明爲從斬熟夷阿居戶楊應韶爲首劉守會爲從斬熟夷腦合打賴漢于朝臣爲首王一贊爲從斬熟夷擺令徐友功爲首趙安祥爲從斬熟夷營大福堡軍丁斬首六顆高上入爲首曹邦彥爲從斬熟夷曹善

友宋邦俊爲首徐三漢爲從斬熟夷曹善友下二丫頭即夷名奴記李友升爲首蔡得名爲從斬熟夷五把三恰係曹善友妻李氏趙洋爲首李大漢爲從斬熟夷曹善友下小定子婦人大丫頭即夷名奴哈係楊文舉義女化才爲首劉成勳爲從斬熟夷亡艾係曹善友下雇工小定子本姓劉不知地方人胡元奉爲首黃栢爲從斬熟夷長幺二堡共斬首級四十顆逼共一百一十三顆俱係各邊堡門首斬獲看邊熟夷仍將斬首軍丁逐一細審與盧具瞻楊松年蕭元

功等所供相同又查得境外哈流兎斬獲真正首級二十六顆與近邊搜獲七顆俱無夷名通共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慮恐不敷復加譯審各官丁俱供如出一口再無異詞僉造文冊呈報熊御史蒙批李光榮以榆林人查榆林人事是行也尽以信矣詳中詞語併冊內某首某從敘某堡夷姓名詳敘入招以別於二十六級之在巢者可也冊併發備蒙票仰管糧廳查照

敘入該凌通判會同金州海防李同知隨將盧具瞻等各官犯行拘到官研審長嶺山堡出境殺取熟夷首級真僞多寡并杜總兵發銀與撫順等處壓買貂參攤賠銀兩及包賠價銀各供吐前情委的是實看得長嶺山出塞之後本以鴈巢爲名則所擄者在叛夷而不宜在屬夷也爲誅叛而出則在巢者可誅而沿邊堡者何可槩誅也斬夷級僅二十六顆而獻功者百四十六級真耶僞耶妄屠戮於此而開邊釁於彼功

耶罪耶夫厭然自文其罪而張其功又恬然自以爲功而挾之賞殺僞級至百二十人之衆扣賞銀至數千兩之多則向之妄殺僞級者正所以爲多扣賞銀地也且也索參貂於清河撫順霫陽寬奠開原之間壓買人參二百二十五斤貂皮百五十副致累官軍賠銀一千八百餘兩迺猶抗顏厲色而驕語庶且勇也其誰信之哉參照原任遼東鎮守總兵官今奉

將廼爾躁率淺謀始而雪夜潛踪止捜馘二十六級之零虜繼而天騎報復遽殺虜我千百之遺黎刈屬夷以自賞功不思屬夷即吾人也殺降之罪罔赦索參貂而貽賠賄何知賠賄皆軍餉也侵牟之咎安逃合寘重典以懲不法原任遊擊管坐營事務崔吉原任副將署寧遠參將事楊暉原任中左所遊擊高貞原任都司僉書代左翼營遊擊事李維喬原任遊擊代右翼營事單盡忠降夷千總卜向績或膺中軍或爲裨

按遼疏稿　卷六　七十六

將指顧有在馳驅以之故雖有披腹苦口之譚難效於喑嗚叱咤之耳惟有奔命竭蹙以趋免勉於斬馘誅屠之後邀功未必無心殺降似非其罪於法當究於情可原欲懲其將來須示之重罰寧遠參將營中軍蕭元功中左所遊擊營中軍楊松年千總蔣立德錦州遊擊營中軍盧具瞻把總于朝官大興堡守堡孫承惠等俱望下風於幕府政佐未議於閫帥錄功其次擬罪惟輕似與崔吉楊暉等未減量行罰治原任撫

順備禦王應豪原任鹽陽守備劉士瑛原任清河守備郭巍然原任開原備禦林宗舜等傾囊變產情豈甘於媚上硕得已皆原情可恕即豁罪非寬通事陳槐黃朝重等軍丁高尚儒王得名等逐獵之狗殺縱由人此輩可勝誅哉合應槩免者也將吉等問擬招解到道該本道會同分巡道孫參議覆參看得哈流之役伸此詘彼詘此固邇來功罪未明之大公案也請先代爲杜松解而後責以

按遼疏稿　卷六　七十七

不可解則功罪較然矣如謂巢之不可搗也松或有解至大勝謂熟夷之不陽附而陰異也松或有解至大勝之陷全城俱沒守將議死而建鼓登壇素以驍將自命者將安所逃罪耶則無能爲松解也出塞之功自二十六顆外顆顆孰夷之頭非撲殺於堡門則捜屠於邊境衆耳衆目所共照見多命堪憐殺降有例乃敢以之欺三院欺

皇上又無能爲松解也即熟夷未必喪順遇虜難保
不殺縛而屠之與創手等而不勝德色盛氣强
索公家五千餘金而又從中自爲乾沒與盜帑
何異又無能爲松解也至貂參之價松自有心
從來有銀二兩易參一斤者乎此千八百金不
敷之價不剥貧軍之膏血將寃之何所松既號

廉而此千八百金者取非廉取用亦非廉於用
矣又安能爲松解也緣係大將未經到官應候
上裁于守志別案擬辟免議外楊暉高貞者固
皆建旄一路儼然而將列者也出塞則爲垂涕
之道殺降不聞勸止之言松在則唯唯效命松
去始呶呶相攻屠殺者既不可以復生侵損者
律豈容於出首但念松爲帥主罪有專屬合與
崔吉單盡忠李維喬量開三面至於蕭元功盧
具瞻楊松年于朝官蔣立德卜向績孫承惠分
以漸里情亦漸輕亦各仍杖盧具瞻仍聽另案

寬政弟宥其妄殺爲從之罪不啻足已乃復以
五十官帑贈創流而賞有罪於法謂何除二十
六顆姑准作功免追外其餘冒領者俱追之軍
丁私扣者追之杜松與貂參科斂軍需一併還
官等因招報到臣據此卷查萬曆三十七年三
月初七日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九十七號劄付
准兵部咨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
餉經畧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象乾巡撫遼
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會題前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隨該兵科看得遼東十數年來
未嘗以捷聞茲捷乃近日所僅有者況實係河
流助逆之賊乎此固該撫明于決策該鎮勇于
除兇實總督發縱之效薊撫移會之力也是役
也彰
中國之威奪狡虜之魄報薊門之讐振遼左之氣
離賴蟒之交伐宰奴之謀皆於是捷焉係顧兵
勝非難時勝爲難況夷虜之性一經懲創終身
爲耻自今宜益蒐卒簡乘枕戈擐甲日夕惴惴

常若大敵在前尤宜深謀厚防遠探暗哨薊遼既相爲肘足宣昌亦借爲犄角勿得自分彼此坐失事機更須賞不踰時以示鼓舞乃爲常勝之兵乃所以安遼而固薊也等因通扒送司案呈到部該本部覆

請先將該鎮斬獲虜級領賞官下速

欽發賞功銀一萬兩差官解赴該鎮巡撫衙門照例給賞一面行巡按御史將前項有功人員作何敘錄陞蔭陣亡軍丁作何優恤逐一勘明作速

具奏以憑覆請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云云俱移咨備劄到臣依奉節次

案行分巡道查勘去後續據該道右參議孫敦化將崔吉等招解前來又經駁批該道確查隨據該道呈請五道公審復批分守道會同分巡道從公確審妥擬詳報去後今據分守道右參議孫敦化會勘招報到臣該臣查得杜松所殺熟夷姓名與所扣賞功銀數雖有各官軍供報明白尤當以總鎮標營官

報數爲主而標營官所報之數尤當以崔吉原報爲主蓋崔吉乃首尾在事之人其見真而其事核也三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崔吉曾具一揭內稱某營軍丁於某堡斬熟夷若干內某丁爲首某丁爲從斬某熟夷姓名數目與今標營李光榮逐堡挨查者一一相同而至於某營軍丁每名扣賞功銀若干兩某營軍丁未曾扣銀則崔吉之所有而李光榮之所無也某堡撥某丁所斬首級轉送前屯副將呈驗希圖塞口又崔

吉之所有而李光榮之所無也當批分巡道併查報矣問者只合以崔揭詳敘入招方爲定案乃招中略崔吉而詳李光榮之所報失輕重矣又抹去臣之批語而反稱原揭揆遞臣處收存候查豈臣不欲出此揭爲杜松實錄耶分巡道未曾扒行原發致問官苦於無據標營得以相推以此李光榮復有換堡之查不然而以此揭該道同詳粘繳固在也而謂臣收存誤也除批

行該道俟提勘至日再行改正外看得遼左邊
功向來多假然而未有假於哈流兎之捷之甚
者也初猶意其真假相半而不謂一百四十六
顆中真級僅二十六顆也初猶意真級二十六
顆或如火牌所報得之二百五十餘里之外而
不謂其對直大福堡邊僅三十里也初猶意假
級一百二十顆或得之近邊之外而不謂其先
誘後縛盡殺於堡門內外也初猶意所獲賊首
瓜兒哈或是真酋盛甲馬匹或是虜中真物

而不謂其爲假名爲自家正兵營中甲馬鎧仗
也蓋當事諸臣以名用杜松臣亦以名信杜松
而實不料其假之一至於此也既情見勢窮贓
明證確即分巡道孫參議亟知杜松者侃侃執
駁雅欲平反不輕加以一字而遲回兩年卒無
出於地方之論今雖守巡兩道會問而詳仍巡
道初招此亦足以明公道矣夫是役也爲河流
口助逆之賊而起耳檄搗黃酋而搗拱酋檄搗
虜巢而搗我堡若搗法而僅止此也雖文弱如

臣者以尺幅密屬錦襄前諸將不半日而首
功千餘顆可坐而致之堦下何必杜松且殺堡
夷則殺之耳須逼襲郎中寫下犯哈河流口有
拱兎部夷一半助逆供狀而其後遂有實係河
流助逆之賊之應何爲者蓋察松之本謀原在
此做法原止此非真有舊與搗巢意也故人皆
以奉明搗巢爲松解而臣獨以違制搗堡爲松
罪非謂巢之不可搗而謂所搗之非巢非謂堡
夷之盡順而謂所殺之非逆明乎其爲非巢非

逆而後議論可一公案可定也他如殺降開釁
則有殺降之律失陷城堡則有失陷之律壓賠
參貂一千八百餘兩則有科斂之律侵扣賞功
銀二千六百餘兩則有侵盜之律雖刻木爲吏
執刑書以問松松且無辭不待臣咨矣若乃崔
吉干守志楊暉高貞單盡忠李維烝蕭元功楊
松年于朝官蔣立德卜向績孫承恩等或掌傳
宣或擁專城或任列校皆有地方軍馬之責者
雖云大帥行軍違命者偏裨以下得以軍法從

事然而殺降何事誠使吉等合詞力爭杜松雖暴豈能一一斬以威衆而乃聽其指使有同奴隸命之誘夷入堡則誘夷入堡命之斬取首級則斬取首級曾無一言勸阻而徒喋喋首辯於其後何得盡貪但查得軍官有犯例應奏請提問前已駁道改由咨呈今仍以招至遽定罪名于例未允臣不敢擅擬杜松大帥也所犯大辟也未經面訊臣不敢擅擬行臣勘者原爲叙功臣所覆者乃是論罪前後懸殊臣不敢擅擬仍

應照例奏

請提問至於勘敘功次一節雖有真級二十六顆然距遏僅三十里不過住牧奴衷乘其瞌睡而竊之非犁庭掃穴入名王之帳而斬其頭也一出哨家丁辦之矣似難敘錄本無陣亡軍下憑何優卹而三年以來爲此一事敘虜多少人民折壞多少兵馬費用多少錢糧仰勞多少

聖慮推原禍始誰實貽之伏乞

勑下兵部覆議將哈流兎捉功免行敘錄仍將杜松

楊鶚等行臣衙門勘問依律正罪併追還賞功銀及參貂銀兩使邊帥有所懲創再不敢妄殺開釁上以欺罔

朝廷下以流毒邊鄙

宗社幸甚封疆幸甚臣愚亦幸甚除將崔吉等批行該道聽候

明旨外緣係狡夷狂逞助逆主將督兵奮剿仰仗天威大獲奇捷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世賢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舉兵備疏

題爲循例薦舉兵備官員事臣奉

命巡閱遼東踰瓜將近貳年所有地方兵備官員例
應舉薦除海蓋兵備副使閻鳴泰治行久著譽
望邊海共底澄清憂去雖近例不敢叙外訪得
寧前兵備右參政馬拯德邃才閎勞深望重心
血一腔欲盡膚功伍載獨高分巡兵備右參議
孫敦化體崇矜重性秉堅強馭衆有惠有威當
幾獨行獨斷分守遼備右參議王興英畧馳文

驟武細心出大入微天下奇才邊方特品開原
兵備僉事高折枝身當四戰之衝手扼群胡之
吭經綸妙畧安攘弘猷以上諸臣才質雖不同
科勞勤均應優薦至於馬拯壹任伍年在地方
爲極衝極危於諸臣爲極深極苦若論大閲考
滿之例當累超肆級而今猶止此是臣負拯也
前年夏拯已推陞大同視前屯爲善地臣以款
事議留叁月後准前撫臣議復行留任今款事
結局年餘而參政之俸又將貳年所當亟調以
惜其力而無令其長困於一處陞級以酬其勞
而不宜與腹裏參政同等俸次者也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馬拯陞級調
用孫敦化等循資擢用庶邊臣知勸而於安攘
大計所裨非淺鮮矣緣係循例薦舉兵備官員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

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有司疏

題爲循例舉薦有司官員事臣奉
命巡閱遼東踰限將近貳年所有有司官員相應遵
例舉薦訪得金州海防同知李守仁朗識沉涵
不露通才批導如流一鶴清風三韓明月遼陽
管糧通判凌子任視已清同玉潔當官惕若冰
競愷悌宜民德讓君子前屯管糧通判張四德
藹藹吉人硜硜素節惆幅絶無吏套慈祥最德
民心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苦心四顧躊躇敏

手一揮立解上下胥賴蚤夜獨勞岫巖通判孫
如汕一見行雲流水重來熟路輕車克勵清操
久騰令譽安樂州知州李備偉然風度不凡卓
爾才華出衆黃龍地苦神爵政新以上諸臣皆
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孫如汕
再任雖未及期而前後俱在臣屬近已考滿保
留相應併薦者也再照有舉則必有劾但遼左
初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守仁等循
資擢用庶邊吏知奮而吏治益興夫緣係循例
舉薦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首領陋劣官員事疏

題爲舉薦首領官員例應舉薦謹查得遼東
命巡閱事竣所有首領官員例應舉薦謹查得遼東
苑馬寺庄簿劉惶廉敏兼而司牧勞深才識老
而平礦功懋遼東都司經歷司經歷馬弘濂性
端亮而綽有風儀才敏練而更餘氷操遼東都
司斷事司斷事趙鳴春貌頎而幹濟優長心
翼翼而操脩慎恪海州衛經歷王曰義性直介
而耻同俗吏守清潔而惜滯幕僚廣寧右屯衛

經歷左天眷守官箴而清畏四知抱儒術而才
優百里定遼中衛經歷王前勵操行而一介守
嚴公聽斷而兩造心服義州衛經歷唐時雍吏
事優而註措精詳民情熟而頌成明允定遼前
衛經歷唐文學涖事勤而案無留牘提躬慎而
行有廉隅以上各官皆首領之良所當薦揚以
備擢用者也內劉惶才守俱優勤勞最著來寧
監牧田壹千伍百餘頃沒於東山豪民者百年
不敢問臣行道先委他官往勘皆爲豪民抗逐

繼遣本官獨能脫譬情法使其輸服清田定介
井井不紊又馬官兒寨礦徒金三塊等聚衆數
千人爲患本官領招安檄深入賊衆以酒誘其
頭目叁拾餘人擒之而餘悉解散此二事有科
目之才所不能辦者尤當優擢以酬其勞者也
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惶等酌量
擢用庶群工知勸而分職不患於無人矣緣係
舉薦首領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教職疏

題爲循例舉薦教職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遼東兼攝學校所屬教官例應舉薦而向來
皆附叙於衛經歷之後甚非崇儒重道之體我
皇上尊敷文教前年
特允臣請酌添科額邊方人士翕然競奮而誰司模
範實維教官臣今專疏薦之雖充刻無多所以
重風教也謹查得海州衛儒學訓導劉大柄性
行醇而克端師範經術裕而雅抱吏林瀋陽中

衛儒學訓導寗燮芳學問優而誨人不倦才華
敏而從政有餘廣寧左屯中屯衛儒學訓導陳
所守叨其蘊而兩端教踢試之事而百里才優
以上各官皆教職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民牧之
選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如果臣言不謬將劉大柄等酌量陞用以
爲弼教者勸而遼右人文益蒸蒸起矣緣係循
例舉薦教職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舉遷謫疏
題爲舉薦遷謫官員事臣奉
命巡閱事竣所有地方遷謫官員例應舉薦謹查得
遼東苑馬寺添註主簿劉爲楫忠孝根於天性
正氣塞乎乾坤方其蹇諤於省垣而忤在權門
便在
國家久著敢諫直言之節及其播遷於沙塞而身
在江湖心在
魏闕益深忠
君愛
國之思自戊申歲爲時宰所逐至今十有四年矣
年來吏部起廢屢推光祿寺丞而推轂之牘
時勤
賜環之
恩尚靳遂使
朝廷之上不得一收老成骨鯁之用臣不勝爲
朝廷惜也且當時時宰恨吏部與本官不附已因
而考察吏部司官併處本官未幾時宰敗司官

之被黜者陸續陞轉高得浒晉於清華次亦不
失爲方面而本官獨以屢推太常少卿者十四
年邊方雜職而一折不復伸以長爲諫官觸忤
時宰者鑒戒臣又不勝爲言路惜也夫本官臣
之會試房師也臣幼失父訓長乏師資幸初任
保定爲臣師隣壤不時勉臣以爲臣居官之道
而臣是以亦步亦趨不致顛越辱
陛下任使者臣師之教也臣何敢避弟子薦師之嫌
而不一稱揚臣師於
陛下之前乎惟
慨允寺丞之推而亟用之又大用之
朝廷有老成骨鯁之臣
社稷之福也言路之慶也臣無任恐懼急切之至緣
係舉薦遷謫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將領疏
題爲循例薦舉將領官員以示激勸事臣奉
命巡閱遼東一年之外復踰期貳拾貳個月聞見頗
眞所有按屬將領官員相應遵例薦舉訪得西
路協守寧前副總兵李芳春戰績東征詩威
名外攘內安功懋干城望隆節鉞東路協守管
開原副總兵事叅將李効忠弓冶早承家世姓
名久在匈奴東塞無塵西平有子中路協守管
遼陽副總兵事叅將郎名忠忠義本自世傳巧

力得之神授犁庭志壯綢戶心勞海州叅將蕭
加蕙爲人勇勁而沉治衆整暇不亂西陲宿將
東國長城管錦州遊擊事叅將高貞一矢貫腈
全脫滿身戰血猶鮮無地立錐有軀報
國管正兵營中軍遊擊事叅將李光榮飛騰倚劍
雄風顧盼橫戈勇態應還故物亟置衝邀管義
州叅將事遊擊李懷忠行軍酷似祖父搏虎眞
若嬰兒人比大吳名齊小李中右所遊擊佟鳴
鳳謀畧六韜世業清謹萬石家風不愧箕裘有

資帷幄中後所遊擊李繼功力挽雙強身經百
戰怒敵目眥欲裂衝鋒骨肉皆飛遼東掌印都
司鄒儲賢韜鈐一架圖書蘊藉滿胷武庫雅稱
儒將迴異弁流巡撫標下中軍都司劉士瑛美
秀而文沉毅有勇號令師中雷動指麾閫外風
生遼陽奇兵營遊擊張昌徹忠懷棟幹概智畧深
沉訓兵組練風生邽虜聞褰膽落管正兵右翼
營遊擊事都司僉書李維喬虬姿甚偉豹畧多
奇每環甲以露接期滅胡而朝食管寧遠叅將

事遊擊劉世傑一望豐隆出衆徐觀輕捷過人
戰守克脩厥勤交勵管正安堡遊擊事都司僉
事李向日便便口若懸河綽綽才同遊刃善於
款撫剩有機權管清河堡遊擊事都司僉事陳
九圍沉機足智强幹多謀任怨不避豪門修守
允資保障寬英叅將董勳熟經戰陣歷著勤勞
揑邊身作金湯震虜威雄虎豹遼東管屯都司
僉書胡從化武胄雅有儒風壯齡早懷宿畧一
清似水百苦如飴鎮江遊擊李應選顒昂體貌

爽練才猷談兵借箸呈奇技射穿楊檀巧管慮
雲堡遊擊事都司僉書何世延謀勇足備廉白
自將緒修保障獨嚴蒐討折衝允賴鐵領遊擊
楚尚義黑面有威赤心無二恩每絕甘分少勇
能執銳攻堅管正兵左翼營遊擊事都司尤彪
有懷欲斬名王無敵願居前隊得當白喜慣戰

知名管中固備禦事遊擊鄭朝隆虎貌雄貌鶴
鶴先鋒短於馭衆牧民長在寨旗斬將中左所
遊擊楊紹美恂恂雅致耿耿壯懷更兼騎射之
長自是負裘之彥長安備禦梁汝貴報恩七尺
身輕誓死孤軍氣壯健兒本色義士心腸鎮靜
堅守備羅拱極推心以待遠人開口便服猾虜
貯操時縱有勇有謀金州守備劉顯祖壯志桓
桓雄姿糾糾三海鯨鯢浪靜萬山虎豹風清懿
路備禦祖天壽英年壯志絕技苦操張弧九矢
無虛橫槊萬人獨往威遠堡備禦賈承武性情
樸直體貌龐雄撫夷深合機宜改堡更多勞勩
蒲河備禦孟先春志切吞胡才長治旅修繕功

崇保障指麾色動旌旗蓋州備禦蒲世芳恩洽
投醪謀深借箸令肅軍容頓壯威行夷禊潛銷
清陽備禦楊可大一身獨捍衝邊兩路日當强
虜孤危最甚閉整自如鎮西堡備禦熊銓學冶
能工父業餐胡擬報兄讐鴻劒心雄操弧技絕
撫順備禦郭彥光性地眞誠才猷老練恩信能
安反側疾徐最合機宜西平堡備禦蘇民牧昂
昂七尺英標糾糾一腔壯膽恩施挾纊操勵飲
冰沈河備禦宋文鑑驍雄之氣駿發之材虜情
不同皆一時武職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
雖有歷任尚淺者然其陞調總在臣屬而鄭朝
隆則創後愈加奮勵尤彪梁汝貴則援遼久著
勤勞所當一體併薦者也內李繼功李懷忠羅
拱極蓝俸皆深俱應陞轉但或當虜衝或當市
口其所處之地極難則相宜之人更少應各加
恭將遊擊職銜照舊管事胡從化管屯似爲閑
局然初到時未入遼城即委署海州營務修築

墻壕身先督鍾工程視地所獨堅已而署都司練新兵署寬奠以一身兼數官之任迄無暇日而所至有清惠軍民感之今歷俸亦二年餘所當亟陞遊擊以示奬勸而鄭朝隆起家行伍目不知書以之領見成之衆而衝鋒破敵則有餘以之處專城之任而牧民馭衆則不足所當調管廣寧大營人馬聽大帥調度以盡其武勇者也再照往例有舉則必有劾近止有一怙過不悛胡國臣者已經督撫甄別論劾而此外則皆一時將吏不難破肝腦塗沙場而卒免居民於殺戮則人人且願爲封疆死而臣又何求乎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李芳春等循資擢用李繼功等加銜陞用鄭朝隆調正兵營用庶武臣知所激勸而封疆與有藉賴矣緣係循例薦舉將領宜以示激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將材疏

題爲議薦將林以備擢用事案照先奉都察院勘

劄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議各該巡按御史各將

所屬衛所指揮鎮撫千百戶及各營路中軍千

把總等官加意諏訪如果年力精壯才猷諳練

謀勇兼長緩急可恃者即於年終或復

命酌量奏薦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備劄前來遵行在卷今照臣奉

命巡閱已完除副總參遊備守官員已經另疏薦舉

外所有操司衛所官員相應遵例薦舉訪得巡

撫標下旗鼓廣寧衛指揮僉事張士彥逸度飄

然霞舉偉才颯爾風生警敏多能緩急可用正

兵營練兵千總武舉沈大坊家傳正氣天賦雄

才龍文已識靈光牛鼎終需大受分守道中軍

東寧衛指揮僉事白所學禔躬恂謹温文治事

通明老練傳宣中營祭號令維新寧前道中軍廣

寧前屯衛指揮使揚松蔭恂恂魯國書生矯矯

山西騎將中權今肅諸路風清開原道中軍遼

海衛指揮同知胡一中直道每存骨髓素心羞

作脂韋大有挾持更優籌畫標營督陣官山海

衛指揮同知李國梁生而虎頭食肉誓將馬革

裹尸衝敵必先歸師每後中左所遊擊營中軍

寧遠衛指揮僉事蔣立德桓雄有膽沉毅多謀

單騎直突胡圍一戰遂存孤堡中協營中軍東

寧衛指揮僉事蘇子忠行間半世家無擔石之

儲帳下期年軍有撼山之重鐵嶺遊擊營中軍

鐵嶺衛指揮同知朱三錫驚人偉幹係虜雄心

傳宣組練威揚指顧貔貅氣肅標營督陣宣府

蔚州衛正千戶馬爌骨相權奇心機靈變不至

學古兵法豈徒能讀父書西協營中軍寧遠衛

指揮同知楊應乾勇堪禦侮志不營私壯猷丕

著師中遠器寧瀋裨下正兵營千總鐵嶺衛左

所試百戶李進功赤膽自盟白刃可蹈遇敵萬

人必往衝營一騎獨先正兵營管內丁千總大

同榆林衛副千戶馬虎控弦百中無虛麾劍千

人自辟三雲猛士一鎮冠軍遼陽奇兵遊擊營

中軍定遼後衛前所副千戶李永芳膽畧沉雄
丰姿勁拔投袂（袂）三軍氣振折箠萬虜竟銷東陲
夷所千總廣寧衛前所百戶卜向績儘雄本自
夷流感激樂爲我死一身創盡百戰功多中協
營千總東寧衛武舉署所鎮撫楊于渭挾筴數
篇黃石射胡一柄雕弓久掇武科宜登將閫標
營千總鐵嶺衛指揮同知白雲龍滿而雄風渾
身壯膽先登更能後殿中權每領前茅禦營千
總定遼左衛指揮僉事李大成手提一旅氣雄

萬夫彎弓漢月光寒捕羽胡天穫掃西降夷所
千總廣寧左衛前所百戶羅萬言力擅五丁巧
穿七札陷敵熊羆氣勢報恩鐵石心腸錦州遊
擊營中軍廣寧左屯衛署指揮僉事周師尚清
逸雅類書生沉練夙閑將畧傳宣有法防禦無
虞海州衆將營中軍蓋州衛指揮同知潘宗堯
頎頎偉貌業業小心張弛悉合軍機恩義大孚
部曲中協營旗鼓定遼左衛指揮僉事王紹勳
勇而足智孝可移忠操弧巧過衆人投醴恩孚
一旅瀋陽遊擊營千總定遼左衛署都指揮同
知金階斷腕猶能血戰浦身盡是刀痕瀕死猶
憐捐生不惜中協營千總定遼左衛指揮同知
徐九思猿捷欲飛梟雄自喜躍馬身過一鳥控
弦巧下雙雕瀋陽遊擊營千總瀋陽中衛指揮
僉事王有正在衆風神遒勁臨戎意思安閑克
愛克威有謀有勇義州衆將營內丁千總鐵嶺
衛實授百戶湯遇時陷陣必先矢石報知寧愛
身軀胡虜知名戎行有賴中協營千總定遼中

衛都指揮使韓天鋤勇敢過身是膽刀鎗滿體
皆痕有死之心無生之樂正兵營衆將中軍陝
西西安左衛指揮僉事樊東論忠信可行蠻貊
應能有裨戎行不炫虛才克勤實績正兵左翼
營千總蓋州衛中所試百戶蕭伯芝束髮從戎
矢心滅虜敢戰風雲若壯久防霜露爲勞正兵
右翼營中軍廣寧衛指揮僉事史鳳鳴丰標儁
朗韜畧精通軍中節制惟嚴閫外威聲克壯海
州營千總海州衛指揮同知祝世泰飭戎色色

皆積垣墨班班足恃任勞任怨
管千總三萬衛指揮僉事鄭國忠入貌才情雙
美文韜武畧兼優砥礪方新功名自遠蓋州衛
掌印海州衛指揮僉事顧大訓相具虎頭技精
猿臂牢落久淹伏櫪英雄可備登壇定遼左衛
掌印武舉署指揮使王夢蛟小心謹慎之守通
幹老成之才久滯衛閒宜克將選海州衛掌印
蓋州衛指揮僉事徐洪胜梧綽有風儀明練雅
多幹局督工績懋視象心勞廣寧前屯衛掌印

本衛指揮僉事毛煥然器宇温逸才猷爽亮奉
職朝乾夕惕處衛意定神閑標營旗牌官陝西
榆林衛右所百戶李國樑少年而美姿容巧手
最工騎射靈機異衆英氣通人標營左哨把總
定遼左衛左所百戶劉遇節採穴而得虎子扼
項欲取驪珠出哨如神逐虜無敵定遼中衛掌
印武舉署所鎮撫視世昌英氣龍光出匣新才
牛刃發硎曾占武元名稱儒將東寧衛管局武
舉署所鎮撫武以揚貌若昂霄威鳳才同破浪

長鯨不負科名堪膺閫帥海州衛管屯武舉署
所鎮撫寧攬胤一劒亡寒星芒六韜妙入風雲
帷幄弘猷武闈佳士廣寧前屯衛管局寧遠衛
指揮僉事王化準省括常穿七札鳴弦立下双
鵰宜置行間寧淹閑局定遼左衛武舉署指揮
使楊茂都終軍棄繻之志鄧禹投策之年家有
兵書人推將種定遼中衛武舉署所鎮撫佟國
祚天分出群人門濟美淵雅居然國器清正綽

有祖風廣寧中衛武舉署指揮僉事竇永澄揮
毫紫氣騰騰撫劒長風颯颯能羆大器海國良
材廣寧衛調操百戶熊錦父子相傳戡法兄弟
並擅雄名勇冠三軍才堪一面興水縣守堡寧
遠衛署指揮同知柏世爵才鋒駿發膽氣雄飛
署符名譽久騰提堡威聲漸振高臺堡提調廣
寧前屯衛指揮僉事吳東魯外示温和心實機
巧鼎跗已淹一蹶青萍益礪新鉏提塘千總寧
遠衛左所鎮撫劉保心機警敏幹局通明三年
玉塞功多一顧金臺價重以上諸臣俱堪守備

備禦之選內蔣立德驍果精悍不惜驅命爲封疆効力前年長嶺一戰奮勇先登克存堡厥功甚大臣曾爲一堡性命執酋再拜以勞之應亟加旌衝邊備禦以示勸者也再照往例薦舉衛所操司官員原無定額今臣所舉比上次雖多十數人緣臣在差二限滿之外復歷兩年既以一差碍兩差之薦又覬別與將材撫臣歲應一薦自三十四年以來而昨始舉薦是各官四五年間未得撫按一薦其賢者已不無積滯

而又臣等約束甚嚴雖不肖者亦重犯法而爭自愛倉儒風習幾爲一變似覺可薦者多於往時而今舉之猶有所未盡也大遼幷多中林臣敢謂所舉者皆孫吳韓白之儔獨計遼地終須遼人與守勢不能一一借才於異地因其人而鼓舞之則人皆可用因其才而酌用之則事皆可集近日只緣舉薦稀闊各官雖有前次一二薦者例不得推用以此過缺輒至之人備守寥遊中間一段幾于不續不得不用西將而遼人既多觖望西人亦不安位俱屬未便所以量覓薦數廣示收羅以啟嚮用之途固風勸之道宜然而臘那用人之法亦自不得不爾要非敢爲濫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士彥等及時擢用蔣立德亟行陞用庶人人感奮而孤邊不致有乏人之嘆矣緣係議薦將材以備擢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日

舉廢閑疏

題爲蒐舉閑住將林以需邊鎮急用事案照先奉

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本部條陳內甄別邊

材一款備行總督撫按不拘本鎮別鎮及見任

廢閑爲事武職官員一體從公採訪務得真林

據實

奏薦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備劄在卷今兵部將領相應薦舉以需急用

命巡閱已完外所有廢閑將領相應薦舉以需急用

訪得原任寧夏總兵李如栢威名夙著於蠻夷

德行益高於州里有用而示無用不爲然後能

爲原任遼東總兵起都督僉書李如梅百戰而

走倭驅虜寸心惟報推轂宜先人傑原任加銜副

主酬知捉刀本是英雄推報

總兵廣寧前屯衛中所副千戶楊暉署篆則烽

燧無塵收款而緣縗在握功高由來不賞事定

詎可終閑原任開原総將定遼中衛都指揮僉事郭思帝

事佟養直樸勇無俗弁氣習清白有乃父家風

夙標敢戰之名宜付衝邊之帝原任鐵嶺衛都指揮使李元相望之一貌超群叩之

片言中理恒守正不阿權豪應奬悟以抑奔趨

原任都司海州衛武舉署都指揮僉事郭思帝

以實心而作實事不避勞亦不避難署營州戍

居先策應奔馳恐後臣在遼閱人久矣閑將多

喜爲高談沾沾自負及試之事多不效或委之

衝處輒避難不應獨李如栢養高自重楊暉等

寥默沉退試之事一一皆幹辦如意臣以此薦

之而揚埠當拱兎報仇之時委署錦州年餘屢

即無一騎窺邊又能收服拱僉使西陲晏然埠

之力也當亟以原官起用一酬其勞昔李如梅

美風俠氣義膽雄心種種過人此大將之自樹

更不易得者臣於遼將見任與廢閑中欲模索

一二堪爲大將者以備他日有事之用三年以

來似尚未得獨有一大將如如梅者而苟隨衆

人之愛憎不爲薦揚使之終於淪棄而不得用

則如臣爲

國求材一念何臣之執法也如山之重而難移臣之處心也如水之平而不倚李成梁有罪則罪之勘案一定誰敢擱移一字其子孫可門則用之需才方急何忍傷沮一毛盖王路本自寬平臣心亦無偏頗關係人林正不必着一私意於其間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如栢等分別及時擢用庶人人激勸而禦侮不患於無才矣緑係蒐舉間住將林以需遴鎮急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具

舉援兵官疏

題為薦舉援遼官員事臣惟按臣之薦援兵官員未有例也以其未嘗遇有調援之事故無之若遇其事而又深知其功則亦例之所弗能拘也年來遼以積弱當仇虜東西大訌敗衂數見幾不能軍矣自督臣抽調谷鎮精兵勇將陸續來援而軍容始振虜氣始奪講款款成講貢貢就中間當虜者如長嶺長勇平虜等處皆以血戰存堡保境堵截之功固在必錄而其不得當虜者亦莫不以聲勢震疊而潛杜其入其勞亦未可沒也夫各官離鄉井拋妻室千里赴急廿凶危而不悔其意亦欲圖一薦為功名計耳即嚮者臣當用人之際亦曾許此以勸之既已不惜軀命為地方用力而苟以無例之故不為之一薦無謂非

國家鼓舞邊吏之道而且使人實謂臣以此餌人而終即刓不忍予也則於激勵之初意何除原任遊擊左聰今起補洪水遊擊千總張聰今陞

六同坐營都司俱録用他處未敢槩叙原任副
將今起補海州參將蕭如蕙原任副將今起補
正兵營參將李光榮原任都司今調補左翼營
都司尤彪加衔守備今推長安備禦梁汝貴皆
見在地方已經另叙外臣謹查得原任總兵趙
夢麟掃穴曾空胡虜藏弓可惜英雄而載驅馳
一方倚賴原任副總兵萬化孚雄才落落俠氣
翩翩養士日散千金報
主身留一劍原任參將袁登趫健自雄果敢善戰勇

畧曾傳細柳威名新著古榆原任遊擊麻濟邦
巧可驚弦自下勇不介馬而馳絶塞長城大風
猛士原任遊擊麻嵒壯氣排山長戈田日漠北
威聲久暢關東保障初堅原任遊擊鄭源夙精
騎射久歷戎行枕戈露宿不寧入境秋毫無犯
大同右衛右所功陞實授百戶朱萬良素常敵
廠最善用兵長驅湯火不辭逐北風聲皆壯榆
林衛千戶王世欽風度本佳公子器識一偉丈
夫敵學萬人志在千里陝西榆林衛左所試百

戶賀世賢獨麾數百孤軍屢挫伍千强敵平虜
三戰絶勝一時駐防廣寧原任守備大同右衛
指揮使麻慕巧能貫虱氣可食牛勤勞已著遼
中勇畧應馳塞外紅旗千總尚志弘丰神俊髃
摩雲志氣神踢擊水射工天巧勇冠人群大同
右衛右所千戶別鎮脅力過人騎射出衆前後
久隨征剿東西屢立戰功駐防廣寧大同右衛
指揮同知麻植謀堪借箸勇可衝鋒援桴氣壯
三軍鳴劒威服群醜千總榆林衛指揮僉事張

嗣亨才足兼人勇堪禦侮保堡虜不敢近職軍
人亦無驚千總會舉李一敬目無全虜腹有九
邊摩胷氣溢眉雲投袂風清荒徼千總會試武
舉王進關爛熟胷中黄石平生囬底青萍令肅
三軍惠孚一路以上諸臣皆授遼勞苦有功所
當旌揚以備擢用内趙夢麟臣初不知爲何許
人以杜松推薦而始知其實過遼而始識
其面初署西協再署中協重其才前年河
西去年河東而始憐其苦且其署西協也正拱

兎報仇之始而支持半載地方恃以無虞其署中協也又長定失事之餘而整頓一春軍紀賴之粗立有臣如此何恐負之近雖以勘遣戍而彼核其罪此録其功自有不得而相掩者無妨入叙至於援遼軍下各將皆自領所部多不過二三百人獨萬化孚統領至千人約束嚴明甚合紀律去夏虜入長勇本官與副將官秉忠合兵追趕纔及交綏而虜即畏遁蓋數十年來未有虜近萬騎袖手空歸而我不折一軍去一人如此役之全者此堵截功何可以不録也自長勇之後邊報稍緩臣又與督臣議發馬價一萬五千金遣本官往宣大買戰馬一千八百餘匹視遼中多得七八百匹即近日陣多折損而馬匹猶不至於大隕其勞又有足多者同時出關將領如李光榮蕭如蕙左聰尤彪等本官部下千總朱萬良梁汝貴等或旋到旋用或數月而用而本官在遼首尾兩年反未録用所當即以原官起用酬其勞勩者也蓋援遼極久而又署

重地防衝邊著有勤勞者莫如趙夢麟萬化孚兩人臣故表而出之賀世賢領原任總兵王威所留內丁伍百名設防瀋陽已經年餘三四月間獨率孤軍與數千之虜一連三戰雖身被數鎗而督戰愈力虜皆大創而去以此分守道屢次呈詳討爲備禦不肯放回昨已推爲平虜備禦于遼得矣惟是本官主將王威已起大同總兵正當封事未定之際需各官丁甚急而彼中督撫亦皆移書向臣等取討彼此各爲封疆似難羈留所當改推賀世賢爲彼中備禦帶領各丁聽其西還而遼下之缺另行推補者也伏乞勑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趙夢麟等酌量録用賀世賢就彼改推庶人人啓嚮用之誠而異日有事徵調四方功名之士必有急公赴義雲集而響應者矣緣係薦舉援遼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吳國寶親齎謹

旨

題請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具

沿途流亡疏

奏爲謹陳沿途所見流亡情狀乞
早賜賑救以保畿民以弭近患事臣奉
命改差南直督學前月二十五日入關一路雨水阻
滯今月初七日始過
都門塞下游魂幸瞻
天日拘例不得入城
陛見咫尺萬里犬馬不勝戀戀謹望
闕叩頭泣辭而南所有沿途流亡百姓傷心慘目不
敢以旅臣途次而忘入
告之義臣請畧言其狀臣自入關見一路田間蔓秫
無穗問之土人皆云被雨傷胞含穗不出即出
亦不結實粟黍多被停水毒日蒸死間有熟者
又爲風刮落子粒止有稗子一種無恙而又苦
不多然此猶就高地而言若下地則併其稗子
亦不能得計山海撫寧盧龍遷安等處下地十
居其五玉田豐潤薊州等處下地十居其七三
河通州樂亭灤州等處下地十居其九寶坻天

津武清靜海等處則全是下地滄海桑田合併爲一矣又加初二日兩晝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併前所云高地一二分收成亦復無望時通州知州陳隨踏看水灾謁臣於燕角地方忽報山水暴漲須臾間黍秒皆沒上午所見田禾下午皆成浮查漂梗對臣惟只痛哭而已至於各處百姓流移在道者大羣小羣絡繹不絶每羣輒百人或數十人皆扶老携幼挑兒負女向近山州縣高處覓食及見高處無收復向

山海關欲往遼東恐難過關皆來臣前泣訴臣爲移書管關郎員外酌量放驗另置流民簿以記姓名各給由票以便回還蓋本地既無救濟勢難聽其自死不得已權爲放生一着而實非長計也臣觀流民面貌甚羸瘦弱似鬼非鬼自股以下皆被水泡爛不能行動一步一捱或與妻子草中相守而泣或棄妻於途委兒於水中而去號泣之聲甚於道路臣想此等百姓不流移則死於溺流移則死於饑臣固爲小民命憂民既流移則一散四方便難還集而田地愈加拋荒錢糧益無出辦臣又爲他日

國課憂況此輩饑寒既迫誰肯甘心受死或怨官司不救或怨富民不借必相率嘯聚搶掠爲三輔患害此又近地肘腋之憂更有不忍言者臣爲今計不亟下緩徵之令則民有所迫不敢不流不亟行賑煮之法則民無所望不得不流不亟發通津之粟則官無所濟不能救民流不亟重怠玩之罰則官又無所懲不肯惜民流今魚鱉之民旦夕就死矣而追呼尚急賑救未聞倉廩有空置之處官府無焚溺之拯在下者不憂人民之流亡而惟徵解之是悉逢迎之是務邊幅上者不問人民之流亡而惟瑣細之是修平時不肯積儲既已先事而失其備遇災不速查賑又復臨事而緩其圖臣寫見而歎

皇上發通津各倉糧一萬石煮賑三十二年保河等處饑之萬曆二十八九年保河等處饑又

發銀數萬兩糧數萬石賑糶今歲之荒視往歲更甚細問各州縣預備倉社倉皆無穀石惟年來喬御史括贖積穀所在貯有千石數百石眼前煮賑或可恃以起手而接濟難矣今內外當事諸臣加意民瘼自有往例可請舊法可行臣不代爲之贅獨念今日百姓業已流亡太半若不急急安置收恤有不空國而去盡人而死不已者散賑煮粥早舉一日早救一日之命不但未流者可保其不去而已流者亦可望其復還

臣惟以早之一字爲地方官促駕耳臣記三十二年飢時保定巡撫綦公璋爲令各場總督孫石都御史催各道府報災不至先據臣揭疏報故是年七八月間即行賑救所以饑民早得存濟免於流離今聞撫按催報災傷甚急而有司尚有對臣言不敢報分數者詰之則曰分數一定何以做錢糧夫以一災傷之分數尚不欲報而賑救之緩急勤怠可知也此臣之所以感慨太息不以行旅之匆匆而已於言者也伏惟

皇上哀憫流民嚴勑上下在事諸臣夙早區處無令我民塡於道路聚於山澤傷

皇上好生之仁爲

機輔腹心之禍臣愚幸甚